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6/0P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九冊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會通十二卷(二)

〔明〕汪邦柱 江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江氏生生館刻本

.....一

易芥八卷

〔明〕陸振奇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二七四

易經勺解三卷

〔明〕林欲楫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同治六年蕢蘭館刻本

.....三五八

易略三卷

〔明〕陸夢龍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顧懋樊刻本

.....四五二

易窺不分卷(一)

〔明〕程玉潤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五四七

欲連連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忌也曰貞曰貞者曰貞婦人吉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元以來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
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情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履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卦體二氣相與感見于造化矣卦德止悅相應感見于人已矣卦象二少相求感見于男女矣故名咸夫夫而能感

此存解

則情相與而事相濟故亨然情每易流於私必以道合不以勢合以義交不以利交利貞如取女之正則此无私感彼无私應得感通之道而吉
時解此節皆主事言新說在心作上言更佳咸者无心之感也亨是奉體无障隔也吳因之曰全節重一貞字交感決是亨通但所為感者藉着一毫私愛便非本體必從天命人心發出我感人不着一感念心應我不着一應念心是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已之間也須知亨字內已是正了聖人恐人以不正為感故指出貞字見感之以亨者全在貞非謂亨下又要利貞也取女句連貞字謂貞而如取女則吉也感通之正莫如取女也

此存解

按上經彖詞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始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姻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全彖合旨全彖重止而悅止字尤重感主于悅止則不隨欲動豈有妄悅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感之所以能感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即和平感而天下即以和平應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机在是矣須玩一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

下經會通 卷五

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間无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必有應有應後為感咸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何哉卦体柔上剛下是剛感乎柔而柔應之柔感乎剛而剛應之二氣感應以相與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兌悅是我之感專一不他彼之應樂從无強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是男先于女既不越分以少配少又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此皆感通之貞吉亨之本也是以有感固亨然必利貞如取女則吉也以感之道極言之天地萬物同一氣也天地以氣感

萬物陽陰陰吸而萬物莫不化資始生一流行矣聖人天下
同一心也聖人以心感萬民神道設教而天下自然躁心釋而
和慈心釋而平矣即此感通而推其類吾知大而天地陽陰
受情之合同而化此感通也。報而萬物聲應氣求情之相得而
合此感通也感之義大矣哉

首節丘氏曰感者感也。而感者心也。元心者不能感故感如心
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為感皆也惟元
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感字便對應字无應亦不為感故曰
交感

二節唐鑑卷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无感
下經會通一八卷五

也元柔之上也似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无應也感而无感應
而无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无心之感
以為正也惟感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云云皆不言心或
二氣句解亨止而悅句解貞男下女句解娶女

三節敦承曰天地感乃二氣之感以无心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
意于感空洞之中自成一冲然蕩然之依自然薰得人心恬
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于感非其正則自不和平天下
何以和平然溪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感順人心
而无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无所不和一念正无所不正觀人
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于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

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如此者見字有者
洪氏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
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于天地萬物而實不可已也
其不可已者无所不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中溪曰
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感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是澤以潤感山之虛山以虛受澤之潤咸之象也君
子以為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潤心非虛何以受人之感故未感
而此心廓然大公既感而此心物來順應一惟虛中受人之感
與山之受澤者一矣

下經會通一八卷五

五

此心學也以感通言非謂受善也虛无心也虛受只是靜此心
使空空洞洞則隨事至物感以吾心受之无有拒而不入矣所謂
中无私主則感无不通也无我固虛有主則實惟虛然後和
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嗚呼然不動所謂虛也雖然大公所謂虛也
內外兩忘所謂虛也。要識象言感象言受非有二也總是常虛
之休我不能不與物接觸其自往感亦自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
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悅

天地感物
聖人感心
心感天地

按六爻皆主感入而皆未足感入如咸拇則微心為足動聚感腓
則躁動何足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兩思則懂之念甚咸其
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古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為妙用

自按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為極則自咸拇以上則皆實之耳
李氏曰六爻皆主心之感物言宜靜而不宜動靜者
循理之謂感之无心九四之實是也動者徇欲之謂感之有心
咸拇是也初之咸拇二之咸拇三之咸拇上之咸拇則失之動
君子以爲外矣如五之咸拇又膠于靜而不能動君子以爲末矣
如程子曰物未順應靜亦靜動亦靜斯盡之矣
有求以虛受人可舉六爻大旨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
盡其心而光身乎身而後神存是故拇腓行心慮口言六職
並舉而我不知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也見其所以咸非
仁德也神不存也是故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何者咸拇

下經會通 卷五

示

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腹者不忘腹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
故君子以虛受人虛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无意必固我者也
洪氏曰人之一身心爲上思次之言說次之拇腓百体又次之皆
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渚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
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初六咸其拇

初六咸其拇之初感于最下是物相接而机已迎事和交而心先
動故為咸其拇之象

此六感而有心得也然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
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

未傷於靜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其拇者未感之先而志先馳于外有心迎之非所以立靜虛
之體也

不曰心而曰志者志是心之動心体无私志有偏倚也蘇氏曰心
主于理即日感日應亦在內也心係于事物即未感未應亦在外

也
六二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于腓從則非虛志何可
而求而外而隨人則非虛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下經會通 卷五

七

六二以陰柔居躁動之地當感時不能物來順應常動於故為
咸其腓之象則心累于欲凶矣然中正之本体猶存使能居之

以靜則順應為用莫非天理之當然而吉矣
此亦感而有心得也然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

變而居自若也此居字即止字下文順乃順以居止也順事物之
來以為從非惡動求靜而為居也良体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

休為感之虛感而五失之
象曰雖凶居言順不害也

咸其腓凶居能居而得吉者亦以順理為感斯不為感所害也
順即物來順應之順夫子恐人以咸感為居故提出順字以順言

若果非徒守守，若葉氏曰：止乎理而不遷，曰為從乎理而不拂，曰順。順則於本體不害。

九三威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二陰樂皆欲動者，九三當收之虞，不能自守而隨之若執以自信，為威其股執其隨之象，始是而往，本原之地，所喪多矣。各執其馬。

此既感而有心，偏主都執，隨是感之義，威其股是執隨之象。經說：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艮主，何以感于說而隨也？止依之終，止極則偏而為執，字重正是他安之不足，心有兩繫，虞執其隨，猶云守定一箇隨人耳。時說謂此爻是隨波逐流，與衆浮沉而不克

下經會通 卷五

自樹則志降身卑，即義盡喪若，楊雄作莽，苟或臣操之類，皆來通久宜以心上看。

象曰：威其股亦不虞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威其股者，二爻陰躁不虞宜也。九三陽剛而亦不虞乎，是所志者隨人，夫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足，乃甘與世波靡，所執何

污下矣。

隨者柔道也，陽剛而亦不虞，惜之心，隨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以陽居陰，失感通之正，故設戒曰：感物者誠能居中无我。

大公順應而貞焉，則推之事感无不通，反之心志无不得，吉而悔亡矣。使或憧：往來前念未息，後念旋生，感心未滅，應心復起，則始而以思窮物，終將以物窮思，此但其朋類從之，其遺于思外者多矣。何以感通天下乎？

九四不惟无感字心无其感

咸以无心為義，奈何有思，故九四一爻當心之虞，獨不言心者，見感之不可有心也。无心即虛，以无心處事，則思慮不用，而萬事萬物應之有餘。有心即憧，以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勞，而朋類之外應之不足。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廣矣。若執

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憧：耳。貞字與憧：相反，唐氏曰：憧字從心

下經會通 卷五

從童：曰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蒙昧未明，故營：擾：心无定主，既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往來。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往來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不至于感害矣。若憧：往來則計較橫胸，暗昧窄狹之甚矣。心之兩感，豈得為光大乎？

感害光大俱以心言，光大原是虛体，太虛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其自往自來於吾何有？何必憧：思慮為憧：者，虛之障而塞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末矣。

九五威其悔无悔

心不可膠之為有亦不可絕之為无一无所感而置心于枯槁
象感其晦也此僅无係象之晦耳如感通之正何
此如老釋之教以无為宗旨者諸文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
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湛取之也

象曰感其晦志末也
君子之志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耽寂守空而不與物感志亦
未矣曷足道哉

曰不則所謂本者安在貞與虛而已疑者曰天地萬物不容廢感
正以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感不
可也奈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休之正乎

下學會通

卷五

十

告子之不動心病在于此

上六感其輔頰舌

上六陰居悅終則工于媚悅感咸之極則專於私感是不能推
誠相與惟飾巧言以動眾也為咸其輔頰舌之家凶咎不假言
矣

吉動則輔頰隨皆所以言者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猶有
揆矣况以口舌感以言已非心矣况元寶乎故著之為不誠者戒
諸爻取象各以其上六取象獨以其三其惡接也深故取頰
也偏取象初與四應故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腠與腹皆
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古居中

象曰感其輔頰舌勝口說也

勝者誇張之意深病其實心則无感道其衰矣乎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求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
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
故皆妄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常則久為卦剛上柔下分之常也雷風相與運之
常也順動相資行之常也陰陽相應情之常也常故能久故名
恒夫學而能恒則真積久而有貫通之機故亨且造詣萬而

下學會通

卷五

十一

頰復之屬无咎然所謂恒者恒于正而已故必精擇乎正而固
守之不流於異端曲學乃為得所恒久之道惟之事業何往不
利不然久非其道何以致亨而利往哉

以理學言恒無不已不易二義惟其不易是以不已利貞不易之
常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
恒字內已含貞字不貞必不能亨而无咎下面利貞不過點綴分
曉耳亨无咎以心言利往以行言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
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恒久之道哉恒之所以利往
者由貞正也若楊墨之徒守非不堅終无益于當年悖正學也名
為恒而實非恒矣

此章

卦名

可

曰全直。全象宜以道字貫恒者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天下惟道為正。惟久于其道為恒。而當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變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道本无息。何不可久。道本利用。何不可往。曰不已。即恒久之也。曰終始。即不已也。天地得是道而循環无端。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得是道。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可見道者。太極之精。為天地人物之紀。化育之常。止息。群類何嘗終窮。只一恒久之道。而天地萬物之情。盡矣。人能恒于可恒之道。亦能與天地萬物同運。而不朽在一心矣。所謂一而字。宜玩即正字。

下經會通 卷五

十二

卦名恒。取其久也。何所本哉。蓋天下凡分有相維。而机有相運。事有當然。而情有同然者。其常也。卦体剛上柔下。是卑高以陳。造化有常分矣。卦象雷風相與。則動散相承。非其勢之常乎。卦德與順震動。是循理而動。人事有常行矣。二体剛柔相應。則彼此相資。非其情之常乎。惟常故久。此恒所由名也。恒字在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本義皆理之常。理字即下道字。此四者已。念可久之道。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夫恒固亨而无咎矣。又曰利貞。何哉。恒本有至正之道也。必利

于或乃為久于其道。離正不可以言道也。常觀天地之道。易簡无私。是以萬古生成。恒久而不已也。况君子有體之學乎。此恒所以利貞也。又曰利有攸往。何哉。又觀天地氣運。如環相生。窮聚之極。即兆發散。未有終而不始者。豈君子學不足致用乎。此貞所以利往也。

下經會通 卷五

十三

久于其道。是久于正理。正理即是常久之道。蓋正外无道。外无道。惟貞乃為久。於其道而謂之恒。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无不正。久不是以正方能長久。所謂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何不正之有。天地之道。與久于其道字相應。不必添一正字。而正自在。蓋天无私覆。天之道也。地无私載。地之道也。此即正也。未嘗止息。是天地久于正也。看來天地之道。分明聖人指出。道之本原。示人宜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說。更進而時說。俱就覆載生成說矣。終即貞也。靜之極。曰終。始即往也。動之端。曰始。動靜原是相生。惟久于其道。則學問已做至極到處。故曰終。學至極到處。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故往所以利也。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斯通。斯久。下文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久于其道。即天地恒久而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終始常變。闔闢動靜。何往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此乃見其恒也。項氏曰

聖人悔悟者以執為久也故曰久于其道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
慎時矣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終則有始明道
在不已所以能久也李九我云如車出此節始終二字以人事言
不必主造化講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
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以恒之理極言之日月麗天亘萬古而常照日月一恒也四時
變化亘萬古而歲成四時一恒也聖人至誠无息而天下自爾
化成聖人一恒也以此恒縱觀天地則覆載生成何嘗止息天
地之情見矣以此恒悉觀萬物則飛潛動植未始終窮萬物之

下經會通下卷五

十四

情見矣恒道之大如此

得天得自然之理非磨之形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
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為陽化為陰也久成歲功成也
聖人向重久道化其心成其信必言化成者正見其久也天
下大化非勉強歲時者能致惟聖人仁漸義摩垂之悠久至于淪
肌浹髓自然潛孚而默化也然則恒者天地萬物之不已我正者
天地萬物之不已我其矣恒貴貞也程敬承曰天地萬物
恒不外此恒久之道不可見所見者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
助應潛動植之相應即此是恒此是情之可見者也或曰此
節即本終則有始未發明一正字蓋終始相生不膠一定者乃所

以成其為恒處感以感為義而要于无感天地聖人皆无感于感
也恒以不易為義而妙于變易日月四時聖人皆其變易而不易
也觀其所感而恒者其以此觀之乎

雷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之象也君子謂天下有當然之理所謂
方也見其貞守固卓立其中不為事變移易則恒以一德恒不在
易而在我矣

方即道也立不易方即久于其道也止于是而不遷任他毀譽是
非紛華靡麗搖他不得謂之不易一說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
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

下經會通下卷五

十五

守哉時有通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乃所為不易方也朱
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而復晝寒則必暑而復寒
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按六爻之戒為易本然之象初六深而憂九三邪而憂九四偏而
憂六五懦而憂上六動而憂二虞嬰侮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
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六爻合旨恒之道要歸於貞六五之恒非恒也即貞而不知變
非貞也初之浚恒可謂貞乎二之久中貞也所謂久于其道也三
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
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

以殺切也。且凶害尤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取象巽為進退。三當風雷之變。有不怕象。

象曰不怕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原无德者。人不嘗物色之。或見容于世。惟有德而不怕。人皆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猶視之衆。安有容身處也。

九四田无禽。

久于其道。則內成已。外成物。恒而益於德也。九四久則久矣。而以陽居陰。外非其位。守曲學而不知變。則久非其道矣。成已成物。皆无功也。象猶田而无禽。雖田矣。益。

下經會通 卷五

十八

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所謂揚墨之仁義也。取象震為大。雲田象巽為雞。禽象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并以巽初亦稱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道所在。是吾人當久之位。久非其位。奚功哉。猶田于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位即道也。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守之不彀。是一于順從。臣下極其貞固者也。為恒其德貞。夫以君任臣。固為正道。而守其順從之德。

恐偏聽生奸。太柔則廢。臣道也。非君道也。在婦人。猶可獲吉在。

夫子必至于凶。可見順從之道。臣事君則可。君使臣則不可。

有來恒言心學。宜以心學言。為此。即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一樣。五非不常。但執常為常。非常之常。恒以惟愛。

而為。為身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已。豈利往。

之貞哉。可見久于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陸君。

管以。以貞為恒。可也。以恒為貞。則失之矣。取象五居尊在震為。

夫。下居巽為婦。五係于二。為從婦。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下經會通 卷五

十九

人君為天下主。猶丈夫制義。自裁可否。乃宜耳。苟從婦人之道。而君權下替。則凶也。

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在夫子。則。

制義。二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從婦者。從婦人。

之道也。此所謂執中无權。猶執一也。

按三不恒其德。昧于高明柔克之義。故以躁動取吝。五恒其德。昧。

于沉潜剛克之義。故以拘滯取凶。皆曰貞者。各守剛柔之一節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

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又皆。

无取焉。易貴知時。識變如此。此。

此合卦言
時時

此合卦言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極震終久陰柔居上老大臣當國喜紛更樂變集
也振恒之象國疲民莫此為甚凶

恒恒以振為恒也以振為恒則不恒矣至安石是也

音乘亦宜以心擊言震溪曰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元強宜
漸元變上居震極欲馳騁之意太多優哉游哉之意不足蓋不
能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退銳退速何功之有大抵吾

一學問不可著意亦不可著力著意則流于穿鑿著力則陷于助
人初曰浚恒其其其其也上曰振恒其其其其也洪氏曰

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終日馳騁而不知其盡
下經會通下卷五

七山而已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能恒乃有功也以振在上動擾之極當如社稷蒼生何彼
固喜功豈知大无功乎

在上二字實與一源同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
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在上不惟无功且大无功而凶

陸氏曰陽大陰小故避曰小大壯曰大避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為
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所以為君子也

避三三三

避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群枉成風君子何可不避故為避夫君子能避則自
信自樂不殆不辱不其亨乎若小人則當以正自守不可恃浸

長之勢而遂凌轢君子乃為利耳

按婦雖一陰生然陰猶獨而未群此則浸長成群殊非始比故陽
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曰亨者言避則亨也此時小人雖无害君

子之義倘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聖人以亨醒之使君子知時以
避小人也然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亦非小人之福故以利貞

戒之使小人无害君子也或曰人臣若在典在君亡與亡况二
陰雖長猶未盛而迫陽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豈仁人之心哉

下經會通下卷五

則此避不可以退藏言乃隱而不露形迹之意審武子沉默免患
即此義也象但云遠小人非退藏也象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

明矣
象曰避亨避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避

之時義大矣哉
避亨者必避而後亨也于卦何取哉卦體九五當位君子有可

為也六二正應小人猶包承也然自識微君子觀之則我之德
望未損彼之諛譽未萌反是時而避之潔身未辱正志未降是

能與時偕行矣此之謂嘉避所以亨也若獨已迫則不得去而
所損多矣安能亨乎小利貞者以二陰浸長勢必至于珍滅

善類故聖人戒之。然則避之時義大矣哉。避之時以避為義者也。但時勢者不知避。惡位者不能避。必有見幾之智。克己之勇。者能之。處之甚難。所以為大。

時字最重。避之所以事全在時上。玩一而字便見。不避則不能事。時行是避得恰。好。无主。无。癢。也。聖人先幾應世之妙全在時行。沒長者如水之浸以漸而長也。三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避止言時足矣。又曰。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避而得其宜。又決之發。謂之時義。即與時行之義也。唐氏曰。君子之避。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二

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或曰。大宜不必以處之難上說。時從外過。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為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于利。世道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于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按諸名公看避字多異。避而亨。非以退而亨也。无入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君子依中庸而後能避世。務稱龍德而後能避世。避豈徒為隱逸者哉。只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雖然。而起出于事。机之外。如一言一動。皆識幾先。有對面相避而無痕迹者。是其避也。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體无窮。山高有限。若遠而去者。遯之象也。君子得遠小人之

道為遠之道。不必嚴聲厲色。但莊敬自持。寧不可犯。則德威惟畏。小人自不敢近。亦如山之遠遯于天也。

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遠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于君子。程氏曰。君子以天道自處。道管峻絕。小人德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于其下。而遯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惡是有形之峻厲。嚴是無形之剛方。李氏曰。君子之遠小人。遠吾象之小人。人也。吾象之小人。遠而在我之小人。俱遠矣。若合象出題。則不惡而嚴。與與時行。不可看做二項。與時行遯得无形迹。即是不惡而嚴。湛氏曰。遯者象見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于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三

六爻全吉。能知與時行者。可與言遯。則時之一字可繫六爻之旨。知時者。其五之嘉遯上之肥遯。四之好遯。三之固志乎。失時者。其初之遯尾。三之係遯乎。遯豈好為隱逸哉。聖人无心志。世亦無心。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櫻乎世味。惟時而已。故有得于時。則離世而固。固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離世俯仰。固非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志者。李木子猷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垂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程敬啟曰避而京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心焉上九則其於世外者也噫嘉避焉至矣

初六避尾屬勿用有攸往

避之道貴早見不貴遲疑貴速往不貴滿滿初居卦下在避為尾衆皆早決而彼獨遲後明哲保身者似不若是故厲此其去之不早也禍且及矣况可用之以往乎

初六言

時說勿用句指未仕者言看來宜指戒避尾者往者往而有為也勿往謂當時時不宜有為也觀小象自見程氏曰玩本義晦處靜侯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較有暇為以露形迹始有暇待而為耳

下經會通 本卷五

二十四

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避尾之厲以其往故災耳向使不往何災之有

洪覺山曰避卦以四陽上進為義則初六尾也避尾而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避尾非也必求避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奔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使其不往亦何災乎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避時而二有中順之德也則知時之當避順則不違時而不避故與時偕行守必避之志祿位不能羈縻象執用黃牛之革雖欲解之而不能矣

執用黃牛之革非必于避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如部下惡居人之制而隱人稱其和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二為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要識中順二字有堅貞而順乎外之意蒙引謂中順自守即是避不可謂中順自守後避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君子當避時未嘗無避之志但或係或好志多不固二之執用黃牛其志雖平不援何其固也

陸肅成曰避之善者莫如遠小人而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避則不言避可矣象與共雅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氏偕驩小人

下經會通 本卷五

二十五

日在前而我自避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不言避所處不可避也但諷其志取志固而小人不勝勝我亦不見我之所以避此謂不

思而罷或曰避以二陰浸長得名則初二而文皆小人不疑何以作君子解初與四應四既避矣初猶尾其後而追之即謝事之後尚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勿往也二與五應是包承之小人也聖人慮其為衆所惑曰執曰固志因其善念而堅之皆所以為君子諫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當遯時下比二陰是繫遯小人之私情不忍去者係遯之象如是不但有損名節而疾且有中傷而厲也然此係戀之私惟

畜臣妾則可得其惟心施之于避豈其耳矣

係避為私情牽係不能避也非貪位者祿之謂疾者行之避屬者身之危畜臣妾吉非與之詞極言係避之元利也取象臣妾

為闕寺也

象曰係避之屬有疾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係避之屬則志氣不振必節有虧有疾也所以屬也畜臣妾吉者係戀之情施之此則可耳若出處去就大節悠闊豈可係

亦用乎

而困憊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一說畜止也下作艮三主止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六

也使二陰止于內而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奮乾剛以盡去小

人為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

四四好避君子吉小人否

四應初六是小人包承名位如意獨无好乎然乾體剛健發然

絕所好以避焉此義理自克之君子也故在君子必能好避而

言若小人則不失之尾必失之係矣能好避乎

程敬承曰好字要看得細四乃剛健君子豈有私好于小人但陰

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避倘所謂陰

德不可崇以祿括囊不可崇以譽者即此非有剛德者不能然曰

君子吉小人否否積作如字非否也言小人不能好避也時說

一字作山字說謬甚蓋小人何必避君子有好不絕亦小人也

象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

君子喻義小人溺利故好避惟君子能之豈小人可望此乎

有師曰天下事有斷乎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避是

也君子則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應亦柔順中正是在已既無疵在人又順

柔則不可避也但時當遯然能炳禍幾先與時偕行焉此處遯

之正道也全名全節不殆不辱何吉如之

嘉者嘉德也若形迹不安然後遯或待小人有言然後遯便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七

不嘉矣程敬承曰遯何以嘉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

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陽剛故能遯也中正故能善遯

也隱處隱迹以自周旋其間而不失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

正以與我相團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猶得畜陰九以此也

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

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之嘉遯貞吉以其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于

外正其在義之志而已

君子出處去就皆關於志。若四則不滿志所好矣。上則得志遠去矣。初則志之不决。而三則降志矣。游氏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同志者。志士厲行。守之于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明決不足者。不知避。當乎事任。係乎私情者。不能遯。上九陽剛居外无應。故超然得意遠去。百不關情。无留念。逸民之高蹈也。則俯仰自適。綽有餘裕。何不利哉。

肥以心言。利以身言。有以其志可則。其利可儀。諸利字者。劉牧曰。遯不遯。名雖不遯。而不榮。不遯而遯也。遯退之間。綽有餘裕。何不利哉。陽九而无位。則不撓。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絕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八

无星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家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外。一掛物累。即不能超然遠舉。肥遯无不利者。由其心超物外。一落。无星礙。故能如此也。

原其心。无星礙也。或曰。在肥遯上。看坦然无碍也。是非

不先否之憂。再往而向。未竟不平之志。豈能若是之肥哉。

下三爻。艮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行之義。決至

項。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无所疑。獨

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有攸待。也。疑。則疑于。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不與之相應。非

也。先有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

壯三三乾下

四陽盛長。是君子滿朝。勢能有為。故名大壯。夫君子所以壯者。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九

非以勢之強。以理之正也。故必禮義廉耻為立身大防。忠厚正

直為立朝大節。則正氣發揮。群枉帖服。乃為利也。

張雨若曰。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

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又教他利貞。蓋貞非獨行己之正

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君子。非不壯

也。而失之疎。元祐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激。疎與激。可不戒哉。

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

便至放縱。不知千百年離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慎。者多矣。故本

義特下個固字。欲君子保其壯也。有求貞在動處。講洪學山。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謂大之動者。利于正也。

易曰合者、全要將動與正大者得合一、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氣、便是正大、天地之情不外此、剛動君子剛動而至正大、則君子之作、用分明一天地之情、是君子之正大、與天地同也、情以發用言、剛動處已含天地之情、而至此可見、即於動處見也、管氏曰、大之壯也、天啓之也、而成之則本于人之正大、也人之常也、而極之則通于天、此語可會、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卦名大壯者、卦係四陽盛長、是正人君子、充滿朝端大者壯也、何以致之、卦德乾剛震動為剛以動、是其以道律身、以義制事、而見之動作者、莫非天德奮迅、所以壯也、故名大壯、

下經會通 卷五

三十

剛動二字不平、本天德之剛而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楊氏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見其壯、惟天德時動、則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所以大、也、故字緊承便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以理、而保利貞之意、隱然在矣、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大地之情可見矣、大壯利貞者、豈強以本元哉、蓋大者自无不正、未有賢人君子、各有入于抑者也、即此正大而大地之情可見矣、蓋天地所、以養萬生成者、正此一無私曲、而化育有量、是天地之情以正、成其大也、然則大壯不貞而能保其大乎、故曰利貞、

大者正也、非謂大者却要正言、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大正、大二字不平、緊頂大者正也、求天地之情可見、前講姑依時、說推到天地說、看來似隔一層、說就君子身上說、為是參陸氏曰、天地无情、惟理所在、君子惟以正成其大、天地所以憐、屬意耳、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君子、而使之壯、程敦承曰、大壯、剛貞、非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于天地正大之情拂矣、立氏曰、心動物也、情則、之動而見于外也、沒為靜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下經會通 卷五

三十一

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象也、君子以克己之學為大壯焉、蓋、性原至剛、惟私累則饒矣、故非禮即私也、研之未形、絕之將萌、私念慮之間、免治之、不使復于外焉、如此則私淨理還、浩然之、氣、常存君子所為壯也、

弗履是心上工夫、不是制于外者、全要發自、騰二字、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遠只在外面、昔名、惟非禮之私、潛滋時長于、隱微之中、更不及施力、不及周旋、念頭起、處、絕、得盡力、不形、于動履之間、即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強、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頭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于、禮義之中、而有而不輕用也、

程敦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獲，不待天理欲交戰于中而後効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獲効，成則德此大邦之貞也。勿者禁止詞，弗者以正為主，則自不獲矣。陸庸成曰：禮者貞之矩也。非禮弗獲効，歸一貞所以相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

六爻全直，六爻之旨利貞，盡之矣。利貞者，不恃其壯也。故六爻謂得而不壯，為佳。初虞壯始而用壯，故凶。上虞壯終而用壯，故弗利。三恃壯故厲，若五失其壯，則无悔焉。惟二四之反正也，則吉歸之矣。

蘓紫溪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為之日也。而利貞之戒，儻者懼其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二

進不以正而終至于陵遲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事亦多矣。領陳寶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元漸。是壯趾之凶也。用剛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于偏安。韓范之器，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飛有得于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于寧一，而不以為過。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發然有為于天下，而不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獲効之矣。夫小人之害，其害有象。吾心之私，其害元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私而能去國家之憂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難。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孫氏曰：六爻俱以君子當壯時建功立業言，不主仕進言。有作進而去小人者亦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陽剛雖有可為之才，而居下則不當事權，乃因君子勢盛恃壯妄為乎，是壯于趾也。夫以疎遠小臣一旦舉天下事，惟吾欲為，則君必疑，臣必忌，其凶必矣。

趾取二義，一居下一進動也。初九非有山道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三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位卑言高，交淺謀深，力小任重，鮮不敗矣。其孚窮也。

一說：蘓紫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懽懽然以誠信教天下也。此又有孚解為必，其孚窮解作必窮，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未免恃壯而不得其正。然所處得中，則心猶知

中取者二
中取者二

循理故戒之因中求正斟酌于行事之間務非禮弗履而貞焉

則內不失已外不墮奸而剛之壯為元窮矣吉
大臣為治說所謂以禮餘躬善維壯者歟有不主因中求正

說亦可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正也二乾之主君子

之領袖故以正處壯耳

旁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貞而得吉者由其內有中德則无幸无虞自不至血氣用

事也蓋事從心造心无偏私則事无過舉此所以貞而吉

中則壯壯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中者不偏不倚

下經會通卷五 三十甲

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裁初三之過于故而補初三之缺於終者

李氏曰爻詞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

以行兵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是君子恃壯而妄為者也以此處時

吾見小人者正抱快人而欲逞一擊固不勝其疾視之狀而

君子者乃不深慮遠防旁若無人蔑視小人為无能為是小人

用壯而君子以用罔處之也是雖所為皆正能死疾噬之厲乎

其貞厲之象猶羝羊觸藩羸其角也是君子不能困小人必為

下經會通卷五

何安得不以罔困乎

君子小人不平專主君子說用壯是憑恃勇力不顧理義固壯也

用罔是蔑視小人一无顧慮亦君子之壯也壯未為病全在

用字耳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用則為強暴雖于義理不遠

而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血氣便是罔厲者危之也羝氏曰小人

陰藏机械方欲離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則直前之氣如羝

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必摧蹙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害

耳然則君子亦何取于用罔為哉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恃血氣之強用壯无足怪者乃君子而亦用罔哉所愈難

下經會通卷五 三十五

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敬之意

一說作推原說亦佳謂小人之用壯由于君子之用罔也蔑之以

為不足戒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于我矣豈有憂而可輕乎

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

用罔稱以撓之極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

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罔用乃罔也壯也罔无也壯

反為小人用故无也然則君子之時小人惟以理耳若角力則必

不能勝小人而壯反為小人所用

一說君子小人俱指九三說謂以壯待小人而以罔待君子也羝

則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蓋四之藩陰為藩也三陽為藩也以陰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

而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矣

四以陽居陰有躁動之悔矣不極其剛猶有反正之資也故因吉說戒曰處壯者若能不恃壯用剛而貞焉則進无所拂道可大行吉而悔亡矣以此取象于羊不猶藩離決開不至羸角者取象于車不猶大輿壯固不至曳輪者乎所謂貞吉悔亡蓋

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吉者得遂其進悔亡進不以正之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六

悔亡也唐蔡卷曰四本動主當健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亡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是群枉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則道可大行澤可遠施也以此大輿之輟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程敬承曰不壯而壯之大也藩離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輟大壯之象也輟壯則車強云壯于輟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取象張氏曰四以上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輟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大之決輿之純矣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意而不為群枉阻矣尚往也

尚上也上往得遂其進也本貞上柔唐蔡卷曰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六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趙汝楫曰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則其平矣動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剛以動也五陰柔无能為之才居中无必為之志是衆皆旁于有為五獨安常守分則壯氣習順然脫去有喪羊於易之象此僅无恃壯之悔耳

下經會通

不羸五

三十七

程敬承曰羊群行而喜觸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皆為善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用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一說易作和易之易以下四陽皆君子五上二爻為小人難後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也以和易處之而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无所憾矣是為喪羊於易聖人蓋教小人遊君子也象曰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據君子之上固宜避位以讓賢者不可與抗也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喪羊于易由其以柔居中而當壯時處位不當則果不足故也
位每傷于所恃位不當明其无壯可恃也姚氏曰以柔居中何為
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折者所能為
也

項氏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
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
辨也大非四五易位而喪其狼於无悔於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
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固壯矣而項今柔才則弱焉乃恃壯妄為如羝羊

下經會通 卷五 三十八

觸藩不能退然才不足以濟志則前進之不遂而无所利矣此
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事机艱以處之則天下事可以徐觀其
勢而漸為之圖得遂其進而吉矣奚以積柔為病哉

通節重進一處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兩不能

字俱從觸字來聖人為世之喜觸者皆起于易心之萌故著其辭

若此周用齋曰大壯以剛動成亦以剛動敗上六幸其不剛故以

艱戒之洪覺山曰不詳審于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後知艱焉

其亦壯終則變也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其壯終動極不詳審于時勢也咎矣既艱

而得吉則可以尚往而不遂之咎豈長哉

詳者此心精審量久識時无疎畧也不詳即不知艱而慎也危
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
當務詳以勉于咎張而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
藥

晉三三離上明夷三三離上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
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

晉三三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下經會通 卷五 三十九

晉進也卦象值可進之時卦德具可進之德卦變遇可進之君

故名晉人臣有是三者而進也當為安國之侯藩屏國家擁衛

社稷有佐命之殊勲矣用是而受君寵不惟錫馬蕃庶寵子之

厚又且登日三接親禮之殷康侯誠千古之奇遇哉

康侯不是開國之侯安民之侯也晉之時君明臣順有諸侯承王

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于康寧侯之力也后以和順得衆之績上

通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

以為大明之世也程敬承曰錫馬金接亦不必指報功只說當
晉之時明主在上人臣有能治安國家者君方寵任之當受大賜
而祿親禮也非前有功而此方報之謂取象也據建侯震也康

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為牝馬。為畜衆象。離有日象。五為明君。二為康侯。自二至五歷三爻。三接象。

象曰合旨。唐虞卷曰。明出地上。日之斯升。進也。順麗大明。亦進也。柔進上行。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

大明。自五之進。則不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示

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登

日三接也。此極言上下之交。進之有道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

錫馬蕃庶。登日三接也。

卦名晉者。言君子升廟堂。而大經濟也。有進之義。故名晉。辭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

曰康侯。云云者。何哉。蓋人臣之進。錄功者時。立功者德。報功者

君。卦象明出地上。則世道清明。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順而

麗乎大明。則恭順事上。竭忠效死。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則

微柔在御。崇德報功。有其君矣。三者既備。適逢之奇。能不進而

膺主眷乎。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登日三接也。

程敬承曰。晉進也。蓋以明而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

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順而向重。順字。順故能

忠貞而效職。柔進句。重柔字。柔故能虛心而禮賢。張而者。曰大明

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虞卷曰。晉侯。所

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此。所

為順麗也。鄭孩如曰。臣欲見功。利于君之明。君之待臣却不喜

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裁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柔進上行。

非純柔也。明麗于柔也。故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

明而柔者不能。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進而照臨天下。晉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日奉明也。入

于地。則晦。德本明也。蔽於欲。則昏。于是以自昭其本明之德。息

衆欲。拂除一私不翳。而虛靈本體與大明中天者無異矣。

明德工夫在遏欲上用功。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進而出于地。故

明耳。則昭者止于撤其蔽而已。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也。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

程敬承曰。自昭非為人昭也。內省于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日出

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地。則愈進。愈明。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新

之意。光四表。格上下。自昭也。極功也。晉之至也。潘氏曰。自強不

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

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六爻全旨 按晉以柔順合德。而成明良之遇。則臣道貴順。君道

貴柔。若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

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陸庸成曰。履遜惠後。故尾者

屬。慶晉惠先。故上者屬。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剛。故四

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則就進也。

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則乃壯也。進不
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後。壯以理之自勝耳。
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蘇軾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目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息。
其光。本體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故未進則切礪以求其進。即
自邑之伐。不以爲勞。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以爲
恤。至于進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德于天下之
效。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上應竊位之九四。進見摧矣。可枉道求破。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二

礪名節。而固守其貞。乃遂其進而吉也。然此論其常耳。設不爲
人所信。亦當寬裕處之。不急求知。則不自失而尤咎矣。

貞與裕。非二件。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于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
一躁念。焉并其貞而失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无咎。裕正所以成

其貞也。程氏曰。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
功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

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摧如。人多喪其所守。初獨守正。无干進之心。所以吉也。裕

无咎者。蓋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正宜以道自重。而紳士有

論裕也

裕字是純然一點尊德樂道之心。若雜功。不當貴之念。則非獨
系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真心惟素。
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別无以奪吾守。故均
謂之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存元
性。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
也可。无適不可。行吾正也。

一說。行正句原所以見摧之故耳。大凡枉已。苟合。直道難容。舉世
隨波而流。獨欲行正。此所以見摧也。然因正而見摧。又安可。因摧
而自失其正。亦未受命。舊說俱作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

下經會通 卷五

義。故以未受命。付之殊。不知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裕。則把

裕字看。做曠廢字矣。張雨若曰。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

四十三

汲汲于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矣。咎其能免乎。
唐凝菴曰。罔孚。正與衆允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

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

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未交。故四得而阻之。惟

未交。故寬裕可以自由。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自然受命。四安

得而摧之哉。

象曰。晉如。摧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中正无應。則汲引无人。欲得君者。能不動憂世之德乎。晉

如愁如也豈可因是自貶哉直己守貞則中正之道久而必終受知遇于柔順之君矣不亦吉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乎
愁如與推如不同推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然也憂之不得行也二之貞與初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此因其貞而堅之受茲介福即先貞吉慶受字宜者我雖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自我受之无愧矣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順之象乎極故觀之而云母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者以二有中正之德則康國之具在我明主所必求也豈俾得哉福錫王受自我矣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四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勿遂其進而有悔也與下二陰道同心乎故得托交借援遂其進矣悔亡
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求信而進不免于悔衆允而進其悔乃亡因曰三居順極可進矣猶不遽進必衆允之而後進亦不遽為悔机恐其未免于悔也
象曰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徵之人也然非貞不能衆允非衆允而貞又何見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允之者蓋初二以上進為志六三志在上行故行道濟時之志為諸君子所信也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推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俗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矣程敬承曰與衆俱進其誰摧之志有八不
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君子以德居位猶懼不勝而四不中正旁據高位是德薄位尊功薄享厚能不畏人之見奪乎有晉如鼫鼠之象是雖錫之公朝而貞也難免削奪之厲矣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五

鼫鼠貞厲者四不中正而旁據高位是位不當則位適足以害其貪耳此所以厲
晉登也鼫鼠物也非能以登進者大明之世而使小人旁位則位
鼫鼠之喻曲盡鄙夫患得患失之心貞字一說謂四无貞以進而固為貞竊高位而欲潛據以為固雖固必危一說謂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為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此初所以推如也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厲也鼫鼠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過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廢張氏曰詩以鼫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於進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不當也。一說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西獨以剛，故于貞為不利。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本非純德之主，而有悔，但晉而感衆，而六五柔德，實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其悔亡矣。然所以悔亡者，必去其計功謀利之念，失得勿恤焉。則王心既純，王道自普，往吉而

功利之私恐而不免，此即是悔。地五之悔，全由恤失得而起。故戒之勿恤者，欲其純王之心也。言之道也，无意于利，而自无不利也。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六

此所以悔亡也。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如睽之五，正與晉五又類，通又只是一意。悔與恤俱就心上說，能勿恤，就是悔亡。非謂既稱其悔亡，又虞其功利之不盡忘也。

既云失得勿恤，又曰往吉，无不利，何也？蓋明主庸心于失得者，正為此吉利耳。不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而吉利。即在此矣。況晉當此時，權者不推愁者不怨，衆允志行，而艱巖不得窮據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故勿恤者，王者之心，吉利者，王者之效。如時說以大明在上，為悔亡者，甚非六五不患其不明，患其用明之過，而有好文喜功之心。如漢武英明不免多患，致海內虛耗，勿恤之戒，聖人為慮遠矣。取象失得勿恤，六五離休中。

虛故其中廓然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至治无心矣。無心而化自普，往不有慶乎？

慶，即吉无不利。雲峰曰：用其明于功利之私，明反為累矣。故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易傳曰：六五柔主也，何悔亡？勿恤，吉利有慶，無有之矣。曰主德尚剛健，晉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過，燭而不察，澂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七

上九剛進之極，是純以剛猛用事，主角太露，為晉角之象。棄用而可共，惟用以治不服之私邑，則雖兵凶戰危而厲，然勇決善戰，足以收功一舉，不至于敗衄也。吉而无咎，夫以極剛治小邑，雖罪所當伐，而威不及遠，亦足羞矣。

維用以下，即棄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不利也。潘雪松曰：在角而進，亢而己，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可用于伐邑，但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正亦羞矣。坤邑象，坤能救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利私矣。莊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一說伐邑以克己言，克己極難，故云厲然極則可以勝私，不至從欲惟危，故吉且无咎，但不能防欲于未萌而徒

制私于己發雖正亦吝

能運然不露圭角既存圭角則善實廢誠自伐其氣廣之偏而統
統為廣無可吉而无咎始自謙貞而執之不愛安免吝吝子通未光
正與明德相反天理明淨則氣廣消滅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
不依此必欲伐而去之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非一怒而安天下者也用剛之道豈得為光大乎
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則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
伐邑而已若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何伐邑之有 一說謂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八

治私而以力遏于外猶有隱伏于中內德未瑩于自昭明德大殊

明夷三三離上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中而明傷猶陽明君子見傷于柔邪也故為明夷然君
子之道惟有一貞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得惟利于艱
難以守焉不正則失已宜已則賈禍隱忍行志委曲盡忠斯善
處明夷者也

姚鼐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是直道之貞過非其主不得已
而將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是艱難之貞張婁東曰貞即晦其明
是也如一艱字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艱之則逆故必艱始

得貞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大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
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名明夷者離在坤下明入地中而光輝不著故為明夷夫
明入地中固取於明夷之名矣而其義何居觀諸卦德內離為
火明外坤為柔順是處知中涵而忠順外見以蒙國家之難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其德具緝熙而忠盡事殷遺紂亂
而見囚也非明夷之義乎 何言乎利艱貞哉言時當明夷宜
自晦其明也蓋以六五近時於宗國內亂无可去之義也五惟
柔中之德正志于內不形于外為古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九

蓋其遭近親之難而群狂受辱委曲以行其志非晦明之謂乎
所以利艱貞也

內文明二節不重文王箕子只是把西聖做個樣子 文明節只
說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以蒙明夷也內文
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
明也 大難曰蒙有許多難晦養藏用之意文王以之見有德而
不難可以為明夷晦其明句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
爻義顯明而內即志之正也然惟晦其明者能正其志見非
逞才智強志而能也 艱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事
之不可去之不可直以正道持之不可而然則周旋獨此志耳

知者乃能
明此意者
是明用明
正明

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怠故能正。此志用之甚苦矣。曲則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為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求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藏。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蒙大難正志尚未說到文箕至以之方貼文箕講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日入地中。其明者所以繼其明也。君子此以蒞衆也。不明則墮奸。露明則傷厚。故不以察。為明而用晦而明焉。政无急迫事无煩苛。得蒞衆之道矣。乃所以為明也。張而若曰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

晦為明晦字重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用而貴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程故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休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体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用字最妙。体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是道也以蒞衆亦以處已常則濬。昏變則為艱貞。取象蒞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者以坤養離也。

六爻全直 丘氏曰六爻以簡周之事言之上其紂乎。五為箕子

諸公多
後此說

指人之言
人主之德
而及

之奴也。四為微子之去也。三為武王之伐也。二為文王之囚也。初為伯夷太公之避也。陸氏曰明夷之時貴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薛畏齋曰明夷之時暗主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履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体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經。三通變而權。主于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固。主于仁。其道亦有間矣。皆元傷于明者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當明夷之始。去暗尚遠。雖降志辱身之禍未及。而得君行道之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一

机已限。如鳥之飛而垂翼焉。君子將何如哉。道既不行。惟知有去而已。繼之以窮。卒適道其窮。至于三日不食。亦不辭也。繼而如不合。動輒得諍。至于主人有言。亦不避也。如是而所全大矣。一說主人多不作所適之主人。謂傷未顯而去之。或有疑其去之速者。然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能辨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故君子不以見疑而遲其行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君子于行至于三日不食。豈獨迫于勢哉。義可以速則速。不食可也。

揭一義字。則知君子為義。如西山採薇。亦只為此義耳。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為股肱之臣其去暗主也視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僅止于奪爵損權夷于左股之象及此不去禍將及矣宜見幾而作如用壯馬之速以拯之則身名兩全禍可免也吉夷于左股左股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于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一說左股者在事之臣紫與君同休戚豈可去者必急救正之義方有補于君國又謂馬壯乃九三初九陽為壯健之馬藉以濟艱難于萬一也曰吉乃為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無論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二

六二之吉蓋其知禍而拯不與時違順也且拯之而速不失機會則其順也順以救傷之法則矣此所以吉則法也一說象曰柔順蒙難則順者廣明夷之道也六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于拯救而得其則又一說順是忠順六二當位之臣恐傷以救國事則忠順不失合于人之則又一說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拯是為順而得其則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行不及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以剛明負天下之望而當暴主在上宜除之以安天下故向明除害一舉而元兇授首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必詳審于天人之際不可以去暗為貞而疾為也南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也不可疾貞非計利害待其無幾改也貞即艱貞意也先曰南狩示心為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嚴心臣不軌之防蘓軾溪曰此文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三

侯效尤大邦小邦姦究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數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也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為臣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為臣者篡弑之禍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三有南狩之志則非富天下而以吊民為心者今得其大首其志乃大得也志字多少含蓄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維入地為腹心之臣然聞君徒言無益徒死無益則全其身以存宗祀以自配于先王圖其心也乃見雞而作得雞然遠去焉大獲我心矣故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舊說入左腹謂身居昏朝難氏曰二在外卦為腹肱象四在內卦為腹心象陽左陰右左腹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逆時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取象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避也明夷取腹腹

五十四

下經會通 卷五
心意首為象明上下之分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明夷之時人心有去而不能者其心意猶未獲也四既入左腹而得遠去實獲其心意也矣
象有專言心意者專言意者此無言心意見當此不得已之時得意遠去思快之詞序陵氏以此爻作微子賁則獲明夷之心者非徒為一身遠害也實為存宗祀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告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暗地近暗君宗臣而遇內難也象為箕子之明夷利貞

不敢去之不可艱難守正以受辱耳貞之至也當是時而過是君者利如箕子之貞也

舊說上句折用晦盡發到利貞便當同矣看來箕子明夷處作內難而處外謂用晦為是免于難即利不失其正即貞利貞即利艱貞也胡氏曰君子處平時易履明夷難履明夷而為微子比干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沒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正志箕子以此艱有三仁而爻儼以箕子言之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外固晦其明矣然在中之明則炳乎不可息也使明有時而息何以為箕子之貞

五十五

下經會通 卷五
夫子恐人認箕子之受辱似于不明故言此 箕子之貞正是明不可息處當時一段忠肝義胆元可奈何之心至托之祥狂受辱委曲用晦豈明可息者而若是乎

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保而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姚氏曰宗臣之明德宗祧時顯以維綱不可一日息也惟不息故忠義炳朗精誠憤烈可其日月氣光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夫人君照臨四方恃有明

德不明而晦下之受傷切矣故始也傷人終也自傷所謂初為天子卒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故為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然人之明亦必傷也卒乃自傷矣 蘇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上六則不明而晦明而晦者反觀內照以為明而無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為明而反明為晦

家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魯自據其明以照四國也自極其明必反為暗故後入于地失其用晦而明之君則也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六

照四國不必依本義以位言自古亡國之主多是聰明之人高視遠覽卒之用明而明竭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此皆是夫人君之則也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即是不明晦者雪松曰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一說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曰箕子之明夷言六五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上六久家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于箕子之明夷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家人 三三 離上 三三 離上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睦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

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非之也睦言遇不言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蘇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慝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自孚威如慎其睦也

家人 三三 離上

家人利女貞

二五內外各正舉家无不正之人而家道成矣故名家人夫家之不正恒起于婦人而家之難正亦莫甚于婦人欲正家者必先修身正內謹刑于之化予以植風化之本可也蓋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七

利女貞非女子自正是齊家君子正之也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 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
全家合育 蒙引云首節家正也次節家所以正也末復舉家正而化成焉則正家之能事畢矣
看來全家俱是什利女貞當以首節為主首節當以女正為主下是推之而得正家之主大義明于一家又推之而得正家之化大義明于天下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利女貞者何也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矣治家之道一正盡之矣卦作六二柔正女柔順德而正位乎內九五剛正男剛健德而正位乎外男女各正其德細故哉即陽施陰受陽倡陰和為天地之大義也然必先正乎內而外可正所以為利女貞也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義可見女子貞靜不預外事為內正男子制義不幸內私為外正內外正則剛柔義明唱隨道著是陰陽不可易之道理迺天地之大義也曰大義見關係甚重信不可不正耳唐經義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

下經會通

五十八

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荀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然是內外之正不自正也必有尊嚴之君操紀綱以為整肅也其父嚴之謂乎蓋五外卦之主是以父為嚴君也陽教宰之矣二為內卦之主是以母為嚴君也陰教司之矣故嚴君教行于父子則初上秩尊卑之位父子也教行于兄弟則三五定先後之序兄弟也教行于夫婦則五三四二嚴內外之別夫婦也家道如是可謂正矣家正則化行俗美人心盡

倫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定矣然不先正乎內何以致此此利女貞為齊家之首務也

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君二句緊頂上正位來內外截然何等整肅即此便是嚴矣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為嚴也舍正以為嚴則厲矣亦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正男女也自內外位言則曰男女自一家之政教言則曰父母邵二泉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以夫婦而父道立婦以成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或曰父嚴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竇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

下經會通

五十九

嚴有不鮮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弟恭夫婦聽而家道正也天下定不作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則盡乎家矣亦不重定上見一正而天下定甚不可不嚴肅以正家耳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難于一家莫易于一家之父子兄弟正而莫難于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大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風自大出猶風化自家人出也君子欲齊家者在修其身而已修身莫如言行兩端故必議論真實不為虛言踐履純篤不為情行則言行修而身修身備而家可齊矣

君子知風之自。則知風化之今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化也。至若身之所出。惟言行。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則風化之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彖言天下定。財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彖言。行則公。言之。修身為本。必貞也。楊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行。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物。行自心。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諱。告語切。防檢也。
六爻合直。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即。五能假上能威。利于之道。豈非彼二與四不遇順之。何已。順即女貞也。婦之不順。矣。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心。重。反身。陸氏曰。女之正惟順。男之正惟威。元才。即是順。六二止于主饋。德威下。經會通。入卷五。六十。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正家之法。莫重于始。而不閑後。必相。讀。相。夷。悔。不。終。元。也。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是初。固。當。閑。九。又能。閑。故。棄。其。倫。之。未。幸。而。肅。以。義。因。其。思。之。未。離。而。維。以。情。則。倫。理。正。思。義。為。相。相。夷。之。悔。亡。矣。
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為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于未變者。易閑之于已變者。難。當有家之始。心未變之日也。及此防之。所以悔亡。
玩一未字。見及時防閑之意。蓋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離休休。未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渺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正。乎。內。之。女。所。謂。女。貞。之。利。者。也。故。能。以。順。為。正。而。事。无。專制。但主中饋之事而已。此貞道也。姚氏之化。成矣。吉。
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子无。而能在于能。其所能也。蓋婦以无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徒曰无攸遂。下。經。會。通。入。卷。五。六十一。
而己。猶未足以盡婦道耳。洪範山曰。中饋。何以盡女貞也。采蘋采蘋。以公侯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為循法度。不。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錫。以。懲。一。家。之。中。豈。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无。則。非。有。德。者。不。能。故。象。不。曰。順。而。又。曰。閑。德。之。制。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所以吉者。由有柔順之德。故能无攸遂。在中饋。而巽以從人。也。
婦德。惟。順。故。能。巽。指。五。即。无攸遂。意。曰。以。有。在。閑。閑。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所。謂。雞。鳴。食。其。議。乃。正。子。內。之。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貴嚴九三剛而不中過于嚴厲一家之人無不畏之嗃嗃此雖人情不堪而悔厲然法度振肅而吉矣不然婦子嘻嘻失樂無節終有敗倫壞理之吝

高嚴厲聲在卦无嘻嘻之象蓋對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過于嚴也夫為婦細心為子細曰婦子嘻嘻者言其細細之不立也

家人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即也

家人嗃嗃義勝于情未失正家之道也故吉若婦子嘻嘻則恩接乎義失治家之節矣故終吝

六五家人嗃嗃未失也

六十五

家人骨肉之情最無窮必須用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荻菴曰即以調劑其寬嚴之平也立子始則慈閑劑于中則慈節非有二也言節于三者以三在內外之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

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家相也六四以柔正居上位是維開財節流富天下之家者禮義生于富足仁讓之風成矣大吉

看承六四以一家之如言不必主大臣說洪覺山曰陽實陰居西何富也順以從陽富之道也子不言富何也

曰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而大吉者由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也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所以致富而大吉

此說甚合卦旨宜釋

玩一順字則頭會其欲皆逆道也若不作大臣解則在位乃主家政者胡氏曰二順以巽四順在位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位在上其主家之婦乎方敬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一說楊誠齋曰善富家者不室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

此說順在合家家人

王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富而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四之富非富而富也父子兄弟各順其位不相踰越所謂

六十五

六十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內外交正禮教不惑所謂雖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

九五尊位故以王言感格之義秦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作或曰有家與萃渙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曰假則又无所事閑矣故曰勿恤舊說五有刑家之德

此說何有

得二內助之賢王者以是徵聘淑女至于其家則君后協德勿恤而桃夭之化成矣吉此聖主得賢妃重后一邊

身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為愛乃為假有家之道也

唐韋瓘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開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即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分不定則濫即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為用者一說謂二五同德內外各正故能感假一家交相為愛相愛合一家言一說交字以交接言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以聯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四

內情義不親則家非其家矣何以曰有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之道慎始易令終難上以剛居終是當家道大成之且既能有孚以薦其恩義又且威如以正其倫理則情意浹洽名分森嚴家道愈久愈昌矣終吉

一家之人初開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面家道成人心乎矣而

終吉不用威而威儼如思不掩義情不濫禮正家久遠之道

有于此故曰終吉謂終終皆吉備云姤卦也陸庸成曰終

手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感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一說孚以威无二

身即威亦佳

威如之吉乃反身自治言有物而行有恒之謂也豈屬靜色哉

唐氏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泰家之不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豈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開家者皆其實有諸己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則開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以由正也嚴君之嚴以此豈真以嗚呼其家人哉鄭汝如曰威從信而來信從反身而來初之有事於開也三之不克於悔未信故也曰厲畏則有之愛則未也嚴於己曰嚴人嚴之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五

曰威與厲自不同也九五之交相愛也非昵于情之謂也睽睽之所謂有別而摯者也交相愛交相孚也不開而威在其中矣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於終而家道成矣

睽三三睽上

睽小事吉

大澤異性中少異志是物理人情皆有乖異之象故名睽大澤大事以人心為本人心睽異豈能大有為哉僅可收拾人心維持國難圖偏安之小事而吉也

睽就世道說人心乖離也本義不獨曰異而曰乖異蓋主于情之

而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小事吉在濟睽上有所謂補偏
救弊徐以俟人心之自定耳。正對不能混一區宗合天下之睽言
小謂五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大事睽
柔能乎五其才不能大有為故小事猶可獲吉如蜀先主眾雖卑
弱尚未至分崩瓦解三分鼎足亦可偏安一隅也。

一說馮文所曰小事吉者言小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散
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眾志猜疑批竊導卻所值艱
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小其實所
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剿四之交孚五之厥宗
皆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用者大矣自古豪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六

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眾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吊漢子產
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
惡而過視其事遂令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多曰合旨。全象重合睽上蓋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
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爭而情通
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為卦也言乎始之分也。惟分可合故當是時
而用以濟之若說而麗明是合睽也。柔進上行是合睽也。得中應
剛是合睽也。不然天地何以叛而合男女何以別而耦萬物何以
分而聚可見睽睽也。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合曰睽之時用大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
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睽何也。觀象于物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理睽也。觀象
于人則二女同居中少異適人道睽也。故名睽。眾志既睽无
一可為何以小事吉哉。蓋人君欲濟天下之睽非德非勢非輔
不可也。卦德說而麗乎明是內既心氣和平外又善灼事机有
其德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才雖柔弱乃上操乎大宝有其勢
矣。卦体六五得中而應乎剛是以虛中之誠收賢才之助有其
輔矣。夫有三者之善是以當睽之時雖未能肇造區夏猶可延
國祚而係人心小事吉也。然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亦知睽之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七

為合乎。試觀天高地下睽也。然天施地生化育之事則同也。成
男成女睽也。然夫唱婦隨相合之志則通也。物以群分睽也。然
此感彼應求之事則類也。可見睽者其靜而別合者其動而
交。不睽則无以為合睽固生之。本化之原所以立天地之
大義生人物之萬殊也。時用豈不大矣哉。
首即火澤之睽不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要知睽者本同
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
悅而即專以君言不必以柔進句無君臣言說與明俱重麗者言
和悅之德與明相麗也。柔進重進字應剛重應字鄭玄如曰緣不
和悅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不苟說又說之善也。

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剛柔不過，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乃合矣。是以小事吉。

三即推物理之本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元以為合也。燕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朱五

六十九

大澤合休而性不同，中有異也。是以君子處世，坦率平易之中，而有特立挺持之節，蓋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合義，不求合情。亦同中之異也。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

象言異中之同，謂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為同也。象言同中之異，謂天下无事不以獨成。故睽須用合，同乃所以為異也。程敬承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為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為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之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即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耳。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終睽耳。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

之謂也。同而異，正合其為同之道。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寔欲合異為同。我亦有意，則人有異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乎？惡人亦可見。欲宗可合，曲亦不可遇，不以異同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或見與見牛見人，見豕見犬，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而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方其睽也，為喪馬為睽狐為有悔為大則之傷為張射之派及其合也，為勿逐之復。元夫之遇為于巷之遇，蓋睽之合為有終為遇而然，其後之合者何哉？以六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將讓溪曰：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弑之罪始于猜嫌。故六爻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九

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賁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二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必有合而可濟，初无正應，濟睽无助，宜有悔者。然九四同德，是情非素柔，而道遠相謀，自將協力共濟，悔亡矣。有喪亡勿逐，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合矣。惡人之來，亦宜見之，無可怪其待。免其中傷而同道濟睽者，不為如害也，乃得无咎。喪馬悔之象，分逐自復，悔亡之象，初與四本非正應，而同德終必相合。如孫劉二人，原非正應，曹操南下，吳蜀皆危，同心協力以濟之是也。見惡人是遇而不絕，非往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

時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疑，合與為同，妙在一見。洪覺山曰：心邪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疑至，初則得正，无所疑，故悔亡，勿遂見惡人，皆无疑于其心，之故也。行省馬也，无應，故馬畏見惡人，无然，所以為復也。
猶然溪曰：易言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逐之，睽復者德之同，迹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冒言見惡人也，惡人雖異于我，而其人未始不同于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甚，彼馬有以惡人指四言者，程敬承曰：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為惡人，以四主睽為異故也。或曰：睽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

道之有睽，皆起于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故于惡人以見為避，不以避為避。避者，免于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應，君臣之分定矣。當睽而為諛間，是其咎也，故必多方竭慮，委曲相求，或積誠以感其心，或負罪以冀其悟，如遇主于巷，而後明良會合，乃為无咎。
玩註必字與乃為字，二句一帝說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獲中，能絀其咎，其身以成君，故曰遇主于巷，者委曲之途也。程敬承曰：睽之時，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

見三吉
見三吉

從前尼之猶制其牛也。見上生猜疑加以相仇之像。又猶其
人天且制焉。然本无其事。事必白空。有是疑者。疑必釋。君臣
終以正合也。无初有終。

子直貫到天且制。皆牛膝之象。膝之為。膝以有可疑之迹也。三
見地。疑。橫。見。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為。有。者。終。什。之。以。

故曰无初有終。胡仲虎曰。大澤之膝。生于動。三上之膝。
見。本。无。與。曳。本。无。牛。制。本。无。天。且。制。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

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見者常說謂傍人見之有作
見。有。作。三。自。見。者。受。信。程。敦。承。曰。見。與。曳。三。自。見。也。三。欲。

應于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徘徊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
下經會通 入卷五 七十二

成見。銅愈疑。既而疑亡。見什。還為婚媾。遇剛故也。非上之剛。三
亦安能。以。遇。而。終。乎。故。君。子。貴。剛。取。象。曰。與。曰。牛。曰。人。蓋。車。以。

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與中之人。指三也。天去髮之刑。剝去鼻之刑。
兌為口。而鬚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為毀折。故有是刑。

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與曳者。三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迹可疑也。无初有終者。邪
不勝正。終得與上九之剛相遇也。

還出。還字。着力看剛字。見上之與。容而三。惟善遇。所以無初者有
終耳。

九四膝孤。遇元夫。交孚。屬无咎。

九四當膝。无應。孤矣。幸遇初陽。乃元善之夫也。故勢既相倚。心
必相信。遇元夫而交孚也。然當膝時。間之者多。必危以虞之。杜
疑防閑。然後可保其孚而无咎也。

主大臣濟睽說。遇字與膝字相對。全要四去。遇他字。所以成其遇。
屬。所以成其孚。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

譽尊无門。慶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貴屬。則委之
腹心。以致其誠。慎其舉措。以扶其機。疑終合而无咎矣。

程敦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說而疑。二陽必寬其量。以杜其隙。
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終。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
交。故屬乃保无咎。

不無會通 入卷五 七十三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濟睽者。四之志。而不行者。勢之孤也。遇元夫交孚。而无咎焉。則
同心協力。濟睽之志行矣。

本交孚而來。可見大臣而欲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李氏曰。情以
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
遇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者。而居中應二。得賢共濟。故
悔可亡。然非強合也。二本五之宗臣。當睽之時。五既切于下交。

二又為于遇主。厥宗之合信。如噬膚之易者。以是而往。何咎之

有

厥宗以下申言所以悔亡也五柔居尊輔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
視二曰厥宗二依五為主五親二為宗同心相倚之機一睽即合
而入之深者也潘雪松曰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
也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敬仲曰
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胡氏曰二五言君臣之
睽二言合之難者居道也五言合之易者君道也故二言主尊之
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則得賢共事天下之睽可濟往不有慶乎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四

有慶以濟睽言非一人之慶而天下之慶也
趙汝樸曰爻止言何咎象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
五能下二必能承五則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
豈止何咎而已哉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
為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遇則吉

上六二應不孤也然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居明極睽極
之地大剛則過暴不詳明極則過察多疑睽極則乖戾難合能
元睽孤乎故三本不失身于二陽上則疑其汚如見象負途焉

上通于門
此非解門
明不能
乃見此

三本元受汚之事上則疑其有如戴鬼一車焉由是睽疑成
其先也欲張孤射之矣然而見之者疑也疑之者疑也後人睽
孤不射且知三非我之鬼乃我之親由是往而從之群疑盡休
如陰陽之和而雨焉睽不孤而吉矣

睽孤是摠睽下三句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象疑也戴鬼疑又甚
也至張孤疑極而愈矣睽孤疑漸什也婚婦疑大什也至遇而吉
則疑盡亡而睽合矣三疑而見上猶以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
三以為承以為鬼矣非人也種惡業皆由見生也其後也妄去
見也但人也而又婚婦也可見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則愈信疑
疑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
遇則吉也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五

上遇而則吉也取象三至五五坎有承象故本為孤本取諸睽
上居睽極有張孤說孤之象三兌倅澤水有兩象

象曰遇而之吉群疑亡也

人情有所疑則睽甚疑則甚睽全成遇而之吉者由其群疑盡
亡故也

一疑元所不疑曰羣疑群疑亡要機要許多疑心一時盡釋象
此非三之心元可議公能知其義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象
等類三說群疑亡也便見澤上面許多皆是疑惑可疑之也而
已曰群疑之深也倘一疑未釋安能成遇而之吉哉
唐鑑曰一卦中莫難合者元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

其窮難合者皆合。一卦之勝。元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

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氣。和乃雨。負陰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為惡。見惡人和以容之。不為浼。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為狂。雖曳且掣。心无間隔。雖天且刺。心无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通之容之之道。蓋求合之勢愈難。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故曰說而麗乎明。以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睽 三三 坎上 震下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

程敬承曰。睽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蹇。坎上有震動而能出。故為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焉者。取致養意。

陸庸成曰。蹇莫先于己。故反身修德。解莫先于民。故赦過宥罪。

蹇 三三 艮上 坎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是世難方殷。不可輕進。故為蹇。夫蹇固難進矣。豈終止而不思以履之乎。但貴得其地。得其人。得其道。蹇而不蹇。故往西南之平易。則居天府。都上游。進退有據。而利矣。若往東北。則英雄无周武之地。何利也。是擇地固濟蹇之基也。

又必見德望謀猷之大人。資之以匡不逮。乃利也。是擇人又濟蹇之助也。又必正道行之。濟世安民而行不義。殺不辜。皆所不為。則天下歸心而吉也。是秉正又濟蹇之本也。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于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漢先主據荊州。任孔明而信義愈明于顛沛是也。陸君啓曰。坎北方。艮東北。友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為入。坤依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

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一說以九五為主。利西南以得朋言。猶然。漢曰。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不難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往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為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効。所謂君擇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有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全彖合旨。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

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其旺之形決從違之準

張弛之畧故曰塞之時用大矣哉
全象舊說以首節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二節有功正邦示濟
險之道見險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宜止也是身當其任宜求
濟之道豈宜止也如此似分為二項矣看來二節總是一意俱作
濟險言能止與時用要得合一利西南見大人貞吉正是他
能止處謂止于其地止于其人止于其道也正是他知處
象曰塞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塞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塞
之時用大矣哉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八

卦名塞者險難之義也卦德坎險艮止是有險在前見險而能
止也故為塞也此非識時務者不能知矣哉然欲往而濟之
必有道矣如所謂利西南者以四往居五而得中是據形勝可
以恢復也故利也不利東北者以四退入艮而不進是陷于險
阻而地窮力屈也故不利也利見大人者以五誠賢豪往而資
之當有胡運之功也又曰貞吉者以五爻當位有得正之義正
則无不吉矣是當塞時而掃除窮畧削平僭偽者一出于正則
紀綱振而反側消邦自此正矣此貞所以吉也二形勢一輔佐
一名義三資備而後可以濟險塞時之用豈不大哉
首節身當世難曰險在前迫近之意止非安坐以觀其難鎮定不

藏進也惟能止方能漸濟如一能字所以贊其智易述曰止者退
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
為智者良之光也

二節程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塞位見其可乘決不
可往也然卦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往者何蓋往而有
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
地得中而止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于艮之東北則陷于
險而其道窮矣蓋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
以當位居正而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
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塞之時止字分割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九

借偽比肩邦之不正甚矣迺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
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成故能正邦趙汝楨曰冒險以
前固有陷溺之憂倘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
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得中上六往有功君臣德合協心
以當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一干正聖人之
用塞其大者如此哉時用無上三者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此時
應有的道理時義者此時應有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塞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險難行塞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身之塞也德
之不修實致之故反身以修德焉或點檢念慮或省察將行使

德享于人，行无不得，所以濟其身之蹇也。

程敬承曰：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而往，行不去，未有不對而反轉者。

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

處盡行到，則此身本完之德，一毫歉壞，是謂反身修德。

修則在在可行矣。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蹇，斯濟矣。取象

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艮遇坎為蹇，反身背坎，便遇震，漸

向西南，有出頭之路矣。象之反，即爻之所謂來也。未嘗未及來連

來，碩皆不在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矣。

六爻合旨，立行可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蹇者五也。五在

坎中，需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

下無會道，大蹇五

同患難者，故王臣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

喜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

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

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

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

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衆爻俱來

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六爻

大旨也。李九我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

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顧柔以濟，四之連

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大丈夫本

非當蹇之時，一卦六爻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

止已也。

初六往蹇來譽

處險而能止為智，初當大難，方殷往以濟之，不陷于險，惟來

而不往，則得明哲保身之譽矣。

處難之始，居止之初，是欲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即是來，而得譽，唐

虞翻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

止故也。李隆山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

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

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机，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

十餘會道，大蹇五

取象往以坎言，來以艮言。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來譽者，非謂終于不往，謂宜待時而往也。使終于不往，何譽

之有。

待字極有味，後來碩大之功，皆從待。來者遽以陷于險，何益哉。

蘇氏曰：玩宜待之詞，可見聖人元一曰不欲濟天下，渭水垂綸，南

陽高卧，豈非待時而動者乎。

六二王臣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猜忌之臣也。正應在上，方在蹇中，是當主憂臣

辱之日，不避艱險，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己者豈為其身之故哉、
提出至臣二字、便見身任國事、不容他、故、者、塞、猶言、坎、也、二
艮、休、原、不、在、險、因、以、其、君、之、塞、為、塞、則、登、其、所、以、濟、險、之、道、而、風
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
其、心、也、楊、誠、齋、曰、諸、父、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
之、大、臣、五、為、大、君、之、正、位、後、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取、象、坎、互
坎、塞、象、匪、躬、其、背、不、獲、其、身、之、象、
象、曰、王、臣、塞、終、无、尤、也、
王、臣、塞、其、事、之、濟、不、濟、未、可、知、即、使、不、濟、而、忠、貞、一、念、已、无
愧、于、天、下、矣、何、尤、之、有、

下經會通 卷五

八十二

聖人恐人以成敗論人、故、以、終、无、尤、三、字、慰、之、所、謂、論、是、非、不、論
利、害、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盡、也、非、曰
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

九三往來反

三、當、國、家、大、難、之、衝、往、而、濟、險、則、獨、力、難、成、益、以、塞、耳、惟、反、就
二、陰、以、之、戰、力、共、濟、可、也、

易、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塞、其、塞、濟、時、艱、豈、一、手、一、足
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塞、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
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
象、曰、往、來、反、內、毒、之、也、

往、來、反、者、豈、強、合、我、內、之、二、陰、喜、得、陽、取、此、來、反、所、以、安、也、
陰、柔、不、能、自、立、故、利、于、從、陽、內、喜、者、非、但、喜、其、來、亦、悅、因、之、以、得
往、也、程、啟、承、曰、若、云、來、反、只、安、于、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
以、濟、唐、疑、卷、曰、三、本、成、卦、之、主、故、以、之、喜、三、四、之、連、三、上
之、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忌、五、也、有、待、而、進、止
之、所、以、為、知、也、

六四往來連

四、以、陰、柔、當、國、家、之、難、才、弱、難、濟、往、則、陷、于、塞、耳、惟、下、連、九、五、
資、其、才、力、庶、乎、有、濟、

連者連之以進也、如許遠當祿山之亂、必資張巡之謀是也、取

下經會通 卷五

八十三

象曰在互離之中于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

象曰往來連當位實也

塞、非、剛、不、濟、往、來、連、者、以、九、三、剛、當、其、位、實、有、濟、險、之、才、也、
當、位、不、重、實、字、陽、實、陰、虛、且、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實、以、失、陽、為
虛、如、剛、不、當、皆、失、實、者、无、陽、故、耳、

陰、虛、成、曰、凡、陽、主、本、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
陽、恐、過、謀、而、无、能、為、也、

諸、理、齋、曰、三、四、俱、作、在、位、臣、說、人、臣、濟、國、家、之、難、太、剛、不、可、太、柔
不、可、九、三、太、剛、也、反、就、二、陰、剛、之、資、乎、柔、也、故、不、陷、于、險、六、四、太
柔、也、連、于、九、三、柔、心、實、乎、剛、也、故、可、濟、乎、險、三、止、不、陷、于、險、者、以

其附陰也。四可濟乎險者。以其從陽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為蹇主。乃國步艱難。社稷傾危。非常之蹇也。故為大蹇。幸其居尊。而剛健中正。則位望既足。號召信義。又足招徠。而朋皆來助之。凡智者。就謀勇。者效死。而蹇濟矣。

大蹇者。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也。朋來者。朋自外來。不但蹇者效忠。而凡來譽。來反。來連。皆景從矣。鄭則中曰。諸父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父之來自外。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為朋。昔之往。而蹇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輟轉而來。

下終會通 入朱五

八十四

有以朋積六二。合衆朋而來。曰朋來。即所謂利見大人也。張中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坎中。是遭大援。艱於其身。夫豈小蹇也哉。斯時也。正望群賢之來。出其陰以救其禍。幸六二為之正應。能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國家之難。苟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於下而來哉。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五何以致朋來哉。以有中德。是顛蹇困路。而信義愈明。所以鼓豪傑之從也。

中節者。遵大援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中節者。遵大援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

朋來之由也。

鄭氏曰。即是氣節。操之節。站定不却。十分堅硬。是中節。處二五。君臣當天下之任。不可更諉其責于人才。智之人。視之以為進止。畏難蓄縮。豪傑解體矣。故二五不言往來。陸庸成曰。坤曰。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為義。故曰朋至。朋來者。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響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五之中節。群賢景慕。止曰朋來。君臣之分未定也。尚在險中故耳。

上六往蹇來碩。利見大人。

上六蹇極。將濟矣。苟不附濟蹇之君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五。合朋來。以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貞何也。九五德位無陰之

下終會通 入朱五

八十五

大人也。見之則撥亂反正也。猷獲伸于中節之君。而利矣。所以碩而吉也。

此爻如張良之從沛公。鄒禹之從光武也。趙氏曰。蹇之道。既蹇窮蹇。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既蹇者。解窮蹇者。舒有碩大之象。故云來碩。吉。一卦惟上六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極而通矣。利見大人。中明來碩之意。故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往蹇來碩者。以其志在大君。而思以效其忠也。利見大人者。以九五居尊。貴者也。從之以示天下。也有莫非徒以德之故也。

一說志在內謂以安民為念從貴無從佐言亦通

海字實
西南與
皆建東
當海處

周易會通卷之六

解三三坎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居險能動不惟不陷于險且出乎險矣故為解未大難左解民初安堵理宜平易安靜以培養之故必剔除煩苛休養安息務為平易之政而西南乃為利也如其亂流盡殄无所往與當饒武修文來復其所而安靜則國家安于无事而又安矣吉若遺孽猶存有所生也當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則國家不苦多事而蒙福矣吉此西南所以利也

以治道言利西南取平易也无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處蓋解

下經會通 卷之六

則无所往矣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若尚有所往非風不可有攸往而不風則難深而不可解矣兩吉字總是安養天下意孫瓚菴曰風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而本義兩若字是未定語解解後時事何如陸庸成曰欲出塞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安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關係維持元氣也賴震兌者賴坤以安坤靜也紀聞曰養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塞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塞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取象塞兌五佳在上今來居二故无所往其來復吉塞九三為艮止之動今往居

其作震動為佳故有攸往風吉上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

解乎陰也

象合肯 全象重時字首二節人君因時而解民難未即造化

因時而解物難可見君之解民與造化之解物一耳人君當法天

行解也時說云人君解民之難主于靜造化解物之難主于動

有未解頭說陰以動又云動而免乎險下面二往字俱動也似分

動靜者非

李陸山曰解者屯蹇之反也蹇止于險下不若屯動于險中也動

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

自虞又不欲人以元事自急也

經會通 卷六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

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

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卦何以名解也蓋蹇雖見險而止然險在前也不可言解也雖

動乎險中猶未出險也未可言解此則居險能動能免乎險

矣故為解既解矣民命方復正不欲為苛擾故辭曰利西南

有攸往復四八坤休坤為平易之地而卦象數多又眾之象是

所為平易近民必歸之往得眾也西南所以利也又曰其來

復吉者卦變九二得中是與時休息无好大喜功之心所以來

復得吉也人曰有攸往風吉哉惟以得中而往則制勝之謀以

究可成安集之功所以早往早復而得吉也是解之道也即

天地之道也陰冬之時天地閉塞及二氣解散然後相薄為雷

相和為雨雷而交作矣雷而既作則動之潤之凡百果草木枯

者以昭中者以折所謂二氣發舒而庶物發生天地所以成化

工者此解也解固以其時矣向使時至不解則氣凝不散物閉

不遂萬物亦幾乎息解之時大矣哉

首節重一免字洪覺山曰蹇以能止而稱智解以能動而出險此

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而止乃稱

能止

二節往即動也西南坤地也未復二也惟无往故可往惟來復而

下經會通 卷六

澤中故可往而利西南燕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思擾者

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眾故利西南及无難我往則害物

故來復吉易述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

海如舊若蹇難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此

險難之萌山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為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

孽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風吉風者朝而不

暮也謂欲疾決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往即本此中以往

凡於澤中之為也有功在風上見往有功即上文得眾也得眾故

有功往西南則得眾有功所以早吉也方伯而曰其既解也不

解也凡往皆蹇凡未皆吉但可以不往及其既解也不

其來漢吉雖往亦風吉故曰德得衆又曰德有功

未節天地解提不外乎時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
非解无以運其心百姓非解无以遂其生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
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順解之時
與天地合德也紀開曰剝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
甲折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折形也解
之雨即屯之雲坎在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也坎在下則為雨
澤已及物也解也甲者始出未申也折則萬物出乎震矣解言時
不言用其用已顯矣甲折二字不平謂甲者折也萌芽為甲開展
為折

下經會通

卷六

四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赦難解矣解之象也君子于民猶天地于物故過則
赦而不問罪則宥以從輕所以休天生物之仁解斯民于法網
之密也

雷者天之威而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赦釋之也
宥寬之也蔡康齋曰赦過宥罪仁也過則直赦之罪則宥而不
赦是仁之中裁以義也陸庸成曰雷合于電所以折獄致刑秋
分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於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
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特加赦宥是王者所以
播解澤而昭蕙萬民者也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

則研究得志而良民不安慶危疑之時赦不可无則反側不安
而禍難不解

六爻今旨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存至險和
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矣且援引于無位此非彼往之所備功
也則小人其已狃者小人之大術者小人之賄集者小人之勢
乘者小人之傳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松不絕則朋不至小人不
退則君子解之道未盡習乘之集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
无寧日矣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
于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罪過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程
敬承曰解難之散也天下之難皆小人致之故解難亦自小人解

下經會通

卷六

五

之我未嘗有固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惡而止而未
嘗懲連窮治之即早復寬也悖解而國家无漫有作難者世界
何等安靜即吳西南勿謂赦過宥罪與屏邪逐奸有二違也
季九我曰初六所以解難也二四五上君子之解小人也三則小
人之見解於君子者也

初六无咎

人臣受命于大亂之餘不可多事激變亦不可固循養亂初以
柔應剛是沉潛隱忍以明作以德澤煦育之未始不以法度整齊
之既不忒煩又不過靡何咎之有
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頌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

此說以元
象曰

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據亦
不弛所以无咎一說解之六爻多言去小人初何以不言也在
下无事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為君子有不待于解者
故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詞簡以示意也以无為為得也亦以解
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通剛則生事過柔則廢事能无咎乎初柔而濟之以剛寬而能
猛義當不生事而廢事也

重柔得剛乎剛陰中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下經會通 卷六

六

九二剛中柔道嫌邪之君子也故當群陰用事之日為能屏去
邪媚則善類集而得中直之士矣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此
人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吉
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
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田者去害之東狐者邪媚
之獸獲去之也潘雪松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陽
來凌中其道在開群陰而使之宵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于此九
二蓋用太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群
邪疑惑之情也三為成數紫三言之搜獲備盡之意夫小人在君
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志者三狐獲則中直得矣取象二于地稱

山九家易坎為狐黃中色矢直物陽剛中直黃矢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貞吉者以其居下之中秉心大公而得取舍之宜蓋吾心
之邪媚既去故能去小人之邪媚吾心之中直常存故能用君
子之中直所以貞而吉也

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當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
在人淨中道者得在己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不中正居下之上是无德而竊據高位者雖得必失不
猶小人負而反乘車處非其分必致寇至乎雖煩于朝而正

下經會通 卷六

七

也亦可羞也

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
祿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詞矣且安致安宜玩小
人明知不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
愧其心而使之去耳不能自解此上六射之也此貞吝與晉之九
四貞吝同取象坎與象亦寇象潘雪松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
未獲清中初居其下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下負四乘三為
負且乘象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位以昭德負而且乘則德不稱位亦可醜也以此致戎乃自我

耳安歸咎乎

亦可醜言。就不見牽。還為識者所鄙。又誰咎言。无所歸咎。深明位之奪非奪。自我奪自我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

九四大臣而與初應。非其人矣。幸其剛而能解。故為四計。若能絕去比昵。解去爾之拇。則偽朋一去。真朋自來。而相孚矣。何患同實之無人哉。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緊。相應。拇足大指。初象而滋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見其為四之可解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傳曰必

下經會通 卷六

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而拇者。以九四不當位而應。所謂私情之交。理所當解者也。時說不當位。無初與四言。看來宜專指四。說程敬承曰。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若當位。復正即為和順之身。不得附之矣。故解而拇者。欲斷之以大義。而不係于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人君狎通小人。惟有解去而已。一

解之外无他術也。此誠民社之福也。吉然庸君世主。每外迫公議而內牽姑息。必以小人之退。驗之既退而後能為解。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在。則豈解之實乎。

君子指人。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惟有解去。一着維者。有大義獨斷意。言字緊。串講曰。有孚者。恐五未必能解耳。五行

可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準以言其勢害。拇以言其附麗。且乘以言其儲竊。諸文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患不能解耳。苟君子有解。小人自退矣。何難去哉。

下經會通 卷六

此夫子又為易之辭。散動之使必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三以小人據高位。猶隼在墉上也。上六當公孤之位。用解而除之。一舉而元克。猶射隼于高墉而獲之。天下民生之福也。何不利之有。

上六位上。則爵尊。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易述曰。解至上六。無所不解。矣。貪殘小人。猶據高位。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獲之无不利。至上六。然後射隼。便見其藏器待時。矣。取象傳曰。墉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

三居内外卦之間故有此象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蠱國害民悖也公用射隼以除悖耳豈私惡哉

悖也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各之以悖所以養其罪

不勝而反

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底无不利焉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于力

不勝而反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陸庸成曰聖人心乎為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究也

下經會通卷六

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

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非獨慶常即涉亦

利焉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沈德培曰損益弗是兩項能德愈自然能遷改愈欲便是過懲室

便是改能改便是遷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

盛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為而何也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有孚惠

心勿問元吉提之皆孚誠所貫耳損交稱或益之不損益之益交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益然後為否太為損益咸男女之

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

感也極必損損者夫婦之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

損初二上而為四五者不謂損四益初為益上五下而為二

不謂益在下卦之下民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民不可

損也故損象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象曰損上益下民悅无

損則其為益民可知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体損剛益柔卦象損澤益山皆利民奉君之象然民貧則君

不能獨富上下俱損矣故為損大損乃出于常賦之外非有國

宜行也願所損何如耳必迫于時事无可奈何以實不得已之

下經會通卷六

心行取民之法而不吝損是為有孚則人諒其心樂為輸而

事易濟其道為元吉元有為而飲有難子義為无咎且此法不

獨行于一時可為萬世權宜之術不可貞乎不獨施于一交可

為天下通行之準不利攸往矣

損益二卦皆乾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

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富藏于民而

藏于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惟正之供不謂之損國家有入變故大

車用度不足不克于常賦外有所科創分謂之損蓋不得已之

損也損本拂人情之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允適未必可固守未

必可欲往惟損而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耳

說可貞不是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无常。名色屢更。貞固

處得盡善了。尤特得貞固。母為朝更夕改。數變易也。

然常損時何以用財也。以不得已取之。必以不得已用之。雖二

其舉事之至重者。以例其餘也。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

而。下乎。子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乎于神

是故四者之應。其孚也。二簋之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

下經會通 卷六

十二

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彼往之利亦利此。

心。元吉。追古道之隆。无咎。无不。節之。嗟。可貞。儉。可常。行。利。往。儉。可

天下之用可知矣。蘇氏曰。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不。必。于。損

已。二簋用享。正。是有孚。有明。信。即。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

全彖合宜 全彖重時。字其道。字。即。所謂。時。也。有孚。即。與。時。偕

行之義也。三提時字。提見損道不可輕用耳。唐疑菴曰。損之名

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是乃理

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

下為全剛。上為全柔。此時剛過于有餘。柔過于不足。故損下之三

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

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

下經會通 卷六

十三

偕行

卦名損者。卦体損下卦上。益上卦上。益上卦上。陰是損下。益

上。剝民奉君也。孰知剝民。即以自剝乎。下損上。亦損矣。損之道

上行也。所以為損。雖曰有孚。云云者。損而有孚。乃得四者之

應矣。又曰。曷之云云。享者。豈常典哉。禮以時為大。二簋之用。惟

當損時則然耳。且是時也。非獨享祀然也。觀之卦。益損。則以益

柔者。非他也。時當損。則陽不能常。俾時當益。則陰不能常。屈也

觀之物理。損益以益虛者。非他也。時不可終。盈求幾。而損隨之

時不可終。盈求幾。而損隨之。况用享可達乎。

看損益二句合脉

首即道者損之道不可說利歸于上

二即陸氏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去去无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筮一語又因二筮及卦益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洪覺山曰有孚以下義詞備矣夫子何以不釋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筮可用享有事之義也應字要看謂與其時相應也非其時則不可矣言二筮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哉下二段正發明時字之義損則益柔在卦畫上說損益盈虛二句舊解泛論物理與上文卦益相對馮厚齋則謂漢釋損則益柔之義此說為是

下經會通 卷六

十四

蓋上文止從損益處指出時字不曾指出時的緣故示人故此處又點出盈虛二字見得盈者所以致損虛者所以受益皆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故曰此時偕行上文語意重時字此處語意重偕行字有以損益盈虛作四項看者不可從若以有孚作儉德說則二筮應有時字作末世浮靡之時聖人憂時之儉而不復返也故二筮用享其即德儉寧儉隱然太古之思乎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維夏周繼商俗奢示儉示禮有餘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以損吾心之所當損思于忿懲之不為血氣所使于慾窒之不為外物所誘此心學所當損者

懲窒工夫俱在心上理會非待既發既熾而後克也禁于未發之謂人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慾觸之欲誘之豈其性哉思慾觀理大公順應皆慾念之勢教以直內義以方外皆窒欲之學慾治也慾者惡心生而易僻也窒遏也慾者愛心生而易恣也顏子不迂不二也是也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謹恐懼皆是先時功夫六爻合直唐荅菴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

下經會通 卷六

十五

言損疾二爻上文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損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元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損亦可也是可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李九伐曰損者損下益上也下卦當損則過往之勤勞勤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有益于吾君吾國也上卦得益則損疾之喜資直諒也十朋之龜屈群策也弗損之益養休澤也何也君受益于臣而民亦資益于君也陸庸成曰損益聖人所以定賦中邦也說言損德之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之然自非懲慾窒慾之主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下經會通

于己之事亦且己之而速往以益上也酌損之正教以益之之道全在往時酌之往无及矣非交淺言深之意亦非不可則止之說只是損取當損便是酌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易以損所當損為享故薄禮可以享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為中故過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過而過也

所當損爲中。故過往可以益上。酌其可端而端也。

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為應皆抱陽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過恐其過剛而損中必損剛損其銳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降其所振而任重恐其好重而非分故損元吉貶其過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是

九二利貞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故利于守貞以高不仕之心往則非貞矣降志辱身而出矣且君子豈必身出而後益哉弗損所守之貞則清風高節足以庶頑立懦其益上大矣何必以汙取凶耶

下絳會通

十七

程致承曰：彖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過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往，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往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往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九則凶而貞則利，不忌於身也。貞即剛中之柔也。守不損則于己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六之大者也。

則自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之大者也

蘇子瞻曰：允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患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為志」；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己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己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己故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一說

以臣道言五本陰柔之君二以剛中之臣應之是能正色立朝抗
節致忠所利在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延則不守其剛
貞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弗損即貞益之即利也蓋直節之
臣朝廷之福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利貞者以其剛中而以中德為志故利貞而不妄進也
點出志字有確然不可拔之意利貞以事言中以為志以心言推
原所以利貞之故既曰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
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陸庸成曰夫彈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為益故往欲遇
下經會通卷六

守已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為益故貞則凶魏元忠丹

十八

損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
施則兌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一爻卦所以為損者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
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上六下剛柔偶

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是同類相與或有異已者參之必損去
以異已者而後同道相益同心共濟矣此致一之道也

四句緊相承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三兩字不必拘
兩者道義之交乎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孚則雖千百其朋不

失為兩倫類非偶則維比肩輿與不失為三胡雲峰曰損因三
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于上為
得友上于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无吉二與五為
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
三則疑也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損由六三得名故爻詞
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詞極論損之成效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一人而使之行者蓋恐三則雜而亂勢必相疑故去之而
後能合兩成一也

疑者疑忌之疑程敬承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

下經會通卷六

十九

祛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
心勵行以通信通則轉危為安而益歸于已

六四損其疾使遇有喜无咎

六四大臣有陰柔之疾者能取初九之陽剛益已以自損其疾
為然克治不勇可乎使因初之過往于我亦過從則有自新
之喜无終速之咎矣

此大臣取人為善說損其疾非初損四之疾乃四因初之益自損
其疾也使遇者誰使之初之過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過則无待初
往矣楊氏曰物不得則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怨之疾
也偏乎柔者怨之疾也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則其疾

損而有善矣。陰柔之弊。當失之緩。故過乃无咎。陸庸成曰。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恐其緩也。故利用過然。初過于為人。須酌其往。不若使四之自過于為己。瘳瘳疾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疾固憂之。損則可喜。夫无疾固可喜也。四賴人損之。同歸无疾。亦可喜也。

亦有。自其有疾。得損而言也。夫子見諸疾忌醫者多。故以亦可喜歌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中順居尊。虛心以應九二之剛。是人君虛懷自損。以賢才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

為室也。以故豪傑景從。賢者敬德。能者敏才。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焉。則群策畢舉。可以逆天休。綿國祚矣。元吉。

此人君得賢成治者。不必以財賂貢獻說。或者不期而至之謂人君之益。莫大于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室。齊威以四臣為室。十朋之龜。信非賢人不足當之。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燭幾。決疑或益十朋之龜。言得眾賢之助也。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

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弗損而益。有不知其自來者。故曰或蘇軾漢曰。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遠。无不受則何遠之有。賁卿曰。土宇版章之益。之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之小也。慈知明通之益。之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

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六五元吉者。由其虛中尚賢之德。克享天心。而自天祐也。不然豈豈倖致歟。

賁卿曰。益必有所自。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我思若啓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元家。上九受益之極。欲自損以益人。然以上益下。惟不自損。所有而下有餘。賜者。斯无愧父母之責。而无咎。然其所以弗損益之者。惟是田里樹畜。因民利而利之。一皆帝王至正之道。而非驕厲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一

小補之私。則道為盡善而吉。法可常行而利往。天下莫不懷恩。歸附得臣。寧有家乎。

弗損益之。即是貞。但弗損句。且樂說。貞則申明其弗損益之也。至于吉且利往。得臣元家。而又何咎之有。時說俱以弗損句為純王之政。貞為純王之心。言因民利而利者。又无所為而為也。似不如前說佳。洪覺山曰。上依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民。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家。益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以天下利養天下人。惠而不費。當之大者如是。若曰以損為益。則所益者小矣。澤而有。家。行。謂此也。狹矣。易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亦損下益上也。

而在上艮倖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元損
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益故元益
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于斯方缺夫曰損不難于
正而難于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于孚而難于正故
曰貞而後得臣无家无家謂无遠近内外之限也
傳曰損有三義損已從人自損益人行損道以損于人四五爻取
損已從人下三爻取自損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
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居損之終損極而當愛也
士者以萬物得所為志弗損益之无一夫不被澤矣大得志也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二

大得從弗損來小惠與民弗偏也志安能大得

益三三震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為卦損上卦初益之陽益下卦初益之陰人君損己以惠民也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下益上亦益矣故為益夫益下者必中正
之道行之可久无必拯民于難其澤始深故當民際大平則宜
發政施仁使德惠旁達而民賴以安利有攸往如或民值顛危
則宜拯溺亨屯使困窮須臾而民賴以濟利涉大川
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涉川如除暴恤災憐窮賑乏之類二
句俱就益下言時說有以二句根益來言者謂國以民為本民

既益矣无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向秀曰明王之道
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
動而无違何往不利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川胡氏曰他卦
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無之益益以興利也

全象合宜 全象提見王者益下之道非大光不可時者即所以
為大光也民生有欲王者動而順焉天地有官王者因而利焉皆
與時行也皆大光之道也然非本于中正者不能運而為才故中
正乃能利往而涉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
有慶利涉大川本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三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卦名益者卦倖損上益下是君能惠民被其惠說无疆矣然
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恩由上究惠自君
推發源于朝者下遍及于遐方絕域窮僻僻壤无一不被此其
王道所施真有履冒宇宙非若伯者之狹小卑暗也此民悅所
以无疆也夫以君益民之益也民悅道光則君之益多矣故
名益 辭曰利有攸往言益民于常慶自我集也何以致哉蓋
二五中正恩和同德而良法美意自无壅閉慶流宇宙矣又
曰利涉大川言益民于變道自我行也何以致哉蓋震巽皆木
是才足拯危而庙謨經綸以時而出適濟蒼生矣極而言之

時說

學問以日進為益也卦德震動巽入是既奮迅激昂又沉潛細入自此高明廣大日進無疆矣造化以生物為益也卦體陽下陰上是天以一而始萬物地以兩而成萬物自此大生廣生其益无方矣夫動而能巽時當益也而益以无疆天施地生時當通失而得者皆益也皆時之所值也凡物理之虛而盈消而長者皆益也皆時之所適也不先時有益不後時不益其與時偕行者乎

首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損上益下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蠲租給復等類不然說不得損上益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

下益今龜

二十四

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于下故民說元遠弗屆故道光洪贊山曰自上而下末光也自上而能下是謂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大通夫豈人而悅之者哉
次節有慶即利往乃行即利涉益道之義也中正本道益道所以為上種故取曰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益善五中正是其君臣共為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即民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責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通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為利者也實在五行為木巽在八卦為木在人則為才幹力量可以濟險乃字益玩不過盤根錯節无以

別利器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布施言則重德木道非偏于才自臨難康濟言則重才大都益道大尤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濟

三節勸要合資必交修而後日進无疆施生亦宜合資一施一生台同而化其益始普被于萬物而无友夫學到功夫足處達自然无礙物到氣化足處益自然无友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此意字見其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道之所存即此時

凡益之道二句常說俱是泛論氣化人事之循環看來即主益民說度疑卷同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益之若天地之施生可取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蓋下之益上益之以已

下益今龜

二十五

之所利下之所利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國民所利而利之國施于天國生于地而為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于上者趙氏曰損益盛衰不餘均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無時則過于益者必過于損不足有餘反復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又曰損益盛衰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意歸于損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象于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

之意當風行亦不過此

時講遷善所以存天理改過所以遏人欲分之各有其理欲本相乘除去一分人欲便存一分天理合之互為益而新說不重天相助益二則字重雷屬風行之意當從之鄭調甫曰君子受益全在一見則行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故當如風之速如雷之猛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其片善不遺微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元苟念改元停初洪覺山曰見則遷有則改元所疑二可謂大勇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勇莫神于初機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機之謂也程敬承曰善何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六

以謂之迂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見善不遷遷此就彼應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益下有遷善義損上有改過象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益自上下者也則民之悅之豈離虞之私哉上有享以惠于下有享以歸惠于上下交相享以成此益也五所以大澤志也受益如初而以大作重其報或益如二而以求貞堅其節曰利用曰用享皆吉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而亦利用何耶其告公而後從者中德益下之德也然則上下之所以相孚尤非以益天下耳而何止之未益不已也利己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伯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亦時當然耳

均矣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像乎此

李九我曰卦主益下三爻皆受益也上三爻皆當益下也故初二受上之寵益三受凶事之益皆益也四大臣以益下為心五大君有惠下之孚皆益下也惟上求益不已不能益下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蘇紫溪曰上三爻益下者也四五益下之益非自益也益于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也上莫益之損非自損也故于立心勿恒也則驕太以失之也驗也此益大衆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七

初居下而受上益是仕藉初登君恩已渥不可不圖報也程敬承作為豈能報稱萬一哉必用為大作乃為宜焉又必大作者盡善盡美斯可自靖而无咎不然其不以新進喜事致咎者幾希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艮上下則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為報稱之極固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損應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聖損益益虛與時偕行其理可通于此矣潘雪松曰陽本震在下有大作之象所應巽主又能任之宜為上興大益之事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象故曰益以興利

二十九

乎與中人所能有，但人情不激則不發，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固守本有之德，非棄之也。

對外來而言，故曰固有。二居中正之位，以復順為益。三居多凶之位，以應變為益。

經緯曰：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于此。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大臣不中，不能以益下為心，非中行也。故戒之以愛養斯民為志，而合于中行，心見之。攸往涉川，无非計安斯民之心，則入告爾后，无弗從矣。且下可得民，雖以遷國民亦依之，无不利。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

鳥犬民情安土重遷，但能益下民，尚為依況其他，采中行之善如此。

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參而酌之，合于天理，斯為中也。中行則吾所欲行，而君所欲行，告之无不見從者，雖或違違其變，而至于遷國亦无不利。舉此為例，只是申明告公從之意，不可平對洪覺山曰：動大義舉大策，求有不依順民心而能有成者，告公從則民心之從可知。蘇軾溪曰：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大義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取象四本陽也，遷陽于下，坤有國邑象。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從者，以四以益下為志也。君豈不諒其心而用其言乎？要見主上无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四能以益下為志，故告公從也。程敬承曰：中而行以三有其象，四有其志之為行，樞也。不然，偽為中，非真能行中也。鳥在其告公而公從，金汝白曰：三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言有孚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陽剛主益，是其惠下者，皆自真實之心出之，有孚惠心，元吉，莫問焉。但見被惠者亦有孚以惠我德，而无解于心，王道之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一

感人深矣。

有孚二句，宜直截讀。王道无較功利之心，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安問元吉哉？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雖不問元吉，而民固惠其德矣。其德其惠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于誠意。鄭玄如曰：指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實心惠民而勿問元吉。潘雪松曰：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于己，惟求諸心而惠自下于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无為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煩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

聖人已為君子憂。遂惕之。女壯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惕之以制於柔。不露其機者。能包小人。故文以包為義。

六三三乾上

共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卦以五陽去一陰。是以衆君子去一小人。不勞餘力。決之而已。故為決。然決之勢甚易。決之道實難。若彼罪不著。吾力不齊。遽侈然安肆不治。其初而從以威。武勝恐一陰雖微。未必能決也。故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盡誠號呼。集已之朋也。猶恐防之疎而危以慮患。不可溺于安肆也。猶恐伺之密而反身自治。不可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四

專尚威武也。如是方為決之有辭。制之无隙。小人可去而攸往利也。

胡雲峰曰。以五陽去一陰。易耳。而彖為危懼。戒之詞不一。揚庭使小人之罪明乎。號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衰而遂安肆。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盛而事威武先自治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予則見則一陽之易。於决見决一陰之難。君子雖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哉。通節宜以惕庭句為主。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无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于天下。使奸人无所逃掩耳。何伯宗曰。于

滋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平。于共欲害君子之機。故其辭危。全彖合旨。全彖重決和二字。有厲不利。即戎皆決和之事。徐

進齋曰。决以盛進之五剛。决退衰之一柔。勢若甚易。而聖人不敢以易忽之。丁寧深切。其道實審而不貴。迫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其心于退屈。衆剛從而决之。則不勞餘力。一决而為乾矣。若虞廷之去四凶。周室之去三監。諸賢才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得决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决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决和之義。而勇于一决。机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可不戒哉。唐五王不能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蘇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五

氏曰。先言决决柔。立君子之義。結言柔柔剛。聲小人之罪。就義則柔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彖曰。决决也。剛决柔也。健而說。决而和。揚于王庭。柔柔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名决。决之義。剛决柔。以五剛决一柔。是衆君子去一小人。其去必矣。决之名。决之之道。何如。卦德乾健兌悅。以此而决。小人健以斷之。既不緩圖。以失机。悅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變。發皆中節。動中機宜。其决也和矣。何以揚于王庭也。卦体柔乘五剛。處非其據。小人之罪也。當揚王庭以正之。既曰孚號。君子

之勢集矣。又必危。屬者。蓋小人奸險莫測。危以處之。而後謀出。萬全。決小人之道。乃光明也。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正矣。又不。利即戎者。蓋惟理可以服人。若專尚威武。小人遂為吾敵。必敗。困窮也。利有攸往者。蓋卦有五剛。陰惟一鳥。剛復一長。則為純。乾。而陽道以終。是君子滿朝。乃有成功也。故利攸往。

自即曰。則決棄名義。便凜。不可犯。健悅。二句。善其決之道。和。非。泰和之和。乃。實合。機。動。中。肯。綮。之。謂。

二。即。彭。山。曰。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所以。其。決。為。和。程。敬。承。曰。孚。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危。厲。為。自。治。先。焉。不。即。戎。即。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于。小。人。特。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

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于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為純乾。豈一決之力哉。看來君子所以決和者。只是嚴于自治。惟自治。則君子道長。而乃終小人自去。矣。朱子曰。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唐荅菴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則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

象曰。澤上于天。決。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水性潤下。上于天。勢必潰決于下。是天所以仁萬物也。君子体以仁萬民為祿。子加于君子。樂利及于小人。使德惠旁達。猶決。

上說及下
所以待小

之潰決。王者如天之仁也。苟居德不施。下不蒙澤矣。非君子所宜也。則忌。

程恩澤也。德即祿也。君子之尊如天。其德意如澤。居者積而不流。之謂以四海之公利為一己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李衷一曰。澤上於天。萬物被其潤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決之。下則養之。事權雖不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懷其惠。惟吾之決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幾幸望恩之想。安知不挺而相闢乎。故忌。

六。九。合。直。蔡。子。木。曰。決。去。小。人。初。特。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頤。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七

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為近。君所親昵。不无係憂。然大義不可不示之。夫中行。所以責人。君凡小人在朝。係戀于君。係遠于初。臣而小臣。動戾。机。宜。未。有。能。去。者。故。倚。著。之。

纂言曰。偏于健。則過剛而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懦。下体健者也。初三。陽。不。中。而。暴。九。二。陰。健。休。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体。說。者。也。九。

四。陰。不。中。而。懦。九。五。雖。說。休。而。居。剛。得。中。故。不。懦。又。詞。于。初。三。之。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壯。于。頤。于。四。之。次。且。則。勉。其。不。及。故。

曰。齊。无。屑。二。雖。健。而。慎。故。曰。惕。號。五。雖。說。而。決。故。曰。貞。陸。氏。惟。在。二。五。得。二。体。之。中。故。无。過。不。及。能。不。偏。如。是。也。至。于。其。間。之。決。決。皆。則。以。夫。言。之。惟。五。與。三。為。尊。位。之。主。三。為。當。

任五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失言之然不重三之當任而重五之
薄位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也是由前言而觀則重二五之
澤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
蘇軾溪曰其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也元祐之
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乎號之義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頑之凶
薛祿猶在固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微卓紹之群而卒以釀
禍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啓災皆即戎而非自色也故其綢繆
而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于國家夫惟極治
之世則孔子于未形故覓陸不勝化庶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策
之也不然寧為辛羊毋為壯趾寧為遇雨毋為次且此溫太真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八

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所謂決而和也
繆老師曰看來夫初至四大壯也下四爻若初之壯趾二之得中
三之用壯四之悔亡皆與大壯相似四陽稱壯加九五一爻則成
夫宜重九五一爻以人君決小人為主况上六乃君側之惡人君
苟決其決何患小人難去哉故以衆君子之共決而不有人君之
獨決豈易言哉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九居下无權而任壯以決小人有壯于前趾之象如是而往
必不能勝其咎也乃自為矣
揚庭乎號有厲告邑號尤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壯固不宜况居

有壯於前趾之象

下而任壯乎即戎則有之矣揚庭乎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宜
其往不勝也看御曰初九當夫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垂衆在
小人而可決故惟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以新進後生一旦決君
側之惡逞于一擊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
也不知舉動輕于一擲利害及于衆毋勿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
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夫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
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夫又壯于進矣故加一前字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初九理勢俱不足以勝小人是
以不勝之道而往安所辭咎

下經會通 卷六

三十九

程敬承曰夫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希必
勝猶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程敬承曰又言往不
勝仲尼斷之曰非往不勝也是以不勝而往也使其勝在往先必
待衆陽之壯不倚一陽之壯而驟于往矣
陸氏曰夫必勝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若九二則惕號莫夜備之
全也有戎勿恤靜制動也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不往
而勝固已在我先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居柔又得中道而悅決而和者故知小人難以
力制為之憂惕則謀深又知小人難以獨制為之呼號則

類集戒倫如是雖小人陰謀不測卒然有意外之變如莫夜有

戒而有備无患勿恤可也

即戎之戎在己有戎之戎在人惟惕號而不即戎故雖有戎而亦

勿恤程敦承曰上六為五刑所決勢不相容必至反噬故有戎

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失中道矣故不利即戎

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

神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陰在卦之中

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无小人

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

下經會通

入卷六

四十

知哉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有戎勿恤以其得中道耳憂惕號呼皆決小人之中道而不任

壯者也其有備无患

中道就惕號上見中與和一道也所決者中即是決而和

二可

謂勝在時先有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過而若濡有恤无咎

九三當決時而剛過乎中其決小人也不能潛蓄机謀而倖

外見為壯頄之象適以勝彼之疑而費禍矣有凶然君子何必

倖以為也顧其心何如耳若果存夫決之心則始雖與之食如

獨行過而若濡其迹似現而為君子所愼然終以此道決去小

人何咎之有

壯頄象也非就剛壯見于面目愼之不饒密謀而機先決與下獨

行遇而相反夫一是心獨行過而若濡是迹有愼是固迹而疑其

心无咎是心自而迹不足累之也葉爾瞻曰妙在獨與之遇

而乃壯頄對症藥必先夫云者惟志果決方能獨行其密計至

迹濡見愼于衆所弗惜也彼壯頄者其氣浮逞其志實未能堅決

但隨衆意行其剛暴耳故獨過必以夫為主曰若濡則非實濡

也

有知曰九三當決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

下經會通

入卷六

四十

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夫其夫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于時審之于

心籌之于夙夜而斷之于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

知之獨行如此雖過而可也若濡可也若濡可也而終則无咎必

吉曰夫不信于心而苟同于入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

淺也皆不得言夫也微不以形迹自純不以形迹自明者豈不

能及此矣取象九三乾之君子剛斷在心有夫之象皆文皆无

應而三獨應上成兌之主兩者和于兌之象

象曰君子夫夫之終无咎也

君子應无夫之心耳心誠夫其謀必深始雖若濡終必決

去而无咎矣

加一終案所以決言其元象也鄭氏如曰與其始之白于而見
孰若終之白于而萬全也深避形迹而不顧國事者亦非忠
智之士也

九四賢元庸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中不中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
安欲與衆陽競進然行又不進不能決以成功焉為賢元庸其
行次且之象悔之道也此不知牽羊之術耳若能運衆陽于先
而已隨之則因人成事庶得進而悔亡矣但恐聞牽羊之言而
不信也

賢元庸二象一意不可對是欲進而不能進牽羊者代為之謀也

下經會通卷六

四十二

聞言不信策其不信正以激其信也項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
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
人者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惟效牽
羊者從容和緩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聞言而不見信也時之
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如此天下事何嘗不壞于此輩之人時
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机括在此方獻夫曰三能進
而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于二又見決之道也

九牽羊者從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若據本義
則牽羊君子牽羊使君子在前省來不必作先人後已說只是牽
引同進行止與俱意潘雪松又以上六之陰如羊在前陰不可力

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也取象元庸次且皆
以兌毀折得之兌為羊乾處兌後牽羊象兌為口舌聞言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何以次且而不能進由其以陽居陰才力
不足也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矣而又不信信者蓋其志有
所昏聰之不明也

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惟明者能之聰不明宜根位不
當乘惟剛果不足者暗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于元庸次
且也

程頤可曰此爻時說牽羊者教其勿競進聞言者恐其銳進而不可

下經會通卷六

四十三

信也看來此爻是剛果不足不能決小人者還是聖人因其次且
而不能進故教隨陽以進而又恐其終不能進也故以聞言不信
激之分明教他善其進之意居多戒其銳進之意居少但註中有
志在上進句講中甚要分曉亦不必泥

九五莫陸六中行无咎

五近上六六主押通小人不猶莫陸感陰氣之多乎是其咎也
第恐心係不能決耳若能果決其決不牽比昵而又合于中行
如所謂從悅決而和者則可去小人而无咎矣

夫堅其必決之志耳中行固決生來四字勿平蓋君與小人
狎昵已深信任既久一旦除之太速多生意外之變所以有中行

皆由君子用之。故藉其勢以為壯耳。陽授之柄而陰滋其類。故至一小人進。衆小人皆進。君子始受害矣。故以勿用取女戒之。而若曰女壯。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

一說不以陰漸長為女壯。而以一小人之寡敵君子之衆為女壯。楊氏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始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始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全彖合直。須看數箇遇字。遇即時也。不可與長即義也。遇最微而時義則大也。君子宜急為計耳。

吳氏曰。彖詞雖應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下卦會通。卷六。而道得行。四十本。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以一柔遇五剛。是君子用事而小人忽近。過非所願也。故名姤。詞曰勿用取女者。蓋小人進而用事。貨君子與之柄。而使長耳。故當防微杜漸。不可與長也。然論陰陽淑慝之分。則是遇也不可有。而論陰陽相須之機。則是遇也不可有。蓋使天道獨陽。陰則生物。亦幾乎息。卦作一陰忽生。是天以純陽用事之日。得地以助其化。則燥烈濟以滋。品物咸章矣。造化以遇成功也。使君道純剛。无柔則造化亦

幾乎窒卦。以九居五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出之以中行。之以正。則不過暴教化大行矣。聖人以遇成治也。斯天人之相遇之善也。然品物咸章。已為剝落之漸。治化大行。即成禍亂之階。乃知一陰始生。端甚微而勢必盛。此識微之主。防于未然也。姤之時義大矣哉。不可忽已。

首節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柔遇剛。蓋五剛无心于遇柔。而柔之敢于遇之也。便見其為女壯意。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能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過陽而為言也。

二節長是消長之長。舊說作不可久與共事。非也。大凡小人漸長。下卦會通。卷六。而道得行。四十本。

必有君子任之。如剛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不可與長。戒君子也。

天地兩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處。來蘇默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幹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姤于時為夏至。是氣動于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況世道也。惟頤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致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于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茲其遇也不亦大哉。君德之剛。合于中正而大行。是與天地之化並陰者。而程傳以中正主二五君臣相遇說。本義以中正指九五。主位說。俱可從。傳曰二與五皆以

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過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也時說云以剛德而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顯而治化大行于天下矣不可從

姤之時此句接卦名來非贊姤之大也一陰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所遇之盛正當威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愈憂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蟄堅冰之至包羞起義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隱言之也鄭玄如曰天下方歌舞太平而已有孔士小人潛伏其中而不自覺故聖人重之有形之患能使入畏者未大也无形之患能使入墮者乃大也

下經會通 卷六 四十八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姤之象也元后体此以遇萬民施命令以播告四方為夫人君尊居九重固難與民相遇雖清問涉訪何能家至戶曉惟是敷言下達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林氏曰四方既洞吾情意而兩成相遇即小人有煬灶之妖亦无所庸矣此雖聖主遇下之道亦是抑遏小人第一義取象乾為旋翼為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命令誥曰方所以防微陰也

大令肯 程頤可曰卦以一陰遇五陽則初陰小人也五陽君子也然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令小人進故聖人既於初止之天子二四五言也制之二五能包制也四不能包制也然亦必遇而後包制耳三與上皆與陰不相遇焉求善包之道惟五之剛遇中正上矣二則次之彼重剛者不中者皆不免于凶

蘇軾漢曰以柔遇剛其无樂乎有此遇也但遇豈可一日无碩其過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溪為天根陽舍陰也姤為月窟陰舍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頭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過陰陰不過陽即天地亦无以成威章之化而況世道哉聖人之心天

下經會通 卷六 四十九

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不遇亦非也故不可使之壯亦不可使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漢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然有納汚藏垢之量茲遇之也不謂之善遇乎堯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怖懼豈不疑乎蹢躅之漸而侯明提記引以並生數

告要因陰于或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漸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于天地間而後成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初陰始生小人用事之初也猶可止之故戒曰天下不可无君

子為小人者能害正之心而自止不進如繫于金柅則得正而受君子之賜乃吉若乘浸長之勢往以肆害君子是自失覆庇而立見矣但其勢必猖獗今雖微弱他日不可制者猶贏家必至于蹢躅也君子可以弱而忽諸

以禍福喻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以後患傲君子恐其受害于小人繫者自止也註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儆只是防過二之堅剛也異為進退故有繫有往且異究為躁卦故有跳行之勢小人極汚濁亦善跳取象于象蹢躅

曰繫于金柅柔道幸也

下經會通 八卷六

五十

小人依阿淪淪最易牽引故以繫于金柅止之

觀一牽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蹢躅之手而先為是以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遇以用事之君子而小人在管轄之中最難得此机也猶魚之在包也然可得而制矣乘此制之消其不遜則陰禍不及庶可見矣故失此机欲制而何及矣貽禍衆君子可勝言哉

此以不利賓戒之

包有魚只說有可制之机制之還在无咎上胡雲峰以剥五陰曰包魚始一陰曰包魚如包魚之包容之于內使不得遷于外也夫

今不制而使過于衆始之有魚將為利之費魚矣可畏哉

一說以包容解包字蘇紫溪曰古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君子激之也曰包有魚則以無容之量包之既不通亦不激无咎

一說賓字乃賓主之賓凡我同類皆主也初陰始來如賓焉既曰包恐君子太優容之過故曰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以義斷之合不宜以賓禮及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者義當乘其机會而制之不可使及于賓也

玩一義字是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兇出押是誰之過意專其責于二也唐凝菴曰不利賓正言其所以包之故也四與初

下經會通 八卷六

五十一

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不利賓而使之及賓義所不敢出也按一陰生矣行且一而二二而三與之遇者誰乎二不容辭其責也故說一義字

九三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上下无過性躁而勢孤也故平居无樂善之明難乎其安上行无汲引之士難乎其進為臂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雖不免孤危之厲亦何有黨和之傷无大咎

徐道齋曰六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六一陽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九三之志亦在乎初但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故承乘皆

此主制小
人言與卦
合

進退不能故曰无膚次且。經緯曰：始之初即其之上，始之三即其之四，其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始三愛相攻欲遏之而莫能自制，為情異而無膚次且之象同。

看來此爻宜主制小人，說諸陽皆用心以攢陰，三見其勢之將至，欲坐而待之，而心則不安，欲往而制之，而勢又不能，以異不果得之，所以厲也，以不為柔牽，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行次且者，上下无遇，是以孤立而行未進也。未牽，謂未得牽引，借進之人亦佳，宜以制小人言，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

下經會通

卷六

五十二

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四，所落之民也，已過于二，是民歸于人不我屬矣，為包无魚之象，民心既離，禍亂從此起也，故曰起凶。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于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後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不可无也，故三爻猶牽于遠而四遠之則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豈有无故去者，非上之失道，何以致民之遠，則民之去已實已遠之也。

此說
時不
宜

又言民遠已，象言已遠民，一說初陰之來已，可力制者不能包制使之跳梁天下，禍從此起矣，象言上人念加民瘼，必思制小

人无魚之凶，由其遠民不為之計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潤自天。五以陽剛中正，主持世道，是以君子之領袖而制始進用事之小人，猶以杞包瓜，勢若易矣，然彼方盛而我方衰，天實為之將何如，以挽回哉，必含章韜美，深密其謀，潛制小人于聲色不動之中，則天運可回而陽之消者，倏然來復，始從天而降也，有潤自天。

以君子制小人言，亦有作君說者，杞樹高，大能制下之瓜蔓，不實

下經會通

卷六

五十三

此說
時不
宜

而自潰，此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得逞也。新說含章，正是包瓜程攷承同，二謂之魚，五謂之瓜，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可自盡其心力而為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含章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六所謂包不教即此可以點四造化而吾道之春復還故曰有潤自天，含章非云含章不能轉，始而為終也。

陸庸成曰：夫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始一陰始生，過之也，離也，含章章美其用藏。

李去非曰：初六取象不一，于本爻則曰承于二，四則曰魚于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竭，頤義之不及，實終

必至于太潰也。以杞包則勢
失之疎。舍章恐其失之激也。

胡氏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進肯之潛龍化為羸豕面頰更事體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于包而能含聽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私矣取象姤五月之卦夬以五月生祀以五月盛故有此象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蓋不舍命也

九五含章、由有中正之德、涵養深厚、故能才

程敦承曰：娠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陽之盛而

卷六

五十四

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會章者。大作用也。此有大涵養者。所能也。中正二字。其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乎。然會章。即是中正。不自欲其陽剛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為中正乎。志不舍命。全在會章內看出。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會章二字。會章。即是志不舍命。舍則不舍。則不舍。念茲在茲。繫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舍。置得下。故不敢放膽發露出來。其密。舍于中。高者必其害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何伯宗曰。委于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于形迹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為之制。而自通于天者。豈乎有。顧自天也。

雖承又曰夫婚俱一系耳夫之五夫而又婚之五包而且含何
 異哉也夫之不力則不盡望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懼其
 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穩見夫所當夫而非激含所
 當含而非從夫

上九 婦其角吝无咎

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自高而无位又獨立无助蓋不問其當
遇與否而于世一无所遇矣為始其角之象是不遇其所當遇
雖孤立而吝不遇其所不當遇則无傷而何咎

前解依舊說看來宜以制小人言。蘇紫溪曰：三與上俱曰无咎，遇
九五正不過不足為過咎也。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始角。

多士通
一六六

卷十五

如尹之壯頌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觀此益見九五卅遇中正之善也象曰垢其角上窮吝也

姑其角者由以四居上驕亢絕物窮亦甚矣是以吝也窮字從上字來惟在上故窮于遇而得吝然與其苟而遇毋寧窮而吝矣

萃
䷬
乾坤
上下
升
䷭
坤
上下

纂言曰萃升皆自坤貳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為主于下故坤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萃 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君民萃也則中而應君臣萃也澤上于地萬物萃也故名萃夫萃之時正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故在王者宜假于有廟聚精神以昭祀事而祖考精神于此聚焉在君子必利見大人親觀光以享其道第不宜妄希遇合而利于貞耳然假廟非徒聚精神也必用大牲以昭民力之普存則祭必受福而吉見大人非徒聚以正也必有攸往以樹千古之殊勲斯不負奇遷而利處萃之道如此

下經會通 卷六

萃則精神聚故假廟萃則學問聚故見君萃可備物故大牲從其豐萃可有為故攸往樹其績

本萃采萃則精神聚故假廟萃則學問聚故見君萃可備物故大牲從其豐萃可有為故攸往樹其績看來大人句宜說萃之時利子正道惟見有德之大人方可亨通而利于正如此說方直

舊說俱作四年者約說曰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人聚則當有主物聚則當施用事聚則當往來一說四事以王者貴下黃葵峰曰萃至者大一統之時天下既萃之日也王者天下既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諸侯吉禮以事鬼神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如舜典格于文祖武成

利子周廟即假廟也舜典四岳日觀禋后四朝武成庶邦冢父

命于周即見大人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群神武成廣成望即見大牲也舜典命禹往平水土命稷往播百谷命皋往敷五教命皋陶往明五刑命伯夷后變往典禮樂武成脩五教舉三事立信義行官賞即攸往也金象合宜金象宜以順以悅則中而應實下而致孝至致以順悅也聚以正聚以剛中而應也順天命順以順以說則中而應也是即天地萬物之情也而聚大矣孝享聚正若不分貼俱兼首節末說亦可言以此順以說則中而應者假廟則為祭享利見則為聚正用大牲有攸往則為順天命也

下經會通 卷六

五十七

往就可口有節聚慶即是天命下面不過因而順之耳順天命慶聚慶即是情要看得合一大抵萃之時皆神人之精神于我聚是乃天命我屬矣非假廟利見大牲攸往何以洽神心而後帝眷我至于能順天命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明是萃之精神通于天地萬物也天地即神萬物即人也提之天人事我聚而我更有以聚之耳單重剛中亦可陸廣成曰人心不順以悅則不能萃如順說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心不拂而所應者又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蘇子瞻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悅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皆是矣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
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萃者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兌悅是民順以從君悅以先
民也卦體剛中而應是君誠于下交臣切于上應也必如此然
後為聚故名萃萃則王假有廟豈靡文哉致吾孝之誠享于
親也利見大人豈干祿哉行君臣之義聚以正也用大牲利攸
往一順乎天命耳天命者天理自然時而已矣禮隨時豈功以
特建皆天命宜然所以吉而利也夫觀卦而萃和上下矣觀
詞而萃洽神人矣豈惟是哉陽倡陰和天地亦此萃也聲應氣
孚會通入未六

未為物亦此萃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況若
居天地而理萬物者哉

首節要見順必本于說應必本于剛中責成於君上六

二節致孝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致之者也孝在格廟先
但于此時致以享耳聚以正即利貞曰亨者以得萃之正為亨也
順天命猶言順時攝之二蓋利之不利非其時矣一說順天命即
在人心上指出蘇軾漢曰歸曰天命謂性忠孝皆性也又曰帝天
之命主于人心尊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
廟之孝誠觀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
所在則天命所在故曰順

萃者聚也
利見大人
亨聚以正
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
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
見矣

象曰萃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萬物滋茂萃之象也君子以水聚而不防則潰聚
而不防則亂于是修戢戎器以豫備乎不虞所以保其萃也

萃者聚也
利見大人
亨聚以正
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
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
見矣

戒不虞正除戎器之意萃之世人情紛紜或有意外之變除戎器
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
除防澤之漬以防不虞謂之戒

聞之師曰萃之時必有文事亦必有武備假有廟文事也除戎器
武備也如是天下之心合矣

六文合旨六文皆得无咎者何也萃貴以正應為孚非應為
亂元應為變為弟初之若號二之引吉孚以正也三維无應而上
乃其類亦不失為正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雖无
應而未敢安然亦不失為正也

游蕲溪曰六文何以皆有戒詞也初戒乃亂二示引吉三戒嗟如

上之常也

下以萃上為正而易于失正者下之常也。四有不當之嫌。五有匪孚之憂。上有齋咨之恐。上以能萃天下之眾為正。而難于得眾者上之常也。必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為聚以正。而有大人之孚乎。皆真情所發。見於歸于孚。所謂見天地之情者以此。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初與四應。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孚不終。心志惑亂。二陰為比。其萃妄矣。地其咎也。將何如而免哉。呼號正應以求萃。雖從龍應定。幾而亂聚而笑。然號者正也。笑者邪也。但勿恤而往。以從止。則有孚克終无妄萃之咎矣。

下經會通 卷六

六十

此示妄萃者以反正也

此示妄萃者以反正也。洪覺山曰。號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之態也。一握是眾人團聚之稱。號者兌說之象也。或云棄密通而號。疎遠則笑。昧本始而修晚。則又笑勿恤。決其當自信也。

一說鄭玄曰。此六爻亦當以此六爻參看。比初爻言孚。此亦言孚。皆孚乎九五也。比無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孚於五。萃有四陽。又為初之應。故初於五孚不終而亂萃於四。夫四雖正應而乃借臣。五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孚於五而萃於四。非利見大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為笑者。媚與媚寵之見勿恤而往從大人。則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乃亂乃萃。應四之志亂也。使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汝吉曰。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導陽。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是五其所事之君。二陰同德之友也。必牽引以萃。則得以人事君之道。不負其責矣。吉无咎。然此萃。一誠一念。乃忠愛之誠。所謂孚也。止此孚心。自足上徹宸衷。安用儀文哉。猶祭者有其孚誠。雖用禴可也。

引。即是萃。者萃之本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誠交于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于外用。禴之義也。蘇氏曰。上

十經會通 卷六

六十一

此示妄萃者以反正也

未變正與初三反初三不中孚

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禴。有重于此者矣。夏祭名禴。物未備。惟以聲樂交于神明。祭之薄也。秋嘗則禴。新冬烝則祭。極備。

一說引是引君當道。九五匪孚。君道未光。故六二引之。然引君豈在口舌。必積孚誠。乃吉而无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引而吉无咎者。由其愛君許國之忠。不變其初也。不然。其不亂萃者幾希。

中。則是孚。繫溪曰。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為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

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

去四之大吉。小。惕。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臣。合德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六三陰柔无應。是无德而人莫與者。故欲依權勢以立功名。徒嗟如而无所利。為三計者。惟往從上六之故。交則得萃。而无嗟如之咎矣。但陰極元位。乃三向所差為成。以不得萃而往。何相從之晚哉。故小吝。要以理而當。往。小吝。不必恤矣。

小吝者。以無咎之往。無咎也。

往无咎。決其從上之疑也。小吝。惜其從上之晚也。玩初六之詞。見衆不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而從上不可不早。

下經會通 卷六

六十三

丘行可曰。萃初三兩陰皆欲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五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何也。亦以上居悅極。能巽以受之也。不然。能強合乎。

聖人慮其有疑慮之心。持言上巽。以堅其必往耳。

九四大吉无咎。九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是大臣而任君民之萃矣。可復居陰。

不正。蹈邪媚之咎乎。故必事君臨民者。不為容悅。不為要結。始是大吉。而後君民兩无負也。乃得无咎。

傳曰。自古不正而得君者多矣。不正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桓。魯之季氏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中溪曰。四近君。應初比三。皆有求萃于四之義。聚以不正。无僭竊之咎。象言曰。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君位而有聚物之權。往之所歸也。故以大吉戒之。游氏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衆孽之萌。謹度以防僭偏之漸。是謂大吉。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必大吉而得无咎者。由其居陰而位不當。君民之間。未必其出。

下經會通 卷六

六十三

于正。故欲其大吉也。

萃位。惟九五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胡氏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尤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中正居尊。是以元永貞固之德。居常高富貴之位。萃有位者也。德稱其位。固无咎矣。如是有未歸而匪孚者。至治之累。不免于悔。然亦奚咎。勤其哉。但自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亡矣。

有宗。要養。取位乎天德之意。已是人无不孚了。匪孚一段。不遵信。

民情以增修其德耳如苗民違命帝而誕敷文德是已九四比群陰在下以分其華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居說位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虞元永貞者及而求諸心也乾元坤元提是生心之正有孚之存休也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如一悔可亡矣

立行可曰比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則衆陰順從惟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有匪孚元永貞之戒胡氏曰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詞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

十經會通 卷六 六十四

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萬邦作孚君志乃光萃有位而猶有匪孚者志豈得為光乎

未光是不能自誠非病民也乃病已德之未洽也操未光之志則元永貞必有真修矣

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

上六齋涕洟無咎

上當萃極而散之時處上獨立遠近无助危莫甚焉若能恐懼

此比後
而子安者

以圖備省如齋涕洟則危者可平而无咎矣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周用齋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咷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憂懼有微戒修德意自口曰齋後自目曰洟自鼻曰涕取象兌口齋

象曰齋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得萃則安上六求萃不得豈敢晏然自安于七故憂懼如是耳

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未安陸庸成曰上之未安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

之所宜居也故求萃卦下憂泣以示未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

胡氏曰六爻皆不嫌于求萃然則為上計奈何曰不安于上而萃于五易上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詞明有可變之理也

升三三三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元吉

卦變柔上居四是以柔嘉君子乘時登庸也故名升夫君子既

升當得元亨吾見其用見大人也臣主初交情分即投切恤見

擴矣此是南元而大有養有勳業隨頭而吉也此元亨也

周見大人升也南元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要者深一

如時
如時

中得君所以行道也。不言利見而吉用見。何也。利見宜見之用見者。揆變動而有為。則見之。南居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看來一直說下。更佳。程敦承曰。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為。九二則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全象合肯。全象是柔以時升一句。巽順順柔也。剛中而應見大人。南居即時升也。柔字最重。蓋升非難。在于知時。非難在于用。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勝。其上升之心。故能貴而不進。不失其時。剛中而應也。有慶也。志行也。誰非時升之元亨。而至于巽而順則皆以柔道行之也。蓋進之途。絕元利于用。

升六

升六

升六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名升者。變自解來。柔本居三。今進而升于四。是以柔嘉之臣。乘剛。適當其時矣。故名升。而何以元亨也。蓋君子之升。既度其難。又度其君。卦德內巽。是深潛。鎮密。非欲速。躁進者。而外順。心能從。容審密。非實時示進者。皆可升之德也。卦降剛中。是我抱匡時之義。而應且若切樂進之誠。又可升之象也。其德其機。皆利于升。是以元亨。然其莫大于得君。惟用見。勿恤。則千載明良之會。以道有慶也。莫大于行道。惟南征吉。則致君

升六
如時
如時

澤民之志。以遂志行也。皆明為元亨。而非時升。易有此說。首節。陸績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柔謂巽。一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

二。節。陸績成曰。見大人。南居。升之所。以於亨也。巽順剛中而應。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悅。何以達利見之。而壯南居之獻哉。有慶。即解勿恤字。志行。即解吉字。當一直說。紫溪曰。見大人。南居。是一時事。升之時。君固慶于得臣。亦慶于得君。既慶矣。安用恤之上。補明君而得明出治。世道升于大猷。可必也。此志。未行。安得

升六

升六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以漸而長。升之象也。君子以天理之在人心。得養則長。於養則消。于是慎以崇德。自一念一事。積而至于高明廣大。與木之生。何其異哉。積字。有積漸。積累。兩意。程敬承曰。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德本高。大原于細微。處發。君子慎德。即于細微處。發頭慎起。而積之以至于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關。此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由為。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

尾工夫木之生，日滋長，一日不長，則枯。德要日進，一日不進，便退。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日如是，如是，便是便成矣。積小下學也。高大上達也。

是節，如是不必作慎字解。朱子曰：固其固然之理，而不容私意順之。以積漸勿助，長其德，取象順德坤地，象積小高大翼。

六之合，言五行可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上升而為四也。以二作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

下經會通 卷六

本十

注都山曰：萃升二卦，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六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與否，為得失耳。九五當眾賢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眾志固无不孚矣。群賢之升，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同升，亦有同享之象。初之九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志行。六五固眾賢之升，益關其太階平之治，眾賢固為之助矣。萃極則漸升，經則冥入，皆持端之戒也。

紀聞曰：初言九升，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上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于升，而求升于己。凡志之不食，與不孚，有疑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

所謂升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當升而巽于二陽，故二陽信之，援以同升，志行孚于同類，將揚達于朝廷矣。得君行道，端由此也。信能升而大吉。

此後進之士，得先達之士為之援引也。允，信也。晉三衆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大字宜玩，凡大作用，大建立皆在此大字內。象肯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故言允升。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升大吉者，以二陽志欲上進，而初與之合，故藉其將揚而大

下經會通 卷六

本十九

吉也。

上謂二三，如二以剛中孚者，三以剛正進，服志皆欲升者，玩彼志二字，見君子援引不可虛聲動也。

馮大所曰：初允升，信于二也。二用檢孚于五也。信于剛則不為援孚于柔，則不為允。小臣行志，大臣約約，无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上交，五以虛中下應，是人臣所以自結于君者。孚誠耳，何假外飾哉。儀祭乃利用禴也。此事君之正，非客悅也。无咎，程欽承曰：臣主之間，煩縻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為本。惟既孚乃利用禴，以遇四孚之不可耳。楊誠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

有喜也
或上同
或通合

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悖。皆用禱之義也。二惟乎以獲上。此初能附之升耳。雪松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二之義。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唐氏曰。喜即附之吉也。象自五言言有慶。君臣之會。又自二

而順則天下之所歸也。而周禮。諸鬼神不校而況于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九二升虛邑

下經會通 卷六

七十

三以陽剛當升時。是負棟王斷國之才。而際皇路廓清之會。故其升也沛然南底。不猶虛邑之升。蕩无阻碍者乎。

此已在仙之臣

一說黃葵降。又虛邑。非謂空虛無人之邑也。所謂禮讓之國。以謙

而後升也。以推賢讓能為尚。而無嫉妒屈曲傾陷之風。真

有君子之象。取象坤象。國邑坤。休虛。故曰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者。以陽剛當升時。既具才猷。又逢際會。豁然通達。何疑

碍也

或曰。疑是已之疑。懼人之疑。阻也。于德无疑。于時无滯。机

與六之合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順而升。是人臣推誠上交。猶王者以誠事神也。為王用亨于岐山之象。則君心自格。臣職无愧矣。吉无咎。

坤作不順。又以柔居柔。至順也。順有積誠之義。升。極上通之義。或

曰。四以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

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于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

言順。其義可見也。王指文王。以順道而升。此岐之五。業所以亨

也。岐山之業。始于太王。成于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

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下經會通 卷六

七十一

王用亨于岐山者。言人臣恭順不失。以事一人。事君如事天也。故取此象。

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都耶。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當升居尊。有居陰不正之嫌。故必點功利之核。崇蕩平之

軌。則天德純而王道溥。治化之升于大猷也。可不勞而致矣。其

吉如升階之易者。

所謂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一說以柔居尊。本不正也。貞

吉者。戒之應。則中以為貞也。君臣一心。賢才並進。所以能升世道

如升階。取象坤為土。故曰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王者以致治為願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願治之志大慰矣

象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大得志其義一也

上六貞升利于不息之貞

君子夢為善之心與小人夢為利之心一也陰居升極時其于利欲而不知止何利哉易若返其逐利者而用于不息之貞乃為利也

此聖人轉移之也而若曰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謂雖與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工夫即

不能會通

在利字內

象曰與升在上消不富也

求升者豈不欲常享其盛哉乃在上而與升則悖理已甚立見消退而富不可保矣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于升則其用之于貞則利與坤極也

困三三

陸庸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并德之地也故曰

井養而不窮象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又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亨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

為敬深之本履五之所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志吉贊之以无吉何也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澤中无水井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掩是君子遭挫折抑而正氣不得展舒故為困夫君子不能必其无困而情吾有所處困者惟是太然自得身困而心則亨乃得處困之貞矣是貞也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說

大人處能如此而吉且无咎也不然彼小人者一當困窮輒

也大人豈若是哉

舊說內明外晦非也通節象亨字亨是貞吉无咎就是亨有言不信

困德之辨亦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起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所以異于

大人也困不忌于言故不忘于言此是不能亨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其忘言也

程敬承曰不信非人不能信也信非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命矣蓋取困窮非又

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名困者，卦体剛為柔揜，是君子為小人所揜，正氣不伸，故困也。然不免于困者，君子也。能善處困者，亦君子也。卦德坎險兌悅，是處拂鬱之中，然自得身雖困而不失其心之亨也。此辭所以謂亨也。若此者，其惟君子乎？故詞曰：貞，而久曰大人吉者，蓋歸之君子，亦以君子有剛中之德也。剛則不屈，中則不倚，所以處困能亨，且為得正而吉也。彼云有言不信者，以困之所

下經會通 卷六

七十四

尚亨耳。苟徒尚口，乃憤激而自取窮也。豈能亨之君子哉？首節胡氏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三剛皆掩于柔，窮无所容，所以為困。

二節不失其所亨，俱妙。困非能亨，有所亨者，沈德培曰：吾心原自有亨，不先困而時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不失，這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人，每乘其柔淫柔得見，沾惹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於激發，則虛憊虛憊則易至耗折，故貴中。剛與中合，則剛洗淨，滋養純，何弗亨？何弗貞？尚口乃窮，乃字要着困，何足窮，惟心失所亨而急于自明，乃至于窮。正亨對，趙汝樞曰：其惟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挽而折于

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剛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尚口乃窮，尤可通之理矣。兌為口，舌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鼎范修華吹枯虛生，至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洩，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体之以處困，為患難之來，係于剛常名節者，固有志也。則論是非，不論利害，要命難旋，无所顧惜，于以遂己之志，非困而亨者乎？

今可致而志不可致，即是不亨。

致命，非心定要死，只是拼一死去做事。凡人做事稍有顧惜，此志便不能遂矣。陸氏曰：亨莫亨于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

下經會通 卷六

七十五

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于命也。遂，即自得之謂。

六爻合直，丘建安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掩三剛為象，然剛為柔掩者，吉而柔掩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掩九二之剛，則初三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掩四五之剛，則四五吉而上凶。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掩，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六，四上困于四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蕪穢，為金車為鮑冠，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能困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典有悅，而我則不明不詳，終身凶途而已。為之奈何？聖

人于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于心。子汝不思困者。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操。則之惡。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柱。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樂。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蘇軾溪曰。處困誠有道矣。文曰亨貞周曰有悅。孔曰致令遠志。安往非樂。安往非天。至于酒食之困。為而慶。金車之困。為而終。赤紱之困。為而悅。葛藟之困。為而吉。則生于憂患。天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虞蔡之據不可安也。天下不能無困之時。而當有不困之心。元所累則排。贊亦樂地。心有所累。則通。斯祇。意機矣。

下經會通 卷六 七十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初以陰柔居困之底。是當險阻之地。而才不足運用。坐困者也。為臀困于株木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援以出于困。而居暗之甚。又智不能觀變。終于困而已。又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

時說以首句為元才。下二句為无智。看來才與智非二件。无智正是无才。大抵陰柔者多暗。宜重智。邊坎象曰幽不明也。臀困是困于下而不能行。乃坐困象。下二句是无智而終于困耳。株木之有刺者。人之休行。則趾在下。坐則臀在下。坎幽暗。有幽谷象。三歲之成父也。唐虞卷曰。玩象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剛在困。能

不失所亨耳。陰柔必不能也。以初三本為陰者。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濟困者。惟是智。能察幾入于幽谷。以其暗甚。不能明義。理識時勢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元吉。

二以剛中當困時。是王事。賢發以才受困。且寵遇方來。責任愈重。不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人臣處此。當精白一心。以圖報效之誠。如享祀然。乃為利也。雖或所遭非時。不能違時立

功。而不免忘心。然忠臣報主。惟知致命。遂忘之義。必如是。而无

歎耳。何咎。

此爻。提是忠臣。自任以濟困。元凶一轉。甚言義不得避耳。時說利

用以下。謂時不可為。但竭誠事君。則利若。若行濟困。則凶。然此非

德不足也。限于時耳。于義何咎哉。不如前講直截。敬承。同征。凶

非不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而不得避。惟

自。誠以圖報效。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

去。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樂。而先主言曉。計從

信任。愈為其後。鞠躬盡瘁。雖死靡終。倘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凜

然有生氣也。

困于酒食得君之慶也何以有是哉惟罰中之德足以濟困故有君寵之慶也

一說慶以福慶及天下言亦可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固匪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于亂亡此之謂也

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不中正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前推九四以上

下會通

卷六

七十八

升既堅剛而難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又剛銳而難依爲用于石據于蒺藜之象則危亡立至雖有上六之應終難保矣坎又爲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何如哉

困石反為所困也據蔣驥反失所依也八宮不見妻又失其安居也此失位无應之象

如此者方
全主義

程頤可曰此爻宜以泰掩剛上說以困石為主下二句皆原此句
來小人欲困君子以有同心者為之應六三原時上六為應而上
六見三之進退兩難故不為之應耳子瞻曰小人易合而難久故
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結交而掩剛其終初六之臂困六三之妻六
取象兌為剛鹵亦有石象荀九家易坎為蒺藜三内体故言當

○上兌女故言妻六三陰也而君陽自以為陽而來配于上六上體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宮入其宮不見其妻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彙纂者以彙九二之說據非所據也入其宮不見其妻者危亡立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怪而前進哉。祇為九二所隔而困去。

困者不終困而有終也。然正應有終合之理。寃之徐者不終徐。

字彙會通

七十九

有以來徐作初六言者不可從。唐凝菴曰：「初正應豈不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勝。」二解則初自解矣。其來之徐者，困于金車耳。前講惟四來徐，故初困于金車。此說四之來徐，由初之困于金車，二說俱佳。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來徐矣。而志未嘗不在初也。夫人第患无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

小篆畧四之不言四之志曰有典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一說蘇軾漢四五同為上六所掩進而見權豈君子直道之

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四曰徐。五曰乃。徐其

勢然也。象曰志在下者，則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為難而犯于難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終又曰有終。

九五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為近習蔽也。下則乘剛，為強臣迫也。故象則困于赤紱，始之不悅也。如是哉，幸則中說，作是內英明而外善調，故能徐以圖之，制服近習，駕馭強臣，而有悅也。至于有悅，則臣下胥化矣，不猶祭祀之誠而久當獲福乎？
陸氏曰：英主見制于群小，多不能寧耐，常以輕發而敗。此爻徐

下經會通 卷六

八十

字極重。徐字有不動聲色靜以俟之意。朱君紱也，取以為應于上之象，亦臣紱也，取以為困于下之象。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利用祭祀，由剛中之德來，剛中即誠，則无不格也。四五皆言徐，以皆說作也。且困時不可亟求通也。游氏曰：困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終有說，況吉者以皆說作而善處困也。
一說利用祭祀，不喪亡也之意。知其不可力爭，靜俟機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可主宗廟社稷之祭矣，亦可從。
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之則困，為上下所制，則主威不振，豈得志之時乎？乃徐有說。

者以不偏而中，故順理常直，足以馭下不終于困也。利用祭祀者，以此中直事神，必監之而福祉綏矣。何臣下之難化哉？看來中直二字，只重中字，區處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直，然能去群小而有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吝吉。

上六陰柔才弱也，困極時窮也，故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為困于葛藟于臲臲之象，動輒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所以然者，陰柔不振，以至此耳。當此而不翻然猛省，非夫也。誠能一旦悔悟，變柔為剛，則振拔有為，可征而吉，无復葛藟臲臲之悔矣。

下經會通 卷六

八十一

時當困極，聖人全要人去，故既動其悔心，復與之以征吉。程頤承曰：先口自言為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机亦變，動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无行也，困以得行為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无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象曰：困于葛藟，于臲臲，悔有悔，吝吉。行則困，斯亨矣。
困于葛藟者，陰處困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矣。吉行則困斯亨矣。
未當以陰柔言，動悔有悔，其吉全在于行。聖人要人打起精神，幹事耳。按六爻多以行取義，蓋困塞之時，以得行為亨，初言臂二

不及此
滕四言車皆行具也至此而曰吉行
亨途矣然非美

既曰不改
邑何不改
而後正
其法下
不改

周易會通卷之七
井 ䷯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汜至亦未繙其瓶凶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故為井
夫井養道也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即勢有推移
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故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從其
間制度不无損益而成憲不改則率循无愆可人守而天下
皆沾澤矣猶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來者皆井其井
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貽猶
也至未繙而瓶瓶也凶

王養民說見守法之宜于治而當要其成也

一

不遷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改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井之德汲
不竭注不盈无喪无得也井之用往來者皆得其養井也此
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幾至而不及上猶无得也此用井之道
也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瓶瓶之為凶在汲者
耳既无喪矣又曰无得何也蓋變法者皆圖其得而不知所喪
實多矣夫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曰无喪无得
一說陸氏曰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條
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矣然
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荀操之弗固至于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

井說以養
德

非汲井之无成功乎。

全象合旨 程畝可曰井養不窮用之有常也此養民之政王道也然王道根天德而流二五剛中有常久之天德矣是以功及于物施无不常也彼羸瓶者不常厥德而自失之耳

豢曰巽乎水而上冰井之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為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汲之上行也故名井是井也汲言之汲取于源泉者養在日用推言之汲取于聖政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被之莫竟其原也、飲之莫滴

經會通
八卷七

三

其流者其殆君子養萬民而不窮者乎。然詞曰政邑不改井者何也。二五罰而得中也。罰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充養純粹而善守。所以成德是遵也。然其要在發勉而有常。迄至亦未繙井。功尚未成。正當兢兢持守者。于此而敗其德。則前功盡棄。所喪多矣。是以凶也。此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

首節釋井之名。而因其用井。養命。在治道上。講更冠冕。有在井上說者亦可。井是有源之水。凡无源者。其用易窮。有源者。其用无窮。一說巽木乃汲桶之木。甌中主君臣言。

蘇歛溪主學問說井是有淵源學問。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往來井。正是左右逢源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夫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養萬民而亦不窮焉澤墜而不流則窮即流而必自巳出亦易窮故既憊勞之以君養民之勸勉之使民相養如是而澤之周也亦猶井養之元窮矣

勞民者制田畝教樹畜也勸相者有無相通互相賑恤也四字不
平夢之不已又從勸之要見愛人無己之心容保无疆之治
六爻合旨 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于出故井以出為功也初
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邈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
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

下經會通

三

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于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之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辟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哉。夫井之成于德也。有逃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則陰柔也上出為功初則居下也德不足以功不加于民此明主不實衆人共棄也故為井泥而不可食則為舊井雖禽鳥不嚙而况人乎初之无咎无咎用甚矣

井泥即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德不足用曰不食然世所棄曰

无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飲，新泥不可汲，是為舊井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井泥不食者，以初六居下，是人品汚下也。故舊井无禽者，為時所舍而不用，又誰无哉？

徐進齋曰：人品卑汚，不可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此可自勉矣。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二陽剛有象，而上无正應，則汲引无入，下比初六，則柔沍无助，故雖經綸素具，脚足道腴，自潤而澤不及民也。取象于井，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

水漏于下也。從井養，不窮，保孚。時說二句俱作功不上行之象，愚見下比初六，宜象井谷射鮒功不上行，宜象甕敝漏，蓋九二本有泉者，但因上无應與，故下比初六，是恩僅施于仰流煦沫之人，或閭里鄉黨之輩也。故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井谷射鮒，非德不足，則无應與之故也。此德不能自達，以澤及百姓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九三以陽居陽，具濟時之畧者也。在下之上，未居要津，以故民

不汲澤，使使與論，愛知已，然屈而巳，猶井渫不食，每令人心惻耳。惻之者，何？以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遇王明耳。使遇王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提見為我惻之意。有以首二句為惜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

用，可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承養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者，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充，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則下經會通，卷七

非敝竭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明也。求王明受福也。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蒙福哉？

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故承曰：求王明受福，去詞也。此井渫必汲，必定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一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九四井甃无咎。

不汲澤，使使與論，愛知已，然屈而巳，猶井渫不食，每令人心惻耳。惻之者，何？以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遇王明耳。使遇王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提見為我惻之意。有以首二句為惜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

用，可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承養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者，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充，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則下經會通，卷七

非敝竭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明也。求王明受福也。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蒙福哉？

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故承曰：求王明受福，去詞也。此井渫必汲，必定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一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九四井甃无咎。

梵所以梵
也必入
功不
及物

四雖陰柔不暴而柔得其氏為能反身自治不混于污象為井
梵不失為清修也元梵

程敬承曰梵者梵而備之也井而梵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

得其氏近承九五之義巽水主之始能梵而治之修而潔之則

无汚壞之咎无汚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成矣井道

有休有用井梵所以立其休也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

漂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梵二之谷也漂與梵其

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五行可引三在內卦漂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梵井外以禦其

不潔不潔則汚者不潔不梵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修之道

下經會通卷七 六

井井元各修井也

井井元各修井也以其自修如備井也所以无咎

洪熈山曰四在水休矣而又有待于修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

无井四井地也井修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人君淵泉之性純于豫養心源粹矣象

井之冽而可食也由是以天德為王道盡人而含帝飲醇矣不

猶寒泉之食乎

以大臣

陽剛中正其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何哉已言曰井冽自乃

言曰寒泉寒冽也滿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則潔而寒故曰

寒泉動于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漂之四梵

之皆修德以得汲引五之明三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

而飲故言寒泉以養也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

修井道全矣明謂井養不窮者正在此

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者由有中正之德故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下經會通卷七 七

之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

上六雖非陽剛然當井道上出坎口不掩之時能普勞民勸相

之功大井養不窮之惠聽民取之而勿禁也象為井收勿幕此

大善而吉之道也可製取能哉必其富有惠民之心而淵泉之

德靜深有養故能時出不窮如井收勿幕而无吉矣使非有孚

則出之无本施之易竭何以得元吉哉

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續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

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有孚有常而不變源而不窮也一說

主大臣說鄭汝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

之也。大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中實為正，指五
是。君臣一体五之孚，即上之孚，乃水之性也。葉爾華曰：主澤多
為，宜有司所殺，故而勿暴，即是元吉。主道在下，成者也。也不
與天下不相流貫。

元吉在上，則大成也。

元吉在上，則恩澤與天地同流矣。非養道之大成乎。

曰：大成見非小補也。潘氏曰：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井澤濟乎
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

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上二初
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

下經會通 下卷七

則井之功愈大。邵國賢曰：井至于滯，君子修己之極也。井道之
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井三三 離上 陽三三 離上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後為革。由合而離，後為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

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與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

兌巽逆震為離。離為火，過澤則熄。出于木則燭。

革三三 離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象有物理人情之象。故名革。夫人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旦變革，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

定。然後人心始孚。然革之難也。然必有必革。即一時未信何
恤哉。要在革之當耳。必其于俗便，而推之皆準，而元亨又必元
亨者，于理協，可垂為正常，而利貞。然後為人所信，而革之悔亡
矣。

主變法說。已日乃孚，就是所革皆正者。若非正，雖已日亦不能孚。

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所革可通行也。悔亡即已日乃孚也。蘇氏

曰：悔吝生于動。悔者革之所不免也。特有以亡之耳。由革之盡善

也。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

曰：子產其死吾其嗣之。是其驗矣。

永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下經會通 下卷七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何以名也。水上火下，勢各相勝而相息。中少二女，志各相戾

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其義。故為革。詞曰：已日乃孚。何也。

蓋人情駭于政，觀必已革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心信也。

卦德內離文明，既離照徹義理外兌和說。又能不拂時勢。大

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自然大通而至正矣。以是而革

則兩革皆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亡。此所以信也。極而言之

天地以成化，二者此革也。陰革乎陽，革乎陰。而後四時循環

為聖人以成世道者，此革也。湯革夏命，武革商命，而後天人順

應焉則革之道乃時之所趨不得不革耳時未至天地聖人不

能強革時既至天地聖人不能不革之時大矣哉
首節上天下澤時性各異趨耳此則澤上天下水決則火滅火
然則水竭有相害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
各異歸耳此則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則有相害之心矣
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所以變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
下事苟不至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
二節重大明以親句所以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下面革止革
而當悔亡皆根此句來故曰有湯武之德而後可革桀紂之命
張氏曰致其革者在己日之明驗其革者在己日之後

下經會通 大卷七

十

三節重時字見天下事到大壞極弊時不得不與更始革非聖
人意也時也時之所在即大亨以正也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
一革而已革不過一時而已故提出時字以贊其大馮氏曰時
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天
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而順天應人惟其時耳游讓溪曰時
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
地聖人莫之違也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
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休人情
事變一休事變元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
貞元亨利貞乾道也上經惟隨具之下經惟革具之重革也明

革以天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必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關乎四時
乃變革之大者于是制曆書以明之推日月星辰之度以考中
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二分二至之候予以明夫
四時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制宜事矣
治曆止所以明時曆氣數之書時即春夏秋冬也而迅速以定推
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
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皆明時也
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
革曆元者元窮之革

下經會通 大卷七

十一

六文合直金故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革用黃牛二必
已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豹變革
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為上革之終革道
已成則不復革故曰居貞吉○游讓溪曰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
遽則先後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議易興應不顧後則為鳥喙之
食計不便後則為治絲之勢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
順之革貴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革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
則有孚改命而不嫌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乎必已日而不
求其速致于圓四周密之後然後後制作一新而文炳大蔚之治舒

天地革而
四時成此
天以治
履明時也

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君之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元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

洪亮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于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孚。有孚故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致，由致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初當革時，若可革矣，然居初既无權，无應又无助，此一命小臣。

下離會通 卷七 十二

不可輕議革也。惟中順自守而已。象鞶用黃牛之革，革而不賞，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而新說謂黃牛指二也。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唐疑卷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主革者。蓋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初居事始，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己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中順，不致用剛而妄動也。取象離為牛，黃謂二也。離初炎上以麗乎二，故固守也。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以不可戒之止其好動之念也。陸庸

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矣。上應九五，有革之權矣。亦應革乎，未也。猶必從容詳審，至于已日，然後革之，以是往而革也。有更化之吉，无紛更之咎。

已日與象傳不同，言事議革矣。且姑傳一曰：再加詳審，蓋寧遲緩无急遽也。然詳審而未嘗不決，故曰无咎。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革，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取象曰離象離日方中。

下離會通 卷七 十三

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惟已日革之，則思出萬全，惟準動化，有嘉美之功也。

要在慎行耳。嘉字從已，已者出行即忘也。嘉即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過察，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矣。雖事在當革而正，亦不免于危厲。蓋由躁動无信，示人也。然其時當革，所慮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剛明而熟思審慮，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

貞厲，甚言其凶也。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三就只是詳

此是去故
改新

審不必泥定三次然後成就或曰三就是詢謀僉同之意取象

三者自初歷二以至於三也

程頤可曰二三皆征也何吉凶異哉審而後征則吉故記吉在已

而後征而未審則凶故記凶在三就之前革固貴審不肯躁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詳審之極亦可以止矣又何往哉

彖陵氏曰革之變莫大于輕躁聖人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

而後進疑不決則緩以失機矣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皆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政命吉

四以陽居陰承柔襲虛不无悔者然由離而兌時當革矣則柔

下彖會通 不備又單之用既單皆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

或以疑民或以疑未孚故也又必以吾心之誠孚于上下然後

更改命令而百度維新矣吉

彖陵氏曰此又先言悔亡而後言政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于

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自信止此為圖為民之心此念既真上下

自必見信即政命亦何害豈可避其悔而生規不政乎林氏曰

已日乃孚在革後有孚政命孚在革前將革而謀謂之意革

而行之謂之命政命宜政行其所議定者虛希曰悔亡但不

事不拂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去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

胡氏曰下三爻方欲革者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

矣故不言革直言政命至鼎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而後可

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意必欲為秋分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

有孚三議革而後乎四有孚而後改滋深之故也五信孚也

未占有孚

一說本義又必有孚又必字反多一轉四以陽剛居悅係原有悃

誠諒于上下之意悔亡有孚宜一直說言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

之矣政命而如是也吉蓋政于革言三就之後不待別轉而後乎

象曰政命之吉信志也

下彖會通 政命而吉以四欲革之志在于利天下故上下信之也

重志字彖陵氏曰志在鼎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信得過

則天地見諒况一作者乎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變來占有孚

五為革主當順天應人之時陽剛中正有自新之民之德蓋天

下之大人也故革命而有天下創制立法煥然政觀聚虎變焉

天下信之又與係占決乎言不假言矣

此如湯武革命者虎變如制度一新宇宙政觀不徒信位已也占

是占與之占非象占也來占有孚信在事先非苟得而倖致也

論雪松曰變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命動成變化

此章仍舊
以革為
象也
此章仍舊
以革為
象也

○

待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未占而有孚言其誠也其誠素結而有為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胡氏曰占在未革之先而年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乾龍革虎大人一也虎雖悍猛天下見德故曰龍湯武征伐有聲存焉故曰虎鳥獸伸夏毛希而革易伸秋毛毳而潤澤是離夏革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元文明之氣自內而達外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天下矣

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也若陵氏曰湯武本征誅而得天下聖人

下無會道人事也

不欲示人以陳故諱而書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治凶居貞吉

上六革道已成重熙累洽之時也故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革面從君治至此復何為哉故征則躁擾而凶居則得正而吉利于安靜而已

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枯風散俗作威而變化之故豹變革面皆虎變文炳也為章于天下者革道成矣天下事未革惡不善革已革惡不善守初亦可革當中以自守上既已革當守正以自

居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其輕也革道貴貞象詞大亨莫利于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

十六

仁意蓋有

○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身言動威儀之類也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或曰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取象別也革

面時說皆謂不能革心若心不革何以有文順乎即此項氏

觀六爻蓋知聖人慎革也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

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惟五則无戒辭以其為革之主所謂大

亨以正革而當順天應人革之時者惟五得之

此三三辭下

六爻有鼎之形二象有鼎之用故為鼎公重器也人主而能與

有以定鼎言者有以保鼎言者觀上卦以離火革兌金而鼎物象

以成鼎則宜主定鼎言而水火為鼎之用在人則為經綸以

于无虞。天命永延。人心永戴也。

漢溪曰。泰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內健也。鴻其內順也。其

能明之德同也。居上光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泰辭曰。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鼎所以能興路之重。蓋鼎之用。而為享帝享賢之令主也。是以

元亨。

首節見鼎之重。而主器甚不易也。享帝享賢。不可平。對惟有鼎者

能享帝。然享帝亦為主器設也。此非或鼎重主器也。蓋聖人所以

經天。天命至重也。器不可无輔。惟養聖賢以佐重器。則天命永

帝。可常享其與周矣。

二節通節重德。舊說分德位輔三平者。非又有重德輔而位邊不

重。以下二句。與上句對者。亦非。蓋進句重德字上行不重。

象曰。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命。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

六爻合占 有師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二有實而我仇之疾，三有難濟而鼎耳聾，四任重而憂履，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噫，呼！此其不他也。不知者，以重而位，知者之意微，故難如此。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所成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所成也。之為履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中經緯曰：鼎初條濯，二三四有實矣。于是鉉舉耳以行，將之而鼎之用盡于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為善，鼎器本止，而後能行，苟不止而驟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後動行，斯正也。

李西溪曰：全体一鼎，分上下，下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聾。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而陰不勝任，以致四之覆餗，然因其有負于四，而微戒震動，以去陰柔之否，象如鼎雖顛趾而出，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為累矣，何咎。

此爻與九四相形，顛趾出否，應四之象，得妾以其子，又顛趾出否。

之象見因敗為功，不可以顛為不幸也。取妾為室，子禮顛矣，而因得子顛而利也。讓溪曰：下之于上，甚无樂乎其有從也，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取象在下趾象，應四趾而向上，顛象初陰妄象，巽下伏震子象。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下經會通 鼎而顛趾，似悖臣道矣，而實未悖也。何也？失于始，自改于終，所以利出否者，正以舍舊圖新，從乎可貴之德，而不負所托，故未悖也。

未悖句且虛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以重取新，不重應四，贊不出新，何由納？傳曰：去故而納新，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易以陽為貴，陰為賤。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棄而並熟之，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患無寔，聖人之

其人也。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全。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
持之太詳。求之太倫。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妻以其子元。答從其子
之為貴。則其出得妻者。可忌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敵。即吉。

九二鼎中。絲綸素線。鼎有實之象也。三五正應。而密遇初陰。不
幸為小人。迫求。是初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首二能剛中自守。
小人自不能近焉。則德不虧。而用有餘。輔鼎。終命。皆由之矣。言
葉氏曰。初陰方求比。聖人直指以仇。則有疾。可使即乎兩
著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能。即而謂不
惡而嚴。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

下經會通 卷七

二十一

九三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尊者也。宜慎其所之。而愛吾
心。慎慎而之。則雖我仇有疾。自不能沒。終无尤也。

慎而之。恐其能剛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
之。以從正應。不可二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大抵有實。德者
恒。自恃而忽。意于小心。故教之以慎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而虧。悔終吉。

三為鼎。腹上。承離條。本有離膏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適在君。而
三越五應上。是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道无由行。雖有膏澤
不得下于民也。故為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之象。固亦悔也。

幸其僥正。非果于忘世者。苟能以義自守。則明良遇合。悔可虧
也。且革者。變也。塞者。通也。雖膏見食也。終吉。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銘。以耳。鼎耳革。失其耳。必失其
所以行之具也。故曰行塞。傳曰。君子臨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
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兩其
將而也。言五與三方。皆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傳。故言。取象五
為鼎耳。卦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象。離為雉。此巽也。
而梅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映。六五文明之主。祇以資
若。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
相因而取者也。

下經會通 卷七

二十五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鼎耳革。則不任无義矣。

漢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君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
則潔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離膏不食。其剛之蘊。不得施用。同也。
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侯之道。同也。然井潔不食。失在汲者。故
曰求王明受福也。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
其義也。方而虧。陰陽相求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以大臣任事。公餗賴以維也。宜求賢勝之。乃下應初陰。委任
匪人。至于敗乃公事。如鼎折足。覆公餗。罪无所逃。宜不免于

刑徒矣

初未嘗實故顛趾則出否而利四有與實故折足則覆鍊而凶
蘇子瞻曰時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
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卒焉非曰鍊維膏之厲也
以養膏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鍊此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重固以匡扶重器自許今負托取敗于向者自許之信
竟如何也

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
下經會通 卷七

以理論而之罪真無逃矣

二十四

僅欲承四三之耳非無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鍊盡傾
矣生平之信夫信義之于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
身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主彌以賢相猶鼎黃耳而
實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假言矣但利子任賢勿二始終無間
而貞固焉耳

離中言黃益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
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所以實耳者陽黃金故曰金鉉程數

此說更在

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正以自舉也利貞戒詞或
者為陰柔設耳取象利貞實鉉將行必正乃無傾覆也或云
鉉在耳上以舉鼎上九之象非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曰黃耳者言其虛已之誠出于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也
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則不可如時說以執中之中言中德至
于充滿積實未發為實體已發為實用也

一說唐虞卷曰五無實以其中下應九二之剛而行之以二必毀

實為實故曰中以為實蓋五之耳本為行實而設也鄭氏曰耳
虛而鉉實陽非鉉無以舉耳非虛無以受鉉之實耳之虛中

下經會通 卷七

二十五

受之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
大臣出治不吐不茹正直與忠厚並行也玉鉉之象則嚴為盡
善相道得矣推準動化相業偉矣大吉无不利

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
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休柔故貴剛上休剛故貴
和離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覆溢耳炎而不可
舉非玉鉉不能此鼎所以養聖賢也鼎以上行為成故無吉

此說以列
上與五金
各指其類

利所謂大業舉而仁賢在位者皆達而帝命用休也。
易述曰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
泰為利

象曰王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上而曰王鉉何也蓋剛而節之以柔與玉之溫而柔者一矣
故象玉鉉也

父言相業象言相德然雖言德亦在治理上見葉氏曰主鼎者柔
而中輔政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與君子不傾矣

一說陸夢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
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若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下節會通 卷七

二十六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王

震三三震下艮三三艮上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侯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

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震獨

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發于終也動不于最下則天
力止不于最上則地至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艮陽最上者獨喪

震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言嗟震虩言里不喪匕鬯

一陽始生有震動奮發之義二陰皆震故名震為長子之神象
而震動不寧也危者使平有亨道焉震亨何如蓋无事之時常

以時為
震之時
有謂年
不食以
震之時
言者非

若震來而虩極其恐懼則足消未然而患從言嗟而安
自如矣雖有變故之大如震驚百里然心有定主事有常度不
至失其所主之重也猶主祭者不喪其匕鬯焉震之象也如此

震有二義有變故之震有人心之震無之朱子曰言人常似邪
震來時然地便能發言嗟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

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驚二句只是足及言嗟一句
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戒慎恐懼而不能已

象震之來而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
而懼嗟急地之氣聲消自然精神起固舉動安和有益矣嗟之

震言嗟即在震來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安定之精神也
下節會通 卷七

二十七

平時養得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實莫大焉而能不喪
匕鬯神明在念也嗟在執典奏格元言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乙舉問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也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
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

蘇軾漢曰主祭者誠敬于才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
懼主治者震動于无事之時則中有定象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金象合宜全象只完震亨二字洪覺山曰虩非為福也動心
修身以求吾心之天則取財法也福心實也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皆所以為嗟也而有則者亨之道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嗟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

進而懼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而曰亨者。蓋國家安危係人主一心。能震動則必亨也。震

來觀者。蓋福生有基。恐雖非福。乃所以致福也。夫言聖者

蓋恐慎之後。觀變已精。應酬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發自

如也。又曰震驚百里。言大變之卒臨。遠近人心為之搖動。

猶雷震而驚遠近也。人情當此易喪。所守乃主器長子。獨能

太然无失。如不喪七毫。烏則持重之德。真足主持重器。故出其

後。以守宗廟社稷。而神靈有所憑依。可以為祭主矣。此震動必

亨也。

下經會通下卷七

二十八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此君子以震自治也。天威降至。則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不怖恐。懼

必以修德。德之有。所以為天之所歸。天之所歸。則君子不怖恐。懼

重修德。德之有。所以為天之所歸。天之所歸。則君子不怖恐。懼

亦交而已。何以時。天心也。雷連聲曰。海恐而又懼。修而又省。皆

准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修省四字。恐懼非遠感也。修省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下經會通下卷七

不能先為之慮。不能後為之政。何以恐懼而致福哉。
修省者。又曰天之寶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
之。有正。存之有定。必不失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
所天以永命矣。

項氏曰。初四爻乃震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
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震六爻皆以震發端。除九四外皆
有善終之道。所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初九震來虩。後發言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平時能虩。然恐懼修省也。始于

經會通 卷七

三十

震來虩。恐致福也。發言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貝聑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乘初剛。是以乘剛而當強暴之遇。震之來而危厲也。勢也。
不欲如彼。何哉。為二乘之幅有退。一策可以圖存。但當察其
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爭。則中正之德。可為善後之圖矣。

是始也。如夷貝而聑于九陵。勿逐。其終也。所喪者不求自獲。
七日得。

此如太王避狄。迂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關
者。初為震主。而終二乘銳其能。當危可知矣。億是震度也。係否不
避。非也。避而不遠。非也。發貝與不喪。七豈相反。九陵遠避象。程
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也。退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震者。其
後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于
勿逐。處見得。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也。臨川曰。
有墮龍。勿顧之。連當有珠去。凝還之義。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一

震來虩。行无青。

三居陽不正。是履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則至震故愈
危。而精神愈氣消。沮渙散為震。蘇之象。是其肯也。皆由平時
不知恐懼。以至。此耳。若能震奮其行。而恐懼修省者。則危可使
安。无復蘇之肯矣。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三以不正遇震。故蘇也。蓋中无主而
不自振矣。斯時也。若无变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足也。震
有變計。始能處于禍患。震行无青是也。行宗重昭。恐懼修省也。震
而行。行宗重昭。人于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而五在中也三能退而自守以

不安。遂發中。此震者。自得。云。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此。危。者。自。平。

上六震索：相。震：元凶。震不於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婚。有言。

上六陰處震極。无才而過大。變者也。故當震來而志氣索。然消沮瞻視。震：然傍徨也。以此而往。中先自亂。凶矣。此惟不早。

圖耳。誠能警戒。豫備于震。未及躬而在鄰之時。何難此索。震之咎。然終无應。變之本。繼早防之。亦不免意外之患。如婚。婚有言。况不防乎。益信防宜豫也。

震：根索：來。凡。人。驚。震。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震。卦。凡。四。陰。皆。陽。所。震。為。隣。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比。之。義。上。六。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四

猶居其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故震不于其躬。其鄰。四。于。上。同。休。有。婚。婚。象。四。震。動。而。終。連。及。之。勢。必。至。者。不。

震曰震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而索：由其中心未得。无兩主而亂也。此必平時以畏勝也。乃得耳。所以雖凶。无咎者。言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畏之。則畏在事先。有備无患。故无咎也。

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而于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戒也。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此豫之。

道勝也。

通卦九。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存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

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指事。亦說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久。詞。開。首。一。震。字。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青。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主。人。之。振。動。奮。發。者。吉。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畫。人。事。以。承。天。變。也。

艮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上下皆止。故名艮。在人則天理當然之極。衆動于此。歸根。猶一身。惟背為止也。有能止于理而不迂。如艮其背焉。則心。

艮三三艮下

五十五

此止一而止之外。无心。心之外。无物。由是靜也。渾然天理。宅中。而一切耳目口鼻之欲。不汨其真。見理不見已也。何有其身。呼。由是動也。純然一理。運用一切。聲色臭味之感。了不關情。見理。不見人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動靜皆定。內外兩忘。反之人。生之初。毫無愧怍。何咎。

此聖學得止之妙。艮背。止于理而不迂。不獲非无身。獲。天理。所。當。獲。而不為有我累也。不見非无人。見。天理。所。當。見。而不為物交移。也。蘇軾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

即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即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无。

動靜獲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無獲也見所真見即人情世故了不相關見而若無見也程敬承曰艮非離行為止非絕人求靜于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無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于意而逐于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騁有心不能無我有我不能無人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不妄然不動之本体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者也知其所以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活

下經會通 八卷七

三十

物也若說心不得然誤說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身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其背以名卦猶咸去其心之謂也取象无心之感為咸反身而立為艮一陽隆在上背象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背則无欲故曰艮背九類違曰人所見者在前面背則无見之物也惟无見則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雖近亦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止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者止于理而不迁也然止貫動靜豈膠于靜哉行乎其所當行即止乎其所當止也不外一時而已時止則理與之俱止為時行則理與之俱行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焉則无欲動欲靜之心亦无惡動惡靜之心隨時理真纖无障蔽其道何光明乎此艮止之妙也詞曰艮其背何哉蓋此理隨時隨在各有當然之所即其所而止之也于卦何取哉六爻上下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止之義是理欲不混清應乎感而无與于感也是以一理為主萬累皆空内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此止所為内外動靜為之兩忘一順其時而已矣

下經會通 八卷七

三十七

全彖要者得止字與時字道字所字合一蓋時在即止之道在即止之所與道與時與止俱是一樣聖人恐人枯守此止而隨于滅故以時止時行發止之義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止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字與二則字何等圓活行止可以時猶然有行止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原自凝然不動方是真止程敬承曰艮之義非一于止而不行也惟吾之真止不迁而已真止之不迁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止我曾不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塵中卷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明洞洞之意

止之時有
也之所非

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湛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于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楊敬仲曰。其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

能一。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
其止之字。即背字。下所字。謂所止也。非方所之所。與時非二。件止之時。所在止之時。所在行。時止即止。其時非謂時無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即方所矣。上下作內外看。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牽于稱。是以不見人已。而吾心光明之本。休然不失耳。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八

洪范山曰。艮其背。何以曰艮其止也。人身雖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止。其所以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凡八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蓋艮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无與也。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欲。要識得心學原。無方無體。玩一時字。可見楊敬仲曰。止得其時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所之止。真止矣。此由妙于時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兩山相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人心之數。起于思。要動

一而四時

有佳字妙

不出非不
謂于外之

起于越思。于是以之止。思為非。不思也。思不出其位而已。終日思終日未嘗思。時行時止。而實无行。无行。无止。一不動之體也。亦如山之止耳。

聖人恐人以不思為止。故說一思字。以見心之官則思。但思不出位。即是止。位是心位。止之所不出。位即止其所。王氏曰。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无思則沉空。有思則逐物。无思而无不思。无思而无思。千聖之絕學也。
有知曰。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業。時行時止。于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九

生定要之于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定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碍于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主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脛動也。何也。為其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為其拘也。至若成其晦者。以定辨為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當而不知變。較其守結。異處也。

狗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意知咸之未始不為。則日酬酢日從。應如天此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陸庸成曰。其以艮背。通全體之。而會其極也。又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身為背不動。五官百体莫非動。物。又各于其動處止之。故下五爻皆固于一。而未能盡止之道。獨上為成卦之主。于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于至善。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詞獨異。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四十

初六陰柔有貞靜之性。艮初正能止之日。故念慮初萌。即能止于理。不動于欲。可无咎矣。此即貞也。但心學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永守此貞。不以始終渝焉。乃為利也。滿雪松曰。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虞翻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玩一永字。庶幾于艮也。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正者。心之介。陰妄動則失矣。初能艮趾。則能止于方動。而永來之正。休未失也。

與說典成
恒天相合

洪亮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于欲。故可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歟。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是天性常定止之波蕩。而不搖者也。艮腓之象。然君子之心。必人已蕪成。而後為快。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失所止。是二當極也。顧陰柔僅能自守。不能匡救于吾儒成物之分。量終有虧也。豈能快于心乎。

一說。腓不能自止。隨止而止者也。艮主剛。故其隨在三。然在艮思艮。本不欲隨。但行止不得自由。隨不能極。豈能快然。甚矣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則不止矣。然則欲快于心者。必識止无隨。止而後止。得自由。象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心不快。即非靜。俾

下經今通

四十一

後止得自由。象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心不快。即非靜。俾

不極其隨。豈二之過哉。三不肯退而聽乎二。安能如之何也。

二之病。于過柔。三之病。于過剛。二與三皆有心字。二不能極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聽乎二。故屬黨心。

一說。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曰。志在隨人。此隨字宜以隨人言。蓋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不能極而反隨之以行。此心役。安能快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于心也。天君為主。則百体從命。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人之一身趾腓身輔皆可止也。獨限為一身關要。時止時伸。不可止也。是事當變。通時行。時止不可執泥者。而三以過制止之。膠固而不知通。則于事物情大相乖睽。而困心衡慮。無息得自安也。豈但如二之不快哉。象限一止。而分別其實危厲至于

此惡動求靜。一味強制。而反動其心者。告子之流也。三以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象。陽間隔四陰。有列貴象。限分上下。貴列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薰心乃六四象。列貴薰心。事勢窮促。物情齟齬。伸不能縮。縮不能伸。身窮而心躁也。時行時止。乃安心之法。玩初六正字。則時止以止為正。時行又以行為正。艮趾

下經會通 八卷七

四十二

役于有動之心而不知止。三艮限倚于有靜之心而不知行。皆非正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厲薰心為列其貴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靜止之性。當靜止之時。一身之視聽言動。與時俱止焉。則靜不失時。其道光明。何妄動之咎。

唐凝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

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止之止矣。鄭孩如曰。四當心處。不曰

身字妙解

此見聖賢之學與佛氏異

若謂停點。曉便在身。外更正矣

而心在焉。限也。情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艮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而後見心之不滯于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也。程欽承曰。咸四艮。四皆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止之心也。有成之心。則不能化往來于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通上下為一身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豈枯寂哉。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于厥躬。即從躬處止之耳。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

躬乃身之動于行者。凝菴曰。又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無大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無用矣。

下經會通 八卷七

四十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心本安靜。而言不妄發。必中乎義理之次第。悖出之悔亡矣。

葉氏曰。輔者。言之所出。在頰兩傍。不待動之類。而先艮其輔。止在言前。非出言方止也。然有序為止。非緘默之謂也。序者。義理之通中也。洪亮山曰。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則其行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何以艮其輔。我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五有中德。故言不妄發。必當理也。大哉王言。由于一哉王心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輔非在言上用，不當默而然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心之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則德性堅定，止極則真積必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始終不渝，敦厚于止者也。此德盛仁熟，其道光明者乎？吉。
彖陵氏曰：諸爻皆取象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身猶有持之迹在，故則不依形而立矣。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之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下卦會通 卷七

四十四

聖學度始易終難，敦艮則能以厚終矣，故吉也。

終即止之極，厚終，操存完固，若加厚然，唐蕤菴曰：厚終正，此初利。水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皆之欲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白氏曰：遂交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

漸三三 艮上歸妹三三 震下

紀聞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事，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太卦，因三四不交而太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

漸三三 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

下止上巽，未進而能止，方進而不急，故名漸。夫六禮備而成婚。

下卦會通 卷七

四十五

漸進莫如女歸，為士者不聘不起，不顧不應，不傳幣不臣，一如女之歸焉，乃吉也。此貞也，所以敦廉取，持禮義也。守此貞而勿苟，且以赴功名，乃利也。

此重始進也。漸即是貞，照咸卦看，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時說有以漸了，又要貞主未進方進時，看謂謹于進止，又必審于出處，也不如前說為長。

全象合直，時說以其位節申利貞，順巽節申漸進，似不融洽，又

以得位進正，燕君臣言，亦非釋制貞之本意。

全象宜重，君子進，進得位，不處，入君臣見君子正，邦之攻，惟

利貞

進以正者收之所以進不可不正也况為君者德秉剛中正明良通合之會可不以正進乎此所以止而巽而不窮于動耳正巽進以正也動不窮正邦有功也則漸之吉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進也漸進莫如女歸君子如之則吉也何以曰利貞哉卦變進而得位往而建功立業必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進以正也進正則可以正百官正萬民邦莫不正矣所謂得位有功也此所以利貞也又以卦體觀之九五以剛居柔是為君者其德剛而不過威而不猛以正而王正邦之治矣况臣可

下經會通 入來七 四十

不進以正也惟卦德艮止而巽順是既恬靜无求而又紆徐不為乃能善其動而不窮于行道也此所以進正而成正邦之利貞之義可見矣

首節女歸吉釋漸進即包利貞意在內以下俱釋利貞也二節下二句中上二句朱漢上曰位者律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上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明得位之所以有功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正邦必進以正也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中以君德言有謂君德以下賢為中主下賢說者止而巽所以漸進也上文止說漸進

未見所以漸處又以此卦德言重止字得位在此正邦亦在此所以為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以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化于是以居之法畜德優游暇飲无欲速焉以善之法化俗誨育薰陶元賢責焉皆俸漸之義也

要得漸意者與善即漸也胡氏曰君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居德者居之以善俗者善之以德潘雷松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迂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

下經會通 入來七 四十

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修而不動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陰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所能望也

六爻合旨 揚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義而象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又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焉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尤三是也是乃漸之所由進也

夫鴻從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上恭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故初曰干二曰鰥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上三爻巽為風為木故四曰木五曰陸上曰遠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而巽者言之此皆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干進之始也過此而盤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陵又極而達此之謂次序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下經會通 卷七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无應是一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矣夫有欲進之傷也然士固有躁進見推者不免于咎初固進以漸也即有言亦何咎哉時說以抑于下察為厲而以厲與言平對分為二件非也有言即厲也即未得而安也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于義无咎則厲且珍之矣洪亮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水落南翔水泮北相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于橋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鴻始進于水涯近人多驚故厲象則鳴故有言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提一義字見所遭不棄君子不必避也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

六二中正有德矣應五過君矣是以德陸而位尊功高而禄厚居之不危享之无愧如鴻漸于陸而飲食自適也將成正邦之功矣吉

盤象位之安衎衎象禄之適詞平而意連不對更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六二德足以享厚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而共下經會通 卷七

成九三鴻漸于陸夫忘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无漸進之德上无正應无與進之人則其進也則懷自用入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如鴻漸于陸則欲進无以遂其進外不能利其行猶夫征不復也內不能舒其懷猶婦孕不育也凶何如哉此過剛之為寇耳必擇其過剛歸于中正則進不妄而人亦應之忘者復孕者育乃為利矣夫征婦孕皆進也不復不育不遂其進也禦寇示以自反也乃反其過剛耳劉蕡曰夫忘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

如保如上
人己言

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程啟承曰三為良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
懼其進而化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冠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
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
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利禦寇時說言過剛之道无適而
可惟利于禦寇不利于漸進也
象曰夫冠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
也

夫冠不復者剛復自用違衆獨立與群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
有剛无柔陰陽失和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能禦其過剛

下離會道 入奉七
則順止巽之道故群類相保其進不終漸于陸矣
道止巽之道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

中是違衆類而獨行失其進之道也故難進耳豈非偏于剛者為
心冠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于中乃為順德而與群類相保守其
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胡氏曰卦詞女歸吉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成亦以三四兩爻
也卦以兩陰論巽女歸艮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
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無歸三男之女也特相此而相得為
私情之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如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
已可見于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求剛是大臣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而見逼不
安難免咎也幸其順巽善處彼雖暴不得加矣猶鴻漸于木或
得其桷而因以稍安也何咎哉

仲虎曰巽為木處艮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登衡于下有桷
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趾連不能握木雖高非所安也得
平桷而處之則亦安矣象大臣遇強暴而能自全者或者幸得之
詞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以四性順而休巽能順于陵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
得安也

下離會道 入奉七
得安也
是待人和易巽是防患周密二字不可平楊氏曰順巽則不會
出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程啟承曰進之道不可任
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
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象曰止而巽動不勞觀此二爻
可見矣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為巽鴻漸于陸之象然君待臣以私化猶夫婦婦以生育
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而過剛則隔君臣乖睽治功闕成猶
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九五為巽鴻漸于陸之象然君待臣以私化猶夫婦婦以生育
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而過剛則隔君臣乖睽治功闕成猶
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婦不過其夫則无孕比臣不過君二乃五之婦也二欲婦五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胡雲峰曰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女婦不以漸也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婦以漸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得賢弘化人主深願特始為諒開所以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上九高出人位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若无用于世矣而清節高標必以無頑立懦而表儀一世猶鴻漸于陸其

下經會通卷七 五十二

羽可用為儀也有功名教矣吉漸之極人皆趨于事功故表之以樹氣節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文言之要其終不可亂也一說以賓師言不作隱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言不可亂也其羽可用為儀者以志意高潔功名富貴不可得而亂也此其志可儀也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而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歸妹 ䷵ 上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名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矣但見夫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无攸利

婦妹者少女自歸于人不得時又不待禮正與漸之女婦相反故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程敬承曰征往也以悅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下經會通卷七 五十三

有主仕進言者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加而後出婦妹是士之枉己求庸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喪節終則不能正人矣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蓋人事之男室女家即天地感應施受之大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萬物不興苟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為女道之終而實人生育于此始也所以為大義也既曰大義无不正矣何以謂之歸妹而征凶无攸利也惟夫以說而動是女子私情相合而非大義

是看終始字

之正所以為歸妹也。甚為女子醜也。由是而禮教清矣。故征凶者以其位皆不當。是行涉淫僻。固非大義宜有也。由是而唱隨時矣。故无攸利者。以其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亦非大義宜有也。豈人道之終始可若是哉。

全彖就歸妹說。以大義貫首。即歸妹當婚。姻字看。既曰天地又曰人。字宜玩。所謂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人道相生相息。與天地並皆賴此歸妹也。非大義而何。傳曰。女之歸男。乃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終而有始。相續不窮。是人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下經會通 卷七

五十四

即說以動在女子身上說。三說主而比震。初有悅以動之象。蔡曰。悅以動為歸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咸成曰取女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在征也。以征屬女。

三御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詞獨歸妹無言者。天地之大義重之也。易述曰。說而歸之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正也。女但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殺其終。永終知敝。安得

慎始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婦者終也。夫婦之道。當永其終。則必始合以正。可終也。若以情之相悅而動。則一時為合。後必有乖離之弊。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正始刑家而思永有終也。

重在謹始。看坤曰。天下事但取襲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係于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婦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度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下經會通 卷七

五十五

六爻合首。蘇軾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虐已求賢。故卑官惡食。建輶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饒。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來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无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請。往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膏肓无才矣。雖然。亦領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為士者

其可无應則之待夫

陸庸成曰婦妹六爻俱无夫義猶六五震休之中為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衆姊之女居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姊者也三則活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應位列陪臣為婦妹以娣焉陽剛之德不能大展僅效一職之能而已猶跛之能履不能遠到也是而往隨分亦可自盡吉

六爻宜主仕進言時說多主歸妹言今並存之以後爻象皆然女端為正室者居上也應也初居下无應側身奉君不當正室端

下經會通 八卷七

五十七

為從嫁之媵妾而已故曰以娣初剛本能行而以娣自居行不敢以行則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以娣其位雖卑其德則賢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故謂之跛能履者以此恒德而相承其君則因分自盡可獲吉也

程欽采曰凡事惟得其恒者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婦妹恒之變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謂以久于娣為心終其身不敢有他念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在氏曰婦之從適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

疑而適安之分明安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

先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于初曰以恒于二曰未變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賢德也而正應陰柔不正遇非其君豈能大展謀猷乎猶眇者之能視不及遠也當抱道而隱利幽人之貞可矣

九二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偶不其不能成內助之功也故為眇能視眇鄙薄良人而改節失助便非婦順又當利幽人之貞蓋幽人無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幽閑貞靜原是女德故以為利

誠齋曰此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渝

下經會通 八卷七

五十七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平生所安是其常也利幽人之貞則抱道守正而不變其常矣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

孫慎菴曰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姊其孔子之妻更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矣

一說二亦為娣其不言娣者仍初九之詞也陽本能行能視而不敢正行不敢正視者安為娣之分也取象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婦道行不踰域窺不於戶故履不直前視不遠瞻也

六三婦妹以須反婦以娣

六三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无德而徇利祿者此明主擅棄士類羞稱終身于可賤而已象不正之女入莫之取而反婦為娣也羞甚矣

須待也无適故須然雖待而犹不得所適反婦以娣終于卑賤非如初之居卑職也蓋女之德莫貴于陽剛中正莫病于陰不中正莫貴于以正而合莫賤于以悅而動三以少女從長男以悅而動娣約不通求吉不納徒以情不能合妄意待之而匹配有常可妻待其不得不及而歸蓋一失其節婦而已賤矣

象曰婦妹以須未當也

下經會通

五十八

婦妹以須言其居位不當是德不足而行可鄙故人元用之也

九四陽剛居上体而无正應是剛正之士不過賢君率過仕進之期而不仕如婦妹之愆期焉所以然者非懷室而迷邦也正欲藏器以待時耳是遲歸自有時也

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自有時遇配則時可嫁矣非以常期為時也

三四皆无應也三急于從而反婦以娣四不輕從而遲歸有時何也三陰柔四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故能待不能待也士之自貴自賤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志豈不欲行哉蓋有待而行正以待夫時也志字且玩貴與賤在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貴志也此動必以正不以說妄動者正此六三相反惟怕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應二其純心任賢以誠不以文也猶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為盛德度以加矣猶月幾望為財得人致治何吉如之

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婦豈假容飾以

下經會通

五十九

悅人婦勝者以容飾為事者也後者良在德不在袂也月者陰之精而辟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象德盛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隆女德之盛无以加此矣

一說幾望而先未盈象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陸氏曰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逝日也婦遷夫之象也五雖貴高常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吉宜家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誠心下賢如帝乙云云良也以其居上体之中有中德之貴也以貴而行下賢之典誠惻有餘安事文飾哉德以中為貴說一貴字則華靡在斯輕耳凡能把外面許多艷

此修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士之仕也。猶女嫁而乘筐。士娶而刲羊也。其有德而仕也。猶承筐有實。以成嫁。封羊有血。以成娶也。上六陰柔无德。居利无應。欲用于明時。而德不足以見。知婚娶不成之象也。女乘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烏何有匡濟之利哉。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失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乘筐无實。刲羊无血。宗廟不享。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一

蘇子瞻曰。婦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豈无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存實亡之象。无實无血。皆實亡之禍也。象曰。婦妹征凶。无攸利。上六履其終。故倫其凶之全也。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无實。言其无德而空懷欲進之心。何異于乘虛筐乎。

豐 離上 旅 離下

陸庸成曰。上篇為噬嗑。貴下篇為豐旅。四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為書。明夷為夜。則豐之為日中可知矣。山上大衆。旅人征也。守雖依

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為內。睽為外。則旅之為客可知矣。

豐 離上 旅 離下

以明而動。智識精明。才識振起。以此而治。何功不大。故名豐。則天下一統。亨孰如之。王者至此。固可喜也。而盛極當衰。亦可憂也。然勿徒用憂。宜持盈守成。明動不過其則。如日之中而不晏。則豐可常保矣。

此戒于方盛也。王假之。照註。王者至此。或曰。惟王者能至之。蓋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世界。似无可憂。而白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宜日中正保其盛也。日无常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一

中之理。聖人特借以言治道耳。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其中。又不可過明之意。蓋天道日中則昃。世道盛極則衰。不以盛大自修。宜守常。不至于過盛也。

全彖合宜。全彖重明字。照天下即是明。以明而動。則非妄動。尚大則妄動矣。此過用其明也。宜日中者。明不可過用也。蓋日惟其中方能過照天下。若過盛則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矣。明惟其中。斯能普照天下。而照天下者。自然不敢尚大。若過用則必尚大。而天下之明。必不能生。照矣。試觀日有光。月有食。天地有虛者。以過中而盈。故不能保其常盛耳。況人主處豐。可自有其盛。成乎故用其明。以照天下。則可用其明。以尚太。而驕動天。則不可。

過重明不可過正切時

勿憂勿室

○然漢曰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月盈之時而能存其日中常

也日中則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

神乎
卦名豐者車書一統治功盛大時也何以致之君德莫先于明
不昧而動其動也妄卦德明以動是聖智運為神武動而不滅
治功所以盛大也故豐但王者至此每過其明而有尚大
之心所以曰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驕氣滿而尚大也是則
可憂也是必此心常在天下而明用以燭民隱不用以誇廣大

七 經會通 入卷七 六十二

則豐靡可保也此詞所云宜日中也何也盛極有必衰之理
日道中則月過盈則食雖以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
不能常盈也况人固天地之中鬼神乘天地之變化者能常盛
而不衰乎此所以大不可尚而明不可妄用宜日中也乃保豐
之道也

首節明動不可對須玩以宋
二節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
時志意高遠不期大而自尚大也照猶照管之照敬承曰人主一
心尚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
畏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憂此處切須仔細何如大

可憂

末節不重盛極必衰正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以保其盛也
如聽命于時則非矣盈虛二字不平正天地之盛衰也時氣机也
人以人事治亂言鬼神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雷雪之類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至于極盛而曰王假之勿憂宜日
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
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
詞也足則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元豐
豐非聖人之事也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
足未嘗中故不憂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下 經會通 入卷七 六十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保豐在洽其
刑輕重小大惟斷乃成也則天下无道情无道法係豐之道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永有犯的人雷
待其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
明見下情折獄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蘇氏曰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賾難以盡
知法之輕重出入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
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獄者刑之未定刑者

缺之已成。姚承菴曰：遇惡揚善以防孽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奸究之氣，所以持豐樞為世道慮也。

六爻合宜。須知豐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者發乎五也。四遇

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

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

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象言日中宜照天下，而

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

不憂盡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

中曰曷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遇遇，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以剛遇

下經會通 入 卷七 本十中

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

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都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

有：孚永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

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

吉。此六三非應而必求，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

此吉凶之斷也。

初九過其配主，雖句无咎，性有尚

豐之時，非明无照，非動无行，本相資也。初為明之始，明有餘而

動不足，必得動者配之，而後性可成功也。得幸于四而遇之也。

其動可資，是遇其配主矣。夫才力相敵，若有相嫌之徒，而既為

吾配，雖句何從哉？往而相從，能成其豐而有尚，蓋明動相資，則

能相資而豐矣。

以初九為主，配者合而有功之意。初之明得四之動以為助，故初

謂四為配主也。妙在遇字，遇則配，則无咎而有尚。

象曰：雖句无咎，過句災也。

初與四雖句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降已以相從，則可。苟憑陵

其上而求勝之，則兩賢相厄，豈獨一身之災？其如社稷之慮何？

程敬承曰：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

句矣。句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上人之

下經會通 入 卷七 本十五

心可受。蔡晉江曰：雖句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句災者，

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面天下之公，此則營一己之私也。或曰

明不可過，則有晏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明臣也。日中之象，應五暗主，震動于上，精忠无

以自見，是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无觀，故為豐其蔀。

日中見斗之象，往而諫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

有奸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得无疾乎？

惟積誠以感發之，而後救可開也。吉。

豐節由君心尚大，未尚大則明不足照天下矣。故繫接日中句往

行以下示以格心之善了凡曰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
有乎發而曰若者以非發之也也正與豐其鄰相反反疑為乎反
鄰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者三之暗之于志耳此志惟積誠可致非可口舌爭
也

程歆承曰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可發矣發如樞机
之發轉移惟我耳發其明也君雖暗而此心自有真明也志發
則疑什而又何疾大抵事暗主猶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然
成暗此五之來章猶賢于上之自藏也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本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應上之暗君受救甚矣為豐沛見沫之象雖有剛明
將安用之不猶折其右肱乎此固君之暗也于三何无

沛之救甚于節故沫之見甚于斗蓋救愈大則見愈小也右肱人
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
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為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肱臣象也

一說鄭氏曰日中見斗見沫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沫耳日
君象斗六臣之象沫即斗際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沫獨明群物
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墜殺其主之象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保豐大事也豐其沛則主德既昏大事去矣夫大事既去則雖
才足肢肱玉室然折其右肱豈終可用乎

滿氏曰六二雖當豐鄰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大事故發若之
享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施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
哲也

子瞻曰節震也救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沛也救之不全者
也沫小也明闇離者也六五之謂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
陰也而六五處中居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取六二之適
五也適于全救而甚暗者也夫救全則患救也深闇甚則求救也
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本

則暗離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
其救而畏其難以為无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用乎
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鄰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大臣近暗君明而受救為豐鄰見斗之象此時發主之救
保時之豐非得同德者助之不能也幸初九在下其明可資乃
夷主也宜下遇之與之同心共佐則吉矣

此大臣求賢共濟者夷主之明可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吉
胡雙湖曰配者彼來為我配也夷者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
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陰上就

下也。
一說：節如以惟四豐節，故二豐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
動事而信之，則君明，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則
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時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
故有豐節見斗之象，四惟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
吉者，四之節微，而五之節亦微也。象曰：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
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豐其蔀者，以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為暗主所蔽，
幽暗不明也。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惟求同德共贊，則明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八

動相資，君志可發，豐治可保，乃以吉行也。
一說：豐節與二同，獨九四釋之詳者，四之豐節與二異也。二之節
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節在已，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
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吉者，震動則行，所以吉也。猶行于幽
暗之中，得明者以引，而行可免于昏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章明之士如配主夷主，有孚者皆可匡扶，
盛治為五計者，毋曰豐其蔀也，來而致之，已雖不明而能用天
下之明，則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悉有矣。何吉如之。
在二曰往以君則暗也，往得疑疾，在五曰來以臣皆明也，來則有

一說：章時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以開心耳，不徒曰吉而曰
慶，慶者，以破其自用耳。項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
但氣微而志頑太厲，遂受其陰暗而不覺其然，得位得中而離
明之賢，得應于五，能虛已來之蓋，離震合休，終能大有為者，豐
時許大氣，發於大隱，慶一來章，遂有慶譽為保大定功
之主，信乎用賢之效也。

一說：以章指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二有文明中正
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到五能用二，則柔征矣。
程獻可曰：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往雖
曰積誠以感，分財待其來也。至于五能來章，則二之積誠見矣。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九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之吉，則能保世滋大矣。天下不有慶乎。
又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蓋兼
天下之明為明，提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于此者。經緯曰：夫君子
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暗已上是也。

上六來章，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處豐極，震動而與離遠，是好大喜功，旁奢極欲，自恃其
高大而聽明志慮，反以自恃失之，備其屋者，適以部其家也。
自蔽矣。其究障蔽之深，一物无所見，終身不可及也。猶闕其戶
聞其無人，三歲不覿也，喪亡必矣。凶。

此二言

此極究尚大之害。豐屋五句一連意。總是自微而暗之甚也。豐屋目處于高大也。節家陰暗也。豐屋者非以節天下。是自節其家也。窺戶元人。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其處于元人之處。亦莫見也。一說窺戶二句承豐屋三句。承節家。謂其足以及人。內暗元人。自通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則元人自恃而自能。用人終元發其明者矣。潘氏曰。自微如此人。誰能之。故內暗終元以自通也。一說節家。內不顧其身之微。窺戶二句外不恤乎人之叛。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無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言其務高自恣如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闕其戶闕

下離會通 八卷七

其無人豈其无照心哉自有而自藏之也

所謂大智者乃大愚也秦始隋煬是已

旅 三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猶旅无定居也。故為旅。夫人一至于旅。勢孤親寡。縱善處者不能大通。僅小亨而已。然小亨也。豈為俯仰。異人之哀其窮而資之哉。自有處旅之正道。惟守是貞。則可以小亨而吉也。

旅是寄寓于外。凡客處皆是。在旅而亨。故亨小。亨如即次安懷。資裕也。道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豐貽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

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大子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輟環。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全承合音。程欽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也。六五一柔在外。承柔皆剛。旅而過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剛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旅窮困。不足以為累矣。此皆旅之貞也。旅之時義也。故贊其大。有重柔中者。惟柔中故能順剛止而麗明。柔中缺用也。亦佳。

下離會通 八卷七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

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小亨也。蓋旅之時。所居非便安。所遇非故舊。外之處人。內之處己。皆出于正而後可。卦得柔中。順剛是處人不屈不亢。足以剛強梁之悍。卦德艮止。麗明是處己隨寓安靜。有以達權變之宜。此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固有旅之義矣。非柔中順剛。止而麗明。不能處也。其時義大矣哉。劉明時說。俱以人言。柔止俱作處人言。細玩不盡處旅之道。還當以柔中作外。不夫人止作內。不失已。旅主外。故加一外字。處旅貴柔。而過柔則屈。得中者恭而有禮也。孔疏柔處于外。弱而希。

之象者，所托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幸逆而離散，何由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托而順從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廢矣，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未節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象曰：山上有大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大，過而不罰，旅之象也。君子以山者，大之所旅，久則延燎，獄者罪之所旅，罰則淹滯，故法大之照山之靜而明慎用刑。

下經會通 卷七 七十三

輕重出入，既无慢易，于是又法山不罰大而不留獄，或罰或有，无淹滯焉，此得用刑之道也。

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刑則不罰。大抵獄之遲疑，皆因未嘗明慎以定其罪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于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象義曰：易言刑獄，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罰執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慎用刑之象也。洵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責當聽訟之初，雖守壺盛之法，猶无敢折獄，慎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潦禁之虞也。統謂自旅以前聽

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六爻合奇。蘇軾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泥旅之日常多。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處旅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開而剛柔之稟各殊，一于柔者，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項不休，一于剛者，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決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眺也。非善處旅也。傳曰：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下經會通 卷七 七十三

仲虎曰：處旅之道得中而已。卑則取辱，高則取禍，皆非中也。六爻以內言之，初不及乎中，故損一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言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則得象。

初六旅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淺，鄙俚細瑣，无所不至，旅瑣之者，也。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淺，鄙俚細瑣，无所不至，旅瑣之者，也。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淺，鄙俚細瑣，无所不至，旅瑣之者，也。

而曰：斯其所取災，明瑣之所致，非外來也。詩曰：瑣兮尾流，離之，初六有焉。取象昆為小石，故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而瑣瑣由其志元遠大猷墮已甚所以災也

又賤其行象鄙其志字妙旅子之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在賈遷元旅各有志也洪氏曰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災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次為居以資為用以童僕為賴即次而居安懷資而用裕得童僕貞而元賤有賴惟六三柔順而與物元忤中正而處置得宜故俗旅之善如此

取象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示故

下經會通 本卷七

七十四

僕得童一說柔弱在下者童也由初六取強壯處外者僕也由九

三取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旅雖親寡終无尤也

諸理齊曰旅不合于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則不合于人豈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由有旅旅之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尚柔而三行之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于上以之待人

則不遜以之鄰下則寡恩也故焚其次未所安也喪其童僕失所賴也危道也雖心无邪私而貞亦不免此危厲矣况未必貞乎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一說厲謂以嚴厲失之也取象藩雪松曰二即而三焚二去離大稍遠而三近也二得而三喪二去初稍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二柔得中三剛不中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經會通 本卷七

七十五

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亦已傷矣此時正宜撫其童僕緩急依賴可也乃當旅時而過剛與下刻薄寡恩義當喪也何足惜哉

已傷胡氏謂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彥陵氏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而聖人曰義喪不尤人也焚其巢孰不曰救之遠然而聖人曰義焚不怨天也始曰正已而不求于人則无怨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之即次懷資而隨處皆安不至抱身无所也隨處有後不至受人侵侮也此

以鼎旅之
臣者更佳

旅之少安者也。但所處非即次之地。所與非倚仗之人。安能快
于心中。蓋其志不在於處。資斧也。
看來于處二句不對。更佳。不快。承于處來。觀象可見。沈樸曰。處
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斧無得。若安矣。然旅
貴于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倚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
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一說鄭荅如曰。下休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休君子之旅。求功名
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塗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不處
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下經會通 不奉七

七十

旅之志在得位。以有行耳。四旅于處。而位未得。則其處也終非
久安之所。其志不能自伸。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未得位。是原下大未快之故。未快。是以未得位為未快。非以資斧
也。洪亮山曰。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曰未快。何也。承不
得位言也。夫以二而安于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
旅。不得有為于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五之陽。剛中正
而已。以應援輔佐于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姚舜
牧曰。李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
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為文明之主。雉之象也。在羈旅之臣。觀光我國。思應運以
其志。若射雉然。夫遠臣入國。素不相識。豈能明良遇合。故一
不元。屈抑如一矢之亡。終將與論傳播。朝端物色。以此而致
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人君无旅。故以五為君。以射雉為旅。臣。否。今問也。命。受命也。或
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
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
臣亦擇君。故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今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氏曰。二終无尤。五終以否命。兩終字相應。蓋言旅人與旅于人
者。到底獲亨。獲吉矣。

下經會通 不奉七

七十七

終以否命。言其聲著聞上。達于天子也。
程欽哉曰。始亡矢而終奪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此益見旅道之
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達。而上九上焚也。或曰。以人君之旅言。
則上達為天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火。猶鳥之于巢。上當旅焚其巢。猶鳥焚其巢。安所安矣。
故在旅人。始而驕樂。既而悲傷。為先後號也。所以然者。驕
亢自高。致其順德而不知。如喪牛于易耳。故焚巢而號也。凶
何如哉。

應氏曰三與上相應而體皆剛三爻次上焚巢皆剛心烈氣
不能消磨先味者意氣之粗揚也後既咈者失安身之地也鳥以巢
為安身人以此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既咈哉
牛于易所以既咈之故也 人生惟客氣最害事如宗順之易喪
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漢世之道矣 取象鳥者離象巢者附麗
至高離之上象焚巢與既咈皆離大象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
焚次上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
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亢卑而
皆非處世之道也况處旅乎

意山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能也
旅時在下位上而亢人无所容義當失所安矣此皆剛心猛氣
任性為之而若幽閑知也故曰喪牛于易也
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失吾心之真聞耳聞則豈至此乎
人身造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利往二
見大人
是故往

易會通卷之八

巽三三 巽上兌 三三 上上

陸庸成曰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
而上也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
以從剛而兌以剛中 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
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
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胡氏曰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
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三三 巽上兌 三三 上上

下經今通 八卷八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陰伏陽下其性務入上下皆巽故名巽夫天下事惟陽剛能
大有為巽陰為主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圖大故僅得小亨幸
其以陰從陽則陰得陽助猶可利有攸往其利有攸往者利見
夫陽剛中正之大人也蓋大人德望才智可資以有為也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
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
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程欽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
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
永曰重巽以申命則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

下經會通 卷八

二

而創其
正見則
所以宜
也當一
觀下小
二句不
分項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下經會通
卷八

五

六爻合吉 丘氏曰巽之為卦以中正為善二得中而失正三四得正而失中初上則正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右五巽乎中所以貞吉而為中命之主歟

經緯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巽下巽于人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于人而中五巽于道而中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用武人之貞則沉潛剛克庶于事有濟而利也

進退不果于進而退也武人之貞果敢之為正也張而若曰武

下往會通 不奉八

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于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于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果是志疑于可否故當幾寡斷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者以決而進退斷然定矣志豈不治乎

敬承曰志疑則武人之貞易取而治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處陰居下不嚴卑巽然居中不至已甚者是人臣能謹卑

巽之為卦以中正為善二得中而失正三四得正而失中初上則正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右五巽乎中所以貞吉而為中命之主歟

遜順恭敬不違而其心之態到意之下寧无非欲達其誠于君非之詞也巽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皆道遠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則有格昂之吉无自失之咎矣巽牀過巽也紛若即所以為過巽也二句使君不疑而介時即要玩一用字其過巽者正用以達誠也提是巽由中出周公之意恐人議二為卑之已甚故言此巽在牀下皆出于中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對神明者對君父言而何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惟主上見疑而諂媚之咎亦不免矣取象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不安所處也巽之至也其反為兌一為平

下往會通 不奉八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之吉以二有中德則其巽也本精白以對揚豈為諂諂得中巽根中心而出也惟得中則无患于巽矣陽在中實之象

九三頻巽吝

恭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九三剛而不中上而不下非能巽者即勉為巽不過矯偽一時而已故為頻巽頻巽則頻失能无吝乎

漢六三頻復巽九三頻巽皆作輟之謂屢失屢復在失後故无咎漢六三失在巽後故吝取象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有頻象

○ 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其由心出九三巽非其本心也即勉為巽有時而窮能無類也所以吝也

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巽未幾而故態露矣故曰志窮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此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不能久即窮志窮巽之志窮非窮高極滿也

○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相臣也陰柔無應承乘皆剛才弱不勝其職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則得陽剛之助而群賢彙集資其才力可以建功如田之多獲足倫三品之用

○ 下經會通 八卷八

笑

此大臣謙恭下士獲多士以為用者不必如時說以悔亡為既化強暴而獲為又來豪傑也二陽不是剛暴小人乃負才剛介之君子田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

蘇軾漢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

取象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廣搜多士如田獲三品則眾思咸集而功被上下矣即永詞隆等陽助利有攸往也玩一有字見功在天下收心者相

臣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大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

九五貞吉悔亡元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尊位而居巽體是繼世之君承先朝之積弊宜有悔也然德剛健既能更中正又善更故能飭治振起以歸于正而吉矣吉則精習掃而悔亡文治新而元不利矣以是觀之始而有悔无初也既无不利有終也則惟貞之故也然貞豈易言哉必丁

寧于先而先庚三日至再至三教思碩望又揆度于後而後庚三日長慮却顧務圖遠猷此為善變所謂貞也所以吉也

此又全重貞字所謂貞者中正而志行者先庚後庚中正之道

○ 下經會通 八卷八

所謂貞也先庚起其元初也後庚欲其有終也總是詳審慎重之意乃準時一念分為兩行言也不可錯認註變前變後之謂

巽者虛之漸也巽而止則虛矣詞與虛相似五居巽體巽有命令象又有虛壞象而以剛中正之道演說更命得其貞正故言則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矣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虛也潘雪松曰更革以順民心與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詳未至

已日則必有孚者故既令而申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所以吉也又曰凡有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有初也未有終主終而吉故有取于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

有終也後庚發也發居終重圖終遠邵寶曰先庚後庚三日重

此以命令
言與前解
命行事者

中者始也。先後廣三日重廣也。廣者更也。蓋亂而治有撥亂之
道。故曰終則有始。變而通有前終之道。故曰元初有終。
傳曰。盡言中。巽言更。中者事之端也。廣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己為
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盡者從新以造事言。故取諸甲。巽者行機
以更事言。故取諸更。出今以變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已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變更而得吉者。由其位正中而有純德也。正則元。固情之
心中則元。躁率之念。故叮寧揆度。自有精詳深遠之計。而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君子行已有度。卑遜中常有決衡者在。所謂資斧也。上平陽剛。

下終會通 八卷八

以居巽極而失之。巽而元制。懦而不立。則新喪矣。為巽在牀下
喪其資斧之象。是雖施于當巽之地。而貞亦召侮矣。凶。

二之巽狀。純臣也。巽而不失其剛。巽由求出也。上之巽牀。婦臣也。
過巽而失其剛。巽不由中也。電元精誠。可以誠諛為事。與用史巫
紛若者。大不侔矣。故雖貞亦凶。况不正乎。

程致和曰。旅九四以剛居柔。得其實資。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
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

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巽一
也。怯者用之為諛。勇者用之為譏。

永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者。居卦之上。巽窮極而已甚也。巽甚而至于失節于
理。為必凶也。

洪氏曰。巽牀與二同。而吉凶異。二中而上窮也。故失其所為巽者
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誦與恭。似言遜與說。似而誠偽
和正不同。可不審乎。

兌亨利貞

陰進陽上。通其所望。喜之見乎外也。故為兌。者說也。說有亨
道。而正則所以說也。故人君以惠養民。罔不說。能无亨乎。然
非艱。難虞可敬亨也。大元私出于王道之正。乃為利耳。

下終會通 八卷八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象也。澤以潤生。萬物所以為物皆說。若
以恩養萬民。所以為民皆說。第不可如伯者之違道于譽耳。

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則說矣。而相感者失于不正。
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
者戒詞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則固貞也。故咸取元心之感。兌取
无言之說。

全象合查。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說也。亨可知矣。王道不
令人喜。說。以便涉難。虞說必利于貞。者何也。說。棄道而宰

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心。自當得
其力。并得其身。何不思之有。思所以為勸。民與民自勸。去遠

夫故聖人大之益惟正次大故勸也

子曰先其說也而後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

先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名兌者兌之義說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太和洋溢而說也

說固有其道而曰利貞何也卦作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

居外是中心誠順而外能和說以貞以行之焉所謂說以利

貞也說而能正則揆之天理而順驗之人心而應以此率民趨

事民知勞之者所以逸之也說而忘勞矣率民犯難民知死之

者所以生之也說而忘死矣夫說而順天應人說之大也至于

忘勞忘死勸何如哉此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

下經會通 卷八

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倡而下翕然應也幾乎神矣

首節釋名義類感兌者无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聖賢

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言而為兌耳

二節重剛中以貞為主柔外說也本以剛中誠心出之即是正順

天應人忘勞忘死此正也大亦大以正勸亦勸以正也潘氏曰說

而道剛則剛而道柔則柔剛中柔外其說之道柔剛之為德不

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天中正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

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貞天大合矣則于民何不

得遂之說也參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

不憚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

死也民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浸潤亦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以澤必麗而

後相麗人必友而後相成于是以朋友講習為辨論以講之俾

驗以習之則理與心相說而滋益大矣

時說以人已相益言非也凡重自心受益習與論語時習二字一

樣不徒在言語上習也講兌象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

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

程敬承曰兌取无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

不輟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以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下經會通 卷八

以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綯繆或衆論而泰比協合

使理致明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无朋則聞見孤

陋一曲之學自誤且以誤人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悅貴制貞初二和兌孚兌說以正也三上

未兌引兌悅不以正也四以下比六三而有商兌之疑五以密近

上六而有孚利之厲悅之不正可不戒哉

潘雪松曰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詞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詞

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利雖所用

不同其孚一也

潘氏曰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俾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

上偏柔而失其作，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則害者紛至可勝道矣。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詞，亦簡賡與他卦異。

初九和兌吉

初陽居下而无應，其為說發皆中，即順乎性情之正，而絕无偏黨之私，悅之和者也。則大公无我，可以通天下之志矣。吉。

程敦承曰：人情一著于世，故則不和。兌初作發于自然者，所謂中節之私，天下之達道也。何佳不吉。

馮時可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溫恭以待物之象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下經會通 卷八

十二

人心有私則疑生，疑則不謂和。和兌之吉者，言其任私念以待天下而不為私焉。則吾之行无疑于心，而天下之人亦无疑于我，故吉也。

張西君曰：重初字，人心惟初念最公，轉念則非矣。若初則情識未發，其流行處，直從本性上一直發出，更无一毫粘帶，未有所疑，緊也。行即發見流行之行。鄭氏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无係應故也。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者，未與心疑使有係應，便不能自疑。疑于是又疑于非，不覺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不曰无疑而曰未疑，以初九不與陰比，九五雖中正而不免于利，故者未疑，深見和之難也。陸氏曰：初行未疑，二信志未疑，即信也。

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六三陰居九而為悅，宜有悔也。以其剛中，則所說者一出于中心之誠，有孚兌則至誠能動，而終可无悔矣。

凡以悅相與必有悔。張子曰：私係于近悔也，誠于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按孚兌是君子同德相悅，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不然鮮不為六三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二之孚兌，莫非誠心懇至，而无一毫虛假于

下經會通 卷八

十三

其間所以吉也。

信志以已言，時說有主人說者。游氏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志則无微毫疑之矣。

六三來兌凶

六三之說，君子也，必度君子為何如人，而後可免于凶。和兌如初，孚兌如二，豈可妄說者哉？三以陰不中正，來就二陽以求說，

初九而從，初二曰來，上无所之也。率四五而從，已曰引下，有可動也。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即此便為凶德。象曰：未兌之凶，位不當也。

初不信也
信志相與
轉開也

說之道貴剛柔則易流初和兌而吉以剛正也三孚兌而吉以
剛中也三來兌而凶以陰不中正處位不當也若剛中正必知
自守之貴矣

項神以和不能如初之公乎不能如二之誠從孤立也則喜說之
情不能自己欲相說也則非道之求人而所不契故不免于來兌之
凶

按彖曰說以利貞順乎天而應乎人初與二乃天理人情之說得
利貞之義也六三非天理人情之說失利貞之義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以大臣近君而下此六三柔媚之小人若以其悅已而係惡

下經會通 人奉八

則事上之心分矣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悅四于此和能初
之尤疑也有商兌未寧之象然休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
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則進于兌說之正而有喜矣

項卿曰商兌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也四所可嫌者在商兌所

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

邪心也孫氏曰三之來兌卒下迫四重兌異休自有介限之外

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

于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絕去柔邪豈獨四之喜哉

天下國家之慶也

諸吉曰其疾惡也故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无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陰柔九五近之是君側小人巧于媚說以盡惑君心悅之
者將以剝之也最可懼也人主不知其可懼狃于悅而信焉是
孚于剝也則心志迷亂實階之厲故戒之

剝除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若六三來兌顯然賊害也善匿其情以
為悅害既不顯而每為剝正者之所信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
雖剝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狃于匿情矯偽以
不求說為說者故有孚剝之戒以剝字當人何等詞嚴義正

下經會通 人奉八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于剝由其德正而位當自恃其不足矧奸橫足制命小人莫
敢誰何故孚之也

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託休恃其剝正有孚
剝之危聖人畏孔士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上六慈說之主窮說之巧引正以比于邪此諸臣媚子固寵容
身之術也君子當知所戒矣

此正九五近之而名曰剝者并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五氏曰
三以柔居剝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

為上兌之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引兌之情難知此當戒蓋引兌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屈則上六其兌矣

象曰上六引兌來兌也

一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也待為光乎

曰未光則小人之心術可畏矣非貴小人也揭以為君子防也

渙卦上兌下巽

陸庸成曰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後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己以得民節者不侈己以裕

下經會道 人卷八 十六

渙卦上兌下巽

渙卦上兌下巽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世道渙散之時也故名渙時至于渙若難

得亨然散有聚之機猶可亨也而其道先收人心次談經際此

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王者當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使人

知反本而人心有係屬矣又當展己之經綸涉川以拯其溺焉

然涉川可僥倖哉東至公以匡扶貽大義以收復必利于貞斯

可以得亨矣

時說王假二句平對謂濟渙之大者在合神民之渙利貞雙承上

二句看來渙時只以聚民為主假廟亦為聚民設也不可並重

王假有廟收拾人心一大机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之不可令故利

涉大川此涉川與蓋同欲其奮馮河之勇不可畏難也正萃渙之

事然僥倖不可成功故有利貞之戒惟利貞可以係人心而萃之

也利貞單承涉川言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

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折之心所以

為招携之術皆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

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既渙矣何以得亨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

下經會道 人卷八 十七

可憑藉以為安而不至困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

四是能散其私而心存匡濟且得豪傑為助而不至孤立也之

兩者所以亨也至于假廟豈靡大哉乃王者學精誠于衷心

念茲在茲而以享享格廟也涉川豈倖功哉卦象乘巽木于

坎水之上是康濟之才具之有素故能拯溺而有功也

首斷篇分三段剛來是據其形勝柔得位是才並文武上同是協

力有人但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依程敬承作二件看可也自上

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四本渙其群者已志于安集戡定三惟

能渙其群存心濟渙其志正與四合故曰上同

王乃在中以廟中言似淺程敬承曰九三在上卦之中是剛實在

史為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率而設神來格也。將讓溪曰當漢之時王在市中豈惟聚已之精神已哉。股格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群策畢集。蓋濟漢之首務也。漢與革反而意同。谷渙成萃之太元如假虞。未育有功。要有一乘宗有濟險之才。異時順勢无所艱難之詞也。如乘舟者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為險矣。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奮力往濟。故曰有功所以鼓藁傑向用之思。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捕蕩離披渙之象也。渙之時神靈樂无主矣。先王亨帝于郊而為民昭報立廟于國而魯孫用度。雖所以合鬼神之神之

下經會通 卷八

渙正今天下知帝命未改。將為奉天主也。又知祖功宗德未可忘。將為承桃主也。而陰陽人心實係于此。

程致永曰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于亨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統。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于此。不至渙散也。

王龍溪曰合渙在收人心。使人知本。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恥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

六爻合宜。蔚然漢曰渙之為義。以人各有心。不相離屬。貫通天下一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說勢隔九閭則興利除害之情。聖事分兩。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眷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

顧身。則分歆胥感之念微。此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也者。渙去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氷釋而水流溢也。是故初六泰壯以極。九二奔机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群。小臣不肯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無。絕陰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聯。歸附終无不貫通。精神意氣无不聯屬。渙也。固所以為聚。與而本原于格。廟在中之一誠。

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初元才而

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困奔而遂頭故悔亡也。然人臣非元才无地之患。而患私已以愛力植黨。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

下經會通 卷八

四之渙群。真可謂公之忠。聖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无群臣。戮力之患。而患君意辭而不宣。君澤墜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臣之助

勳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拯于水火之中。結今而後得觀太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疚也。

洪亮山曰。象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居渙始。渙未深而事易濟。宜用極也。无濟渙之才而順乎九

二資其才力以濟時艱，用機而得壯馬也。然必有齊吉，蘇然溪曰：漢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然悠悠因循而不和，極其誠弱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二剛中之才也。六爻獨初不言濟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始而極之，則不至于漢矣。彖曰：涉川，又曰：用機，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具一而已。取象坎為美脊之馬，象二剛中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才弱而得吉者，以其順九二之剛，資人以濟也。要在為之早耳。

下終會通 八 卷八

九二 漢奔其机悔亡

濟漢者，先據形勝，九而居三，失其故居，似有悔矣。然剛來不窮，都上將以控制天下，得形勢之便，猶人奔其机而安也。則可乘机觀變，而面機漢其悔亡矣。

奔者，乘之速也。机，所憑以為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蕭何取漢中，鄧禹守南陽，諸葛定巴蜀，皆是此意。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為遲疑，故言奔者，二象壯馬也。

象曰：漢奔其机，得頭也。機形勢以濟天下，漢時之頭也。今奔其机，自可漸而興漢，得其

頤矣。

頤以濟漢言，非徒以得而安為頤也。

六三 漢其躬无悔

人臣之義，无以有己。六三雖不中正，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以天下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漢其躬之象也。則于臣道无愧，何悔之有？

諸理審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无悔，此心无愧也。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

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功黨之私。三以陰居陰，所私者小。

下終會通 八 卷八

故漢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漢其群得元吉也。

悔小而吉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漢其躬，志在外也。

漢其躬者，志在天下國家之外，報主之念重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己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漢其躬，則己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乎？无內者也。惟无內，故謂之志在外。

六四 漢其群，元吉，漢有丘匪夷所思。

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漢以混一天下也。四當濟漢之位，下无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專心事上者也。元吉矣。夫天下之漢，皆由

時況渙有
出又大一
畫似而散
矣

大號即居
說王居之
說下

人自為群。不相統一。是以渙而弗合。今私黨既散。則能激發人
心。人各解其黨。而合為一統。若丘陵之聚矣。此真老成之妙矣。
國士之良謀。豈尋常思慮之所及哉。

渙群散一己之私。交渙紅散天下之私。交承上句。承渙其群。
人臣欲混天下。先去渙一己之私。交以激發人心。小群渙大群。
自合。此四之用。心妙處。故贊之曰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能渙其群而元吉者。非其心之和。識昭融而先度量恢廓而大
何以能之。此正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下經會通 卷八

二十二

天下之渙。始乎人心之離。而人心之離。始乎財聚。財聚之時
而欲收拾人心。非散財不能也。五中正以處尊位。為能散其號
令。以渙王居焉。則无屯膏獨肥之患。可以收天下之心。而无咎
矣。
時說二句平連。非也。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傳曰。財散則民聚。何
以聚人。曰財。則濟渙不當散其居。精先約說曰。謂之汗者。人君
之號令。當出於人君之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无
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于中而決于四體也。陽實為居積
象。人君當渙之時。非發散財之謂。以散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
必如是。乃可免咎耳。汗乃心滲。汗一滲。則百骸九竅之結盡

解矣。朝廷德意。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離。結无不渙矣。吳有號
令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王居无咎者。由其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也。有位則有能
散之權矣。非德以居之。祇以自封耳。能渙而得无咎哉。
位字不重。只重以正居位。蓋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以在居
位而正者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塗炭。人心甚憂。惕矣。上九以陽剛居渙
極。能渙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出乎憂惕。則渙不終渙

下經會通 卷八

二十三

而功成矣。无咎。
渙人臣濟渙言。當渙時。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
危急。而人心震驚。所謂憂懼也。蓋上九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
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去且出而无咎也。取象坎為血卦。又為
加憂。一說。遯字作遯字解。使斯民遠出于湯火之中。即象所謂
遠害也。
象曰渙其血達害也
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甚矣。能濟其渙而血去焉。則害遠矣。
節三 坎上
即亨苦即不可貞

坎為流水，澤為止水。下澤以注，止水之流，節止而不行也。在人則立身制用，限而不過，故名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無弊。故亨然不可過也。拂情逆性，至于不近人情，則苦矣。豈能通乎，不可守以為貞也。

節者，所以調有餘不足而歸于中也。原非矯情而過也。節亨之節，自然之節也。節則是中，則必亨可貞也。斯謂之節也。苦節之節，矯情之節也。苦則非中，非中則不可貞，不能亨也。亦不可言節也。舉太過者示戒，維節道于不窮也。苦者味過乎中也。義申屠遊之案，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

下經會通 卷八 二十四

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全家合立。全家反，發明見節貴中正，不可過，節之意居多人。皆知不節之為害，不知過節之為害也。玩行字，通安見得賤。蓋通過節則墮，人主不澤，托言節儉而都豐貴于大內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何以亨也？蓋節道貴中，偏剛則太儉，偏柔則太奢，皆非中也。此卦以全休言，剛柔均分，以二休言，二五得中，是以均而不偏者，節于其間，節而得中者也。所以亨也。亨，則不窮矣。如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則非天理人情所安，其道非中，窮極而不行，故

也。鳥能亨乎？是可見節貴可行。勉強行之則苦矣。惟因心惜而制宜，使人欣然悅焉，乃為貞也。觀之卦德，以兌之悅行坎之險，安于節而說以行之也。所以然者，何也？惟節道之中正也。蓋九五當位主節，而其節也，酌中正以通行于世矣。通則何至于苦而窮哉？所以悅以行之也。節道之善如是，則其節與天地合矣。蓋天地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節以中正，故四時不窮于運而通也。人君法天地之節，費出有絀，匪頒有式，節以中正之制度，則用財不濫，不濫則不至橫征以害民，而制度可通行矣。是其節即天地之節，其制度即四時溫涼寒暑之宜，自然而然，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所以不窮而亨也。歟。

下經會通 卷八 二十五

首節字，即下文行字通字。得中，即下文中正，節非節省，誠恐傷財而節制之耳。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剛柔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字見分與得中為一串事。勿作二意。分對得中，獨舉剛者，蓋節道以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得中，以明節道之善。恭按補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

二節：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其。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其。失中則苦。然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三節：說以行險，時說俱云說則易流，過險則止，節之義也。若此則行字毫無着落。且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節流水之義，其功

中正
中正
中正

中正之反謂過險則止與卦旨不合夏官明曰說以行險係在當
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
限制之與險何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
以行險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者物情之所甘也說也不說
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即悅
以行險者通之乎履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
節之所以不窮于苦
四節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之節正在四時成氣序推遷
即節也天地之中正以通也聖人之節正在制度制度內已含中
正意有制度而後不傷不害聖人之中正以通也即所謂說以行
下經會通 八 未 八

險也。不害。不傷。不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民用民行不節則流
數有多寡度有陰缺則為制之節車服章采以至宮室器用各
有限制使時不踰貴下不侵上也節民用也德存于心行見于
事則為議之節民與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為提議使心不過
思動不踰則也節民行心皆為節于天下也
數以為度以辨于數萬用皆有自然之限德以為行以執于德百
行皆有自然之限制裁制于心操提議于心也無非求合于中正
而已 楊氏曰民修受之以節苦受之以中無形受之以

節也故曰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其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六爻合言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坤苦二字可以知
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其塞處味其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
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狃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于
五之其塞極必潰故三受焉其失反苦故上受焉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于中也中則其
可行而通過中則苦則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
節而亨承其也惟其中也。不節之嗟毋論矣上六過節而苦方且
行之一身而艱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
下經會通 八 未 八

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時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九剛正則德能自守節初則時未可行故能節而止守其制
數度議德行之具而不敢輕試象不出戶庭也則知止不殆何
咎之有
楊氏曰以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
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闔戶之乾也時止則
止闔戶之坤也初者卦始戶正當閉開其兌塞其門則為知時二
以剛居卑戶值其關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時
兩爻時字最重 初前遇陽奇有戶象二前遇陰偶有門象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之道通則行塞則止也知時之塞而不求通此初之所以
中節也

初之不出謂知塞可也無言通者以見初非知塞而不知通也且
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所謂中正以通是也蓋塞當其
時則塞節所以為中正也然其塞也乃所以為通故洪亮山曰
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于塞為爾也是故不出戶
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程執承曰通塞之通取象云節道之通也者自一身而通之天
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乖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為失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時可行也以隱為高不知制民教德議民德行以有為于
天下故象不出門庭繫身亂倫凶何如也

初前過陽當戶而塞不出可也二前過陰如門斯闢高亢自賢所
以致凶蓋于瞻曰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消則
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之无
咎言當塞也二之為凶言當通也惟二塞極而不能通故三之泄
而不即耳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違時能不失時可為而不可為自失機會甚矣故凶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時通則出為其不出者非也
時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
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不中正居說之極非能節者以行已則蕩而无檢以制
用則靡而不終至于德微而敗財恣而傷乃始為之憂嗟此自
貽伊戚耳又誰咎哉
此在說極上取義說極則悲嗟也取象節之成卦在六三一
爻今坎水出兌澤之上非三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見其兌
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下經會通 入卷八

二十九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致嗟自取耳又誰咎哉
洪亮山曰此蓋自咎之詞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莫不懲艾
嗟嘆思及其所為者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六四安節亨

九五主節于上六四以順正承之成數德行一惟成憲是遵安
五之節而无勉強者也則動无愆違罔弗宜矣亨

安者順而无強之謂蔡氏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
由不怠故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進也

安節之象。吾以知四之。上其義。德為下之分。然其德之所存。乃安。而。中。能。強。乎。其。

提出。道。字。見。得。事。涉。若。難。守。雖。不。安。中。節。而。下。故。下。由。之。而。使。楊。氏。曰。九。五。方。以。井。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則。不。害。民。之。福。也。故。京。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九五井節吉往有尚

九五為節之主。而有中正之德。其為節也。教不強世。制不病民。節之其美者也。盡善而吉矣。以此而行。天下安之。往不有嘉尚乎。

下經會通 卷八

三十

其節人情之井悅。而可從者。他之節。其在我。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井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違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象曰。井節之吉。居位中也。

井節之吉。以其居位中也。中則存心不偏。故能調劑天下。王道平康。而井美矣。故吉也。

節而井。即中節之。和。居。位。中。即。未。發。之。中。以。德。言。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道。中則井。過則苦。上居節極。乃節而至。于苦。即事所當如。

殊非人情所宜而凶矣。然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咎也。

蘇軾溪曰。苦與井對。井節可以乾一身。亦可以乾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絕天下。而僅可絕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順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制太甚。刻嚴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何事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井其苦。我之微可以共德。我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井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辭與象詞同。荀爽曰。道昌有窮。節云苦者。窮之也。絕一人未可。

下經會通 卷八

三十一

以公天下。勉一時未可。以通萬世皆窮也。

中孚 ䷼ 上小過 ䷽ 上

陸庸成曰。乾終于夫。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震巽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登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登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中孚 ䷼ 上

中孚 ䷼ 上 利涉大川利貞

卦中實中虛。一心之孚也。卦德下悅上巽。兩情之孚也。故中孚。夫孚既在中。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何事不濟。雖人至難。

其如豚魚之元知亦可感之得吉況有知乎雖變之難圖如大
川之至險亦可涉元不利況平居乎然非確、小信可感物而
涉險也正而不諱誠而能通信所當信而合于貞乃為利耳
豚與魚喻人之難感如有苗微象涉川如忠信行雷額利貞即
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感所難感如豚魚見天下无不
感之人濟所難濟如大川見天下无可濟之事信乎乎為貴也
又恐確、者執小信以自堅故點出貞字示人貞正善成其孚也
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極其孚也今之乳字也一邊從

金象合首

程敬承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先為

下經會通

三十二

什利涉而曰舟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无形虛之象也天
无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則貞矣
郭氏曰全象以君臣言亦可便于作文首二句兼君臣贊化邦
德承中孚之至豈惟化邦以及物以之濟難无往不利然不正
之情未有能化邦者况及物濟難乎故必利貞以應天然後可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
魚也利涉大川乘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者以卦体言二柔在一卦之中而中虛二剛處二体
之中而中實夫中虛則一物不容中實則萬理皆真此信之形
也以卦德言下悅以應上、巽以順下天下悅則臣以悃誠順

不可分
與舟為二

茲上巽則君以忠信順德上下交孚則風行天下乃化萬邦之
作孚也此信之始也故名中孚由是順其之民无不愉誠雖
如豚魚无知而信自暨及之也故曰豚魚吉也由是實不運于
虛中應變不窮如卦象之木乘水而舟虛以濟也故曰利涉大
川也然又何以利貞哉蓋孚命于天至誠不二而實純粹以
精或意見未融念慮偏主即非正而不可以言孚惟中孚以利
貞乃與維天之命相應也此所以人无不格事无不濟而為化
原也欬

首節玩二而字宜一串說心无私欲中虛也无欲虛純是天理即
中實也虛而實顯化之原也下說以孚上、巽以孚下天下有不

下經會通

三十三

化于孚乎孚乃天之命人之性天下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未
故必孚乃化邦然後謂之中孚不可以化邦為孚之效
二節信及豚魚須玩一及字及即到義誠不列彼不能感也蘇
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忘机而鷗鳥相狎其天同
也中孚則與造物者遊而物相忌于无競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
也鄭氏曰天則真人則偽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
及豚魚然後為吉
乘舟虛重一虛字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內
虛是為乘舟虛諸說分乘木為實為才舟虛為虛為誠誤矣舟
惟虛故乘之者可濟陸庸成謂乎乘才而出虛其中以運之是也

心無定志
而無所
意

虛舟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舟惟虛故可遊于水心惟虛故可遊于世舟虛无心者也

宋即清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原无不正中孚而貞則皆天機之自動誠感誠應如信于豚魚與虛舟之往來澤中無意也為而為者矣應天典天相合也彖陵氏曰天命於穆不已只一太虛人得此為心原无偽妄何嘗不正其不正者實以有我之私也完此虛體則意見不執反于天命之初无少謬矣故曰乃應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侔之以中孚惻怛之良莫如好生一念故于獄之可疑者審之又審以求其生而姑緩

下經會通 入來

三十四

已之死焉則中孚之意有溢于法之外矣

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之心也議獄緩死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士之緩死也大抵議生于疑則當緩楊誠齋曰元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即先緩理獄成而乎輸皆中孚惻怛之意也所謂求其生而不濫則死者與我兩无憾也

潘氏曰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取象議獄允象緩死巽象六爻合直程敬承曰中孚中也不中不足以語孚二曰縻五曰

李在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孚乃化邦之原牛初重始交无他

則孚矣四戒私交凶亡則孚矣六三若无定主而徒取信于敵實上九膠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當所語于孚之中哉矣以應天

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矣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兌澤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共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下經會通 不來

三十五

孚信之道貴乎當初所可信元如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定志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安能燕而安乎

此只在卦之初止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素了凡曰有他非謂舍四而有他也既從四而心復有他也燕是中心安裕處意分兩路便不閒遠虞吉欲其審于始也備他不燕恐其變于終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虞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而初念最純係心于一而志未

變也。

虞吉後初字得來未變即是元他乎之至也。在初則未變而終則不可知矣。故我持他欲竟其志于終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五中孚相應君都臣俞。鶴然于廣敬意起之間象為鶴鳴子和所以然者何也。以六二有懿德也。懿德在我自有以動其愛慕之念是我有爵彼亦係應之也。此所以交孚於。

此二鶴之
象自無
以見其
形迹矣

相應也。所以相孚德也。又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鳴鶴在陰喻幽隱之誠也。誠无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而不有。故靡者衆。靡者孚而不可解者也。曰我又曰吾與爾我實有以

下經會通 人卷八

三十

孚彼耳。鶴鳴子和者天祐之自誠也。好爵爾靡者天理之自平也。潘雪松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徹于幽隱猶外飾非中孚也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取象鶴知夜半信鳥也。聲長而聞達由其發于中者大故孚之遠也。處于內係居重陰之下故象在陰鳴者兌象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人心好德稍涉勉強即非中孚之實。五誠出于中心之願故不期應而應如鶴鳴子和也。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出子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夫人相孚必道同志合相為資助而後行有常德。三居悅極不信不來者上為信窮必信必果者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是得敵也。敵則不相配而相齟。尚安望其有定主哉。但見或鼓而起或罷而止而作止无常或悲而泣或喜而歌而亦喜備定其何以濟事耶。

此固失其親而无以自主者。夫人自己操持不足苟得一圓融斟酌者為之佐。猶可使之有主。三不中正習性无常不能任事者乃與信窮之上九為敵又不能輔人任事者兩拙相當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德而顛倒舛錯乃爾。此三之過上亦與有責矣。愚見

下經會通 人卷八

三十七

者非敵者均敵不相下也。豐之過配是彼此相資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意見相左故謂之敵。惟相左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各不相下如此本義不能自主謂我欲如此彼又欲如彼非由我自主也。時說謂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故无常非也。三原是无常者非因人而无常也。若從上九上九乃執極者豈无常哉。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或鼓或罷者由位不當而无德故无恒若此豈徒咎于敵哉。又兼罪上外无賴而冥行象專罪三中无主而妄動。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呂陰得正德之盛也。位近于君位之盛也。德位兼隆似迫主矣。

經 19—143

此以人

之類也附者音登天之類也

小過三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除多干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夫以義而言陰過于陽非分也然勢之所在則陽亦不能制而亨矣但當安守柔順之貞乃為利也利貞何如但可置力于本分之內而為所當為至于大事而力不堪者不容越也然所為雖小事亦當收歛謹密不居已干亢而居已干卑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所慶得宜事无不當乃大吉也

小過如臣子之勢有過于君父僚屬之勢有過于官長天下亦有

下經會通八卷八

四十

此等時過者勢也故亨不可過者理也故戒以利貞卦詞雖有許多說語總不外利貞二字可小宜下正所謂利貞也以其人言三分有二文王之小過也以服事殷文王之利貞也或曰小過以事宣不以人言謂行貴得中而氣或稍偏必矯枉過然後得亨理所當過即是時中如寧儉寧固之類文有以沈潜性者謂除桑時人過于謹密固慎也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大事則俟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

皆許也小者雖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吉言不在小也小過順大又何患矣

全彖合吉蘇軾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披一時字

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虞事存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此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為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吉原元二風意飛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于物有飛鳥之象為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備是也上

下經會通八卷八

四十一

則說下則順也過即過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卦名小過而詞曰亨者卦体陰多于陽之分處其小而勢過于大運其能亦可无阻而得亨也曰利貞何也蓋小過之時當量力安分不可妄為就審理而還守乃與時偕行也時行何如二五柔得中柔中不任任事而得中則能知時不過以處小事所謂與時偕行也可以吉也三四失位而不中惟剛斯能有為而失位則无任事之德不中則昧時措之宜以任大事非所謂

與
合

與時偕行也故不可也。又何取于飛鳥哉。卦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故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者。當小過之時。一上入之心。而處于驕亢。則于理為逆。持以下入之心。而安于卑遜。則于理為順。則與時偕行也。貞也。此所以亨。首節過而亨。因其過而善用之。故亨。前講小過字以人言。若以謹密之過言。亦可。須玩下意。蓋事有待過而後亨者。故過而亨也。二節時字。全象大音。不徒曰利貞。又加一過字。蓋時常過而過。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陸氏曰。遠時則中者。亦過。遠時則過者。乃中。趨時所以宜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姚氏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關

下經會通

四十二

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況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度。可不可。只爭箇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為所不當為矣。有飛鳥之象。鳥鳥。避風而後逆。此與人之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為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為順。不當強為其大也。飛鳥之象。或曰。才小而張大者。取象卦之全。內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驚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註不可甚
入謂不必

山上有雷。地遠聲微。小過之象。君子以小過之時。豈能為驚世之事。但就一身之中。如行。已如居。我如制。用。元。闕。于。天下。國家者。皆小也。皆不妨于過也。故行。卑。過。乎。恭。而。不。過。乎。傲。喪。卑。過。乎。哀。而。不。過。乎。吝。用。卑。過。乎。儉。而。不。過。乎。奢。此。皆。小。事。而。宜。下。者也。與時偕行也。吳氏曰。山上有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乃大過之事。然象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出血。時有三婦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傲。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于過也。然以救時。象以救俗。儉以救奢。其過以補其不足。趨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取象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六爻合旨。程敬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為過。越。大者之事。則不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過者。不取其弗過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上。九。迷。道。也。此。飛。鳥。之。所。以。為。雲。雲。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于。三。四。卷。為。提。之。則。不。可。過。之。一。言。盡。之。矣。初六。飛。鳥。以。凶。

四十三

初以陰柔之躁性上應強援又居過盈之時是以志氣驕亢上而不下有飛鳥之象則滿極招禍以致凶矣

此小人依勢自逞而立致禍敗於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柔本下從四而躁動失宜下之義以如師能左右之以凶以飛致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以凶自作孽不可活也亦无如之何矣

下經會通

四十

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之象鳥之用在于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祖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為純德之臣其進而事君也過三即而遇六五

是克去驕亢獨秉溫恭有過祖遇妣之象如此則不陵迫其君而適得為臣之分是及其君而遇其臣矣何迫上之咎哉

過去也祖比驕亢過適合也妣比柔順不及不敢陵迫也遇臣合臣分也此宜下宜順也一說祖指三四強臣也妣指六五柔君

取象陽在上者父象尊于父者祖象三為父四在上為祖五

陰而尊祖妣之象二五相應同德過三四而遇五有過祖遇妣之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者以臣之分不可毫髮過君及則過則干臣紀矣

游氏曰臣過其君非坤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迫之禍

故不可也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者惟此一爻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剛正之三衆陰欲害所當過者在預防也乃自恃其剛弗過

焉則小人得以投間而中傷矣凶

下經會通

四十五

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從之有乘間意或曰不過為備而反從之唐五王惟失此義中

武三思之害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之害人甚矣雖過防猶懼不免況乎防之不嚴小人者或

過而一肆害于陽凶將如何

如何乃危之之詞所以勸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當過時可以无咎何也蓋以剛居柔軍安于下而順毋過于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无咎也若若柔而更以

此位不當
與他處異

下經會通 卷八

四十六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屬必戒終不可長也

弗過遇之者以剛居柔為位不當所以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屬必戒者蓋往則過剛而以傲取取則終不可長用也所以必戒

九四本不當位但在過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乃為宜耳不可長內勿用永貞德已包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柔弱之木處太高之位又當陰過之時已過矣是以天下之事日入于非雖欲經濟其何能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時或得陽剛為助可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柔以

剛往弗遇則過就有所屬而當戒然則將以為柔柔終乎不可過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屬而執柔之遇以為常是天下事無時可不用剛也鳥乎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

陸君答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過矣與時過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而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弗過而過之者上是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陸庸成曰三四俱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即弗過又三儆其防疎則召災四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與龍相合

下經會通 卷八

四十七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不雨者以居尊過高負勢自驕不求賢以為輔也

上六弗過遇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居動性之上又陰過之極故其施為動作弗合乎宜而遽理逆常又遇之甚者也飛鳥之宜下者不同矣不猶弗過遇之飛鳥離之者乎則凶必甚矣天災人害雖然並至是謂災眚

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于陰上六陰弗能過而遇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害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離遠去也穿雲後影之謂是謂二字有味

无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厚自裁作是之謂災眚耳

象曰弗過遇之已亢也

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况可至于亢矣宜犯天人之忌也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己致遂何言哉六五已上謂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亢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亢字即象詞逆字仲虎曰此爻與四相反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過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過

既濟離上坎下未濟坎上離下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

下經會道八卷八

四十八

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陰之時最多也

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卦登觀之坎離錯綜即是否泰互見耳

按既濟之上即未濟之初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

既濟離上坎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主佐協力位各得正施為當可太平既已濟矣

故名既濟夫既濟則盛時已過難望大有為也僅可蒙安而亨太平之餘休其亨也亦小矣然小亨豈易得哉必思慮預防不怠戒慎固守其貞可也所以然者蓋既濟之初心尚終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變離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舊以亨小作小事亨以初吉終亂作天運言非也有以未濟律之亨小以天運將衰言危之也利貞初吉終亂以人事言戒之也其說可從者來俱以人事言為佳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微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胡氏曰創業之主以憂

下經會道八卷八

四十九

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未幾而終亂迷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者小字佳

全象合旨全象重人事上曰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此時非利貞以保之不可貞只是憂勤謹畏曰正曰中皆貞也大抵治之未成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无所事事止心于是生矣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大象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為不窮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而曰小亨者蓋時以濟名則晝盛已過而伏衰之漸但可

小亨亨而已。此時而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故詞曰：利貞者，以卦体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剛正則不至好大生事，柔正則不至好逸滋弊。此保濟之善道，所謂貞也。所以維治，亂之起于不窮也。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之吉者，以六二柔中，是柔而不過，憂勤而不輟，所以吉也。逮其後，柔漸靡焉，怠荒无所事，而止心生矣。止者，治道之窮也，此不可不利貞也。

曰：小亨者，國家當極盛時，亨之大者既通，總有好處，都是尋常，故曰亨小，非謂小事也。剛柔正，無剛柔言，而初吉則單言柔得中者，何也？創業之主，專要做事，故貴剛；守成之主，最忌多事，故貴柔。

柔則持盈守滿而得中，又非因循而止，所以吉也。止，則過于柔而非中矣。故其道窮而亂。看來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時？治極生亂，極生治，此雖天運，皆人心造之也。慶无事而止心生，則亂從茲起，慶多事而戒心生，則治從茲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治亂者，人之心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休之以保濟，于是戰兢恐懼，以思其患，而謹微杜漸，豫為之防，則有備无患，濟可長保矣。

思以心言，豫以事言。一事說思患豫防，雖明知陰，所以常濟而不

六爻各貴。蘇軾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亂，何其為經營禍亂，不足為憂，而養安无事，深足為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弗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于濡首，終止之亂，人自為之，天何尤哉？嗟夫，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壑，深淵之陷，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于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

程敦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為初吉，上三爻為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也；二之喪弗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也；四之衣袽，恐內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隣，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永无不濟者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其逸欲未萌止心未起謹戒此時矣何如而後无
外哉必長慮却顧而不敢輕動如車將行而曳輪如孤將涉而
濡尾則敬慎不貽可以无咎

此惠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其心常若如此若真曳
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舟不能濟矣只此一點敬慎之意
慎則終能前終能濟矣故无咎與之行在輪曳輪則不前歟之
涉必揭其尾濡尾則難涉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而有未濟之意
所謂思患預防也 要識得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
敢輕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下接會通 卷八

五十三

居初能戒如曳其輪則防患預矣而彙孽不萌宜无咎也

義者宜也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弗可曳
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
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固時而動並行不停如是既濟之
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
首言平之不可玩也與陰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必得君而道行猶婦必得茀而可前行也二以中正應五五
得行其志者但五居既濟之時狙治安而忽于任賢二雖有志

七日得即
在勿逐看
出位

何能行哉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當察中廢何必汲
求行父當見田父不獲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也

胡五峰曰五婦喪二應而不汲于求二省虛既濟之時則中反
為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乎分而不可汲于二二守
中正之道亦不汲之極則必變為中滿則必通不然既濟失
其在外者逐且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宗自失焉乎七日得之凡
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 勿逐二字重人情以得之
動心不免逐之急于求合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之
以勿逐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下接會通 卷八

五十三

何以七日得哉保濟以中道在二舍我其誰何必逐而後得

也

語中要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是治安之日而或有不庭者以問
吾治則用以伐之高宗伐鬼方之象也夫高宗當中興之時接
全盛之威以伐鬼方猶必待三年後克則兵可輕舉哉試不保
已用兵則當慎于擇將而小人勿用也

伐鬼方象全盛而用武也下二句是戒詞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
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初于外者聖人恐其失之躁動也故為之戒

○以高宗之成而伐兗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
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元事之世捨內治而幸功皆小人
啓之也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
也孫氏曰遠而為中國患者莫甚于夷狄近而為中國害者莫
甚于小人用小人以治夷狄是去一亂而生一亂也或曰三年克
之不貪近功不幸苟勝有箇周悉萬全慎而持久之意此善用其
剛者取象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其有伐之
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高宗之
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下經會通 卷八 五十四

○三年克之師老財匱困憊甚矣奇為得已可輕舉乎
程傳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
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過于敬畏者故致治保邦之器
无不備具而心猶不敢寧也防之又防象乘舟救應舟之漏而
預備衣袽猶恐漏至而不及覺終日戒慎不以衣袽自安也此
大臣計深慮遠為國家保太平者
二句一串說皆取象于舟自濟上來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
象平日久繫繫易萌即防閑已周隱禍常伏故備慮也具不失于

○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履既濟之道也大象思患在預
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後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思患預防
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取象震中漢曰六四出離
入坎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故取漏舟為戒終
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也蓋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
之象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何以終日戒也心有所疑懼也誠恐一念不謹禍患旋至故不
敢自恃其有備耳
疑非疑惑之疑乃疑懼之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于心終止
疑非疑惑之疑乃疑懼之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于心終止

下經會通 卷八 五十五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下大福惟君享之五雖居尊其時已過而天命人心莫之挽
晉豈若二始得時而天與人歸乎其象猶東隣殺牛其祭難盛
不如西隣之薄祭實受福也
東隣禴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西隣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受福
得時之象玩一實字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財而私
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无受之通耳

一說東西者彼此之詞言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不足故借兩隣祭禮以示警懼使五知所戒也享神者極誠不在物係治者以實不以文蓋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非君失時臣得時之說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者非五之位不如二也二之始得時也惟得時所以實受其福吉方來而未艾也

重一時字吉大來正以時言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程敬承曰凡物彼來此受吉之大來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

下經會通 卷八

五十六

以受之禴祭可事非誠不能格也

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正亂終之時雖以陽剛極成倫猶恐不保乃以陰柔

覆之忽而不戒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濡其首也不亦危乎

所謂終止則亂也濟何以濡其首蓋自以為濟而怠弛念勝不至戒

及溺不止矣此即是厲洪亮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是故君子濟世必以身在

濟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援于遯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取象坎為濡上為首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厲則危亡立至豈能久乎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元及矣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一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美不美的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

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臨關卷離被時即所以有這樣不好的意出來

未濟三三 坎下

下經會通 卷八

五十七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元攸利

為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悅心謀不臧事元所濟故

名未濟夫以天運言未濟終有可濟之理將來必亨然而致亨亦賴人事何如耳時方在險撥亂為難以謹畏之心求濟則終

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

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元攸利未濟非終于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周用齋曰凡事每成

于老成謀遠之老而多貶于少年剛銳之輩故以小狐象之小

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其陷也小

者未能畏懼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或曰紀綱

易述曰：小者才不足，狹者志不果，稱狐尾，豈于身濡則身隨以溺，小狐才未強，汜濟而尾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

全彖合旨：全彖見未濟之必亨，始終重人事上，首節以人事得

亨，二節首四句見人事當盡，末二句見人事未嘗不善，人自敗之

耳。周用高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

雖然，則柔應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得中則舉措當，相應則心力

協，此濟世之道也。項氏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履解上

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汜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濟

下終會通 入卷八 五十八

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何以亨哉？蓋未濟之時，非小心謹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

也。今六五柔而得中，柔能謹慎，中則協，宜所以亨也。小狐汜

濟者，是時事方殷，尚未出險之中，此時正宜單力維持，謹始圖

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濡其尾，无攸利，則始乎不謹，卒乎不免

濟而不續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要在得協濟之人耳。卦

之六爻雖不當位，而謀猷不滅，然則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終

有濟矣。此未濟之必亨，在人之心，終耳。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

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

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无可不濟之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推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居之方也，于是以慎辨之，固器命名，緣

分定制，使親疎貴賤，各得其序，尊卑大小，各安其分，而居方與

則民志定而天下可濟矣。

天下未濟時，物多放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

其兩而不相侵犯也？然不慎，則不能辨，慎字最重，時當未濟，尤事

下終會通 入卷八 五十九

不要謹慎，况辨物居方乎？象言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群，分水火

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

未濟者，終濟矣。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

未濟致之各異。

經緯曰：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慮預防，表无心之心，不

可无也。首慎，卒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

也。

六爻合直：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

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

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

○

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適義也。天人之道盡于茲矣。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

下經會通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柔居下，當未濟之初，是无才无位而又非其時也，能進而圖功乎？濡尾之象也，吝可知矣。所謂小狐者，此也。新進喜事，不度勢量力，急于求濟，而反不能濟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体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矣。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体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

事必敬始而後可以善終，初之濡尾，雖時不可為也，亦由不知敬慎故耳。曰：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也。王氏曰：未濟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及，至于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猶曰无休已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而才臣貞靜者少，乃五柔君而二以陽剛應之，宜其遇也。而居柔得中，能盡恭順，退守而不敢進，如曳輪然，則得臣道之貞，而可成濟時之功貞吉。

下經會通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程敬承曰：坎自有曳輪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自止而不進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居而處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无躁急者，濟之正適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謹密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以九居二，非能正者也，貞吉何也？以其柔中，宅心忠順，故能威福不專，而行乎為臣之正道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六三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當未濟而往，鮮不仆矣。故

以此非時事之難病在獨力不足耳然以柔非剛將出乎坎則英雄之助可資也苟能借力共拯則未濟者轉而濟矣何涉川之不利哉

既云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征者自危猶陸走則用已力涉者乘物猶水浮則借舟力此自用不足用人則裕在三之自審也王註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矣何憂未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征凶者由其處位不當无才德也位不當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起

下終會通

卷八

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

既濟六爻不出卦名獨未濟六三言之未濟六爻皆位不當亦獨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大臣任撥亂之責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志欲有為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故勉之以為能貞則難无不濟心无不愜吉而悔亡矣其貴何如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戮力助勦之日是必以剛決作其震發奮然為國家揚戢定之烈至于積久以圖殲厥心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焉此所謂貞也所謂吉而悔亡也

有以變名

以大臣濟天下言貞字宜虛講下二句正是貞也時說講貞字皆云光明正大以為權陷廓清順天應人而不微幸成功將下意講盡則下講便重複矣震動也濟天下非剛健不能所以轉未濟為既濟者正在此大蓋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始出于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有三年受賞之象陳氏曰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愆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時以濟世為志既能貞而悔亡則濟世之志行矣

下終會通

卷八

說一志行見得未濟之時至此方可濟也非奮發能如是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主濟者也大明內蘊本俸極其虛靈矣居中應剛與賢樂為之輔矣故能洗心浴德而本俸粹白瑕類盡融貞吉而无悔也由是而暢四支發事業所謂闡然日章之君子也煥之為禮樂文章一皆誠則形則著根于實德而非矯飾也天下文明何吉如之

舊亦主變化氣質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乃是與之非矯偏歸正之謂也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无不待于亡也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俸本

而垂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付物
而不自信使武以文濟則以柔斯成君子之光也貞吉
无悔以天德言君子之光以王道言貞即有孚提君子二字則有
孚之意光字內已含不是光又必本于有孚也此二句乃申贊之
詞猶只完得箇貞字

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
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倫三吉而无一悔其盛于他卦何也為文
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賢佐故諸臣戮力大臣
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
醴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下經會通 卷八

六十四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而本于有孚則功業彪炳天地將為昭矣其暉无不
吉也

言君子便見光本于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克之欽明
其光矣克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服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
妙也唐虞卷曰孚在內則光有倖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當
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在五
暉吉之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之極時當濟矣浸何為哉正宜與時安息待天命之自至

如孚于飲酒鳥則无僥倖欲速之咎矣然謂之有孚于飲酒非
盡據于天命正緣人事已盡所以能自信耳若自以身處事外
不以事警心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濟乎
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于陽剛與之共濟功成矣時至
上九自未濟而之濟矣而上九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
所以濟也故云有孚于飲酒取需所謂飲食晏樂也孔明之吟嘯
于先子房之辟穀于後皆得乎飲酒之義也若過于自信自樂則
為刻倫阮籍之濡首矣人心易放故聖人戒之是字對非字看義
所當為之謂是即指半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下經會通 卷八

六十五

義之品裁謂之節取是之所在也今從而不知飲酒而至濡
首則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甚矣

不知節取為失是與初不知極相應陳氏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
謂之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

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无
為用而卷舒操縱提歸于是斯陽德完局也胡雲峰曰既濟以
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一即
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一即所謂中也克之授舜只一中字易三
百八十四爻只一時字易于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
見矣

提論 藉飲溪曰上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終既未
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
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之不窮
之機乎夫欲生之不窮舍水火無由矣水生於天而地火生
于地而成于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水以水之烈濟
火之寒則非以水濟火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
生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然下潤者皆屬之
坎其燥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倖无廢而不融
洽離之燥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為知極為知節
其誠也為貞吉為行正其誠而明也為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

六十五

離萬古此生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
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則不相射
全經提論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
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
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
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鴻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
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休山澤通氣
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
終以效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

易會通卷之九

繫辭總畧

經釋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
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雖然贊然貞
一為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

上繫會通卷之九

進而卒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制而歸之德
行德行者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
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反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
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
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卦爻
也廣大準乎天地德業效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議易體
之酬酢易行焉其發擬議變化之端要何思何慮之則惟樞機
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謹密研幾而
時動也以效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

繆昌期當時亦聞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西華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棟楚餘甫全輯

程氏易傳卷之五

程氏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肯而實非聖人
社稷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
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惟
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人觀
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妙於動即為道分三極而
合之為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
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
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乎
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
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以

上繫會通 朱九

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
一陽之道也無體之易乃從陰陽生而名易无方之神乃從陰
陽不測而名神洵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
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
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
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也聖人行天地之數於尸
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數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
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
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
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泰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

道而察民故何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
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民同患之
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
者也即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入乎吾
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
貞一即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
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
之淑慝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戒戒慎一一致故也豈
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
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

上繫會通 朱九

此一如射隼苞桑知幾而後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
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
而其心貳其行罔濟不得已割吉凶報失得令不惟於憂患云耳
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
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辨而吉凶決無六爻之變動則當否
異而吉凶生大哉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
終始而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一
也係爻象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也其惟辭寡
者乎斯之吉人即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簡理得者乎嘗總為之
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

開口說天
地乾坤
而後天地
前後相應

以成象爻也是聖人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知陰阻。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上繫

天尊全吉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則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于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于卦爻之中。然而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道盡于乾坤。乾坤盡于易簡。君子之體易簡。正修易之實功也。

上繫會通

程頤曰。通章以易之乾坤為主。歸重易簡。上夫子係詞開口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見得有天地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種種。悉具。有乾坤而貴賤則柔吉凶變化亦種種。悉具。是乾坤所在。即天地所在也。未有易先而理在天地。既有易後而理在易矣。而提根于自然之易簡。非有所安排造作也。天地所以生成者。此易簡也。易之所以摩盪者。此易簡也。聖賢所以崇德廣業者。亦此易簡也。作此易簡而與乾坤合則其德即天地之德。業即天地之業。而位乎中矣。提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為聖賢以與天地參耳。此章俱就先天之易言。故曰易簡。何也。一部易書只是剛柔二畫摩盪而成。何等易簡。故夫子別出易簡以示人。

而末節成位乎中。分明是指義皇作易之聖人。

李氏曰。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于易理。繼言易理見于天地。以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最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聖賢無休之學。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之為書。聖人所作也。非聖人私智所為也。天地間原有易理。聖人因而摹寫之耳。且觀易于摩盪之後。有乾坤矣。貴賤矣。剛柔矣。吉凶矣。變化矣。然乾坤豈自易始哉。天以純陽位上。而履尊。地以純陰凝下。而履卑。一健一順。已有乾坤之實矣。乾坤不

上繫會通

此易定乎。自是有貴與賤。非位于易也。地與萬物之卑者。陳于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于上。則易中卦爻列于上為貴。列于下為賤者。已位此矣。有剛與柔。非斷于易也。天與凡物之陽者。性常主動。地與凡物之陰者。性常主靜。則易中卦爻陽動稱剛。陰靜稱柔者。已斷此矣。吉凶辨于詞。豈始于詞哉。觀于事之一念。向善而眾善咸集。一念向惡而眾惡皆歸。以類而聚。人之善與惡。交不入惡黨。惡與惡交不與善謀。以群而分。聚分而善必吉。易之順理而吉也。聚分而惡必凶。易之逆理而凶也。吉凶不已生乎。變化起于著。豈始于著哉。觀于日月之升沉。星辰之顯晦。在八成昭回之象。山川之流峙。動植之榮枯。在地成經緯之形。

象形之陽化陰者，策之陽窮于九，化為少陰之八也。象形之陰變陽者，策之陰窮於六，變為少陽之七也。變化不已，見乎造化有自然之易如此。

此夫子從前步後追，論金前原有，如如此。鄭氏曰：通節重乾坤二字。若貴賤則柔變化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吉凶二字外，未嘗有是名目。皆夫子彖傳彖傳標出，蓋六十四卦總是一箇乾坤，而此乃其中所具之物件，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陸庸成曰：乾坤之于易為門為綱，是則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也。故乾坤定乃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斷不相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吉凶生焉。提之則柔變化其間，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

上繫會通 下卷九

六

或幾乎息矣。此之易理原在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句句有陰陽字。

天地重健順，不重尊卑，恐碍下卑高也。卑高無天地人物，陳者鋪列有等級也。位者以次相序，自不容紊也。貴賤兼內外乘承言九剛必動，凡柔必靜，常者常性也。對變言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已之德。置陰陽言剛柔者，有可見氣不可見也。方嚮也，物人也，方即物情之效，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品也。吉凶本善惡而生，所聚善惡之漸積也。所分善惡之異黨也。藉子瞻曰：方本其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于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

在象中

或以變為象化屬形

則柔作乾坤作陰陽一即易化

之生于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于相形也。象者，乾道之流行，故為天形者，坤道之結實，故為地象。形即變化所在，且象形各自有變化，非合象形而為變化也。易迷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耳。其實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也。形者象之休質留于下也。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隳伏，潮汐人物无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隳伏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上繫會通 下卷九

七

是故因之曰：首節不是屋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化之象形无不具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

是故聖人因之以作易為見天地間只陰陽兩端。而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悉備。一奇以象陽，一偶以象陰，剛柔立矣。由是剛柔而生太陰少陰，柔摩剛而生太陰少陽，陽兩相摩為四矣。太陰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兩相摩而生巽坎艮坤，四相摩為八矣。是之謂剛柔相摩，易之小成也。由是以乾兌離震為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卦立

矣以巽坎艮坤為主以八卦推蓋其上則自始至坤三十二之
陰非此矣非此則八卦相蓋易之大成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
九乾坤也貴賤顯微皆以變化也無不具其中矣則夫造化
所在何非易理之著見乎但見天地間雷霆之鼓舞也風雨之
潤澤也日月推遷寒暑代謝也孰非是陰陽之變化生人生物
哉由是陽而健者乾道乾道成則男為陰而順者坤道坤
道成則女為陰陽之變化滿盈乎天地之間皆易理之變
化呈現于天地之間也至此則易書造化相為流通信乎易非
聖人之強作矣

是故節聖人作易之東指橫圖言摩以相生言兩物相摩也蓋以

上紫會通 卷九

相交以下止于兩也伏羲畫卦時就他一上加二却象似摩以一
交八却象似蓋此形容字眼非真摩蓋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先蓋
在八卦已成之後摩蓋即變化也故有知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
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一
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
能不相蓋相蓋而斯有六十四卦則柔者乾坤之異名摩蓋者亦
化之缺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則柔吉
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休也後以摩蓋鼓潤運行言是
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故之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微上徹下俱是易理非造

化在易之說也但時說皆以成象成形平對殊非書脉且乾道坤
道此二句已含易簡一章關鍵處宜一直說下謂天地間千變萬
化概不外此陰陽易書摩蓋之後凡宇宙鼓者潤者運行推遷无
非是理之流形生人物之散殊如此說方得書脉鼓之四句在
造化上說不宜著物二之字輕一者循環不窮之謂寒暑句跟日
月來亦可吳氏曰震為雷離為雷雷即雷也巽為風坎為雨伏
藏圖圈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
以風雨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云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
北巽巽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
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曰鼓曰潤

上紫會通 卷九

九

曰運行曰一寒一暑此正摩蓋之妙
乾道即乾坤當陰陽有男女舊說無人物言有單指人言者更與
易簡之旨相合蓋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
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
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
人固有之理而德業所由成也蘇氏曰玩二道字二成字則人
之道一天地之道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姚承菴曰在
人形有為男女德性為易簡夫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
先成男成女隨說知始作成易簡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乾坤當
人與易
上與不可
者物

上卷會通 卷九

十

然是乾坤之道最廣大又最要約以分見于天地者言之使乾
天也有父道焉不特成男而已氣始其形理始其性盡男女皆
主宰而資始之也乾其知大始乎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特成女
而已氣成其形理成其性盡男女皆作養而成就之也坤其作
成物也即其所知氣至遂著理行遂通蓋物之始之不必物
經營之也何易如之要之乾之所以成者惟此易而已其成
物可以觀能盡物成之若甚煩其不知坤順而靜者也凡其所
能皆因天之氣固物之形因天之理全物之性蓋物之成之不
必物之創造之也何簡如之要之坤之成者惟此簡而已

言乾坤之理以起下文無休之意不復主易言也重下節易知簡
能正見天地德業之盛成位乎上下焉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然然而得之存乎人焉從易簡者吾與天下同為良知同為良
能也誠能法乾易以存心而克去艱險則明白坦夷盡人皆可
知矣法坤簡以處事而謝絕紛擾則依直要約盡人皆可能矣
惟易知則我以是存心人亦以是存心凡天下以心相信者皆
吾之也惟易從則我以是成能人亦以是成能凡天下力于為

上卷會通 卷九

十一

善者皆無功也。有親則因信從之衆其精神更无古今矣。不可
久乎。有功則因倡率之廣其作用直滿宇宙矣。不可大乎。可久
則其德日新之盛德是賢人之德也。可大則其業富有之大業
是賢人之業也。德業至于賢人而吾之易簡乾坤自然之
易簡知天下之理有不得乎至于天下之理得將見天以易始
物成位乎上地以簡成物成位乎下吾以易簡體物成位乎中
何愧哉。可見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
當求易理于天地天當求易理于吾身
陸氏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
變化之內而易簡之精蘊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

法乾坤者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
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
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加物舉變化者二以貫之
矣。夫是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此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
孰能與于此哉

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有乾坤此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
自有生來易簡之妙合下稟賦謂良知良能是也此良知良能
何人不可知何人不可能只因自生情識所以生出无限艱難險
阻耳故從易知易從說起直說到有親有功可久无非形容
易簡之妙以易知二句為主下數句逐一發出非有先後俱是本

上繫會通 卷九
後世而在也。所謂克齊其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說困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遊世不知將自悔乎。賢人猶言過人。若說賢而未聖。則可大可久之外。豈復有加乎。休易工夫已到極處。下節再無工夫。故直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足上之辭。
未節易簡即與乾坤易簡合一了。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界之道理。亦是天下公共之道理。然皆性分所有。的。是現成。惟易簡則早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群分者。成家成形成。萬有不同之理。无不收拾盡矣。得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無兩樣。成位乎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夫生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無愧于人。與天地

十二

而立為三。不必觀到贊襄處。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天事地。而而言也。
聖人設卦全旨。程氏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于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理。至論聖人。休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此章言後天之易。究析于詞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居安樂玩。曰吉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張彥陵曰。上章言聖人之至卦。此章言聖人之繫辭。然辭實不外于象。實不外于道。象之所在。即道也。聖人繫辭。全是借象以顯道。之所在。即天也。君子學易。全要溫道而合天。從象字剔出一道字。從道字提出一天字。見君子與天合一。方
上繫會通 卷九
完學易工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伏義畫卦。吉凶之理。固默示其微矣。然有畫無文。民用弗敷。周文聖人。于是取先天六十四卦。而布列焉。統觀卦象。則時有消息。而係象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爻象。則位有當否。而係爻詞。以明一爻之吉凶。則易道大備。而利用彰矣。然所以觀象係辭。果何本哉。蓋辭固因象。而係象。又因變。而著也。卦爻之奇者為剛。進之極。則柔推夫剛。而陽化為陰。化所由生也。卦爻之偶者為柔。退之極。則剛推夫柔。而陰變為陽。變所由生也。是其變化之間。消息當否。无不具焉。所謂吉凶。已寓此矣。觀象

十三

係辭非本此也

上言辭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下言變所以生變生而象在其中

聖人節要發出吉凶得辭而明意妙在觀字觀是周文心印我皇

之易處作易之事全在此節

剛柔即是原觀象繫辭之由相推要發出活動的意思與剛柔相

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出外非有外物對待而相推

也如陽窮于九自然有箇八隨後來陰窮于六自然有箇七隨

後來如推出來一般相推即是變化生无兩層朱子曰陽化為

陰只是德地消縮去故曰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

上繫下通

則曰曰易之道不外辭占象變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

而明吉凶變化也變由象而出故曰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

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所

觀此以聖人神明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

十四

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既失而困憊憂之象也辭

有自吉向凶之吝即既得而安肆虞之象也象變之中柔變

趨剛者即造化退極而進消而復息之象也剛化趨柔者即造

化進極而退息而復消之象也既變而剛即陽明用事登之象

也既化而柔即陰晦用事夜之象也至若剛柔變化流行于一

卦六爻之間九六迭用所謂動也其三極之道蓋三才各一

太極而太極各無餘陽動于初二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動于

三四即人道之仁義並行也動于五六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

易理無該固如此

二節時說以辭占申上觀象繫辭象乎人事象變申上剛柔變化

上繫下通

則曰曰易之道不外辭占象變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

而明吉凶變化也變由象而出故曰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

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所

十五

二四五上為剛柔致即變化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
之動為道非以六爻為三極也象滯而不神則變動不恆動
即道也道至極也極一而一即天地人為三故曰三極蒙引曰
諸道皆謂之太極語太極而行則謂之道易有太極推原于卦爻
未生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推究于卦爻已動之後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
言无不利

君子可不學乎是故身之所處有為持循之地而安適不變者
則在易之序焉卦爻之中剛柔往來陰陽消息莫不有當然次
上聲會通 卷九

策足為居身準也居安在此則一身皆易矣心之所寓有為持
絳之貞而沉潛玩味者則在爻之詞焉蓋爻之詞假象明理精
實待虛莫不有精蘊旁通足為悅心資也樂玩在此則一心皆
易矣然豈以動靜閒其功乎是故靜而未卜筮也則觀其辭
夫憂虞之象而玩其吉凶悔吝之詞此居安樂玩矣動而已卜
筮也則觀其剛柔相推之變而玩其吉凶所決之占此居安樂
玩矣蓋易之理即天之理動靜合于易則合于天是以自天祐
之居無不安動無不順不亦吉而无不利哉
孫項卷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係詞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
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以不學矣是故君子所

居而安者在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吉凶悔吝之爻詞
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箇易理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
而玩之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分明三極
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係詞分明三極之道之開發次第樂然義
理瑩然足為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云云動息于斯而
不能舍也吳因之曰居安亦非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
萬覆凡事循理做得恰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隨處渾是
卦爻所著當然之次第究竟亦無他道理而已矣爻詞雖不如彖
詞之約却一爻自有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
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在盡洩于

上聲會通 卷九
六畫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者故曰樂而玩者爻之詞居斯安匪安不成居矣樂斯玩匪玩不
成樂矣
末節象辭變占不可平辭占即在象變內象變即易之序末筮為
象既筮為變辭占即易之辭末筮為詞既筮為占胡雲峰曰象
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
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道動靜无非易
即无非天故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
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
悔吝此獨言吉一者蓋學易之後自無凶悔吝也無凶悔吝即吉

夫只有占
之一筮為
之山悔吝
亦要人說
故必吉利
乃見本易
達天也

三才圖會
項不可分

也。蘇氏曰：君子身與道俱，即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為易。心與道契，即與易之詞契而忘其為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詞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于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陸庸成曰：三極分則三合。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言，山君子體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言乎章全首。首章以畫卦言有聖于賢人之體易。前章以繫詞言有聖于君子之學易。此章則合卦爻詞而言其通例。泛示衆人之用易也。

程氏曰：通章重詞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象詞言乎象爻詞

上卷會通 卷九 十八

言乎象爻詞。自吉山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開矣。要之聖人係詞其言吉山甚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于初知所悔而改之于後。所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于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其實辨吉山一句足以顯此章之旨。指其所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无咎無非吉山。此民同患意也。

吳固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是易書平易通達之教至。憂悔吝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點齊人心。无開物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通章非徒叙列通例全要務出聖人憂世愛民之心。自其所示曰言自其所示之包含廣而存。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先天立象意已盡矣。何文周二聖又繫詞以盡其言。无非覺民意也。彼文王繫彖果何言乎。言乎全體之象也。周公繫爻果何言乎。言乎一節之變也。彖爻詞有吉山者。蓋言象亦中有時之消位之不當為失。則凶也。有時之息位之當為得。則吉也。又有悔吝者。蓋言象亦中有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內生怨艾而成悔也。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內啓尤繫而成吝也。又有无咎者。蓋因象變時窮位極。不免有過矣。于窮極之中求其一節之變通。卒能因位轉移隨時轉旋而善補也。

上卷會通 卷九 十九

首章須把彖皇登卦說起。方與卦有小大相應。姚鳳梧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詞。故彖以言乎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者也。聖人觀變而係爻詞。故爻以言乎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變乎時之變者也。彖非无變。但在全體无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爻非无象。但在逐節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

吉凶即吉山悔吝无咎。即上文卦爻詞所言者。第上分言。此合言。其有失得小疵善補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即所謂象與變也。吉凶者失得已定。悔吝者失得未成。猶可改也。故曰小疵。至于善補過而无咎。則有得无失矣。善字極重。既有過。即如玉有

衣有破碎。非磨淬極工。則瑕疵未除。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
瘡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委曲。圖回。而後
于無。完。全。方謂之善補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
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爻有貴賤。易列之。而以次分布者。則存乎六爻之位。易統
言之。外貴內賤也。析言之。乘貴承賤也。象有大小。易齊之。而以
類分定者。則存乎六十四卦。陽為主者。其道公而大。陰為主
者。其道私而小也。夫貴賤與小大。雜陳則有失得之報。而吉凶
生矣。易辨之。而便知趨避者。則存乎詞。為卦之詞。失得者。于全

上繫會通 卷九

十

係爻之詞。失得者。于一觀之。而吉凶居然知矣。然言凶。未判
之先。易嘗于悔吝。慨然憂焉。果何存乎。存乎介也。蓋介者。易中
陰陽消息之間。即人心理欲之分。于此憂之。則必遏欲存理。悔
吝免矣。言凶。已成之後。易嘗于无咎。惕然震焉。果何存乎。存乎
悔也。蓋悔者。易窮則變之機。即良心萌動之關。于此震之。則必
舍舊圖新。終可免矣。

三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各申上文。亦
是。但此章專重辭上。列貴賤二句。只是引起下三句。見得有卦爻
辭不可无辭。以辨吉凶耳。易辭。提為辨。言凶。憂悔吝。震无咎。正辨
吉凶之幾。處无非欲人有吉。而无凶也。貴賤以內外承乘。分小

大以陰陽分。此名分不容混淆者。言凶。所由生也。但其理未華。辨
別之者。必待明而後明。憂危懼也。介者。理欲之分途。震動也。悔
吝者。良心之省察。介在蒙昧。悔吝在事。後。易凡言无悔吝。即寓介之
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肝像之悔。存乎理欲之分也。震。即應之
吝。存乎往來之介也。震其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悔之无
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合而言之。卦分陰陽。有大小矣。詞則吉凶。悔吝。无咎。有險易矣。
然詞所以險易者。亦隨卦之所向耳。蓋小卦之情。其道狹。其類
應。而處有從欲之危。是以不向于失。則向于小。悔吝而凶。悔吝之

上繫會通 卷九

十

詞隨之矣。大卦之情。其道公。其類衆。所處有順理之裕。是以不
向于得。則向于補。過而吉。无咎之易。詞隨之矣。詞與卦豈有二
哉。卦爻詞之通例。無餘蘊矣。

此節總言詞出于卦。正所謂象言乎象也。而爻可推矣。卦有大
小。好卦便是大。不好卦便是小。如復如大。如大有如大。之類。盡是
好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卦。詞有險易。大卦詞易。小
卦詞險。如休復吉之詞。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之詞。自是險。楊
誠齋曰。詞謙復之詞者。如行夷途。如逢春陽。如對克齊。何孔。何其
氣象之和樂也。其詞夷易而指人以所之。得且吉也。其詞險而
詞者。如履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詞險而

四、

易與天地章全旨 陸庸成曰前三章畫卦係詞則易之事倍矣

卷九

三

易但下章用謂字以別之似列為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
 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
 又二章之目也。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言節至晝夜之道而知
 統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字曰天大地理曰天地相似曰乾
 圓天也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道即天地
 之道通知即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无
 友而易无体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準也
 程欽承曰易與天地準于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

不彌倫

至命亦是一套新理。虔印此畫性畫性。即是至命。不必隨把理性命三字。牢纏要說。渾渾融融活潑窮理者。求天地之道于萬殊盡性者。會天地之道于一个。至命則裁成輔相而天地之道自我立矣。蘓氏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謂彌綸也要之三節亦自貫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侔之至也。知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乾闥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無之而已。故贊之以神无方易无体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无非易猶易為体而聖人為之用。非必用易書而後能爾也。

上緊會通
下卷九

二十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一陰陽也易之作以道陰陽也不與天地準乎故統觀其
 外則兼陰兼陽有以彌之而全体无遺析觀其內則分陰分陽
 有以綸之而條理不紊惟準之故能彌綸焉然則理性命无不
 畢具而待聖人之用者在是矣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死生鬼神仁知與夫天地化育萬物生成
 不外此陰陽也準者準其道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理性命不
 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脉絡不紊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聖人用易窮理者言之。則明者陰陽之顯晦。而所以然之故。者理也。人知聖人知且知。則聖人以易之理。即觀經緯之。天文俯察一定之地。理。則天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南。出也。所以出者。陽也。陰也。天之書與上。地理之南與北。明也。所以明者。陰也。陽也。出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死生者。陰陽之聚散。而其說之難明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說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及觀人物之所以終。則知始之生者。氣化之數。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鬼神者。陰陽之屈伸。而其情狀之妙。不可知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情狀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究其陰精陽。

惟天地之道。彌綸于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故于天地間。更無障蔽。如此。幽明死生鬼神。不離陰陽。曰故曰說。曰情狀。不離陰陽。變化。鄭氏曰。聖人以陰陽之理。觀察原反。推究。乎文理。始終精微之際。因見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總一陰陽。而有。以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而後謂之。則天地之道。彌綸于聖人。之一身。而與之相似。不遠矣。三知止是一知。幽明死生鬼神一。

理者以此

理者以此

理者以此

特天地間有此名色。隨在言耳。若論其實。則知幽明一句。便。氣也。而成天地形也。而有理。太易見。故可觀。理雖知。故用察。幽。即天上下之不可得親者也。明。即天地萬物陳列于耳目者也。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也。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魄也。鼻之嚥。吹為魂。精氣合。則魄魄合。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魂。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魂漸。散去。无所不之。故曰游。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者。謂之變。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陸氏曰。聚散虛靜。狀所以聚散。即情。故。

字說。字情狀字。還做所以然。為是。或曰。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不微。所以然。下做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彖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聖人用易盡性者言之。聖人高明配天。博厚配地。而與天地。相似。則以此參彼。而不遠。何也。天之高明。為智。地之博厚。為仁。天地之道。智仁而已。然皆陰陽之理。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以。易盡性。亦智仁而已。言乎其常。智周萬物。而博之以道。濟之仁。則智不過于空虛矣。言乎其變。以行權而立之以中正之極。則智不流于變詐矣。然聖智不據周知。彖行也。優游乎仁義禮。

乃余心循環難以通知也。聖人以易通知之。如明也。如也。如也。不特知其為公之道。而且知其夜之因也。也。也。也。不特知其為夜之道。而且知其昼之因也。其代明終始于一心者乎。天地萬物各夜皆命也。孰主宰是其神乎。孰推行是其易乎。聖人範圍曲成而通知則心與命一矣。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之神也。主宰于天地萬物昼夜之中。或在此。或在彼。无方所之可求。聖心之易。一陰陽變化之易也。運行于範圍曲成通知之際。或為此。或為彼。無形體之可拘。易又聖人至命之書也。信乎易與天地準。而聖人不能外之。以為用也。

上卷會通 卷九

二十八

以範圍天地而不過。但似天地。處以本。休言範圍天地以功用言。易物天地之生成。昼夜天地之顯晦。曲成通知。正是範圍實事。有以通知為主者。亦佳。陸庸成曰。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周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極為易之道。而通知昼夜何以有此析分也。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神。故合之則通。昼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神。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休執之。不滑。而與天地準也。神多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如單出一節或二句。可證聖人至命上講。蓋神易是命。神无方。易无體。聖人之至命也。若出全章則宜以此贊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聖人至命上講

範圍曲成。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曲成。亦在其中。然則範圍曲成。畢竟在曲成萬物上。範圍曲成。不從經制作為。此是性命上感召得來。如中庸盡性贊化一般。昼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凡幽明死生鬼神皆是。然溪曰。晝有晝之道。乾為動。直坤為動。顯于人為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為靜。坤為靜。翁于人為安。息晝非自晝而為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為晝之根。通者與之無間。隔也。聖人夜氣有息。且昼有為靜而後動。而後靜。且與晝夜之道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漫以自知之知。乾知大始也。知非聞見之知也。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

上卷會通 卷九

二十九

後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朱子曰。通者無不通。若通。是不通。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葉氏曰。通知可見範圍曲成。全出于聖心一片虛靈境界。因說歸神易。神言聖人主宰處。兩在不測。易言聖心流行處。千變不窮。神自无方。易自无體。无方无體。只是形容神易之妙。陸氏曰。神即易而寓故。无方易隨神而化故不測。範圍天地三設。要識得與上下兩節相貫串處。如上止說聖人之

此則萬物書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全夜盡屬其通如前所謂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知此則然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止說道辭天下故仁德愛此則萬物書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全夜盡屬其通如前所謂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一陰一陽章全直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第言神無方易无體耳此則直指陰陽之生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之易无體也不測之神無方也提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為至妙也故章首一句是通章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若曰此一陰一陽之道也在賦受則為性善在造化則為盛德大業而提謂之易在物生

三才會通 卷九

三十一

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提謂之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字最清最旋轉不常意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此道所由名也陰陽相裨則相繼則流行于天載極純而无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則裨具于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與仁而一之者也仁者見之云云解矣冒不于造化顯藏之機觀焉仁而曰顯即知之用也而曰藏即仁之體也顯而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為極至矣夫大業外也而就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夫盛德內也而就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此見內外五根陰陽迭運其生寧有窮哉陰生陽生陰生而

如環无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何物而非陰陽之化也此則然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止說道辭天下故仁德愛此則萬物書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全夜盡屬其通如前所謂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神蓋惟其生所以无休惟其不測所以无方也自天尊地卑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見道不外陰陽也又恐人泥陰陽求道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見道不泥于陰陽也其實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內要識得天地之間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靜則為陰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動則為陽太極

三才會通 卷九

三十一

此則然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止說道辭天下故仁德愛此則萬物書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全夜盡屬其通如前所謂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論一陽之謂道

道之其來尚矣。自今言之。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道者太極之理。而陰陽即太極之象。乘之機也。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太極之動。固一陽矣。動極而靜。又一陰焉。陰陽迭運。循環無端。而道之体用于是備矣。

一即迭運意。陰陽只言迭運。即此是道。不必添一層言。有主宰之者。只依孔子口氣。一直說下。而朱子恐人誤。指氣為道。失所以形上之意。故本義云。程氏曰。陰陽原非兩物。故提揭之于上。而不分。所以顯而藏。以顯所以陰。生陽。以陰所以陰。又在陽。又在陰。孔疏謂無陰無陽。乃謂之道。是虛無。虛無是太極。

上卷會通 卷九

三十二

此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為元也。一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可謂之也。故曰之謂道。

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性之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元命之流行。賦于天。散見于事物。無非合陰陽為言者也。故自理未著于人物。渾然太極之體。粹而動。而氣之方行。此時男成女。是氣之結果。成而理隨以立。此東顧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夫結善陽之事也。成性陰之事也。一陰一陽。道是在是矣。

善性雖無
以人言

然天命雖全。而氣質或異。以人之稟受言之。彼游陽之流。動發者。仁也。仁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盡于仁。不知有智也。得陰之貞。靜收斂者。智也。知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止于智。不知有仁也。至若陰陽兩稟。雖不純。或百姓也。百姓日用。非不周于仁智之中。但不著不察。不知有所謂仁智也。夫仁智者。既有所偏。或百姓又一无所見。故君子智仁合一之道。鮮矣。夫仁之動陽也。智之靜陰也。百姓日用。不知而陰陽未始不在也。一陰一陽。道是在是矣。

上卷會通 卷九

三十三

此見一陰一陽之道。即在人性。人當体其全耳。總善是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仁知是于人氣稟有偏處。分陰陽。其實陰陽二字。不容分。然分屬便是智仁之偏。故一陰一陽。就交。交。陰陽交。然。後定。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箇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元妄也。元統天而為義。生心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无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割裂。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全。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体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性之至善。而不滯于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体。未免失其正中。落于偏倚。故仁者偏于陽。智者偏于陰。仁與知。道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仁者曰性而曰成原是完整的。總之過人物去便落氣。氣便有偏全。縱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陽完。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去了知。謂知便去了仁。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言其已偏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止于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也。此仁智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智也。若彼知己之為仁。為知。則亦自知其偏矣。此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觀乎繼善之初也。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

上賢會通 卷九

三十

仁者曰性而曰成原是完整的。總之過人物去便落氣。氣便有偏全。縱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陽完。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去了知。謂知便去了仁。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言其已偏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止于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也。此仁智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智也。若彼知己之為仁。為知。則亦自知其偏矣。此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觀乎繼善之初也。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

仁者曰性而曰成原是完整的。總之過人物去便落氣。氣便有偏全。縱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陽完。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去了知。謂知便去了仁。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言其已偏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止于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也。此仁智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智也。若彼知己之為仁。為知。則亦自知其偏矣。此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觀乎繼善之初也。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

用也。及利貞時。機絃之用。由外入內。藏諸用。最。此氣機之所。鼓萬物之出入也。然造化无心。氣至自出。氣欲自入。此聖人竭心思以造天下者不同矣。夫顯仁德之發也。盡萬物顯仁德。盛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至仁无迹。莫得以德名之。盛德何至哉。藏用業之本也。盡萬物藏之。其業大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妙用无端。莫得以業名之。大業何至哉。顯仁陽也。藏用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夫論業嘗于其外。藏用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體之用。時而藏用。舉萬有生意。包涵无外。故究其施其施必密。此因內知外。謂之大業也。論德常于其內。顯仁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用之。時而顯仁。舉萬象茂榮。暢達莫掩。

上賢會通 卷九

三十五

此承上文見造化陰陽之互根。以破仁智之見也。潘氏曰。仁言顯。即用是。用言藏。即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動。而主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体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顯而藏。而顯。不可以意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知者仁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一說通。即一氣說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无隱。而所以然之妙。不可得而。則是以鼓動萬物。泯然无迹。非聖人

所謂而曰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至乃申贊之辭。不以顯藏為盛大。不發為至。亦可。
陸庸成曰。聖人有憂所以天地。无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濫矣。生以下乃聖人作易之德業。所以釋其憂也。
富有節于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于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正所謂陰陽五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也。
蘇氏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實。如使自以為有。此其富有。吟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也。智物耳。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為生之易。

上繫會通 卷九

三十一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亦可以見道也。陰不窮于陰。又生陽。則陰易為陽。不窮于陽。陽又生陰。則陽易為陰。生不息而造化人物談之矣。孰非道也。
此句乃一章柱石。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止五即是分言陰陽動靜之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虞齋曰。陰生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繁瘁之類。其變皆无窮也。易字誤得。
趙氏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箇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無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無上文。言則疑成之相。是仁知。

則用德業之五根。即生。所在若無下文。則法象之相。神占事。相因亦皆生。所在易者變易之名。
看來此句。他以氣序推遷。承顯仁藏用。來不必無人。物為是。說陸庸成曰。易即道之變化也。求畫為陰陽。以其陰陽之生。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為乾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著筆之數。有數乃有所值之變。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以盡其神。震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以生物之謂微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物生之初。胚胎始露。僅有彷彿可象。此則輕清未形。屬一陽也。謂之乾。及其既生。形色象貌森然。是見此則重濁有迹。屬一陰也。謂之坤。夫成象之乾。陰而陽也。效法之坤。陽而陰也。此道見于生物者。然也。
此本七。衆衆物之乾坤。見天地間无物非生。也。衆生之占事。見日周開。危事非坐。也。法象有微著之。分乾坤即陰陽二安。成者物之滿。便成。也。效者物之象。說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
通上末而論。結善成性。以付受。有在天在人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上繫會通 卷九

三十七

雜說

上繫會通 卷九

三十八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造化人物現之妙哉斯道皆陰陽之所為也而所以為陰陽者豈可測乎以為陽而陰在矣以為陰而陽在矣无在而無不在豈以歸之于神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此通結上文與首句相應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體言生之謂道即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陰陽之微用之妙言蓋有本至妙故曰之謂神趙氏曰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神者變化

以人事之始終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事變方未未定而向則抱者問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決志通不謂占也占既決矣則吉凶已明于是推行于云為之際以善事變于不窮此則務成業定不謂事也夫占乃事之未定偏乎陽也事乃占之已決偏乎陰也此道見于人事者然也

占是占卜通變者通乎事之變而無滯也非卦爻之變而程敦承曰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卜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也易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盡卦筮戶以後事也

之極不可以形結者也標上文而言則網維于繼善成性之中法用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之內流行于乾坤占事之間即有一陰一陽之道則即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經緯曰有生者有休生者夫何條之有故生謂易也死休之體物无不休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尸之數以知其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決即占之變以通其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在陰非陰在陽非陽於陽陰陰於陰陰陽豈有方哉有方可測无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上繫會通 卷九

三十九

夫易者矣二章全旨陰陽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繼自天尊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似似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下一元時元成之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繼之生之易此即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乎皆不外陰陽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成性存一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車會關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德廣業前曰生一謂易此曰大生德生曰易行于其中德是天地之所育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易為效法之書也歟

廣大章全旨 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骨子以言乎遠

此處一狀他廣大的模樣。即推廣大本于乾。而本即陰。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小月。則天地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其理之精微。實通于乾坤之所為。乾坤廣。非直配天地形位之廣大已也。

大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樂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為書也。其中涵蓄無涯。廣矣。其外包括無遺。大矣。蓋易不

上繫會通 卷九

四十

外陰陽。而陰陽無休事物。以言乎遠。則雖千載六合。此理隨在各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通。則雖瞬息几席。此理與待安排。而後咸正乎。以言乎天地之間。精及无形。粗及有象。上際下蟠。皆是物也。易之廣大。悲倫如此。

愈。愈見其充周。不樂也。愈。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言天地而曰。閑則事。物以巨細畢舉。无二不在其中矣。

一說。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樂中之真際也。所謂靜然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微悉呼吸。種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

然易之廣大。本乾坤而來者也。今夫乾者。天之天。至大矣。安從生乎。方其靜與坤別。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其動與坤交。生物之用。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函之中。萬物皆資始矣。大不于是生耶。坤者地也。地至廣矣。安從生乎。方其靜與乾別。萬物之生意。翕受无遺。及其動與乾交。發法之宏。攻數闢无隱。是以坤二之量。順承乾一之施。萬物皆資生矣。廣不于是生耶。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樞。乾坤也。此所以廣大歟。

欲說易之廣大。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

上繫會通 卷九

四十

言。上文天地以形侔言。動靜以化机言。廣大以生物言。絕意于動靜也。不可復回。直也。欽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翕即氣之

專者。藏于此。闢即氣之直者。出于此。

彭子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在家。乾則端居于內。而坤則為之

闢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闢

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也。廣大皆以動而為用。然必靜為之依。紅子所謂不專一。則不絀。直遂不翕聚。則不絀。發散是也。

張氏曰。專而後動。動則如遊。及有餘。迎鋒斬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

源泉。未決。決沛然。決則不專之心。應物是以現。解牛也以不

翁之心。應物。是求鑑于滿也。

要知專者收歛。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生之意俱似。滅息。設使稍有未純乎靜。不可言專。翕者合也。聚也。舉萬有生。意皆翕合。凝聚于其中。不可窺測。无少滲漏。故乾氣一施。舉生意發洩。倒囊而出。不容壅亦不遲滯。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惟易之廣大。由天地而生。則易之理。一。天地之理也。與之配合。元間矣。由是推之。四時措行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變通。則配四時焉。其剛柔之迭運。即其屈伸相感。而寒暑推遷也。日月貞明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陰陽之義。則配日月焉。其對待而流行。即其精不可二。而明未嘗息也。天地有至德。而廣大之中。有

上繫會通 本卷九

四十二

易簡之善。則配至德焉。其確然易簡者。即天之大生健而。易廣生順而簡也。此所謂遠不禦。近不遺。天地之間。无不倫者。故曰廣大矣。

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

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四句皆要就乾坤上。求廣大生于乾坤之動。變通生于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往來不窮之謂道。不是陽變而通于陰。變而通于陽也。義是名義之義。則稱陽。柔稱陰。即義也。易簡極是純粹。故曰善。舊說俱云乾坤易簡。配人心至德。如此則與上二句倒上上二

易配天地。奈何天地反來配易。不可從。宜說易之易簡。配天地之至德。天地至德。不外易簡。此易簡即廣大也。不必待。微而形。事。而。擾。豈能廣且大耶。紫溪曰。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能之至德。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廣也。而未嘗不簡。此天地人所為妙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虛。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

上繫會通 本卷九

四十三

人全音 項氏曰。夫易廣大矣。一章總目也。遠不止。即直與闊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倫矣。即大生廣生也。而其所以廣大者。由于乾坤乾一也。靜而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開。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利。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兩也。兩開者為翕。言與乾俱開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闢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言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闊所謂不禦也。大生廣生。即天地之間。無而不倫也。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約至所以為廣大也。易之所以為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一而已。豈非天下至易乎。陰兩而已。豈非天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

至善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
備乎

看來事愈成即是天地之易簡惟專而後直惟簡而後開天地雖
廣大其至德則其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簡則易
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雖然不動則自專自簡所謂靜正也

易其至矣乎章全肯此章以首句為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
綱知崇至末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見易所以為至也和崇禮
卑效天法地未可露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方顯德崇業廣須要
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名目看得一貫成性是人心中固有者統言
之也道義是成性所出者道義蘊于心為德道義措于事為業是

上繫會通人表九

四十四

存性所有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人莫不有性惟知禮未至則
成性未存道義無自而出矣德何由崇業何由廣成性存即
在知禮中知禮是存性的工夫

程氏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于
聖人崇德廣業處見以迄之易知為知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
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
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耶

陸氏曰上天之載元聲元臭至矣况易之至可得而言語形容
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
極其切實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罔為不知仁智之士

如鳥各執夫非易知易知大德業如聖人執此此哉故
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德高則明者莫如知之崇為易知
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平為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成性獨
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畢具一大地故曰效法非真效
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
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
行乎中便是為高卑為動靜為聚分為象形者即迷運于尊卑之
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者
同于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
宜之謂義

上繫會通人表九

四十五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

易理塞天地通性情其殆至極而无復加矣矣何也語德崇業
廣莫如聖人而易則聖人所以崇之廣之也彼道義則在吾性
而存性以裕道義之施者則在知禮也聖人窮易理于心使本
性昭融其知崇矣休易理于身使踐履篤實其禮卑矣然知不
徒崇也效天之高明覆物无一理不在洞察中為禮不徒卑也
法地之博厚載物无一理不在體驗內焉

易是易理上章云生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
人為人道聖人所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即此生之理而

一、禮即義
二、禮即義
三、禮即義
四、禮即義
五、禮即義
六、禮即義
七、禮即義
八、禮即義
九、禮即義
十、禮即義

已崇德廣業壹一：模放易理為之天地間只有一理時得此理
透徹便是知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卑。下也。崇也。卑下終者
窮無虛境。陳氏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禮卑即
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的事。若一向于高明而不著實則窮則索
幽流于清虛而無執守。憑依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者復也。躬
行實踐也。崇效天者蓋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
是猶象揣摩。依形則度。終落在匡子裏。惟效天則天運于萬物之
上。而聖知亦獨超于象數之表。法地者地包網微不遺一針。不走
一線。而聖禮亦不忽于纖悉細微之際。效天法地不過形容知
行之至耳。

上繫會通 卷九

四十六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
如是而德業之盛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而其間陰陽
之性伸往來變化行乎其中矣。此天地德業之崇廣也。聖人知
譬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成性原于天者。察之由之存：不已。是
以千變萬化而渾然之道。燦然之義。皆由此門出矣。道義出于
成性。非即易理行于扶位中乎。此聖人之德崇業廣也。然孰非
資于易者而不易不其至矣乎。
大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承上聯下之詞。此句輕。成性是
成性。性不當作德性存。謂常存而不失。所謂至誠無息。純亦
不已者。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求合道義。只任意發出。就非當然

道義之門
則係義應

之道合宜之義。欲即道用即義。欲即道義之門。此便是心易。正至
神无方至易无作而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廣說得越
精微越與妙。則易道之精微與妙。自可相形並見矣。
程敬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
之外无易也。乃知禮崇卑之外无道義也。天知禮一耳。以性之
本。休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則曰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
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幾。幾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
而謂之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于其中耶。是故存
則一定不紛之伴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用行。
聖人有以章全直。全章言卦爻之用。首二節將言其用。而先言

上繫會通 卷九

四十七

卦爻之所由矣。三四節則贊易之可用。而君子用之也。下七爻亦
人用易之例。者舉此以例其餘。豈止七爻已哉。通章重擬議一
節。章首並舉卦爻。末言爻不言卦者。以卦爻一理耳。
聖人有以四節。承上章言君子修易道于言動之間也。上章存
存本原之功。尊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道問學也。惟存。則
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者。益熟相涵。一者也。道義之門
存。則易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之時也。
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
能見天下之理。不見于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
立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至理至動。非人所同見。而聖人

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賤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則聖人之以也。陽卦之在天下之賤。該焉擬其可象。其所擬。不出于見。如龍馬鳳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相宜。故云。象也。易之相。雖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其所觀。亦不出于見。其衆動會通。復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賁也。故云。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辭為之。臚戶也。象出為變。辭決為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于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

上繫會通 八卷九

四十八

可亂而變化无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賤。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其宜立象。非无謂也。仰觀俯察。見天下之物。至賤不齊。莫不有陰陽之理。存焉。于是以至賤之物。各有形容。擬之于未盈之先。各有所宜。象之于既盡之後。物有純陰純陽之形容。則盈奇偶之純。以象之物。有雜陰雜陽之形容。則盈奇偶之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

賁以物言。如天地雷風水火寒暑之類。參差雜亂。故曰賁。只在賁載間見得此見字。要看得深。非淺。聞見之見。程氏曰。仁知之見。徂于一己見其偏也。聖人之見。通于天下見其全也。擬者象之。

不可執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發出形容。來。象非是卦。乃且也。象也。如乾之卦。以象天。坤之卦。以象地。有此卦。則有此象。者。象天下之賤也。此節不重。卦重。畫卦本于陰陽。三節不重。係詞重。係詞本于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周公立爻。非无謂也。聖人遠求近取。見紛紜不一。莫不有至一之理。寓焉。于是觀衆理之統會者。求一理之可通。即通處之可行者。立經常之典禮。爻有脩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吉。所以效

上繫會通 八卷九

四十九

其動之得也。爻有逆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凶。所以效其動之失也。是故謂之爻。

動就人事言。如婚媾祭祀。涉川利往之屬。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說到易。至係詞句。方是係之易也。會通一事。中有會。有通。會是衆理聚處。事理間。若于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偏。如何可行。須于會處。理會其間。自有通處。通即會中之通也。會中不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者。立為常法。而曰典禮。與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行即立字意。得失之異。吉凶之殊也。係辭斷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蘇氏曰。聖人作易。自真見中來也。有以字要玩味。天下之賤與動。

聖人之見
原非天下
上尋求

○

人誰不見之。而不見所以動之理。雖見猶不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動與靜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此之謂真見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亂也。

象有見于贖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贖。雖亂不齊。能無惡乎。然陰陽之象皆本于陰陽之理。則名雖不越。而意味深長。玩之不厭矣。又有見于動而立。是又言天下之至動。紛紜萬變。能無亂乎。然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理。則事肆而隱。而隨事隨物。截然不亂矣。

言跟見來。惟能見故能言。言者著也。至者理之極。至者廢也。贖之至

上繫會通 卷九

五十一

處有至一者。存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在物宜典禮上見。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贖至動之理。皆本于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贖不可惡。動不可亂。易之言動。何如變化也。誠君子所當擬議者矣。是故言不逾言。地擬于易。而後言焉。動不逾動。商議于易。而後動焉。始由象詞。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動之先。又由變占。以決其机。而擬議于將言動之際。以此而淺深詳畧。各當其宜。用舍行藏。各適其可。言動之變化成矣。象夫之不可惡。不可亂者。天不在君子乎。

上繫會通
卷九
變易之理
以成變化

此以學易者言也。擬是心。理擬度。當言不當言。議是外面商確。可行不可行。不在言動上求。在自心會動于靜。會靜于一。聖人于象擬之後。成學易者如何不擬之後言。聖人于必觀會通以行。與禮學易者如何不議之後動。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之通得來。擬議即擬議其所宜而通也。得其兩宜所通者為言動。則語默動止各適其可。而變化成矣。成變化即易之變化了。非徒拘于象文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也。

吳氏曰。擬議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托我心。神意運用。這段精微與義。而獨會于意言象數之表。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變易。時措皆宜。即是成變化。

上繫會通 卷九

五十一

變化。

鳴鶴在陰。七條總意。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意。鳴鶴言。行之感應。極至于動天地。故不可不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于同心。同則不害其異。是心也。者又言行之本。而慎所由出也。白茅所以慎之道也。謹亦慎也。謹之至也。尤龍則非謹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陸氏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為居室而召千里。孰為以異而成同。孰為可久之術。孰為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辨于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

則事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彌盜者彌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鴻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通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通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遠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曰。云。蓋言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君子居室之間。非大庭並衆之際。使出其言符乎實理而善。則千里之外。心

上繫會通卷九

五十五

悅應之。況其通者有不應乎。使出其言悖乎實理而不善。則千里之外。心非違之。況其通者有不違乎。知言則行可知矣。故身在宮闈而音旨一出。民即屬耳。言未有不加民者。近在几席而舉措一動。民即屬目。行未有不見遠者。非即樞機一動而戶斯闢。機一動而矣斯發乎。言行信君子之樞機矣。故樞機之發而善則遠邇皆應。為榮之主。不善則遠邇皆違。為辱之主。然豈惟民有從違哉。言行而善則作善降祥。天地亦吾應矣。不善則作惡降殃。天地亦吾違矣。言行又非君子所以動天地乎。夫閑應遠召榮辱動天地如此。則言行所係匪細哉。也可不慎所出乎。擬議此。久則知乎。修之道矣。

○

本爻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談甚廣。此專以言行什者。以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舊說君子以在位言。是命令。行是政事。按居室照在陰字。則言行俱隱。微不可以命令。政事言。出而天下屬耳。即是加民。行發而天下屬目。即是見遠。此即宜主存誠說中。孚謂誠精于中而信孚也。觀在陰。居室字。見人當慎。獨以修言。行而進于誠也。居室即在陰義。出言即鶴鳴義。千里應即子和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善不善。即誠不誠也。應遠應遠于心也。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和動天地者。就此此言行安得不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上繫會通卷九

五十五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曰。云。蓋言君子大同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也。據迹而觀。或出而事君。或處而獨善。或默而藏。或語而論。列若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非徇君。處非忘世。默非避禍。語非沽名。二人之心。有不同乎。惟心同。則莫能間。雖金石至堅。其利足以斷矣。以同心而發于言。則意味相投。雖蘭之至馨。其臭不足以擬矣。擬議此。當知大同之道矣。

文平謂二五先累後同。此則以心同迹異言之。迹即號咷象。心即後發象。先後字勿泥。二人泛說。非指二五雖重同心。即是同理。同則心同也。二人同心。各人成一箇是。即同道意。不但情好而已。

國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是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相和相信亦愈篤其交如掌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中之言極耐咀嚙極耐誦咏我兩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如出者言出處者言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之以處為固處不以仕為通也默者言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顯晦之情默不以語為辯語不以默為隱也故曰如蘭

楊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禹顧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襄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蘧猶同罷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

上繫會通 卷九

五十四

蘭離壯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曰云蓋言君子敬慎之道耳彼物措置諸地已安矣又藉之以茅則安全益至何有傾覆之咎乎此其心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至微而藉物則至安是其用誠可重矣斯術也乃過慎之術也慎斯以往而處大過之時尤制治保邦无非周悉萬全之計何失之有擬議此爻則知凡事之貴慎矣天下事類咸于慎而敗于忽況當大過之時事艱難慎心稍有

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于慎之至言寧過于畏慎也无所失只說不失于理而不收意自在其宗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市人者也德言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曰云蓋言君子善處功名之際也彼勤于王事可謂勞矣今勞而不伐于人成其王事可謂功矣今有功而不德于己此乃器識恢弘厚之至也九三所謂勞謙者正言以功下人不伐不德也其心何心哉蓋以德欲其盛然則功與勞特德之微耳何可以伐而德也禮欲其恭然則伐與德乃禮之累也豈以伐而德哉夫是謙也九以致恭而已初非為位計也然人道

上繫會通 卷九

五十五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市人者也德言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吳因之曰自古豪傑所難者不在勳猷而在德量德量全在性靈中陶洗得潔淨精微渾然无迹此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子蓋有厚德則勞謙其利枝耳孫履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者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內者湛然冲然而天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寬然辭然而吾心之性分一无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

勞為德者非。前講德字以功勞言者來以心德言更佳。

亢龍節與乾同。即此又而擬議之。則知處窮極者不可不變。進矣。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節初九曰。云蓋言君子慎密之道耳。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為臣謀而不密其言。則群奸起而中傷其臣矣。臣謀去妖而不密其言。則災變至而禍及其身矣。以至事關利害。机藏隱微。不密其謀。則人皆惡其成。而樂其敗。欲事之成得乎。夫失臣失身害成皆所謂亂。皆始于言之不密。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又當知所以慎言矣。

上卷會通 卷九

五十六

先王出處之節言此及于言者。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也。夫子因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幾事正在可成可敗之際。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之所由招乎。解六三曰。云蓋言負也者。小人勞力之事也。乘也者。君子御德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則處非其據。盜思起而奪之矣。所以然者。蓋小人而處高位。上則慢君。下則暴民。此謀利之徒。得執為詞而思伐之也。是猶漫其藏。所以教人盜。治其容。所以教人淫。而于人何尤焉。易曰。云正言六三不中不正。窮居高位。而為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罪于為盜。而歸罪于致盜。此所以為知盜也。擬議此又者當度德而居。位矣。

知盜在一致字。所謂招也。楊誠齋曰。同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治如陶冶之治。習其容也。

上卷會通 卷九

五十七

周易會通卷之十

天一地二章全旨

舊說以數法分看大意全重河圖

天地由圖而載法倫于聖人由圖而出新說程敬承曰此承上章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著求卦之法而著法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也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著之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著法亦只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

上章會通 入卷十

事而酬酢佑神變化之妙用也揲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著法之變化為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從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易為揲著求卦而作然著數起于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前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夫衍句正指著策之數本天地來自分二至畢矣皆言揲著以求卦之法而頭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祐神與前數之功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末嘆其神見非聖人強作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知其為河圖之數而不知其為天地之數與夫數之何者屬天何者屬地也自今觀之天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地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此圖數也尸所由衍而卦所由具天下之至神焉故造化之全功即數備之彼一三五七九屬乎天是地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豈不相得而有合哉一與二云云與十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殆如鬼策

上章會通 入卷十

相得而生成之功各專其一矣一與六云云與十奇施偶承而其交无間殆如夫婦有合而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然此特自其分數言耳若積天之五奇其數二十有五也積地之五偶其數三十也合天地之二數則有五十有五之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天以一三五之數生水木土地以六八十而化成之地以二四之數生火與金天以七與九而變成之是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也起于地者變成于天所以成變化者此數也一二三四五生數也伸而神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屈而鬼也然始生雖來而伸既生則往而屈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來而伸矣所以行鬼神者此數也功歷之妙如此

而伸矣所以行鬼神者此數也功歷之妙如此

地部是造化

二節相得有合、重在有合上。相得特原起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度。陰陽各得其分子。是陰得陽、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陰不生。陽得陰、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數合于地、地數合于天、地之數已完全大備而无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于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就此數之相得有合、正見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謂相得有合了、然後有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溥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味所以二字、天地所以生、不已者。妙處全在五十之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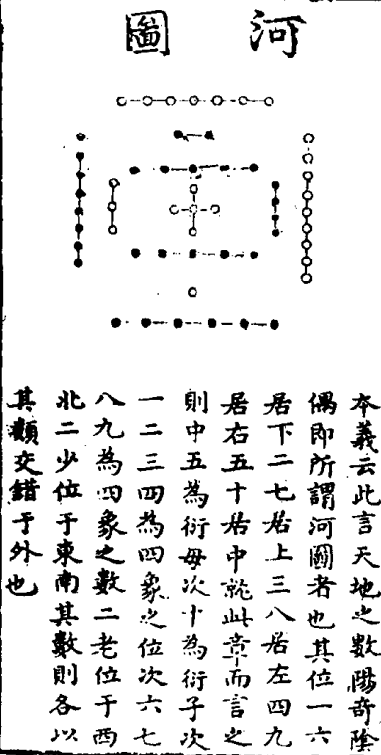
以合積五
千五數為
造化鬼神
者為下太
凡數張本
無全舉之

有五蓋五十其成數五其生數五十之極而又起五其終始成之玄機乎就五行之生成出來則曰變化就五行之所以生成而為主宰處則曰鬼神陰陽奇偶之外无變化生成之外无鬼神實非二物也

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无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機可驗于物生之榮枯生悴故于變化上着箇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迷運而莫可端倪者故于鬼神上着箇行字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成者陰陽而此數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或曰變化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變化鬼神俱就氣机言不可以生成萬此答蓋此言圖數中

上卷全通
八卷下

129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掛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焉數既具造化之全功故聖人作易而立為尸策之數焉尸策
之數有五十矣何自而起蓋河圖中宮有五十之數五者生數
之極也故以為衍母十者成數之極也故以為衍子以五之一
而乘其十則為小衍小衍之一其十矣以五之數各乘其七則
為大衍大衍之五其十矣此大衍之全數也及用以筮無用五
大則儀方而變不行故虛一以象太極止用四十有九之策則
圓柝不滯變化无方矣至以所用之策信手中分于左右手畢
何象乎左以象天位上也右以象地位下也宛乎兩儀對待與

三繫會通 卷十

五

取分右之一掛于左手小指之間果何象乎觀于左猶人仰參
乎天也觀于右猶人俯兩手地也儼乎三才並立矣掛一之後
兩手猶未知盈縮也于焉取兩手之策各四一揲之非象春夏
秋冬之運以成歲乎四數之後左右各有奇零也于焉取其餘
策扚于左手第三第四指之間以成變非象氣盈朔虛之積以
成閏乎蓋積策之餘以成之猶積日之餘以成月也然不特一
扚而再扚者何蓋一歲間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固成一
閏矣必至五歲而再閏則前之日无餘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
日之始也曆法如是故尸之揲也掛一之後既揲左而扚左又
揲右而扚右則前之策无餘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揲之端亦

若得法有再閏也謂之象閏不其然乎

此節至末講意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蓋故
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
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不用者乃所以
為不用之用也其始平分為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
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一揲
之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扚于左手三指之間
所以象日之餘之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于此矣然後
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扚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
无用之策然就此過揲尸數揲六爻而計之則為乾坤之三百六

三繫會通 卷十

六

十可當則日矣又揲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爻而計之則為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為法也卦爻之變
在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
一者著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
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
之則一卦丁變為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為
六十四卦夫其始不過四營耳變化之變无窮用亦无窮天下
之能事不已畢于此乎至于道顯行神云云此正所謂畢天下之
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異
云云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贊夫衍之玄也夫

玩一用字
便含多字
變化

此御言聖人得中宮之數而用以探八各有新合也此未說
到求卦術必不亦謂此數起于數也必從中宮起數圖傳
中起之意數起于一係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也
以一為宗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至十
為三百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
以明十百千萬非生于然一不化而為十百千萬故一正
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不用之地已哉其用字直貫到底程
子曰五十數之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為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從
動處起數也象太極之說不必用虛一掛二掛四歸奇乃天地

上繫會通 卷十

七

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
于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
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初字已無初初再初閏字已包三歲五歲然猶只渾一說故下又
曰五歲再初以中其意再初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
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日為一閏積五歲
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又得三十日為再閏非再閏
元以蓋小之餘非再初無以盡策之餘後閏後初意不重氣盈
朔虛者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合
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

與日會而小月有奇一十二期常不足為朔虛故一歲其餘
一十二日也積以策算而分為一閏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
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著既撰矣而過撰之餘策亦有準者蓋策由河圖之四象生也
太陽居一而連九則陽數九也太陰居四而連六則陰數六也
樸尸三變之末凡四為奇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策亦四九
三十六搃乾六爻計之則二百一十有六矣凡八為偶三偶則
六而為老陰之策亦四六二十四搃坤六爻計之則百四十
有四矣合之凡三百有六十此期之日相當焉蓋一歲中氣盈

上繫會通 卷十

八

則虛雖有不齊而三百六十其常數也二老有此數則錯綜于
六爻者即迭運于四時也數有以俸天地之樸矣
不特乾坤也二篇過撰之策凡陽皆乾陽爻百九十二皆以三
十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九十二皆
以二十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共萬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
之數相當焉蓋天下之物氣化形化雖不一而萬者其常數也
二篇亦有此數則陳列于二篇者即並育于四時也數有以類
萬物之情矣
乾坤二篇之策者掛初之外見存之尸數也如三爻則三而九
則連掛一共去十三策仍策三十六也三偶則三二而六則連掛

一其去二十五策仍策二十四也。此為過揲之策也。凡四為奇，四即三也。一其三而為奇也。凡八皆偶，八即二也。兩其四而為偶也。故三用其全，三還是三也。四用其半，四減為二也。積而數之，三二而六，老陰數也。三三而九，老陽數也。兩二一三則為七之少陽，兩三一二則為八之少陰，和以二少算之，亦為三百六十，合上下篇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前則掛初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揲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此與下節策數皆生于四象也。尸數生于河圖之中數，策數生于河圖之外數。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于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易從而成之，行之共。

上繫會通 卷十

九

前篇論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刪柔三極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著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揲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即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尸既揲而卦可求矣，故有一變之易，而非自成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則或四或五，成一變之奇，或九或八，成一變之偶，易自此成矣。夫一變之後，歷以三變，固成爻也，又必積以七十二營，則十有八變，然後由初及上，而內外以備，貞悔以功也。

全卦于是成矣。此大成之卦也。未有內侔不立而外侔生者，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九變以成三爻，則八卦之小成，自是大成，亦即此重之耳。揲著求卦之法，以漸而成如此。由小成而大成，六爻具矣，則老少形而數，龍其變可考而知也。于是有此卦，則有此變，引而伸之，則自此至彼，其出不窮。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同此卦，則同此變，觸類而長之，則以此例彼，其變皆通。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變既極，則普濟以廣，貞神之用，而更得以周易貢之宜。凡趨吉避凶之能事，无不備矣。自分而為二，并下二節，俱是揲尸之法。至此方說求卦上去，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侔而後有外侔，由小成而後為大成，蓋其序也。上言一變，遂無勢說到十有八變，中間內侔未及發也，故足之以此句。此三節重變字，成易一變也，成卦十八變也，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所由成也。引伸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事何以曰能，蓋天下事皆人所能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曰能事。下文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也者，使之然，實不知其所以然。

上繫會通 卷十

十

郭氏曰：四營二句，自一變說至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說至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天下之能事畢，變化之成也。可與剛昨可以怡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而變化之極功也。

引伸觸類

此與成
化與應
正與事
下之能
美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畢天下之能事何如彼吉凶之道寓于繼事之中隱于元形難
乎顯矣惟因尸得卦而有辭則永言象之吉變道以辭而顯矣
趨吉避凶之德行指于繼事之際滯于有迹難乎神矣惟因將
得卦而有辭則趨若使避若翼行以數而神矣故百姓不能前
知易則受命如嚮儼然賓主對待也鬼神不能告人易則代之
開物成務若于神明有相也著卦功用之大如此亦存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

此說尸卦之用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非顯道神用出入民咸
用之謂之神豈非神德行顯道而所以神德行就尸變言此便是

上繫會通

十一

與人酬酢而助神化之功通節宜一果說下

程敬承曰按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只二語盡之前言天地之數
成變化而行鬼神後言聖人仰天地之數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
神要之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佑神非兩層事蓋百
姓顯象就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象之相應對就神趨避故一
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即此是神之佑也鬼神之行也意又
何神也
或曰註云助神之功此神非鬼神明矣二句俱以百姓言謂告百
姓以吉凶而顯象之相應對者可與酬酢也鼓百姓以趨避而默
與之相贊助者可與佑神也

此可數法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妙哉尸卦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苟能緣法通與而不泥于
法則知法之所以進退離合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其知
神之所為乎

此節單贊尸法尸法既變化即道即神不重人知上言人
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此神與上節不同非有神以主之也
只是變化出于自然與下章惟神也神字同

陸庸成曰此章提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无非
變化鬼神之妙用想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即數
以用之著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點運于法中故能成易

上繫會通

十二

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者亦得
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遠贊而嘆之曰知變化云云為尸蓋
指著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為見其不昧天地之數非徒承教法
而並贊其神也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
處猶子曰神之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耳變化之間神无
不在固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又按通章總言天地因圖以著教所以答聖人之復智聖人
固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地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
衍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決天地之秘而開八卦之先也
此皆一神之所為也

易有聖人三章 前章言若法生于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于神
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幾與矣。功之與者道不彰則
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詞通變。鼓舞。這段
精神。想屬于聖人。豈易能自告而著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
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實賴聖人而
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為生出耳。
易有聖人章全直。此承上章神之所為。自說來。蓋自四營以下
詞占象變俱有矣。詞占屬卦。象變屬著。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
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為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者一之為也。有者。天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

上繫會道 大卷十

十三

易有聖人之道。四者一之為也。有者。天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
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夫易之作。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則知聖人之精。因易以示。
以易有聖人之道。四者一之為也。故人之靈。而用易。以
言者。尚其精。切之辭。心之應事。而用易。以動者。尚其化。裁之變。
動也。有成績者。為制器。則于剛柔之定。象尚也。臨事審決。為卜
筮。則于得失之占。報尚也。易作于聖人。用周于天下。如此。
別一道。字已伏。神字在內。尚取也。其字指聖人。四者。只以一事貫
言者。講論此事之理。動者。心之謀度。欲為此。制器者。動之已成。

欲此事之成。諸行也。卜筮者。欲審此事吉凶也。擬之後言。尚辭
也。議之後動。尚象也。象事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變指七八
九六。象指老少。動靜。制乃心之裁制也。器者。有定理。凡形。就規
矩。一如成器之制。卜筮是借字。取決疑之意。如卜相之上原筮之
筮。此節。泛言易之可用。無居動兩端。不指筮言。下文二節。方就筮
易上發明尚之意。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辨元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然人所以尚辭。尚占者。何哉。以辭占。至精耳。君子將見諸躬行
而有為也。將措諸天下而有行也。吉凶之來。物未知。故抱尸問

上繫會道 大卷十

十四

易以言所行。所為之。東易則受人之命。隨叩隨答。如嚮之應聲。
无雷待也。且應之極。周焉。所問之事。或遠而天下。或近而几
席。瞬息。出而氣數。推遷。深而念慮。萌動。舉來物吉凶。遂知无遠
此无他。由辭占之。理。潔淨精微。極天下之至精。故能如此。向非
至精。則實之不精。何以待虛。倖之不該。何以應用。求必應。語
求必謀。安能應之速。而无遺哉。惟辭占。至精。此以言以卜筮者
尚也。
二將字。有時。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机。察。惟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
而已。向于動。行。已然者。其机。顯。惟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
尚属于微。故須問易。來物。謂將來吉凶人之所問。正以求知此

也。至精者上通鬼神。下通物理。而无一理不具。精及无形。粗及有象。而无一理或遺。細微曲折。縝密詳盡。无所滂漏之謂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人所以尚象尚變者。何哉。以象變至矣。耳。彼四營成易。是為一變。奇。偶。所由分也。于是即左右之所據。三以數之于前。合先後之所據。五以數之于後。則其策或四。五之寡。或八。九之多。皆辨之不差矣。三變成爻。必有其數。老少。所由別也。于是分之左右。而交互以稽。其實列之低昂。而提挈以合其端。則其數或九。六。為老。或七。八。為少。皆稽之不素矣。參伍以變。特一變耳。由是通

上繫會通 卷十

十五

三變皆此參伍。則天地之文遂成矣。蓋天地著造化之迹。而文見焉。不外陰陽之老少也。變為既通。或純乎奇。偶。而老。陰。老。陽。之盛成。或雜乎奇。偶。而少。陰。少。陽。之畫成。其剛柔之交錯。猶其象。而之變化也。錯綜其數。特一爻耳。由是極六爻。皆此錯綜。則天下之象。遂定矣。蓋天下有事物之感。而象立焉。不外動靜之兩端也。數為既極。將見或九。六。多。而以少者為動。老者為靜。或七。八。多。而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其陰陽之消息。猶其事物之動靜也。若此者。蓋由象變。圓神不滯。極天下之至變。故能如此。苟非至變。則滯于陰陽。膠于動靜。孰能成大定象如此哉。惟象變至矣。此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也。

此一變字
者無以

參伍錯綜。俱是似借其模樣。以明謹審之意。參伍以變。凡變皆如此。但就一變說。述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其數。六爻皆如此。此但就一爻言。極其數。六爻皆錯綜也。參伍者。既考其左手歸奇之策。復考其右手歸奇之策。猶算數。先以三數之。後以五數之也。錯綜者。謂將三變之策。布而為三。舉而為一也。交而互之。或以一變之策。而與再變相交。或以再變之策。而與三變相交。是即一左一右。提而挈之。是將三變之策。提挈計數。看是九。是六。或是七。是八。所謂提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三變已成。則有老少。故曰成文。者。陰陽老少之文。六爻已具。則有動靜。故曰定象。者。卦爻動靜之象。天地之文。如日月

上繫會通 卷十

十六

星辰山川。上石。提是陰陽老少之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宛如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處。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通變成文。雖已成。陰陽老少之盛。然此時安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未定也。惟極數然後象遂定。至變者。七。八。九。六。不膠于一。致靜老少不拘。其常屈伸往來。進退離合。无所滯滯之謂也。程欲承曰。天地間陰陽變通。本无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于其間。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大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比擬。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

猶可方物此最得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然精變之妙孰非神所為乎凡物有心則有思有為若卦无何有于思何有于為也亦其著未撰而卦未求詞占隱于无象變藏于无迹求物大衆之理寂然不動及其尸動于分撰掛初之餘卦成于十有入變之後則受命如鶴而來物周知通變極數而文象畢洩若是通天下之故正其无思而无不思无為而无不為也若此者以辭占之精象變之變動中有靜而不靜于動靜中有動而不泥于靜極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使非至

上卷會通 入卷十

十七

神寂則淪于靜矣感則滯於動矣孰能寂而能感如此哉

夫詞占一卦也象變一著也著卦皆易也章內前後四易字皆同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妙在寂而能感上辭然是易之本體一感遂通正是无思无為之妙用惟寂故无不通其无不通處常處此易之神所以无方神即精變之自然在感通上見上曰遂知遂成遂定便是遂通天下之故

此氏曰人所憧憧不靜者非為天下耶人所憧憧不通者非天下之故取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變之日新耳亦天下所以然也至辭也其不辭者靜者之迹象耳有以未問未命未通未極言辭者贊之辭也易之寂精之中又含積焉精之又精而

如此變互方見神无方處

能物焉變之中又包變焉變之又變而孕有變故一變其絨一觸其机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天下至神也神故无思无不思无不思而卒无思无為无為而不為而卒无為來子曰寂然者无時不感以通者无時不寂丹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机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寂感二字要看得一貫感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物來感也按首一節辭占象變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是以節占之事也參伍節占之法也无思無占之理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詞占象變皆易也何以若斯之至精至變至神也蓋求物隱

上卷會通 入卷十

十八

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極之于詞占之中是詞占者聖人所以究極乎幽深之理也精之至而能神者此也文象隱于未判所謂幾也聖人研之于象變之際是象變者聖人所以研窮乎几微之理也變之至而能神者此也

上言用易之事已畢此言易為聖人所作以中首即見易之明以精究神處下節易用于天下中前二三句即見人當尚德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遠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无不潛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者也幾无不中之謂研要補出神字庶下節惟神也方有根據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是知詞占一深也。象變一幾也。凡深出于自然一神也。惟極之而深故闢焉以言之。下吉凶以明而天下之志為能通之。惟研之而幾故通變極數之後趨避以決而天下之務為能成之。惟深且幾之神也。故遂知遠成遂定遂通而聖人不知其所以通所以成也。天下莫知其何為而通何為而成也。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神之至妙至妙者歟。惟深本極深來即天下之至精。惟几本研几來即天下之至變。惟神承深以通志几以成務來即精變之至妙。處神本无疾无速无行无至只是形容神之妙處不用人加耳。

上繫會通 卷上

十九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于聖人而天下之迷者開矣。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于兩可者。幾一研于聖人而天下之息者奮矣。極深研幾提謂之秘。非思慮所及。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碍矣。末要補出通志則以言以下筮者尚之成務則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詞占象變之尚夫人者不知誰之所為。楊氏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于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

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喻時絳緯焉。而半底不出戶。豈待疾而速行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于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所以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然非聖人不能有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極深研幾之謂也。易道之神一聖心之神作易之功大矣。

謂之聖人之道則至精至變至神。俱要根聖心來。此之謂內蘊以神宗為主。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非有察然感

上繫會通 卷上

二十

通之神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夫易何為章全旨 通章重興神物以全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于神物之神。洗心退

藏興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條則太極立之者也。定

吉凶成慶。神物之功。用莫大矣。然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

天而為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新之德。所謂明

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全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

與。猶微言曰此章書若層見叠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

之書原乎造化。天道也。易之用同乎天下。民故也。天人之理盡于

為者也

是故聖

使趨

二 續集

卷十

44

業

此
我
古

員而

燭照非

不假著

紫會通

卷十

七七

至中誰能

此乃民
自為事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即寂然之修神。知之舍也。德合天地。神而心。字字皆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之通之矣。蓋聖心自有卦爻吉凶。吉凶與民同。惟患其不即。即惟患其或。惟乃其間。後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此心。密藏之神。知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即神也。知即方知也。所謂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也。洪覺山曰。洗心退藏于室。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無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能知來藏往。故能明天道察民故。故能與神物以前民用。神以知來。以著之德。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以卦之德。藏往即象事知器。陸庸成曰。夫神內於心。故言知來。舍于神。故知來之

上紫會通 卷十

知即以藏往。蓋知舍于神。能可坐照天下之來。而不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未嘗不察。聖心與著卦之易一而已。與于此。指伏義也。聰明。聰明。即神。神意。神武不殺。藏聰明。藏知來。聖人聰明。不以聞見。應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以殺伐。神其武也。无卜筮而知吉凶之術也。提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神智。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着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要識得此。節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天道三
句不詳說
而字可見

可見物不
在人心也

聖人有心易如此。是以心通造化。明天道之消息。知周萬物。察民故之利害。天人皆知。則知著龜。洩造化之秘。而斯民趨避之用。宜有以開其先。于是因著龜。益因龜。興卜。使民先事而知吉凶。亦得與神智之能。矣。至于考占之際。尤以此著龜。而用志不分。戒焉。而操心无數。使以吾心之神。合著龜之神。以著龜之知。驗吾心之知。而知來。益精藏往。益微也。不有以神明其德夫。是以字承上。洗心。來惟有洗心之義。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即神智之用。聰明。應知之神。也是自然的。无工夫。神物者。以為神即神。既物于物。以為物耶。則神所寄焉。故曰神物。民用即上通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佳。顯蒙之俗。昧于趨避。神物而前耳。民用

上紫會通 卷十

前則聖人之患釋矣。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言以此卜筮而齋戒。非卜筮時致齋戒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項氏曰。其齋即洗心也。其戒即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即與民同患也。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下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越其洗心。密藏。當自湛然。肅然。无念不與鬼神通。亦无息不與尸卦之神。和合。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助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沈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強。而名之曰齋戒。密藏不可窺強。而尊之曰神明。總之一境耳。信乎神物非聖人

不能與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雪松曰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神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啟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著卦之用神矣折衷云聖人向主作易說以聖人作易時即謹于考占以神明其德使卜筮不繆足以能用也考占是作易時考其當命何占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上繫會通

卷十

二十一

之謂之神

自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言之是故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方靜而机飲于无如戶斯闔陰之事也謂之坤動而化達于有如戶斯闔陽之事也謂之乾德闔而闢氣序相裨有更相互換之義非變而何闔往開來如環无端有流行不滯之机非通而何夫化育流行物生于其間矣方其始生僅端倪可見輕清未形乃謂之象及其既生則形質已具重濁有迹乃謂之器此生物之序者龜生其中矣聖人因著為植物之神制為四十九策使人用以筮因龜為動物之神制為七十二刻使人用以卜此聖人之神道設教古今則之不同法乎法既立矣由是

神物利用以出民咸用出神物利用以入民咸用入此則百姓自然之日用不知誰之所為者不謂之神乎至于神而聖人與民忘其用矣孰非明天道察民故中樂耶

此節正見尸龜之為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與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變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變通之意盡之于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之于神物矣

乾坤以陰陽言尸生之尸也變以一歲言通以萬古言乾知始僅乃為象坤作成斯乃為器是闔闢變通之机生乎黃而著具之

上繫會通

卷十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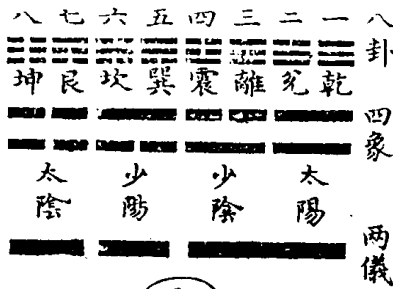
則闔戶之用包含而未刻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為法在用之者由之而不知即為神至是則乾坤闔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時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此節三箇用字俱應前民用字看來前言尸之德則神物與制而用之準指尸言不必無龜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聖人作易既有著龜以妙其用必有卦爻以立其体以卦爻之序言之是故陰陽之變所謂易也要皆理為之宰是易有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則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則一偶以象

陰太極生兩儀而儀一太極也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陽
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陰少陽生焉而儀生四
象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
生焉太陰少陽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是四象
生八卦八卦一太極也八卦既生則六十四卦不過因而重之
耳其用有不具乎是八卦也雖未斷其吉凶而時之消息位
之當否吉凶已前定矣是吉凶也雖未有所趨避然得失之報
明而利用出入之有資大業已造端矣孰非太極推行於此尸
色而由神其用也

八卦次序



太極

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
為四四分為八也說卦
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
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
逆推四時之比也六十
四卦次序放此

此推言卦爻所自出也重易有太極句閣闢交通易之流行太極
者其主宰也易者陰陽之變已含兩儀四象八卦太極亦即易中
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而儀四象
八卦俱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陰陽
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陰陽老少之
模象也卦者謂以此理懸掛而示人也三生自然都是卦時說
下節八卦已無六十四卦看凡係辭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定吉
凶即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二句不平但此都從卦
中自有的不涉卜筮此二節總見神物之用固是以行也折衷
云上節停立下節用行而宋義云不必分

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之也生兩儀生四象
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閣闢而交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之者又
其所以閣闢而交通者也至于吉凶既定無疑趨避生出極大之
事攻此生之妙非有所以生之者為之去即極者理之至處太
者大之至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交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蒙萬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
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龜

然尸龜功用之大豈易言哉凡物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

乎天地運行于天地中皆交通也而莫大乎四時然著于天地
間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至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推
非崇高惟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者為尤大智者作法巧者創始
誰非制作而倫水火動植之物致斯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器
利天下之民惟聖人為尤大天人之功用如此而神物可知矣
至若理散萬事雖然暗也能探討之理伏幾微淵然隱也索
出之理妙于氣數者深也鈎之使明理限于時勢者遠也致之
使近予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得失之報明成天下之宜而趨
避之不倦若此者惟夫尸以盆龜以下前民者无加矣莫大乎
尸龜焉

上紫會通

卷十

二十九

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金之功用也而非尸龜則无以彰故此
舉造化人事之大以形容尸龜功用之大見尸龜之用參天地配
四時並日月與富貴同尊與聖人合德也天地四時日月盡乎造
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君子瞻見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
地所不及富貴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者龜決
之聖尸龜一句講尸龜處須粘著聖人說補出致用利天下方佳
俗物致用固材庸之宜致取用之節也物是天地間見成之物
如以五穀為粒食以禽獸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也
立成器是制有成之器也如教人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航失
以威重門擊析以待之類是也兩句對說可或以立成器在俗物

定吉凶二
句此卦
吉山大業
相應宜早
說

致用做出亦可暗隱深遠隱之是天道民故分四平皆卦爻
所具吉凶攸寓者也如事理難操談如此做又該如彼做謂之暗
探者討而究之以燦于一也如事机物兆尚潛藏而不露謂之隱
索者攷而求之以洩其秘也根于理數入于性命不可窺測者為
深鉤則曲而取之使深而易見也如在千里之外千百載之後不
可逆料者為遠致則推而極之使近而易知也一說暗者常隱
探討至暗而索出其隱深者嘗遠鉤取至深而推致于遠李九我
主此 壹根吉凶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下不
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住不得則其所
以壹者卜筮成之也

上紫會通

卷十

三十

此節要玩箇大字易之理本于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
天下天下之至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易雖作于聖人而原實由于造化故惟天之生物也尸有圓
神之德龜有伏藏之智而後聖人從而則之尸用以筮龜用以
卜不邇則天之兩生耳卜筮中有變化非茫自也在天地象在
地成形各有變化故聖人效之而九六選用剛柔迭居焉卜筮
中有吉凶非无自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垂象見吉凶故聖
人象之得斷以吉象休徵也失斷以凶象咎徵也蓋由當時龍

宜照後說
以尸言

馬負圖而出于河神龜書而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休居其中而道以變化幾之吉凶于此而歸天蓋以此理著于圖書而聖人則之耳何莫而非天道之自然乎此提上文言尸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已備豈不至神矣哉然皆本于造化也以天生神物二句為頭下面變化吉凶卦畫皆卜筮中有者皆根神物來有神物則有往來開闢之變而陰陽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吉凶而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奇偶之成文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

此章因莫大乎尸龜句河出圖洛出書句遂于興神物制而用述上卷會通入卷十

併此說俱以下並並言細味章內數易字與尸之德即儀象八卦等說通章宜以尸言興神物制而用之俱指尸此說不指尸而指只指言耳然作易本于河圖何以言洛書也亦以理一而已圖書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不出奇偶則此非規矩模倣也

有與數也即擬形察象物宜也悟一陰陽字便破圖書之義理初不謂圖書以作易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為氣故曰絪陸庸成曰尸之神天參為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者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者蓍之變化即效天地之運者卦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者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天地之圖書按是標著求卦之後得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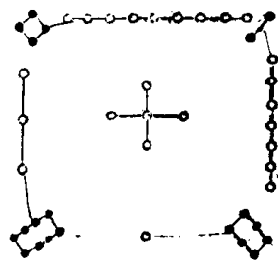
而天地之用無不萌矣

圖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是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數之休也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為太極奇偶各居二十為兩儀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偶之空以為兌震艮巽為八卦也洛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獨居中此是以五為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則書以敘疇實其中五為皇極前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後則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先儒有謂義皇格天而出圖神禹格地而出書以河洛分天地不可從

上卷會通入卷十

三十二

洛書



按書與圖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為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沉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何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

姚承菴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以叙時不

上繫會通

卷十

三十三

如此圖書相為表裏無非易之理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於合而其序主於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於離而其序主於起圖著其友以象而存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圖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虛實其中恍乎太極也離合進退宛乎四象也折其四正補其四闕依稀乎八卦也故曰聖人則圖書而作易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既作則有象辭占矣何非前民用哉吾見操尸之後易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純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卦也雜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爻也所值卦爻各有兩係之詞彖言象告人以全体

也爻言象告人以一節也至若詞之所告定之以吉所以斷其趨也定之以凶所以斷其避也至此則志无不通務无不成疑无不决矣故曰夫易云云已者也

此正典神物以前民用也結上文與首節相應示即通志告即定業斷即斷疑象詞占俱指操尸言潘雪松曰此篇專言尸之根然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三句宜串說重吉凶上有象必有詞有詞必有吉凶玩一定字斷字總見通章卜筮之易无非欲人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
陳氏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于一心原于造化以立卦爻

上繫會通

卷十

三十四

之法象而裁尸策之變化者无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為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哉以盡保有之道耳祐者助之義也順者天道能順則從理无違天必眷矣信者人道能信則誠一不二人必從矣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順而慮以下人又尊尚六

五信順之賢此甘滿而不溢盡處有之道而今天也是以云

易只言天夫子無言人者天心與人一心也合得人心便合得天心信思順就上九下從六五上看此處心行未信在心曰順順在事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此非惟滿不溢者不能獲福于天豈偶然哉

按此非錯簡也言人于此四象所以示係詞所以告者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天无不祐助故引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章全吉此章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惟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後三節言用易之事貴得意而

上繫會通

卷十

三十五

易象而以極簡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按一部易書乾坤二象包盡及論到極處則又併乾坤忘之所謂聖人之意只在一發神明中會之耳

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无友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入詳其言之矣尚未論及用易者之以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能自神哉故神者道之入于无形者也神明者德之体于不言者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其斯為至妙至妙者歟

細分之節即以立象盡意為主乾坤兩節見象而由立形上節見意而由盡失易二節不重只是原卦爻引起下文耳以作易言則曰

謂是變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用易言則曰存是化裁推行因變通而後施也自成自信自變自通斯所謂神明之人即前立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玩開口說言不盡言不盡意便知此章大旨惟不盡意故欲立象以盡意亦惟不盡意又欲得意而忘象

子曰書不盡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子曰書以載言而書之煩悉非書能盡言以達意而意之含蓄非言能盡然則聖人憂世覺民之意終隱而不可見矣曰非也

上繫會通

人卷十

三十六

聖人涵天道民故于一心意欲宣之覺世也以言之所傳者深而象之所示者深于是畫一奇象陽画一偶象陰則体貞對德而包含无外用妙流行而變化无友言與書不能盡者以象盡矣然意之所包有情偽情偽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摩盪之說為六十四卦則消息異時而小大判當否異位而淑慝分情偽有不盡乎意之所發有言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發揮之係象詞以言材而全体義著係爻詞以言變而一節義彰言有不盡乎然卦詞既立其体使不有違卦用聖人之意窮矣于是即象之趨時者制為七八九六之變通之可行則吉趨凶避行无不宜而利盡矣由是即象之變通者作民行之

情妙為鼓舞則曰趨自避莫知誰之所為而神盡矣盡利盡神聖人之意有盡焉耶

重立象盡意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則象之愈演而愈詳也盡情盡言盡利盡神則意之旁通而曲盡也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榮盛之機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盡利至于入神意無餘蘊矣

立象以奇偶言設卦以六十四卦言朱子曰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盡情偽不是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情只當善惡言係詞根情偽來情者吉詞偽

上紫會通 卷十

三十九

者詞言者凡他書所載一事自為一事一言自為一理不能相通易是稽實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介道理在此使天下之事无不該天下之人无不可用也故曰盡言變通以占言因尸卦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滯之理趨避從違由此以決故曰盡利楊氏曰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為天下利即史詞之利无所不且也恐其利未盡又于往來之變通之鼓舞不出變通之外有此變通之利則民皆樂于趨勇于避若聖人振作而興之此民生自然而然不知其誰為之使是為盡神乾坤具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然立象所以盡意者以此乾坤二爻其能包含夫易變而為易之縕耶試觀乾列于左坤列于右雖未陰變陽化而所以化陰變陽者已立乎其中矣向使毀此乾坤之爻而不立則何者為陽何者為陰變化之俸不可見矣變化之俸既不可見則陽何以化陰何以變化之用或幾乎息矣夫變化必不可息此所以必立象也

上文立象盡意只說介大槩尚未說到立象所以盡意處故此舉乾坤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不可不立也至下節方說出盡意前三乾坤以兩重言未乾坤以陰陽變化言四易字俱指變化舊以首易指易書

上紫會通 卷十

三十八

縕與門別縕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乾坤立而易立乎其中是象一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皆自此出也乾坤毀至乾坤息是象不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亦自此泯也要之乾坤變化那有息時特取言以明乾坤為易之縕必不可无二象之立也下節形即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益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象立而意何不盡耶故此乾坤之在卦爻也陰陽之形也自其起于形而不以象固象形而上也斯則太極真機主宰是器者謂之道也固乾坤之精也自其泥于形而可以象求者形而下

也。斯則奇偶成有，承載是道者謂之器。固乾坤之迹也。此乾坤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或七或九，陰變為陽，或八或六，陽變為陰，不謂之變乎？亦乾坤之為變也。推此乾坤化裁之理而行之于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明而事無疑，趨避決而行無窒，不謂之通乎？亦乾坤之為通也。至于舉此變通之法，措諸天下之民，使民皆因茲求變，因變求通，則務无不成，業无不定，謂之事業矣。事業又孰非乾坤之妙用哉？曰：道曰器，易之体所以立也，而情偽與言盡此矣。非聖人意之著乎？變通事業，易之用所以行也，而利與神盡此矣。非聖人意之推乎？信乎？乾坤為易之緼，而立象足以盡意也。

上繫會通 卷十

卷十

此節正是盡意承上言乾坤為易之緼，則易中所有何者，非此乾坤程欲承曰：象形也。奇偶二昼是也。當初聖人昼象本以談載道理，特理无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間之无形者，故形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一耳，非果有精粗兩歧也。蓋自易之理言，則為形上而曰道，自易之象言，則為形下而曰器。大意謂此象立而天地間之无形者有，形者俱載其中，以明乾坤二畫包蓄无盡耳。是故有自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行舉措而後見，原非俟此而後有也。此二象足以盡意也。道器俱以形言，只是上下間分別一箇界限，分明器即道，即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蓋指器為道不得，離器言道亦不得。蒙引云。

此節指道皆

即今把這卦爻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為變化，已是漸次將變了，變便變了，如陰窮于六，將化為陽，聖人裁之為陽，畫把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故謂之變。有變而常動之象，象明矣，據此當動者而推行之，即是通。是通其變之化裁者，化裁推行舉措一說，俱屬聖人事業，亦屬聖人之事業。桃鳳梧曰：只說易之所有，方與首節有別，不必著聖人。看來道與器即乾坤為易之緼，變與通即易行乎其中，有道器以為体，有變通以為用，與天下之民共由使之利用厚生，便是事業。

陸庸成曰：惟乾坤為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而有惟易

上繫會通 卷十

四十

立乎其中，故遂接化裁之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性道與器俱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立象，意固无不盡矣，得其意而善用之，又存乎其人也。譬如卦爻所由立，而知易不易用矣。是故夫象云。

是故夫象，按上文申言象所由立，見此象非形下之器，乃道之所以待人行也。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其下第六
存字皆用
易之事

卦象天下之至順故極順者存乎盡情偽者也爻效天下之至

動故其動者存乎盡言者也
聖人見天下之順見順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
見道于順而立卦設卦可用以極順惟見道于動而係詞故詞可
用以鼓動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由是操尸之時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也則
存乎卦爻之變焉凡四為奇之純雜不同皆陰變陽也凡八
為偶之純雜不同皆陽變陰也裁之而七八九六分矣極數

上繫會通 八卷十

四十一

之後因化裁可行之理而推于出入云為之際也則存乎卦爻
之通焉變在于卦必有當動也變在于爻必有可行也推
之而出入云為利矣然執易以求變通恐用易而未忘乎易也
若夫不離變亦不滯變行夫通不泥夫通神應而妙明覺而融
則存乎其人焉所謂其人者必沉潛淵默而變通自成且不假
意意而變通之理油然而生此正神而明之者也則存乎德行
焉蓋聖人積微履事純然吾心有自然之變通故卦爻變通不得
然也不則成未能也況默哉信未能也況不言哉能由聖人之
象與聖人之意取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極順鼓動化裁推行四句俱輕只引起末二句耳蓋變乃聖人所

我以盡利者人亦裁此而已通乃聖人所推以盡神者人亦推此

而已神間妙不測之理而神明是吾心本體即妙萬

何象之圓神光不測之理而神明是吾心本體即妙萬

二句正是神明度光而作焉而變通之理渾然完具不假言說而

變通之理真知無窮德行得于心以為行以德為行渾然完具而神

化倫矣所謂知來藏往之人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

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為而已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澄之謂德與俱無之境也然則神完而德全

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淺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

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休諸身不

上繫會通 八卷十

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還于默而心冥于神至矣其所謂神明其

人乎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併擬議忘之矣形上之

道渾然形聲默即道之真像也默成神之所為如此耳此章一篇

雖離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

已

提意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大家其聚在

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

德行也首言書不盡言不盡意欲學者自得于書言之外也而

終之曰神明默成不言不信則易果非書言所能盡而人當得意

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上下係首章皆舉易簡末章皆言德行。但下係末章言易簡亦言德行。上係末章言德行不言易簡。倘此所謂德行。者即為易簡。則上係詞共十二章。前六章贊易之道。後六章贊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在乎卦也。

周易會通卷之十一

下繫

八卦成列章全旨

係詞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倣之為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至一。至一者亦乾坤

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

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即發簡。言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

象之大生也。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得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政。其功用一而已。

程欽承曰。此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周知聖人本易簡而立文象。其以闡吉凶而弘功業也。子故究竟。得當于聖情見詞一句。何言之。易有文象。因有刑柔。刑柔迭更。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係詞。係詞者原本于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

修昌期當時甫閱
熊東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訂
江邦柱砥之甫
江柵楚餘甫全輯

剛柔立本，動之機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而準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言以貞為勝也。貞也者，動之而以下一，一就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係爻，无非像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亹也。讀聖人之詞，因可見聖人之情。提是不忍人迷于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于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德之所以大也。聖人以仁義生萬民，業之所以弘也。聚人理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詞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為之，是故聖人作易，使人知吉凶也。聖人用易，亦使人知吉凶也。其憂世覺民之情，不與天地好生之心同乎哉。故曰究竟

下繫會通 卷十二

二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易之作，聖人以吉凶詔天下者，而吉凶原于爻象。何立也。由八卦先後有序，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有純陰純陽之象。六子列而有雜陰雜陽之象。不在八卦成列之中乎。爻何立也。以八卦小成為主，加為大成，則初二三成爻于內，四五上成爻于外，爻不在八卦因重之中乎。此易之休所以立也。兩節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詞變占，雖云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要識得變動即在卦爻中。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說。因重，即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一重之剛柔而推之。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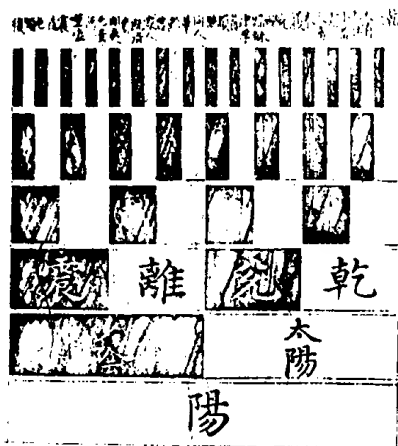
詞是因相推之得夫而係之。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成自是一奇一偶，生到三畫也。象只是卦之形體，猶云模樣耳。未說到天地常風處，此時雖是三畫之卦，只可言象，不得言爻。者交也。有變動之義，非六画完具，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有六爻。因重是大橫圖，因八卦之列而重之也。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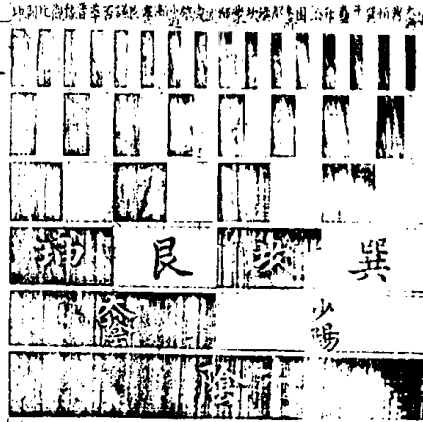
成列因



字四卦于卦十卦八卦四象兩儀

此圖下三畫即八卦成列上三畫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行而為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十六分

重次序



為三十二三十二
分為六十四
者尤見法象自
然之妙也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四

謂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爻既成則卦爻一剛柔也然柔迭相推過剛推乎柔則
剛變為柔矣柔推夫剛則柔變為剛矣變不在剛柔相推之中
乎于是聖人因相推之時位息而當者係詞命其吉消而不當
者係詞命其凶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有卦詞可觀所值當動
之爻有爻詞可玩矣動不在係詞而命之中乎此易之用所以
行也

卦爻之奇偶即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現
成者言卦爻中凡剛皆柔所推出凡柔皆剛所推出此便是變
就卦爻交錯上言繫辭因變之時位來但據卦爻觀只有辭那

此解動指

此解動指

此解動指

○

見其動乃其係辭而命之內要深慮遠惟恐人不知吉凶而趨避
則示人而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不可說
占之已決而為吉凶動後方見占數在其中皆非外至之詞可見
聖人作易自然處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夫動則有吉凶矣有悔吝矣故詞之吉凶悔吝皆因動而生也
彼其尸已據而卦已求則或動在卦或動在爻詞各指其所之
矣

承上言動既在係詞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乎
所動之中也動乃據尸所值者不涉事為上如元亨利貞必因乾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

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動以用言即變之
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詞有吉凶悔吝也此句是足上文之
意蓋占以詞寓詞以占顯爻相成也

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于動不可不慎也可以動而
動焉吉所從生也末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所從生也

曰動在其中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人見
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

說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
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
紛紜離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自來則柔
中則剛
下則柔
上則剛
相推說
動而通
不離
下以用
言以象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以卦爻之動言之其動也以見在之剛柔立其本位不相移柔由是變通于樸尸之後正所以趨夫時者也蓋位有定而時无定剛柔而通于柔者趨夫進極而退之時也柔而通于剛者趨夫退極而進之時也

承上文動字而來二句不宜平還重趨時上剛柔自兩益之卦見在者言變通自樸尸之卦變動者言此變通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立本不是立變通之本就本卦定位更易不得看以見本之來趨動也下文一字易簡字俱從此立本中看出趨時承立本來時有往來消息而變通自然從之自首節至此及下文節相承者

繫會通 卷十一

程頤承曰上數節言卦爻剛柔變動與卦爻詞之吉凶悔吝與此即承上言卦爻之剛柔立本者也各有定位而不易也剛柔之變通趨時者也隨時變數而不窮也剛柔變通之間吉凶悔吝生焉貞勝者也正則常勝而不已也說到貞勝而歸于此足盡卦爻吉凶之妙也

古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剛柔變通則卦爻動而吉凶生矣是言山也豈循環无定者哉又豈對待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言山无常而貞有常此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

此所以貞勝也
此有變也天地之盈虛消息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觀日月之晦朔弦望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順夫一則吉逆夫一則凶此所以貞勝也

承上文趨時而言言山以貞為勝因言貞勝者以其理之一時說皆云言山迭勝非也夫山能迭勝矣鳥得言貞者正也即利貞之貞正則吉不正則凶惟正能勝萬變也陸氏曰言言不言貞今人有幾幸之心言山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故言山萬變惟是以貞為勝蓋約言山于貞則言山之詞始可通之萬世而无弊潘雪松曰言山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者事所歸結

繫會通 卷十一

天地日月影起天下之動耳天下之動便是卦爻的樣子貞則更无有二蓋天下原只一箇理亦只得一箇吉彼凶不與此吉相離乃吉之反耳故曰貞夫一要見有獨而无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為勝也天地貞觀不止謂形體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以示人者

游讓溪曰貞勝以上言卦爻吉凶皆生于剛柔之變化日月以下則推言言山之故皆定于乾坤之理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吉山至末德意 此數節當以天地貞觀二節為關鍵自吉山貞勝節以下是從卦爻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爻也以下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言乾坤易簡正所謂一以貞天下之動者而卦爻吉凶端不外此爻也者二節句與首三節相照應至功業二字又轉生到造化功業上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隋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吉山貞勝固由于一而一之原則出于天地夫乾天也確然天下之至健也是以理行即達氣始必重示人以生物之易矣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坤地也隋然天下之至順也是以承天之理為理因天之氣為氣示人以生物之簡矣而爻象非取法于此乎是故爻儉示因重人知其效天下之動也不知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效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爻矣象具于成列人知其像天下之順也不知陽息陰消者像乾之易陰息陽消者像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象矣有爻象則可因尸以求卦矣尸方操而卦方求則參伍錯綜而爻象隱然動于尸卦之內尸既操而卦既求則成文定象而吉山昭然見于尸卦之外夫爻象動乎內所謂剛柔相推要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功業不因變見乎吉山見乎外所謂係詞動在中者

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愛民之心聖情不因辭見失是則有乾坤而後有卦爻有卦爻而後有吉凶卦爻吉凶其開天地之秘而神聖人之用數

此二節承上文貞一未乾得一為乾坤得一為坤易簡即至一之精元爻效法乎此元象肖像乎此安有不出于一者哉此吉山所以為貞勝也陸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確然隋然處无非易簡之理可做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成列之所以有象也

乾坤與貞觀不相干易簡就生物上說確然隋然是健順之德所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以為易簡處

九

爻之奇偶倣夫易簡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最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消息像夫易簡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爻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象坤之簡

爻象即承上有卦爻必有吉山吉山必藉尸卦之變而後著也故此以尸卦變占言之爻象即祇值當動之爻象曰動乎內謂爻在變之中此時爻象猶未值也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此即前所命之吉山曰見乎外謂及十八變成卦之後此時

以上象自
為象下

此說不主
象戶言更
與聖情何

功業即趨時之象以用易言非已成之功業只據變而預計之耳
變以八卦方動者言即動乎內之變然功業非變亦終于隱耳聖
情聖人欲人趨避之意以作易言謂即吉凶之謂然聖情非詞亦
終于隱耳

看來四句不平宜一直說文象本易簡而來則象一理也順理
則吉逆理則凶而通志成務皆在于此特其動則未見耳故文
象一動于八卦則吉凶即見而功業隨見此非聖人之情不及此
程敬承曰文象緊承上文故此象此而來大意謂聖人本易簡
以立文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无非恐人迷于趨避而教人利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于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文象言功業據以一理
為動乎內者乾坤閑闔之機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
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于趨避也于是而聖人
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詞以闡明于天下使人得以占文
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安何必牽合上文拘
泥本文對偶乎固本義尸卦二字而遂云通節在撰尸上有誤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夫易固有卦文吉凶矣自今言之在易則有卦文吉凶在天地
則有造化在聖人則有功業不可與並者也天地有大德非法

易簡生
象即生

下繫會通 卷十一

象之謂也造化運于无心而生不已者是也聖人繼天地立
極而法其生生之心則必居夫可為之位以非聖人之大寶服
乃其守位則以人為得天地所生之人而天位其永膺矣聚人
則以財為公天地自然之利而人心其樂附矣至若尊之以生
養則財不可不理也而理財者必正詞以訓之禁其非以防之
不外乎義而已義者裁制起于一心調劑妙于萬化理以義則
九賦九式有規矣正以義又六德六行有訓禁以義又五刑五
罰有章而功業興天地泰矣作易聖人其功用豈與此有哉
上言卦文吉凶由天地而來由聖人而作此舉經世聖人與造化
同德者以見作易聖人其功業與天地泰無非以生萬民而已以

易簡生者天地作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財者生之奉理財乃
道民生養之事正詞以教民修德禁民以防民淫蠹皆所以全生
生之德也諸名公說仁字偏不指民言謂天地大德無生長收
藏言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為仁固生也藏用為義亦生也天地生
物此仁義聖人代天生民亦此仁育義正並行不悖而已自天室
曰位直讀至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看來仁字更重天地本
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一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奉天
地仁被萬民則財宜理也正詞禁民曰義者皆理財中事皆所以
成其仁也財是百物總名辭是條教命令之類聚歛有經費出
有法無并無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盡法

大抵聖人
制器自天
與非象相
合也

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關吉凶以覺民其用易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導之利使天下蒙其福也即吉也正詞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于禍也即凶也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陸氏曰有噓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凶皆正也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傳天地之生大室之所不及聖人之情見乎詞以並聖人之位

下繫會通卷十一

十二

有見聖人陰陽之消息以作易而顯微无不談故制器利用无不取諸易也故首節原象之所由立下皆詳尚象之事然所尚者為類不同或取象或取德或取音或取義或取名總未不越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二句意
蘇軾漢曰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太興矣人太興而舟車輻輳矣足食足貨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于通神明之德觀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耳神起于器而器寓乎神請

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飢而思食寒而思衣我人之情也朴而趨于文淳而趨于漓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為之安之人情欲養為之遂之人情欲害為之去之人情欲常為之靜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看來此雖為尚象而發亦承上章末節而來楊氏曰作書契以上事非聖人私智也取于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修蓋斯人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然此十三卦皆聖人經世大法即上章理財正詞禁非之事也

下繫會通卷十一

十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古者我皇之王天下欲作易以前民用而不慮作也仰則觀經緯之象于天俯則觀一定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希章毛毳者求其款觀天地之宜而寒暑高下者求其實近取諸身之性情形休遠取諸物之飛潛動植固无往不驗矣見得天地間不過陰陽消息于是始之一画以分陰陽倍之三画而成八卦微而神明之德一陰陽之理也易卦真與貫通焉如健順動止震艮乾坤通之也悅陷麗入兌坎離巽通之也顯而萬物之情一

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貨字宜指百物言但今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易窮則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十六

則變而不見其迹神而化之也故民相忘于不識不知安以為

十三卦制器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言之者義農

易乃變化
之理非易

尊卑之分于是三聖人者係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有義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十七

也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農食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

黃帝先時而獨取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先時千古人之始也夫此聖人制器尚象之術而通變又九節之極自無象以下九節皆三聖人制器尚象之術而通變又九節之極自無象

而後為之舟車為之重門擊柝為之曰柝孤矢為之宮室棺槨為之書契以代結繩皆取諸通其變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柝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禮制既興則遠過觀化然外途阻塞則文執不通舟車可無興乎于是剡木中虛而為舟剡木末銳而為柝舟以載物柝以運舟之利既興則不通者濟矣疑取諸渙焉渙之象木在水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十九

上即舟浮水上也于是因牛之性順服而馴之引重馬之性使乘而駕之致遠服乘之制興而徒行者利矣疑取諸隨焉卦德下動上悅猶物勞人安也

剡木至大過節乘遠禦侮繼之以養生制外安內繼之以送死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能无患乎故設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雖欲乘間有以待矣此疑取于豫之豫備也

上二條言此利此言禁警上古民風淳謹外戶不閉至此有流而為暴客者故云郭門城門為重門擊柝以警夜而防盜盜也

斷木為柝掘地為曰曰柝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民粒食矣猶木精食也于是斷木為柝使之可春掘地為曰使之可容柝曰之利既興萬民享精食之利矣此疑取于小過之下止上動也

上未報開粒食之原此柝曰精粒食之度以濟者萬民得此以濟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外有擊柝以待暴客內有柝曰以精粒食使无以威不軌雖有陰謀守乎有眾能食乎于是弦木使曲而為弧剡木使銳而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不軌若是者疑取于睽蓋睽垂然後威以服之也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十九

弦木以張弦木也弧木弓也此非聖人之耀武特以人有乖異故威之暴客是害之小者雞鳴狗盜之徒是也此是害之大者欲窺伺乎天下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兵器既制民患禦矣宮室不興民居何以奠乎是故上古之世宮室未興冬則穴居夏則野處風雨交侵民无安息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有直承而為棟下有兩垂而為宇風雨可无患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壯蓋壯有壯固之意而宮室之制則壯固而不搖也

壯固而不搖也

棟屋脊棟也。宇，行也。風，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幘幘。故棟宇不可不固。

上文要看數簡為安始為之制也。其下要看三變。始易其制也。皆喪之不可已也。蓋斗南曰：此三條俱屬上古字。蓋弦木以上，制古所未有而不可无之器。穴居以下，亦古所已有而不可用之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宮室既制，民居莫矣。葬埋不舉，民孝何以教？示是故古之葬者，棺槨未起，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以識不樹木以衛衾。麻哭踊之期，亦无定數。後世聖人易之，棺以周身，槨以周棺，而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二十

月之喪，喪期之數，无不周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過。蓋大過有厚之義，而送死大事，宜過于厚也。

厚衣以薪，无衣衾棺槨之美也。不封不樹，不植木為識也。喪期非喪服之期，乃喪哭之期也。易以棺槨，不復仍衣薪之

都聖也。曰：梓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于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

上古結繩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養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使不繼，以同文王道，何所終乎？蓋

上古民淳事簡，凡事惟結繩以記驗之，而百官萬民亦无弗治。後世則官邪作而民偽滋，可復以結繩治乎？是聖人易以書契，言不能記者，書記之，事不能信者，契驗之，由是結伏明而臣紀肅，百官治矣。是非審而情偽彰，萬民察矣。此疑有取于大之明決焉。統而觀之，始于伏希，終于克舜，由朴而趨于文矣。始于結繩，終于書契，由畧而極于倫矣。制倫于聖，用周于民，尚象之功，豈不大哉！

結繩，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也。書字也。契，約也。書契一制，則六與庶府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契券有定數，而情偽可辨。百官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二十

而察其使情，萬民无所隱其姦慝，以治以察矣。治察以在上者，明決取明以蠲奸，決以去偽也。蓋夫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亦以決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李九我曰：重門至末，是防外資內，而繼以武倫，養生送死而繼以文治。

又提意：鄭氏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為民而已。執父則稱親，親父則稱事，父則執，不更則執，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冥之，川行而洩，陸行而塗也。為之舟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為之

宮室以居之，為之棺槨以易棄埋之陋，為之書契以單結繩之簡

為之衣裳以辨上下。為之珪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為之備。事來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窮。其所以在此之迹。有而不示。其所以有之事。其效至于民。元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變則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闕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是故易者章全吉。玩是故字。是承上章尚象之意。而併及詞也。

下卷會通 卷十一 二十二

象者。惟作而見。象无不誠也。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之。通其變。而後有象。則後天之詞不外是矣。象詞言材而象之全体以著。而後有象。胡要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吉凶悔吝象之消。愈得失也。如舊說象詞占並重。提見有象詞則理以具。而易之作立。有吉凶悔吝則占以決。而易之用行。所以全民用也。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又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義皇作而圖學。于是有大成小成之說。豈有他哉。非偶成列。莫非陰陽純雜之象而已。然象非滯于迹也。陰陽之理。要非

太極之彷彿。以盡其形容而已。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文王係象果何言乎。蓋德作象。變卦之材。有不同。象則發揮其全。作之蘊于以言一卦之材也。周公係爻。又何言乎。蓋情偽利害。天下之動不齊。爻則彷彿其剛剛之迹。于以做天下之動也。此後天係詞以盡言也。有象矣。有詞矣。是故或以象告。或以情言。而得失之報明。吉凶由此生焉。要廣之故。昭悔吝由此著焉。人之考占用易者。本之此矣。

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形象。所謂易也。象有全体一節。卦爻皆在其中。總名之曰象。此句輕下句重。謂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象。故曰像也。如六爻皆實。乾之形象。六爻皆偶。坤之形象。

下卷會通 卷十一 二十五

象之全體。係純陽至健之理。坤卦之象。係純陰至順之理。子瞻自不達。則又見其似。者。而日以遠矣。材。項也。兼有善惡。而亦曰之。動亦爻中所具者。動至煩。故詞亦至悉也。效。呈也。占曰。悔吝。无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係之。象。此理之未發者。聖人關之。詞。復何隱而不明。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不必以占筮說。只如八卦定吉凶之例。無承卦夫言。潘氏曰。象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直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言而向山。則以

神無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內外出入無二致也。聖人所以臻神化推之事。物。何莫不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後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肇。皆昧于屈伸之義。以取凶。懂。往來之害大矣。

晉來舉十一文。以无心之威。始以立心。勿悖終。通章以心學言。更佳。以幾字作骨。以一字貫。程致承曰。咸九四心學也。无心之心。至一也。一之休微。而思慮勢焉。則危。原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藏。不

下繫會通 入卷十一

十六

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无危也。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无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于善。而其行反而一于吉也。一于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益而或擊之矣。何者。立心勿悖也。勿悖之心。乃懂。之思。而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

有單以利用安身者。亦佳。言聖學一貫。便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據。何校滅耳。折足覆餗。立心勿悖。俱是不得利用安身之道。者。藏器待時。小德大戒。不忘存保。知幾庶幾。致一皆得利用安身。

此以聖學為主。乃造化之理耳。

之道者。

懂。往來四節。揔意。此明感應之理。出于自然。以破成久。懂二字。而造化物理。聖學。揔不外是。程致承曰。天下所以不用思慮者。蓋原理本无二。故曰。曰同歸。曰一致。揔言理之一也。造化同此一氣。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生。聖學同此一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內與外一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外與內一故也。從精義利用。以往便與天地之神化相契合。天與人一故也。得乎其一。故自可以致用。可以崇德。可以窮神。知化何用思慮哉。

看來不可將造化物理。聖學三平。重聖學上。而聖學重致一。上拱

下繫會通 入卷十一

十七

氏云。君子之學。在致其一。一致百慮者。何思何慮也。用百慮以求致一者。勿從爾思也。何思。非不思也。思在同歸一致。而不存殊途百慮。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也。至于窮神知化。則何思何慮之體。以復而自然者。不可知矣。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无不同焉。无不一焉。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至虛而至變之名。從无起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而虛。不妨交錯。牽一中何碍。因應從懂。之思慮。而為迷。其歸一之源。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故其會于一。與同之朕。則字。由問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人心造物。通為不二。實力于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變化。極完。

說二而字
清在兩字
森其出

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為兩忘天下何思何慮乎吾觀諸日今夕
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
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熱
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寒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
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伸龍蛇之蟄以蟄為存屈伸則亦有同矣
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來寧必懂哉然則吾人之心豈
其用之無用之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
用耶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為德之盛歟

易曰憧憧往來勿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下繫會通入卷十一

二十八

易曰憧憧往來勿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言天下感應之理順其自然何必
心之擾而思哉何必思之深而慮哉蓋理原于太極本同者也
但事物之散見不齊其塗不能不殊耳而同歸者何若也理根
于人心本一致也但此心酬酢不一其慮不能不百耳而一致
者何存也君子亦由一理以善天下之施而普之无心順之无
情耳何以思慮為哉

思是心之運慮是思之精歸是歸宿致是極致同歸以理之在事
物言豈是所當行之路一致以用之在心而言慮是心之精念天
下事原只一箇理但行將出來有千變萬往耳人只一箇心但用
將起來有千條萬緒耳此都是自然然而順此自然了百了何

引思慮重在同歸一致上致就以致為致慮就以致為慮何慮與
有慮不同何慮人為之慮百慮自然之慮也要識得同歸一致首
尾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終日思而和嘗思終日慮而
未嘗慮也

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來不遇馳思天下耳孰知天下空條也夫
下寥廓蓋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慮可容吾思慮哉歸本自同
奚授于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于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
以天下選天下可矣而憧憧思慮安所用之要玩天下二字
蕪然溪曰往來是吾人不能无者兩病者憧憧也但順理以往來
者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伸者意于往來都則

下繫會通入卷十一

二十九

營以思營以慮殆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明其不必思
慮也所謂一以貫之也何思何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不得
其歸而索之殊塗則歧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
甚矣營之之害也下文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然而正
為吾人學問張本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

嘗觀之造化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則或明于
晝或明于夜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則

由春而夏由秋而冬而歲成焉日月寒暑之往者非有心往也
氣机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來者非有心來也氣机息而伸也
屈以感來者之伸以應往者之屈相感不已而明生歲成之
利生焉是造化之屈伸往來一感應自然之理也
此往來字即承上體往來字說一節要模寫得自然意然始云
日往而月自來月往而日自來是也蒙云往則自來不待思而
也相推即明生歲成非後一層往來之序在外可見屈伸之氣
在內不可見自然之常理在屈伸用相感相字不必泥其重屈之
感伸不可說伸又感屈一屈一伸即是相感楊氏曰往則氣清矣
故曰屈而感乎來則氣息矣故曰伸而感乎往其感之往
下學會通入卷十一

而屈者必有其應其應之來而伸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
息焉不感則不應即非利矣利猶功也明生歲成就是利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情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
又推之物理焉彼尺蠖之屈正以求伸而行也尺蠖无心也龍
蛇之蟄正以存身而奮也龍蛇无心也物理且然聖學何難矣
彼心之裁制為義而神即義之至妙者也君子精研其義至于
幾微必察以造于妙不容言之地則有真知斯有妙用而千變
萬化從此出矣用不于是致乎義之施應為用而身則用之由
行者也君子利其施用盡于身而不覺以游于无入不得之天

則有實行斯有真得而高明廣大從此極矣德不于是崇乎此
下學之居也

尺蠖四句論物理如此以下併下節俱言聖學自然之理求信求
字不着力尺蠖不屈則不伸龍蛇不蟄則不奮皆出于自然非有
心也吳一源曰此專言感之利以示人正欲入養靜以一心
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在言表矣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不是兩
時候工夫全重精字利字精義故入神入神方為精之至利用故
安身安身方為利之至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
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
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于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

下學會通入卷十一

三十一

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
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似自安閒无事中无
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精義正于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之靈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
不精到是為入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明自致
也潘氏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蓋得其同得者而殊途皆合得其一
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看來重精義二字二語詞
若平意實聯合程敬承曰精義二字是一頭顯義者入而出而
沒入者也精義而入于神是到微妙人不知得處此微妙處即千
變萬化而自出而用自致矣用自精義中來伸以做得伸如此身

工夫在精
義二字不
可平意

一不受德之病而安言安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安寧論
德之病而安言安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安寧論
德之病而安言安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安寧論

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義未精而非精用未利而未利此机在我者也我而知也義精
矣用利矣過此則机非在我也非我而知也至于窮天地合一
不測之神而心與无動无靜者同机知天地推行有漸之化而
行與一闕一闕者同運此則義精于无可精利用于无可利德
極其盛是以本吾心自然之神通極于天地之神本吾心自然
之化妙合于天地之化也此上達之化也向非精義利用易克

下繫會通入卷十一

十一

此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耳矣思慮為我

此字即上精義利用工夫以往之字即下窮神知化境界然
造有深理无精粗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
用猶待思慮到窮神知化則无待于思慮耳神化只一理以存
主言曰神以運用言曰化德盛非崇德之外別有盛德只是由崇
德造到熟處耳

如前講俱依舊說分承精義利用來而窮神亦貼精義知化而貼
利用德亦分內外看來既重精義則過此字宜單承崇德來
言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將復何所施吾力容吾心共故過此
必更求知也過此有六則非即然之知雖極矣矣盛矣窮非窮

窮神知化之窮也窮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非知識之
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此皆德之崇極
到極盛處而自致耳何思慮之有

方魯微曰學以義為主精義以致用則利用而身安此皆所以崇
德也聖學止于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于窮神知化則德盛自
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此而談神化乎

葉爾瞻曰此節一氣說下通於轉境不啻之詞知曰或知非一定
之真知是起念於迷而謂意障也宋之或知智識俱忘是為神化
神化不必指天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也吾德
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窮而窮之即神非有化可知而知之

下繫會通入卷十一

十一

即化是乃德之盛而稱神化者德得吾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盛
也盛德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體而已

沈德培曰珠奎百慮往來屈伸都是義之條分後析處從此只會
精入神處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後始見天下不必于思
故聖人不思而得謂之天道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
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
見耶

易曰困于石何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進而有成退而有損
身名兩全者既度其身又度其人也今九四剛而在上如石不

而因也。三不自量。欲去之以為功。意以貽禍。而名必辱。九二則而在下。如虞象不可依也。三不自擇。欲依之以圖安。祇以賈禍。而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雖有上六之應。如妻之象。身且不保。妻其可得見耶。

劉備遠衆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豈不辱其名。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奉身无所。妻子離散。豈不是危其身。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易曰。公用云云。何也。蓋隼者鷃害之禽也。猶小人之奸險也。弓

三才圖會

三十四

人自藏器也。猶君子道德為威也。操弓矢之器。以射禽獸。人而用道德之威。以去小人者。則存乎得時用事之君子焉。君子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杆櫓。解時之器。素藏于身。然後待可為之時。而動。則動中機會。何不利之有。是何也。器者動之本。時者器之用。惟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則其推行有本。其設施有權。動而不括。是以不出則已。出則元克以除。不有獲。安上

六也。謂云云。者。語成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也。

而主解時說。有獲以上。泛論求句。方釋文詞。重藏器上。不與待時。而主解時。極佳。天地藏器。用聖人藏于器。君子藏器于身。大抵

動而利。則動矣。何不利之有。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之而

動。所以獲也。動字。時字。吳因之曰。能待然後見。其能藏。後來君子欲除小人者。何嘗不負一才畧。只為倖。自見。急于成功。不以時動。故敗乃事。此由不能藏以待耳。要玩一人。安天。案間。持全在人。此其人即藏器于身之人。非徒自恃才具。喜于有為之人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三才圖會

三十五

終乎非也。但彼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就其狀。利避害之情。猶可。跡之以福。故之以无咎。故小懲于前。大誡于後。小人之福也。易曰云云。正小懲大戒之謂也。

重一懲字。小人不動。以仁義止。可敬。以利害然。以利害之。更甚于以害懼之也。懲非小人之福。而大誡乃小人之禍。即善積而不可成。惡去而身可保。故必止惡于初。過此則惡積而不可挽。雖欲懲之。莫能懲矣。福者。對罪而言也。此是聖人生物念頭。開小人以自新之門。見利二句。不平。須知小人之罪。皆由貪利。求利不為。貽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自然不顧仁義。所以觸忌犯忌。

于冒三尺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解易曰何校滅耳

善乃成名之基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乃滅身之階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所謂積者由小以積大也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一不善以為無傷則凡不善皆以為無傷惡自此積矣故惡積而不可掩是以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云此之謂也

重惡過積字宜玩惡起于微禍成于著小人豈一旦罪大莫解哉

卷十一

三十

小人其初為不善也豈無畏忌之心不過以小惡為無傷而後浸之不已以至惡積罪大故皆以小惡無傷做成許大禍胎滅趾不防必至滅耳此大誠者所以小懲也惡即不仁不義而不去不為之心即不恥不畏之心也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悞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初九是也過不能止則為噬嗑上九矣

安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未然之防自古記之是故心若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心若亡者所以保其存者也心若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君子有見于此故四方無虞可謂安矣常若危殆伏焉常若亂階倚焉夫有思危思亡思亂之心必有圖安圖治圖存之策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可保于無虞也易曰云此之謂也

危亡亂皆心謀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首三句泛論其理下就君子說不忘危必能保其安于未危不忘亡必能固其存于未亡不忘亂必能致其治于未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卷十一

三十

保无危亡與亂之禍也身安應安其位句國家可保應保其存有其治句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所以能休否而保國祚則不危之一念係之也

前章言身安而德崇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懂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位欲當德謀欲量智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當然後安反是則位必傾謀必敗任必仆鮮不及于禍矣易曰云言其才德之

知力之小。不勝其任也。

德知力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不能哉。責其分位而
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任耳。自古人臣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
由不勝任之故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斯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

天下事莫不有幾。知幾者其神乎。即交際觀之上。交易論之下。
易讀。君子不諂不瀆。是必能于論。實發念之初。覺之早絕之力。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三十

取其知幾矣。然所謂幾者。念慮方動而尚微。而一念之善。吉已
先兆其端者也。豈易知哉。惟君子見吉之幾。即作而趨之。不俟
終日之久。而速赴焉。果何本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守之介如石。
則靜極生明。不用終日。斯可識矣。幾微矣。但見天下事有
潛晦而微者。即有顯著而彰者。有與順而柔者。即有勇敢而剛
者。君子无不先知其幾。而圖彰于微。圖剛于柔。此誠見超物表
巍然萬夫之望也。非天下至神。孰能與于此哉。

知幾至終日。提言知幾。易曰。以下。是知幾之由。知微以下。是贊知
幾之不可及。神言心之神明。非如鬼神之謂。知幾其神句。是一知
總領。

知此微

見此微

時說。若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為幾。非也。幾其在上下交之初。介
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慮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些
子。落在諂瀆窠中。是謂知幾。者動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
時此心。只有箇天理。只有箇吉。正當吉之先見而隣者。此處須
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故君子凡事
一見其几。即便旋轉。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
此便是見幾而作。者謂見事之幾微。即須動作。以應之。介于石
三句。所謂神主定也。眾人見介于石。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于
无欲。故識在幾先。初見其幾之微。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于微處
圖之初。見其幾之柔。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于柔處圖之。此正見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三十

幾而作。不俟終日。虞萬夫之望。以其知幾合神也。
蘇軾溪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也。自動靜有无之
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无而不
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
上交下交。何也。豫之時。上下皆溺于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
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遠豫之甚。由欲之媒也。此非知幾也。上交不
諂。不以遠樂之情。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遠樂之情。瀆乎下也。
不諂不瀆。何以為知幾。說謂諂不諂。瀆不瀆之間。非也。此心未
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
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凡豫前

中庸之莫與手微之直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同而不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二句。以孔程之說為當。孔氏曰。凡物之休隱。察以至微。凡事之理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未有微而不彰者。柔者剛之始。未有柔而不剛者。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于彰。知其柔。又知柔之必達于剛。所以為知幾也。望是超出萬夫。非人望之望。
陸氏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達之復。由下繫會通。八卷十一
真知得也。幾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吉无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後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公見能幾于先見者。行其吉會知幾。公也。能幾于公見者。遂吉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固守。故曰貞吉。在復貴平。竟故曰元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人心純之則一。復之則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彼其克復功至。其有不善。而常覺之。自心止之。自心不待失而後復也。易曰。不遠復。元吉。即顏氏之學也。

此合上節。一是介而知幾。真體也。一是明而復幾。元體也。元即真。下所起也。水靜動見之。知几者无動而非先見其吉。庶幾者動无悔而卒亦歸于吉。庶几不作近道說。庶幾即上文和樂。言知几。此言顏子庶幾。分明以和樂常體子也。第自其一問。故曰庶耳。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氏之庶幾。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正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先見之中。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潛雪松曰。非真有不善也。使顏子待不善方知。非庶几矣。惟能先見于善。不善之萌。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也。此是心體常充。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心所以為神也。常人不能當下。然識此休。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而復下繫會通。八卷十一
行矣。是謂不神。聖人知幾者无他。只得此先見之心。休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下事兩情專一而後成。故天地以氣升降。則萬物氣化。而休質凝實矣。男女以精施受。則萬物形化。而生不已矣。夫天地兩也。絪縕兩而一也。惟一故醇。而造化所以无窮。男女兩也。構精兩而一也。惟一故生。而生物所以不息。此致一之道也。故易云。言一者之間。所以合兩者之專。即天地絪縕。而化醇。男女絪縕。而化生也。
絪縕以氣交。化醇亦以氣化。構精以形交。化生亦以形生。天地升

皆以模陽陰陽者乾一而實性動而健陽物也坤二而虛性靜而順陰物也有陰陽則相摩相盪陰陽合德矣而八卦六十四卦之別柔有性實為頭而天地之撰陰陽合德之述也則柔有性則有以性之而形容其似矣微而中明之德陰陽健順之理也則柔有性則有以通之而發揮其妙矣此未天立象以盡意也

乾坤易之門至有作言諸卦由乾坤而成此乾坤為易之門也門與楹不同楹是易所包蓋門是易諸卦所從出也乾坤以兩儀二畫言陰陽謂之物者乾坤是聖人所畫形以象陰陽既有形應便是物合德是奇偶相交蓋宇宙間无獨陰獨陽之理陽之動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四十回

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于陰而成陽者未有不合于陽而成陰者易模畫其陰陽却有互根不已者在為八卦為六十四卦亦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而代也神明之德合而不測者也使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為神明哉如雷動風散之類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德來不外陰陽作一合德也與丹青抽畫相似通即曲暢旁通之通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

葉爾瞻曰以性根本上有性字來以通即性之所通也撰猶素謂造化作用事推推出以示人者天地之撰无非神明之德以性天地之撰者便以通神明之德通神明乃見陰陽合德之妙

陸庸成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網緼總是一机為五根而剛柔有體其後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風雷山澤皆乾坤之無盡藏能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道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裸之机撰者陰陽以效賢德者妙陰陽而寓理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衷世之意邪

夫先天之易本陰陽以盡意矣後天之易易外陰陽以盡言哉是故周文係詞其稱名也或假物象或寓事情雖紛然雜出冀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何差謬之有此何意取于稽其事類蓋緣皇風下衰情偽日滋古今希觀之事聖人一經歷之是以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四十五

思不得不深言辭不得不詳耳然則稱名之雜非聖人意也時此以下論後天之易稱名是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不越是于理

元差謬類即卦爻中所稱之事類意是思慮也衷世之意謂衷世民滿事煩聖人經歷許多情狀而後思慮及此若上古盛世思慮何嘗及此也

陸氏曰有種之物斯有種之名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故于陰陽處立名即于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掩衷心之風則立象足矣何必煩稱耶 蘇氏曰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固雜而不越矣。而何理不徹耶。如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者。曰性。易則彰其一定之理。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者。曰才。易則發其几先之效。顯而事為。陰陽之理也。易則言其必根極理與顯者。微之。鈔而性命。陰陽之理也。易則言理必托諸事物。幽者。闡之。天下名分。不可亂也。易則因陰陽定分而稱之。各當其實。天下物類。不可混也。易則因陰陽成類而別之。各從其類。以至是非可否。皆本陰陽與常之道以發之。言何有不正耶。吉凶趨避。皆自陰陽得失之情以判之。辭何有不斷耶。是易也。休天。

下
卷十一

四十六

地通神明无不脩矣

夫易：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大都是詞上發揮，就是下節也。着詞一邊，上二節俱本陰陽說來，此數句亦以陰陽實彰往，即藏往，所謂明于天之道也。察來，即知來，所謂察于民之故也。微頭是于至著中，寓至微道理，即神德行也。闡幽是于至微道理，闡明在至著中，即顯道也。朱子曰：頭者是粗迹，便推原幽隱的來說，幽者微妙，便就顯處發出來。微頭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頭，總是一箇物事。開者于各卦爻之下，皆係以詞而開陳之，當名，乃名分之名，如君臣父子貴賤上下之名，各當其分也。辨物，如大炎上，水潤下，牛順馬健之物，使各歸其類也。正言，辭也，如元亨。

宜以崇世
室來貞而
彰察亦不
可平

利貞潛龍勿用之例皆正言示人也。斷詞占也。或曰吉凶曰利不利皆斷詞告人也。開字直貫至此以見其開陳之條。矣揔承上言其精粗隱顯俯仰遠近無提无遺非是視先天之易為尤條也。葉爾瞻曰往寓乎來以而出于往故彰往察來著而字聯往來有顯有幽故更著而字聯所謂彰察只在名物言詞故又著而字聯。

陸庸成曰。苟冒天下之道。則彰性察來盡之矣。天下之來。其得失
夏虞之未然者。摠不出于性之理。蓋盛虛消息。理有固然。徃者來
之。朕也。惟以性兆來。即來藏性。缺顯者。虞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
闡發。名必稱實。物各有而論。道理毫无回互。論占決。初无拘可。休

不卷上

四十九

樸通德言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倭島惟其彰往察來无不倭如此故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詞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二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于一乎哉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固載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自所備之中詳論其妙其稱名也擬議一物之心而所取之類皆陰陽變化何大也其立旨也包涵三極之遠而所發之詞皆陰陽錯綜何文也易之言多委曲矣而于理未嘗不中易之實常數肆矣而于理未常不隱皆所謂離而不越者易詞之妙也

此章之義
明易之理
可與知矣

此其用豈有他哉聖人憂民于遄逝而欲以濟其行之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失得之報也此後天之詞所以廣先天之教而開物成務者也

有六句正與離而不越相應句有陰陽取類者陰陽之類也詞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須抑揚其辭以贊其效重取類大等邊言稱名雖小而取類于陰陽甚大不可以淺近半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燦然有條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皆中于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本于至隱豈淺近之書哉此後天之詞不越乎先天之卦也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非謂本肯渾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四十八

朴而詞却文彰也困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于一故俗淳事簡有得无失有吉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于二故淳者漸簡者繁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于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此報一明則趨于行者明微于辭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為世道至矣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二之有失得故二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也

不以所遭為患而憂所以慮患者无其德故首節先言在人為九德康而不吝泰者次節贊其德之變于數而字見之末節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彌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

○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伏羲而中微于夏商之末至大王係豕易道大明是易之復興也其于中古乎然文王係詞而當美里之囚操心危慮患深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當憂患作易則易之為書无非教人處憂患而已

看來此承上衰世之意來則憂患二字宜照蕪蕪溪不必杜文王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四十九

與紂即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无日不為身計亦无日不為世道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无怠无荒皆此心之憂患自不能已耳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然處憂患之道无如反身修德試舉九卦明之德修于踐履而履與謙有焉致禮治躬則德有依據可日進于高明非德之基乎然始基不足時也惟謙則知敬謹而心有特值非德之柄乎

至于存養而復與恒有焉謙以行禮則制外養中善端浚矣

一念之微，即萬善之根柢。故復為德之本，然復而不守，雖得必失。得一善當拳拳固守也。故恒為德之固，持守雖固，欲果盡去乎，損則懲忿窒欲，盡去其人欲之私，又為德之修矣。充治雖嚴，天理果盡純乎，益則遷善改過，充長其本然之善，又為德之裕矣。德雖裕于常，未必不変于困，惟處困之亨不亨，吾德之至不至可辨矣。德雖亨于困，未必不渝于終，并則德性堅定，終身于斯而不変矣。然可與立者未必可與權，巽則順入于理，隨時制宜而為德之制也。

此言九卦之德之序，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修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用上說，人之修德先務躬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

行實踐而踐履之際，必藉此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以為憑藉據據之地，然後德由此立，故曰德之基，積累之所始也。一說履即踐履不以禮言，踐履從實地上行，可以自下積累而上矣。謙不必說禮，只說踐履為是，曰基猶然始基尚未學積，驕心傲氣不承，恃也。當執持此謙柄者，人所執持也。復德之本，根也。復者陽之始生，良心為道之根也，擴而充之在我而已，本與基不同，其以行之積累言，如築有介基趾本以善之根柢言，如木有根柢枝葉從此生也。固有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友，故曰固。脩者去私裕者長善，德至于有餘裕工夫已到，非困安所給之，處困而亨，養之現也，故辨德以困也。人到得處困不能裁他，曾中涵養

已完，无喪无得，動靜常疑，可與立也。故曰地，與因不同，固是就所得而守之，猶是勉強地則自得而居之安，乃成德境界，妙用之妙，皆由此出矣。既可與立，則胸中有介把持，自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制裁制也。如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短長无不如意也。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凡要制事，須是將心入事裡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將事皮膚上倖過，如此行權便錯了。

程敬承曰：九卦之序，先履德以下為基也。踐履之始，所積无幾，難以持之，有基无壞矣。踐履如是，執持如是，斯善端可得而復，即存養本源也。過此又要守得住，又要修得力，又要充得滿，夫萬善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

完滿，亦萬境順適，何處困之不亨，是可以驗吾德矣。德至于處困不移，則常永貞固，有居安資深之意，然後能巽順于理，以裁制事變也。要識得順理制變，妙在善入巽順而入，徹于幾微，非有一定不動之見者，不能故本義用然後二字。張幼于以前八卦皆治已而以賢踐為先後，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為主，蓋濟民行之最要當先者也。一說九卦重困，謂困與憂患相應，始之修德于此，千證後之作用于此乎，始也。故困非所以修德為諸德之辨。姚承菴曰：六十四卦皆可履憂患，而特取九卦者，九人當變故時自然收斂，樽節從履謙約束其身心，以至神明交通，故取九卦言耳。

○ 積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雖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

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九卦之妙何如禮非強世若甚和矣然天理民彝之極毫不容
增減而至焉能謙則我自卑而人自尊之我雖自賤而德自顯
著也善端初復亦云小矣然理欲之介燭乎不昧辨于物也德
既有恒雖處紛雜而吾德中存獨竟其意味之長不厭也損主
德愈空欲初固難矣然克治既久潛心潛化後何易也益主迂
善改過曰充長矣然善復吾固有過去吾本无曾何設也困則
身窮而道不與俱窮无入而不自得者何通如之井則安定不
搖而可待天下之感是休雖靜而用則動也巽則稱物之宜而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二

此贊九德之妙須抑揚說重下米 和而至謂順乎人情止于天

則也尊而光謂德不可踰含不可沒也淺小非以一念為小
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体自是小而不容滑也所謂几希
之微聖狂之路人禽之關也雖而不厭人生動用酬酢事變非
一而常德固守于己毫无厭數不以外而喪所守也如曰幾希以
求靜非能靜者矣先難後易愈難平欲難過而猛省一着自漸
漸熟而安之何難也長裕不諱者力處俱在損之先難時甚至
于益不過長其善心以造于充裕之地不用安排着力而然故者
修張也不設則无修張欲達之意乃能以為益也困窮而通處

○ 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起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
井居其而不動也通者移此及彼之謂某之用也惟不動之為動
若未便說到井養不窮特就全體而論其能待天下之用耳

巽為德之制如持權以稱量輕重者然但權交在求神机在心有
非人所能測其際故稱而隱者委曲善入不露形迹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九卦之妙如此其用何如行已非禮則乖戾不和是禮所以和
其行而使之中節者也行禮非謙則倨傲无本是謙所以制乎
禮而出之以遜者也以復而用之則已自覺悟而良知不為私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三

欲所蔽以怕而用之則久暫不搖而天德不為事物所奪用損

之德愈空欲而已私物誘之害遠矣用益之迂善改過而進德
修業之利興矣用困之窮而通而怨天尤人之念絕矣惟井俸
能迂則安而能慮故析經事而知宜惟巽德為隱則入而善出
故達变化而知權九卦之用如此要皆反身修德事也何憂德
之難處哉
此九卦之用根上節來惟和而至故可用之以和行以用也進德
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為者故用履以和之制敵制也人情驕亢
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于天
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適于矯

而用謙以制之也。自知一說自知猶自主也。人心放逸在外。方寸中便無所主。善念既復則中常惺惺。而自家有主矣。一說善端之存獨知之契也。謂心獨覺而不寂也。一德者。一其所復之善。謂心不二而能久也。遠害。遠其害于德者。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興利。興其利于德者。自有自裕。無待外索。強求其利。未必興矣。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自得于心。故怨尤之意消。辨義。辨義非養不窮之用也。并以安身為條。中有定條。故辭度之慮精。辨者。是非可否。辨別精明。不與毫髮也。巽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也。行。不定在一處。行。亦不離義而行。即善通乎義。而自適其輕重之宜。不泥。亦不離者也。

下學會通 卷十一

五十四

洪亮山曰。德始于踐履而終于行權。之為用大矣。未易言也。游氏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若夫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程敬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患。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于困。則平時修德工夫。在未處困之先可知。陸子靜曰。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巽。所以利其外。復而先以履謙。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之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遠。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終欲日以消磨而為。

大理日以澄臺而為益。雖涉危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中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源。蓋至此則順理而行。無礙處。遂源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矣。

易之為書。章全旨。此承上章說。末上。是論處憂患。其此論憂患之故。欲人常自戒懼。而不涉憂患之途也。通章總是贊道之辭。重巽字。易一變也。易之有辭。亦變之所為也。二三節是變之警人。末節正教人善用其變。要有不可為。與與既有典常。二義。巽不可為。與與要有固。此卦久之變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之變也。卦久未始有定。變而未始无定。程所謂會通典機是也。易中言員神易。實即言方知言貞。貞勝。即言貞一。言立本。即言趨時。曰度。曰故。

下學會通 卷十一

五十五

曰。友。即不可為。與與內。未始无典常在也。非變則貞而辭則方也。一說。變遷以變言。二三節以詞言。末節示人由詞以達變也。亦可從。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則柔相易。不可為。與與要。唯變所適。易之為書。其可遠乎。所以不可遠者。以其為道也。屢遷。屢遷何如。道不外九六也。九六變動。不居方所。周流于一卦六虛位之間。以兩位言。則或上而或下也。以一位言。則易剛而易柔也。此豈可以一定之典要拘之哉。惟變所適而已。變在上則上。變在下則下。變為剛則剛。變為柔則柔。柔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其屢

既一達于見道之亦中无定

迂如此

為書句一章大音遷又是一節提頭不遠二字諸說多影响蓋
步道至變也而至常也不即不離與之為一始得稍差學子便覺
陽遠則非是耳如此說方與苟非其人二句意相連屬位未有
文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必極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遷
迂故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為
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變為姤是位之遷也
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為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
相易而巽生為是項之遷也何與常要約之有惟變而遷而已
適即迂也下文適于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懼適于基
下繫會通 入卷十一 五十年

愚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遷之中遂生得失大抵
求于度則得非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生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然非幻而未有則也其出也以度而使人知懼于外其入也以
度而使人知懼于內不特此也于出入以度之中與懼人處
尤在憂患又明其凶各悔吝所當然之憂患與夫所以致憂患
之故使人常懷兢惕惟恐一失其度或陷憂患之中雖无師以
訓之保以輔之如臨之以父母而不敢忽也易令人畏如此如
也何可遠耶

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上惟變而適來適出適入即道宜出宜入

雖不可渝者故以定則言而曰度度即无定中之有定即下所
謂與常也度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令人凜凜有惴心焉和慎謂
獨知之地戒謹恐懼也使謂神机自動若或使之也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言憂患更緊緊繫策而戒懼之至
此上深一步矣故云云子瞻曰憂患之來不明其故則人存
免之心而急于避禍矣故明憂患不明所以憂患之故師者教之
道係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絕于外者言臨父母以愛敬本于天
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
也此二節俱就變言總提是明遷之道度即道也出入有度正
其道之屢遷也而無不在也下節又言言卦爻之變明于其事

下繫會通 入卷十一 五十年

欲人知為憂患而避也明于其故欲人知憂患而由致而得避之
之方也亦以其道之屢遷也而無不在也

初率其辭而撥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凡人不能達變則抱尸問易之餘因所值之卦爻由詞以度其
理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昭然于詞之中不可為典要者既有
與常之可守矣夫以不可為典要者為典要者則至常而
至變者必其神明嘿成之人心具一變方能通易變于不窮也
不然憂遷之道歷行乎哉

時說謂變元常而詞有常故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以此則亦
與詞有二矣不知詞之所指即道之所遷道以屢遷為常可率詞

行有活潑

而操也故知常者通變者也元二理也於即度字與常即方也即以變為常也沈德培曰其有與常者即是不不可為與常者也即說是不不可為與常如何可以泥得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說一介被字便含終意說一介既有字便含未下意說一介於字便含元次說一介常字便含未始有常夫元方之方必員神者能肖之元常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其人非泥詞拘方而謂其人以會與常于不可與要之中而謂之其人也蓋步道以變為常行通必通常為變不然踰度固遠也斤從度而謂毫釐千里亦遠也雖行而實非行也故易之遠于元其人也其有則實能行而易在我矣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八

陸庸成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人但日鼓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体无定用故屢述者變也不可為與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與常者也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關非其人孰能行易之為書也原始章全旨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重爻一遵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又在二五居二体之中也時

五二終說
始終而成
相離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離唯其時物也易之為書有卦有爻卦之質何以成哉必原一畫之始而要六畫之終則貞悔全內外備而一卦之質成矣若夫卦之六爻或陽位陰居或陰位陽居而相離也惟其時物耳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故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初无定体之可拘也時說謂上二句論卦下二句論爻不知六爻不出于一卦舉原始要終以為質者正論六爻所由成耳通節以觀易者言卦爻據見成說非聖人立卦生爻時也原要二字不着久始終即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非下三畫為始上三畫為終也相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九

離如初三五陽也而陰或居之三四上陰也而陽或居之非剛柔相間也時六位之時指卦中逐爻言非起時之時則柔即是物也為常則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此節揭一禎字以定其大体又揭一時字以看其妙用体有定而用无定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自時物見于初上者言之初則其理幽隱而難知上則其理明顯而易知何者初在卦為本則微露其機故難知上于卦為末則已闡其蘊故易知故退想聖人當時係初之辭必擬其當假何象當者何占不輕率也至于係上之辭不過因初之象

占卒成之耳何待擬議哉

初上時物之難擬不可說有未明者已成蓋此乃成後係辭
一時只以画中時具之理言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
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詞而然也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
成其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
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而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
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推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上二爻固足該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陰陽贖亂之物雜而陳
之則柔中正之德撰而出之如物之純德之善則辨為是物之

下繫會通

卷十一

雜德之惡則辨為非若此者不兼中四爻則物雖雜而萬物之
情豈盡顯乎德雖撰而神明之德豈盡通乎是非雖辨而得失

此言中爻之昧物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
德如初九陽剛在下九三剛健中正之類辨是非如初潛二見

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此即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明
失得之報也非中爻不備見得初上非不有之然擬于初者未詳

成于終者幾盡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離不一而詞占之擬
議甚詳耳德與物是非要者一也德即物中之德是非即物與

德之是非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六爻既全則吉凶存亡之理具矣意人欲究極天道存亡人事
吉凶玩六爻之詞居然可知矣此特自衆人言也知者惟據象
詞觀之則吉凶存亡之理雖陳于時物間者已識其際而所思
過半矣然天下不皆知者也中四爻不可不備乎

存亡者陰陽消息吉凶者人事得失得乎上是非來也非則存
亡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居者无待于動也知者二
句不重甚言六爻不可不備也見得天下知者幾人使六爻不備

則百姓之愚將有實者矣故末復以中四爻論之
龍象括曰象者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故智者觀之無待於爻蓋

下繫會通

卷十一

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象者又一卦之要
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
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以二四爻言之二四皆陰爻皆能為柔順事業固同功矣然位
有遠近之異故其善有不同二非无懼而譽常多何也四位近

君動有僭逼之嫌故多懼也觀四之多懼由于近則知二之多
譽由于遠矣夫柔之為道非附陽則不能自立不利遠者二柔

也而遠于五六要得无咎而多譽者以其用柔得中也惟柔中
則張弛合宜不過于柔故多譽也觀二之多譽由于中則知四

多則由于不中矣。
節中言中爻雜物權德辨是與非前雜物難總論中爻之德不
分析何如此復因同辨異功者力量既等者勝位而德善即
德勝所謂德行之譽與俱皆人臣隨位自盡之善物也。用者德之
所也。柔中只重中字言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柔而不中安
能多譽乎。要識得多慎多譽不在位而在德。居位者尤以德為
要。

耶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
以三五言之三五皆陽位皆能為陽剛事業固同功矣然位有

下繫會通

六十二

右臣之異故其善亦異三非无功而凶常多五非无凶而功常
多何也五居位而貴則操得為之權故多功也三臣位而賤動
有掣肘之患故多凶也。要而言之三五皆陽位以柔居之則委
靡不振若臣胥失其道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也不亦危乎
以剛居之則剛毅有為若臣各得其職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
凶也其有不勝取是知遠近廣賤所謂物也。剛柔中正所謂德
也。善與凶功是非之辨也。自非中爻何以悉備哉。觀象者可忽
意于斯耶。

五君位也何事任與三同也君相提以天下國家為事故其任大
責重同也若柔懦便不勝任惟陽剛方能為耳蓋二五皆剛位

恒道字貴

以九居三以九居五其謂以剛居剛其才力更危陰柔之難也
以六居三以六居五其謂以陰居陽則其才力便有未到處矣
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言者雖以凶則不可言善亦由二四皆
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較較也觀上節末句然
到柔中此節然則剛則人臣以德為本可知矣。

廣大悉倫章全吉此章俱見易之廣大悉倫意天下之理三才
盡之易之三畫已具三才六爻總是三才自爻以下各物不一莫
非三才之散殊此易所以為廣大悉倫也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
文之事亦自有易後看渚作易時有此道耳。

胡雲峰曰前章始以看官此章末以文官卦必舉始終而成條故

下繫會通

六十三

口頤爻必離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其統之无不包析之无不密廣大而悉備者乎何
也天下之道盡于三才方易三畫成卦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
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三畫具三才矣又無此三才而兩之故
有六爻六畫非他也上二爻即天道之陰陽也中二爻即人道
之仁義也下二爻即地道之剛柔也六爻亦三才之道矣。

廣大悉倫是一章貫頭悉倫又承廣大來言易書合諸條多包括
得盡而其中无一不具也有天道以下言三畫也是三才六爻也

是三才易之小成大成元非此一理之統貫豈不廣大悉備廣
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益卦也即觀俯察近取
而得者也無兩即是因重言無此天地人之道而加一倍焉是兩
之也三才有兩不惟有道而人無有天道之陰陽不惟有人道
而又無有人道之仁義不惟有地道而又無有地道之剛柔矣
方魯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
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才也希聖人
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言凶
生焉

下學會通 八卷十一

六十五

大易論三才之道則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矣故道之變動不
拘而流六虛則謂之爻者爻變之義也爻之比應象乘有遠
近貴賤之等故爻不專謂之爻亦有名為物者以爻之等猶物
之等齊故也物之剛柔雜居有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相間故
爻不專謂之物亦有名為文者以六位錯綜猶兩間之統緒故
也以至是爻也有以剛居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柔居柔
剛居剛而位不當者則其義必有得失而吉凶生其間矣可見
爻者道之變動物者道之散殊文者道之昭著吉凶者道之淑
惡莫非三才之所貫也易之廣大悉備信矣
此承上三才之道歷舉易中所有之名物莫非三才之著見也以

作主物文吉凶皆根於爻爻有等相雜不當皆根於變動爻者效
天下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
著其文之當者元論矣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
亦三才貞勝之理示變動不是陰陽老少亦不是初二柔爻
是卦中變動如乾卦六五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登取義便是爻
動物即惟其時物有物不廢之物爻即柔爻剛爻文柔之文
不當非謂當即言不當即凶不當內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可添
出當位柔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為當位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
柔而不當位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蘇軾漢曰爻之陰陽消息無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定人之仁義進
下學會通 八卷十一

六十五

六十五

運不居而爻以効此也故曰爻有文則上下以辨貴賤有差是三
才間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柔來文柔來文
剛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爻是文也豈能一一各當其天
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吉中生
矣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易之興也金吉此原承辭所由具而因以見聖人憂世覺民之
情前原易興于中古遂連贊易之為書者三則以有詞而變始
有歸一則以有詞而象爻始著一則以有詞而三才始顯皆未直
指文王也故漢原易之興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漢因其憂患
作易而繫之以詞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復興也。其時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即其事。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文王以是德。當是時。遇是事。故其所係之詞。皆有警戒之意。而危焉。詞之危也。何如。蓋以危懼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平。而謂其有和平之休。若或使之平焉。以慢易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傾。而謂其有傾覆之禍。若或使之傾焉。夫危易。必異。而平傾。損狹。玩其詞。味其意。自不得不漂。于。心。可見詞之危矣。然是

下繫會通 本卷上

女

危平易傾之道，而談甚廣。凡天下百事，平者皆生于危，傾者皆由于易，孰有廢此哉！然聖人發之于詞，何也？以危懼之道，啓人畏慎之心，慎之始，又慎之終，大要使之保其平，而免于傾搖，歸于无咎也。此之謂與民同患，易之道也。

易興于末世興于盛德者須玩一當字非末世則民偽不滋非盛德則易道不傳非文王囚羑里而處憂應則憂危慮患之心不深故易詞之危當自履憂患中來上危字以警戒言下危易以人心言危平易傾皆就詞言而人事暗攝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詞而為易傾蓋以惕人之危也危者作事必圖萬全理當得平安故易詞係之以平如吉利无咎是也易者凡事无所傾慮理必致傾覆故

高傾然人
以丹欽傾
二句挽足
辭危

易詞係之以傾如凶害悔吝是也使者易使之也點一。道字見得

世无偶至之禍亦无倖免之禍必理明當然。聖人據理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始惧也。百物不廢正是道之太處。惧以二句指出詞危緣故。夫禍莫大于平。莫大于无咎。危其詞正惧人以終始使人不敢生一易心而要歸于无咎耳。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常人始乎憂卒乎息故易之惧人不以始為易而以終為貴。无咎平福也。惧而要无咎即危平之意。易之道即教人以危惧求平安者也。故善用易者惟存一惧心而已。

馬常伯曰二道字相應平傾事也。所以平傾由于危易此精益處。

下
卷
下

木十也

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章全旨。全章在知來截上。言聖人具心易之妙。不假易而知吉凶。下詳聖人脩易之衷。使人以易而知吉凶。末節不過即人之詞以明易詞之以情迂耳。
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通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咸能與能。所以使人說易。險之難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未段。及廢發情迂之義。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言人常少。其餘若叛若躁若誣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迂。无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通章以易
簡知陰阻

此所謂
上章而
下章

陸清成曰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吉
之先見只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為險為阻而凶害悔吝轉相生
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
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之以示
知皆恒易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化无非各指所之以告
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也象變不一則
其情亦不一易情无窮而提窮于吉凶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
之利情之符也爻易之情言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迂因變動
而无定然无二情也即情迂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
相得可概見也

下繫會通 卷十一

本十八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
恒簡以知阻

太極之理一也分布于乾坤而侔會于聖心自其心純乎理有
乾之名自強不息極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不可屈撓其本德
而見之行迎刃立解易矣而于危殆所伏則不冒進為知險最
未嘗以易心處之也自其心順乎理有坤之名安貞无為極天
下之至順也至順則无煩擾其本德而見之行无所事簡矣
而于憂患所值則不疑試焉知阻焉求簡以簡其險也
此承上章言聖人得震憂患之道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乾
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

此所謂
上章而
下章

下繫會通 卷十一

本十九

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无險故險
之端舉端坐照簡本无阻故阻之幾无不前知觀于水天為需義
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水也山地為剝順而止之則坤之
知阻也阻莫如山也

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必藉意去知之也以知以察何等現
成若要去知便非易簡蓋由易簡以從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非
待已險而知險已阻而知阻也彭山曰至健至順者健順之極
而不見健順之迹也恒者恒久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為易也不
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為簡也不能恒不能恒易恒簡則非健順之
至知程紀曰健則遇險亦易是為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為恒

簡子時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
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
阻則險阻无隱情矣

故元事而易簡所涵理自融洽吾以觀其悅心之妙焉有事而
易簡所應幾尤詳審吾以觀其研慮之妙焉由是不險阻而吉
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臺成其幾之以易簡而已矣險
阻而凶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臺成其幾之以易簡而已
矣

則說前聖人得乾坤之理而前知也。二節聖人所以前知之故，以有心易之妙也。三節有可知之理以明聖人所以悅心研慮而前知者正在此也。今據新說此節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健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于險阻，非推原所以知也。上節易簡便是知之原矣。悅心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事未來時，這事理見得精透，毫無抵牾阻滯，自然豁然決洽，是悅諸心，既理會得，事到面前，又把所知之理，更去研磨一番，熟思審處，不使有毫厘之差，是研諸慮。時說吉凶二句，照本義分屬言悅心則吉凶之理，皆其胸中素識，故險阻與不險阻必先知之，而有以定吉凶。若使理不融貫，則不能裁決事幾，如何定天下之吉凶？研慮則參伍錯

古紫會通 卷十一 七十

前知以有斷險阻，避之不險阻，蓋趨之若使慮不研審，則亦佳。要識得通節根易簡，非安排研非強探，易簡之吉，凶藏于无形，至難定也。蓋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

熹然溪曰：聖人之心，平天下。聖人之慮，平天下。既自知險，又使天下之不陷於險，既自知阻，又使天下之不困於阻。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易簡自然之功用。

是故變化云為，言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此其自然之知，豈待卜筮哉？亦理之先見耳。天固有變化，而消

息以殊，人事有云為，而得失以判，此理之著于明者，可象也。天道有吉，必有稍祥以開先，人道有吉，必有休徵以呈兆，此理之通于幽者，可占也。聖人以吾心之定理而象貌之，則險阻之一定者，灼知其故矣。以吾心之先見而占度之，則險阻之未來者，預識其几矣。此皆聖心之易簡，藏往知來，故无不可象，得无不可占決也。

朱子曰：此節上一句是說理如此，下是聖人即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惟其理如此，故象之而知已有之，器占之而知未無之來。天地間只是箇理，聖人亦只是知得這箇理，其所以悅心而定吉凶，研慮而成亹亹者，不過以

此理定之成之耳。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乎此也。所謂理因感而動，乎此也。所謂悅心研慮，即此象字占字意。所謂定吉凶成亹亹，即此知器知來意。變化即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云指言為指行，即出入進退與日用應酬之類。人事與天道相待，則吉事有祥，美有吉事，即有吉祥。如在變化則先見于卦象，在云為則先動于四德。大抵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而出，皆是吉事，皆下吉亦稱凶事，不必增入凶事。一定曰器，未定曰來，象是此方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比方而可知。占是考究之謂，以其事應未至，其幾甚微，故必考究而後知。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說象事占事，通頂吉事有祥，說渙雪松述曰：變化即乾坤闔闢

古紫會通 卷十一 七十

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于人心。則云為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無停机。無滯迹。如天道闊闊。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見而為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謂之象。象之所見。即事也。事之所成。為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考究而知。故曰占也。

蓋氏曰。天道變化。無停机也。人事云為。無定迹也。而其吉事之有。祥者。則在吾心。為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吉事而。象之。則千百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以此吉事而占之。則千百世。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者。而遺于聖人之知哉。聖人而知器。知來。

下繫會道

卷十一

七十一

則天地之道。惟聖人知之。天地之化。惟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矣。百姓之愚。皆能定吉凶成慶。此之謂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成能。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而不知。則聖人能之。而非百姓與能也。易可元作乎。是故天地設位。則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者之理。行乎其中。此天地。所能也。然元心之化。難以告人。則其能有未全者。聖人以知器。知來者。作為易書。是天地所不能者。得聖人而成其能矣。由是人欲定吉凶成慶也。既先謀之人。以審是非。復抱尸問易。謀之。先以決趨避。則知器知來。不惟聖人能之。雖百姓之愚。皆不。

以易知器。以易知來。得與聖人之能矣。

聖人作易。使人亦得以知險阻也。從天地講起。天地乃易之。原也。所謂易知簡能也。聖人元卜筮而知吉凶。何謂用易。似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至于百姓與能。則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不墜于險阻矣。楊氏曰。百姓與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則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聖人作易。何如。易有八卦。或以純陰純陽之象告。或以雜陰雜。陽之象告。易有爻象。或以全体之情言。或以一節之情言。然象。

下繫會道

卷十一

七十一

之所告。情之所言。莫非吉凶。如何見之。蓋卦爻中。剛柔雜居。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吉凶可見矣。象之所告。以此也。情之。所言。以此也。非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得以與能哉。此與下。聖人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總不外象詞。變占。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係詞之易也。變動以。利言。推變之易也。吉凶以情定。占之易也。八卦合六十四卦。在內。象指卦畫。未有詞也。故曰。告情是卦爻。所具險易之情。如下。愛惡情偽是也。言即言象之所告。剛柔二句。總申乃所以告。所以。言也。程氏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而吉。

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
愚遂能知陰阻之情也。惟有爻象之詞。乃始以情言。于是象告
中則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吉凶居然可見。此百姓所以與能也。
見得聖人係詞皆本于卦。而自然心象。而爻象所發。乃情之不能
已耳。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
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悔且吝。

夫有象詞。必有變占。方排尸之初。老少未定。所謂變動也。此雖
未成卦爻。而趨避之利已寓。非以利言。及求卦之後。而占決

下繫彖道 卷十一

七十四

已。必有吉凶也。此則因卦爻之情。消息當否之異。為之遷徙。
非以情遷乎。情遷何如。卦爻有愛惡相攻者。為愛相攻。如中正
相與。故吉。主惡相攻。如不中正相與。故凶。生有遠近相取者。為
遠相取。如有他不燕。而悔心生。近相取。如乃亂乃萃。而羞吝生。
有情偽相感者。為情相感。則為道義之交。而利生。偽相感。則為
私邪之合。而害生。凡易之情。近相得。固為貴也。遠不相得。亦无
害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致凶者。此也。或以偽相感。致
害者。此也。軍以不善相取。致悔吝者。此也。夫悔吝利害。皆吉凶
之屬也。而各惟其情如此。故曰吉凶以情遷。
此主尸卦上者。變動是卦爻所值之變動。即爻象動乎內。吉凶是

和氣

卦爻所值之吉凶。即吉凶見乎外。一是變。一是占。是故以下。言吉
凶情遷之實。亦由變動來。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是吉凶固以愛惡
之情遷矣。至若悔吝。以遠近之情遷。利害又以情偽之情遷。則悔
吝利害。非吉凶之屬乎。情偽遠近。非愛惡之屬乎。此三者。總之凡
以致吉凶。然而位近者。吉凶尤多。故凡易以下。縣以近明之。吉凶
重于利害。重于悔吝。故總之是箇吉凶。以情遷。相感者。情之始
交。故以利害言。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
以吉凶言。

通節皆言情遷。而首句以利言者。謂爻之變動。不欲人趨吉避凶。
而先不利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蓋以爻詞明人情。

下繫彖道 卷十一

七十五

之陰阻。故泰之下。四者而後知。所以趨變動之利也。愛惡以德
言。如中正相與。其情便和。諧得吉。不中正相與。其情便拂。逆得凶。
藉子瞻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
彼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者。生
於愛惡之相攻也。遠近以位言。相取言相求也。非以承乘比應
而相求。便是相取。此句專說不好者。遠相取。或至于遠害。近相取
或至于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情偽以應言。正應而感。情
也。已信而人皆信。已則利生焉。不正應而感。偽也。已不信而物莫
能信。則害生焉。近謂比。陰陽承謂之相濟。近而不相得。則
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

易與詩
之相應

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保不以
 利言之而使人知遠害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
 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不觀人之詞乎。夫人心叛正理者。詞慙愧而回互。中心疑正理
 者。詞支離而不一。有德之吉人。言不妄發。而詞寡。无德之躁人。
 言必傷煩。而詞多。本善而心欲誣之。諸毀附會。詞浮游而不實。
 有守而內自喪之。理虧氣沮。詞屈抑而不伸。人之辭以情迁。如
 此。易詞亦猶是也。此百姓所以與能而和。險知阻。卒不出于易
 簡之理也。聖人之功大矣。
 上文易之詞由情生。此以人譬之。人之詞亦由情生也。叛者无
 信。疑者不自信。吉者靜。躁者動。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人情大約
 此六者。則柔之變盡于此矣。上係以嘿成。為結。下係以諸辭不同
 為結。吉人辭寡。其嘿成之旨。欲相攻四者。人情之見于動也。而
 卦爻變動如之。慙枝六者。人情之見于言也。而又彖之詞如之。所
 謂彖象以情言者。如此。易之詞吉一而凶害悔吝居多。人之詞
 吉人詞寡一而慙枝種。居多。可見不言默成者。吉人之所以知
 險阻而係詞盡言。无非因人情多變。而教人知險阻。其不然。聖人
 心易之妙。只一吉事有律耳。烏有凶害悔吝。我使天下而皆聖也。
 易可无作矣。

沈德昭曰。先天只說得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云
 以情言。又云以情迁。極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
 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吾
 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而
 後面只言不能已于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于无言。相視而
 嘻乎。愛惡相攻。即吉人詞寡。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
 阻之途。所以滿天下也。聖人到此。身得不盡言也。
 汪都山曰。係詞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地以易簡
 而生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模之。象易之實也。此言
 聖人以易簡具為德行。易之本也。天地也。易害也。聖心也。一而已。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係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何振淵曰易有三畫之卦有六爻之卦三爻卦有三畫之象六爻卦有六爻之象六爻之象如順噬嗑及井鼎之類合上下作而成之者三爻之象則說卦所列是也先說尸數卦爻為作易之本次說六爻無兩畫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于乾坤次說文王八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德次說乾馬之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為父母所以得男女之由終又以八卦為

條而廣言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

自昔聖人章金旨 此章提言聖人作易之功大 偶自尸說起耳
 道章只叙尸數卦爻俱有道德性命之興 陸庸成以此章由生
 尸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興无不具焉則知易
 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尸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
 蘊乎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尸數以妙用、有卦爻以立體、尸何自生、蓋由聖人在上、王道昭明、默助化育之功、故靈秀鍾于草木、而生為易所、以有尸也、

尸者指伏羲而言是總其下生尸起數立卦生爻皆作易之實生尸者非作易事然作易必端于此用尸者以尸生而脩天地之數生天地之理也不曰化育而曰神明者自其主宰運用言也蓋一問一闢而運用莫測者神明也說文曰尺黃屬生十歲而莖長丈覆以祥雲而與天相合守以灵龜而以類相從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一說神明即上係神明之德生即生爻之生乃大衍之法所由生也蟲贊者頤相之反也贊主之言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聖人以其包括性命之理至神而明而制為尸法也

龍野會通
卷十

著必有數何自而起也蓋天之體圓一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以陽全之理裁之故參天而為三地之體方一者徑而圍四合二偶是地原有兩數也聖人以陰半之理裁之故兩地而為二然後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起焉九者三三之積六者三二之積是九六之數由分天地之參兩而起矣七者兩二一三之積八者兩三一二之積是七八之數由合天地之參兩而起矣易所以有數也

12

往導



此是因天地之數而起尸卦之數參兩二字不甚着力天一實而

餘地二虛而陰數凡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地數本兩

其為兩此是聖人固自然之數裁之倚是倚著數是七八九
六也二老之數則參兩之積也二少之數則參兩之交也倚數謂
八設倚此而起非即就權凡說也

全考云天地之正數一二三四五止矣此生數也至于六則各有
所配也非正數也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夫參天則
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六是矣二與四非
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說卦會通 卷十上

王

成矣矣斯生焉何自生乎觀剛柔之發揮而生之耳卦既
則天下之理何不備哉彼所稱共由曰道曰得曰德而義則道
之散殊也易則于退退存亡之道剛柔俱備之德旁通其情融
會其旨而無少乖逆且于和順之中一一條理不惑所之極其
精也不其理于義乎是道德與義合之為理賦之為性而命又
性理之原也易則窮事物之理而旁燭無窮盡人揚其性而區
處曲當且于性理所從出者一根本極渾合無間也不有以至
于命乎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

舊說觀變發揮乃擇尸已成之卦爻統觀全體者其陰陽或純或

雖方知所值何卦便是立卦又于其中細觀一節看其剛柔或老

或少方知當動何爻便是生爻說甚明顯但在尸數上說是用易
了宜在聖人作易上講爻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拘周流
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參于
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變无定則卦体亦无定而名隨以別矣

故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而位或上
或下細細開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和順道德以下就易言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因其自然
无少乖戾无少拂逆統言一卦之体也就其中各指所之種分
既析言六爻之用也如乾為天道而健為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

說卦會通 卷十上

四

其義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之理
无不窮到而理統于性无不曲盡且至極于天命之精微矣道即
三才之道也德即易簡之德也義即道德之特立燦然各別之道
也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
徐進齋曰如氣為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
飛則其義以一封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析言之所謂理也
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
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張南軒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
不作矣惟不知義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尸倚數立卦生爻凡以

天下不知義命者說也故下章遂接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全旨上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遂言順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亦據見成卦爻論聖人作易如此非原作易之由也程敬承曰上第言言卦爻耳而卦之六爻全備爻之六位分布尚未明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昔者聖人作易而卦爻具象徒迹象之粗共將以模寫性命之理順而不拂耳何以見之蓋性命之理散于天地人之間是以

說卦會通 卷十

五

天道所以立曰陰與陽地道所以立曰柔與剛人道所以立曰仁與義是三才之道皆性命之理也易何以順之亦以易之六位六畫非理耳當其畫卦三爻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畫故易有六畫然後一卦之体成矣卦成則初則二柔即也之剛柔並三仁四義即人之仁義並用五陽六陰即天之陰陽並運性命之理不順于全體中乎于六爻又細分之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而一剛一柔迭相為用故易有六位而剛柔間雜自成文章矣章成則初則二柔相間即地之剛柔交錯三則與四柔相間即人之仁義相濟五則與六柔相間即天之陰陽迭運而性命之理不順于一節內乎易誠性命之書矣

說卦會通 卷十

六

陰仁義則柔皆性命之理天道非陰則元非陽則泰而非陰則陽亦不神地道非剛則不闢非柔不闢而非剛柔並運亦不全人非仁元愛非義元制而非仁義相無亦不妙是三才原以兩而立故易無兩而為六非聖人故為之無兩也三才原交相為用故易迭用而成章非聖人故為之迭用也此所謂性命之理也與者相與為用不可廢一也立者兩相對而立天地人無獨必有對向使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天道便廢而不立矣地道人道做此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分者陰陽之自分迭用者剛柔之自迭用非有分之用之也按三才皆言性命而性命獨属于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為之也故倅之成章止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義仁即天之陽地之剛義即天之陰地之柔也言陰陽剛柔而仁義在其中矣胡明湖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于人而所受于天之理也三才之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成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節以順性命之理也程氏曰天地人三才許大世界一陰一柔一仁如彈指轉手來是故陰必與陽合柔必與剛合仁必與義合分補湊而成道而三才始有所植立而不墜要之有陰不可无陽有柔不可无剛則人可知矣可以人而漫无断制乎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而圖之者欲以象渾天之儀氣序之運陰陽消息之數也右用
橫圖所列則乾坤相與者不分而以注造化萬物消息之數
矣八卦定位此是一小圖圖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就是大圖
圖節節指卦位對待之條因著其交變之妙八卦句見大圖圖亦
即此小圖圖之所成耳非上四句為對待下一句為流行也數往
二句按小圖圖而分計其位序之順逆數句推本其當初規橫
圖而圖之生出之序如此蓋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
所由出故云見其左右各別皆不曾相斷也

鄭玄如曰上章言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聖人以為使人知其順
說卦會通 卷十

而不知其逆將至於沿流而忘源遂末而忘本故又指出逆之一
字以示人逆反之宗而得其所歸宿也凡自內而外者為往者
隨而後出其勢順卦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
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六十四是也凡自外而內者為來者逆
而後反其勢逆卦之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由六十四而三十二而
十六而八而四而兩以復於一也一者性命之宗也不知性命之
順者難以蕃衍於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無以冥合乎大道易以
太極為宗乃歛入逆收之數非生出廣衍之數也數與倚數字
同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夫聖人之精因卦以示八卦之蘊因圖以發當初伏羲卦
坤象天地也艮象山澤也震巽象雷風也坎離象水火也若
使天地不交水火不交則庶類無生成之用而物無變化之理
而天地人事幾乎息矣今按圖圖求之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
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射而相資八卦變化
之用如此于是因重之使八卦交錯以成六十四卦焉則易
之卦爻與天地等而既得之聖人作圖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
林氏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
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圖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
于此只是因八卦橫列無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八卦左右

說卦會通 卷十

圖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于安排布置者耳此先天之易所以
為妙也天地定位天地原是定位之物故乾坤相對便為定位
通氣等做此天地定陰陽之位六卦之相交者皆本于此則乾坤
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其中矣通氣者山以融結之氣
下通于澤以滋潤之氣上通于山所以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相薄者交相助益動則隨迅則烈也不相射者水得火濟其寒
火得水濟其亢不相滅息也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者析而觀之
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則見乾坤坎離相為上下震兌巽
艮互為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相交耳至于八卦交錯而天地
一氣有終窮矣然皆本于乾坤之交也首四句對待中即具流

行不可分上四句為對待八卦句為流行

伏

義

八

卦

圖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九



邵子曰此伏後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是圖也自左數之起震至乾皆卦之已生者其迹已然而何其順也自右推之自巽至坤皆卦之未生者其朕難窺何其逆也然據成列之中固有順逆要其生出之序則皆逆也有乾一而後有兌二而離而震巽坎艮坤皆自无而不可預見者故曰易逆數也

首二句從中數之有順逆下句從頭數之則皆逆此按圖論則為八卦生出之序若以理論大意謂聖人作易正為知來而作知來者逆故歸之于逆數承上言八卦交錯而天地地理人事之紀亦交出于其際凡所以乾往察來者无不備矣就其數之在往者則往既乾而知之為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為逆聖

一作易以逆觀來事以前民用非逆數而何謂聖人用此步逆以逆數知來事也

陳潛室曰圖從中起者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從後起者天開于子之義程欽承曰震歷乾陽之舒也出向前為往順而達之者也巽歷坤陰之欽也入返後為來逆而收之者也來而逆者是為用後之仁貞下之元而後往而順者旋轉无窮息故圖乾後不能不巽而坤後始有震大圖圖央後不能不姤而剝後始有復皆逆之順以為順此易理之自然不易者也聖人之心易退藏而神知亦逆而入斯順而出也逆之玄机妙用天下之理盡之矣沈德培曰上章言順性命之理此言逆數蓋理順而數逆也如此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

說則逆數字不作上聲讀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是世界中千古一大格局其中往來是世界中千古一大變化然總之來而不窮故易為逆數是知來世界中千古一大神妙

朱楓林曰圖從中起以震巽中分為往來也左方起震歷離兌至乾四三二一皆進而得已生之卦猶今日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起巽歷坎艮至坤五六七八皆進而推未生之卦猶今日進計來日知來者逆也然本易之所成則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面也故曰易逆數也

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先天方圖之位人知其中起于震巽始終于乾坤矣亦知其妙造化之全功乎彼震象為雷巽象為風震巽相待是雷動于物發其生意也風散于物解其鬱結也此始物之功乎坎象為雨離象為日坎離相待是雨以潤物而枯槁賴以滋潤也日以暄物而陰溫賴以燥烈也此亨物之功乎艮德為止兌德為說艮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一

兌相待是艮以正物使生意收斂而不過兌以說物使生意各足惟欣交通此成物之功也然果孰綱維是乾為造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乾統攝而分職以聽者也非所以君之乎孰翁受是坤為養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坤包涵而乘時以育者也非所以藏之乎六子循其序乾坤統其全此方圖卦位如環之全功也

此專以方圖言八之字指物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按成功也上以休言此以功用言也上章以乾坤為始後言六子此章先言六子以乾坤居後而後始造化無窮之道也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從

圖之中起

雷風言造化之功一氣之開先也而日言造化之功一氣之交暢也兌言造化之功一氣之收斂也乾坤言造化之功一氣之贊予始終無間也乾坤當天地看乾于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君非知始六子之化如百職當成于天子也坤于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藏非作成六子之化如百物貯藏于府庫也只是六子各得一職而此無待之耳自動至暄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有之具也故以卦言程歌承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也而藏取于坤者靜為物府也商歸藏所以首坤也艮之成也入以備出之倪也而成取於艮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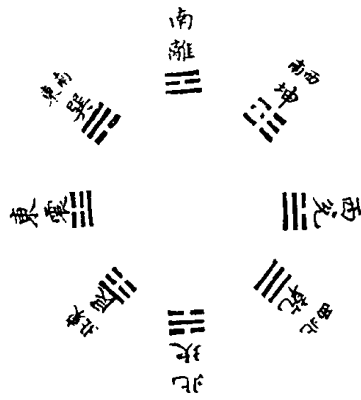
者止為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藏即藏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无異義

伏義八卦方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	☷	☲	☵	☴	☱	☶	☳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乾君	兌說	日暄	雷動	風散	雨潤	艮止	坤藏
			中起于震巽	始終于乾坤			

此章指文王圖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選

帝出乎震章全旨 此章指文王圖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選
起震終艮為造化流行之序而謂後天之學也首節言帝來卦位
以出入氣機說不若物上着帝不可見故二節言物之隨帝以
出入因其可見以明其不可見下節申解上節故着幾箇故字
一說首節着物上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文曰萬物
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相見乎離亦帝自齊相見乎

三元八卦方位



邵子曰此卦位乃
文王所定所謂後
天之學也

說卦會通 卷十

十五

以帝字言
震巽皆不
著力

萬物隨帝出入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後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

先天圖圖有以立對待之體文王取而更置之象一歲之運為
是故天地宰化生之機而无聲臭可測者謂之帝其出入安在
哉惟八卦之位起于震也帝于此出焉生意萌動矣繼以巽也
帝于此齊焉化機均布矣次巽者離帝之相見在斯光輝明盛
而化機為之宣著也坎離者坤帝之致後在斯委力效用而元
氣為之長育也坤後有兌則帝所說之方實理充足而惟欣
交通矣兌之後有乾則帝所戰之虞陰陽相薄而肅殺相攻
矣以至坎于乾者坎也終歲勤動而帝乃慰勞休息于斯為次

說卦會通 卷十

十四

以卦陰
陽出入
之說

于坎者艮也。一元奏效而帝乃生克嗣續于斯焉。此節出而齊。而見帝之出也。至于使則出而入之端也。說而戰。戰而勞。帝之入也。至于成則入而出之端也。

帝者天之主宰。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太極不變而變者陰陽也。而出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出者發露之謂。太極初分。陽始于震。陰始于巽。變動之始。一陽生于二陰之下。故曰出乎震。出則必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于二陽。而與之五行以畢達于外也。齊則必見。陰積于中而陽獨盛。光輝發于外也。見則必役。致猶委也。役猶使也。養也。坤陰盛代陽有終也。有養則必說。兌陰將收飲以從陽。自為忻洽也。言語詞也。說極則必戰。

龍卦會通 卷十二

十五

言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與乾遇。故陰疑于陽必戰。肅殺之氣與生育之氣交相搏擊也。戰則必勞。去聲。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蓄藏于中。為之休息也。既勞則有成。若完全之謂。艮陽止于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起。故下既曰成終。又曰成始。蒙引曰。起震至艮者。一歲之周。而循環在其中矣。

看來帝只是一氣机耳。出者氣之自靜而動。齊者氣之自微而顯。相見者氣之明盛。致役者氣之涵育。說。氣之充足。戰則氣之肅殺。則氣之休息。成則氣之靜動相交。

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齊乎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欲知帝之出入于萬物之出入觀之。使帝乘乎震也。物于震乎出焉。蓋震居東方。于時為春。萬物始生之候也。帝乘乎巽也。物于巽乎齊焉。蓋巽居東南。于時為春夏之交。萬物至此生意漸盛。故齊也者言萬物之鮮繁整齊也。離者明之義也。萬物至此暢生意于南。故之景而相見矣。所以然者。蓋離乃南方之卦。于

龍卦會通 卷十二

十六

時為夏。品物咸亨之候也。聖人位必南面以聽天下。紀綱政令。一向明而頒布之。亦取離明意也。何以致役乎坤。者土也。出。晦乎四時。而盛于夏秋之交。坤居西南。正其時。前此南方之火。得土以制其烈。後此西方之金。得土以制其寒。故萬物得土膏之潤。益以涵育。是帝悉其力于萬物而不靳也。故曰致役乎坤。至于兌位居西方。正秋之卦也。萬物氣充理足而歡忻交暢。則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何也。蓋乾時際秋冬。西北之卦也。造化陰盛陽衰已成。相薄之勢焉。此則帝之所戰也。坎之象水也。何以謂之水。以坎位居正北。于時為冬。正水氣用事之日也。是卦也。非坤之役。非乾之戰。乃慰勞休息之卦。萬物至此莫不歸根復。

命也故曰勞乎坎位居東北者艮也冬春之交也萬物至此而
既往者終其化將來者肇其機也故曰成言乎艮夫自震至
坤物所由出也而可驗帝之出自兌至艮物所由入也而可驗
帝之入造化之功見于後天八卦矣

此節即物之生成以見帝俱主卦位言然位者氣機流行之地有
位即有時在而德亦異矣曰東方等者此據方圖以分其時非
謂物但出于東方齊于東南云也

東方春木主發生故物始生也潔齊者生意畢達鮮潔整齊非
漫向之始出未伸也明就氣機明盛言物至此形色種入煥然
明盛也聖人三句輕南面指位嚮明指德治則有該施作為沈德

說卦會通 本卷十二

十七

培曰首提震而中忽出聖人俸離之治可見文王全重出震繼離
明以物之道即乾之乘龍洵天百凡宜嚮明振作以大其緝熙之
光耳地字當一土字看乃五行之土氣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
意全賴土滋育以向于實也致役乎坤非謂坤後已養物正謂帝
于此時致役耳生意不向于實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兌正
秋也養而至此堅好具足物之欣暢也乾陽而西北陰陽相
逢交相搏擊而萬物于此亦必內有所戰故曰戰于乾水乃五
行水氣非地中水也勞慰勞也如人有勞者為之慰安而休息之
使得息肩也陰陽相搏之後非復長養之氣萬物必得水以歸息
而坎于五行水也北方之卦乃安存慰勞之卦也萬物各保合太

和以歸休于此故曰勞乎坎物既勞而休矣豈遂已乎艮居
北時介冬春萬物之所成止于艮也止則復生終則舍始也終始
之間嗣續承接故稱成焉此是動靜相生陰陽无始造化流行不
窮之妙處

藕耕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
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後艮於西北移巽於東南者豈无謂哉
即天所以生成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于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
化見焉後天之易主于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彰焉先天卦乾
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在震乾為
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

說卦會通 本卷十二

十八

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後其用以主宰言謂之帝
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
其用皆尊陽之意也
震巽離皆以生長為事帝之出也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
之中為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為事帝之入也而冬春水土之
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為出之始蓋火氣太熱物无由成水氣太寒
物无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為萬物之所由出入也陸庸成曰要
之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
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帝為四時之綱而物則生且成于四時之
內帝為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于五行之中此化之所以无

可見此旺
于四時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安能變化而成萬物乎？可見流行于一而神之用行，對待于兩而神之体寓，体立用行，生成變化而神无不在焉。故曰神妙萬物。

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為用，而神则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為体，而神则无定体。能變化而莫窺其變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兩為而為先後天体用之妙也。

首句是提貫，動萬物莫盛乎艮，以流行之卦氣言。六子之分職，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体，故水火土三句以對待之卦位言。六子之定會，易之体也。前以四時之次序言之，後則推其所以成用存于陰

說卦會通

卷十

十

乾坤之功散于六子，六子之用總于一神，也者无在而无不在，无為而无不為，寓于物而不倚于物，其殆妙萬物而為言者乎？嘗于六子之化見之，彼動萬物而使之發生者，莫疾乎雷，統萬物而使之舒散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而使之堅凝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而使其利遂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而使其充足者，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而使之歛其實，莫盛乎艮，此後天之六子能變化既成萬物矣。固神之而為矣。然實本于先天對待之体也，故惟坎離得偶水火常相遠矣，則燥潤者具，震巽得偶雷風不相悖矣，則動統者具，艮兌得偶山澤相通氣矣，則說成者具。然後陰陽合而自无向有為，變動統與燥而成為萬物之始，自有向无為化，則說潤終始而成為萬物之終矣。苟无其偶，則

說卦會通

卷十

十

陽各得其偶，未句合体用而一之者也。舊說以神屬後天，以化屬先天，此章發明後天功用之妙，其舉先天對待者，亦只是發明後天也。不若前說佳。看來此章雖說卦有流行之用，本于對待之体，其實說造化，不可拘定義文卦言，大抵造化有流行，自有對待，六子有各一之用，自有至濟之机，惟合先後天之圖，崇其為造化之理，則一也。非必拘定文卦之流行，本于義卦之對待也。

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猶大君統治六卿分職，神則其治道也。神非指乾坤，乃乾坤之妙運處。陸氏曰：所以然之變化，不可見，故名之曰神。姚氏曰：凡有專氣者，神統其一而不能相通，就如靈氣于動，風象于統，但可謂之動物統數

六子之妙物也。妙者，其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六子之作用，提之一神耳。雷以發其生意，所以散其鬱結。火以燥之，火日也。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以說之。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水也。說者，生意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暢潤者，根抵既堅，由水之滋息而始凝也。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意氣一發而物隨以抗，故俱著疾字。終始萬物，惟艮無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惟尊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机，然後陰變陽化，為動為挽，為燥為說，潤為終始，而既成萬物也。非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一說黃葵峰曰：此章以後，天本先天立說者，牽合非肯，玩故之一。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十

字乃乎上，下之詞，其語意蓋上文只著六子之各司其用。至于相建相道不相悖，正是六子相須為用處。乃見合一不測之神，所以能變化而盡成乎萬物也。初無許多推本層數，鄭按如曰：六者各司其機，而莫疾莫盛者，固妙。六者又非單行之物，而相連相通不相悖者，又妙。行神之官有六，而神之行惟一，故神也。陸君啓曰：雷動牽六子，統于乾坤；見乾坤之廣大，此章乾坤寄于六子，見乾坤之易簡。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門，見尊卑之有序。出震章乾坤錯八卦之內，見變化之无穷。此章乾坤之德也。嘗于性情見之，乾純陽也，故天德之

性情全卦
易作貼以
小易說卦

剛內不，屈而外，管使性情健矣。坤純陰也，故柔順之然，內不亢而外不擾，性情順矣。陽動陰下，震也。震動奮發，故有激昂之志。象性之氣性動情亦動也。陰伏陽下，巽也。巽稱而隱，故有沉潛之德。兌性之用性入情亦入也。坎陽陷于陰，是德德于中，用藏于衷，性情不亦陷乎。離陰麗于陽，是文明內，盡委華外，發性情不亦麗乎。陽止陰上為艮，則一真在我，為感俱化，靜固止也。動亦止也。止非艮性情不陰見陽上為兌，則順理則裕作德日休，根心悅也。生色亦悅也。悅非兌性情乎。

朱子曰：八卦性情，俱就卦画陰陽上論好一邊。不可說入天地生物與人之性情上去。性以存主，言情以發用言。胡雲峯曰：夫子

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說其性情如此。乾純陽，坤純陰，震項氏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震悅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性也。動入者，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悅。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悅者，其志也。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易之八卦，蓋取諸物也。試以物象之乾純陽至健，馬性健而行不息，故乾為馬。坤純陰至順，牛性順而勝重載，故坤為牛。震陽動陰下為龍，以動奮之身，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巽陰伏陽

下為難以入伏之身出鋒於天氣重陽之表也坎外柔內剛象外汚濁而內剛燥象之離外剛內柔雄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二陰之上似狗之外剛能止而內柔媚也兌以一陰說二陽之外似羊之外柔能說而內剛狠也此見物無非易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則天地間物可以取象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易之八卦蓋取諸身也又以身象之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會諸陽尊而在上也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藏諸陰廣而有容也震陽動于下足亦在下而動也巽陰居下股亦兩垂而下也坎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十

陽陷陰中如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矣離陰麗于陽如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矣手剛在前能止物艮陽止于上故為手口開于上能說人兌陰見于上故為口

取象不可專泥形體要講得濶大如講坤為腹有民胞物與之度講耳目聰德惟聰視遠惟明余放此首以君之坤以藏之足履于下為動手持于上為止肢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

少女

知易道陰陽也亦知易道名分乎今觀文王八卦次序于乾坤以父母稱于六子以男女稱此何以故蓋乾本純陽至健象天也物皆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本純陰至順象地也物皆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至于六子得乾坤之画而成者也本諸乾者皆陽也皆男也本諸坤者皆陰也皆女也彼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画一而實性動而健男之象也而得之最先不謂長男乎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画二而虛性靜而順女之象也而得之最先不謂長女乎即是乾再求于坤而得坤之中画坎也性情形體猶之震也坤再求于乾而得乾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十四

之中畫離也性情形體猶之巽也而次于震巽謂之中男中女而已坤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畫艮也亦猶震之乾道成男也乾三求于坤而得坤之三畫兌也亦猶巽之坤道成女也而次于坎離謂之少男少女而已易其正名定分之書乎

艮坎震

文王八卦次序

乾父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坤母	坎中男	得乾中爻
兌離巽	艮少男	得乾上爻
離中女	震長女	得坤初爻
兌少女	坎中女	得坤中爻
艮少女	震長女	得坤上爻

此以純陰純陽為父母之別以所得陰陽之先後為男女少長之別乃解乾坤之所以名父母震坎等卦之所以名男女只主八卦卦畫言不主揲戶言索者陰陽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稱者尊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于尊之詞也大抵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列于所得之先後居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六子皆本乾坤來惟有父母斯有六子此取諸人倫也

乾為天章全句 陸庸成曰肅言八卦之性情所謂以通神明之德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復取八卦

之象廣之凡首句為取象之始如為天為地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象或以卦德或以先後天之位或因象而轉為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潛器用无不備焉亦達于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下此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

要識得此孔子廣文王未盡之義。只錯舉為例。如乾言君而坤不言臣。乾言員而坤不言方。坎言血而離不言氣。離言乾而坎不言濕之類可見也。有一卦之中。互相因取象者。如乾為寒。因為冰。巽為繩。直因為工。坎為隱伏。因為盜。艮為門。闢因為闕寺之類。可見。為繩直因為工。坎為隱伏。因為盜。艮為門。闢因為闕寺之類。可見矣。其間所取雖多。不過通神妙之德類萬物之情二意。

馬為天為國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永為大赤為良馬為

此廣八卦之象也。以乾象廣之。積陽至健。惟天。故為天。之倖圓。故為圓。人之至尊者。君父。乾道統天。為君。貴於萬物之上。貴者金玉。乾德純粹。為王。堅剛為金。寒者氣之冽。而寒極則冰凝。乾在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為冬。故為寒。為冰。冰者陽之色。而盛陽則大赤。乾在先。天。位居南方。于時為夏。故為大赤。取諸動物。則純陽不雜。健之最善者為良馬。而健之最久者為老馬。純陽不撓。健之最堅者為齊馬。而健之威猛者為馭馬。取諸植物。則陽之倖實。一木果之實也。陽之倖圓。一木果之圓也。

潘氏曰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无所不包。其于地。其于人。其于物。其于稼。其于興。其于木。惟乾无之。瘠馬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駁馬銛牙食虎豹。一說大赤謂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于坎也。水果謂以實承實。若以員而在上。則果蓏亦員而在上也。更詳。

全考云按本義荀九家者後漢荀爽字慈明荀淑第六子時人言荀氏八龍慈明无雙有集九家易解十卷九家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興為文為衆

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以坤象廣之積陰在下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時乎動而開也敷布發生之澤為布且含弘光大為釜時乎靜而翕也收藏化育之恩為容養且賦形有定為均性之極順為子母牛厚而能載為大興與其卦金之偶而燦然有章謂之文自其偶金之多而雜然不一謂之衆樹者持物之具坤无不持載為柄黑者純陰之色坤本純陰為黑

一說廣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靜翕而不施為容養動闢而廣為均奇為項偶為文奇則寡偶則衆坤以中黃之質出精華之氣自下而升昭于天為文偶金多如物之生于地者衆也一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十七

說文衆根順字未文坤德之順為文即黃裳之大禮樂文章也坤德之順為衆即西南得朋言平易近民必歸之也柄權能造物實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常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陽自下動故為雷為龍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乾坤始交故為玄黃自其時而觀陽氣始施為妻萬物畢出為大塗自其人而觀一索得男為長子陽建決陰其動也躁為決躁取象植物震居東方而其色青一蒼筤竹之色也震下陽實而上陰虛一萑葦之類也取象動物則二陰上統馬之

開口善鳴也一陽下動馬之鼻足懸起作足起也上陰之為白馬之的顙也陽反動于陰下故于稼為反生萌芽自下而生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中上二爻皆變為陽也既變為陽則陽氣極盛而草木蕃鮮矣

決躁二字已含巽卦完為躁卦之義為蕃鮮出震之時未必蕃鮮既變為健則陽氣極盛蕃即草木蕃鮮即鮮潔之鮮

胡雲峯曰乾為木果結于上而圓坤為大輿載于下而方震為決躁與為進退不果則柔之性也六子中獨震巽有其究二字蓋陰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望其究歸于乾巽之一陰望其究歸于震則秋陽抑陰之義也震為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于陽之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十八

長者導之也兌少女為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姊為妹于陰之少者卑之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物之善入者木氣之善入者風巽德為入故為木為風一索得女下入為長女仲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工巽德為制故為繩直為工而少陰色白故于物為白為長者取象于風行之遠為高者取象于木性之高陰為主而性多疑故為進退為不果陽外達而氣上行故為臭寡髮陰血之不升廣顙者陽氣之

上盛眼之白為陽黑為陰一陰二陽故為多白眼陽主義陰
主利其陰為主于內而又善入物得利之多者也為近利市三
倍其寃則三陽皆變為震地為決躁之卦矣

木風皆取入意從直上二意相因而取自德制上來長高復以德
之入而取諸物來木風未進退二句一意以性之短而取諸人寡
髮身之身之象近利句取人心之從陰主利之而方離日之
中為東與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謂得利三倍近利
之至者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
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十九

曳其于其也為多背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為水溝瀆者水所由行坎水流不盈
為溝瀆自其陽隱于東隱而不露則為存心之密潛隱不露也
不為隱伏者自其陽在陰中抑而能制則為克己之象矯輮歸
正之象不為矯輮為弓輪乎陽陷陰中則陰陷不寧心所以加憂
也坎中實則私欲蔽錮心所以病耳所以病也而水運西則
則為血之流焉得乾中虛則為色之赤焉陽明在中于馬為脊
之美躁躁在內于馬為心之亟上登系為首之下而不昂焉下
禹系為蹄之薄而行且曳焉坎為陰陷在此則多背矣自水類
廣之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情故又為通為月為陽陷陰中在

人為盜未免有穿窬心矣其在水也則為堅而多心蓋堅取其
剛心取其剛在中也

隱伏者心術隱微事機藏伏也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輮
輪者矯輮所成也蓋弓體彎輪體圓木性則直非矯輮為鐵成之
心耳以虛為體坎中實故心不冥耳不聰為血卦為赤血在人
身水之屬赤其色也乾為大赤得乾中虛故為赤曳者曳而不進
也胡雲峰曰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故于馬為善鳴馬足作足
的顛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之陽故于馬為美脊亟心下首
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坤為大輿坎輿多背坤中虛而力能載
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姚承菴曰多背有三說一說柔在下而不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

任重一說坎中滿而下无力一說坎陰陷而多阻礙一說盜字要
說得高妙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其為用也陰矣而為疑鬼疑
神即偷取日月之精陰竊木鳥之功若季子之揀陳揣摩也者此
得天地之殺机而陰用之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
卦為鱉為蟹為龜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大內暗外明體陰而用陽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日者火之精
電者火之光離為大故又為日為電再索得女故為中女甲冑
外堅離陽在外為甲冑戈兵上銳離陽在上為戈兵陰在內而
中虛于人為大腹犬失上而乾躁于卦為乾卦鱉性靜離中盛

宗而靜故為蟹蟹性躁離陽剛而躁故為蟹蟹善離陰龍陽故為蟹蚌中虛離腹中虛為蚌蚌具五行八卦有文明之象離德文明為龜木中虛則必上稿離中虛而上乾故于木為科上稿

乾卦在造化上取其火足燥萬物日足暄萬物也科空也姚承菴曰日東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東陰精何以屬坎而中實曰惟陽為日而陽中有陰全光以為明惟陰為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為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

胡雲峰曰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為加憂心病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為說卦會通卷十二

大腹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闢為果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燕巢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艮一陽隆起于地之上為山一陽橫上為徑路徑路者山上小蹊也一陽峻立為小石小石者山上卷石也上陽連亘下陰雙峙為門闢陽画在上木之果也陰画在下草之蓏也艮德為止為闢者止人之入寺者止人之出也人之止物者指物之止物者狗也鼠則在齒鳥則在喙則在前也不為鼠為燕巢之屬于木有堅而多節者則在外也艮則在外不于木為堅多節也

植主曰果木實也蔓生曰藤草實也蘭香周官閭人司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禁門之不應出者坎之隱伏在君子為隱在小人為盜民之利則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點黑色喙口吻也鳥喙多黑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卑

坎水塞其下流遠取諸物象于澤也三索得女近取諸人象少女也其德為悅與巫之以言悅神口舌以言悅人者象焉其時為秋與物之全者毀則者折象焉中觀人情案附于剛必決柔說卦會通卷十二

配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下

也兌一陰處于二陽之上為附決下察地宜土有下堅剛而土濕鹵者兌一陰在二陽之上故為地之剛鹵陰少而賤也于人為妾內剛外說也于物為羊

為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振肅殺之威為附決取諸卦位在君子有疾和之象潤氣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剛下土堅硬則其上剛濕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地之死氣也

前章乾健也至此觀八卦之性情稽諸遠近驗諸柔倫八卦之象固可見矣然必如此之廣其象乃能盡其蘊也

序卦傳

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

之從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夫子作傳以發其蘊。只是借卦名以

似其相承者不為元義耳。湯嘉賓曰。序卦之義。不必率紐上下大相貫。只隨各項立說。大抵

不以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序。氣机上說也好。治道上說也好。聖

學上說也好。人情物理事變上說也好。如物不可以終否。以自然

者言。如有大不可以盈。以當然者言。如屯者盈也。則粘帶上文。如

震者動也。則粘帶下文。如師者衆也。則承上起下。指揮如意。天

龍飛。多不可為典要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

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

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

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大序序卦。始以乾坤。何也。天開地闢。而後絪縕化醇。物類群生。

是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乾坤即天地也。易言乾坤此之謂矣。天地既生。萬物則盈滿天地之間者皆萬物也。故乾坤之後

受之以屯。屯者雷而交作。有盈滿之義也。又物之始生也。物

生之始。知識未開。是物生必蒙也。故屯之後受之以蒙。蒙者

相傾故訟之。後受之以師。師者衆多之義也。自有天地至衆也。正是相生相養之說。下是相爭相亂之說。序

乾坤而以天地為言。見乾坤即天地也。萬物。字無人物。生必

蒙。物指人言。物穉可養。責在開世。愛人者。不徒曰飲之食之。而

曰飲食之道。養正之。增心。玩一。道。窮則需于飲食。以俟其自得之

有不。容。強。求。者。飲食。生之道也。人欲之。而。自。此。始。矣。欲之不遂

則爭。小。爭。以。訟。大。爭。以。兵。故。受。訟。受。師。受。訟。有。立。明。察。之。官。以

此比只是衆後下一意。一說畜不以養言。物相比附則爲聚。畜聚也。言情義聯屬不相離散也。物聚則分殊。分殊則禮立。然後安。謂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也。曲禮所謂有禮則安。无禮則危也。

楊誠齋曰。乾坤天地之太極。屯蒙人物之太極。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无聖人。之類滅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序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

泰者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通義。然通極必否。故受之以否。必協力求濟。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通也。屬上句則人事之通。屬下文則氣運之通。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久否者哉。故否次泰。同人次否。大泰而驕。所以致否。而畏所以復泰。否是上下不交。以卦不交則異。故君臣同心濟否。按傳中言不可者二。不可終通。不可終否。以勢言也。不可以盈。不可苟合。以理言也。

胡雙湖曰。小畜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此者宜知警戒。爲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誠能公好去惡。不拂天下之心。與人同焉。則近悅遠來。普天率土。皆吾有矣。故受之以大有。然有大者。一有驕盈之心。有能保乎。保有不不可以盈也。故受之以謙。有大能謙。則天祐人助。長守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故受之以豫。

此見致有保有享。有之。道歸到君心上。與人同。是好惡同。民謙者畏天。勤民持盈之道也。此豫字。取豫樂意。就享治上說。即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意下豫字。取人心和悅意。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者。事

序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

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者。合也。

君能享所有。以致豫。則應運者响臻。希光者景附。人必隨矣。故受之以隨。然以喜悅隨人者。必將同心協力。而有所事。故受之以蠱。者。壞極而事于飭治也。夫有事則勵精圖治。而有掀揭之大功。故受之以臨。蓋以陽臨陰。有大之義也。物大則奇勳偉績。有以聳天下之觀瞻。故受之以觀。上有可觀。則下觀而化。天下无不服之民。而治化不隔矣。故受之以噬嗑。以噬嗑有含之義也。

此既就治道言。豫必有隨。治人從也。隨必有事。治法修也。而後可

大哉成物大可觀也。道盛也可觀有合。治化治也。大有天下之衆又誰順則人心和樂。群工隨之以輸忠。辟邪隨之以後志矣。盡者事也。非以事訓盡。乃有事也。物大物字。指功業言。功小者不足觀。必大然後可觀。程敬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天道臨人。所以大而可觀。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凡人皆有所合。直情而行之。則為苟。而相濟易離。故天令人合者。皆有禮以飾之。故受之以賁。者文飾也。物至于飾。非无文

本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七

不行。固有亨道。然一于致飾。則文滅其質。而亨以盡。反不達矣。故受之以剝。者剥去其文而反之質也。

此段作文賁之一。致致飾上。以文救質。盡矣。下以賁救文。語曰。

无故而合者。无故而離。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皆則易合。則相濟。易離。貴則離合。則相敬。則久。故觀

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以禮飾情。斯不苟也。賁者。文明以止之謂。

飾亦人不可少者。但不好在一致字。致是極靡也。如上講亨是可

行。盡是不可行。姚氏曰。此亨字。即亨嘉字。亨。本極嘉的。禮之實

也。致飾其文。則實意漸滿。而无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次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以无剝盡之理。剝剝極則復還。陰極則陽生。剝窮于上而復生

于下也。故受之以復。

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陽止陰曰。終盡在上

剝盡之地。凡剝復終盡之地。是為卦極。物理極則窮。上窮則反下

剝自上反下。是為初主復。剝生自下復于上。故次復。則剝

生漸為純剝也。

一說此段不主造化言。自賁至復。俱以文賁循環有剝。謂實喪也。

下終盡。字報上盡矣。盡字來。謂文勝滅質。故剝。賁極反本。故復。

一說剝至无妄。俱就造化上講。一說剝與无妄。俱就人心上

講。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

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

過。

天理復還。則人欲悉退。而妄復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則

誠矣。好善必萬善皆備。惡。必徹惡不苛。德由此積矣。故受之

以大畜。物為既畜。必優游以俟其化。是可養也。故受之以頤。

者養也。有大滋養。而後有大設施。泰則可動。不養則不可動。故

受之以大過。

此以聖學言。大畜分上是德由此盛。下是業由此生。以復字貫

善端復而人心退聽。則无妄矣。无妄則此心止有善端矣。由善端

有之不可當子由充積誼咏之不可養子有本作自有作用大
者入養盛之微也。有未養即是无妄。畜者畜此養也。非謂
不妄一心畜養又一德也。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
所畜皆非。欲養而成聖賢得乎。游氏曰。復以誠之識以畜之。順
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無異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
過人矣。程氏曰。其畜大其動亦大。不悞无悶。要自涵養中來。非
矯于意氣者也。

物既過乎大中之極。則舉動悖理。陷于險矣。故受之以坎。者
者麗也。

險陷之義也。既陷于險。必附陽剛以求濟。而險可出矣。故受之
以離。者附麗之義也。

上太過是好的。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為太過。而事實中也。此終過
是不好的。惟求其過而不反于中。是過之大者。以恃才過動。言受
坎見其大者。以中為貴也。離見其大者。以人為本也。坎離
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一大局也。故為上篇之包。裴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下注首咸者何也。蓋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然後有萬物。有萬

則分陰分陽。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相配。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則生育相成。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則親疏自順。无主乃
亂。然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分以定。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禮以定其儀。義以制其宜。禮義有所施。是天地萬
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始。父子君臣上下禮義者。夫婦之所由
致。夫婦所關大矣。咸者夫婦之道也。下注所以首咸也。夫婦之
道。乃人道根本。天地常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者久
之義也。

上注不言乾坤。下注不言咸。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錯施
設也。項平菴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

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
制為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夫婦終天地萬物之
功。始人道綱維之要。故首咸。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
象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故次恒。按乾坤有生之本也。咸恒
人道之首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注終曰離
者。麗也。咸恒陰陽麗而合。則父母之道生焉。故咸受離。始乎
下注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也。故受之以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夫婦之道固當久矣若夫久處盛滿者造物所忌久居大位者禍机所伏是物不可久居其所也故受之以遯者退避之義也然物无終避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既壯則不止壯而已必有晉用之日故受之以晉者上進之義也使徒一于進不知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者傷之義也既傷于外必反于家而即安故受之以家人

此以君子出處自避至晉固君子之退而進其進用也晉至家人因君子之進而戒以知止也不可久居又借恒之名泛論物

序卦會通 卷十二

四十一

理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避也壯是壯盛謂衰則必盛消息相源既壯則必壯晉謂進一步而建功立業斯不為徒壯也一說壯指進用晉指功業進有所傷程清溪曰晉以自昭明德恃明而進必有所傷當晦其明故受明夷明且傷也文王姜里明而順也鄭伯羔曰晉與漸皆進而有所傷者先以退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于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治家无法使倫理不正以致家道之窮則必越礼傷恩而情義

作

乖矣故受之以睽者乖異也人情乖離則骨肉相戕內難作矣故受之以蹇者險難也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必散故又以解受之也

此以家道言有孚威如正家之義乎威不立家道之窮也必有難就家人上說一說此乖字就衆人言程敬承曰蹇則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已可以正邦豈終難哉可進而解矣故受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者決也

序卦會通 卷十三

四十二

受之以損則愆忿室怨不已其功將人心日微道心日長寧无益乎故受之以益則遷善改過不已其功將裕內利外流于既溢若決江河不亦決矣故受之以夬者決之義也此以聖學言前解散也此解愆忿也上損德業也是害字下損去忿忿也是好字一說後承難來謂人情遇險難則思拯濟出于險難則生懈怠一說損而四句指盛衰循環言決者滿溢而決隄防也張氏曰自睽至夬主世道說可見盛衰循環之理然必從家道說起者天下國家之本在家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

以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故受之以姤者遇也君子既遇則同德相聚而成羣矣故受之以萃者聚也君子既聚勢必上升于朝故受之以升若貪位慕祿而不知止則進必見摧取困窮矣故受之以困身既困辱于朝則必退處而反于下故受之以井者在下之物也

此以君子進退言其進也以小人既去也其退也以求進元已也舊說聚謂聚于朝升謂升世乎大猷但謂之升一字作治進升而上升字又作進用恐不貫串不若前講融貫井道不可不華故受之以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

本義會通

四十三

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之常久必滯汙法之常久必滋弊故欲更化善治則井道不可不革故革次井革禁而无其位則不尊不尊民弗從故鼎次革主禹而非長子則不信不信民弗從故震次鼎

此以治道言井道常道也革者非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華物莫若鼎鼎下主器故謂欲釐天下弊政須是主天下重器者而後可也長子乃世嫡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者進也

震陽主于下動之義也物无終動之理發舒之後繼以收斂故

受之以艮者止也動極復靜也物无終止之理收斂未幾發揮隨之故受之以漸者漸進也靜極溪動也

此以造化言動靜相生動則有靜則有動上動字即動關止字即靜宗程清溪翼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于艮始于艮也故受之以艮元行无首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本義會通

四十四

學問之道漸進不已則理有歸宿故受之以歸妹進得所歸則學臻盛大故受之以豐者大也苟過求之高遠則必失堅堅中正之則故受之以旅者寓于外也既陷于異端則必不容于聖賢而自不已其反正之機故受之以巽者入也理入于心而後天機浹洽故受之以兌者說也惟說而後發散在外

此以聖學言歸者道之歸宿大者道之擴充窮大失居是求道而適高者遂无所容是陷于異端而反正者悅者悅在心散者樂散在外一說歸與大謂人君得民心之囑而國勢昌大窮大失居謂人君好大喜功而以驕奢失國不若前說佳

濟字通
方佳

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渙者離也人心可終離矣則當立防閑以節之制度既嚴德信
故受之以節以道既立則度信其制也信其議民將喻誠于我
而不忍悖也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則言必信行必果而

中孚中矣故受之以小過

此以於民言節者制之于外孚者信之于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
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信字有單指君者
有單指民者人不可无信若有其信而必行死殺要信更不度
量時勢膠于一定能无過乎謂以小信妨大義也此之過也

序卦會通 卷十二

四十五

字必字亦只小過而已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事而于天下功業无不濟矣故受
之以既濟

行過乎泰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濟則窮矣物窮則必復生天地人物无有窮而不通之理故以
未濟終焉未濟則不窮也

既濟是完局了說至此窮矣豈造化人事物理便向住乎易者變
而不窮也故終之以未濟留此一設未完之局于天字以待濟

乃動靜相生陰陽交為萬事萬化為无窮也觀此則六十四卦
終者為乾坤之始所謂貞下起元生生謂易也此易之最妙入
神處以未濟終畢竟是无終意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六十四卦
始于乾而乾却无首終于未濟而未濟却无終然則世運安有窮
時聖學安有結局可觀易而知矣

雜卦傳

此篇雜述六十四卦之剛柔動靜吉凶禍福而反覆對舉以見其
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對謂之雜者自乾至困非但言上經自
咸至夬非但言下經至于雜中不雜如乾坤咸恒例蓋以卦画反
對反觀各以類言也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

雜卦會通 卷十二

四十六

于序之中復錯舉其反對者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
此序也錯也互為經緯者也

項氏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体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
而无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終後之以未濟
之意也

陸庸成曰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序即有交錯自然之
理也然各以深求之殊无隱義以淺觀之殊為自然序卦雜卦其
孔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歟

乾則坤柔比樂師憂觀臨之義或與或求

純陽之卦為乾而德則剛純陰之卦為坤而德則柔是乾坤之

此反對而義亦反對此臨四海道行則樂師統三軍勅衆則憂
走比師之卦反對而義亦反對臨則容保無疆以惠與民
思無窮以善與民有與之義觀則建中而民于我求中表正而
民于我求正有求之義是畫反對而義亦反對
諸子相曰則泰者有也樂憂者情也此求者事也此泰位天地之
德憂樂分治配之情與未明上下之分楊止卷曰比自師而
樂從憂生其樂宜也將以天下也師自比而憂從樂生其憂宜
也憂以天下也我臨物有盛德被及之意為與然與所以應
其求物來觀我有專心仰慕之意為求然求所以視其與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雜卦會通 卷十二

四十七

屯震云不行是才雖足以有為而尚在窮居不能達勢者動
天厄乎人也蒙坎云云光明是資雖暗昧駁難而好學近親自
能多識明通人勝乎天也
此就卦德取義首句以行言謂動乎陰中而能固守不失其
貞也二句以明言謂資雖暗昧而學在我能破愚為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起于下靜極而動其化机之出乎艮陽止于上動極而靜
其化机之入乎損下則君不能獨貴雖未遠衰其衰之始也
下則君不致獨貧雖未遠盛其盛之始也
起止天道通復之机盛衰世運治亂之漸按雜卦言止者三

止也大壯則止即止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
止而不退也此上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即之與與
之離相反謂遇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乃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
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健本難共而今能止者時也福之出于偶然
者也无妄以乾而動禍非自取而或自外至者災也福之出于
適然者也

沈氏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懼當
思所以善其動

雜卦會通 卷十二

四十八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急也

謙則聚于下而不往以隱為高升則往于上而不來以仕為通
謙則虛已下人自視不勝其輕豫則志得意滿自處不勝其急
上句以出處言下句主君道言居下曰聚降下曰來輕是自小
也急是自大肆也

噬嗑食也廣无色也

噬嗑以合天下之間如有物見食去其不宜有也武以戡亂
賁以成天下之文如无色受采飾其不可无也大以饒治采
或曰食色人所不免順中有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飾故曰无
程敦承曰食也去有間而歸无間治之順也无色去有文而

八人化之成也

見而異伏也

陰外見是顯而接乎物也。然見性情之真。異陰內伏是隱而未與物交也。然藏機微之妙。

此以人心寂感言。以陰為主。則內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異則外柔內隱。其情而異物也。人心之動靜。達道之和大本中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則无事之時。惟恪守舊章。可以固則固也。蠱則廢壞之後。當更化善治。可以革則革也。

上下相交而无故。无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從依隨。守

雜卦會通 卷十

四十九

成中興。惟其時而已。則飭者。蠱則宜飭治也。易述曰。惟无故而偷安。故有壞而修餒。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陽極于上。生意漸盡。潰爛而歸于无也。復者。陽生于下。生

復復。而無反于有也。

晉書也。明夷誅也。晉明出地上。而為昼。天下之文明也。明夷日入地中。而見傷兩

間之閉塞也。以世道汚隆言。程敬承曰。明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麗乎明而顯于時。所以為晝。明夷內明而外順。晦其明而蒙于難。所以為誅。新

明夷為誅。則知晉為賞矣。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以不掩為功。困以見掩為困也。

項平菴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

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接之斯來。動之斯和。何速如之。恒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教思无穷。容保无疆。何久如之。

雜卦會通 卷十

五十一

此以王道言。感道隨時變通。故曰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程

敬承曰。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

渙離也。節止也。詳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之故止也。其人情之離合。睽出乎險外。從容暇豫之時也。蹇

在險中。危急存亡之秋也。其所值之休戚。睽睽皆情意不相維

繫。而外也。家人者。恩義親自相聯。而內也。其親疎之不同。否

否則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太則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何其類之

相反乎。

緩非遲緩之緩。乃從容之意。外非內外之外。乃外之也。以情之親

疎言類者見相反之事多也。業敬之曰解。解似漢。漢家八似。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內。正否太之相尋而相反。故火之曰否太云云。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陽之盛也。恐其恃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陽之止而不進也。遯以二陰進而消陽。陰之盛也。恐其遯進而肆害陽之心。故欲陽之退而不來也。

一使之止于方盛。一使之遯于方衰。元非為君謀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中也。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雜卦傳 大畜 小畜

五十一

大有之勢。合六合為一家。何其衆也。同人之情。聯億兆為一體。何其親也。革以去其積弊。有除害之義也。鼎以取其維新。有興利之仁也。小過者。言過乎中。行過乎兵。過而非信也。中孚者。言為有物。行為有恒。信而非過也。豐勢盛而喜有為。其故多也。旅窮大而失其居。其親寡也。

大有同人。俱指君以尊親言。一說君得民。而人歸于我。曰衆。臣得君而我同乎人。曰親。小過中孚。一說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之大。是罪惡而非過矣。中孚之孚。乃謂之信。若外之孚。則色取而非信矣。以理欲言。一說多故。非事故之故。謂豐盛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

離上而坎下也。

離為火。性炎上。坎為水。性潤下。

渚雪松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作。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履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雜卦傳 大畜 小畜

五十二

小畜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履以和悅誦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遂其進。柔能制剛也。需則安分待時。見机不進也。訟則越分求勝。與人親也。

需是小人害君子。履是君子害小人。需是靜俟義命。訟是動爭是非。履而不履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

大過類也。始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剛過而本末弱。是人臣力小任重。至于顛也。始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女子之不正也。若漸則正矣。止乎下而巽于上。是

女歸必待男之禮備而後行也。順者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既濟則禮備樂和綱舉目張天下定也。歸妹者女歸夫家得終身之托女之終也。未濟者三陽失位未得終身之配男之窮也。夫決之也以五剛決一柔也。如此皆陽德大行而君子之道日以長陰邪屏息而小人之道日以憂矣。是時也豈非世道之慶哉。正也是學術要之養正定也是事功要之成定一則學不入于龐雜一則治不入于功利。潘氏曰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于垢。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順者君子道或而自養也。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小人窮其勢必決故受之以未此一節自

雜卦會通

大過

卷一

大過以下皆以男女為言。至夫而明之曰君子小人則其意漸可識矣。聖人作易示天下以無窮之象。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始之始生于垢而極其幾之上巽于夫以示微之當防盜之不足恃自夫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節齋蔡氏謂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嘗以其例更而定之大過對頤一顛一正既濟對未濟一定一窮婦妹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垢對夫一陰之長一陽之長。自乾坤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之數中雜下經十二卦自咸至泰三十四卦當下經之數中雜上經十二卦上三十卦終以困彖掩剛下三十四卦終以未濟決柔掩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則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夫子係十翼

終之以夫其欲使君子常得勢小人常處賤則天下清明扶陽抑陰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始乾終夫一陰決進則乾也故夫終貞始元所謂貞下起元貞元之會如此

雜卦會通

大過

卷一

易經會通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王邦柱江柵同撰邦柱字砥之萬厯丙午舉人
柵字楚餘皆休寧人其所徵引至一百七十餘家
然大旨本爲舉業而設故皆隨文衍義罕所發明
其所標舉有全彖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
有繫辭合旨亦皆不出講章窠臼至於卷首列取
象之義分正體互體變體復體積體移體半體似
體反體伏體對體諸例自謂偶有巧合者錄其一
二實則隨意立名徒生轉輾而已

易芥八卷

〔明〕陸振奇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芥八卷》

提要

重刻易芥序

易之為書廣大精微義文周孔
開天明道以成之濂洛關閩窮
搜力索以發之而易遂無遺蘊
鄭夾漈以三墳之書漢魏不傳
至宋始出伏羲則山墳曰連山

易芥

金序

神農則氣墳曰歸藏黃帝則形
墳曰乾坤而明劉文安公以為
淺陋而鄙近猶楊子雲本論語
作法言本周易作太玄徒費辭
說亦何取乎爾吾友陸子渭璜
本其家學窮經攻苦馳騁文闡

余竊欣其所得有自一日以易
芥示余曰此家庸成公手著汝
錫公發剞仍雲公重刻聿今七
十餘年流失無存僅餘一編恐
又漫滅謀再鐫而請序於余余
讀之廣大瀾淪直如恆河沙萬

易芥

金序

二

千無數一芥不遺精微諦當凡
屬理象數渾淪吻合針芥自投
散之六合卷之一言納須彌於
芥子實大有功於易道非經生
之業非卜筮之書亦豈若劉文
成所謂徒費辭說何取乎爾乎

我余混跡簿書垂三十載幾不
知筆墨為何物然服膺是書之
足羽翼經傳而併多吾友之克
承家學也敢以不文之詞辭是
為序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孟冬下

易芥

金序

三

浣年家眷弟金鼎錫頓首拜撰



易芥原敘

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甫成以眎惠惠讀竟手抄藏之謂庸成曰此亦何減子雲太玄恨不令桓君山見之矣丙午庸成舉孝廉未及上公車卽世明年冬漳南鄭思輅觀察偶駐南屏從余索庸成生平因以所撰行述進且問何以知庸成觀察云常山詹濬源方伯將刻易芥屬以敘故耳未幾觀察歸閩而庸成胤子昌胤童年能與此文損饘粥之羨殺青以傳而以敘屬惠以惠所及見古今譚易者數十家譚象者出吾家康成譚理者出王何宋周程蘇三子則本王何邕其說朱子遂兼康成而邵子遂兼言數迨於今始合爲一其所謂一者逢掖進取業也非理非象非數大都偃創五百字以倖一日之知而易道衰庸成故工逢掖業而所爲易芥固不爲逢掖言言理言象言數大都靈心自會其說不必今古有而投之無勿合也夫易道無不有而徧言之則須彌之芥也其弊漏諸子之譚是已易道至大而小用之則坳堂之芥也其弊膠逢掖之業是已惟是象會象前理入理窟以當於四聖之旨而逢其源以證於諸子之譚而融其異則鍼芥之投也易芥具在爲須彌乎爲坳堂乎余不敢知乃於余一見而投則鍼芥也前乎

易芥

鄭序

千載後乎千載有二心耶有二易耶庸成甫卽世甚願見其書如漳南常山諸公者不可數計程敬承司寇著宗義採其十三讀者無不醉心焉司寇庸成舉主也蓋不必履轡輒而俟千載明矣然則昌胤洵不愧童烏惠豈其桓君山乎友弟鄭之惠孔肩書

易芥

鄭序

易芥原序

嗟乎先生往矣而易芥始行於世余受易於師門者也
帷中口授余輒退而筆之冊而余友孫實父亦于先生
有九事之質存先生論說恒什之五六今余友亦往矣
易芥一書予睹記先生積十餘年攻苦真嘔血而得之
者也士大夫聞而慕之競欲廣其傳謝不可蓋先生之
名籍甚而自眎歆如也易之理或盡此先生之意未盡
此也嗟乎先生往矣余師事有年每見先生支扉鎮日
類枯禱語及經術外輒面赤頰處子架上貯古今易疏
解幾連屋子日蠹蝕其中而見地微妙不爲法華轉當
易芥

柴序

其思至寢食可廢忽而理解牆壁點首是書也如蜂釀
花香味色相都無可覓但覺中邊皆甜更名之曰蜜而
知味者自得之也真十餘年攻苦嘔血而得之者也而
先生之意未盡此也尼父生知猶假數年而謂先生意
盡是乎三立有期一息弗續曾泉可作長恨何窮余每
爲查舜才道之未嘗不歎歔對也幸先生有令子弱
冠善易能繼先生未盡之業鵠易芥垂成舜才謂余論
先生意中事大似盡著之篇嗟乎世之知先生者猶知
先生未盡者也天平復何言哉門人柴紹煌百拜撰

重刻易芥原序

家伯祖庸成公以易舉丙午高第平生有志於聖賢經
濟之學悉於易發之惜乎未及用世早沒所著易芥一
書汝錫伯父刻之以傳歲久板亡學易家往往旁搜不
得以爲歎恨余小子鴻業家藏印本嗣刻以廣其傳而
繼先人之志焉日展讀之嘆曰大哉易乎淵乎庸成公
之爲是書也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生生爲易宇宙
之所以至今不毀者此也而設位成能開物利用由斯
焉起彌綸天地間蓋無往而非易之理公之爲是書也
其所包該不能徧舉今姑論其一二其言泰否同人大
易芥

陸序

有謙五卦無一凶以爲易之盛開之者泰終之者謙此
君子之所以存心也謂惟因爲德之辨故亨貞必君子
亨莫亨于志之通也此君子之所以立命也循虎尾於
天澤禮之大也通師貞于周禮兵之深也并以示分田
之制節以爲理財之書曰木可爲底石可爲衽此化凶
爲吉而變小人爲君子之術知此則漢唐宋明黨之禍
不興而朝廷可安曰乾之潛坤之括不可思議益居所
無事而根柢是知此則朱陸異同之見不立而學術可
壹曰龍以不見爲神勿之精神其孰能窺之則苦縣之
妙用也曰亢復爲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無終也則蓍

嶺之秘文也蓋一書而貫天地該民物要綜六籍旁通
二氏易之道大而公書乃足以盡之是故不讀易不知
道不讀公書亦不能知易夫豈經生括帖之學異教玄
虛之談所得以髣髴其百一者哉小子何知竊嘗誦習
但于管窺之餘而聊述其所見如此茲刻是書成不但
以慰庸成公之靈四聖人之神明當亦有以式憑之歟
姪孫鴻業頓首拜撰

易芥

陸序



易芥後跋

自咸豐時初究心經義集架上書見易芥一編
則高伯祖庸成公手著也敬閱數四覺易理無
窮卷中所搜剔闡發悉由胸有實得於凡天地陰
陽之蘊聖賢德業之根具有以洩其機而宣其奧
其中有前人所未發而獨發之者有前人所未已發
而未盡而更暢其義旨者歷聖精微真際其裁矣
而嗜而不厭伏誦二十餘年彌覺其味無窮洵易
學之真銓也特此書久行於世即今

國家崇儒重道

易芥

後跋

御纂經書以領天下而易芥內亦有所採擇乃經生家
購求於坊竟無是書蓋是書於萬曆庚戌年曾
伯祖汝錫公初發剞劂積歲已久自應曼漈後
伯祖仍雲公於康熙二十二年復刻以傳又緣歷
任直隸湖廣攜至署中竟流失他方不復可考焉
甚恐先人手澤所以羽翼聖經者或致湮滅而不
慮世之欲見是書者如飢如渴而莫或慰也爰取
家藏印本偕再從弟譙校正付梓以廣其傳以繼
先人之志云

乾隆十六年孟冬錢唐陸學鼎渭璜頓首謹跋

通卦名釋略

乾從干之乙。取春木之盛也。乾知大始。干木之發生。見之。坤從支之申。取夏秋之交。土之旺也。坤作成物于土。之成功。見之。坎以一陽之陷。天一所變也。離以一陰之麗。地二所化也。陽性動。而一陽起。衰陰之下。故為震。陰性入。而一陰伏。堅陽之下。故為巽。止兼背以名。艮。戒。有意之失也。說去言以名。兌。懲。尚口之窮也。天地不可不交也。通則泰。塞則否也。水火天地之用也。互則既濟。別則未濟也。雷風有相與之機。亦有相助之義。故恆益同利焉。澤山有相感之氣。亦有相剋之理。故咸損異用焉。

易芥

釋略

履者禮之始。儼天澤而作儀。豫者樂之原。法雷地而宣化。賁以敷文。如火之蘊于山。而惡其著也。師以閱武。如水之行于地。而惡其擾也。比畫以五。偶統于一。奇列爵。惟五開封建之規。井畫上卦五。而下卦四方。里九區。示井田之制。節者理財之書。說于入。不若險于出也。噬嗑者用刑之書。明于情。允欲斷于法也。上止下動。頤象也。故已不役。而民可養。內險外止。蒙意也。故真不壞。而聖可作物。莫忌于不相用。事莫大于互為功。故火澤分見。則睽。並見則革也。水上于天。則雲。隨天行。故需以俟。其雨也。既下于天。則雨而行矣。此人情之必訟也。需無為。

訟有言也。火出于地。則明因地遠。故晉以普其光也。苟入于地。則幽不明矣。此世道之見傷也。晉為晝。夷為夜。

也。臨觀萃升。全盛之卦也。臨之二陽。既浸而長。勢必為萃之君。相四五是也。為觀之君。師五上是也。至于升而柔代之者。陽至上。則降。故柔升也。蹇不蹇于險。而貴其能止困。不困于險。而貴其能說。坎水在雷上。為雲。故雲雷鬱而孕者。屯。坎水在雷下。為雨。故雷雨作而結者。解。風出山。而其行有漸。君子所以無躁。仕山藏。風而其入必蠱。后人所以利新圖。動而說者。民從君。謂之隨。說以動者。少女從長男。謂之歸妹。風遇水而易散。則外渙也。

易芥

釋略

二

風遇澤而常凝。則中孚也。飄沙漫空。天上之風難係。崇岡峻極。山中之天難窺。此畜之所以有小大也。四陽居于內。所御太輕。四陰制于外。所向太迫。此過之所以有小大也。陰有時而有眾。陽則大中之五。能有其大也。陽有時而同一陰。則得中之二。宜人所同也。當天下有雷。而人心猶敢戲渝者乎。妄之无也。畏天之威也。當雷行天上。而正氣有不激烈者乎。大之壯也。動與天俱也。鼎重器也。難凝而易遷。誰知顛趾折足之虞。豐盛時也。難得而易失。誰存見沫見斗之戒。風自火而近曰家人。文王刑于之化也。火去山而遠曰旅。孔子轍環之象也。天

不忌山。山不能犯天之高。則不退而遜者。遜之微也。地
屈于山。山反能處地之下。則有而能謙者。謙之善也。方
剝而倏復矣。方夫而倏姤矣。四者陰陽消息之大樞也。
陽不能無陰。猶陰不能無陽。故剝不干盡也。碩果而天
心見焉。夫不干終也。無號而踴躍乎焉。夫寧獨四卦然
哉。乾之亢乃无首。坤之戰乃大終。彼謂易為扶陽抑陰
必盡去陰而后快。未之有矣。去之不如用之。之尊陽也。
故天用地而泰。男用女而咸。雷用風而恆。火用水而濟。
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生生之謂易。宇宙所以至今不
毀爾。

易芥

釋略

易芥卷一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柯海朝宗校

曾建孫廷機句源校

元建孫肇鼎渭瑣闕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
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恆。坎水也。離火也。既
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
既濟。未濟。

乾下曰乾 坤上曰坤

易芥

卷一

傳曰。乾坤其易之門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乾坤其
易之緼耶。乾坤毀則易不可見。故乾坤首易而乾首坤。
乾六爻皆為龍。坤合卦乃為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
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于龍馬。以其為天地
數。即乾之龍。坤之馬也。出於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
也。蘇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于人者。馬也。
故乾坤象焉。

乾 象探卦之性。爻效卦之情。故曰旁通情也。乾坤諸卦之
則也。乾之元亨利貞。又自坤而下之則也。元亨利貞。作

四德講。照文言可知。然元爲之貴。惟乾四德備焉。純粹精矣。諸卦卽兼此四字者。餘加一字。卽不渾全。故與其四字備而未純。不若偏而獨舉。亦有偏舉而雜見。亦有全無而純疵。故分有者得四卦焉。大有之元亨。大壯之利貞。鼎之元亨。兌之亨利貞。是也。全有而雜舉者。得五卦焉。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全無者。得七卦焉。觀剝晉姤井艮歸妹。是也。其偏舉而雜見者。諸卦皆然。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故曰君。五天道之始。故曰天。示則也。龍以不見爲神。其能見。能惕。能躍。能飛。皆在于潛。故勿

止曰无咎。噫。可以無大過。其聖人乎。五之利見。大人所謂聖作物覩。不待驅之也。利見二字。其自然之感乎。亢者。時之極也。雖聖人不能使時之不亢也。悔猶天心之復也。貞下起元。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悔。震无咎者存乎悔。乾爻至上曰悔。故外卦稱悔。坤爻至三曰貞。故內卦稱貞。而餘爻不再見。以示例也。他卦則雜以示變也。然乾不及貞。坤不及悔者。陽無內陰無外也。用九非六。爻皆同變也。同變則純坤。是無乾也。何以稱龍。且老陽變而爲老陰。斷無此理。夫用九止就占者所值之爻。其一爻變也。老陽變則爲少陰。而與離兌皆少陰卦也。故初變爲巽。是姤也。二變爲離。是同人也。三變爲兌。是履也。然悔猶貞也。四變仍爲巽。是小畜也。五變仍爲離。是大有也。六變仍爲兌。是夬也。乾陽惟能變。故亢復爲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無終也。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首。得無首之說矣。至此曰吉。其爲占者開鼓舞之門乎。元卽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資以始。乃見元也。天道之下濟。其可見莫如雨。然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知終之始者。知無終無始者也。終始之可見者。其時乎。六位之時。成有定。一心之時。措無窮。故易位而為龍。羣龍無首。而此曰首出庶物。天德不可為首。而此曰御天。无首者。天德之用不測。首出者。天德之體常尊。噫。非大明終始者。孰能知之。

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足。故物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由物乃見乾之利貞。

自強不息。其君子行此四德乎。

易

卷一

四

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長者。統亨利貞而為言也。善之通處。曰亨。其炳郁者。會聚于此。善之宜處。曰利。其整肅者。調和于此。善之成處。曰貞。其紛紜者。植立于此。仁即元也。體元無形。故就其肫肫充滿者。易元而為仁。長者。其善之長。固足以長之也。全體皆仁。則秩序之原。宰制之府。斡旋之地。豈更有二體乎。分為四德。統為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子之行。總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健以行。仁是元為善長。而更有一善為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旨深乎。

不易乎世。七句總形容龍德之潛。而中著樂則行之一句。方見龍之變化。即寓于潛。故曰潛龍。

神明不測之德。盡于庸庸。盡于誠誠者。天之道也。善世所以德博不伐。故化。

德體也。業用也。業本于德。無二心。亦無二功。總是忠信。

心結。累修詞之修。即修業之修。移其詞說以為躬修。故

曰修詞則忠信之誠。始植立不壞。至者。至善之體也。幾

者。體之微也。終即至善之用。所究竟處。義則幾之散殊。

存故可居。

九九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後歸于元。元之所為終始。

易

卷一

五

相因而無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以見乾道變化之則。

乾元者三字。為提綱。不與亨利貞平看。故三節竟以乾

始貫下。情即性中所含之情。即各正保合二句。意不言

二字。即當貞字看。蓋歸根復命。默而成之也。

剛健中正。不作四項平看。純粹不分貼上句。乾體剛而

用健。其剛健則中正。其剛健而中正。處極純粹。其純粹

則至精。精者。惟精也。究竟六字。總歸一字也。精故不容

名。言自非六爻之發揮。其孰旁通之。然可得而旁通者。

精之蘊。而為情者也。其可見情矣。其不可見精矣。

學問寬仁。俱就成德言。故曰以曰之。非次第功夫也。存

主爲居。運用爲行。不曰行仁。而曰仁行。卽由仁行。非行仁之謂歟。大人者。參天地而立人極。故與天地合德。句提起。下正極言其合德也。先天後天。正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處。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聖人能知之。早不待亢而知也。雖然悔者。其知之門乎。

坤

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爲統。坤重貞。以貞爲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

易

卷一

六

乾元。始物而无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爲貞。故曰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坤非乾敵明矣。

坤爲牝馬。別其爲陰類。且順之至也。故貞不外于柔順。但陰性多躁。躁則不能守。惟其守此順德而不變。曰貞。非順而又健也。健。乾德也。順。坤德也。貞則各極其至。而言坤之以西南得者。後天卦位。更坤之北而居西南。則萬物皆致養焉。艮居東北爲陽方。與坤位相對。故曰往則喪朋。後蹇解二卦。俱利西南者。蹇則陽入坤體而居

五解。則陽入坤體而居四。皆取致養意也。又蹇獨云不利東北者。艮在下也。又解蹇二卦。獨五曰朋來。四曰朋至。亦得朋之義。

天地生物。止一氣流行。大凡乾施坤受。受所以傳而布之物也。故方施爲乾。施及于物。卽屬坤。坤有以成之也。非乾既資始了。坤方去資生始之。之氣機在乾而行于坤。故并資生。亦卽承其始氣而發育萬物。此造化合一之功用也。

坤之德合無疆。以其厚也。然厚而載物。何獨于亨物時見之。正于萬物形形色色。乃可見坤之無不載。而所以

易

卷一

七

載之者。厚也。惟含弘之厚。故光大。

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其靜也。爲易見也。卽元亨時。亦主于藏。故元猶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必曰含萬物。蓋其厚德之所藏。非發越所能盡也。若乾則主施爲君。但曰雲行雨施而已。坤德利貞。而曰牝馬。何取也。由牝馬地類。可識坤德之柔順。由牝馬行地無疆。可識柔順之利貞也。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

後天卦位。起震而終于艮。故曰乃終。終則必反也。又坤

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東北其阻地也。故艮東北爲止也。安貞非安而且貞。安于貞也。安行之安。不習无不利也。

勢力也。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乾初爲復。潛養之極。乃爲純乾。剛長也。坤初爲姤。剛致其道。乃爲純坤。姤之時義。所以大也。馴致者。不及其始。疑之初。而摧折之。是順而成之。辨之不早也。

易分陽宜居上。陰宜居下。故乾惟九五爲乾之主。九居五也。象則曰乃位乎天德。坤惟六二爲坤之主。六居二

易

卷一

八

也。象則曰地道光也。

撰德非中爻不備。坤德之厚。惟含弘。故中四爻曰直曰含。曰括曰黃。

直者順之極也。稍不順卽枉。如其直而出之。則方中稍曲。便率之不方矣。直方故大。不習者大而化也。化故光。

地道含萬物而化光。

迭運柔剛曰成章。物相雜曰文。故三之有章。五之有文。以陰居陽也。然純坤之德。不恃陽以爲用。故章欲含文。則在中。且以含爲貞。

無成有終。非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也。無成卽于有終。

處見之。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爲始也。是卽安于後得主利之貞者歟。

陽宜在上。故乾以初爲無用之地。陰宜在下。故坤以四爲無用之地。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爲主。一切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之至也。凡動便有利害。故咎譽半焉。逃乎咎者。譽之媒。遠于譽者。咎之招。此則出於利害之途。其咎其譽。兩無所涉。括之時義大矣哉。乾之潛坤之括。不可思議者。與其乾坤之妙用。所居無事而根抵是者與。

黃中德而中德之所發。自是謙卑遜順。故曰裳。夫天玄

易

卷一

九

而地黃。黃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裳原是坤體。故六五雖以陰居上位。而實不失乎坤道。其獨稱元吉。以此

坤爻陰盛之極。久不見有陽之尊矣。故聖人急出之曰。龍其云龍。戰于野。非陰與陽戰。乃是陰盛之極。陽不肯讓。他故陽與之戰。畢竟陽爲主。陰爲客。然陰當戰時。是幾於忘已之分。不知已之爲陰。故敢與陽敵也。聖人又急出而明之曰。爾雖與陽戰。爾非陽也。乃其血也。血何得與龍爭勝。負乎。故其血二字爲句。觀後釋文可見。又曰玄黃以明陰陽之分也。

用六亦非六陰俱變。隨占者所值一爻言也。如初用爲

復二用爲師三用爲謙四用爲豫五用爲比上用爲剝
各以坤體爲主而以震艮坎相盪而用之是老陰變則
少陽也是坤柔之體雖變而有不變者存正善用其柔
順處爲利于貞者斯可承矣故曰利承貞依然是柔
順之貞以陽使爲貞也以大終者變而能通通則可
久然早見坤貞之德永未嘗變其乃順承天乃終有慶
者歟不矣其貞之謂終

坤作成爲支言從坤貞說起然亦不必泥定首節釋
貞次釋入次釋亨及末釋元也坤德維厚凡化育從
仁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總是承天之施故特別出一
易芥 卷一 十

時字至柔至靜坤之厚德也有常者柔靜之不變也含
萬物者柔靜之所蓄也時而動剛德方時而後得主利
時而化光則此至柔至靜者順焉無拂惟是承天而行
可以盡坤道矣坤道盡於一時
所由來者漸矣聖人畏一漸字漸之極變爲歸妹卦書
之反對也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以柔乘剛也柔
乘剛亂無底矣然由來者漸也
直體而方用用還屬體者也故義與敬對功夫止在敬
字惺惺之中裁制寓焉味一立字可見
誠者乾之道也敬者坤之體也仁者乾之行也義者坤

之用也以坤六二與乾九二參看乾二爻曰存誠此曰
敬乾二爻曰仁行此曰義微矣哉

前曰以時發疑于不舍矣不舍何貞此明其弗敢成之
心終舍而不露也故曰舍之以從王事
天地不閉極則變化不開括者閉之真境
通理者一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爲中是至順之所出
也故曰美在其中體者禮也履之爲禮禮主于卑故爲
裳其暢四支也禮運於一身發事業也禮達於天下正
是居體之符凡此皆通理者醞而釀之故曰美之至
必戰者陽主其戰也

易芥 卷一 十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 王大造堯夫 校
湯在簡帝臣

元姪 肇開渭瑣閣

䷃ 坎上曰屯 ䷂ 坎下曰蒙

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曰屯。為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

易芥

卷二

下。故曰草昧。蒙非私網物蔽之謂。乃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

屯

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此則剛柔始交而難生。何也。當天地網緼。萬物初生。未有人焉。以經綸之。故天造草昧。險阻多端。如洪濛世界。湯湯懷襄之際。是為難生。曰屯也。惟能動。故當得大亨。惟在險而動。故必利貞。貞于乾則各正。保合事之幹也。貞于坤則至柔。動剛至靜。德方也。以此濟屯。何屯不濟。勿用有攸往。非不為也。不妄為也。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寄也。經者。範

闢天地。綸者。曲成萬物。所以參贊而處位于中。侯之事也。動之道也。貞之大也。

卦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亦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凡陽為馬。初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故二四上全取焉。

初九以能動之才。抱經綸之志。而居已以貞。此眾望所歸。當應人之求。而為侯耳。二則守有餘。而才不足。故利用靜。不利用動。惟貞乃得之。三則妄于欲動。併喪其貞。

易芥

卷二

矣。獵人先遣虞官。商度鹿之所在。然後不虛入。三。无應妄動。非无虞入林乎。幾者。動之始。不待往而後舍也。舍在未往之先。往則舍之晚矣。

二之班。如以妄媾而阻其進。四之班。如因正媾而遂其圖。故屯之貴于貞也。五爻云。小貞大貞。貞寧有二哉。但用之小則猶吉。用之大則不免于凶。何也。屯其膏。故也。小惠有可偶及。而至仁不能博施。故又曰施未光。

蒙

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體已孩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

開也有以開之則卽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卽止之處
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明也故爻
曰發蒙發在其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
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可
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也
有初筮之誠則屢問非再三雖終日言可也有再三之
實則始問非初筮雖不啓不發可也要之告所以達之
不告亦所以憤之安知憤之非所以達之乎以亨行者
蒙之亨由教者以亨行之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
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機極所通而施當其機

易辨

卷二

三

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
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涵育機括非督責之謂故
狀蒙之象則曰山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泉
出于山下其源也達于四海其流也聖功不于其流于
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于蒙也
蒙欲其發發欲其豫初者發之豫也書曰朴作教刑夏
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用說桎梏不失其在寬之意也故
初云用刑二卽云包納惟能爲包者乃能爲發非專尚
刑也以用刑爲尚則上之擊蒙者而已納婦卽在包蒙
中無所不容故雖陰柔之甚亦納之化誨也剛柔接者

二本剛而五以柔接之乃能師道立而善人多接不但
禮貌直是順以巽之謂接夫二曰納婦則宜無不可取
之女矣而三卽曰勿用取女何也納者無類之心勿取
者不屑之教可見陰柔之病不失爲蒙而貪利之情所
喪非小聖人所以戒見金也遠于實者非實遠之無初
筮之誠故吝也卦以童蒙具有聖功初三四非其質矣
當之者其順與之五乎克明克類乃可克長克君耳包
者容其發之所不逮擊者攻其發之所已窮然有于擊
之法得順之機其以禦寇則可禦止也艮爲止

易辨

卷二

四

四

需訟均曰有孚此有孚之始也夫兌說與順合爲中孚
此何以有孚也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
其信皆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焉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
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
貴能往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于入
則自陷矣需貴有恆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
亦言終吉者二

需
需非怠緩之謂故非實心守正者不能需也光者孚之
神也實心之徵也惟明則通故光乃亨然孚必本于貞

而吉利者乎。貞之效也。天下之能濟險者。必不犯于險。而後能從容有濟。故曰。其義不因窮。乃知涉川之功。人以爲正中之所致。不知不陷之所需也。不陷故僥倖之圖。黜欲速之念。忘斯可語于執中守正耳。在前之險。非至健孰知之。而又孰濟之。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俟雨。繼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飲食宴樂。非苟而已也。本之以孚。出之以貞。天下莫見吾之所爲。而亨利將自至。

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

卷二

五

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于險。而陷于險者。還須賴乾以有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爲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于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坎水爲險。郊遠于水之地也。宅于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于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恒德爲常。稍失常則犯難矣。潛自水出。曰沙。近水者未溺。沙頽則溺。近難者未險。言出則險。二惟寬而得中。能窒其隙而不蹈也。俾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三自致之故也。三不敬慎。故災在外而我過之。四能順聽。雖已入坎穴。而猶可出也。

血坎爲血也。彖象之義。其備于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乾之三陽。豈肯爲一陰用哉。卽上亦所不敢望。故曰不速而得。藉其用者。敬之力也。

訟

訟者。公言之也。大人之中正。訟者。所尚以稱平者也。然非健者。不敢訟。非險者。不能訟。故訟爲爭端。人心皆敵國矣。訟之不已。卽乃起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凡事有始焉。有中焉。有終焉。未訟須謀其始上也。既

易卦

卷二

六

訟而中止之。猶吉也。訟而終則凶矣。要之終而著其凶。以明始勝之不足恃也。要之終而著其吉。以明中止之未爲屈也。爻之初三上。皆以終言之。聖人戒訟之意。不既深乎。

險者。狡而工于爭。健者。強而力于爭。陽實陰虛。剛來則實而陷于陰。故爲有孚之窒。得中則能懼而知止。故有惕中之吉。涉于川。猶可泳也。入于淵。不可出也。駕險乃以自陷也。天左旋。水東注。違行也。其象爲訟。止莫若。在初。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

甘陵南北部之禍。始。于。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牛。李。明。堂。之。禍。始。于。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吳。越。世。讐。之。禍。始。于。一。矢。之。相。遺。此。國。之。訟。也。漢。武。之。禍。始。于。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初。陰。柔。居。下。大。抵。才。弱。者。有。暫。忿。而。無。遂。心。處。卑。者。敢。于。微。愬。而。不。敢。于。大。訐。夫。寧。捐。忿。而。并。釋。其。愬。此。亦。天。下。之。至。屈。也。而。爰。曰。終。吉。象。曰。其。辨。明。則。天。下。之。至。伸。也。初。之。辨。明。于。終。上。之。終。概。不。足。敬。屈。伸。之。理。此。足。以。觀。矣。

九二正所謂剛來得中者也。以孚窒故訟。以惕中故不觀矣。

易辨

卷二

七

終訟。况其所遇乃中正之九五。則一見夫人。卽愧悔不暇。不克訟。歸而逋。宜矣。二。蓋險之主也。內體皆其邑人也。方訟于五。株連不既。衆乎。今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免災亦宜也。夫二且逋。故邑得安堵焉。况三之陰柔。豈其有爭心。故曰食舊德。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卽命者。聽其固然。苟爲吾舊三百之邑。可甘苟。非吾命。肇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五惟中。故鑑空下。無覆盆之冤矣。惟正故衡平。下無梗陽之賂矣。大人在上。雖錫或有而終必橈。豈非終凶之明驗哉。

坤上曰師。三。坤下曰比。

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于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于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爲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于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于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于田禽之執比之五。貴于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師

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徂詐威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之。悖經抑又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紂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卽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其丈人乎。然非五之應。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于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易辨

卷二

八

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爲毒。故未嘗明民以用武也。軍藏于六鄉。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

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爲不預。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故容民卽以畜衆。兵滿中外。居然若無所謂藏至險。下大順也。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情之爲患與。

易并

卷二

九

書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輟亂旗靡。失律之故也。左次以退爲進。亦未悖乎律之常也。齊桓伐楚而次于陘。春秋之所與也。五陰柔非輕敵好大之主。但患其多疑耳。故輿尸之凶。所以破其疑而堅其所任也。小人勿用。因論功之時而嚴其戒。蓋所以使小人得列于倖嘗者。始用之非也。用小

比

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非比之善物乎。永

貞者元必永于貞而後爲統天之德也。取元於乾。取永貞于坤。非九五之以剛中顯比其孰能之。剛中卽元永貞之德蘊于心。而本無屈撓曰剛本無偏倚曰中。

建國親侯。則一人作孚。萬國效順者。水比于地之理也。封建之法。列爵惟五。以一陽馭五陰。似之又離爲萬國。公爲一家。亦水比于地之理也。建之而枝疎固親之而脈絡通矣。親諸侯所以親民也。爲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

策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之所以先有孚也。誠心盈缶足乎。我後能通乎君也。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于

易并

卷二

十

初已上矣。內比外比。雖以內外卦取義。然豈山林朝寧之謂。蓋內者吾所自有也。比以吾所自有。乃爲達道之貞。故曰不自失外者。不有其身。公爾忘私也。比以效忠于外。乃爲致身之貞。故曰以從上三驅失禽。置失得于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誠。泯知識于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前禽卽後夫也。謂上六。

三乾下曰小畜三乾上曰履

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後六四陰爲小。而五陽爲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

曰不雨在爻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啞人亨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于小畜則文德之懿。蓄于一身。化畜為蓄。非畜之善乎。履則禮制之辨。達于天下。化履為禮。非履之善乎。

小畜

小畜而陽猶可亨者。以乾健之德。本不受畜于小人。而畜之者。又以巽外逢。不敢顯制。君子猶居中用事而志

易

卷二

十一

行所以亨也。凡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而初自復道矣。二自牽復矣。三又終反矣。則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僅成密雲之狀。而不能為雨也。至于四之有孚。與五之有孚。相合志。則上九亦無如之何矣。彼既雨。我安得尚往。故處也。君子征凶。則非復志行之時矣。

復之象曰出入無疾。初之自道。所以于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三為四畜。不能進而與之爭。去大畜之九二。與說輻者遠矣。四之有孚。孚于五也。君有鑒如之固。則自免傷懼之虞。而畜可成矣。

五之富而能用其鄰者。以能推富于人。不獨富耳。惟不獨富。乃見鑒如之孚。可見君心之不孚于天下。大抵獨富之心。隔之然。又有進焉者。昔孔文仲對策有曰。易之小畜。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道之大者也。則皆曰不富以其鄰。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方。道有餘者。不假于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

履

履虎尾者。事剛強之君也。然以說應乾。是人臣能本柔順之心。循天澤之分。故惟禮可以馴之。為履虎尾不啞

易

卷二

十二

人之象。夫履和而至。人臣自盡者。莫如禮。而格君者。亦莫如禮。况九五雖至剛。未始不中正。則建中表正。乃禮制之所自出。以是履帝位。方且光明之治。著于四方。何疾之有。

天澤之象。取以卑承尊也。蓋民志淆于不辨。故志不定。則民不生成。不安于為下。孰肯俛而承上。故記曰。人情有禮則安。初率之以為素。二由之以為坦。上反之以為旋。安于禮也。

聖人甫言禮。即虞其弊。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御。行處紛

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之
定在我也幽人以心言就纓簪之列而蘭芷之佩自馨
當鍾鼎之際而簞瓢之味自永故不亂也三以眇跛之
質近夫履之君強欲當天下事而頓失其說應之道逢
虎之怒宜矣二則幽人三則武人也武人可爲于大君
之前乎四處多懼之地而能懼改愬愬雖非志也終吉
則志行矣位之正當才大勢高自恃其足以決去小人
莫敢誰何是以夫爲履此貞道也而厲亦半焉雖然有
夫履而後有小往大來之泰則夫履者聖人之所與也
兌說之臣多隣于諂媚欲以威剛明之主難矣其旋則
易芥

卷二

三

素履坦坦之行要之終而罔虧也吉爲元吉惟在上故
也吉莫吉于無愧慶莫慶于克終

三三乾上曰泰三三坤上曰否

自泰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無一凶字其易道
之最盛乎開之者泰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維之
馮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
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否卽繼之故泰不易
致亦不易享也

泰

泰否之六爻以往來分內外而不分上下故用事之地

在于內也否泰之反其類者內外消長而已矣
大壯與夬陽極盛矣皆過于中而惟泰爲中道何也天
不能無陰地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
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爲循環也
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
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故曰泰然後
安

當天地交泰之時元后亦何爲哉然撫天下之民則當
有左右之貴材成若置閭定時決川平土之類輔相若
賓門饒月順四時之序而平秩之順十有二土而蕃毓

卷二

七

之之類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處出來宜卽
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非過不及之說以左右民者先
儒謂民爲泯泯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
使得各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開萬世之泰也

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以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
茅以彙之象然類不同則茅亦異泰茅蘭也否茅莠也
蘭雖拔不改其芳莠一拔難剪其蔓類相反耳志在外
外謂民泰以外卦爲民五爻中以行願故中行耆五也
得尚者二以包荒之中道得尚之也尚猶配合也馮河
不遺勿亡總是包荒之量故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荒

屬地包如天蓋亦于卦象有取也。馮河取其斷不遐遺。取其周朋亡取其公以光大者。包荒之內無一物得而翳之亦無一物得而隘之也。

地道无平不陂天道无往不復。知艮山兌澤之變遷則平難恃矣。知坎月離日之互推則往易返矣。而况乎人乎。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爲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蹇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于微。則此際一斷卽不可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

卷二

五

翩翩者見向之往者今羣而來也。不富而隣從者甚于從富。不戒而類信者速于信。今則時可知矣。保秦之道莫如用賢。不啻用也而尊之不徒尊也而從之。帝乙歸妹者真能下已以從賢也。歸妹者天地之大義君臣之所以交也。婦之于夫有百從而無一違曰帝乙者自古帝女不下嫁。下嫁自帝乙始也。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棄。高宗順從之願也。嗟夫秦之君願爲賢者婦業之君願爲賢者童中乎之君願爲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天地開賢入隱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曰儉德避難儉之時義大矣哉。

秦之爲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爲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秦初之象同而不卽別其爲小人者欲化之使貞也。姑淵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征爲貞改外爲君蓋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于爲君子而深樂于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爲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爲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爲小人何至爲君子之害哉。此四之所以有命。

卷二

六

而五之所以休否歟。泰之內卦天也故曰包荒。天地之量然也。否之內卦地也故曰包承。地承天之分然也。承與羞在小人而包容之則在君子。命亂于泰之上六而復治于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之則轉否爲泰而泰之以社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喻也。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上交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爲先以喜傾否之念爲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后喜之恩秦方至而

能保否何日之有。馮異謂願陛下無忘在河北時。郭崇
穎謂無忘戰于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 乾上曰同人 ䷌ 乾下曰大有

同人之主畫。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
之主畫。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
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
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笑。勢大故能令人思。令人懼。
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
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為
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

易林

卷二

七

同人

蘇長公曰。野者無求之地也。立于无求之地。則凡從我
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于野哉。誠同故亨而
可以涉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
潰矣。
同莫同于不相混。故各類其族。則名分定矣。同莫同于
不相爭。故各辨其物。則名器彰矣。物因族別。辨從類生。
此君子通志之道也。
人與人在野。更無分別。所以別之。而天下不大同者。其
故有二。或且築而封之。視人判若外域者。門也有我之

障也。惟克己者能出其門。或且昵而私之。於人強生區
黨者。宗也有物之偏也。非忘物者必隘于宗。使二亦能
不干宗而于野。則伐戎乘墉之寇。何自起乎。雖然。律之
以大同。則二之于宗為吝道者。其迹似吝耳。若論同心
一德之交。亦何可使異己者間之。故必大師以却讒。搆
之黨。而後明良可合也。即非于野之同。奚妨君子之貞
哉。故彖曰中正而應。象曰以中直也。傳曰二人同心。惟
其貞而已。吝道者雖吝亦道也。二非吝則五不笑。至于
戎已敗。攻已困。五笑而二之吝亦釋矣。
禿翁曰。李白以從永王璘故論死。郭子儀請以官爵贖

易林

卷二

大

而脫之。白又坐事繫潯陽獄。宋若思以三千兵劫而取
之。嗚呼。世無同心之朋。君子將安所託命哉。此于郊之
同聖人不取也。

大有

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惟元為能有大而亨。象傳曰。大
中者。大字。即從大有來。故同人止云得位得中。楊敬仲
曰。中無大小。聖人之中。亦無以異于賢人之中。而剛健
如天。文明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變化
正大。則非賢人之所及也。是謂大中。元者大中之本。亨
者大中之道。

大有之世。保終之望。慎于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
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九。獨本末見
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二本乾體。而曰大車以載者。蓋乾而處之以坤也。人臣
之道。郊地。坤象為大輿。其德為載物。以明人臣無乾也。
三之用亨。積誠以格也。初曰无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
則有害矣。四處大有盛滿之地。預燭天地虧變之幾。是
能用謙。保有明之遠也。辨之早也。哲之精也。聖人與之
至矣。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者
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
易。芥。

卷二

九

由而福集焉。其合諸臣之无咎。君道之吉。而為言者歟。
坤上曰謙。坤下曰豫。

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豫
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
見于外之順。而豫之象。傳言順動者四。蓋有旨哉。謙以
三為主爻。故以象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
曰由豫。又象曰剛應志行。而象曰志大行也。然余謂謙
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征不服。知侵伐之皆
為謙。則知天地之變盈流謙。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
之盈。況曰勞謙。見其能任。故能謙也。豫有四之由。豫不

可無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則知天地聖
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天
地聖人之豫。况曰由豫。見其豫歸于人。但由子已也。謙
可鳴。豫不可鳴。鳴者聲之聞也。謙之二處中。則由中之
鳴。故曰中心得。上在外。則從和于外。故曰志未得。豫之
初應四而鳴。恃其配以為樂。故曰志窮。鳴者心志之間。
可自欺欺。

謙

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味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
于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于謙者矣。此天
易。芥。

卷二

三

道也。地道也。神人之道也。道有必然。天地鬼神不能違
而況于人乎。

乾本在上。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
下。其分卑也。今居上者。其氣上行也。承天時行。故上行
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
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欽則愈光。愈
下則愈不可踰。進而無已。就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
術。失其旨矣。
王畿曰。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
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順。此平施之

道也。

謙卑而不可踰。初之卑以自牧。直是客氣消融。以謙自養也。安身之地。莫如卑。養心之道。莫如謙也。二之中心得謙。德積于中。而自達于外也。勞不足以服民。不自以為勞。而能謙。萬民所以心服。非服其勞也。不達則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五有天下之富。而無富天下之心。故曰不富。言不以天下驕也。臣隣之謙。皆樂為之以樂。為不富者。以也。侵伐以征不服。當萬民皆服。而有不服者。非以力服人也。誠出于謙。雖侵伐亦不爭之。天故无不利也。坤有國邑之象。上六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

易芥

卷二

主

者寡矣。夫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才弱。而皆無凶咎。悔吝者。謙之驗也。

豫

豫者。人心之和也。順者。人心之良也。不順則不和。順而不微之于動。則順不孚。而和不暢。順在一人之心。惟動則通于天下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見焉。故大順達于天下。而大和布于兩間。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直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人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大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

已豈不大哉。因是推之。凡彖傳之稱大有三體。或止。或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并。義如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夫卦各有時。時各有用。亦各有義。止言時者。因所值之時。或逢治世。或遇亂時。出處存亡。此道豈小用者。因時之用也。經權常變。全在斡旋。斟酌推移。作用甚廣。義者。蘊于時之中。可思而得。不可指而示也。已然而有未必然。未然而有必然。得意。常住之鄉。失意。豈終墮之地。恢弘妙理。非可浪猜。故用廣而顯也。義深而微也。所見之卦。則餘可推矣。

易芥

卷二

主

不曰雷出地上。曰地奮者。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既出地。震動萬物。故物各被陽氣而鼓舞。為豫也。所謂雷以動之。奮之謂也。樂以和神。人大樂與天地同和。知和之義。則知崇德。殷薦之說。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薦。只是一和。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便碍矣。

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二之得吉者。其中正之守。超于豫外。故能靜處以觀。動定中之明。見幾決矣。四之志大行者。其天下之豫。由我致之。而我未嘗有豫。故能開誠布公。其勿疑者。亦此心之明體。有入豫而不惑。

于豫者乎不然者志窮于中則口不勝鳴神亂于中則目不勝盱心溺于中則意不勝冥聖人于是幸其悔而猶懼其遲焉憫其成而猶望其淪焉所以出之于人心之危者何如也五亦有豫之疾者也而幸乘四之剛賴匡救以貞其疾又居中而良心猶有不死者故雖疾猶恆得不死噫豫之時義大矣哉

易

卷二

三

易并卷三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 成 城衛宗 校

元經孫 肇問渭瑛獨

䷐ 震下 曰隨 ䷐ 震下 曰蠱

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下巽上止故為蠱然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焉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耶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動而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隨

民隨于野臣隨于朝隨我者也而我為天下隨者無隨人之理而有隨時之宜故隨而元亨矣又必利貞乃元咎貞者時之隨也必貞乃能隨時必隨時乃為貞其義又難言矣時者易道精微之用也惟聖人能不失時故曰大矣哉

兌正秋也雷收其聲之時也雷入于澤為隨入于地為復嚮晦以當一日之運故君子法之以宴息養一日之

陽待一日之用也。冬至以當一歲之運。故先王法之以居靜養一歲之陽。待一歲之用也。一身之夜氣培于息。天地之元氣培于閉。人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倫。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顧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于情利之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爲羣。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若小子是係是以情動也。非貞可知也。卽丈夫是係吾猶懼其爲勞動也。故必戒之以居貞也。至于四之隨君雖貞亦凶矣。何也。

易辨

卷三

二

雖其所獲于君者皆職分所宜。吾猶懼其格君未必孚。而自靖自獻未必盡合于道。故也能明此又何咎乎。五不言隨而言孚。君無隨臣之理也。下交謂乎五之孚臣爲同德之相信。上之係民爲誠意之固結。

邠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爲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

人之情畏其媮。蠱與巽一也。巽之所以不爲媮者有九五以主之也。故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

易辨

卷三

三

而巽之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一陽生于盡于巳。陰生于午。盡于亥。陽爲君子爲治。陰爲小人爲亂。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以寄治亂之運也。甲有六甲。庚亦有六庚。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于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于亥。然後陰極陽生。无人以挽回其間而聽治亂之自趨。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巽則不然。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盡于亥。後庚盡于巳。先陰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惟九五幹旋其間。故係之于五爻也。考之蘇子瞻亦詳此說而更辛丁寧之喻。姑從字義耳。振民以起其卑。巽之疾有德以化其苛。止之病風言振山言育。先朝積寤。故曰考而初承之。懦主釀亂。故曰母而二與五應。故二幹之。然初幹其始。厲所以作其精神也。厲于始。庶幹之可以無弊。故曰終吉。二以任事之臣幹畏事之君。利在導不利在激也。故曰不可貞。三則過剛所處既非二之任而厲不如初中。過干二是疾貞也。言無悔乎。乃其承考之意與初則同。故亦得終无咎。幹而終无咎。猶愈于裕而往未得也。裕者鑒于悔而不知其卽于吝也。然雖裕猶見吝。猶知往也。往則晚矣。非無

意于幹者也。要之有三之病。于競不可無四之病。于緣
適相濟也。諸子協力以承考。而九二要之以中德。五何
為哉。前愆蓋而美譽彰。上又何事哉。天下之事。事者有
人而我可高尚矣。貝山比其高。飾與風振其逸。響志之
可則所以維。蠱既治之天下者。遠矣。治天下如一家。故
爻通以父子為喻。

三兌下曰臨。三坤上曰觀。

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為義。白二陽初進而臨于地。故為
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
陽之初長。即處八月之凶。始為初二之進。即為五上之
易界

卷二

四

觀恐其速消而又喜其速長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
无咎者。二可謂基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
吉。止五上為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持者在我。觀以德
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
觀。

臨

剛曰浸長。浸之義。取地中有澤也。二陽居兌之下。其進
也得之滋潤之后。自有勃發之機。故云浸而長。又即曰
說而順者。見其進之不躁也。又曰剛中而應。見其進之
不苟也。此元亨利貞所由係歟。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

曰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
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
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矣。八月有凶。非歷數八爻之謂。
凡日陽象也。月陰象也。八少陰之數也。七少陽之數也。
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之期曰七日。

澤之潤萬物有與而無竭。君子所以教人不倦也。地之
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所以保民無外也。

初二皆言咸。咸感也。由相感而相臨也。初咸四應。為
此說彼順。又說順必以貞則吉。故為咸臨貞吉。以九居
初無不正也。應之者至臨而位當。亦無不正也。二感五
易界

卷三

五

應為剛中而應。剛中則不必言貞。故止云咸臨吉。然未
順命。見其以正自持。不以唯諾順君命也。乃應之者知
臨以行中。未始不虛已以順賢也。說而順又不足言矣。
三无應。居說之極。以我而求。臨于人。故為甘上亦無應。
居順之極。舉天下皆在所臨之內。故為敦。

觀

上示下順之謂。觀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惑。故
相連故特揭不薦。若謂微玄穆處。示人以觀之。
觀者顯也。不薦顯者。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
乎具于盟時。順若揭于不薦。顯是篤恭不顯意。蒙

六字俱在觀之一字內甚妙惟顯而不薦孚信顯然勝
是中正示人上以神感下以化應之際所有者神則所
過自化此下觀所以化也故神道設教中不以觀天
下內剔出神字以見大觀之原耳教莫顯于觀感神政
令爲迹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於穆不已此天之神也聖人何爲
哉順帝之則爲恭不顯則聖人之神也省爲觀民設教
蓋民之觀我其顯若之入人者微我之觀民其顯設之
示人者著所謂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

易卦

卷三

六

似不見其真童觀者但見其小不見其大鳥足與于中
正之觀哉觀我生先儒以生者醒也返觀在我之覺念
也進退之決在六三故自三以下退而不進自三以上
宜進不宜退也四何待觀我生直進而觀國之光可矣
用賓于王則天子之大觀將親炙之而後知童觀闕觀
之足羞也君國子民之謂君子君子者中正之稱必返
觀无咎而後設教者神亦必以民驗已而被化者遠觀
帝之治以比屋也觀王之治以羣黎也然則省方觀民
其亦所以自考察其生亦指五也由上視五故曰其惟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未中正則啓沃之道有虧

故曰志未平上九殆相五以爲觀於天下者歟
噬嗑上曰噬嗑噬嗑上曰賁
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爲喻賁無色也故爻
中多以尚質之象爲得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賁者禮樂
之化也必先威而後文可施

噬嗑

天地生物有爲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
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之梗
雷電以去羣生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

易卦

卷三

七

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以三
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蓋刑者所以取中
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無非以中
用刑也故卦之利用獄不獨有威明之善使非五之柔
得中孰爲刑之主哉臯陶作士舜必告之刑期無刑康
叔司寇成王必告之辟以止辟故必有好生之君而後
有奉法之臣然立法者必明辨其罰之差等而嚴勅其
法于先庶使天下知而不敢犯耳
以初上爻爲見噬者所以示小人之始終也始于小過
終于大咎禍不于趾必及于耳可不戒歟中四爻爲用

刑者而俱取象于膚肉與肺何也此古之肉刑也古者五刑皆是肉辟曰墨曰劓曰剕曰宮曰大辟是也故周之治以封建井田肉刑相輔此象之所由取也滅鼻即劓刑也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雖不當而罪當也四治難治之獄而用重刑為乾肺然以剛居柔得剛直之道為金矢猶必艱貞乃吉既吉矣聖人又曰未光也明刑措之有愧也五于天下無難治之獄而用刑惟寬為乾肉然以得中為黃金猶必貞厲无咎者明天子好易芥

卷三

入

生之心也

賁

大抵質為剛德文為柔德而一剛一柔之交俱從乾坤之變畫來下卦本乾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是質為主也上卦本坤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是文為主也即此剛上柔來便是天文之交錯不必補入四字也然天文之煥雖在交錯之際而節宣之妙則於穆之精人文之著雖在情分各得而等殺之宜則固有之體故時變可察而天下之化可成也周官書繪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

赤山青

取離明于庶政取艮止于折獄火障于山故也使火在山上則明慎刑無爾獄矣

初與四為應四不可無翰馬之求初不可以乘車為寵何也四求初為慕義又柔來文剛也初趨四為任已又剛上文柔也故舍車而徒義安其在已不乘六四之車也乃知徒步以當車當之心猶不如舍者之為樂義也初非丘園高蹈之士乎寧獨三妄與之媾四為翰馬之求六五所為以束帛下賁者正以初在也雖蓑屨之薄禮文吝嗇而求賢自賁終得潤色皇猷故曰終吉曰有易芥

卷三

九

喜也二以陰柔无應而從九三之剛則剛柔相須以成賁故曰賁其須九三亦因二之賁得其潤澤為濡聖人恐其溺于文也故又必永貞吉在濡而能勝之以質是終無弊也故曰莫之陵上九賁極復于无色維世之志乃大得矣亦惟剛故

坤上曰剝坤上曰復

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于剝而善處于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

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利。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

孫吳江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晝猶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于剝。陽之來復不待于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剝

不利于所往，為順止者，止而不往，以俟時也。與運不同。常靜以俟之耳。如夜則安靜以俟，晝冬則安靜以俟。春見天行之數，無往不復，能止于剝，始能動于復。斯君子

易并

卷三

十

之尚天行也。

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慮，剝君子所以自剝也。

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而為柔者也。聖人之慮，殫于剝矣。于初二也，必曰：茂貞凶，示剝牀剝辨貞猶無恙可及止也。如必茂之為快，凶將在已，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茂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于眾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冀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為无咎，何憚而不為哉？剝

易并

卷三

土

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教之，以斷也。剝至于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為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賢之者五也。幸陰聽陽，寧獨免茂貞之凶哉？曰：龍曰：無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猜，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汝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敵也。君子非爾弗載，爾非君子弗蓋，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與矣。剝之爾其小人也，亦自剝其慮矣。魚民象在天文，民為魚星。京房云：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坤為大輿。

復

復通卦爻不言貞，以惟貞能復也。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長也，甫一而有餘，曰：陽象七，少陽之數，又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而復，凡七也。以其既去而復來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屈之久者，伸必銳，銳則助長而速消矣。故動以順行，乃善復之道。惟順故自長也。天地生生之心，時時不息，一剝即復，更為可見。然于復見

天地之心非大明終始者孰能見之。冬至之日。酒陰雖冰于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非聖人不能知而養之。謂之至。則反而來矣。迎其真脈。培其天機。外之關閉而吾心之出。機併杜也。商旅之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

卦之所以爲復者。初九耳。故諸爻皆觀法于初而復者也。初九而二下之初道。而四從之一。隣一應復之。最善矣。五之中以自考。則又能于不遠之復而更敦之。故能于祇悔者得無悔也。則中體之獨存也。當復之時。苟不

易并

卷二

三

至如土之逃復。則雖三之不中不正。亦能以自新。然其頻復可謂以危得之矣。而于復之義爲无咎。是初九一陽之復。旋有以作衆陰之復。豈非天下歸仁之說哉。初爲仁爲道。故獨曰元吉。元者善之長。天地之心也。吉莫大焉。不遠之復。正是克已功夫。故傳以顏子當之不誣矣。

易并

乾下

曰无妄

乾上

曰大畜

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係之牛爲與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爲時。然二卦以乾爲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

狝之剝復。以坤爲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備矣。故頤與太過去乾坤。而以震艮與兌爲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无妄

无妄之卦。心學之精也。在復之後。爲大畜之基。其精微。不獨下經之有咸艮也。且于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碍動。以道心爲主。而情于无心。則實理之自然。乃爲无妄。誠者天道也。惟微者道心也。太虛無我之境。乃在一真自如之中。復則不妄矣。故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也。此爲主于內者。非

易并

卷三

主

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然而然者也。如雲翳空。如塵蒙鏡。雲消塵淨。虛明自在。即動而健矣。此有主者。衆理自爲之役。非以主役也。况物欲安得而擾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爲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于衆感衆應之時。得无感。况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爲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爲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爲知天命。着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則爲立命。動一念焉。即爲巖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爲受命。墮一念焉。即爲困窮。故匪正

之。青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无妄而不可往。非吾所謂无妄也。何也。成性存存。變化自神。至動至順。卦爻從出。天命流行。肅殺不滅。无妄而不可以往。道心息矣。生機絕矣。天下舉。舉而不合矣。若以為妄。彼豈有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為无妄。又曾不覩動健感應之神。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即知之。故曰。天命不佑。聖人所以破萬古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于復見天地之心。于无妄見萬物之理。然不震動。則伏者不可得而見也。育物必因其時。時而以茂對之。在我

卷三

西

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對時者。有為主于內者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育也。先王之所以盡性而盡物性也。剛外來而為主于內。初是也。曰无妄往吉。以明非彖所謂无妄之往也。則正可知。天佑可知。彖曰不利有攸往。二曰則利有攸往。彼欲往而不利。此無心而自得。耕獲菑畲之俱忘。正无妄之心也。春耕秋獲。一歲苗三歲畲。因時于天。因利于地。豈得為妄。而種種計功之念。是為欲富。豈得非妄。蓋吾自有固有。此外來之富有者。原非吾有也。富有者附也。附我而有者也。六二未富之心。與九四固有之貞。

正互相發也。六三則无妄矣。九五則又无妄矣。上九則亦无妄矣。初以无妄則往者也。三何以災。五何以疾。上何以眚。視吾之所以无妄者。何如耳。災偶生于係牛。則非自取。君子所以安命也。疾可愈于勿藥。則由外寇。君子所以順命也。仲尼被匡人之圍。信天之未喪。而不嘗康子之藥。愈見其為慎疾也。上之有眚。則逆天命者也。雖知富之不可。未知窮亦致災。无妄有眚。其无者未必合于人心。而其有者。先自戾于天命也。

大畜。

大畜之取義廣矣。總之體全而用弘。其畜最大。故多識易辭。

卷三

吉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利貞也。良馬逐利有攸往。不家食。吉也。何天之衢。利涉大川也。此體用合一之學。歟。剛健者。乾。篤實者。艮。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以止。礪健以健作止。而德之變。不可勝窮。有此大畜之德。然後足以佐君止健。此卦上九剛上。則有其位矣。而虛心以下賢。何賢之不為用。故健可止。此非大正者不能。正无大小。惟德未盛者。未必盡正之道。故以全盡之者為大正也。天者。時而已。濟事以時為大。多識以畜之。識之在彼。體之在此。古人言行之原。即心而是。

大畜通六爻言故逐爻俱無畜字

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初懼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通也。猶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育而通也。始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為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之衢。亨通至此也。有脫輻之守。斯能為與衛之閑。故无尤。合志。但分通塞。而非二人有童牯于始。斯能為積牙之策。故有喜有慶。似分廣狹。而非殊道。初之與上。本末也。又有初之利已。

卷三

夫

斯能馴致于天衢。故六爻皆無凶。埤雅云。以杙繫豕謂之牙。

震上曰願。震下曰大過。

震艮為願。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願之象。巽兌為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飲食人之資。宮室人之庇。願飲食之道也。聖人以此為萬民之養。大過宮室之象也。君子以之為四國之棟。故願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願

子與氏曰。兼所愛則兼所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于已取之而已。又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善說願者也。此所謂觀願自求口實者也。夫養德養身。豈是二項功夫。性命形骸。豈作兩邊來看。故自求口實。亦非觀願外事。不過就中抽出言之耳。始終重一貞字。惟養之以貞。則吉矣。然觀其正。即觀其所養者。何如。大體小體之必考也。觀其所養。即觀其自養者。何如。能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否也。斯于人心見道心之宰。就嗜慾証義理之性。而貞吉可知矣。凡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故既言養之正。又極言養之大。天地無不正之化育。聖人無不正之經綸。

卷三

七

言語慎其吐。飲食節其茹。惟口出入之關也。言語敗德。然身欲愛護。亦莫如慎。飲食傷生。然德欲淡泊。亦莫如節。

惟陽德為能養。而爻惟初上二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屬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就業之字。利賴無窮。士當自養宜寶爾靈。當其養人。无忘爾屬。庶兩得之矣。中四陰皆賴陽以養者。也。以上資下之養。為願。二言願。又言拂者。賴初之養。故顛非其正。應故于經。為拂也。三與上應。亦言拂者。自悖其養道之正也。故不言經。且明之曰。雖貞亦凶也。四止

言顛不言拂。初爲正應也。五資上九之養。其體順。故不言顛。而言拂者。非其應也。五賴賢以養爲貞。故不可涉大川。戒自用也。上以陽居養之成。故于五則不可涉于上。則利涉也。順之四五。居君相之位。四以顛吉。五以拂吉。皆任賢之效也。德在初。取而施之光者。則在四。惟初位卑。故不主施。四則施之者也。養在上。順而從其養者。則在五。惟上位高。故自能施。五但從之者也。

大過

凡陽大。凡陰小。泰之陽盛極矣。但云小往大來。但云此

易卦

卷三

大

內彼外。故不爲過。過則有亢陽而陰不得以爲承。是有知始之天而無代終之地也。此亦大者之過也。猶之屋材焉。大者爲棟。小者爲宇。本末既弱。棟能無撓乎。雖然。處大過之時。而有可行之道。其惟剛中與。說者耳撓。猶可支。則幹旋之責。又有在矣。蘇子曰。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馭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蔑之也。人徒知陰過乎陽之爲禍也。豈知陽過乎陰之不爲禍也哉。夫陰以養陽也。陰衰則陽失其養。故曰大過。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與說三字而與說又總不離中。體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

德性之沉潛內運爲異。其和順外宜爲悅。則靜無不察之變。動無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此大過之時。所以大也。否泰豐蹇之會。皆由人造。盈虛消息之數。豈盡天行曰大矣哉。惟身任其大者。能知之。夫未事無獨立。遷世之操。則臨事必無剛中與悅之用。懼與悶皆自心之境。無懼非是氣魄能支。無悶非是識趣能遣。此是君子隆一身之棟。而後能隆天下之棟。

初上處本末之弱。皆得无咎者。一敬慎而不敗。一舍生而取義也。愚者有備能與知者同功。有其心而無其才。亦可以无愧。初上之謂也。二與五亦棟具也。而俱象于

易卦

卷三

九

楊者。白楊。堪爲棟之材也。但二五之陽。俱無陰應。則不得潤澤而皆枯。枯楊故皆不得言棟也。聖人猶冀枯者之再生也。于是各于比。爻取義。二比初。爲女妻。故生稊。五比上。爲老婦。故生華。空華不久。終于無用而已。然則棟非三四。而何。夫初上者。棟之所寄也。所寄在彼。而棟之隆撓。見于此。初六不撓乎下。則九四棟隆。上六不足以相輔。則九三棟撓。各以其應也。惟棟之隆也。雖以白茅之質。亦可藉于重用。惟其棟之撓也。雖以減頂之涉。亦不能以有成。信乎大過之時大矣哉。

三坎下曰坎三離上曰離

坎離于先天則一東一西陰陽之正中也于後天則一南一北乾坤之正中也于卦畫則乾坤中畫之交也于卦序則上下中分之際也

習坎

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峻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其險也習坎則遠近無可避之地智愚無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

易

卷三

三

真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得以終免也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險非水也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微水德之靈長必于其行險觀之夫世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無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可斷爲圓曲可矯爲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乃水雖無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得道者必觀焉惟無常形是以遇物而無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則

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水之信惟內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險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常亨

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險之所以爲大也

司馬君實曰水之流習而巳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夫六爻俱在坎中誰非險地但才德不足者既在險而復自入焉如初與三之坎寔是已王肅云窩坎底也坎

易

卷三

三

中更有坎智者處坎而擇其淺愚者求脫而反陷于深如隴西之游愈躁愈沉耳初最下故習坎二字初獨當之二雖在險中而不失其所亨故小得三云來之坎坎者之往也下坎未脫上坎且迫也酒坎玄水也樽酒簋食相際之禮也禮取其薄當坎之時惟薦以誠質如用缶然不尚飾也納約自牖乘君之明于一隙而約言以納之也亦以當坎之時故不得用史巫之紛惟貴于納牖之約也剛柔之際因多艱之世而自合也君相之所以无咎也五在險而有中德如坎水之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故曰坎不盈則轉峻爲平何難之有聖人猶曰未

大也。未可遽大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上之居險極也。初三併而爲一人。凶何如哉。

離

火之爲物。不能自見。必麗于物。而後有形。故離象爲火。離德明也。必以正亨。必以順吉。何也。人臣之道也。凡重卦。以內卦之主畫爲主爻。離則六二是也。故坤之五曰黃裳元吉。離之二曰黃離元吉。而五不言黃。亦不言元。以明二之爲卦主也。此象之利貞。畜牝牛。皆屬臣道。所謂立朝以正直忠厚也。二之得中道。亦此之謂也。乃重明以麗乎正。則獨指君道。蓋兼三才以廣麗之名義也。

易芥

卷三

五

或曰。六五不得言正。夫正卽王公之位。不以德言也。重明言德。而正言位。若柔麗乎中正。則中五以六二之德言。

不曰兩明。而曰明兩作。見非有二明。乃相繼之謂也。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蓋古人之明明德于天下者歟。

火性最躁。而銳故前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漢賦云。翔陽逸駭于扶桑之津。故明之始。升。患其太驟。然初猶在下。而可以敬畏維其。敗四則逼君。且于火爲重。故不戢自焚。祇成煨燼而已。六二黃離之義已。

備于衆。而三何以言是也。初者日之朝。二者日之中。三則昃而爲耄耄之年。夫人一日之計。在于朝。朝氣銳。故謹防其錯。二之得中。是高明當晝之時也。三過中而昃。窮途不可久矣。詩之山有樞所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三之謂乎。五爲四之暴臣。逼處憂懼。交至而得吉者。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平三監而吉也。上之出征。其周破斧。東征四國。是皇者歟。離爲甲冑。爲戈兵。故終之以征義。而曰正邦。是豈得已哉。洪範八政。師居其末。此卦必至于突。如者无所容涕。且嗟者。懼其王公之不保。而上乃出征以正之。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信乎其不得已也。

易芥

卷三

五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門下後學祝 豪龍山 校

元姪孫 肇參魯傳

元姪孫 肇鼎渭瑣刊

咸恒二卦亨利貞則備矣而不言元元蘊于性而不可

見者也感與久則情之可見者也故皆曰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于感貴以無心而為

咸貞于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

易芥

卷四

二卦六爻初無全德者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

諸爻各執一以為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為志志者

虛之忌也曰志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于初

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無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

以貞四當心之處也恒惟其方舍方則無以立諸爻各

隨地以為恒故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

之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于初三五

言之其例也如此則無以求貞矣故特于二爻示之以

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无悔悔

亡而已然悔亡愈于无悔咸四爻之悔亡非爻之有也

咸

剛柔之升降處指其氣機之交感也而本體則不動故

卦德之止而說止體也說用也說由止出所為居靜以

運動寂然不動而感自通此所以為感之道也發皆中

節謂之和无反无側謂之平聖人所以妙其感者即人

心之同然故不期應而感無不通藹然蕩然亦如萬物

之氣化形生和平之應各肖其感亦如二氣之相與者

乎象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畱滯何也常虛

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

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

易芥

卷四

居止也順乃所以居也順事物之來以為往非惡動求

靜而後為居也艮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為說

說宜感而五失之

四當心象而爻不言心心非可與眾體並見也是不固

于形者也得之則為貞失之則為思故可執而有者四

以為心而不知其祗為思也虛生明故光虛能容故大

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

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

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恒者一也。无二三乃一。然未見執一而能恒者。執一以爲恒。則滯處難通。窮時易厭。故知難而不厭之說。可以語恒矣。假如剛上柔下。豈非定分之常。然使判隔而泥于常。豈是可久之道。惟名分則各居其所。而情未始不相通。其見于造化。則雷風有相與之機。見于人事。則與動有相應之義。而後上下皆可維之。萬世无弊也。故曰恒。卽所謂久于其道也。經權常變。閑動靜。總不能越于道外。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天地所以爲恒。久而不已也。終則有始。循環于无窮。日月之所以代易。齊

卷四

三

明四時之所以錯行。聖人之所以无息。此皆道也。不終于終。而有以始之。故不已而利于往也。已則宜反。不已則往而不反也。

沒于初而振于上者。其巽震之本末乎。浚與之入也。振之動也。三爻爲貞而不恒。四爻爲恒而不貞。五爻則恒矣。貞矣。而在婦人則是者。夫子則否。

䷧ 乾上曰遯 ䷠ 乾下曰大壯

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爲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爲君子也。

遯

遯之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二陰雖少。勢則內來。是大往小來。其漸爲否。而其極爲剝。故二陽長于下。則臨小人矣。二陰長而陽安得不遯乎。故及時而遯者。當我有可爲之權。小人未有能爲之力。而早見其幾。使小人不知吾之所以遯。方是遯而亨與時行也。遯止言時足矣。又曰時義之大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遯。而得其宜。又決之早。謂之時義。剝之衆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行也。而況于遯乎。識得此義。方知其大。天地無遯。則不復。

易齊

卷四

四

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爲遯。則不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之見貨。孟之皆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亦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之固也。小人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嚴。

張橫渠惡作憎惡之惡極是

處遯惟陽剛則能決。乾之三爻是也。然孰知黃牛之執柔亦自固。而臣妾之係雖剛亦不可大事乎。

嘉耦也。有六二之配。而能遯。其去係遯遠矣。猶懼其係也。故欲貞貞曰正志。

大壯

大壯之利貞。不特為防小人設也。貞則為君子。不貞何以異于小人。以所存為所發。故曰剛以動。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于情者。則可見也。非禮勿履。總歸一貞。禮者貞之矩也。所以攝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獨九二言貞不言壯。乃能以禮視躬。善維壯者歟。

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

易芥

卷四

五

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無也。壯反用于小人。故無。

坤下曰晉。坤上曰明夷。

離明坤順。晉與明夷一也。何以晉之反為明夷。蓋離東方也。坤北方也。自北而東。晉也。自東而北。夷也。天道生于東。死于北。故後天更震于東。更坎于北。

晉

坤為馬。為衆。故象錫馬蕃庶。天子所以崇德報功也。離

為日。又居三。故象晝日三接。天子所以明目達聰也。用承也。康侯承此于天子也。當清明之時。而本之以順德。又遇謙沖之主。故能為然。

推如與愁。如不同。推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初之貞。與二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故復勸之以裕。二因其本貞而堅之。故遂大之。以受二得坤道之純。以中正者。以德受之。而無愧也。茲介福。指此錫馬晝接言也。

處遯惡後。故尾者。屬處。晉惡先。故上者。屬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是

易芥

卷四

六

何也。剛則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

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得失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專承勿恤言也。况五本為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為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霸之辨乎。

明夷

地掩夫曰。夜之象也。晉為晝。則明夷為夜可知也。其當紂之時。耶紂之時。舉國失日。故文王身際其時。而係象辭曰利艱貞。周公亦身際其時。而係爻辭曰利箕子之

孔子遂直揭其義而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蓋文王
王官之末世未可顯言至于周公而事已定若孔子
更無所避諱矣

以用也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
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遠能及天下而
不能及文王近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
善也明不可息方為正志

以蒙難則曰晦其明以蒞衆則曰晦而明其義自別初
九之遠引其二老之避居海濱者乎見義何早也六二
之順則其文王之事紂乎見凶者傷股也閔天之徒脫

易升

卷四

七

之者馬壯之極也馬壯謂初九九三三其武王之象乎恭行
天討南狩也取彼凶殘大首也陳于商郊俟天休命不
可疾也夙夜祗懼無畏寧爾貞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以猷越志志大得也六四入則受傷出則獲意其微子
之去乎六五則箕子之奴上六則紂而已五君位也曷
不使紂居之而使箕子居之者以明紂弗克有此位也
故曰居人于地也明夷之時貴于艱貞以自全故義不
及比干

三陽上曰家人三兌下曰睽

家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察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
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貴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
言遇不言貞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家人

家人與為長女居上離為中女居下有小星貫魚之序
故辭曰利女貞夫女不自貞必男端于軌而後能正內
也男肅乾剛女秉坤柔就是天尊地卑之大義其曰嚴
君者即在正位看來惟正乃見其嚴耳父母之謂即指
男女正位言之故註曰亦謂二五也一家者天下之象
一家之人正而天下之所以為家者其準定于此然而

易升

卷四

八

知風之自則其本在身之言行兩端言以明倫為有物
行以悖倫為有恒

與德為興離德為明通卦諱言明者以見家人非用明
之地也初謹其始當在志之未變上厚其終不越反身
之修

婦無遂事言有從也婦職饋祀言有恪也婦以順為正
非二之順德不足與此

嗃嗃非九三惟九三過於嚴乃家人畏懼而嗃嗃也知
嘻嘻之失節則未失者節制猶存

富家非務財用也順所致也大凡壅而私之則逆而曰

割。導。而。布。之。則。順。而。日。充。又。曰。不。寶。珠。玉。而。寶。粟。帛。不。肥。身。而。肥。家。不。以。吝。嗇。而。以。樽。節。皆。順。德。之。富。家。者。也。假。格。也。有。家。而。王。假。之。則。是。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關。雎。桃。夭。何。以。過。焉。假。有。家。即。來。王。之。刑。手。實。妻。也。

纔。言。乎。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故。舜。之。觀。厥。刑。文。之。刑。于。威。克。愛。也。威。如。之。謂。也。

當。睽。之。時。而。欲。圖。大。事。非。變。革。則。不。可。故。得。三。善。僅。可。易。并。卷。四。九

小事睽之反為革

火。澤。之。睽。于。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既。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男。女。萬。物。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彖。示。異。中。之。同。象。示。同。中。之。異。處。同。人。者。則。類。以。辨。之。處。睽。者。則。同。而。異。之。易。之。道。也。

睽。莫。睽。于。人。心。故。濟。睽。莫。先。于。同。心。初。以。四。為。馬。四。以。初。為。元。夫。分。不。相。應。而。德。同。也。二。尊。五。為。主。五。親。二。為。宗。三。以。上。為。其。人。上。以。三。為。婚。媾。當。睽。時。而。相。應。也。諸。爻。看。三。遇。字。初。不。求。遇。四。而。四。遇。初。三。不。能。遇。上。而。上。

遇。三。亦。惟。睽。之。時。下。援。上。則。難。上。交。下。則。易。故。也。獨。二。五。必。二。遇。五。而。后。五。往。二。者。君。臣。之。分。也。且。當。睽。時。故。二。曰。未。失。道。然。亦。必。五。之。能。往。也。故。五。曰。有。慶。見。輿。曳。者。上。見。之。也。與。見。豕。之。見。同。始。因。疑。而。生。見。繼。因。見。以。為。真。見。不。亡。則。睽。不。合。甚。矣。見。之。為。害。也。

䷥ 坎下曰蹇 ䷦ 坎上曰解

八。方。之。位。以。得。土。氣。為。主。後。天。卦。位。坤。為。土。居。西。南。而。位。于。八。卦。之。中。坎。正。北。艮。東。北。蹇。下。艮。上。坎。則。絕。地。也。故。可。止。不。可。往。而。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坎。下。震。上。由。北。而。正。東。既。東。則。轉。東。而。向。西。南。易。矣。不。復。之。東。北。矣。

易并 卷四

故。曰。无。所。往。其。皆。利。西。南。者。取。致。養。意。也。又。蹇。艮。下。坎。上。每。用。一。而。易。之。以。坤。則。地。山。為。謙。水。地。為。比。也。解。坎。下。震。上。每。用。一。而。易。之。以。坤。則。地。水。曰。師。雷。地。曰。豫。也。此。西。南。之。所。以。利。與。蹇。解。俱。從。坎。生。而。重。在。艮。之。能。止。震。之。能。動。故。二。爻。俱。不。言。凶。

蹇

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於。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從。違。之。準。畫。張。弛。之。略。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莫。先。於。已。故。反。身。修。德。解。莫。先。於。民。故。赦。過。宥。罪。初。

上三四俱不利於往而獨二五不言往者其身任蹇者也故二多一蹇而五言大彼酌量于往來者皆有其躬者也

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無能為也陰為內陽為實

坤門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勿來解以四為義故曰勿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響應若此此上之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解

易卦

卷四

十一

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緩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國脈維持元氣也賴震免者賴坤以安坤靜也眾惡其擾靜則得眾曰无所往曰來復總以見西南之為利也餘孽尚存速往而反夙即來復也復之卦曰來復取震之一陽解震上而陽居坤體之下故義同也

在險而動者于造化為屯故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動于險外者于造化為解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甲者始出未申正屯之際也拆則萬物出于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也

雷合於電則以折獄致刑行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

蹇解二卦獨初六以无咎全者以義論也天地初解易於不交人我初解易於不合故解者散也難甫散而人心易散矣當蹇之時人心濟濟及者連者朋來者剛柔不相期而相求所謂同舟風波胡越一心及既解而散可知也惟解之初而六與九應剛柔交際蓋得雷雨作之大義焉故獨云无咎

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方且援引於庶位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

易卦

卷四

十二

則小人是已孤者小人之妖拇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之鷖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絕則勿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無已而寇戎無寧日矣

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於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患難恕

䷧ 兌下 損 ䷨ 震下 益

損益聖人之所以定賊中邦也纔言損繼之以益損有四善惟有孚者得兼之故象曰損而有孚然自非懲忿

室慾之主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乃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貲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聖人心乎爲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亦以益民得名而究也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夫損非額外之征卽什一而賦皆損也益非蠲租賑貸是因民利而利之其益乃大也本真實不忍取民之心以議取然後取民有制則出之爲良法而何咎定之爲常經而何不利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矣非獨處常卽大川亦利涉焉

易并

卷四

七

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損。理。財。之。道。善。理。其。入。不。若。善。理。其。出。苟。不。得。已。取。之。而。得。已。用。之。其。能。給。用。乎。用。不。給。勢。必。妄。取。其。不。孚。甚。矣。故。以。祀。典。之。大。而。尚。酌。用。於。二。簋。則。用。之。道。可。知。也。其。曰。享。者。不。享。其。物。享。其。乎。也。亦。惟。當。損。之。時。應。有。此。用。也。試。就。卦。畫。上。看。出。損。益。之。時。則。知。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已。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損。其。盈。必。不。能。益。其。虛。然。盈。極。復。虛。虛。極。復。盈。則。損。益。亦。迭。爲。之。變。總。之。與。時。偕。行。耳。苟。上。已。處。其。虛。而。不。損。下。以。益。之。則。虛。何。時。而。

盈上既損民以益其虛矣而復用之太侈則虛將在下而上之盈亦不可保此二簋之用聖人參酌于盈虛之數而應有時者也知時者謂之知易朱子曰懲忿如摧山室慾如填壑損之所爲先難者歟益人者不必其損已但論其志而已故損之初曰尚合志二曰中以爲志上曰大得志益之四曰以益志五亦曰大得志陰柔之疾爲刻取爲吝施爲糜費其疾一日不損則民受一日之害故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恐其緩也故利用遄然初遄于爲人須酌其往不若使四之自遄于爲己乃能瘳厥疾也

易并

卷四

四

夫彈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爲益故往欲遄守已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爲益故征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征則以兌說行之也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凡乾有三人之象變而爲兌有朋友講習之義去一而兩專兩專而一致惟虛以處中者乃能受天下之大益而不溢於量故損以六五益以六二當之十朋之龜乃兩間之神物禎禱之先告此非意想可希冀故曰或益此惟德動天故曰元吉亦惟天眷德故曰自上祐

夫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卦之四善也。而上九備焉。益下故也。又曰得臣无家。謂得臣之心。各不有其家。

益卦九五。曰有孚惠心。可見損民固本。不存乎即益民。亦以孚爲本。苟无其孚。是驪虞也。然有是惠心者。君而布而導之下者。臣故二五中正。所以益也。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爲才者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又即以卦德卦畫看出益之時來。

風之人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無間。念改無停機。

易并

卷四

五

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可逆而觀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爲報稱之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上壅。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其理可通于此矣。夫十朋之龜。損六五之所有也。而益之六二。亦或以此益之。非僭有也。非濫予也。兩間之神物。禎祥之先告君之所弗克違者。亦與中正之臣同有焉。卽謂之益二可也。然五則直曰元吉。而二則必永貞吉。以明臣之分。雖弗克違而不敢居也。惟二永貞于王。宜其爲王所用。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命于元龜。朕志

先定龜筮協從。又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二五之謂也。

卦惟二五言中。餘則否。而獨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言中。何也。人心以中爲體。當復之時。能復便爲中。當益之時。能受益。能益民。亦便爲中。然以本不中。之人就心而信其中。不足悲也。故俱就上行。上說曰中行。三之中行。以實心爲已。四之中行。以良法爲民。惟志在益民。雖遷國。民亦依之不特公從之也。爲卦九自四而徙於初。而六居焉。故有遷國之象。

易并

卷四

六

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上以此感下。亦以此報也。上存之爲心。下被之爲德。風雷曰益。雷風曰恒。恒之九三。於益爲上九。故曰立心勿恒。卽所謂不恒其德者也。彼則或承之羞。此則或擊之。

䷗ 乾下曰夬 ䷌ 乾上曰姤

天地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无者也。故陽消于剝。而不能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於夬。而不能大无號。旋夬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爲君子。虛之以聲其罪。協其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可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健且悅者。爲夬之

得其自處。爻以中爲善。始以一陰遇五陽。而聖人已爲君子。其初之曰壯。成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制於蚤。不露其機者。能包之故。爻以包爲義。

自邑。眾陽之所宅也。戎。小人也。徧告五陽。自相防衛。而不利。輕卽于戎。蓋小人如戰如矛。卽之則是我徒以力求勝也。彼遂爲我敵矣。

大壯之長則爲夫。故夫初與大壯之初同。夫又進于壯。夫多一前字。因答難。其時異耳。夫必勝于未往而

卷四

七

後利有攸往。初之咎。其不勝在往。先若九二則陽號莫夜備之全也。有戎勿恤。靜制動也。斯試先。勝以待敵之可勝。卽不往而勝固已在我矣。

三之見壯于頄者。避相應之嫌。懼其濡我。以免同類之愠也。而決明不和矣。不和者反噬。惟但有夫夫之心。卽德與陰合。贊不見諒于君子。而終能決小人。此聖人爲九二計者也。

惟健能決。故以陽居陽者爲夫。夫則三五稱焉。二居柔无害以得中也。四失中。又居柔。失所以夫者矣。故四之不能夫。全在以陽居柔。是百鍊化爲繞指。聖人憐之。而

也。以羣羊之術。彼又不信何也。非其耳無聰。則心不明也。信者明之決。凡陽在外。似聰而四陰在內。實暗也。柔脆如莧。而又在陸。陸人所行踐。其莧之不可復存明矣。但以近于君側。豈難制。故欲夫夫中行。既昵始絕。故中未光。

姤

一陰之姤。其禍將長者。蓋五剛无心于遇柔。而柔敢于遇之也。如者。乾之末。坤之始。故曰天地相遇。以四時言之。則建午之月。品物咸章。相見乎離之際也。天地相遇。重在以地遇天。而承其施。剛遇中正。重在以臣遇君。而

卷四

六

隆其化。剛九二中正。九五其曰時義者。蓋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看所遇之盛。正當爲成章爲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冰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哉。隱言之也。初之貞吉。見凶。聖人之權詞。以諭小人也。恐其困于係而思退也。故歆之以貞吉。懼之以征凶。又恐小人不若于訓。使君子係之一不回。則君子危矣。故又以躡蹢戒君子。其曰柔道牽者。柔雖有漸長之勢。然尚在下。而賴君子以牽進。故君子得乘其機。而係之也。二于初最近。

係之者二也。故二包有魚。使九二投其甘。而牽進以賓于王家。則窮蹶之害熾矣。故不利賓。猶恐其為所惑也。故斷之以義。

姤之初。即夬之上。消于上而復息于下者也。故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其象同。但行未為柔道之牽引。故亦无牽羊不信之大咎。

魚以象小人也。敢于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役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不可无也。故三爻猶幸于遠而四遠之則凶。

杞雖高大。何能制必潰之瓜。故能包之而不能使之毋

易

卷四

九

潰也。是挾章美以臨小人。非默為挽回之道也。聖人教之以合其章。則潛消靜制。不動聲色。而小人之隕厥命也。若自天奪之矣。乃知天命無定。我之志不舍命。真有如奪彼而予此者。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此象。

坤下曰萃 坤上曰升

上經為臨觀下經為萃升故臨之反則萃也。自臨卦初二二爻之陽至萃乃居君相之位。觀之反則升也。自觀卦五上二爻之陽。本君師之位。今坤以柔上升之。故為柔以時升。四卦俱以坤為上下而巽兌迭處焉。然二陽

在臨之始。則咸臨之吉而有餘。在萃之位。則求為无咎而不足。所處太盛故也。升本以五上之柔。而王者用享之占。反在六四。蓋四自觀時。已為用賓于王。至於升而四之柔。不與時偕極。其順德何如。故五上言升。而四獨不言升。仍觀之位也。正是文王翼翼小心。為用享岐山之象。

萃

萃有二亨一吉三利。故卦莫盛於萃。其曰順以說。剛中而應。說在王弼之疏矣。蓋人心不順以說。則不能萃。如順悅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

易

卷四

二

所應者。又以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萃天下之精神。以格于廟。乃為以天下孝以天下享也。聚以正者。以順而悅。剛中而應。為聚也。損之二簋。剝之不利。非其時矣。故大牲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世情通于一故也。

澤聚于地上。無坊則流。當萃而無坊。則民生心。故戎器之除。所以坊也。此亦教思容保中之長策歟。萃之六爻。皆得无咎。此上下篇所僅有者也。然聖人喜萃而惡妄萃。故同人貴貞。萃亦貴貞。正應為孚。非應為亂。無應為嗟。為涕。初之皆號。求孚于正也。二之引吉。引

君子當道也。萃之時上用大牲而下用禴。有其中之孚也。三雖無正應而上乃其類也。上與者兌之上爻。反而下爻則有與之體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之未安上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欲求萃於下。憂泣以示不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

升

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巽順剛中亦與萃象傳同義。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易芥

卷四

注

悅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順德之順原是順字。卦本坤。巽坤順也。巽亦順也。而為長為高。順德者德之得其養也。馴而致之何可限量。柔以時升。則初六當升而在下。故上允之而得升也。剛中而應。正謂二故孚可用禴也。升虛邑。三以陽之實。馮坤之虛。升可自信。不待上之允之也。故子疑卦之順德。全于六四。故王者用之也。獨五言貞以五原不正。又君位以柔升之。故必貞而升乃吉也。天下之升未有不息。

者不息則消。不息而能不消者。惟貞而已。乾象曰。自強不息。

三坎下曰困。三坎上曰井。

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象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享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為靜深之本原。五之所謂泉。是也。而九二乃以井谷何也。巽乎水而不能上。水反以下注。无與故也。

困井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征吉。贊之以元吉。何也。困不

卷四

注

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此初爻所以有幽谷之入井泥之舍。

困

惟困為德之辨。故亨貞者必大人。必君子亨莫亨于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于命之謂。遂則自得之謂。

卦本以剛為柔。揜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六困于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蛇虺。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酒食以金車以赤紵。未見柔之困剛也。夫柔本

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有說。而我則不。不祥終身凶途而已。爲之奈何。聖人於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無幾。悟而悔于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掩剛之惡。則株木可以爲底。而石亦可以爲柱。此化凶爲吉之門。卽是變小人而爲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綏乃滕之蔽也。君臣同德相應。貴促滕于一堂。故以爲喻。朱者南方之色。二居坎體。坎離相對。取自外來之義。故曰朱紱方來。赤乃乾也。乾爲君。又兌與乾同方。非自外至。故曰困于赤紱。剛上之鼻。則四之足。是鋤奸削暴。

易卦

卷四

困

處之太激。而反爲威權所困也。故惟徐與二合。則同德共孚。奸暴自去矣。享祀者。臣以誠格君爲享。祭祀者。君以誠饗臣爲祭。

井

坎爲水。巽爲木。木者汲之器也。器不入乎水。則與无水同。入水而不能上乎水。則與无汲同。今卦有體有用。故名井。夫人心有資深之源。有時出之泉。猶之井也。剛德在中。自足以應用不匱。雖仰給盡萬方。而心原如故。所爲用有遷而體常。居其所也。故改邑不改井。禹稷之井。濟世而非不足。孔顏之井。自贍而非有餘。故无喪无得。

井在我。所以井之在人。亦聽往來者。自取汲耳。君子但思淵源之未涸。不患及物之未宏。苟心幾斷。啓微泉。乞至而達源。尚待于深造。則亦未繙井之目也。遂急以應人之需。而淺以供人之酌。鮮不疲汲者之概。併汔至之。功亦總歸無成而已。

飲食皆以養民也。君子取象于井。而制之恆產。故勞民以驅之農。併勸之使相爲養。是井田之政。其耕田而食者。卽取象于鑿井之飲者也。

初之時。舍谷不在時。宜乎爲時之舍也。二本陽剛有泉。而以其井爲谷。則用不上行而下注也。上行者。井之澤。

易卦

卷四

井

及百姓下注者。谷之用及鮒魚。故窺敝漏者。下注之象。以明窺漏之過。非羸瓶之凶也。至于九三。居下之上。泥既不停而下。亦不漏。猶未爲人所食。是以不窮之具。而置之無用。行人能側之。亦不能汲之。必將求王者之明。以燭其賢。而展其澤。則無一夫不被其福矣。故曰並受其日。求王明。卽承行惻說。所謂師錫是也。鑿以治井。修之以俟泉之自通也。獨九五言泉。言食體用備矣。惟冽故寒。泉之性寒。不清未有能寒者。溫必其濁者也。至于上六。水已出井。井道收其成。故爲井收。然苟已成而輒幕之。何以爲不窮之養。何以爲大成。惟收而弗幕。則容。

保無疆之道故有孚元吉

易

卷四

重

易并卷五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元姪孫

文燧士京

肇裡汝皆

元姪孫

肇鼎渭璜聞

離下曰革 離上曰鼎

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鼎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與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則熄出於木則燄

易

卷五

革

上火下澤各從其性曰睽上火下澤上交息其用曰革中女前少女後為不同行中女後少女前為不相得天下之事苟天道不至如火入事不至如二女則未可以革聖人之言革也豈得已乎甫言革便慮有悔悔與孚恒相有無者也必可通可常者乎在未事而後皆準皆化者乎在已事也是惟文明之德深灼當革之幾而以說則又動中其窳斯為大通至正所革之當其悔乃亡耳乃乎故乃亡乃者緩辭也慎之道也澤中有雷常也有火變也常則隨故向晦寢息變則革

則治曆明時。火能燥入水而奪其潤。故一陽至於冬而有盛。夏水能濡入火而奪其烈。故一陰至於夏而有隆。冬因革象得治曆之法。焉曆者時之度數也。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離為牝牛。順物也。黃中色。初九以陽居初。於中順無所取義。而六二中順。所謂黃牛也。初之時不可以有為。惟堅守其分。用聽于中順者之革耳。九為堅剛有守。故曰革離為日。二居離之中。為已日之象。可革之時也行有嘉應五也。五方虎變。故征吉也。三應上者也。上之革道。

已成征而與上議革。則上且征凶。三安得不征凶。三離貞亦以征而厲。故上六以居貞為吉。何也。所革之言已三就矣。已革而有孚矣。又何待征乎。又何之者之征也。四之改命。與湯武革命不同。乃明示令甲之謂也。在卦則已革而有孚。悔亡。在四則悔亡有孚而後革。故其吉也是信志之革也。四已信志而有孚。則五未占而有孚。尤可決矣。以說道新命而下以文明應之。故為大人虎變。虎以域中風動。言炳者光四表也。豹以一身文德。言蔚者布四體也。

革者以離火鑄兌金。故革之後而鼎出焉。既成鼎體。則又以木火為鼎之用。

鼎象備而烹飪行。鼎但如此而已。則鼎何足重。故惟聖人能用鼎。其烹之也。極於革帝。而又以享帝者。養聖賢。則又烹之大也。蓋聖人有沉潛聰明之德。曆曆數之位。任陽剛之佐。是明德惟馨。而恭敬為實者已。孚於烹飪之表。故能享能養而元亨。

湯武革命。湯以顧諟。舜之武以敬勝。凝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

初之趾與四之腹相應。腹陽過溢。而趾陰太弱。故腹剝。

則趾剝矣。然孰知吐故之所以納新也。于初為否。于四為餽。故初利于艱。而四凶于履。巽為長女而在下。有妾之象。二三四皆鼎腹也。在腹之下者。沉重之具也。故曰有實。在腹之中者。粹美之質也。故曰雉膏。又離為雉。上卦之文明也。在腹之上者。浮溢之物也。故曰覆公餽。有實而不慎所之。則三之越五。應上為耳革之失義。四之任重。應陰為覆餽之失信者。可鑒也。然三之悔猶可。虧而四之覆者。難收矣。耳五也。耳革而行舉。則不仕無義也。黃者五耳之中德。鼎實固賴耳以舉。而耳無鉉以貫之。又不能自舉。五得中應剛。是黃耳而又以貫金鉉。

也。正位凝命。非五而誰。卦言元亨。又言利貞。卦義合五而始備。上交爲鉉。而五兼有之者。鉉不離耳。又五君位。鼎之極也。剛柔相節。玉之德也。此渾厚精明之治。五于上見之也。

震上曰震。震下曰艮。

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於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爲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動不于最下。則无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

易并

卷五

四

震之爲義。各指所之卦之名。震者。以造化之鼓動言也。號號之震。人心之惕於未然也。百里之震。游雷之震。天變也。來厲往來之震。世故也。震行。震拔其行也。震于鄰。震之必至。未至而恐及也。

號號是慎。獨之敬。非徒懼也。啞啞是中。節之和。非後樂也。淵默雷聲。而後順帝之則可知也。以若人而猝驚之。以天變其則自如。故曰不喪匕鬯。外卦爲遠。內卦爲近。內外皆震。有驚遠懼邇之象。出帝出乎震也。不失匕鬯者。不失其所以爲主。故可爲祭主。出震繼乾。則先郊川之儀也。以恐懼之心。而修省方。是敬天之怒。

初爲成震之主。國之長君也。彖辭與象傳之辭。正謂初也。故兼備其義。加一吉字者。別其爲爻也。

二臣也。故來止。以內卦之震。五君也。故往來兼內外之震也。必有則方能不喪。故身試於震途。而喪不喪。可心億也。如二則億而喪。乘剛故也。五則億而無喪。得中也。爲二計。則宜安於无事。高蹈以徐觀其變。而失者必得。爲五計。則宜急于有事。修省以復底於平。而危者可安。震於其鄰。庶不至於躬也。然及鄰亦非未然之防也。故六三之婚媾。已不免蘇蘇之雋矣。蓋以庇其身。則近蚩庇其家。則已遲耳。

易并

卷五

五

艮兼背以名卦。何也。是猶臧去其心之謂也。人之精神動於意。而還於物者。皆緣所復。因所見。以馳騫種種向前。罔顧厥后。有心不能無我。有我不能無人。我交紛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背非背也。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爲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爲之輸。是以无用爲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卽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心活物也。着認心不得。

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無。獲。心。耳。亦。非。絕。人。但。無。見。心。耳。故。曰。不。獲。不。見。証。於。行。庭。之。際。此。以。知。其。非。絕。人。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獲。乎。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何。見。乎。此。寂。然。不。動。之。地。常。定。常。靜。日。感。日。應。一。片。虛。靈。境。界。毫。無。罅。隙。何。光。明。乎。止。其。所。而。又。言。上。下。不。相。與。者。上。下。猶。人。我。也。人。我。一。牽。於。情。便。為。相。與。有。與。于。外。而。其。所。中。還。矣。無。與。然。後。見。止。於。其。所。位。即。所。也。止。于。位。者。先。止。其。思。妄。復。妄。見。皆。思。為。之。動。也。

易外

卷五

六

處。以。為。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一。身。惟。背。不。動。五。官。百。體。莫。非。動。物。爻。各。於。其。動。處。止。之。獨。止。其。所。者。惟。上。之。敦。艮。乎。
艮。趾。者。主。靜。之。學。也。艮。腓。者。求。靜。而。不。能。禁。其。動。也。艮。限。者。離。動。以。求。靜。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艮。其。身。節。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故。以。敦。艮。終。焉。厚。者。人。性。之。初。也。敦。則。終。如。其。初。是。成。已。成。物。之。學。也。必。成。已。成。物。者。而。後。可。語。於。无。我。无。物。
三。艮。上。曰。漸。三。兌。下。曰。歸。妹。
以。與。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

之。于。于。歸。也。故。其。言。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與。也。歸。妹。本。泰。卦。因。三。四。不。交。而。泰。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愆。也。

漸

進。得。位。指。人。臣。言。以。正。者。得。位。之。本。正。邦。者。有。功。之。驗。

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得。中。君。道。以。下。賢。為。

易外

卷五

六

中。有。君。如。此。可。以。出。而。仕。矣。此。進。之。所。以。得。位。而。以。正。也。止。而。與。者。漸。進。之。德。其。有。功。正。邦。乃。動。之。所。以。不。窮。者。歟。

居。德。者。進。之。以。漸。善。俗。者。漸。之。以。德。

鴻。陽。鳥。而。水。居。者。也。處。艮。之。山。則。飛。漸。高。乘。輿。之。風。則。舉。愈。遠。故。自。干。而。磐。而。陸。而。木。而。陵。而。陸。取。其。進。之。有。漸。亦。艮。為。山。與。為。木。故。也。君。子。之。始。出。在。下。位。也。小。于。得。而。歸。屬。之。得。君。行。道。委。蛇。于。退。食。而。有。餘。矣。則。初。二。之。謂。也。三。四。本。非。正。應。九。三。以。過。亢。之。資。離。初。二。之。羣。而。妄。與。四。親。失。好。合。之。道。也。然。四。亦。无。應。鄰。于。三。又。人。

異體三盡去其剛暴之習順與順相保庶其无寇我者乎五之與二君臣同心始際終合者也婦孕不育交而非其應故也婦三歲不孕應而不得交故也身不可見而名可仰不與時漸進而獨以退爲高不用于世而未嘗不可用爲儀者上九之一爻而已

歸妹

泰爲天地之交故歸妹亦是天地之大義而三四兩爻所謂天地際也六下九上是爲天地不交矣又曰人之終始者正明其爲大義也夫婦原以人合而生人相續不窮前者有終後者有始與天地生生不已同故曰人

易

卷五

八

之終始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家人曰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歸妹曰天地之大義是訢合

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終之敝也知之不予其終也

歸妹六爻俱無夫義獨六五居震體之中爲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爲衆婦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爲之娣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初二本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安于娣之分也不敢正履足隨君之所步不敢正視目隨君之所之故曰以恒曰未變常常即恒也二不言以

娣者仍初九之辭也古以賤妾爲類故天文有須女星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始帝乙歸妹與泰五爻同者以歸妹獨六五得泰之中德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過日也婦過夫之象也歸妹之凶而无攸利也上爻處其終故特著其敝焉

歸妹

震上曰豐離上曰旅

上篇爲噬嗑下篇爲豐旅曰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爲晝明夷爲夜則豐之爲日中可知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依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爲內睽爲外

易

卷五

九

則旅之爲客可知矣

豐

以見大之哲而運以圖大之才所以豐也既大矣過察者反傷明過察以好動者多妄作尚大而大不可保此主者之所憂也然庸主患其不憂明主戒其徒憂宜日中者宜瞻天下而已智臨大君之宜宜照之謂也側陋未揚其宜也何以來章乎覆盆未察非宜也何以折獄致刑乎陽極于午得毋爲亢乎陰生於午得毋爲姤乎自非繼昭緝熙之德不足與照天下之宜則時無息不消故爲戒必于方盛之時

斷至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服明至斷不至則刑威不能致而果

初明四動以同德相濟如平无勃不成玄齡无如晦不決故曰配曰夷言同德也皆曰主者四爲遠臣之所爲主初以遇臣爲所主也彖以日中爲宜照而爻曰見斗見沫何也言尚大之自蔽也五闢主上闢臣二四事五而五方尚大三應上與之同列而上亦尚大故君豐其蔀以障於外而上又加沛焉併其內皆障也君方見斗於日中而上且見沫焉闢之極其甚也此取象之別也然二可以有孚成啓沃之功四可以資人成協贊之益

易

卷五

十

而三獨折右肱不可用權奸掣肘于右終无以自通於君也六五雖柔闇然柔能下土而居五又能行中故借衆賢之明以照天下則慶集一身而譽滿四海矣五之吉二四之所爲吉也象止言慶不及譽防人主好名之累也夫方五之蒙於蔽也上六蔽之是以豐屋蔀家欲與天无極及五之來章而君心悟矣君心悟而上六无處所矣故闢戶无人向之豐其屋者至此豈復覲汝家之有人跡乎此以知豐大之世不慮有奸臣而慮无明主

旅

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焉斯已吉矣夫旅之貞最難取疑其爲竊也進疑其爲干也問疑其爲濡也去疑其爲連也自非柔止之雅操剛明之倚庇何以亨而吉哉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益著也

旅皆逆境莫甚於囚之在獄明而止慎之象也火行而不處不留之象也

內體三爻爲商賈士庶人之旅外三爻爲諸侯卿大夫之旅詩曰玼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次者旅之居資者旅之用童僕者旅之役二以柔順中正備有三

易

卷五

十

則躁而近離有焚次之象以過亢待下有失童僕之義夫次焚則資亦盡于火僕喪則資亦竊之逃矣四則官旅也上承六五暫羈閒曹旅于處也雖有事權未得安位以行其志故不快也六五獨不言旅所以示王者之無外也大則爲少康宣王次則爲小白重耳離雉也外體三爻皆乾其象若三矢而中忽變陰是一矢亡矣人君出焉豈能無失然舍乾之剛健得離之文明故終以射雉獲譽命之上建頌聲作而中興之業爛然非六五焉克有此上九則夏之太康隋之楊廣而已離畜牝牛上剛失之

三三兌上曰兌兌上曰兌

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悅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享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

與

姤之與曰施命告四方渙之與曰渙汗其大號蓋至柔而入人者深莫如風故命者君之風也

與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又實以剛為主剛中正者在上而風行草偃是為志行此剛也即大人也柔皆順之則剛倡柔隨亨利可知矣

易卦

卷五

上

與于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與於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誦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頻復則无咎而頻與則吝併其與亦偽耳初與四皆柔順乎剛者而四獨悔亡有功則柔之為道不利為遠四得正而近中正之剛故舉而有獲也獲云三品下三爻也九五剛與乎中即象所謂大人也與未甚于訟而實為鼎之漸故以更化改弦為貞先庚後庚貞之道也甲者十干之首極亂返治故曰終則有始庚者干之過中始息末銳故曰无初有終又蠱象當運之始與五當時之終也四之獲品為得資初之利武為得斧上

以陽居巽極是初疑四悔交集厥窮凶也固宜

巽為進退不果其究為躁卦故利武巽為木故牀巽之過也其反為兌兌為巫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巽為白故庚

兌

上下皆兌是兩情悅也亨可知矣王道不令人喜纔說悅便涉驕虞故必利于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心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為勸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

易卦

卷五

上

兩澤相麗則水泉相資而不竭朋友相講則義理相資而不窮

兌而行之以和則是非可否交相濟而无牴牾之謂也凡疑起于理與心不相和與之初以陰居之故疑兌之初以陽居之故未疑初曰行未疑二曰信志者未疑即信也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剛中之孚象所謂貞也三之來兌求悅于初二而不得必且因四以媚其君未有不蠱惑者則君心膏肓之疾也所恃介而隔之使不得近君者惟九四非商度裁制以善其防豈能寧於心乎夫四之能隔者三也而不能

使五之不近者上也上之引兌其逢君長君者何所不至藏茂貞之剝機于容悅之內可畏甚矣五方自恃其才勢莫可誰何而孚之則四之有慶其奚補于五之有厲哉

履之九五有夫之厲兌之九五有剝之厲俱以位正當之故陽決陰曰夫陰剝陽曰剝

三坎下曰渙三兌上曰節

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

后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已以得民節者不侈已以裕下

易芥

卷五

古

渙

坎險在內而巽於外將任其渙而已乎聖人不得已就卦變處取出用武之地佐亂之人而倡之以假廟之大義是激發衆志聯屬人心第一策也而後與木之才堪為板蕩之舟楫何虞渙哉利貞者既非淫祀以邀福亦非行險以恃功故彖止曰在中有功而貞可知矣內卦坤也而乾之一陽來居於中遂生水而成坎水生而不窮故曰剛來而不窮外卦乾也而坤之一陰得位于外遂成風而為翼以上同于五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易芥

卷五

五

疾也逖王弼云遠也

九五為卦之主故取巽體之風以申命取下坎之水以流仁錢猶泉也坎為血卦上處與極故去而遠之

節

坎水流行兌澤受之又兌為口滿則必溢坎流而不盈皆節之義也夫人之情發于性而中節為和故節宜甘和者達道故必甘始通和發于中故必得中者能甘中無形故形之以制制度者如頌有式節有經之謂剛柔分是分坤之一柔以居下卦之上而為澤分乾之一剛以居上卦之中而為水然剛柔均矣而又非剛與

柔通為政也。剛為主而柔不與焉。故又曰剛得中指二五也。大抵柔易流而剛能止。故節道必屬于剛。說以行險言悅以見苦之反也。孔穎達云其道窮者正由苦節則物所不悅行險以悅則為節得中可見悅猶甘也。險則樽節限制而悅以行之故其道不窮惟五當位以操節之權而又中正是所謂剛得中者往而有尚何不通之有不窮故通。

易辨

卷五

士

極以倡導之故議又所以制之本也。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知塞而併見其知通者初也。如宜通而守塞二失時矣。然通不離塞非尚通也。過通則溢三之所以嗟耳。節甘而不覺其苦者五也。此承上而若安四善隨矣。然苦化為甘非尚苦也。自苦則窮上之所以凶耳。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在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盡反苦故上受焉。

䷧ 兌下曰中孚 ䷼ 艮下曰小過

乾終于夫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艮震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畫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畫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中孚

中之孚也。惟虛故實。蓋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將何宅焉。中孚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悅。巽悅交孚所謂風以動之澤以潤之而化可知矣。化邦內便信无不及涉无不利及者見孚之無不格也。舟虛者孚乘木

易辨

卷五

七

而出虛其中以運之也。惟天不容僞人心即天故感之不應者僞隔之耳。不貞不得為中孚。議獄兌象求其入中之出緩死巽象求其死中之生皆本中孚惻怛之心來。

孚者人我相孚之謂而孚貴于貞故六爻有不變其孚而以無他則吉者有絕其正應而得免朋類之咎者有德相合而交孚無間者有分相應而為敵為登天者信一而所以信異故必利于貞。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二五上下相

賜而聲聞自相感。言其庶歡喜起之風乎。同此心者。同此德也。良貴曰好爵。惟明良之過。所以有樂如之乎也。六爻獨九五言有孚。孚之主也。三與上四與初皆正應也。各居內外之極。為信之窮。故曰敵也。大臣義無私交。故曰類也。飛且鳴。謂之翰音。是執小信以嚶嚶自鳴于人也。二鳴陰而子和。上登天而不長。孚之兩相反者。又兌為口。故鳴遠。翼為風。故音高。

小過

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窮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

易

卷五

九

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妨君子。故先飲之以享。即戒之以貞。而且曰貞者。就小事言也。才力止可小就。故也。若大事則俟大者為之。然大者亦于時有不可矣。所謂可小事者。如飛鳥遺之音。非小過之象。乎。四陰為翼。而外張。二陽為腹。而中實。宜下不宜上者。上則震動。下則艮止也。故已過而上。則太亢為逆。下則雖過猶順也。其曰大吉。非為小者許也。小者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何患焉。

時有舉趾高之莫敢。故正考父矯之以傾牆。時有短喪

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注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敵表。則過恭過哀過儉之微意歟。

初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者。四陰為翼。而初上則翼之最銳者。故初之飛。雖下而欲上。故有逆翼高亢之心。上六則飛極其高矣。初凶而上。加災焉。為不宜上之故也。九三以陽居陽。稱祖。九四以陽居陰。稱妣。六二過三。遇四。雖欲上。近于君。然安為臣之分。故終不敢及。而靖恭在位者。臣道然也。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微其防。疎則名災。四喜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陰陽和而後雨。施六五當小過

易

卷五

九

之時。以陰居上。故雲止西郊而已。自三而四。至于五。則為兌。兌正秋也。故曰西郊。弋取在穴之二。是為无陽。何以兩菴夢。卜非得巖。則雲漢與商郊終矣。

通六爻觀之。過而遇者二也。弗過而遇者四也。弗過而遇者上也。過在小不在大也。又二得中。四不可大事。上不宜上也。于二四上以示例也。

三六上曰既濟。三六下曰未濟。

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者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卦畫觀之。坎離錯綜。即是。否泰互見耳。

既濟

既濟而亨小何也時之可爲者已畢効于前此僅亨及其小者耳曰利貞何也初三五皆奇剛純而无雜二四上皆偶柔純而无雜故必素意圖而競練協乃利也柔得中原指六二夫二屬臣道似无君矣故變上下之卦爲初終是雖六二實以初爲義也始之以柔得中則不好大亦不過靡故吉終則漸入於危荒而不自知故亂見其古慮其亂守其貞斯思患預防之道乎
又坎爲輪亦濟險之具也初九有大才而操小心當既

易

卷五

二十

濟而恐若未濟義之所以无咎也詩有翟弗六二以賢臣遇賢主而九三隔之故喪其所以前行者然中道在我疑問自消故靜俟之則得也七日者來復之期也二即離之六二故與黃離之中道同三則離之上九故亦有出征之義處治世者利用靜故即以賢君伐小醜必克以三年不亦憊乎四則初吉已過矣天下之亂无其形而有其情矣衣櫛者補罅漏之具也考職計過不遑起居戒之備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安得不疑疑故戒六五當既濟之時惟儉惟誠可以保濟肅者離也西者坎也取離有北牛之象取坎有樽酒之義故下爲難

上爲坎竭下之脂膏以豐于祀不如就上之菲足以自薦于神也時不可過豐故也明德馨香庶其受福乎蓋持盈以虛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况于五奈何不戒不戒則載胥及溺所謂尾之不圖首將何及上六之終亂可不鑒歟

未濟

處既濟者不患無才患无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不患無心患無進爲克終之才柔則沉潛觀變得中則慎密圖幾放亨也要知未濟即是既濟之初故初吉曰柔得中未濟亨亦曰柔得中也既曰不續終矣又曰剛柔

易

卷五

三十

應者見卦猶有欲濟之人心能濟之善道其所以亨者寧獨柔得中已哉
取同人之辨物法有恆之立方然物各有方在慎其辨耳苟人人無越畔之思庶不求濟而自濟矣
既濟之初九以濟之才當既濟而猶若濡故无咎未濟之初六以不濟之才當未濟而安於自濡故吝坎爲輪又爲曳九二之曳輪非無才者也以得中行正是以翼之小心圖蹇蹇之大事宜其吉矣未濟不見於諸爻而獨六三指之曰未濟蓋彼雖坎極似將出險矣而一濡之一曳之彼又以六居三是未濟之所以亨者何在

而可言濟乎三於此苛征則上入於難其坎險之未濟者誰為濟之故凶必身在大川而求涉焉則利明其責之不容免也伐鬼方一也在既濟則宜勿用而防三年之愆在未濟則宜震用而幸三年之賞濟戒生事未濟喜有功也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備三吉而無一愆其盛于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貽百官推誠以任用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乎闇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上九已賴六五出險

易芥

卷五

三

有濟矣需之飲食宴樂此其時也若方濟遂漸興既濟之上六同濡則桀之酒池甚于堯之洪水其不傷財害民者幾希故曰不知節節以制度

易芥卷六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王 逮及之 叔

元姪孫 肇鑒駕軒

元姪孫 肇開渭瑣闕

繫辭上傳

二篇之辭周文所係也此曰云繫辭也天尊地卑章乃上下傳之綱故例不可見上傳次章即云繫辭焉以明吉凶末章云係辭焉以盡其言下傳首章即云繫辭焉而命之末章云其辭愈辭枝之類遂以繫辭二字名篇

易芥

卷六

天尊地卑章

易首乾坤乾坤之始止是剛柔二畫而乾坤交錯不病亦總是剛柔之變化此便見易簡之妙矣易簡者理人于剛柔變化中剔出精奧以示人也故下傳首章亦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而繼之曰示人以易示人以簡也

乾坤之于易為門為樞是剛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也故乾坤定乃有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斷不相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吉凶生焉總之剛柔變化其間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易之理原在

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

聖人于成象而得風雷日月焉。于成形而得山澤焉。是六子已與乾坤並見矣。象即形之精華發于上形即象之體質留于下。象形之變化未始不出一而但兩于所在也。故云在。

剛柔兩則交則生。由兩而八。自然之勢也。卦雖有八。猶此剛柔也。兩相錯。故曰摩。八則貞卦為主。而餘卦次第加其上。故曰盪。震之雷離之燄。與之風坎之雨。離坎之日月寒暑。其自鼓自潤自運行者。誰非相盪者耶。其不言艮兌者。何也。山澤形也。非象也。形不可以運動。且

易

卷六

雷霆風雨亦山澤之所出也。而成男成女則并及之矣。相盪之際。得剛畫者乾道也。于是為長男。為中男。為少男。得柔畫者坤道也。于是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八卦之成也。則乾坤亦乘於剛柔而剛柔之始也。則乾坤實統乎六子。故相摩以下止以乾坤言之。呈象之謂乾。乾知之也。效法之謂坤。坤作之也。乾確然示人以易矣。坤隤然示人以簡矣。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變化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也。法乾坤者。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賢則下聖人一等也。

能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心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變化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其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

聖人設卦觀象章

易之所有辭。占象變盡之。聖人觀象以繫辭。象即剛柔之象也。所謂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然無著策之變。則其占不決。故通變以定占。而變化生。然後所值之吉凶有定。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繫之以辭。裁之以變。

易

卷六

莫非人事。天道之形容。故均謂之曰象。觀者。以是觀之之謂也。聖人觀于未有辭變之先。而理已具。衆人觀于既有辭變之後。而理自明也。舉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便是三極之道。渾涵于內矣。六爻非九。則六其相推變化處。即動是道。則象又不可得而名也。見乃謂之象。形而上者。謂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是節此每卦六爻之助。其迭運皆次第而有序。有令人居安其中。終身由之。而不能外者。蓋君子尚消息盈虛。無往非易序也。身之所安。必由心之所契。則六爻之義。易以貢玩之。有不盡者在矣。故君子靜則觀聖人所觀之象。而玩吉凶。概係

之辭動則并觀聖人所裁之變而玩吉凶所值之占是居動之間無非樂玩之實際而所由居之安者乎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凶君子體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章

彖言乎象一章屬于觀象係辭之後是即係辭明吉凶一句而剖悉之也故統論卦爻之辭發明象變之精蘊以覺人耳自其所示曰言自其所言之包含處曰存總是因戒以濟民行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指卦之所之正以指人心之所之也

易

卷六

四

卦之德方以知故彖言象六爻之義易以貢故爻言變彖爻之所言不過吉凶悔吝无咎而已而吉凶悔吝无咎又各隨象變中或得或失或小疵或善補過而言之也就所言之內探其所存則聖人係辭之本旨可見故爻言變也非位則變不彰易之列貴賤者存乎位彖言象也非卦則象不立易之齊小大者存乎卦吉凶言失得非辭不著故辨之存乎辭悔吝言小疵非介不明故憂之存乎介无咎言補過非悔不悛故震之存乎悔然卦統乎爻者也辭又因乎卦者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首章曰吉凶生矣故次章曰明吉凶首章曰變化見矣故次章曰生變化次章曰設卦觀象故此章曰彖言乎象次章曰剛柔相推生變化故此章曰爻言乎變卦會六爻之變而成象故言彖為著爻析全體之象而互變故言變為著亦非判然也介在事前悔在事後如憂肝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是其類也如悔冥豫而有渝其吝可免悔甘臨而既憂其咎不長是其類也指之以險易然後人不迷所往其所得免失去疵改過之路歟

易與天地準章

易

卷六

五

前三章畫卦係辭則易之事備矣故易與天地準及一陰一陽以下俱是贊易此章與下章非二也此章曰天地之道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體下曰生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申之似別為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稱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二字又二章之目也

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于天地者也神易

者易之神易是總結而贊之

準即準其道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幽明生死鬼神。仁知化育流行之道。無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脈絡不紊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于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故于天地間更無障礙。是舉易之與天地準者。全具于性中。有何不與天地相似乎。知之盡仁之全。皆性也。則皆易也。由是範圍曲成。俱從仁知中來。乃仁知之實用。則始之所謂知幽明生死鬼神者。原無許多分別。直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道即天地之道。通知即

卷六

六

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无方而易無體句。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地準也。天地之變變化化。豈無主宰。是而為神者。易之神無方與之準。豈無循環。是而為易者。易之易無體與之準也。

文一觀而可推。理必察而始著。幽明之故。非迹也。有所以然者在焉。即觀察而知之也。人日在于有生之中。而求其何以死。則說愈不明。惟原其初。竟其反。不足怪也。有起必有滅。有成必有虧。如春生必秋殺也。陰陽之精氣凝聚而魂附魄。以效靈。故為物。非委形也。及精氣消

則則魂離魄而返。而物乃腐朽為變。其聚其散。可知鬼神之情。即狀而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非物變便是鬼神也。鬼亦能神。神不離鬼。鬼之伸即神。神之屈即鬼也。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斯言得鬼神之情狀矣。

以其天所予者而會之。聖人便與天地相似。何遯之有。故聖心無非是易。則無非全天地之予我者。知之所若到而道隨。決洽其間。變與萬物一體之原。不過差旁即

卷六

七

旁通之謂。非旁蹊也。經權常變。其行之無不通達。奚其流既與於穆之天相默契。而融之為一。則天之所以命我者。何不洞然而有愛乎。坤厚載物。惟安故敦也。此心隨處皆安。則不忍人之心。隨處皆完。故有觸即應。有決即達。仁在中也。樂天乃似天安。土乃似地。然仁運之而彌廣。知履之而皆實。仁知又未可分貼天地也。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有出于易之外哉。天地一氣。渾淪其化之推移。自有定理。故就天地以範圍天地。則七政齊四維。奠而不過矣。萬物自生自成。何嘗不並育。然因物而使之各遂其生。以復其性。則曲成而不遺。

矣。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固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總爲易之道。而通知晝夜何以有此。自吾人呼吸之近。以至元會運世皆幽明也。皆生死鬼神也。則皆晝夜也。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體執之。不得。而易與天地準也。神即易而寓故。無方易隨神而化。故無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章

自天尊地卑。至于天地準。還句言。道則還句。都是陰陽。

卷六

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止言陰陽。似屬乎氣。一與一爲迭。運便是道。兩箇一字。乃剔出道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予爲善人。即此而稟受爲性。是人人具有一陰一陽之道。難爲偏見。不知者言也。夫天地以陰陽鼓萬物。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能使之全其見。啓其知。故覺民以贊化育者。惟聖人任其憂。而天地不與焉。於是列乾坤之畫。開占事之門。而易作矣。易非他也。即一陰一陽之道。生生相推而生變化者也。然即此生生。道行其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就易之無體而測之。不可。

則非有外於陰陽也。一一循環。無體自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神。即著策之神。其易其神。即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此陰陽二字。不容分屬。纔分屬。便是仁知之偏見。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不著形迹。所謂形而上謂之道也。陰陽交。然後生物。故隨說隨之者。繼字。還是兩箇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元統天而爲善。善生心而爲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兩生理。曰成。故夫善者性之原也。性出于善。而性則已落於氣質中矣。乃知孟子之論性善。亦論其

卷六

九

繼者耳。性落於氣質。則人遂緣氣質而爲。見仁知兩家。各自謂道之全在我。而却是一偏。其謂之仁。謂之知者。由人指其所見名之也。君子之道何如。曰成性存存。易簡之善配至德。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用。即生物之妙用。吾于復而見天地之顯者。機焉。於姤而見天地之藏者。機焉。仁曰顯。用曰藏。正是陰陽之互根。故點出以破仁知之見也。聖人有憂。所以天地無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德業二字。生於首章。可知久之德。可大之業。從易簡來。則天地之盛德大業可知。

子曰易其至矣乎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之至况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以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寔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周焉而不知仁知之士狃焉而各執夫非易知可久易從可大德業如聖人孰與於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

易卦

卷六

七

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為卑高為動靜為聚分為象形者即迭運於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存者同於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與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之謂義

聖人有以見天下章

惟聖人能見天下之所未見於同見之中而又使天下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之至

廣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

陽之理也見至廣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則聖人之所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廣該焉擬其可象象其可擬總不出于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其所觀亦總不出于見其眾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

易卦

卷六

七

辭為之闢戶也象出為變詞決為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於象雖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可亂而變化無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聞矣擬議之準下七爻其例云鳴鶴在陰通下七節

即以七爻之雜舉者觀之或類取於鶴鳴或義兼夫號咷或纖及白茅而喻同負乘宜可厭惡也眾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實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而致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歸位有所自至何也有典禮而非泛也

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爲居室而名千里。孰爲以異而成。同孰爲可久之術。孰爲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于迹之異。古莫如同心也。慎之至。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似。弭盜者。弭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天一地二章

前曰變化見矣。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便見蓍策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也。故又曰擬議以成變化。然終不會獨發蓍法之妙。得數而神數。即本河圖天地之數求則

易

卷六

古

變化之道不顯而神之用。或幾乎息矣。

漢書律曆志引此章天一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連。班孟堅之後。不知何時離逃。天一至地十廿字在於後章。故程朱正其錯簡。

此章點省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無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卽數以用之。蓍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發嘆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

乎。蓋指蓍法之變化。卽是神之所爲。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河圖之數。自一至十而已。其爲五十有五。與大衍五十均。不外此十數也。從圖黑白圈分。則白者二十五。黑者三十。然由中外之位看來。第一層天十六。地十四。第二層天四。地六。第三層地十。而中之以天五。故數從中起。則中五不得稱衍而止。云五十也。十爲成數之極。故附五而環居。惟五十之數特見焉。猶土之寄旺於四時也。五居中。中央屬土。土無專氣。雖坤爲土。但言用事有獨旺耳。北方水也。一六居北。是爲坎。南方火也。二七居南。是

易

卷六

五

爲離。東方木也。三八居東。是爲震。西方金也。四九居西。是爲兌。此四卦者。陰陽兼也。不及巽艮者。四卦居方位之正。有專氣也。乾西北也。則居一連九。坤西南也。居四反而連六。與乾交也。巽東南也。則居二連八。艮東北也。居三反而連七。與巽交也。四卦所以補四隅之空。循環於四正之交。是中五不動。以役衆動。而十爲五之衛。如北辰之衛太乙。故五與十不與也。此見文王八卦圖圖實始。于河圖之位也。程子曰。數始于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倍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近之矣。夫一三五皆

天故曰參天二四皆地故曰兩地五者參兩之合也故
數備于五又一三五皆奇積而為九故九稱老陽二四
皆偶積而為六故六稱老陰一二四則一奇二偶積而
為七故七稱少陽一三四則一偶二奇積而為八故八
稱少陰一二三四皆而成十者數之全實不出于五
也又各以五為主而以一二三四五遞加焉則為六七
八九十乃天地之交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其曰天
數五地數亦五者言中外分數天地各五可見天地之
數皆合於五以為宗也五位者指一二三四五言也相
得者正以天地之數得序不亂也各有合則天一合地

易辨

卷六

其

六司北地一合天七司南天三合地八司東地四合天
九司西而天五合地十司中之謂也惟此相得有合者
止五位而總之有五十五數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皆五位為之也五位即五行五行之生剋非陽變則陰
化而變化處即是鬼神屈伸其間非以變化作五行又
有懸空之五位生出此五行而成之也
五位是生數是參兩之所以定位也為天地之正數五
十者皆五所衍故天地之數總之五十有五併五位亦
在焉其大衍之數則除五位而止曰五十又聽一不用
者數生於一就五十之內又以一為宗示尊也有一之

易辨

卷六

七

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至于為三百為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
以明十百千萬无非生于一然一不化而為十百千萬
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无用之地已哉
京房云五十者謂天干十地支十二二十八宿也凡五
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乘實也荀爽云卦
各有六爻以八卦言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
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有九也其論亦奇然理自相
通也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見天地之數
大衍之直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无窮然衍之止
自五十也又曰其一不用者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
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夫無不可以明無必因于有
故常于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說理亦甚暢
矣
一二三四五河圖五位之數也固已除五得五十矣其
曰分二掛一象三揲四五歲其數猶並見焉示不離此
生數也
老陽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四二變三變皆三則十
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十三除十三策故其揲餘
者共三十六策凡過揲曰四九者九箇四也老陰之策

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八二變三變皆七則二十二象矣。又通三六卦一之策為二十五除二十五餘故其揲餘為二十四策凡過揲曰四六者六箇四也其云三奇則九每一次奇作三算也其云三偶則六每一次偶作三算也乾爻六每爻有三十六策坤爻六每爻有二十四策通三篇乾坤之爻各有百九十二爻則亦合得此策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惟此著策之數無不與天地間之數合故其成易成卦而引爻為六十四亦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矣可見著數即天地之數也圖數即天地之數也天地之神見於變易

卷六

六

化而神之為變為化其理莫著于圖而用莫效于著能于著得數知變化之道者有不知神之所為乎引伸觸類非待人之能也此十八變者逐爻之端可引如變在某爻則旋引而之彼卦之爻逐卦之爻可觸如變爻與某卦之爻類則旋觸而卦卦之類無窮故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也道者能事之所以然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實不知其所以然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處然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則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章

前章言著法生於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於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幾泯矣功之泯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辭變通鼓舞這段精神總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著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實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為句生出耳

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有以見天下之動而作易故聖人之有易皆有之而有之可見者莫如辭占象變為

卷六

六

著故指其道曰四然四者可見者也而不可見者行乎其中故詞占之至精不易窺象變之至變不容測而有之以為道者即無之以為神自非聖心之深而幾者涵易之體聖心之極而研者達易之用則何以通志成務至神如此哉故知易有聖道之四者非徒以辭占象變之謂而極深研幾之謂也

擬之後言尚辭也議之後動尚變也象事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

以言者人之命著也故易為受命來物者言動之符也即遠近幽深處之未來者若來而有形故曰來物至精

者渾融合一之妙遠近幽深所不得而析亦不得而消者也精故自深

四營爲變三變卽一變之所通也三變有數十八變卽三變之數所極也參伍錯綜心之致其詳也昔之論參伍錯綜者以九宮言之見于乾鑿度曰太乙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在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無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于十五老陽取九餘六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爲少陰其說甚確觀此四字可知前章之河圖此章之洛書實相表裏皆聖人所則以作易也至變者圓轉屢易并

題之妙變故自幾

卷六

十

章內前後四易字同前曰遂知來物遂成文遂定象便是遂通天下之故已含有神意不知其神全在寂然內推勘出所謂洪鐘之音叩時卽未叩體寶鑑之用照時卽未照體惟寂故能无不通其无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无方也神不在精變之外

註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無不潛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無不中之謂研志不引之深路則不通務不協於幾宜則不成惟深惟幾卽是至精至變自聖心言故曰深曰幾

至于神不可得而二也故總之曰神不疾不行卽由通志成務上見之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章

夫易何爲者也無思本无爲而天下之爲莫非易爲之也著撰而卦見卦立而爻生聖心之神知在焉民是以神于出入而用無不前可見此章曰神物曰謂之神曰莫大乎蓍而并及于龜皆專言蓍之神也然蓍之所以神者以能演出卦之方知與六爻之易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但功必賴聖人而著故始終不離聖人楊誠齋曰天地出于易而

卷六

十

易非出于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于聖人則聖人者助天地而代之能者也

著之德舍卦爻於未兆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圓而神者圓故神也卦則因著所值觀變而立方以知者有定也爻則所值之卦發揮而生易以貢者無定也爻獨言義卦包之也聖人以此方圓之德洗其憂世之心斂其其心於靜密之地如造化不藏用則不能顯仁故聖心者神知之舍也其洗濯之極寂然不動乃可感而通天下之故雖其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但患天下之志不通業不定耳乃聖心之神知同有不待著卦而然者又何患

之足以累心哉。大神內啓，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知，即以藏往。蓋亦出于神，縱可坐照天下之來而不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而通未嘗不寂，聖心與著卦之易一而已。與於此者指伏義也。

明察正其聰明，睿知之符。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也。民用前而聖人之患釋矣。其以此齋戒，又以洗心之符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彼則無待，而此若有待，非有待也。著之物不自神也，其靈即在人心也。吾之心能神明，夫著之德則著亦神明而應之。吾之心將草芥

易

卷六

五

夫著之德則著亦草芥而應之，故著德圖神非聖心之神明不能名其神明也。洗心曰齋，防患曰戒。闔戶節是著生於闔闢變通之中，而其用始神。易有太極二節是闔闢變通又生于著之中，而其著始神。此其功用為莫大而聖人因而興之也。乾坤以陰陽言，戶生生之戶也。同一戶而闔闢便分陰陽，故變者一而二，通者二而一也。二不能一，則往窮於伸來窮於屈矣。乾知始，僅乃為象，坤作成，斯乃為器。是闔闢變通之機生乎著，而著具之則圖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為法在用之者出之。

而不知即為神。

易者，操著當度之易也。太極者，儀象之宗。先闔闢而存所謂渾沌之初也。兩儀則乾坤從太極之戶出矣。四象則由儀而見矣。七八九六僅見其端也。八卦則又由象而列為形器矣。是於著之圖神內取出卦之方知也。定吉凶則制用有所值矣。生大業則出入咸用以之矣。是著又于卦之方知內取出爻之易貢也。

可見天地兆著之原，聖人致著之用。故言造化之大，始于天地人事之大，終于聖人而總之以著及龜也。闔闢則天地著矣。天下之器非富不聚也。制器之權非貴不

易

卷六

五

尊也。然苟無聖人之德，不能制器以利用。此聰明睿知之聖為能創法也。故著龜之神知乃得以前民用。舉天道民故至廣至隱至深遠者，人人覲於目前而功業之大為何如也哉。是故著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著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著策之變化，即效天地之運著卦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著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天地之圖書。於是操著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抑考之庖犧氏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湯、

非洛書也。書之數。一三五七九皆奇也。于五行入政皇極。稽疑福極何屬耶。二四六八皆偶也。于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屬耶。若置陰陽而徒具數之九。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耶。今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二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

易并

卷六

五

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十原為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況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向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

易曰自天祐之章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盡之難。見之難也。聖人使天下得以見吾之意。何慮言之不盡也。然不立象。不能使天下見吾之意也。象立故卦可設辭。可辭可變通。可鼓舞。意盡于象。故情偽可盡。利可盡。神亦可盡。總不出立象以盡意。此乾坤二畫實為變化之宗。二畫非徒形也。即

形而趨焉。皆遵見形不見道為。故形列而易行乎其中。自有化裁之法。可以推行聖人所為變通盡利也。舉措謂事業。聖人所為鼓舞盡神也。其所謂設卦繫辭。即由物宜會通來者也。用易者。各因其所謂。以各識其所存。固人人見聖人之意矣。若得意忘象。其神一知來之神。明一藏往之知。非其人之德行。孰與于此。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機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鼓舞不在變通之外。或曰。如以鼓聲作舞。聲愈疾而容亦愈疾。聲不已而容亦不已。誰使之者。

易并

卷六

五

繼育也。即天地絪縕之絪。陰陽相繼而物生。乾坤二畫生生之祖也。是變化停毓之原也。乾坤幾息者。生生之妙息也。息正對生言。惟乾坤為易之繼。故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而有惟易行乎中。故遂接化裁之變。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往道與器偕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証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然未及卦詞。故復提象爻。以申設卦繫辭之意。因為用易者地耳。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偽者也。爻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化裁就著策內陰陽自然之化。或七八。或九六。裁之為用。動用靜之準。所

謂惟變所適者乎。而變始有所值。則行有可推矣。前謂之變通者。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通者。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此作易用易之別。神明者。神明乎變通。得其意而忘其象也。默成二句。正其神明處。成。即成性之成。固有之謂也。信。乃信心之信。合一之謂也。德行得於心以爲行。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歟。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爲而已。

易芥卷七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金 溥南淮 校

元姪孫 崗大山

元姪孫 肇鼎渭璜閱

繫辭下傳

上下二傳。皆夫子贊易之辭也。道因辭顯。辭以數神。易也者。其天地聖人德業之府乎。故曰。可大可大。在天地爲盛大。在聖人爲崇廣。上傳終之以功業德行。此復曰功業。曰大德。易所爲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仁義禮智。信性命盡之矣。子之贊易。何不備焉。

卷七

八卦成列章

下傳首章。與上傳次章相應。故前曰卦象。曰繫辭。曰生變。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此亦曰卦象。爻曰變在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總之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故二傳之名繫辭。益徵也夫。易有象。爻體先用立也。有變動。用隨體出也。象則形容之擬盡矣。爻則廣大之備悉矣。據卦爻定體。安見其變。知其相推而變。則在中者可觀也。據卦爻之辭。安見其動。知辭緣變而命。則在中者已寓也。動固在於辭之中。

第虛以待之。而辭實生乎動之表。始斷以定之。君子樂玩之。辭命之者也。衆人擬議之。辭生之者也。可見卦爻之剛柔。其立成列。因重之本乎。剛柔之變通。其趨相推不窮之時乎。吉凶之示。其由立本趨時者。貞勝而無已乎。貞勝者。何一而已矣。一者。何易簡而已。爻非徒效天下之動。效此易簡之一而動也。象非徒像天下之順。像此易簡之一而順也。故動在中者。動乎內。生乎動者。見乎外。是以天下各得一以爲動。而趨避之功著。同患之情釋也。天地生生之德。非聖人孰參而贊之哉。

易辨

卷七

二

傳未發而特揭於此。蓋貞者。二篇係辭之權輿。非卽利貞之貞乎。旣云吉凶迭勝。則何以爲貞。又何以謂之一。夫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冀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而貞蔑矣。二篇之辭。以貞吉者十九。以貞凶者亦十一。猶有旣吉而貴貞。有雖凶而必貞者。有小貞吉。大貞凶者。有貞而不期于吉凶者。要之吉凶萬變。惟是貞爲勝義。約吉凶于貞。則吉凶之詞。始可通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而不觀之天地日月乎。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逆非貞觀者乎。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非貞明者乎。天下之動。

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貞則更無二。故後章釋咸四爻之貞吉。曰一致而百慮。應微矣。

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而成列之有象也。

以易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爲仁。固生也。藏用爲義。亦生也。第不與聖人同憂耳。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爲之。

易辨

卷七

三

實而仁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歟。然財不散。則仁不流。而天下亦不知有義矣。大學言仁義必徵之散財。有以夫。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章

案帝王世紀云。太皞帝。包犧氏。風姓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也。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舜姚姓。言黃帝卽及堯舜者。略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皞顓頊帝嚳在其間也。取包犧以充包厨。謂之包犧。故鮮食如焉。

此章言聖人作易。舉天地之間。無不達觀。所謂有以見。

天下之屬也。陰陽消息。所觀既真。斯所取益實。故近取諸身。如乾首坤腹。震足巽股。坎耳離目。艮手兌口。是焉遠取諸物。如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是焉始作八卦。每卦盡之成八。指六十四言也。如作乾。則凡內主乾者皆屬於乾之例。故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曰始作乾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曰始作兌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曰始作離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曰始作震姤大過鼎恆巽井蠱升。曰始作巽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曰始作坎遯成旅小過漸。變艮謙。曰始作艮否萃晉豫觀比剝坤。曰始作坤。

易卷七

四

近取遠取二取字起下。蓋取者凡有十二。蓋之爲言。疑之也。非真尚此象。制此器也。所謂易者。象象者。像耳。蘇子曰。諸蓋取之卦。以意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故但擬其象。不必深求其義也。教民食肉。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益之象。曰水道乃行。市設而彼此相通。有噬嗑之象。衣裳之制。始于黃帝。備于堯舜。乾之象。曰首出庶物。坤之文言曰。正位居體。衣裳之疑有取也。渙之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隨之上六。云拘係之。乃從維之。有絡馬首。穿牛鼻之象。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睽之上九。曰先張後說。卦原有孤矢之象。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將衣裳治之乎。傳曰。服之不衷。詩曰。彼其之子。此以知德有之以爲治也。嘗考其衣裳之制矣。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繡于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昭臨也。恭己無爲。山之鎮也。難名莫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六府孔修。烝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黻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

易卷七

五

德爲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垂拱。何以能神化宜民。使天下治乎。是故易者。象也。章聖人因二以濟民。行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吝也。當立象足以盡意。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具於內矣。乃象以言材。則德體象變總舉其概。方以知也。爻以效動。則消息當否。各闢其歸。易以貢也。故吉凶悔吝。其隱於象者。發生顯著於詞。而天下之民。何志不通。何業不定哉。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取必於畫之四五。以濟奇偶之。

數也。卦必有主。畫陽卦以奇為主。不得不兩其偶。陰卦以偶為主。不得不兩其奇。乾為君。故凡乾畫皆有君象。坤為民。故凡坤畫皆有民象。至於因重卦體有不然者。陰亦或為君。陽亦或為民。陰居其要。則眾爻為之歸。甚有一陰可以令眾陽乘其勢也。甚且為泰之主。曰六五為大有之主。亦曰六五者有中德也。此必曰二陽為君。以尊陽畫。又曰小人之道。以卑陰卦。

易曰。憧憧往來章。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無不一焉。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無起。

易齊

卷七

六

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寧一中何礙。因應彼憧憧之思慮。所為還其歸一之源。祇迂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故冥會於一與同之朕。則宇宙間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人心造物通為不二。真力於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具神變化。總完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為兩忘。天下何思何慮乎。吾觀諸小今夕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

以屈為伸。龍蛇之蟄以蟄為存。屈伸則亦有同矣。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來。寧必憧憧哉。然則吾人之心。豈其量之無用之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為德之盛。歟。崇德者何如。亦曰精於義。使自入於神耳。惟精惟一。精義正于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既微。則義之象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不精。到是為入神。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目致也。神以致用。固時措皆宜。何不往焉。任其往來。思慮不擾。吾身常安。而德日崇矣。過此以往。由是而之焉之謂也。義之與用。無往非然。

易齊

卷七

七

此內真機。知之或寡。蓋德由心得。未許或人知也。彼其入神之後。神為我宰。化自我出。德之至盛。即崇亦難言之。而又孰能知之。信乎思慮之煩。在天下則無有在吾心。則亦無有吾心也。天下也。一也。同也。何思何慮。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出真知得也。總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言無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後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互見。能見於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於互見者。趨吉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守固。故曰貞吉。在復。

貴覺早。故曰元吉。

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如心之圓。堅確凝定。心當如石之介。心惟凝定。則靈明自生。知微不知其彰。非知微也。知柔不知其剛。非知柔也。潛亢無二義。霜冰不二時。困剝在姤。壯夫在復。非超凡入神者。其孰知之。知之未嘗復行者。以証知也。此念而覺。此念隨住。住念并忘。覺念常照。乃謂庶幾。

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幾。求益反凶。見無恆之為妄。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貴精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歟。此十章

易

卷七

八

之旨也。

乾坤其易之門邪。

天地間至廣至動。無非陰陽變化。究歸只一人。日則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人象其理。以立象復闢其象。以盡言。衰世之意。即是無言之蘊。不過於陰陽道理。剖決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辭哉。體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

乾坤為易之門。吾於闔戶開戶之往來見之。乾坤指奇偶之畫。畫有形質。故曰物。成列之物。則有等之物也。往來之物。則時物之物也。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綱。總總是

二機為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雷風山澤。皆乾坤之無盡。

藏。其有體者。足以體其撰也。健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道。其合德者。足以通其德也。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

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禪之機。撰者。憑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靈。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夫惟有

種種之物。各有種種之名。稱名雖雜。不離陰陽之變態。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要知於體撰處立

名。即于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挽衰世之風。復上古之盛。則立象足矣。亦何俟于煩稱乎。乃知易曰

易

卷七

九

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耳。天下之來。其得失憂虞之未然者。總不出於往之理。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往者來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闢發。名必稱實。物各有所論道理。毫無回互。論占決。初無兩可。體撰通德。言言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備焉。惟其彰往察來者。無不備如此。故撰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辭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民心雖貳。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於一乎哉。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章

上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艱者。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處憂患而作易。適當小畜之時。故次小畜之後。有履而修德者。自履而下。其九卦中之有困。正始之修德於此乎。証而後之體用。于此乎始也。因與憂患相應。困非所以修德。故為諸德之辨。又曰窮而通。曰以寡怨。

中古之時。事繁民澆。非畫象可喻。故卦爻之辭興焉。惟

易興于中古。則連山起于神農。歸藏起于黃帝。周易起於文王。無疑矣。不然。則夏殷固皆中古也。况神農亦號

易

卷七

十

連山氏黃帝亦號歸藏氏於夏殷原無取義耳。

聖人無憂。憂德之不備。不以所遭為患。而憂所以處患者。无其德。自履而下。錯舉卦名。其首節。則序有不容紊者。次節。則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則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弭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此易之興于中古也。

言易興于中古。宜及卦辭。而但舉卦名。何也。義皇止有畫而已。未有名也。卦名由中古間歷而後備。亦即畫之所示以定名也。如六畫皆奇。即是乾字。皆偶。即是坤字之例。至如小畜。明夷。蹇。睽。等名。豈是上古景色。况有履

虎尾同人于野。比之匪人。辭連名以為句者。蓋信卦名為文王所命。故但舉九卦之名。以驗中古之易也。

基所蹈也。本則其原也。固言久也。地則合眾德而奉載之。存體以待用者也。此四字之別也。復何以云小。以來復者。僅萬念之一念也。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體。自是小而不容濶也。井以辨義。惟至靜者。觀眾動而不亂。異以行權。惟善入者。妙出機而不詭。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章。

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人。但曰鼓

易

卷七

十

舞于易之中。未有神助。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無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為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之。此章總是贊道之屢遷。其曰度。曰故。曰方。即不可為典要。內未始無典常在也。非變則圓。而辭則方也。遷。則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為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變為姤。是位之屢遷也。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

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與生焉。是質之屢遷也。何與常要約之有。惟變所適而已。適卽遷也。適於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懼。適于憂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屢遷之中。遂生得失。大抵束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乖也。幸辭以揆其方。則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森然既有典常矣。此作內作外之準。而非語夫行道者也。道何以行。亦行道之人能言之耳。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章

易之爲書。列卦成爻。而繫辭以明吉凶者也。卦必兼始

易卦

卷七

三

終以全其質矣。始終之中。有定位而無定居。則九六之趨時。妙始終而爲物焉。惟其爲時物者不一。故初上之辭。以本末分難易。初在卦之始。上在卦之終也。然初擬而未詳。上竟而易盡。非中爻孰與冒天下之道哉。合六爻觀之。而天道存亡。衆故吉凶。舉盡此矣。然象者。卦之材也。知者不必徧觀六爻。觀全體之象。而六爻之義。已在範圍。又况神明默成者乎。通讀爻。又自有法。非徧初上之本末異也。總之中爻。而剛柔則異。卽均柔均剛。而所以處之者又異。四以近多懼。固也。二又非以遠故譽也。知二之无咎。以柔中。則知四之懼。又不徧以近矣。三

五之位。皆在高危。故不曰善。而直曰多凶。多功。君臣之分也。然知剛勝柔危。則知天下亦容有克位之臣。亦容有疾位之君矣。此中爻之時物。在觀者之自得焉。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章

廣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而得之者也。故三畫已具三才。不兼兩則不見其迭運之妙。雖六不出于三。有妙於三者。是畫卽道也。分之則三才各別。合之則三才互見。亦或有天在下卦而成壯。亦或有地在上卦而成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變動不居。所謂易

易卦

卷七

三

以貢者此也。故曰爻。爻者。效三才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文之當者。無論已。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章

前原易興于中古。遂連贊易之爲書者三焉。一則以有辭而變如有歸。一則以有辭而象爻始著。一則以有辭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興。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概之以辭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意。其在斯乎。

盛德備九卦之德也。當紂之事。正處憂患。以作易也。故其辭危。情見乎辭也。或人情嬉豫之時。而陡然若患禍踵至。或人情錯愕之秋。而穆然若思維獨到。危者平之幾也。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辭而為易。益以惕人之危也。夫福莫大于平。平莫平于无咎。觀乾爻皆聖人也。更不言吉。而三四僅稱无咎。蓋可知矣。聞有言吉而後无咎者矣。未有无咎而後吉也。聞有言吉而復言凶者矣。未有无咎而復凶者也。此聖人雖係辭以明吉凶。而要歸于使人无咎也。

天乾天下之至健章

易卦

卷七

七

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巳。凶乃多途。故吉之先見。止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為險為阻。而凶害悔吝。轉轉相生。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知能研之能。由知險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恆易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化。無非各指所之以告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也。象變不一。則其情亦不一。易情無窮。而總窮於吉凶。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遷因變動而無定。然无二情也。即情遷之中。自有

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相近可概見也。

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理。而恆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恆簡。易本無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簡本無阻。故阻之幾。無不前知。觀于水天為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水也。山地為剝。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如山也。平日之悅心。易簡渾融。臨時之研慮。險阻灼見。悅心者。洗心之境也。研慮者。研幾之致也。

變化云為。俱以人事言也。下三句連用事字。雖吉凶變。莫非事也。凡事之初。其吉端之見。何嘗無祥。所謂

易卦

卷七

七

有開必先者。其理至定。為器在象而知之耳。其理未形。為未。在占而知之耳。惟聖心之易簡。藏往知來。故無不可象得。無不可占決也。聖人成能者。成天地之能。百姓與能者。與聖人之能。

象占是剛柔之畫。而雜居不一。含有吉凶。則所謂情言。即言象之所告。而已變動者。陰陽老少之策。情遷者。又占決之詞也。

項氏曰。相攻相取相感之情。總屬於相近之情。相感者。情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或言悔吝相攻。則事極矣。故言吉凶。然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

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之情明之。

註曰：近，凡比爻也。或有相違而無患者，得其應也。相順而皆凶者，乖于時也。存事以考之，則義可見矣。此二說者互參而存焉。

知人之辭，因情而遷者，吉一而凶則多。其所謂吉辭者，又主于寡而不主于多。則知不言默成者，其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與上係終之以默，下係終之以寡，噫，善學易者，其在得意忘言者哉。

易

卷七

七

易并卷八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五世姪孫

壁以成
塾新址泰
堡慎康
陸欽哉訂
壓仰止

說卦傳

從前只說著之神數之妙。卦爻之變化。不曾說著所以生數所以定卦爻所以值。此章一一詳究之。故名說卦傳。又後章或言卦圖。或言卦德。或言卦象。皆陳說之謂也。

易

卷八

昔聖人之作易也章

此章由生著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與無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著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乎。於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闢闢變通天地之生著也。分揲掛劫聖人之生著也。聖人之生著。無非闢闢變通之機。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故曰幽贊于神。而生著也。亦聖心之神明。有以默助其神明也。河圖之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為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依也。

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之而已。疏云：此倚數在生著之後。立卦之前。蓋用著得數而後布以爲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取奇于天。取偶于地。故以參兩爲目。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數既形矣。卦斯設焉。特觀變而立之耳。卦既設矣。爻斯生焉。特發而明之。揮而指之耳。

卦爻原具于易。此曰立曰生。由揲著起數而有者也。陰陽乃剛柔之未定。剛柔卽陰陽之已成。方其參伍錯綜。或三三爲太陽。或三二爲太陰。或兩二一三。兩三一二。

易芥

卷八

爲少陽少陰。是陰陽之變也。老少分則純雜著。所值之卦始立。卦既立則剛柔已有定體矣。未知所生在何爻也。取此剛柔而發揮之。如所謂一爻變則占一變爻。二爻變則占二變爻。仍以上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之二不變爻。仍以下不變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之一不變爻。六爻變則占之卦之象辭。

道卽三才之道也。德則易簡之德也。義卽道德之時宜。燦然各別者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之理無不窮到而理統于性。無不曲盡。且至。

于天命之精微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首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章。

天地總以氣爲升降者也。人得天地太和之氣。因秉天地一中之理而爲性。性之本原卽所謂命也。性命獨屬于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爲之也。故六位之成章。止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義。仁卽天之陽。地之剛。義卽天之陰。地之柔也。三才曰立者。賴道以植立不毀也。必立而後運行不窮耳。天雖以陽爲主。必與陰而參用。故通復無端。地雖以柔爲常。必與剛而迭行。故翕闢無量。人雖

易芥

卷八

以仁爲心。必與義而並運。故喜怒哀樂卽是陰陽剛柔之循環。而性命不二。分陰分陽而剛柔爲之迭用。是適均之中有錯雜之妙。故曰成章。蓋陰陽剛柔相通爲一。而仁義在其中。謂之六位。成章卽三才之章也。正是易順性命之理處。

天地定位章

先天之圖。圖大小一也。八卦之圖。由相錯而因重之。遂成六十四卦。則凡所以彰往察來者。無不備矣。往者來之券也。故易以前民用。皆逆數也。天南地北。然後下濟上行。而易立乎其中矣。此此彼茹。

則山澤互其氣。此迅彼烈。則雷風鼓其機。此燥彼濕。則水火配其用。是八卦之變化。既兩相爲資。必且旋相爲逆。故交錯不窮。而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亦錯出于其際焉。就其數之在往者。則往旣彰而知之爲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爲逆。然易正爲知來而作。故卽往皆以兆來。非逆數而何。

雷以動之章

雷以動之。節。就上圖位之列。對舉六子之用。而總攝于乾坤。非方圖也。故本義云。此卦位與上章同。夫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者。天地之聲。欬也。風者。天地之嘘。呵也。

卷八

四

雨者。天地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之煖氣也。惟營欬足以鼓動萬物。故潛者見。貴者敷。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穉者挺。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槁者滋。瘠者腴。煖氣足以暄燠萬物。故幽者晰。沍者蘇。由是秋而止焉。則各正性命。冬而說焉。則保合太和。乾何爲哉。六子有所由宰。其君之者。歟。坤何爲哉。六子有所從出。其藏之者。歟。震與坎離之用。各以其象言之。而艮兌不言。山澤以山澤之象。于四時之功用無與也。乾坤不言。天地隆其德也。

帝出乎震章

後天之圖。圖非更置伏羲之圖也。卽其圖之流行實當一歲之運。蓋先後天相表裏者歟。

帝者造化之主宰。猶易有太極之謂也。欲証帝之出入必于萬物見之。然指萬物之生成。卽認爲帝之出入。亦不可。故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震于方爲東。于五行爲木。于時爲春。與者震離之交也。離于方爲南。于五行爲火。于時爲夏。坤者離兌之交也。兌于方爲西。于五行爲金。于時爲秋。乾者兌坎之交也。坎于方爲北。于五行爲水。于時爲冬。艮者又坎震之交也。

卷八

五

也。惟土寄旺于四時。而獨旺于夏秋之間。故坤當之。且土膏脈起于冬春之際。故艮當之。然坤土顯而艮土隱。故艮不言土。坤言地者。土功之最著也。帝曰致役。坤曰致養。何也。帝君也。坤臣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坤母也。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生意不向于寔。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兌。乾陽而西北陰。羣陰之方。陽忽相逢。必戰。其戰不力。則其生物不殖。故戰乎乾。萬物得水以歸息。是坎爲慰勞之也。夫震與離皆以生長爲事。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之終爲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爲事。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

之終爲山之始。蒸氣太熱物無由成。水氣太寒物無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爲萬物之所由出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章。

神之妙萬物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所以然之變化。則不可見。故名之曰神也。六子有各一之用。故自有互濟之機。先後天圖學。其爲造化之理。則一也。非以後天之流行。本于先天之對待也。

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噫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其用俱最疾也。火曰也。降于天曰澤。行于地曰水。說者生意。

易

卷八

六

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鬯潤者。根抵既堅。由水之滋息而始。凝終始萬物。惟艮獨也。故稱盛焉。惟專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陰變陽化。爲動爲撓。爲爻爲說。潤爲終始。而既成萬物也。此非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乾健也。通下五章。

本義云。言八卦之性情。所謂以通神明之德。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復取八卦之象而廣之。凡首句爲取象之始。如爲天爲地之例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畫。或以卦德。或

以先後天之位。或因象而轉。爲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潛器用。無不備焉。亦往往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下。噫。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

序卦傳

序卦者。孔子就上下二篇。各序其相次之義也。上經不言乾坤者。義即見于天地。以天地爲萬物之始也。故下經亦自天地說起。總不離于乾坤也。乾坤爲易之門信矣。夫婦亦人道之始。故咸之義見于夫婦。不言咸也。

昔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

易

卷八

七

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次坤。泰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遁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極反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裨須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

韓康伯云。六十四卦。卦卦相偶。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二說並參看亦可。

蘇子曰。義有不盡于名者。履爲禮。蠱爲事。臨爲大解。爲緩之類是也。若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之類皆義盡于名者也。

雜卦傳

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卽有交錯。自然之理也。及雜採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然各以深求之。殊無隱義。以淺觀之。殊爲自然。序卦雜卦。其孔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歟。

易芥八卷

浙江吳玉坤家藏本

明陸振奇撰。振奇字庸成。仁和人。萬曆丙午舉人。是書經義考作十卷。與此本不符。然所引鄭之惠說。稱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與此本合。別十卷乃字之悞也。書中不載經文。其訓詁專主義理。每卦多論反對之意。其論用九。謂非六爻皆變。與左傳蔡墨所稱乾之坤者。顯相乖刺。知其不以古義爲宗矣。

易經句解三卷

〔明〕林欲楫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同治六年蕞蘭館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句解

三卷》提要

大宗伯平菴林先生易經句
解弁言

易之為書古矣義皇有
畫而無辭文周有辭而
未備我仲尼夫子十翼著
而易始為全書然易不易

序

解以漢儒施讐孟喜田何
托遺經於灰燼有功聖學
而後暗訓詁未免淺陋楊
子雲何年舛王輔嗣衛元
嵩飾艱深以文跡累且畫
多謬說不軌於經隋唐而

後華山陳圖南以易鳴天
下以傳穆伯長之傳而至
邵堯夫易學大著尤為內
聖外王之學而書多主數
為涑水所詆遂程朱傳義
盛行易乃無餘蘊矣明之

序

二

百年王唐曜輝皆詭經
起家雖女章虎炳易義
未見卓卓即孔庭注祀四
先而朱雲論著義經以
垂於世

皇清肇運人女蔚然而尹棠階

陳劍慈之先生遵朱易說
次第刊布戶誦家弦斯今
古易學醇疵廢興之較也
生平渴慕閩中

大宗伯平菴林先生易經句解
一書永披必有未獲快讀

序

三

以慰仰心之思及前奉
簡命贊閩學楊都玉漳平先
生季息孝廉華昌適司鐸
郡庠乃出先生所著以示簡
而明詳而切無邪深之病無
訓詁之陋立說則黃鍾大

呂析理則牛毛蘭必精言秘
旨直凌明末唐漢諸儒而
上而與義女周孔四聖人升
堂齊截入室授以誠學核
之師資後生之津梁也
先生行年八十有四為述連山歸

序

四

藏叙說以示後人此與審聖
武公抑戒何殊知 先生
苦心此道久矣獨有黃公明
玄子以易象正為中原文獻
之宗今 先生此編出與文明
並驅可稱閩中之百矣豈非

程朱而後俎豆千秋之業
亟付剞劂以廣其傳而特
編抒微言升之帛帙用志私
泐之心 先生畫名句解卷
謙先自牧觀海雜水之意
予今學海而未至海乃因

序

五

一句而望洋以窺 先生之不測
矣是為序

康熙三十八年歲在己卯仲秋之月
潤贊學使者新安凌學
汪薇題於三山公署

易經句解卷之一

晉江林欲楫平庵甫註解

男華昌孫 聞芬 手錄

張潛夫確庵甫 較

姪 印昌素庵甫 全訂

周易上經

三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皆奇陽之純也故名乾乾知大始元始也首貞者元之成原不巳之意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合

易經句解

上經

第壹

初九潛龍勿用

乾至動效在於靜故乾為諸卦之大父乾之初為躍能飛而皆本之於潛潛所以其變化之大父乾之為人得而用之矣時人不知其為龍也使知其為龍則禹湯稷契伊周之事業畢竟自有潛時艮之止不若乾之潛止字然潛字活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者以其時則見矣龍見則雲雨隨雲雨隨則處青澤溥故為天下所利見日在田者人所共見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夫大人之為天下利見者是一人之下億兆人之上其得其失所係非止也夫一人之下億兆人之上其得其失所係非

特一身一家之安危而已是以終日乾乾至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者地之空而靜者也躍者龍之浴鱗而自試者也夫上有五之飛下有三之惕而四居其中自可安也無事然雖無事而德業二若身身變化之鱗甲也無不可以不自試也故教之躍而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之諸爻惟九五得其剛健純粹粹者而時位又全值其盛所謂唐虞中天之會未易言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亢龍有悔也而時已亢矣太上通變於未窮故不也機至九亦龍也而時已亢矣太上通變於未窮故不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元者天之所以為心也始終循環於不巳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正遠日雲為陽陽主施雨為陰陰主化雨施而無陰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始者天也天不日始終而曰終始則復始元之

所終者天也天不日始終而曰終始則復始元之

六以而六還歸一譬之車然三不十輻共一易以成

之聖人而六還歸一譬之車然三不十輻共一易以成

乎時乘而由之行其故天與易皆不能外也時者聖人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道之變化者知也乾元循環莫得其首是謂元貞故知龍

性命太和說

貞物者靜也靜而後性命太和可得而止也上言

聖人貴其止也人知一歲之間有四季時止則不流

平日之問亦備四時新流念也亭午夏時而歸秋也

休如以水洄渚開乃見天心此孟子至夜靜而歸氣也

然不若子思子之成日則未嘗聞形雖流而未嘗

亦不流於形者則終日則未嘗聞形雖流而未嘗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聖人之利貞也聖人自脩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此惕故曰乾夕夕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不輕於進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易經句解

天德者迎之不見其首猶造

化之貞下起元變化無端也

交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舍之長善

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上言四德此言君子之行四德也仁體萬物故足長人心舍我叙故能合禮行所無事故可和氣知足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而巳天之心統乎天以自強不息之心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明其非徒隱也易乎世不為世所易也成乎名無近名之心也人固有所隱而心不易也極於无悶之心而始為真隱必合於樂行之養

易經月解

上經

第伍

而始不為徒隱能潛能見此其所以稱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舍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與初俱龍德但時不同耳謹信即是誠不誠即邪閑邪存誠大人純亦不已之心也雲雨天下而庸言庸行始信天下之真平淡者真神奇者不越於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二曰閑邪存誠三日忠信立誠可見大臣德業只是誠而巳德而由顯以入微者幾也業而諸其至也

如居至者之義也居而百僚之上也知終終之業而通變

不驕在一人之義也下而德業足以致主故不憂以此

窮故其進脩之心亦无咎若德業無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四居上之下下之上上下進退之交故曰上下无也德進業脩則无咎上可下進可退故无咎

易經月解

上經

第陸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氣燥濕風雲動植或機之相召或類之相從

一故也聖人者天下之一人也何疑於利見乎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則位尊矣而曰无位高則民衆矣而曰无民賢

人在下位尊矣而曰无輔然則有亦无也誰實

潜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如施舍之舍言以時而施其澤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治也

言治之上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言用九而係以乾元知元之統乎九也君德一元而已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易經句解

上經

第 卷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六位皆以時言之用九若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者始也始則必亨利貞性也性中含情生之長之以利利之收則必亨利貞性也性中含情生之長

天曰統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四德一元也然元固乾之元也剛健中正純粹精皆乾之微體微用微首微尾渾是元氣流行便無

聞歌夾襍也此乾六爻之所以稱龍也發揮旁通

聖乾元之蘊也美利天下自平亦不言其所以平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為行所成者即能見能飛之龍德也但時當其潛耳樂則行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之在人雖由天縱求有不學而成者學問工夫也寬仁心體也聚之積之居之故曰君德

乾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易經句解

上經

第 卷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其可以自試者德業而已自信已進不進自信已修必不修故或

信之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疑其德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既與天地合德則日月四時鬼神無不合矣故能

先有我也大天元

我所以合天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進退相乘存亡相倚得喪相因聖人知而持之蓋有道焉無他未有不貴者存亡之聖人正是用九而不爲物先者故用九一爻不復重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主始故統天者惟元坤代終故應地者惟貞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各有所取然必利牝馬者

易經句解 上經 第拾

取其順也坤何順順於乾何貞貞於順爲後而不爲先主隨而不主唱如是而已朋者群而莫適爲先後之謂也往東北則從乎人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造化無兩大坤之德皆乾之德也故坤元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高明而無疆者乾也博厚而無疆者坤也靜翕而含弘動闢而光大坤之承乾以亨物也大抵天地間一氣而已氣之無形者主施氣之有形者主受天地體無地體有萬物有之屬也故皆附於地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

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牝馬之行地也能爲人用而不能自用順故也法主之且其爲得朋共承之如地承乎我者而我從而道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德行無迹地勢有基厚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陰之始也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故見履霜而知堅冰之至也夫陰之始即陽之終也始者馴而漸終者亢而無餘以陰之馴乘陽之亢故陽常不勝今夫陰陽之中於人無如寒暑之極於樂石流金則寒必極於陰指裂膚何者甚故也

易經句解 上經 第拾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乾至動至靜坤至靜至動六子不能也二爲坤主也柔而直而二獨直柔而直而二獨直之見於動者所以稱大直方而大者柔之性也習生於動動而直方則靜其動而性其習此

非坤道之純不及此故曰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陰三陽有章美而能含之以順爲首者也含故無成有終章美故能代終含非一於含也將待時而發以效之王焉斯謀斯猷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善之餘慶惡之餘殃皆起於積積者順而釀之謂也積微成著積細成鉅積一念之逆而爲弑君

發坤之五

屯蒙二卦說

拾茂

乾坤之後首屯次蒙兩者皆世俗不美之名而聖
人序于卦節其故可思也凡世道人心必先有渾
噩未剖之意而後可徐引于日新月盛之途若
鬱結者其怒生必鬱其之葆蓄者其抽葩必奇若
已堦已奇則索然易盡惟人亦然人之所趨者亨
途也亨途開而淫泆生則不知殷憂之啓聖也所
貴者聰明也聰明啓而渾沌破則不知
童心之近道也故首屯次蒙其音深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水雷爲屯陽氣鬱於下而未舒也若雷水則爲解矣世道之屯皆因人情閉塞故必大有所奮發以通之奮發之過虞其生事故戒以利於守貞而勿用有攸往所以勿往者以未得撥亂之人也自古非常之難必非常之人平之故利於建侯初卦必有主爻屯以初爲主利建侯專爲初發故爻中以卦辭屬之他卦可推

剛柔始交未成父也卦中如九五屯膏既不能下
交其餘或無應或有應而不得相從皆不成交其
始出而下賤者獨初耳故諸爻皆以初爲主能動
故元亨在險中故宜於守正動者如雷雨之動也
雷鬱而未奮則陰陽之氣雜亂茫昧而成屯雷雨
之動滿盈天者所以造乎草昧也世道之屯由人
主之屯膏侯名代天以行雷雨者也
昧之秋非侯莫造故宜建之而不寧
象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自古國家之亂皆由綱弛而不收法散而不整故
救屯之法必以經綸經綸者法也經之綸之者人
也人與法
閑一不可
聖人瑞一卦既原其始又要其終乃以其主持幹
旋之法筆之於象卦猶局也象則持局者也卦猶

易經句解上經

拾肆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亨在震震之亨在一陽之動故得亨屯者初也盤桓非難進將審時而進下能動貞者在匡時行索長男之象名分不陰爲居下賤志心所歸宜事之以正也以陽不陰爲貴則英雄附之矣吐瀉而下土則天下懷之矣

此爻如肅宗
之在靈武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應五而迫於初爲其所挽故屯遼不進夫初爲
長男名號甚正豈爲寇哉欲得二爲耦以共濟時

艱耳二亦知初之匪寇但以未有五命不即從
主向之不字者於是乎字矣兩字俱指初為天下始
之守貞者未有父命也終之字者父母之命也自
五還歸
故曰反

此爻如唐義士之
舍靈武歸蜀者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當屯之時諸陰皆志於從人獨三以柔居剛在初
之上待其捷足妄意逐鹿不知夫神器有命不可
歸初若往逐而不舍徒取困窮耳

舍則為寶融往則
為隗囂公孫述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易經句解

上經

拾伍

也

四雖應初而隔於三故班如不進求婚媾者初求
擇主而事智也
故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前後開塞故膏澤屯而不
究也小貞吉大貞凶者卦中四陰獨初與五二陽
初小而五大五父而初子立初以從民望傳子正
也濟時吉也若五仍欲自為之人心不歸徒擁虛
器而已故曰大貞凶也

此爻如明皇之在蜀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與三為應以三逐鹿車必無成上進无所望退
無所歸泣血漣如而已上之乘馬班如與四同四
能擇主故吉上不能擇
主故窮所應無異也

三坎下
艮上

初天地與而君師立屯君道也以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蒙之可亨者以一真性未鑿也此真性至虛至
誠匪虛則施無門故我不求蒙俟蒙求我我乾迎
告者忍其瀆也虛而施無地故初筮告再三瀆瀆
正而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易經句解

上經

拾陸

易經句解

上經

拾陸

人之生也固若是蒙即其亦有稟賦蒙而心則聖
者耶蒙自可亨以亨行之猶所云先覺也但後乃得
其時也告而有節其何求而相應其志必虛學者
之時也告而有節其何求而相應其志必虛學者
之謂也中不度其時而強投是謂賣蒙夫蒙有初正
是也榮滋長而不自知彼聖功第自得其所養物優
作聖之能事畢矣故曰聖亨蒙者以蒙亨之也
也吾第能養之而已矣故曰聖亨蒙者以蒙亨之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源清不濁蒙者之性也果之育之行正
事以自得其正心自得之謂德所謂聖功者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在蒙之初情實未開或有蒙蔽發之而已發之者
端其明以通其蔽而已蒙心發而情實恐與之供

發故利用刑人刑所以輔教也數教在寬蒲用法
之過束縛之如桎梏然被將拘而不自得往吝之
說也故用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由童蒙而納婦而克家成人之能事畢矣言二之
先覺覺後造就小子至于成人如父母之造子火之
憐共蒙長納之婦直至有子克家而心始慍也所
以然者以九二剛柔得中故其教寬嚴互劑能成
物之終始所謂亨
行而時中者有也
一說包蒙者有教無類也其道主寬納婦者簡良
而投不輕納也其道主嚴寬嚴互劑剛柔相接家
事視國者
也說亦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易經句解 上經 拾義

三不中正挾坎險之行故獨不言蒙見金而不有
其躬或於利而喪其本心者也女若此中士羞與
為家矣臣若此中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處二陰之閒獨遠於陽故曰困蒙既已困
矣又乏師友之助如瞽之無相乎其何之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中居尊虛已以順九二冲然若一無知識故曰
童蒙童蒙云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心未盪而先
喻教則聖
功可成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上與初不同初之情實淺故發之利用寬上之情
實深故擊之利用嚴夫情欲者伐性之寇也寇不

可縱嚴以禦之而使不納於邪其始雖上下似於
相拂而蠱賊日遠身心目恬所謂拂之而乃以順
也者

三 坎乾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坎險也能見險而需者乾也陽實故有孚天光發
新易以知險可亨之道也凡天下之險皆起於人
以心之波有乎險者其心貞而不波據虛舟
以遊世雖大川可涉矣大川者坎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需以九五為主位乎天位其勢足自快也天下之
至險者常伏於至快以正中故能知險而需也

易經句解 上經 拾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飲食宴樂須承上需字不來方有著落飲食宴樂
人之所甚快也自君子觀之有至險存焉君子於
適意之物不輕往所謂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去坎尚遠故稱郊利用恒者居易以為
常不輕進也凡乾初皆有潛而勿用意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比初為近比三為遠故曰需于沙凡險難之來
潔身者得意于遠引躁進者行險以深入進不深
此非有大識力者不能也小有言者二所圖者大

不顧其小故人不諒之而言也夫豪傑之
欲濟時者非冒天下之不韙豈能成功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也

三迫於坎故曰于泥至者三有以致之也凡世途
不能為吾災災自我造耳我方敬慎寇何後生曰
聽而自我者宜自反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願以聽也

四入乎險矣入而能出者以柔而

不競也居易俟命所謂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泥與血見可畏而需之象人之知險也酒食宴樂
之具見可欲而需之象人之知險也夫甚甘必有
甚苦甚樂必有甚憂聖人之知險也夫甚甘必有
甚苦甚樂必有甚憂聖人之知險也夫甚甘必有
甚苦甚樂必有甚憂聖人之知險也夫甚甘必有

易經句解 上經

之險而不為所困
也故貞而且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四上俱居坎之陰故皆稱穴四猶有可出上則無
復之矣惟是上與三應三連二陽以上進不速之
客也陰性善下有敬之之象夫士以國士遇三陽
斯三陽亦必以國士報之終藉其力以出險吉道
也日不當位者位坎之
陰未大失者能因人也

訟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需之反也需之坎在外世途之險也非剛健
不能濟訟之坎在內人心之險也苟復以健濟之
其爭必矣需之孚在乾陽實而外光故亨訟之孚
在坎中實而外陷故窒需樂而訟惕需以待人必

先守已故貞而得吉訟以信人必至危已故終而
利涉大川指五言大人者使民無訟者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
涉大川入于淵也

涉大川入于淵也

兩入也而上剛下險一人也而內險外健皆訟之
民無訟之入焉五之中焉二之剛中得中是也
至中上無教化則訟故空虛流俗則訟故天者風俗教
民散久矣聖人慮大人之天下豈有淵
厭也故直以入淵危之天下豈有淵
而可入者哉其欲人之無訟意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易經句解 上經

爭始於事始於心謀始者謀之於始事之心也
情之與教化以厚人心天下無違心之事則無無
使民無訟者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諸卦初四二五三上皆為正應而獨訟則為敵以
上剛下險故也初之訟端尚淺遽止之以歸於无
訟故小有言而終吉其辯明者以不
辯也若辯之不已則終訟而已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青象曰不克

訟歸逋窮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始欲與五爭然以分則不敵以德則又不如二
亦自知其弗如也於是分則不敵以德則又不如二
三百戶無青象曰不克
訟言也蓋五之德既有以服二之心而使之自歸

乃二之乎中亦能惕于上下之分而慮以自完善故過者也
一說二既不克訟九五不奪其邑故得无青
青者四面削其地也周禮憑弱犯寡則青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不言訟不為訟也以為上嘗有德於我焉食其舊德不計新怨退然自守貞也雖危而終吉矣然德怨私事也或出而從王公事也私事尚退處於不爭矧王事而不降以相從乎其无敢專成蓋遜能于上也從王者而若此
訟之無甲乙聚訟之衆矣
訟之客來者是以上彼嘗以不逮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易經句解

上經

式壹

四可以勝初者也可以勝而能不勝反之以即安於命焉何謂命所安之貞即命也命者論理而不論勢者也我能勝人天能勝我譬之善傳日勝日負即命安貞者不求勝而亦長無負故曰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有吉而元吉訟而吉者端其元所以使民無訟也五具中正之德德至而人化之故險健者不得盡其辭源之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或者不然而之辭也終朝言速也訟即勝未有能受服者就令有之已不足敬况終朝三褫乎甚哉訟之不可艮也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以禁暴誅亂不可輕動也丈人老成持重之人如曰維師尚父方叔元老是也既曰吉而又曰无咎者師之吉在勝敵然下將功成萬骨受殃故歸之无咎吉无咎者使天不御也行險而順以兵之禍也剛中而應將能而君詳玩用藥者不愼毒止一身寢兵也毒天下三字最宜人善用藥者也以毒攻病使病者不知其藥之毒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於地不見有水兵寓於農不見有兵此兵農合一之制也管夷吾以內政寄軍令亦倣此意

易經句解

上經

式貳

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度四閭爲族使之相恤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容民之治又五人為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畜衆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無制之兵雖奇必敗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爲師之丈人故以吉无咎屬之三錫者引矢介鉞之命凡三錫也二雖具憲邦之猷然非王者之懷萬邦何以得此故象歸其功於王曰非將之功君之力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與衆也尸主也將權貴專
行師而衆爲政敗道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爲將當有怯時四居坎上與
兵法右背山陵合故曰左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有禽而利執言即師貞也長子帥師即丈人吉也
曰弟子與尸與凶者戒之也言任將之權貴專也
之潰由不專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功告成故大君有賞功之命開國承家以功之
大小爲封爵之次第也立功之人不必皆君子茅

易經句解

上經

式參

士雖封而民社之寄不與焉蓋爲邦家慮至深遠
不獨以保全功臣而已○馬周有言與其流毒於
無辜之百姓寧割恩於終何如慎用于始

三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元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

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元咎以剛中也不

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卦以九五爲上原猶推原之原筮卜度也原筮
元永貞元咎爲比於人者而言謂推度主心而有
來二句爲比人者而言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爲不
寧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母或汝不寧侯剛中指
五以剛而中故備此善也上下應謂四陰後大指
上六天下比于一尊而有負固之夫宜其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土和合老爲比天子親諸侯諸侯親大夫通而
下之以及萬國所以成比也庶人從官長官長從
諸天子所以比也

初大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
之初大有他吉也

焦弱侯云初比四者也四孚於五故初比之爲元
咎非獨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於六四之缶必
且自四而來及初矣初與五非
正應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二五正應親臣也故曰比之自
內親者易浹於壻故貞而得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易經句解

上經

式津

舍五比上
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應初在外故曰外比有孚盈缶初之賢也
四之外比將以初從上非苟爲比而已以人事君
節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誠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
中也

顯比者顯明其道與天下共見之先王心至大王
道至寬聽天下之自往自來而已前禽不爭邑人
不誠言順逆兩忘也曰使中者民之化
中若上使之故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四陰皆比一比陽而上六獨然居九五

乾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卦以獨為尊故小畜之卦以四為士陽為陰畜不宜亨而亨者以畜未成也畢竟君子當是時不能為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凡雲之不成雨者必有風以吹散之巽為風能散雲雨猶小人能阻君子之施也爻言既雨乃君子為小人之用抑又甚矣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舊說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玩之彖詞恐未必然蓋巽與乾敵則上下迫隔不當謂之上進又尚云亨者兼健巽剛中而言則是乾之始進五上尚為助也大抵此卦五陽皆同類獨六四一陰而已

易經句解

上經

式伍

卦以獨為尊故四為得位用事之人下三爻應之者急於求進也五上應之者惑於誤信也凡小人之始必浮慕君子況巽陰善入其折節謙下蓋以方信行其大詐者所以上下皆為所愚而不自覺中四且卑巽以順適其志無不與合謀而五又居謀既深矣交既合矣居中之政如雲欲雨而風散之用矣一陰覆之象而徒結何自而行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之受畜於小人者以小大用巽而密君子用壯而疎也懿文德者以微柔懿恭之德為章身之蓋巽道也健而能巽畜之所以亨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夫

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乾之三爻皆不知四之畜已而欲為之用初與二復者反也故知復而吉三贊之遂故至於說輻反目皆以義自決不復失身於離門者故無咎若九三者途窮而不知反既已受制於人而後與之爭其說宜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位近於五而不善入之卒藉其力以驅除善類自古小人收天下之先固主寵者而能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四非能畜五也五之初非不欲三陽之進也無奈睽近於四惑其小信攣固而不可解雖有權藉反

易經句解

上經

式陸

為四所用為富以其鄰之象夫五既藉四以權三其情之不能與四敵亦明矣乃聖人所深患者則以既授之以情結未有不假之以資已也蓋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至上九昔之不雨者既雨矣尚往者既處矣陰德載盈如婦之乘夫知月之幾望斯何時也而君子可以行哉嗟乎畜之有不過一小人耳終至

欲有為於天下而莫可誰何以五之合志也君子而不可先得君哉

履虎尾不咥人亨

人之所履者多畏途而文則更值其艱故復之卦爻其辭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易經句解
上經
式崇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字最妙一切紛華世味皆非吾素素者故吾之謂也能不失其故吾者可以入世亦可以出世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三之所謂者通顯之世途也而曰幽人者何原其
心也宅心誠然廟廊亦山林矣我不自亂世惡得
而亂之宜其坦然無入不己得也

其地者故其詞危

古稱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主卽英賓足恃豈無千慮一失哉故以貞厲戒之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一生踏履認取本來面目而已初言素操本
來以入世也故曰旋往則上言視還視却顧慮其終之
非不以入世也故曰旋往則上言視還視却顧慮其終之
取无咎施則性命之福德尚素履曰尚幽貞勇于
楊廷秀云履主于行然初尚素履曰尚幽貞勇于
行而三齒權于行而四吉五決于行則厲上反其
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
也未嘗忘于處也

易經句解

上經

式捌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
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
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乾下坤上乾似自降而曰泰者交故也乾上坤下
乾似得位而曰否者不交故也凡造化之交必天
氣下降然後地氣上升故風雨時而百昌遂君臣
亦然唐虞之世都俞一堂若家人父子秦漢以後
堂簾懸隔人臣視其君如雷霆之不可測識而望
其能上交難矣哉○蘇長公云泰之世陰陽各半
似不若大壯與夫之盛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
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
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
獨安夫泰要使君子君中管制其命而小人在外
不爲無指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
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之謂泰有過不及皆偏沴不交之氣也故聖人保泰只是財成輔相使天地之氣得其和平則偏沴無自而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外也

三陽同進而初為之首有茅茹之象茹相連貌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保泰機括重在包荒故爻者言之象又單提之蓋君子小人所以不相安者以分別太嚴也二獨務

易經句解

上經

式致

為包荒若不分舍惡黑白者然非僅僅包容已也小人勇若為河者我能獨御而用之以化其邪謀君子之道在疎逃者我求而收之以開其度上配于五之中行此所以私交而求之也泰運可長保也雖然當其荒容有汶汶之疑故大則無所揆棄亦無所私昵所以得尚于中行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之三否之四乃天運人事轉移之會故聖人於兩爻深致意焉乎之必使君子不往而復人於小往之不能守卓則往復之孚可勿恤而保泰之福可知矣此畫人回天之道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已過乎中故三陰翩然而下復小人之喜君子之憂也陰處為不富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九五帝乙歸妹而六五下交焉以君下賢猶以帝女下於諸侯也二六俱居中故皆言中行二之中在國治相道勞故交辭言事而不及福五之中在人在任人君道逸故交辭言福而不及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否生如城復于隍雖云天運實由命亂故勿用力爭而自邑告命命非天命之命大若舉措實害命之本也將否而後圖之故雖正亦吝聖人貴未然之防如此

易經句解

上經

泰拾

三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與泰正相反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可見人上之下其臣者非以下臣也自為社稷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儉者收斂之謂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三陰同進而初六為之首故亦有茅茹之象聖人慮其不利於正也故戒之以貞則吉而亨若曰正

人者君之輔也能相引以保護正人者真能愛君者也蓋君子小人初無定論小人而能為君子即引之之意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小人中往有浮慕君子者君子不察而受其籠絡便自脫身不得故戒以安守其否而後得亨不亂群者與之群而不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下三爻皆小人初進品尚未定故聖人引之以為君子三則小人之尤者包羞忍垢將有為也豈肯為君子足籠絡小人也凡言包羞者其才足籠絡君子則否之卦可不名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易經句解 上經 卷壹

有命謂有天命泰過則生否故曰无平不陂否過則退為泰故曰有命聖人何嘗不言命只是欲人挽回以培植善類故疇離三陽皆獲其福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休否與傾否微不相同休者有漸次而息之意其亡其危之詞五多言人事上多言氣運人事正所以維氣運也

三乾離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乾天也離火也郊天而火明燎遠有于野之象同而不出於正皆私相濟也故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言二也陰柔之性多私昵故只言同人而未言于野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乾行指五也剛健之人性本闊達而又燭之以文明也通天下之志所以能大同也通天下之志而通之哉天下之君子不期而同然者君子先得之耳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蘇長公云水之於地為比火之與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所不為

易經句解 上經 卷壹

初九同人于門元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初未有私繫故无咎曰出門者涉世尚淺游道未廣如人之初出門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非別是一人乃總諸爻而論其終也故不言
所以致福而直言其受天之福蓋致福之道已
備之矣履信思順以尚九二之賢天下交應有無
疆之休故五爻詳其事而此獨詳其應也如師之
是上六亦此意

三三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
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君子之終也

謙者天地神人之所
寶也故君子以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易經句解

上經

叁伍

一卑一高天下之至不平者也地中有山高者卑
之卑者高之是謂不平者地中有山高者卑
甚矣自高之心不謂多難取平夫人心之多不平亦
之心不勝寡雖益之猶懼其寡也多者寡也寡者
多之似乎不平是也故稱物不平如稱心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也

初最處下謙而又謙者也牧養也以謙養心則
心平矣川平則利於涉水心平則利於涉世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者唱和之謂三以謙為倡二承之上應之故皆
曰鳴謙從人而謙應有體勉曰中心得者見其出
於性也二以柔居中故曰中心

九二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以一陽統五陰謙之生也故以象辭之君子
有終歸之勞而能謙大禹之不矜不伐是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然九三君子也四雖居其上无乾已之嫌故无不利
三交相撝謙之上敢不謙乎撝者如人手之撝言與
后師師稽首交拜想是象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六五獨不言謙者五有君道羣后交讓則人主之
謙不必言矣不富以其鄰言无富天下之心也我
利用侵伐而无不利舜之征有苗是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易經句解

上經

叁陸

上六與六二均之鳴謙也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
未得者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一心以應三之
謙又行師征邑國者奮克敵之勇以自克其私也
乎故克已之勇不可不奮也

三三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行師皆以人和為本震為長子有侯之象坤
為眾有師之象九四為卦主所利建者即四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九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豫之卦爻合有所主象主卦德而言坤順震動无
餘爻隨六位而言五陰視于一陽為豫有心之
豫夫天地遠矣故其甚者以娛一身而不足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易於履言禮於豫言樂禮嚴
天澤之分樂也神人之和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上援於四分其餘潤而以豫自鳴小人之
態也鳴者志得而謂之志窮其戒深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

當豫之時能不溺于豫者為貴二為坤主靜之極
也靜生明明生果故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大抵
易經句解 上經 卷末

聖賢出世經世皆從無欲中來人
之所以濡忍不能決者欲累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蘇長公云以陽居陽猶力人之取健馬也有以制
之夫三非六之所能取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
若見物之正六二足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
三見物之正六二足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
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
故始失之疾而悔也
未嘗不以遲為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五陰皆由四而豫權之所在眾之所趨也然亦有
守正而不屈者焉介石之二是也苟非開誠布公
竊恐真朋未必聚即聚者恐非真
朋也故成以勿疑而後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
未亡也

貞靜也當豫之時必有至靜者而後能不溺於豫
然陰本靜以其居五靜中有動湛於豫而疾生焉
九四之剛恒不離也六居五之剛而亦時隱風惡之
伊尹太甲之事例過於強臣者然四原是良相若以
主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居豫之極故曰冥上變為晉晉則昭而不冥故曰
凡言渝无咎所謂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
以變卦觀之
震上

易經句解

上經

本剏

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
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征也以我從人者因人也以人從我者有我
者也惟歸之天下隨時則无人无我刚柔非苟合
動說非私昵此隨
時之所以大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交言隨時而動象言隨
時而息息者息其心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與四正應也而初為二所隨似乎有偏主而變
其常者故成以從正則吉有功指所謂明功者也
舍門內之配成以從正則吉有功指所謂明功者也
其所當失故君子以為未失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二與三皆以柔隨人者也所係所失雖有大小然
依人自立均碌碌不足道也故彖象愷不言吉
按隨之諸爻剛多得而柔多失柔隨人者也是
以有妄說之虞剛隨於人者也且多挺立之操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爲初所隨薛云正應然所獲一初是大臣有私
人也故雖正亦凶惟是積誠以固結於五坦然在
道無有曲徑昭然衷曲無有曖昧衆允而君信之
何咎之有曰明功者四爲諸爻之倡四孚于五孰
敢不孚于五乎天下以
從王皆四明哲之功也

易經句解

上緯

奉執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指四言四率天下以隨五故曰嘉孚與四有孚
相應五四相孚則君相志合而天下無不隨者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四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凡言隨者苟非出于中心之孚則必強之使從而窮之於无所往如上是也上无下隨之心而強之使隨故有拘係從維之象夫隨者非隨我也隨時也隨我則雖維之而不固隨時則不拘之而自來故必如王之往來焉如是則隨而無隨隨之大者也則享一誠之往來焉如是則隨而無隨隨之大者也

巽
上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

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之爲字從虫從皿器久而虫生之也天下大器也必上下精神常奮而後可以無事今也上剛而自恃下柔而莫違巽者苟容止者偷安天下安得不多事此兩句聖人指出致病根源元亨則又之者也涉川者舟楫欲新治之具也長年欲擇治心人未涉則瞻風候浪事有備也方涉則同心共濟人人無猜也治蠱者能如此何事不濟先甲後甲蘇長公謂先甲三日指子戌申後甲三日指午長寅焦弱侯謂下卦爲先三甲上卦爲後三甲俱不如朱註爲妥大抵甲者于之首事之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治蠱者新之而已振民
新民也育德自新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易經句解

上經

中拾

初卽考亦無損於令名故无咎然惟其在初必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蘇長公云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
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
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
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跡可以免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晦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三純剛而四純柔治黜之法與過於柔也寧過於剛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之幹蠱不自為也委之二而已用譽謂用二也
中德譽或云即民譽之譽承以德省言二承之以
坐享其成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幹蠱之事有五交任之所謂元亨而天下治者至
上已可以無事而身居事外故得以不事王侯
欲靜之故治天下在齒與治事而治身無事無其
此所以上居良極蓋事無事者

三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
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
不久也

易經句解

上經

肆章

消長雖係天運然盡人以應天者不外於正正為
天道則凡念不可告天者皆非正也至於八月有
凶者臨為十二月之卦至于八月則轉為觀則四
陰長于下二陽消于上矣无凶而而有凶蓋預為
慮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保民无疆

澤以容水地以容澤無不容也無窮之
教思正所以容保民不必分爲兩事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咸皆也初階二階初相與並臨四陰故二爻乃
稱咸臨初之始進而鄰於二非正已不足以致友
故貞而得吉二陽浸長而鄰於三益小人之未順命者
途已闊故吉无不利隣於三益小人之未順命者
獨力難勝故階初以
臨之然後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說以臨人君子之所不與也故无利憂生悔
悔則无咎蓋小人化為君子斯君子受之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以二陽為主四應初大臣之不自用而用人也
五應二大君之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勿二則
專故曰至知人
則哲故曰至知人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厚也臨至於上至者益厚其終而宜者坐享其
成以此臨民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者也志
在内者曰至曰中非其外飾也明矣
凡上爻多總其成不必另指一人

易經句解

上經

肆章

三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
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
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下觀人主人主自觀其心盥洗也洗心於密有
不言之信無形之儀式也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若使民觀我易使我民化民難下觀而化非神道設
教其孰能之留神聖人亦如天之不言而四時行也
其耳目視聽猶人所以神其所以神是耳目視聽非
猶夫人也故能觀於所不可觀者至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四方殊俗教者因俗而牖之者也
故雖有神道之主不如省方之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大觀在上而自遠天子之光此在小人則可非君子所宜有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觀不逾闕丈夫之貌在於四方二陰柔居下不能遠觀丈夫而效女子之觀良可鄙也夫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大觀漸近可以進矣然君子之行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故觀我生以進退我生者平生所學道是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近五親承天子之光故利用賓

易經句解

上經

坤卷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與民生均之生也然天生君子實藉君子以生民故觀我生者觀我之為君子而已觀我之為君子者觀之民而已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非我也然而未始非我也後知後覺非君子覺之而誰也一夫不獲是子之辜志何時平乎

震上

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

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

利用獄也

為卦三陰三陽中外相間有相噬之象蘇子云陽欲噬陰以合乎陽陰欲噬陽以合乎陰者也物至

於相噬則教化不可施故利用獄用獄非聖人之得已也亦幸有動明柔中之德動若雲迅則無洗法明若電管則無隱情柔中則哀矜勿喜刑求無刑斯治獄之善道也然考上古之時畫象不犯未固已預知末流而先兆此象耶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肉之脆者曰膚二以純柔治剛故曰噬膚滅鼻則刑初剛之重者也治獄而一於柔則人將易之况二其柔然後奸民有所微而可以重法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易經句解

上經

坤卷

六陰三陽陰之性本不能斷決而居陽則所治者尤為難決之獄其象為噬腊肉遇毒長其毒則不能无失出也失出故小吝然於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肉之帶骨者為肺以九居四其治獄剛柔相兼者也故曰噬乾肺金剛而矢直九陽德本自剛直然

於用獄君子蓋惻然傷之不能使民无刑而至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以六居五亦非純用柔者故有噬乾肉之象成離之主以柔中折獄可以无冤民矣而聖人猶戒之矜哉惟刑之恤哉

上居終日中則昃聽斷不聰而輕重失
平者也上於象爲耳又離終化坎坎亦爲耳
離上

剛質也柔文也剛柔交錯文質彬彬斯爲
美小大由之故大亨而小者亦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易經句解

上經

肆伍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化交往爲離曰焦
聖自錯陰陰則分瀚
人成有進之陰剛園
所人經而主爲上云
以道緯反而陽文柔
思無之於止助者來
虞以象陽也外明以
夏止故也復知於剛
之之曰歸皆內爲剛
質則天文朴以一主
而流天所剛陽爲主
傷有文謂爲上蓋一
殷不非至主而爲陰
周可有限文小利則
文言制而剛有則而
也者而變柔依陽爲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既明庶政何難折獄無敢者敬忌之意也民命所
關一有敢心而濫獄多矣故君子雖觀情若火而
慎重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陽剛之德固四之所欲安車而聘也乃守恬
脩姤自賁於下爲舍車而徒之象蓋以德爲車故

不屑非義之乘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柔不得剛則無以成賁剛者柔之所須也六二柔順中正上附九三之剛所謂相須而成賁者三在上故曰與上與初賁於已

二貴於人剛柔益不同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文之盛也文盛
恐滅質戒以永貞而後不至於陵夷所謂文明以
止者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如者往以賁之也皤如潔白貌白馬如詩所謂皎皎白駒如有高飛遠舉之意皆指初也四初正

易經句解

上經

肆陸

應慕其潔白而欲往以貴之陰柔多華其所以貴
必有致交而盡飾者初弗義四故飄然高舉如白
駒之逝欲與初所謂舍車耳蓋初其自潔雖無心於
寇哉四之下賢爲婚媾焉忘初之初其曰當位疑者
以四當高位勢足修車馬之飾故初疑其非義也
顚四原以愛初而來雖衡門之轍難挽而緦衣之好自真是以終无咎也

六五賁于丘園東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于六爻最高丘象在卦外國象丘園者賢人隱
遯之地賁于丘園謂聘賢也聘賢之典宜隆束帛
吉蔑近于吝嗇然明信可質非其文之謂也故終
兩柔不能相賁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卦言賁而諸父多以質勝獨九二賁濡稍尚文而即不貴貞戒之上則直指本色白賁無色也聖人固陋而生文明也上三爻由文以復質既雕既琢還反於朴也

三三三
艮上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柔而至於變剛小人之盛可知順而止之見可而後動能順天者能回天者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不獨以小人剝君子亦有剝下奉上之象基之不存宅將焉附故君子守約已以裕下下安則上

易經句解

上經

歸來

亦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人以牀為安牀以足為安自足而上為辨蔑無也
正人未嘗無而小人視之蔑如也二應五五方留
君子故不與二小人欲害正而無與則蔑人者乃所以自蔑耳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去其黨而從正小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膚蔑貞不
必言矣故直言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

也

蘇長公云六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無寵於其類故擇其害之不及者許之四以政也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碩果不食必有留之者矣所以留之者天也天留君子以爲民所載是得其與也夫君子小人兩立君子既得與則小人失其與也小人失其與則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三三三
震上坤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易經句解

上經

律則

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

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者如主之久去而還歸幸之辭也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七日來復有三說有卦氣起中孚之說又有謂歷坤六位至復爲七然不如本註始復之說於反復二字更明
天地無心無心而忽若有萌者是爲真心生生不已之真機也人心一天地也天地之心復在冬人心之復在夜孟子謂也夜氣之說蓋本諸此王輔嗣曰靜者反本之謂也語息則動動者非爲心者也然動息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焉焦弱侯甚愛其說余以爲似矣而未盡也夫待動息而

經 19—386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三陽逐而二陰止者之受畜亦明矣牛豕皆陰類豕牛國也所以防牛之逸書曰牯牛馬是也爾雅豕子猪豕積積子也牙者畜之牙也海岱之問以豕繫豕謂之牙今牙門之牙亦指門前橫木之象然有以豕之牙則不惟畜之也凡小人之蹢躅若牛豕吾害且有以固其待豕之心而使之驚驚之性而不為吉又曰有豕以固其待豕之心而使之驚驚之性而不為之未進惟是也故以小人而就可喜可慶者亦不在君子也小畜是也此以小人而就可喜可慶者亦不在君子也二卦之反對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易經句解

上經

伍肆

初二之未進忌二陰也至於或牯或牙合以受上如畜於是乎舉天下事惟君子之所展布而無不道大行也

三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口之食物上止而下動卦上艮下震象之動者類貪饕故下三爻皆凶止者類恬淡故上二爻多吉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所養者貴其及人自

養者貴無求於人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上止下動動不若止也動於言語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貴也

初之德足以自養也見四而朵頤焉求人而自喪其良貴也故凶

六二顙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也

陰不能自養故求養於人卦中之可資以動者初與上而已皆非二應也故下求則顙上求則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大悖也

三雖與上正應然上方秉權夫權之所在可避不可附也三居動極不勝其趨炎之心而違道以干

易經句解

上經

伍肆

之上方戒震主而遠私人如三者宜其十年勿用也且歷四臣必嫉歷五主必忌何利之有

六四顙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顙頤之吉上施光也

吉上施光也

四不能自養而求初以養故曰顙頤然初求四為慕勢四求初為下賢苟下之者有就就之專則應之養皆上之養故曰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從上也

五不能養人而資上以養似乎拂經然古稱上聖其臣莫及其次臣主俱賢其次不及其臣不及而委之以國正也若棄賢而自用

亡舟楫而欲涉大川其將能乎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易經句解

上經

伍伍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承之不勝其
弱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馭陰不貴乎陽之凌
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爲福也哉立陽以養
知夫陽之過乎陰之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失
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君侈已甚而國無憂患則
衛故曰棟撓斯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
益張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
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有大過之勢有大過之行勢不可以无所藉也無藉則孤行不可以有藉也有藉則撓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

枯陽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

以相與也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

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陽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陽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上六過涉滅頂

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六爻往往反對初與上反二與五反三與四反初與上均之弱也初何以不病弱曰所謂本末

易經句解

上經

伍陸

傳

弱急於求陽故初於二上於五皆不難小心以下
 之初得二而爲之藉故相資而元咎上不得於五
 而不忍坐視至於過涉滅項以徇之可悲也不可
 咎也由是言之其失蓋不在陰矣二與五均之枯
 陽也二何以生梯五婦得士華二與四均棟也三
 女妻而五何以爲老婦得士華二與四均棟也三
 而能用陰者也三與五皆過剛而茂陰者也二近
 初四應初二之於初也下之如老夫之類爲女妻
 下也初之於四也承之如下字之爲棟承也曰枯
 陽生梯者嫩枝也柔之象也曰不撓乎下有初
 在下故不撓也所謂在則雙美者不足爲吾輔也
 也五驕弱以上爲老醜而不足配也無輔安承則
 自負強弱矣獨陽安生則空華而已矣所謂離則
 有燒而弱矣夫徒知陰過乎陽之爲禍也孰知
 兩傷者也嗟夫人生徒知陰過乎陽之爲禍也孰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陽陷陰中故各為坎一陽中實故稱有孚
言世雖險而吾心自有亨途也苟人心無
險而世途之險往可平也故曰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焦弱侯謂八純卦均未有兩字習坎之上或脫
坎字然玩象辭只解習坎非脫字也百折而必東
者水之信劉玄德雖在顛沛之中而信義愈著故
形無形而復振所謂心亨有功者也王公設險兼有
而言

易經句解

上經

伍朱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歐陽永叔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
高山者永叔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
為樂夫險可以習則深淵者至不能涸也出沒以
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
德故曰君子以常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處坎者必有濟險之才與出
險之德初肯無之故曰失道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與五雖均中實然二不正心或未純不如五之
陽剛中正也凡濟險之道欲超然无繫不欲其有
求欲規中也五言既平心平也二言有險心險固宜
其未出中也五言既平心平也二言有險心險固宜
求者有喜功之意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之往也枕所以休息者來往皆險無所復之退而
休息又與初同入于坎窞蓋三无濟險之才又无
其德也

六四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樽酒簋食或用缶至朴也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之密此非獨能獻其心者不約自牖至曲也居險難
五耳有君如此何患無臣故曰剛柔際慶四之遭九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易經句解

上經

伍朱

坎水也祗適也水流不盈適得平焉善行險者行
所無事也祗適也水流不盈適得平焉善行險者行
味水盈而爭流於是行險波濤而止平之一字最有
好大也中改而平此言无咎大之無事即陰功有
象言也中改而平此言无咎大之無事即陰功有
或至生事聖人固慮
人之以險為功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上與初均之失道也初居坎初失在於不能止故
曰入入者往而即之也上居坎終失在於不能往
故曰繫繫者坐而待之也上居坎終失在於不能往
言其不能動也曰三歲不得其之也上居坎終失在於不能往
解脫者乎諺曰智者三日愚者三年非虛語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不患其不明而患其傷明故戒以利貞牝牛順麗者其象而為所麗者則其體也日月天象而天為之體百穀草木地象而地為之體故論明當端其體人知祭主之明有過用不知其所以出是明者非也夫明生於虛虛中之照不如其所以出是明空無所不照故離之取象於明者以其中虛也若夫臣無所以君為明故不言明而言柔必麗乎中牝牛吉如牝牛之至順而能引重致遠也則幾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易經句解

上經

伍玖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麗於二履聲錯然則知嘉賓之在席指二也敬其所當敬上交不瀆故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畜牝牛吉者二實當之

九三曰日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之昃者魄也而有未嘗昃者存人之老衰者形也而有不老不死者存故太上起於其外其次達之其次安之其次悲之其次悲之者如牛山之出涕日何不日鼓瑟悲之者如牛山之出涕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陽剛不中而居重離蓋過用其明者突如其來如言迫也焚如言燄也急迫而傷蹂躪炎虐而傷暴明而至於使人无所容是好察之過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柔尊居中蓋明而能生愛者離照之下无不麗法象曰離王公也言病瘵乃身王公當如是彼沾沾得情為愉快是法吏之事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居柔極蓋明能生威者王用出征殲渠魁而赦其醜既無漏網又無波及蓋明而麗手正者故曰以正邦也今夫兵刑政之大者也兩抵或用其明所傷必多單舉出征而刑可知大欲過用其明

易經句解

上經

陸拾

易經句解上經卷之終

易經句解卷之二

晉江林欲揖平庵甫註解

男華昌孫聞芬手錄

張潛夫確庵甫較

姪印昌素庵甫全訂

周易下經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者無心之感也

女吉者無心之感也。有少心則有邪正。故戒以利貞。則順以從君。所以吉也。

易經句解

下經

第壹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有三有氣感有心感有情感天地氣也感無其感聖人欲心感無其心男有情感天地氣也感無其於容儀者關雖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物之受者各滿其量而止惟虛空不可思量以虛故六爻皆動不能滿也夫虛生於無欲無欲生於靜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

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

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人足未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也

應足未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也

入應足未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也

者入應足未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也

隨之能自是也害也居者寧也出者隨也

下志已矣故官能無志者先之也彼者然也

不若三朋交矣股良而象無志者先之也彼者然也

靜也動者吾朋交矣股良而象無志者先之也彼者然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為心位也處思自地而日無思者何也

感非心位也處思自地而日無思者何也

物有往來而人心無感也其應物者何也

能道也往來而人心無感也其應物者何也

各從其朋而不得中者命於心者與物無往來也

員故其朋而不得中者命於心者與物無往來也

可無心也物與物則相從大心者與物無往來也

者以應一物也物與物則相從大心者與物無往來也

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說也

志欲宣居兌體兌為口脢居口之下即口中說也

人言者故為咸其輔頰舌夫齒頰之
騰口而不心况可語於無心之感通乎
讀下三爻知非禮勿言而總皆誠之於思
三非禮勿言而總皆誠之於思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亨无咎利貞久於
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

易經句解 下經 第五
道之可久者必其正者也然正非執極不變之謂
變而通之而不離乎正也利有攸往即天地之不

已也終始循環於无端經權游移於不測所謂道
也言日月四時不言金石者日月往來四時變化
皆以變貞其常金石滯
於常而不能變者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之用至無常而雷之必動風之必鼓其體則
至恆也立不易方者立其體而已體方而用員道
之所以可久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六居巽初入門之始也陰性沉深求而愈鑿故曰
浚恆者如浚井之沒穿鑿不已是於坦夷中別
開一坎阱故凶而无攸利此鉤深索隱之
學也或曰此刑名之學愈求而愈刻者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能以學問變
其氣質故得悔亡蓋操情復性克己之學也 僅

曰悔亡與聖人之久
道化成者倘有間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
容也

九三剛躁者也二三其德以陰陽於世
至身辱而无所容此縱橫夸詐之學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居震之始陽性浮遠驚而愈荒故取象於田
无禽言馳騁鮮實也今人言蒐採之富者曰目賊
此記誦涉獵之學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柔中似有得於道者德者得也恆其德貞謂
執其所得而不變也五非漫然恆者惟其知柔而

易經句解 下經 第五
不知剛執一則有餘化裁則不足故其
象為婦人吉夫子凶蓋守雌致柔之學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柔動之極柔躁者也急於用世振動而不安
欲以求功而反至於生事故曰大无功此王介甫
之紛更以其學授天下者也合大爻論之觀其所
恆也久不于道與道而不均非
恆也故六爻皆論道術

遯亨小利貞
聖人之為君子慮至深遠矣慮其後時而退無及
也故當二陰侵長之時而即戒之以遯又慮君子
有佗倖無聊之感而慰之以亨若曰吾道自足退
居何病且養晦俟時能進者固在我也然而未已
非小人之利也故戒小人以利貞

遯亨小利貞
聖人之為君子慮至深遠矣慮其後時而退無及
也故當二陰侵長之時而即戒之以遯又慮君子
有佗倖無聊之感而慰之以亨若曰吾道自足退
居何病且養晦俟時能進者固在我也然而未已
非小人之利也故戒小人以利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

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位而應就正君子見幾之時也及時而退未足慮而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及陰有恭陽之志而不可即是有企天之謂遯而親者不可

易經句解

下經

第五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執猶係也黃中色牛順物二陰俱小人而二更
巧知君子之居而高而中易去也以爲將欲傾之必
先結之於是以擊而不可勝也執用黃牛之革者然

也哉固結愈密而籠絡愈巧君子必小人之巧者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下此二陰當遯而有所係此疾在膏肓危之道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在當位而應之時見幾獨發彼方留而此已去其

易經句解

下經

第五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在事之外然遠去遯之肥也有應故有疑上無

三乾下

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

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四陽盛而不怠其不壯而患其恃壯故戒以利貞天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經 19—394

介福以中正也

二連三以順乎五而九四間之故愁如二中正守貞不失五明君也其鑒二之忠必矣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下三爻皆坤體故順而相信明出地上近者先得之無摧如愁如之嘆故悔亡志上行者言柔進上同行衆之志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三柔並進而四以一剛據於其上非同類也非類則不能無忌五方應坤必不四與則不能無懼故象鼫鼠位不當者以獨陽間陰所處不當者以獨陽間畏慎之相終近強解

易經句解

下經

第玖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與三均稱悔亡者三居地上而五正明之出也悔者晦也未出地為晦出地故悔亡也失得勿恤不必以四為得上為失只是言王心之虛蓋離為中虛虛生明以是象照天下闕象進之途開文明之運其吉慶而无不吉慶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而居上者角也離以中虛為貴無取於剛五柔居中最吉四以剛介三五之間迫於眾忌故危上以剛居卦之外乃遠人之未服王化者陽剛有威故用自伐其邑則厲而吉无咎然大明之世有不王之國所謂阻深閭胃牙耀于光明者故曰道未光也夜郎王曰漢孰與我大也是此類

剛而居上者角也離以中虛為貴無取於剛五柔居中最吉四以剛介三五之間迫於眾忌故危上以剛居卦之外乃遠人之未服王化者陽剛有威故用自伐其邑則厲而吉无咎然大明之世有不王之國所謂阻深閭胃牙耀于光明者故曰道未光也夜郎王曰漢孰與我大也是此類

三下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一卦當文王與紂之時他卦言利貞而此獨言艱貞文王之遇亦危艱矣乃吾夫子不以艱貞歸文王而以歸箕子箕子更艱於文王也文王當三分有二之秋易拔威以震主而柔順之難箕子當當貴威無權之秋易屈節以避禍而正志之難文王之可以無夷而夷也箕子之可以無艱而艱也非為文王箕子不得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易經句解

以自明用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焦弱侯以二老當之垂翼而飛不敢顯舉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去此適彼故不免於主人之有言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焦氏以文王當之順

志乃大得也

焦氏以武王當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

坤為腹白離人坤胸至親得紂傷善之心遂去而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之於上六其明而不能極權不能正而義又無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易經句解

下經

拾壹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義全是以卦畫取象如父初子五三夫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

弟夫婦婦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位內外不嚴內教不嚴家滋甚人知父

於女弟之貞夫未有不本於母之歸若也父子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易經句解

下經

拾貳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以陰受陽以虛受實有富象家非一人之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利又巽有順象主

凡言有家者合而言之也假如秦假無言之隙二
正乎內五正外分而各正者生於一故曰天地
之大義合之而交相得者情也故曰情生於一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正家之道義勝乎情故下三爻多主於嚴至五而
肅雍之化已治故提出愛字威克厥愛也上居家
肅雍之成衆志已孚故提出愛字威克厥愛也上居家
得終吉特所謂威者在於反身自治而不專尚乎
威嚴焉耳夫以畏其身之謂愛故齊家在於脩身
離上兌下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
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易經句解 下經 拾卷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說而麗明柔進上行得中應剛動者似跡於合而
且謂之下睽而麗且謂之下睽而麗且謂之下睽而麗
兌澤而下剛柔易位而不相受也柔居上剛居下
雖應而剛柔易位而不相受也柔居上剛居下
夫卑也亦有睽而不睽者矣天地事同以大事而
陰陽各從其配也此皆睽而小睽時用之所事類以
也今卦皆反其宜此皆睽而小睽時用之所事類以
女同居而大睽宜其居止於小睽吉也然草亦二
居二剛柔得位而睽反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避咎也

居睽之時悔也初四正應始睽終睽故得悔亡朋
友有之乎故也惡人非四指四既以初為元夫初而
復之以四為惡人蓋惡人非四指四既以初為元夫初而
當以也初欲交而四不能交其構之象故進則四之
有是以乎其心而消其交構之象故進則四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剛五柔柔主多猜徑直而行途必相左二居兌
體曲而善說能紆其途以遇之有于巷之象近於
直也故曰未失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輿曳於二掣於四劓於上皆三之妄見所造也見夫
前仇後有若天刑者而三之自處位不當以致承乘應之多
此所以然者由三之自處位不當以致承乘應之多
易經句解 下經 拾卷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四與初應也而當睽之時所睽必兩孤而無助
必思其配也其當睽之時所睽必兩孤而無助
知其為元夫也夫由離得合者既合
當虞其離故以危心處之然後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
二五正應厥宗親之也噬膚言二之不愛其膚以
報五也古人云苟有上於社稷亦何愛於髮膚即
此膚也當無所重者利於社稷亦何愛於髮膚即
之變也當無所重者利於社稷亦何愛於髮膚即
居東三載案此爻如成王之王於周公叔父風宗也

也廖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兩則吉象曰遇兩之吉群疑亡也

三上兩見字皆疑心為之負塗載鬼見中妄猜之
光景也疑情一釋衆見消融說孤遇兩不問可知
於卦戒其睽而於交喜其合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
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
正邦也蹇之時用六矣哉

易經句解

下經

拾伍

蘇長公之解得之解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
北則西南者無難之地也君子將有行也必先
靖其志而後居之也故君子之居也必先靖其
志而後居之也故君子之居也必先靖其志而
後居之也故君子之居也必先靖其志而後居
之也故君子之居也必先靖其志而後居之也
此非遠近之可也亦在焉則求人之不厭其
勢之利也遠近之可也亦在焉則求人之不
正而能人也非也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若
斯人而與之往其有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
功無疑也上六當之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下有水內險也故曰蒙險在人心中也山上有水
外險也故曰蹇險在世途也君子不問世途而問
身脩德反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之涉難尚淺見險而
止智也故來而得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二獨稱王臣者二五正應義無所逃即明知其蹇
而不得不蹇也曰吾知有王而已躬匪所計也夫
躬且不有而况
於蹇譽利鈍乎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陽剛有濟險之才然與五非應反而就二將
因二以達夫五也夫王臣蹇蹇如同舟遇風其喜
居內故曰內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柔弱之才不能濟蹇故來而連於九三居實為
主而三陰以虛附之同心佐五宜必濟者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易經句解

下經

拾陸

諸爻皆有往來惟二與五無往來二於義不得
故曰大蹇五有君道於下不稱朋明者二朋之也
此濟蹇之一時也日中
節者以其時則可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下四爻蹇之未濟也五方濟蹇而上來就之適當
蹇極化解之時故獨稱吉夫正邪者大人之功也
上無功而若有所碩大
之功者得所從故也

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聖人係卦不輕取象凡卦先下後上今人占兩
者先雷後雲輒曰不雨以陽氣居下閉塞也先雲

後雷解曰必兩以陽氣居上發散也以此占之百
不失一故先震後坎為也先坎後震為解取象各
當良非偶然而已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象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
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
哉

解之時兩言耳未解則利用動而後收撥亂之
功解則利用靜而後亨與之息故難平而思息之
有求而利則情也順而後亨與之息故難平而思息之
是功而利則情也順而後亨與之息故難平而思息之
蘇之喪功也如百果草木之望雷雨不當復有以擾之來

易經句解

下經

拾柒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去湯火嘉
與維新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三陰皆小人初者九四之所必解也然初居下罪
過尚淺可及寬政故得无咎象言剛柔之際謂四

也四剛初柔雖應而非類四以象言剛柔之際謂四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二狐指三黃正色指五矢剛直指九四二與四同

德與五正應而三指五矢剛直指九四二與四同
也邪婦既去相以狐媚間於其間不兩立之勢

得故貞而三陰黃矢所以射狐
者一說三陰黃矢所以射狐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以六居三為負且乘非負四乘二也蓋負戴至賤
喻陰柔无德也乘非至貴喻居下之上也所以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吾指初同道為朋未當位者非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象以君子之解驗君子之能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易經句解 下經 拾捌

小人之驚害隼也其居上則高墉也射而獲
之者公也蓋抱黃矢之貞待時而動者也

不似之多事者何也夫國家之憂小人之為也射隼共
赦過宥罪可求其無知不卑之小民而不可施於處高

之類邪

解者非逞於一擊也故以九二為得中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損下益上也人主能視損下如自損惻然常存夫不

康乃身也人主能視損下如自損惻然常存夫不

損下益上也人主能視損下如自損惻然常存夫不

損下益上也人主能視損下如自損惻然常存夫不

損下益上也人主能視損下如自損惻然常存夫不

易其慮遠矣

惟恐下之受損仁人之言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
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曰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上益下上似得損而聖人直係之曰益明乎君
之藏富於民也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者推而廣之
也夫施之博則益亦待損矣上道之先者不求民
待損而後施則益亦待損矣上道之先者不求民
損之故六爻中惟四自損以益初九五則不然彼
本之中正以爲有孚之惠心初九五則不然彼
川之舟楫上未嘗損而下無益其利如天之爲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夫天無
不施地無不生而天地施生其益無方夫天無
已雷以動之風以巽之萬物日進日益而不知爲
天地之時也體上雖不損焉可以行

易經句解 下經 式壹

卦本出於乾坤乾施一陽於坤爲震震得乾之健
故動而象雷爲異得坤之順故震巽皆木有舟楫
生一陰於乾爲巽得坤之順故震巽皆木有舟楫
之象木之德仁於序爲春政天施地生其益無方
地生之時也有行慶施惠之象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之益物也順之雷之益物也逆之遷善順也日
則遷則改有風雷迅速之意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初受上益者也受恩厚則圖報亦難故利用爲大
作必元吉然後无咎者何也凡興作之事必用國
之財用民之力兩者皆國之損也所益不足償國
所損則咎至矣故戒以下不厚事不以事自厚也

上以事厚我而下不以事自厚免咎之道也初九
就之施一陽於坤而成雷者也雷性奮故利於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之益受之五者也昌爲乎稱或曰惠心之主不
任受益下之名也中正自二始既得之以無心而
終復保之以一節若而臣者非王之臣而帝之臣
也故曰王用亨于帝吉成湯得伊尹曰簡在帝心
高宗得傅說曰夢帝資予良弼古明
王得賢相往往薦之于天蓋其重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不中正故有凶事之益凡明主之寵其臣也必
有以責之即譴其臣也亦必有以玉之三能有孚

易經句解 下經 式貳

中行惡有忠懇滿腔若白圭之無玷而主不見諒
者曰固有之忠懇滿腔若白圭之無玷而主不見諒
堯之天下亦曰若固有之夫觀
若固有而後寵辱可以不以不驚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六四益下者也益下而下或未盡諒者惟遷國爲
然何者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也故必合於中
行乃能告公而見從告公者公而告之也若盤庚
遷殷作大誥是也邾文公遷釋曰苟利於民孤必
利焉此以益
四者坤之生一陰於乾而爲風者也古王遷國辨
其燥濕曰風土誓其淳澆曰風氣觀其習尚曰風
俗故有利用
遷國之象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雖虞之益惠而不心故推本於有為惠心財之惠有窮心之惠無窮故曰勿問元吉者自滿其惠心而巳雖然亦有不得者堯舜之猶病是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曰或益擊口或擊皆稱外來外來皆不期而來也二辭益而得益上求益而得擊皆非所期而來則誰為來之歸之立心而巳心苟末貞雖欲無益不可得也心苟勿恆雖欲勿擊不可得也夫立心由巳而由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

三乾上

易經句解

下經

式參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且凜然危之者何也欲決小人者四陽也欲決而不忍即決者五也五君也上居兌體而比於五君則之惡未易決也揚于王庭說者以爲聲罪致討之首著不然也天下未有不既暴之主庭而尚留計之者著不然也子策而不去則其禍必中於君子矣聖人益為君戒以孚者積誠以信于主也既孚矣然後號其同類以危心處之若禦敵者傲備自邑而後不快心於即戎是以一往而高塘之隼可獲也玩彖詞可見藏健於說寓決於和皆所以狃小人而使不吾

備可知其不遠揚也其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者言當決之日當如此以聲罪耳至其所以決之策則在乎號有厲而不知和也利有攸往決而和者也尚乃窮知決而不知和也利有攸往斯決矣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德之施為澤居者積而不能施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制小人如制敵然勝在往前者也初居下未孚而謀未完遽然用壯以輕進徒取咎耳咎不在往而未勝在乎以不勝者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先為不可勝者也惕而且號凜若莫夜有戎然不忘戒也勿恤者無之也惕之而使小人不吾

易經句解

下經

式肆

備所謂決而和者故曰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三與上應者也上為眾君子所攬其欲得三也其能壯于頄以絕之彼且惡我以及其同類故因夫

苟壯于頄以絕之彼且惡我以及其同類故因夫定大計者不必暴其幾抱深心者不必自其跡三為所滿如此則君子獨與上合至於獨行遇雨若濡不備而愠者終乃嘆我之不可測何咎之有夫其之用乎號而巳不號而獨之不可測何咎之有夫其謀雖同類不可使聞况可顯然眾暴之乎君子此以知王庭之揚

非為未央設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牟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處不安與三之同見五之感上而未即失也欲坐
視則不安與三之同見五之感上而未即失也欲坐
故次且遲疑而不進不安即上進也雖然四亦知夫悔
蓋為三也恨三之我陽我而實陰操之三之若濡是
牽羊乎籠結在悔可亡矣而惜也感於聞言有不
也四能知此則悔不亡矣而惜也感於聞言有不
信獨行之心不信斯悔不亡矣而惜也感於聞言有不
之獨行不相應聞言不信悔不亡矣而惜也感於聞言有不
兩句位不當者所處之位兩子相疑也聰象獨提此
能明三於耳日之外也夫君子獨是獨聞雖其同
矣不如何見不能聞者夫

九五其陸夫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夫之下體健虞其壯于陽故空濟之以說上體說
九五兌體而近於上為陰所感有竟陸之象幸其
陽剛能割其所甚說而果決以決之合於中行可
无咎矣然聖人猶以爲未
光者以其有說之根在也

易經句解 下經 式伍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五陽既同心矣王庭之揚將於誰號乎曰終不可
長者戒小人以慮其終也慮其終則不敢爲小人

姤女壯勿用取女

凡物少之微壯之微老過四湯過盛乃聖人
於二五之交曰枯陽曰老婦老夫是以知壯之微
老也姤一陰始生而聖人繫卦
詞曰女壯是以知少之微壯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剛強銷 綽約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

時義大矣哉

姤於時爲夏萬物相見故曰咸章剛遇中正指陽
剛居二五而言有君有臣天下大行之會而有一
陰焉柔辱於其間聖人業以女壯
慮之然則堅冰之戒不待履霜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巽以申命重巽也姤如風命令象之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繫于金柅者止其往也貞吉見凶以義禁之也義
不可禁勢不能止其往也故又有羸豕蹢躅之戒夫一柔
柔之禍最烈一柔而巳哉始將牽連而俱往者也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易經句解 下經 式陸

魚指初賓指衆陽包有包容之義凡君子之遇小
人能容之使爲吾用者非有大力不能惟二剛中
操縱得宜足以容初初容於二甘爲二用故无咎
若或生其災而使衆君子遇之恐疎者或投之隙激
鮮有利者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

夫之下行以遇初而行以夫上而隔于九五姤之九三
欲下而行以遇初而行以夫上而隔于九五姤之九三
進兩爻詞亦相初而然其情則異矣上爲莫以甘于
五之重剛不中果與初遇必有危厲幸二不牽與
三同行而已獨制之三之得无大咎者二成之也
象曰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陰之始進勢尚微賤君子直氓隸畜之耳進而遇
四又以應而成比魚且睽而得水矣故曰包无魚

言魚非復包中物也他日流毒善類雖生厲階四
實起之日遠民者遠於民而將近於君也小人而
近於君將有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即杞梓之杞堅木也瓜指初章指陽陽有章矣
當能堅之時陰長陽消之時也五為姤主陽剛中正
故能堅制小人之害潰而母令變延包含君子之
章笑而母令眉越人君既盡氣運倏同若有隕自
天之包然五君也二相也人君相勝所以造命故
二之包魚五之包瓜皆人定勝天者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蘇長公云剛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是為姤也
以角為姤物之所不樂遇也小人雖不能合而君
焉故吝无咎

易經句解

下經

式

鄙意角指三三以重剛居下卦之上上有角象上與
三應為姤其角兩剛相遇不能相濟以有為故吝
然正應非敵國也故无咎

三三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
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物聚而道者勢也物之聚于我以我能聚之也下
順上說而五以剛中之德聯屬正應所以致聚也
一體之聚在五以剛中之德聯屬正應所以致聚也
有攸往也故用大牲利見大人以從正廟之哀也必
有攸往也故用大牲利見大人以從正廟之哀也必

天命玄然其日見天地
萬物之情致一故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
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之所孚者四也當萃之時利見九五初欲終於
四既慮公家之議欲遠於四又懷私門之戀徘徊
莫決為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象其亂也奔走而
若號其萃也以一握為笑勿恤而往竭一心
以萃於五則所聚者正而無背公之咎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易經句解

下經

式

蘇長公云陰之從陽以難進為吉六二得位而安
其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
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無後有咎論者禮之薄
祿薄之故故於信之後上以利祿聚之下豈以利
用禴以為有重於此者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
巽也

三爻須與上合看蓋三上正應兩陰相聚不能自
立必生憂戚三之吝嗟无攸利與上之吝嗟涕泣
一也惟均萃於五可以无咎三自下而往故曰往
言无咎三言上巽者謂三利見大人也
巽於五三安得不往所謂利見大人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象陰皆因四以萃于五權之所歸忌
之所蔽也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卦以二陽衆陰之萃四臣位也不當有衆五君位也合四海以萃于一人豈有咎哉雖然天下聚于德非聚于位也以位聚人雖貌從而心不孚故君子志未光惟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民懷之矣悔之所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解在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

易經句解

下經

式

吉志行也

元亨氣運言大人指九二以時而升於地者木也以時而升於朝者大人也巽而順大人之德猶小以高者也剛中而應五應之也有是德而人主用見之爲天下得人而應五應之也有是德而人乎巽東南坤西南俱有南象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之生也不見其長有時而升順故也故君子以順而積其德夫德豈有高哉庸言庸行忽之以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初爲巽主不爲躁進故二陽信之而引與同升上二陽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柔主多猜而九二以剛佐之非猜誠不可以上格故孚而利用禴曰有喜則非但无咎而已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陰爲虛坤爲邑九三自巽而入坤故曰升虛邑也上力虛國以聽而三復巽以入之坦然無疑其吉可知

古者爵人以地謂之邑故曰駢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四居近君之位不可復升以其坤體柔爲能其文王只享岐山不敢僭天子之祭是不妄升也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无脩分之失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易經句解

下經

卷拾

五本非正以下應九二之貞所謂見大人吉者五漸進若升階然所謂南征志行者也下得其致志之志上亦得其任賢圖治之志故曰大得志也志字與志行台去相照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居窮極不可復升然人世界中顯而升者名位也其進有極利不可止息冥而升者道德也其進無方利心于不息夫求于玄冥者若無虛俱有日消富也○蘇長公云冥者君子之知不富者之所以爲真空息也然而不息則消之消者君子之所息也升至上六則可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外者此不息之正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正者也

兌坎上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亨心亨也身雖在困中而心獨脫然超於其外貞靜也安靜以自守見大而心泰此非大人不能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剛之自揜不怨天尤人也險以說者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剛中指二五剛成有浩然之氣中故有確然之守所以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人之所以不能自遂其志者以不能委致其命也命本在天而以爲我有故死生禍福之說得而休之君子委致其命故無入而不自得也

初六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

易經句解

下經

卷壹

谷幽不明也

陰柔才弱當困之時不能自拔故生則傷而五步爲臂困于株木之象上應九四可說以爲明而初爲陷爲滿漬隱伏故曰幽谷自初至四而歷三爻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爻須與五參看二五正應也當困之時二下於初上揜於三上二下俱有中傷之者有則則二下傷之者衆則主心必猜二雖備受福養而情則弗爲是困于酒食也五雖備受福養而情則弗爲疑以爲幸其剛中爲能於舒徐感德而無化二兩誠相通一以爲用享一以爲用祭二之往雖有

未得之志而終受福者二爲輔也蓋君相不困於也五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

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易經句解

下經

卷壹

二四

故有來徐徐者來以即二也六三問之未能據合坎兌之交故曰金車始有疑之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車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梁而善援者爲葛藟六三是也臲臲動悔不安貌上六應三以揜四五之剛就知我者困我者也爲我乘者乘我者也進退失據動有悔矣然上窮必變誠悔三之不可揜而行以就之是舍幽谷而人開補過之門若此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

其瓶凶

張中溪曰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

其皆井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易經

下經

卷七

天一之水為坎水則失其貞故諸卦之坎多行

象曰木上有水非君子以勞民勸相

使民相養無窮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

初之所處者下也身處而行濁泉之所云也故曰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不食也九三居得其正井渫者也井渫而不食何

易經

下經

卷七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不修則舊甃則泥泥故不食脩則日新日新則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也三陽為泉二居陰故三與五均之居剛其潔出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之者思其弗虛弗虛則虞其幕也五居中實為有

往來井井道之大成也

革已日

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

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

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火勝金者也而離火至秋為兌澤亦革男女相得
其志通也而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勢必改革以從
夫皆革之象也革始而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
不當則不孚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要於當則孚
革者時為政而天惟明能審時幾惟說能調大時
周代興而皆不能違時故革之大也以時也

易經

下經

卷五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火之相革者時也治曆者必明於時以欽若昊
天而敬授民事革之大者也冊銘錄云澤中有
陽氣如火而騰騰而遊于水面者是也蓋澤中有
陽氣如火而騰騰而遊于水面者是也蓋澤中有
焦釜消乾而無餘者如水能息火而反為澤火所
革故名為革玉海田氏曰自乾至革其卦凡四
十有九大衍之用也至革則治曆故後世以大衍
曆名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若下無權在初則時未可拂時違上而變天下之
所難此必不可也離性上而剛不中故戒之以中
順自守鞶固也固守而不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六二為於可為之時者也必已日然後革之盛審
時度勢熟計而行所以吉无咎也或曰已即戊
已之已自庚至已
為決日蓋難辭也

之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聖人戒之
曰如是不中征則凶惟守正而懷危厲參審衆論至
衆論僉同革之往也往以詢衆而決疑不疑又何往
焉決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下三爻方革而未遽革者也故有慎重之戒四已
易卦故者新矣故不遽言革而直言改命卦辭先乎

易經

下經

卷五

而後悔亡必信於人而革乃當也四爻悔亡而有
孚即志即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制立法之主也一代之禮樂文章炳然一
新故曰虎變益大人順天應人未施信而民信之
故曰占哉薛益公曰虎有文而能神者也故君子為豹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而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而順以從君也

革道已成君子文治一新如豹之變小人亦革而
征凶而安靜則吉蓋繼體之君往狹
小前人制度聖人蓋為守成者言也

離上

鼎元吉亨

革物莫若鼎又聖人改命之初必先定鼎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取於物為象烹飪者鼎之用也聖人之鑄鼎也原為享上帝而設推而廣之有大烹以養聖賢而鼎之明中德之休明然鼎載德以重者也耳目聰明柔進之精華也木離為火所以元亨也必曰巽而耳目聰明有沉潛深思之華達於火者木之精華也聰心思巽則進應剛須相承講柔不得剛則偏矣

易經句解 下經

卷宗

項平巷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也草水皆具水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木上水至木杪則象井泉之溢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象則當養民於下以豐象氣之收觀鼎象則當恭已於上以養其氣存於下以息其氣人所以最壽命中心無其命必藏於木君所以歲火亡矣正位象離為健政之必藏於木君所以歲火亡矣正位象離為健象巽巽為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居下為趾柔弱易仆顛之象也聖人欲其初以圖終故戒之曰利出否固顛而出其否惡之積以吐故納新所謂經一不諭故日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不論故日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之實在腹二五居中故皆言實鼎否利出鼎實忌汗二剛中者也初雖近不能化二而反為二則初之從貴非應四也以近二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指六五革隔也三欲即五而四為之隔類大折上剛柔節而陰陽和作霖之相也豈容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湮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易經句解 下經

卷宗

京以享上帝養聖賢故曰公餗其形湮言餗覆而流溢之象四不中正而居下之上所謂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者反責之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金鉉指上九黃耳金鉉虛中任相之象鼎非絃無以爲舉耳非虛無以受絃利貞者任賢貴勿或也夫變鼎者宰割煎熬調而成實皆庖人之任主人第虛以聽之而已卒之庖宰之實皆主人之實人主之以爲實也

三震上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象曰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也

震為長子即乾之元也震之動乾之健也故亨震
之來也將以繼體承乾可不懼乎震之懼即乾之
歡笑無間孝友溫文之則然可見故曰後有則
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言其度也猶云震雷驚而
不變乃神聞氣定之意不必實言非常之變震為
雷也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言出宗廟社稷說似騎牆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易經句解

下經

卷玖

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直以卦辭歸之
初九為震之主故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柔剛也

初之震必遂者也二乘之故危陰性汨沒於利有
貨貝之象得陽剛以震之茫然喪其懷來而躋于
高明且有不求之獲然則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上震震
下震震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亦震也陽剛之資本欲有所震拔居群陰之
中為所汨沒而不能直遂其心事既未光明而於
道亦未光大遂泥者俗所謂
帶水拖泥也陳同父解甚切
特者為貴初特起
者也四群陰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來厲則利於往也往來俱厲將安往哉惟有中
處自守而已以四遂泥之威不能喪五之貝而五
懼于四故曰其事在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

易經句解

下經

肆拾

也

索索矍矍徒懼而已征則必凶與其徒懼莫若先
事震不于其躬于其隣之時虩虩審顧可以无咎
雖婚媾有言也
為迂勿恤也

三三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對心為背而背無心無心之止真止也又人之五
臟皆係於背是背乃身之總會雖不動而實為動
身非離動以爲靜也不獲其身者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感感無其感素位之思思無其思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足動則先其趾者先動而止之也止於動
先故无妄動之咎然柔性多躁故戒以利永貞

易經句解
下經

肆壹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蘇紫溪曰朋黨論夫子解不能自志在隨人而重正隨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非膠於止之謂也時行則止如人身之血脈
 流動盪故無闕格之患九居止不通爲艮裂
 之象醫家所謂關格之病也心爲火心交於腎爲
 水火既濟今也上下判隔火不能降故危厲薰心
 心活物也昔人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故無住

則心生有住則心薰矣
薰從火有焚灼之意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才也然身夫辭
互與不直對父
相不直躬各
發言說心指
明其文躬身
背躬之一身
而言從背處
良從而四
其身誰獨
者故居身
明背象解
良也之總
背即曰會
之良止對
爲背諸躬
真身之意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謂動輔京
也之非申
不南云
言之餒曰
謂也以
此其
觀矣而
之良死
背良言
趾在
良尸
身軀
非則
不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守靜篤者故直還之以艮艮化則爲坤故曰以厚

易經句解

下經

肆式

巽艮
上下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

動不窮也

功是外位論貞貞歸女
猶而巽剛其蓋閑而之
女動止得所正論其以歸
之其則中有之於家貞也
正孰靜是配功歸者衛六
夫能窮可以也士矣歸其
以正家蓋致寧忍以不所
皆正君巽則正事之君卦
歸正則正事之君卦體九
以邦沉潛足位以審幾以
後皆得位以後歸之
事非女歸之

便可言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相漸而成林君子欲成其德必居於賢德善俗之間即里仁為美之意蓋獨木難林獨居寡助德未有不漸摩而成者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之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漸之象也又匹偶不亂故厲而有言然居下守正即始進無應入朝見嫉遭時不偶非其罪也故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易經句解

下經

肆卷

以其衎衎知其不素飽也無以得之則雖居之而不安無以酬之則雖享之而不樂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過剛不中故有此象去水而漸陸去陰而用陽也皆過用其剛以至不復陰陽失調故婦孕不育總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自守之兵也剛躁之人戒為戒者順而相保不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巽體為木漸于木者四翅木杪其飛漸高也然或得平何猶暫為棲止可進而不可遽進也由順以巽

改無踪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之去磐也遠甚而二復為三四所隔堂簾隔而中終非棄賢之主而三之柔中必有遇主之機明良道合非謹邪所能勝也故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實冥北海乎桐江乎廉頑而懦立則儀者乎

歸妹征凶无攸利

易經句解

下經

肆卷

女歸之吉漸故也歸妹之內征故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言大義所以制私情及爾偕老終也士如歸妻始也思其終則當慎其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柔近濮上之約其始也起於男女相說其終也非男棄女則女棄男男棄女者士貳其行有桑椹沃若之嗟猶可言也女棄男者士貳其行有桑椹沃無極有非難司晨之禍不可言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詩云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故知敝者無敝

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眈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卦中諸爻四五為嫡初與二皆賢女也抱衾與調實命不猶焉耳上有所制故有足不以私履有目不以私視然正惟其安靜幽閉不敢履不敢視若跛與眈者然此小星所以為吉利也征即肅肅宵征之征以幽為常此谷風所以不淫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婦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也

四之齒已長以歸妹之期則已愆矣其遲歸也蓋擇配而有待焉寧需時而不輕適女之貞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女至貴也袂不加良尚儉也讓良於娣不妬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婦遜夫不驕也吉執大吉象曰以貴行也有貴於決者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古者合婚女承筐而士刲羊禮也上與三俱虛而鮮實故約婚不終君子恥之爻臆說下三爻為

初交為上三

四與二均娣也而微不同初之期也所承者其嫡也

也以其承者吉故曰有相承也此嫡者不能廢而承之也

約三為娣也三之貞貞離有良是取者甘幽開此虛而鮮實之反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神乎

其傳亦曰雷電交加豐而動也豐而動則失其照而象人

豐也中雷電交加豐而動也豐而動則失其照而象人

何人處之以此不豐而安所求辭故聖人無豐也非聖人

人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者必照其情推明允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初與四均陽少當豐之時明動相資雖得若敵國

之意過則兩不相下過則四日弗遇過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卦言空日中至象而憂其是夫是則其既也又言

易經句解

下經

釋義

蔀之若也誰蔀之以尚大之心自為蔀也故言蔀

而倒用其見倒用其見則明者幽者必反明矣見

斗見其見幽景也當其妄見未有不自以為真者

惟欲以真見詔之反疑真者之為妄故往得疑疾

而自破夫人主之志如日一照則其蔀可以不通

之知本有日二居明體故能發蔀者本有而通

而損之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沛也有搖動之意沫斗旁小星閃閃欲動蘇長

公所謂明暗雜者也九三以過剛處明極過剛則

躁動處明極則折也故折其右肱所以動者九三之病全在

見沫之象折其右肱所以動者九三之病全在

尚大之象折其右肱所以動者九三之病全在

以不可用成其輕用良有旨大

舊說云三折肱為良醫非斷折也

稱豐沛又以豐沛見斗為上六之蔽上三不任如折其肱

則无咎更有兩義強解且如此則全爻皆然

六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與四同功君之蔽即兩人之蔽也故取象俱同

所任在朝政必以人事君實夷主之明以善其動

足雖善明動相資然動資實明動資實明動資實明

也故四必資初五必資二下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易經句解

下經

釋義

君相一體也豐蔀見斗君之蔽也而係之二四以

為是相之蔽也豐蔀見斗君之蔽也而係之二四以

引君之蔽以蔽之則固君之慶譽也而歸之于五

明如周之蔽而能來天下之明以視則約歸之術無

上六豐其蔀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闢其無人自藏也

凡天下之過用其明以入於蔽者其始也必欲遊

覽也其於天際以庶幾遠有所見斗見沫皆天

際所謂人遠也至於庶幾遠有所見斗見沫皆天

積蔽不開其有蔽之故不能覿也非無人也闕之而

庭里之不遠萬物之狀無不畢覿於吾前而況戶

離上下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卦詞似兩平各用旅字一主旅一為旅也卦中諸
爻皆旅獨五居外卦為主柔中應剛主人之溫恭
下客者小之所正麗明則所依者正客之能卜明居而
止則所處者正麗明則所依者正客之能卜明居而
擇主者旅之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何與於刑乃聖人觀旅之象以明慎用刑蓋有
為言也古者刑有專官皋陶為士蓋終其身焉後
世視刑官若傳舍每見察錄者重囚獄難剖者前以
成察傳爰書半日而畢矣其有疑獄難剖者前以
命至重其可忽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子真民
也之主

易經句解

下經

肆玖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卑瑣旅而招侮故云一說初
役于四四焚其次故初災亦通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二即陰之本位為即次之象柔巽在中以虛承實
為懷資之象初為小子而二親之為得童僕之象
旅有三善旅
之最吉者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處旅之時過剛不中不中則離處過剛則無徒故
有此象又近離為災遠於初為喪童僕貞亦一義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陽實為資剛斷為斧皆四所自有者然不位故未
得此資如孟子在齊中國授室旅于處也養以
萬鍾得資斧也然不得
位以行其道心昌快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人君無旅乃羈旅之臣所歸命也文明之主不憚
弓旌之費以弋天下士如射雉而亡一矢始也勞
於求賢而終以孝令也賢在下而天下賢之譽在上故
左氏曰是以孝令也賢在下而天下賢之譽在上故
日上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羊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易經句解

下經

伍拾

處旅之道戒於過剛以之與下義喪以之在巢
而義焚皆失之剛也然三僅焚次而上至焚巢三
僅喪僕而上至喪羊三至於厲而上有號咷之凶
上之窮亢甚於三也日若是則柔而在下者何以
取災曰太剛則招忌太柔
則招侮其惟柔中者乎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中命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

見大人

陰巽於陽小者之利也故亨在小利有攸往往以
見大人也大人者由命而播之天下者也然非徒
如草柔之順巽乎中正出令之順風也是故小之所以得
亨者大之順巽乎中正出令之順風也是故小之所以得
而巳大人指九五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行事在申命之後治在出令之先進退者徘徊而不果其巽已甚故以武斷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史巫古時之人紛若衆邪九二者猶群疑以審出令者其始也詢謀欲虛故巽以下之其既也衆疑早其能喪而用之中者喪也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申命者必剛巽乎中正而後志行九三過剛不中其於巽令數出而數更之令之數者志不信於民

易經句解 下經

伍壹

也故曰志窮志窮與志行正相反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陰柔寡助悔也上承乎五能順君之令而布之用以集衆思而康忠益故爲田獲三品所謂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也下三爻爲三品四能用之故曰獲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九五乃盡六五之變自蠱而變故悔而无初善變其蠱故貞吉悔亡而不不利庚更也十于以成已爲中過中則立亢先庚後庚丁寧揆度不厭詳慎更化之善物也五陽剛中正故有此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二與上同也二吉而上凶何哉二得其能而用上當其窮也資斧者所以操斷而上自喪之不中而者能斷也資斧者所以操斷而下終欲斷不下則能斷者不能斷也資斧者所以操斷而下終欲斷不下則群策雖於中距不離則操柄失於下後

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去言作兌說不徒以言也和氣旁通故有亨道不正則流於私矣卦交剛柔各有其所取交之剛柔分兩入而言則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象之剛柔合一人而言則內則剛正而外則和易而不拂

民忘勞犯難忘死勞與死民之所甚不說而忘之以此爲說貞可知也剛正而外則和易而不拂

易經句解 下經

伍貳

者有所其說以勸之也此非以勸民而民自勸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朋來之樂時習之說於兌見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而不同之謂和信於其類之謂孚兌下卦所以爲說者三也初二俱陽剛不爲三惑初以遠之而無嫌至九二則或疑之矣故必有以信於其友者而後悔亡然非求信於友也信志而日信志所以信友也

六三來兌以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三之為疾美疾也然三非能為疾四之商度未窮
有說之之心是也生疾也幸其陽剛邪正之介毅
然斷決去邪非一人之喜而天下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者漸消之辭不曰孚于剝而直曰孚于剝危
之也天下未有不消者消而不覺自危也始乎中
變之終且為其消而不覺自危也始乎中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兌與來兌不同來者以我說人引者誘人說我
三處二陽之閒以來說為事者也其心易知其為
害也上六起於外不難知其為害也其心易知其為
所以為食者也其心難知其為害也其心易知其為
跡也人主不知其有為所引者矣

易經句解

下經

伍卷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之卦同以風水取象風行水上活潑不窮亨之
機也王假有廟本有本水有源也又以仁孝風天
下之意利涉大川水有源也又以仁孝風天
水之意利涉大川水有源也又以仁孝風天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者散也濟渙無他合之而已剛來不窮指九二
言九來居二剛柔合德也柔得位乎外指六四言
上同分五君相合志也王乃在中指九五言五居
尊位在上卦之中中央者四方之合也宗廟神靈
實武祀焉假廟之中中央者四方之合也宗廟神靈
言乘巽未以涉坎水同舟共濟無不介心者也不
合之謂渙合則成萃矣萃之亨而假廟昔散而欲
其聚也凡聚天下之精神必王者先自聚其精神

假廟用亨
神之至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在坎初將人乎水速有人以拯之則依然
矣陸行用馬九二馬之壯者也初順乎二之由
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人安坐則机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不能安坐則机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況在坎中豈安坐之時乎奔而救之所謂机也
一說机者机也象安坐之時乎奔而救之所謂机也
時視其机也机在不安之意九二切於濟之願亦伸矣

易經句解

下經

伍卷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

吉光大也
四上承九五下无係應大臣之一心王臣聚羣者私
交者也私聚曰丘比天下之群而无係應而聚羣者
不聚於私則聚於公天下之群而无係應而聚羣者
聰明合為帝力馮翼孝德萃為王禎大善而吉不遠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巽為風號令之象汗者人身之水周決無間如渙汗
其大號宣布德意明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意故大
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故收拾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人心之渙必以散財為第一義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坎有知身象遠在卦之上去坎已遠乃世
道清夷之象遠也風收聲而水靜矣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澤為節澤者節水之區也亨者水之通也
不謂之通而節亦不謂之通節者防其溢而
其塞者也故曰節制又曰節宣合之乃得亨也
勞心之過思皆曰苦節則達性情之過正形之
之正而物不能堪陳仲子之廉是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剛柔分而剛得中所以成節也節者中而已矣中
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易經句解

十經

伍伍

和中故和和故甘和故甘和故甘和故甘和故甘
炎上作苦和以焦枯之極也故甘以得中央之土也
德說以行險以甘劑苦也卦體九五當位中正以
中得和也中正之節無施不空非止制度一事然
卦六九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
歸之中也天地故節者中而已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度數以節民用多寡隆殺之義是也德行
如行同倫之行道德齊禮以節民心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而已象兼言其知通者知塞所以
知通也節兼通塞如澤之節水虛則隄之溢則流
始之初居兌初如水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兌一陰居澤口為開二陽為閉俱有開象二應次
中坎水滿空通而開故失時極變開戶之流知
隱而不知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元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澤口為開開而不節則嗟其咎自明
元咎者言无所歸咎也其象意自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四五空合看節有二義曰節宣曰節制節宣在四
以其居下而承流也節制在五以其居中而能止
節止而無以宣之則沉而不安故五得四為甘節
而剛得中二爻當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易經句解

下經

伍陸

歐陽公曰苦節者節而大過持於已不可久雖久
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貞凡異眾以取各貴難
而自刻者皆是也其人則
絕焦於陵仲子之徒與

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名中孚全以中虛取象朱子言中孚乃疊蓋之
識良是虛何以中虛此中空洞洞一毫知情故
識不得妄參自然真純固結無心動物而物自動
有心得妄參非自然真純固結無心動物而物自動
也利貞者謙無非不正之孚
乃經理小諒似信而非者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
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而剛得中釋乎養乎字從瓜從子如鳥抱
其象鳥之抱卵中氣柔而外殼剛雖伏守靜而不
失其自無之期信之至也人惟中氣柔則守靜而
虛其上下也然非有心為乎也汪天之自動而巳之
信及豚魚無我則天也乘虛舟以遊世無我者也
達而況於人乎況於豚魚乎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議獄者非有
至誠惻怛之心安能於死中求生
而平二句而王聽之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
乎輸而乎在我者盡
故在人者無憾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防也燕安也在乎之始純一未散宜防其變專
一則吉有他則不安矣一說虞度也初與四應能

易經句解

下經

伍求

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倚仗得人故吉變而
之他夫先自貳也其誰與我木義主此說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鳴子和者同聲之應我爵爾靡者一
德之孚讀二爻想見都俞喜起景象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
當也

人之相與乎則其耦也不孚則其故也三與上外
若相應而中各有心故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
歌者狀其彼此參商之意事不相謀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月望則盈幾者不處盈也兩馬為匹馬匹亡者不
樹黨也四象順得正近于五而遠于初故有此象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為孚之主故以有孚攣之二日
縻而五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意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程傳曰翰音者音而實不從處信之終虛聲好
飾以求必聞故有此象登夫謂音聞于天也鶴鳴
于九皋聲聞于天

三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

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

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易經句解

下經

伍求

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易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陽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

過乎儉

象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與上如張兩翼故皆取象於飛鳥初居下而思過上如鳥之翼以飛也上逆下順去順效逆處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王弼曰祖始也謂初也六二在初之上而當陰位為過其祖而遇其妣之象二不進以進於陽而安其位二之祖為光前乾之象又為不臣及其君遇其臣之象孫過其祖之祖為光前乾之象又為不臣及其君遇其臣之象無上之罪二之祖為光前乾之象又為不臣及其君遇其臣之象

易經句解

下經

伍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時陰強陽弱故三三皆稱弗過過者力弗及之謂也陰強陽弱故三三皆稱弗過過者力弗及之謂也

與共事則與之共事不則早為之所不可固守小節聽其剗刃以誤國家大計也皆戒之之辭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亢必悔乾龍是也况于陰乎上六陰過之極弗肯遇陽而陽亦莫是也况于陰乎上六陰過之極弗

易經句解

下經

陸拾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胡雲峯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交故上經為坎離乾以坤中火乾以坎中水故下經為坎離乾以坤中火乾以坎中水故下經為坎離

水火能相成亦能相克大利
大害之所伏不可不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而涼濡未濟之防故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蘇長公曰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
有端必始於爭則動靜無所不至君子居之
以靜受之以廣雖好則亂樂欲其
端而莫之予未嘗有亂也況
皆有應六二之居四陽之閒
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閒之故竊其第弗者

易經句解
下經
陸壹

婦之蔽也婦喪其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之蔽也婦喪其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之至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然忽並王而憂慮盜者收矣故曰上故凡竊吾節者刳在於吾之勿煙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愆也

蒼頡篇之爲言遠也言極遠之國卽氏奚莫靡
之屬也旣濟之時空休養以緩太平不宜喜功而
勤遠譽九三以過剛居謙極蓋挾賢聖席全盛之
不知累累不可啓武不可後克之蓋用兵若斯之難
勢蠢爾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宗用兵若斯之難
也然則遠矜豈可悶而生事喜功之小人豈可用
哉象言其憊爲戒深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未寒求衣先事慮事之意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
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處濟之終終止則亂之時也陰柔不振狃於
淫佚之安淪胥以溺而已若狐濟而濡其首危之
道也既濟一變則爲未濟

首陽得位水火相濟而遲奇不若宅中
之坎者聖人
危詞也坎險
尚多不滿而
泥上六凡易
交均險處險

易經句解
下經
陸氏

多言危
坎之
上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

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得位而應三陽故未濟若終於必濟曰亨者以其可濟也雖然將翫忽失之者間疵前途之已近忘後難之未平以玩忽失之者多矣莊子曰觀其後者而觀之少狐既成而敗前慢終始則無敗事凡之造事常於既成而敗之慢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愼終克終難也既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濟以剛柔應則交

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日不當位而又有
剛柔應之喜可見得人無不當位而又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鄭申甫云火之炎上水之潤下得其方矣辨而
反曰未濟此君子之所辨而尤難於慎其分又貴
其不合水中有火之位方而反居下得火之位以
居木上不得水而火之炎上水之潤下得其方矣
為方夫有以伏真火不飛揚而中水有火之位
上將致火其方在人無方之妙辨於下將致火其
卑於下而不在世道是君曰方而失其方者也故
慎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曰濡其尾懼以思艱也故无咎未濟之
初曰濡其尾輕以犯難也故可吝卦詞所謂小狐

易經句解 下經 陸老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輪非不行也輪欲前而若或曳之乃慎重却顧
之意九二陽剛才足濟險居柔得中又能不嘗試
以陷於險此未濟所以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將出乎坎幸其易濟而急於前進不知其猶
然未濟也則未濟而征先至涉大川雖長年猶然變
色何者誠懼之也三蓋有狂心焉能如涉大川者
之動色相利涉大川無不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忘志行也

濟未濟之幾先後間不容髮九二在坎中以密時
觀變為貞九四出坎入離以振溺救焚為貞貞則
可以濟天而濟其威武以征不庭使遠方畢羅光
果之也震發其威受大國之賞不為貪凡以安
難三年之久不為頌志者未濟之時四則受
賞蓋保濟之空用文勤亂空用武時不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此爻全以離中取象離中虛虛中者能去不正以
歸正故吉以離中取象離中虛虛中者能去不正以
于誠虛而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
之暉虛而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明者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易經句解 下經 陸老

濡首亦不知節也

焦滴云既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為
人事之危未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為
而所以用此乎者不飲酒之象也六三以坎從離
下所以入于上則飲酒之象也六三以坎從離
反向出而人于上則飲酒之象也六三以坎從離
險矣患難終成既濟之功彼濡此之時上之舉動豈
子可謂于辨失物居方之事

周易下經卷之終

易經句解

晉江林欲楫平庵甫註解

男華昌孫

閩芬手錄

張潛夫確庵甫

較

姪 印昌素庵甫

全訂

紫辭上傳

洪士銘畏軒甫

期昌存崖甫

全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
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

易經句解

上繫

前章

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義文作易首標乾坤之義孔子傳易復首標乾坤
之德蓋易道精微學之難言之聖人慮世之不知
易者或索隱行怪而術數求之易也故為之說曰
大聖人之易豈難哉皆天地自然之理也觀夫
乾坤未畫而天尊地卑已先乾坤而後定矣天地
之卑者為賤高者為貴動者為剛靜者為柔方物
之類聚羣分各有陰陽則各呈變化是皆天地間
成也非有以陰陽之斷之生之見之而自位自斷
易也非有以陰陽之斷之生之見之而自位自斷
生也非有以陰陽之斷之生之見之而自位自斷

柔之變化如自然之摩盪即大成之易理有兩間
之象形如震雷巽風離日坎月始復當暑之易
三索分男女之序凡造化之始乾坤而巳舉乾
而不自為始因物者已乾知大始矣然無所不
不自為始因物者已乾知大始矣然無所不
成而不自為始因物者已乾知大始矣然無所不
從人心故亦有成乾者易也坤作始矣然無所不
萬道人心故亦有成乾者易也坤作始矣然無所不
其理求異於人哉達其德業則命之曰賢人夫
者此理求異於人哉達其德業則命之曰賢人夫
得者也此理求異於人哉達其德業則命之曰賢人夫
易簡也此理求異於人哉達其德業則命之曰賢人夫
天地有易簡也此理求異於人哉達其德業則命之曰賢人夫
可能也此理求異於人哉達其德業則命之曰賢人夫

易經句解

上繫

第式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
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有象有辭因象繫辭者也象者剛柔而已聖人
觀象猶諦觀夫象中之變化也象者剛柔而已聖人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至變而進退之象剛柔而已聖人
一之象而可觀者也至變而進退之象剛柔而已聖人
夜之象而可觀者也至變而進退之象剛柔而已聖人
應而不窮猶聖人之所欲諦觀也變生於動六爻
之動三才迭運乃聖人觀之於象先而日三極之

道也舊說以動即是極非是極者如屋之有極不
蓋六爻動觀北極居中以不動則極之字義可知矣
太極也故曰三才之道而曰三極之道三才同
一之理也君子既安有寧極不動之意易之序即三
是之象也觀詞觀變玩占其不動者至動者不利也
用所以動與吉會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君
子之善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
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
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經

上繫

第

義皇之易有畫無言文周二聖人繫象陳爻爲觀
象自而有言象言乎象已括其大全而天下不能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乎其小疵也言乎其小
改則无補也言乎其小疵也言乎其小疵也言其
而著之者言乎其小疵也言乎其小疵也言乎其
陰陽之則分存乎位以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
因從之則分存乎位以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
其未定則可轉當其失辭焉蓋吉凶無門惟人所
醒悟之則一念之悔故聖人於幾微之介轉於无
者因卦之則也教人謹微善後者不遺餘辭猶夫
不發辭則直指其失也其之此而不可復之彼者
易之爭途也介也悔也其之此而不可復之彼者
聖人直指所之所以憂之震之也故曰聖人之情

見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則也蘇長公云準符合也彌周浹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

天地絪縕於易故聖人以易而知天地天文地理
或幽或明人所共知也幽何所藏明何所照幽明
而後之蓋主張是此非彼如聖人推易之始也終
何所終即死即生之非死即生之說也如聖人推
始反終原始則見性反終則復命性命了徹死生
始反終原始則見性反終則復命性命了徹死生

易經

上繫

第

不貳非僅如達生者之齊一彭殤已也陰精陽氣
聚而成物也遊魂變幻若魄之靈氣已也陰精陽氣
聖人合其情亦無變而知之蓋鬼神之情狀最難
鬼神合其情亦無變而知之蓋鬼神之情狀最難
氣神則得正氣靈氣者譬人間之鬼則其凡而
神則其賢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三才本同一太極而人自遠於天地惟其有
之是似道濟天下似故不違智周萬物似天地之無
知故不過正行仁智之經也顧物宜世變有常

道所不可勝者不得不行權以通之旁行而不失
其正期於濟天下而已雖然我有濟天下之道而
或厄於一時則憂生乃聖人無憂也樂天之命雖
咏歌一室神遊在華胥之天故不憂我有仁天下
之心而或限於施濟則愛窮乃聖人之所窮也聖人
非達而仁智無廣狹之道道在而天地亦在雖時
達而仁智無廣狹之道道在而天地亦在雖時
故與天地相相似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無體

聖人與天地相似者性也而盡性即以致命天地
之化命之流行也以道範圍之使經緯有度而天
地萬物之生命之賦子也以道曲成之使大小各
得而幽明死生鬼神之能造命也以其知命也大凡
夜有千古之晝夜晝夜轉也一刹那之頃而即具

易經句解 上繫 第五

萬變無晝夜者道也雖元會之遠而如在目前衆
人固於晝夜而網覺故成然寂遽然醒為晝夜轉
者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不知故闔闔造化轉
晝夜而聖心一神矣神无方而無物而不神惟能轉
之神一易矣易无體而無非其體範圍曲成皆
神易中之彌綸也聖人豈不與天地參哉範圍
曲成亦從智周道濟中來晝夜循環與陰陽相終
始故上章以剛柔為晝夜之象道即三極之
道轉晝夜者也知字與前三知字相照應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不可見於陰陽見之一陰一陽
一而兩兩而一者也故謂之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陰陽之交也陰陽交而物生焉物之資始元
善之流行也故謂之善成之則物各正矣降衷者
厥有恆性性從心生良心
之自生未染於習者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大矣

性無不善仁知皆性也但束於見則偏而不全故
百姓亦未嘗無性也但蔽於習則日用而不知夫
性猶水也仁知者指一溪一澗而曰水在是百姓
則飲焉而忘其源者也故皆無得於君子之道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

君子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以陰陽成化時而
顯仁鼓萬物之出機時而藏用鼓萬物之入機一
機自鼓天地不為萬物任德無心任運天
地亦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斯其至矣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易經句解 上繫 第六
所藏故即日新而謂之盛德顯微合一德業互根

此陰陽生生之理惟天地全之亦惟易書準之易
者陰陽而已陰交陽陽交陰交合而生生於不息
變而生生於不已變易之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
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易正畫前天地已先具一乾坤聖人因而象之
效之其成象者謂乾象無形而難擬也其效法者
謂坤法有跡而可見也乾坤立而陰陽摩盪數於
是乎生矣極其數以知來物者占乎通其變以定
大業者事乎總此陰陽之變化也陰陽可測而陰
陽之相生不可測陰陽之相生不可測而陰陽之
千變萬化生於不測者道也若夫鼓舞以盡神則聖
神无方而易无體者道也若夫鼓舞以盡神則聖
人所以代天
地之憂者乎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總一乾坤廣大者乾坤之量也但言易者合而言之也遠不禦邇靜正極之天地之間無不備者是其廣大也變通陰陽在其中矣動靜者乾坤之德也言乾坤者分而言之也乾坤各有動靜而靜為動根靜中生意專一故直出之而無所艱靜中之生理翕聚故與乾俱闢而無所煩此廣大之原也易簡在其中矣下文始說出天地而四時日月所謂天地之間無不備者故皆有以配之天地之精微也人能易簡而位乎其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上繫

易經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配天地故贊其至易之至德不越易簡聖人體以禮而廣德廣業亦易中所有之實性也所以知而崇之虛體極之而高明禮即性之實效天之道而中庸聖人之神知正其以易洗心者雖效天之崇而實放乾之易知正其以易洗心者雖效天之崇而實之卑而實法坤之簡蓋天地設位便有此易理流行便有此性本渾成無少虧欠聖人非能有加於性也此性之存而存之則又存緝熙罔間道義之門從此闢焉自性而率之則仁智聖人之所則為義也蘇長公之論仁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仁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可夫性為道義之所從出則道義亦性之子也言德崇業廣皆自成性之易簡中來故曰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易曰行於天地之中而人不見也聖人見易於心而因見易於天下於是作易是故天下之賾人見之以為賾而自聖人見之是非賾也賾而見其象因以立象也者像也肖形之像形不者寓形上者也有物有則誰能惡之天下之動人見之以為動而自聖人見之是非動也觀物而得其會中以立爻也禮存焉耳於是繫辭以斷吉凶而爻因以立爻也

易經

上繫

易經

者交也修特之交貞勝者貞夫一者也有典有要誰能亂之蓋聖人欲借天下於寡過者也天下有尤悔則以言以動而生而象爻之變化幾經擬議而成然則以言以動而生而象爻之變化幾經擬議而非斤斤摸議也末言未擬也無不議也擬議之精然後因時而出之無不擬也無不議也擬議之精自欲變化至於橫口之所謂成象成爻神而明之者也以此學易其寡過矣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

鶴在於陰相召在鳴言行者人之所以自鳴其心也格千里動天地總此誠心之感乎慎言行者慎而已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出處語默之不同者跡也有易地而皆然者道也道同則心同而跡非所論矣斷金以專一言如蘭以契合言○蘇紫溪曰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古人意氣之同非謂詞為歡諧語而從者日相與相拋而實相成也故曰先號咷而後笑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易經句解

上繫

第貳

慎斯術也以往其失矣

置器者慎所藉置神器者所藉何物也勿謂物薄用斯重焉勿謂民弱載斯輦焉安危之關可慎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善世者功也居功若德也以功下人非知有功而以下人乃德學深厚不知有功勞並不知有人我也德盛從學問涵養來無驕心無溢氣自然致恭下人故朱子云真正英雄皆從戰兢中來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无民无輔非无也自高自聖者无之也位者臣民所擁戴无民无輔則孑然孤立故曰无位此不美

虞允者也苟能善下以為基求賢以自輔則可以免悔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事以密成以洩敗自古記之然歷覽載籍古君臣之以不密債事者皆其人不慎與謀者也事關幾密安危呼吸何等重大苟不慎度其所與謀之人而輕與之謀我密之彼必洩之失臣失身而甚至於失國皆謀及匪人故也故剛躁者不可與謀自用也庸懦者不足與謀為人所利用也是以謀國者貴慎言尤貴慎人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易經句解

上繫

第拾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身為盜也何以責盜聖人不咎盜而咎其招之者故曰知盜知盜本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天地之數即河圖之數一三五七九奇也故屬天二四六八十偶也故屬地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天數五五奇之數也地數五五偶之數也五位非五行乃上下左右中央五位也相得謂同居也五方各有陰陽同居其方而相得如一六同居於下二七同居於上三八同居於左四九同居於右

拾遺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萬物之數也

拾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卦十八
成非九變也既言十八變不應倒說九變蓋十八

變而成卦所成者一卦而已未有一卦也再加摩
有六十四卦就成小成之卦引而伸之則一卦可
變為六十四卦就大成之卦引而伸之則諸卦皆
法則能事之在天下者亦無遺理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
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吉凶之道至難明也而數能顯之鈞深索隱也趨
避之神明百姓所不能言者若翼之為故可與酬酢
此皆數法變之妙所以盡天下之能事者也
神之所為也神不可知其無為之耶莫之為而為是
知之以道也神者理之自然即數之自然也故曰
非齋戒洗心神明其德未易言也

易經句解

上繫

拾卷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
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
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
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
也唯渙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或問易有聖人之道何以謂之四者特人之隨
求而各有獲未可指以為道乎曰四者雖未足
盡聖人之道然亦自有聖人之道今夫以言辭
繫於象辭表者道也動而尚變觀其會通者道
民同患會藏於象形而上之道也卜筮尚占與
者其至精也至密也至神也至不可擊而道存
下之至義與時說各有神矣非道而何曰或問
綜本義與時說各有神矣非道而何曰或問
者就其錯綜而言而說各有神矣非道而何曰
綜然其錯綜原者就其錯綜而言而說各有神
是然其錯綜原者就其錯綜而言而說各有神
然非大槪言所能損益進退離合奇偶多寡錯
備也錯綜七九六之數夫參伍合奇偶多寡錯
非而數之始全於是乎遂成天地之象而定天
象言天下之則造化人事者在其中時說謂如
坤牛震龍艮山之類於以言象亦滯矣○或問鬼

易經句解

上繫

拾卷

坤牛震龍艮山之類於以言象亦滯矣○或問鬼
之說曰難言也易之神合天矣然必待夫感者
也何自見之易通天下之神故矣然必待夫感者
人心一念不起鬼神莫知神一動念造化之神
為易即傳之以出若通事然易之神感而遂通
也其寂也易之無思無為足神理雖寂然不動
感萬通者也易之無思無為足神理雖寂然不動
感萬通者也易之無思無為足神理雖寂然不動
有明鏡而為言者照然不動也易之無思無為
著無窮於寂然不動也易之無思無為足神理
能研幾為通於物惟聖心與虛故能神人之心
神之所為也聖人下之志而彼無所求而無不
象變其無思而聖人下之志而彼無所求而無不
莫不具其聖人通志成務之道故曰易有聖人
神之所為也知神之道也知神之道也知神之道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業而已者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斯以斷天下之疑

斯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易用於天下而爲理本於聖心夫易何爲也爲天下也所通者皆天下之志所定者皆天下之業所斷者皆天下之疑一片熱腸總以聖人代天地之憂物曰開務曰成顯揭昭示惟恐天下之不知若夫道刑而上者也不可以示人易第冒之而已使智者得其精可以觀易自悟而愚者得其粗亦不爲小補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易經句解

上繫

拾伍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蘇長公云著有無窮之變故其德圓而象知來之神卦若已然之跡故其德方而配藏往之智以圓通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義得變易以告也或問洗心退藏之說曰聖心只是一塵不染與易同一潔淨虛之極也虛故靜靜生公生明退藏於密靜也與民同患公也知往藏來明也退藏同患於密靜有事無事聖心無時不往藏雖萬感萬應而退藏皆若譬之明鏡照物不遺藏雖萬感萬應而退藏同患不是有事替他憂患聖人無我滿腔盎然卻是一體相闔之情知來藏往皆退藏中境界退藏者神智之府所藏者無來無往而無來不知無往不藏總緣洗心之淨虛空洞徹自然了一百了旨與圓神方智易貢者相爲默契耳神武不殺不是假設之喻言孰能與於此者惟古之至人聰明虛假設之喻言孰能與於此者惟古之至人聰明虛假神武不殺大智大勇大仁也言古者定有所指似暗指周文二聖皆具天錫之智勇而又有好生

德之至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洗心中凡上而天道下而民故無不洞徹神
物者洩天道之秘而開民情之蒙者也故與之以
前民用曰前者如迷途之人在前指引使之知所
適也神明其德至是望人心退藏已說盡了此言聖
人與神明之時澄心淨念凜然若奉天道而惕然
若與神明接所以神明著龜之德使天下之人知
有所敬畏崇奉而不敢褻也益造化之誠全是人
心之誠一感召出來今之十
筮者非褻則瀆何由前知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易經句解

上繫

拾陸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承上文來聖人所明者天道也夫天道則二氣是已戶者出入之間入而閉藏則謂之坤出而開發則謂之乾其闔闢之相繼而互換則謂之變其闔闢之流行而不已則謂之通乾變通而物生焉始生爲衆成形爲器尚象制器以前民用其創制立極則謂之法而其利用出入鼓舞於不倦則謂之神法也者使人共由者也神也者使人不可知者惟惟使人不可知而用始不廢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夫聖人立法本於乾坤然未有乾坤之先不可工
邇其原也是故易有太極極者至也至理渾淪太
自無極非別有無極以居其先也太極一而八生
天地生氣之始也兩之謂兩儀四之爲四象八卦之
謂八卦皆生於交不言六十四卦者六十四卦皆
八卦之相交也八卦立而吉凶定而大業

生由前所生則天地變化由後所定則聖人效法至其所謂太極者則天地之本原聖人可心會而不可以告人者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頤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太極之六不可名矣天地者太極所生之兩儀也
法象莫大焉者也天地之間有四時有日月又有
人與物試舉其大則四時者兩儀之運行日月者
兩儀之代明也故稱大至富極貴之帝王權與天
地并備物致用之聖人道與天地參也故稱大至
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吉凶而成亹亹者非
若堯舜乎有堯舜而天地之渾沌此
扶其秘聖人之立法此開其先矣

上藥

拾柒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是故聖人作易非強作也皆因天地自然之數若
神書而聖人皆則之效之象之夫何以則之效之
圖象之也以易而已易之四象即兩儀所生之四象
象之也卦爻所以示吉凶象即兩儀所生之四象
當否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決從違於猶豫所以
斷也此聖人之雖然示者示矣而象先之秘未嘗
之意也無已也雖然示者示矣而象先之秘未嘗
示也告者告矣而辭表之旨未嘗告也夫象之所
不能示辭占之所不能告者道也道在天則下
不能示辭占之所不能告者道也道在天則下
直以太極冒之而已此非洗心退藏神會其旨未

可爲日用不
知者道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着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疑錯簡當在中孚諸爻之間天人之助券之信順以此藏往知來著龜可無卜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與言有盡者也而聖人覺天下之意無盡無盡者非有盡者所能盡則惟有立象之一法蓋象雖兩畫而包含最爲無盡卦者象之摩盪也辭者象之發揮也設之繫之以爲足以盡情偽盡其言矣

易經句解

上繫

拾捌

而聖人所欲興利於民者意尚未已也。因象以稽變而通之於云爲則入爲吉而利於趨孰爲凶。而利於避應時耦化則樂爲趨而不。知矣。因利於避舞於其所以避若啓若翼咸用之神。盡此爲避而不知其所化則樂爲趨而不。知矣。因利於避舞於其所以避若啓若翼咸用之神。盡此矣。蓋至於盡神而。言之所不能傳者神傳之天下之所不能喻者神喻之。聖意於是乎可盡也。立象之功不其偉哉。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乾坤象也象立而形生矣形而上者道也超於象則推而形而下者器也成於象後者也器雖於道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變通之用舉而措之謂之器以爲天下利謂之通舉聖人之因道制器正其器以爲天下利謂之通舉聖人之因道制器正其

易經

繫辭

下繫

耳自聖人見之皆道所寓也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以行典禮而爻立焉所以極天下之賾者存乎此矣觀其象而法之則無不通所以化裁而推行者存乎此矣然是通矣人用易制器之法也而神非其所以法者也夫法形上之秘則存乎其人而已其明之超形而下而直契成而無虧我與易爲一故信而無疑此與我爲一故行焉德者得也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至也若而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易始於八卦有卦則有象而重之爲爻剛柔象也有象則有變而繫之爲辭辭也者鼓天下之動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動者象變之動吉凶悔吝皆不此生辭特命之耳然反於未動之先則有剛柔以立其本立本者體也體原不動其動而變通則以趣乎所值之時趣時者用也夫動則有吉凶矣要即人心則吉不貞則凶未有中立互持者此易理也何時非動惟至人之念常靜大本立矣其於物也固時而順應之雖動

易經

繫辭

下繫

而未嘗動也夫吉凶配乎善惡善惡生於心之戰也貞者勝矣夫吉凶之戰而勝者勝於心之吉也心戰而勝者超脫於吉凶之外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地無二觀日月無二明所以示人明人者正而有常一故也人能觀天地而不能自觀其心能見日月而不能自見其心之體未嘗不正未嘗動而觀其會通則夫始不一譬之迷路者或馳於東或驚於西而自覺者觀之只有一條正路更無別路故曰貞夫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一者何易簡是已人心之易簡即乾坤之易簡也乾之體確然不變所以示人者易也坤之體隤然

不動所以示人者簡也乾坤雖各有動靜而
易簡之理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所謂一也
父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父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人知交以效天下之動而不知其效此易簡人知
象以修夫物宜而不知其像此易簡人知
理而修象動乎內而吉凶遂見乎外也象效之像則
故交象動乎內而吉凶遂見乎外也象效之像則
觀變者知所趨避舉而措之即為事業而聖人與
民同患之慎動而歸於簡也辭非聖人之得已也欲
姓與能則聖人可相安於無言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以好生為心自資始以至收藏無時不生使
乎息矣人為天地所生所以不致四時不行而萬物
心常生而人之心常死也以殘忍賊其心者死以

物欲其心者死以寂滅稿其心者死膠常執一
滯而不活者死聖人之心活活潑潑地惟無以死
之故常生也全易六十四卦一
言以蔽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聖人代天理物以乘夫位故位為大寶位以人而
守是王者以民為天也民以財為聚是民又以財
為天也故平天下者以財為第一義財而曰理
生之也非聚之也聚之理以財言也難財而曰理
不順故民之爭奪雖禁之而不止言則以天下而
財為天下之通爭奪雖禁之而不止言則以天下而
者非也此正辭故有仁聲下其義公天下而不私
其仁也上不令而行不仁聲下其義公天下而不私
至簡之術可以聚人守財而配天地之大德人主
不為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
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愚按卦有六十四而此云始作八卦者舉其大凡
也然竊有疑焉昔稱太古之世民居不知所為行
以伐樹尤乃卦中有師何也豈義皇逆料後之必
有而預擬之耶抑義皇僅作八卦而其餘皆
文周以摩盪加之耶敢以質茲傳聞達識者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佃獵禽獸以供犧牲
疑庖義之號助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教民稼穡神農實開
后稷之先其功偉矣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黃帝堯舜之世洪荒已闢文明漸開中天之治千
載一時也通變總以為民不宜於民不可言通變
通變而使民不知即是神化譬如春風之變草木
色澤日新而草木不知但覺欣欣向榮意是不倦
也易窮則變是概論治天下之法古今未有法窮
不變而可以長久者衣裳亦變通之一取諸乾坤

不獨一衣裳然衣裳亦且有乾坤上衣下裳尊卑
有章取乾尊坤卑之義又上古衣裳相連示上下
一體取乾下濟而坤上行之義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世本曰黃帝二臣
共鼓貨狄作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譙周考古史曰黃帝作車引重致
遠少昊時畧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

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易經句解下繫 式參

山海經曰少昊生股是始弓
矢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有朋決之義爲之書契以防之或並與書契而
竊之故有取於明決既明且決然後舞文者不得

容其奸聖人
之慮遠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玩是故二字似承上章來先言聖人觀象制易故
易者象也即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之象也中言聖

人尚象制器象也者非有成象得其意而想像之
如離像其麗乾坤像其變化或擬形容或象物宜
各有像也

象者材也

材與裁同古字通用論語無所取材
今人文字大畧謂之體裁言具體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者也

效慕效也天下之動如愛惡情偽利害得失之類
動在天下效於六爻易以貞也吉凶悔吝生乎動

者也吉凶之生必有其胎悔吝
雖著亦存乎介君子慎其動已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易經句解下繫 式參

陽奇陰偶陰陽之定數也陽貴陰賤陰陽之定分
也陽不能無陰陰有君不能無民有君子不能無

小人也陽宜統陰陰官受統於陽猶君之統民君
子之統小人也陽多陰少故君子少而小人多聖

人論德行別而言
扶抑之意也嚴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天下何思何慮此聖人勘破世界以提醒人心處
人之有天下歸思慮也而全殊者乃天下亦何思慮
同則又無庸思慮也而全殊者乃天下亦何思慮
化則歸於心則又無庸思慮也而全殊者乃天下亦何思慮
下即與心相與而無庸思慮也而全殊者乃天下亦何思慮
並同與心相與而無庸思慮也而全殊者乃天下亦何思慮
送運自何思慮也而無庸思慮也而全殊者乃天下亦何思慮
則日與月往來與暑往來與信其歸於成其理一
而觀之則月往來與暑往來與信其歸於成其理一
也莫之為而往來與暑往來與信其歸於成其理一
乎尺之為而往來與暑往來與信其歸於成其理一
思慮其信而往來與暑往來與信其歸於成其理一
而疑之其信而往來與暑往來與信其歸於成其理一
本體上尋歸天不為然若義焉如四海之於
水無不平胡越之天下不為然若義焉如四海之於
變化也精研其義用志不分覺此義之神明默成

易經句解

下繫

式伍

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一之妙乎內也而即以致
外之用者義中自然之時措也利其運用物來
順應於外也而即往來崇內之德而安歸初無殊
途矣動靜一而無二事過此以往無知之心德之盛
境也窮神而無窮之知天下之神而往來皆神矣亦
窮也窮神而無窮之知天下之神而往來皆神矣亦
化境也知而不可知也天下之神而往來皆神矣亦
下之化而往來皆化矣果且有思慮乎哉一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卦以剛見掄為困爻以柔乘剛為辱
為危張雨若日知彼知已身名兩全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六器
而動者也

準鷲鳥又據高墉小人之所以不易制者也君子所以
制小人者有二曰器曰時器不素具不可以應變
至於養德君子成器於身操縱自若然當其時之
未至則寧藏焉用晦若愚者拙非惟小人之不
知雖同類亦不知也此非有黃矢之德者不能也
是以動而有獲也此非有黃矢之德者不能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易經句解

下繫

式陸

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
耳凶
仁義行於君子而禍福懼乎小人禍福者天之所
制也然天網常寬必觀其所積善之餘慶惡之餘
殃有遲也身後者矣小人見利而趨又不畏身後
而畏見前也於是乎聖人威之以法也者錄天
網之疎而佐之以密者也故惡無小而不懲小
有所懲而不改而馴至於大罪者令當日稍以懲
之豈敢以爲無傷哉或戒趾而无咎或滅耳而
凶合噬嗑初上二爻觀之乃知傷者小
人之幸而无傷者小人之大不幸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天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忘者三危生於安亡
倚乎存亂伏於治此不可忘者也安而思危存而
慮亡治而防亂此不可忘者也危之也危者使乎
前艱而後患日其亡其亡者危之也危者使乎
故身與國家均
有苞桑之安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人主度德而授任者小智小才不足以居尊位也
且謀之任之不謀謀大固位也德薄之人謀國拙而
自謀工徒以人國僥倖而已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而
言不勝任也夫不勝任而任之此亦任人之過也

易經句解

下繫

式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釋豫二爻也須知本爻者知幾之知即至誠前
知清明二處其交中守神者也上之知即至誠前
可知矣二處其交中守神者也上之知即至誠前
先之哲超然神遠故曰其知幾乎幾者機也造化
人事之機默然相感動微者其兆而無其形也吉
之時見非謂有吉無凶先見其兆而無其形也吉
之象目前皆可樂而吉之徒見其吉而已凶者知
夫象終日不可常而吉之徒見其吉而已凶者知
不俟終日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
無欲者也無欲故中無濡忍一見即決寧俟終日
從靜觀動人見其若而君子見其微微即動之微

知彰者以微知之也惟知微故知柔知剛退避不
爭其柔也如石之也惟知微故知柔知剛退避不
而不可攀也譬之鴻飛冥冥弋者何施望之而望
蓋不知幾者其始必以君子自為過計迨至於後
故遇而望之以為神而不可及也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復之初九聖人以爲顏氏之子可以當之庶幾
動之微善即知幾之初動此奇之過聖人明若幾
幾與幾難言也夫動之微善即知幾之初動此奇
可幾也難言也夫動之微善即知幾之初動此奇
知不幾也難言也夫動之微善即知幾之初動此奇
行之善也難言也夫動之微善即知幾之初動此奇
知不幾也難言也夫動之微善即知幾之初動此奇

易經句解

下繫

式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也力不兩交不致一則其交之相感皆以兩而致一
不可兩其心故與兩致一不但信友即事親獲上
治民未有二心而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曰

人主受天下之益不當問之天下而問之身心身無私也語以天下為身亦無私心何相反如是益人主之符也語以天下為身亦無私心何相反如是益人主之符也語以天下為身亦無私心何相反如是益人主之符也

猶以無求也凡益者民之與非君之求而民猶求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合德互其根也天地之撰陰陽之合而化也神

易經下繫

明之德陰陽之合一不測也離德言撰則形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乾坤之易有畫無文繫辭而後稱名雜矣各所以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

易為衰世而作故其道不得不備天道已然之跡

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為體撰通德之書體撰故名不得小辭而得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聖人不為憂則修德樂樂則情行然經歷憂患則其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易經下繫

地也巽德之制也

作者非只九卦舉九卦者必以其最切於修德也履

其心也平身也世也最易一脈萬善之根故曰本復者

久而無其道也立不易方脈萬善之根故曰本復者

由克而治也故曰德之辨者動心忍性之固也

澤所由出也故曰德之辨者動心忍性之固也

割之用也故曰德之辨者動心忍性之固也

有先後者因卦序而次之德之若論其序則當以

累有始本者如木之有根根若論其序則當以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

此贊九德之妙禮本人情小大由之故和而至謙
承天道萬民服也故小而辨於物恒見萬物之情至
者不渾于危也故大而難於物恒見萬物之情至
難者不礙於危也故小而辨於物恒見萬物之情至
漸近自然故易益本天機之自裕非有造作
故不設困雖窮於遇乎以道固窮無入不自得窮
而通也并雖居其所乎以靜得動資深而逢源居
而遷也巽雖出而稱物乎觀變沉機衡物之形而
我無形稱而隱也
此九德之妙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三陳九卦聖人益反覆而深致意焉若曰吾平生所用以寡過者用此耳禮非強世履而泰也故用

易經句解

繫

卷之五

履可以和行讓者禮之主禮言恭也故用謙可以
制禮復有不自知恒恒久不已至誠之不二者也故用
復可以一德損德念室慾損疾有喜者也故用損
恒可以遠害益遷善改過日進无方者也故用益可
可以與利固不失所亨樂天而知命者也故用之可
以寡怨非往來井井隨應而咸宜者也故用之可
以辨義異深矣九德乎終身用之而不盡者也夫
以行權至矣哉出旁行而不流者也故用之可
人涉世之末流豈可一日不學易乎哉井以辨
義往來咸宜即是義辨字或即辨字言左右逢源
无不辨也解者泥於辨字謂安而能慮井於慮似
無所取且義字亦難牽合而以文王之事觀之以
服事殷是其履也小心翼翼是其謙也不見亦入
是其服也純亦不已是其恒也望道不見是其損
也誕登道岸是其益也美里之繫是其困也發政
施仁以善養老是其井也武
王爲子順天應人是其權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易之爲書終身用之而不盡須臾離之而不可以其載道也易之爲道則屢遷益易道陰陽神物也變動不居而周流於六爻之虛位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或剛易爲柔或柔易爲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而已惟變所適者易之屢遷也惟變之所適或出吉入凶或出凶入吉修持各理於一理而不可移易者度也所以繩人於內外而使懼之以憂患然明憂患而不明於所以致之之故則人或意爲適然不必然而覲於幸免惕易既示以出入之度又明憂患之故凜於其度惕於其故則雖無有師保父母而儼然若臨之矣懼故也

易經夕解

下繫

卷八

易之使人懼者以吉凶憂患之辭也學易者初率其辭而揆其方若出入之度憂患之故則既有典常可循矣然苟非其人則玄虛荒吾易而道不得無常者變也逐於變則以膠執滯吾易而道亦不行有常者方也拘於方則以通其變又於變之中得其不變無尺度而身卽爲度出八若奉乎師保無憂患而與民同患戒懼常凜夫猶知如是則雖不言易而無息不與易俱矣是真能不遠者也

合始終以成質者卦也爻則各以其時
自成一物陰陽也質有定體時無定用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凡畫卦者必從初而起初本也起手之處象占俱
隱必經許多擬議上則第成之而已故知之亦有

難易昔邵子問程子曰易何處起程子曰起處起
不知程子此答為知起處乎為未知起處乎正未
言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之辨者雜也謂承乘比應也德者中正之德撰而列
非中以六居二九居五六居四九居三為正以九
居二六居五六居三九居四為非正初上無是也
故非其中爻不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

過半矣

聖人何嘆蓋歎作易者之苦心也存亡吉凶之理
中爻已具惟天下不智者不能觀象自得故初上
不備也

易經

下繫

卷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二與四均之善也而有不同者遠近之位異也四
近臣也凡大臣之近君者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使自見其善則主疑之矣故多懼二遠臣也雖柔
不利遠而得无咎者以其有柔中之善也遠臣而
無善則譽不上聞夫四之善為懼府
而二之善為譽門故曰其善不同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

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君臣也臣安得有功功則君有耳乃難危則
臣實任之故三多凶五多功貴賤殊也雖然凶不
獨以賤而柔者危功不獨以貴而剛者勝夫君相
之任天下豈不以德哉○或問大傳統論六爻何
以詳中爻而略初上曰非畧也其初難知其上易
知兩句已說明了何也初始也在作事為謀始在

仕宦為始進而在世道陰陽為始生聖人第教人
謹始而已過此以往尚未可知當觀其後故曰其
初難知無可言也上居卦終或亢極而悔或厚終
而吉又或飄然事外而無吉凶無凶第就本卦推之
則思過半矣故曰其
上易知不待言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
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
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之道備于易故曰廣大悉備天道者陰陽之
互根人道者仁義之時出地地道者剛柔之迭運六
畫皆備之以其變動不居則謂之爻爻者柔中之
位置遠近貴賤是也文者物中之經緯剛柔相錯
是也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異人道之文不能
皆得而無失而吉凶生矣吉凶生夫動而貞夫一

易經

下繫

卷

故三才之道一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楊廷秀謂象辭无危惟爻辭有之遂以象爻皆文
王所作不知文王繫象周公繫爻古今相傳豈可
輕改若謂象無危辭則象定有之履之卦曰履虎
尾天下有危於尾虎者乎此蓋文王與紂之事周
之至德於焉肇基孔子知之故首履於九卦而曰
禮為履也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今之解者以
象不云乎上天下澤履服事者以服事殷之禮履之
而繫聖明之載也知履虎尾蓋亦危矣周公知之
以繫觀於古今大凡世道之理亂人事之休咎未

易者无險故能知險簡者无阻故能知阻非知之
世途也知之人心而已陳石澗云自上臨下所見
爲險自下升上所向爲阻乾自上而
視下故知險坤自下而升上故知阻

說諸心者易簡之渙洽於心也研諸慮者易簡之安而能慮也以此定吉凶而成亶亶聖人之與民

易經句解 下繫
同患以易簡而消
天下之險阻者也
卷伍

是故變七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道有變化人事有爲天人相符合休徵先見惟
聖人能知之聖人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也象
變化之理無定而知其一定占爲之報未來而即
知其將來知器知來聖人不能而百姓能也自聖
人地設位能示天地之能於是抱蓍問易者明則謀
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於是抱蓍問易者明則謀
之人幽則謀之鬼而雖百
姓之愚亦可以與能矣

八卦以象吉凶，繫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

夫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以能代天地之言也
所言維何象辭變占是已八卦以能代天地之言也
下不能觀象自得是象中之情微象淑慝象文則
言之本夫剛柔之雜居以稽夫時位之當否而吉
凶居然可見矣雖然猶有未盡也雜居者無定居
者也當其變有通之利故變動以利言可見者不
可見者也因情而見亦因情而遷故吉凶以情遷
有愛惡相攻之情焉愛而相攻藥石之生我也吉
也惡而相攻怨毒之甚人也凶也有遠近相取之
情焉遠而相取聞聲而浮慕吾虞其淪也悔也近
而相取狎面而私感情吾恥其比也吝也有情偽相
感之情焉情之相感波震而見憐心交也利也偽
之相感陽合而陰離貌交也害也如是者皆情之
變也易情卽人情也近而不相得是胡越同堂而
戈矛生於几席也其凶必矣或害之悔且吝又其
小者也何者其情險也知險知阻者不於其遠於
也其近

易經句解
下繫
卷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夫人藏其情雖至近有不及察而可因其辭知之
將叛者其情有不主告人也故其辭枝吉人之情恬
故其辭寡躁人之情浮故其辭多誣善之情詭故
其辭浮失守之情窮故其辭屈以此觀情百不爽
一以此定吉凶亦百不爽一聖人以易簡知天下
之險阻而因化天下之險阻於
易簡成能與能豈不以易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天兩地是見成之數天圓圍三原自涵三之理
陽數則用其半而日兩倚依之以起蓍數二
陰數則用其半而日兩倚依之以起蓍數二
老之數兩參兩之積二少之數則參兩之交著數
一本於天地也蘊長公曰天數五地數五其日五
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於五
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
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易經句解

易經句解 說卦 卷六

天地之數只此陰陽陰陽本自變化剛柔一陰陽也方其成象謂之陰陽象在畫前觀之而已卦畫而體質已具則謂之剛柔必逐畫推求闡發其動靜之蘊方成六爻也卦爻立而理無不具矣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德義理性命非有岐也總此從順易簡之理具
於卦爻之道德與義則分合言之而理性與命則
顯微言之耳道德渾全於心和合自然無矯拂
聖人第乎其自自然故曰和順義則其時措之宜散
見於萬事萬物者必條而理之窮理即窮此理義
之理也理雖散於事物而皆根於本不來之性命
性之源也窮極事物之理斯性體無不畢露而命
亦即此至之無漸次也而字窮理盡性至命是從
妙用逆推入去故著一以字揚商濬日性者理之
源理窮則逢其源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源
性盡則逢其源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非真
有三項若人有云其爲本也不可以功求其爲源
也不可以行得勿亡本現行盡源成噫非知道者

之孰識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理卽三才之理也理本自然順之而已立
者如屋之立極三才非此道无以立也陰陽剛柔
仁義以兩而分以一而合自有迭運互根之妙
成卦成爻觀變發擇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先天之卦以對待立體然八卦相錯則對待者未嘗不流行逆數之理時說甚多未得其解或曰

易經句解

卦從復起自復至乾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為順自
 始至坤退而推其未生之卦為逆是順逆各半也
 且此乃春夏秋冬循環一定之順序未可言逆則
 又曰易之卦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為序夫卦圖二方兌離震右方巽坎艮而
 乾坤居其中未有一圓三方兌離震右方巽坎艮而
 乾一而歷數之則當曰震四坤五不當曰巽五也
 則又曰卦書自下而上為逆夫自下而上乃自本
 而未自內而外也可謂逆乎則又曰陰台外而反
 內故逆此則陰之逆而非陽之逆也失其半者也
 則又曰知來為逆易之卜筮為知來而設則其說
 益淺而與卦圖不相涉矣蓋嘗不食不寢以思而
 而茫然不解反覆本文而稍有所悟也本文甚明而
 人未之思也數往者順指乾坤也書卦先乾坤而
 後六子乾坤定位六子者乾坤所生為未來之卦以
 故曰天地定位先六子者乾坤所生為未來之卦以
 卦圖之六子言之未有不逆者也何以知其然也
 陽居上為順下為逆陰居下為順上為逆震坎艮陽
 方為順陰為逆陰居陰方為順陽為逆震坎艮陽
 也巽離兌陰為逆陰居陰方為順陽為逆震坎艮陽

易

經

說卦

卷

三

九

易經卷三 九
 何者坤交於震為復故震居坤左自復而頤而屯
 索之理或於未盡符愚謂詳居坤左自復而頤而屯
 以變或序也然以坎離震巽之理也先則與索再
 三坤一故變居乾左二變居震左二變居巽左二變
 月生故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
 東故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位
 男故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位
 乾故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位東位正西位
 故曰易逆數也天地乾南坤北離東震西巽南兌北
 地天逆也文然乾南坤北離東震西巽南兌北
 子薄也下也故澤山咸通氣也逆不相射也風雷
 相薄也下也故澤山咸通氣也逆不相射也風雷
 然之理也故澤山咸通氣也逆不相射也風雷
 則不降陰陽不交陽居陰下則不升陰居陽上則
 逆也所以然者不交陽居陰下則不升陰居陽上則
 逆也所以然者不交陽居陰下則不升陰居陽上則
 宜從坤而居乾之左陽居陰下則不升陰居陽上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後天之卦雖主於流行然首冠以帝流行者必
 本於真宰也帝無為非有出入出入者其氣機耳
 首震次巽以至於艮乾之元出長養收藏之序非
 震以代帝也帝即乾之元出長養收藏之序非
 之資始也潔齊相見乾之元出長養收藏之序非
 乾之元出長養收藏之序非
 各效其後天取卦象故乾為君而雷風山澤水火

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
 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
 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於萬物之出八見之萬物始出
破萌在木震巽皆居東南春東方雷動之萬物始出
物潔齊此木氣之用事也相見者萬物之精離繼之火
時為夏明於南方火之位也相見者萬物之精離繼之火
大盛也燥得土而滋坤土之使聖人衡明之治取之
其夏也坤之交乎帝之臣而萬物之致役臣道也致取之
金之氣者也金氣收斂萬寶告成兌繼之也兌繼之也
交陽衰陰盛之時也陰凝於陽必戰於西北秋之象然金
夫陰陽雖相薄而陽未嘗無也陽氣發泄曰戰乎乾
收飲則其後之生發必無力故兌繼之也兌繼之也
故繼之以坎坎水必得居於北方潤物者也勞其戰
易經今解 說卦 津式

而予之以休物於是乎歸根矣歸根曰靜靜者物
之終然終必有始所以成終而歸根曰靜靜者物
東土之卦冬春水之交水性寒非土不濕也其
震木於此成其始物之人者又不可以復元矣其
包八德而統萬物謹按後天卦圖以震兌為河圖
離坎居北即二七居上六居下也震兌為河圖
巽居左四九居右也坤艮居四隅以乾兌為河圖
十居中卦圖雖列於四隅然以坤兌為河圖
蓋巽離合者也今乾坎列於右而艮坤亦適當其中
二十四氣定即氣方位均祖此圖以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
化既成萬物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可見於造就萬物見之雷
然動物之性燥烈必得潤之濡後說澤和火燥物
限必得水之浸潤而後生於土故終始萬物者莫
承上長是數者相悖而交以正自見有相濟之妙故字緊
而物以成之成者既成而後見者化而復為物變而不知
其所以成者則神效不可見者也其所以變而物化不知
言者萬物也言六子不言乾坤者六子之功皆乾坤之
也功者萬物也言六子不言乾坤者六子之功皆乾坤之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乾天也其德健坤地也其德順震雷也其德動巽
也其德止兌澤也其德說此八者八卦之正體也
也以下所廣諸象特以言其變化耳非正體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
狗兌為羊

馬健而善行又陽盛於午午屬馬牛順而善走又
坤開於丑丑屬牛龍善奮亦善鳴得陰氣之先者能知時
也前與雷也善伏亦善鳴得陰氣之先者能知時
陽之文明而中心柔能相說而內剛能止物而
內柔婦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能止物而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
手兌為口

首會諸陽屬乾腹藏衆陰象坤足居下而動屬震
股附足而順屬巽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
而聰離陰麗陽中曰晴外見陽在外而明艮覆腕
有手之象又手能止物兌上缺開口之象又口能
人說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坤一大父母也六子各以其所得分男女男奇
而女耦又以其所得之先後分長幼中後於長少
中後於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
易經句解 說卦 律呂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大而無外爲天運而不已爲圓無所不統爲君
資始萬物爲父純粹爲玉堅剛爲金西北之氣爲
寒爲冰盛剛之色爲大赤乾健爲良馬老陽爲老
馬純剛爲瘠馬健而有威爲駁馬以實承實故爲
木果良取其德老取其力
知瘠取其骨駁取其力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
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博厚爲地成物爲母順而平爲布虛而容爲釜
靜而後不爲客畜動而兼成爲均純陰至順
而善孕有爲子母牛廣而善載爲大輿相雜爲支
數多爲衆卦簡作成爲柄極陰之色於地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男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
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頤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一陽在二陰之下陽氣奮於地也爲雷爲龍陽
氣奮於淵也爲玄黃兼乾坤之色也爲萑葦爲龍
布也爲大塗萬物畢出也爲長子一索而得男也
大塗果決而爲筍竹與爲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也
其於馬也爲善鳴起爲作震起也爲的頤二陰在上
足懸起也爲馬騰起爲作震起也爲的頤二陰在上
白之生也爲其於稼也爲反生反復也萌芽復生陽
氣之動也爲陽動不已究爲乾健稼
生不已究爲蕃鮮皆必至之勢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頤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不爲木爲風取其善入也爲
長女一索而得女也爲繩直爲工取其善制也爲白

易經句解 說卦 律呂

少陰之色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木之氣也
如今之檀香沉香大抵皆木也爲進退爲不果巽
者之性也人剛則多決柔則多疑故震決而巽疑
其於人也爲寡髮髮屬血屬陰巽二陽居上陰
血少也爲廣頤頤屬氣上盛也爲多白眼眼白屬
陽多於土也爲近利市三倍陰主利巽順者又善
賈也其究爲躁卦者巽居東南春
夏之交一變而夏則燥火之卦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
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

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者水也溝瀆行水者也爲隱伏陽匿陰中也
爲矯輮坎內實外虛以虛邪寔有矯輮之象弓輪
矯輮所成者弓中勁而善發輪中堅而善運皆取
其中實也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坎陰

也險阻備嘗為加憂心耳以虛用者也坎中實若
心本虛而物或塞之耳本虛而物或壅之也鄭正
故為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正志為恐恐則憂
腎開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
其說亦精血者人身之志也故為血卦乾為耳
坎得乾之中畫故為赤其於馬也為黃蹄陽為大
也為虛心內躁也為下首上畫柔也為薄蹄為中
下畫亦柔故薄蹄而少力也其於水之性言為月以
虛滿行乎虛陷之中也為通以水之性言為月以
水之精言為盜險而善伏也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木心居中以堅為實坎中實者也故堅而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
為大腹為乾卦為鼃為蟬為羸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科上槁

離火也火之情為日火之閃發為電再索得女為
中女外堅為甲冑上銳為戈兵虛中為大腹火燥
易經句解 說卦 序卦

為乾卦外陽為介蟄蟄皆介屬也龜陰而靜
蟄剛而躁羸善麗蟄中虛龜文明各有取象其於
木也為科上槁科上之槁無根而明
於科上者如寄生之類取其麗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閤寺為指
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其象為山徑路山之小徑
也震為大塗陽開於下也艮為山徑路阻於上也
石與金堅固也門闕所以開出入止之義也果蓏
之實旅者草之實艮陽實在上也闔止物之入寺
止物之出指在前止物在外剛止物皆取於止者
鼠居中為堅多心艮陽居外故為堅多節也坎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也坎水塞其下流其象為
津三索得女故為少女為巫以言說神也為口舌
以言說人也兌上缺問口之象口舌能毀人亦能
附人毀人也兌上缺問口之象口舌能毀人亦能
故為剛鹵為妾為羊內狼外說也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如雲屯之屯布列
紛紜之貌故曰盈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
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需有師道養其蒙心也然物穉所需尤在飲食衣
食足而後禮義生也曰道則不徒飲之食之而已

易經句解 序卦 序卦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

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
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自飲食必有訟至比者比也一連說下師訓作眾
非用兵也畜止也飲食者人之大欲也有欲必爭
爭必訟訟而求勝則兩造各樹其黨既有黨則則

甲與乙比乙與丙比左右其祖是終訟也夫訟則
必有聽之者矣然聽訟非難必有以止之而後能
使民無訟道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之始制似乎拘而多畏履之而辨分定志則
相安以為固然朝野有禮小大咸和泰之象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

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通也聖人制禮雖嚴上下之分而未始不通
上下之情明矣合德喜起同心上下之交則交而通
間故地天為泰交故也世不皆泰交之臣詰閉塞而
成否故天地否為泰則必化異為同于交不交下
生而異故天地否為泰則必化異為同于交不交下
交而異故天地否為泰則必化異為同于交不交下
不終而同人也雖由人事亦若有天運焉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

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與人同者家視天下者也天下一家其有大矣有
大而盈天所概也聖人不自有其大故能保其大
謙尊而光何豫如之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

易經句解

序卦

律崇

以蠱

豫順以動則上下應之故豫必有隨夫順應之隨
忘其隨者也非其喜隨之謂也以喜隨人是以悅
豫之情為唯諾之態上
下安其有事必矣

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下有事與上其事不同上之有事以急不事事而
致多事生事者也下之有事乃君相勵精有為起
此臨民是大業之更新也大業新於上而臣民改
觀於下矣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
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我無可觀民必去之惟可觀而後觀我者不聯而
自合合者合其離之謂也苟合則易離故當慎其
偽夫質彬彬而後合可久也故受之以賁賁者
章也皆自通愛中來所謂有事然後可大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
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

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賁者飾也質為君而以文飾之也窮飾為工浮夸
勝而亨嘉之本盡矣本根剝則枝葉以從之是終
盡也物窮必反其本已離已琢還歸于樸故受之
以復復者復其最初之真心也真與妄不兩立真
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

易經句解

序卦

律樹

受之以頤

有以頤頤也立其本然後可取精於學問多識言行
其為畜也大有其畜然後可溫蓋其
德性觀頤自求
其於養也密矣

頤者養也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頤者養也養其才以為天下用也養盛之人有大
才而運之以小心故動無所過而出必有濟不養
而動者恃其陽剛而輕於一試
是大者之過也故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
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天下有大過之時無有哉器之敬也扶之則正弓
之反也桀之則直時者聽於人也天下無終過
之時而恒患人有終過之動動而不已有陷於陽
而已故受之以坎坎之象陽陷陰中非陰能陷陽

而陽之持才輕動適自陷也君子之濟險雖有才不敢獨恃也必有所麗才麗夫誠誠麗夫養夫才猶水也水善動而應輕用其動誠猶火也火有光而應輕用其光合才與誠而謂之中正化其中堅而為中虛過而不過者也夫以中正之養而運大過人之才識雖以濟天下之險可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聖人序卦必推本其所自始天地萬物之大始也推而至於人生之始飲食教化之所由開也養生之始也推而至於君臣之始不可不養其童心也夫婦人生之始父子君臣所從出也正內正外推而至於禮天下皆造端於夫婦國風所以首關雖也故曰禮

易經句解 序卦 律政

義有所錯舉而錯之也合而言之正心脩身齊家治天下之道具是矣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婦以情感者也正位內外則其道也不以道非相睽則相濟矣故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恒也道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久於其道宜久者也物之進退久速必因乎時時之所居道之所在夫四時之序成敗者退而况於人乎久居其所非貪則愚故二陰浸長義當早退然物非指夫婦蓋不可不久居者陰陽終始之義也夫婦之偕老是也不可久居者陰陽終始之義消長之時也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

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小人用事君子不得而進也然邪正迭為消長無終遯之理當其時則大者壯矣終壯者用壯也用其剛可以進而不得進者以柔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晉與明夷正相反晉明出地上明主在上可以進也明夷明入地中暗主在上不可進也不可進而巢故八朝見疾不如退而家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立朝固難正家亦不易內外各正乎威交濟故家不獨一家世道亦然然睽睽必合無終睽也故難

易經句解 序卦 律政

極必解無終難也此世道人心之無往不復者也難之所以解反身脩德而已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難之既解慮以銳急傷元氣故政尚寬緩其於刑也寧失出故過有罪是也其於財也寧失之散渙王居是也故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財散者必聚也既以與人己愈多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財聚者必散也如水之盈而決也蓋國家當府庫充盈之後必有沛決之恩如周之大賚漢之數賜栗帛唐之賜大酺

皆益而必決者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至器莫先於毓德英資者多動然過動有喜事之
戒故止之恭默者多止然過止又有因循之患高

理本固有豈可終離所以離者浮心蕩之也故受之以節節者制也制其浮心溢氣而使不得逞也中者今反而歸中故受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

受之以既濟

中孚信也忠信之人往往信心而果於必行故未
免有過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者過
也無害於物也過乎物之信我視我之過所過者化
聖人也中孚雖求能化然豚魚可格有所過者物
利涉大川茂不濟矣故受之以既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既濟非窮也狃於既濟則必窮受以未濟者聖人
欲人處既濟常若未濟則必窮受以未濟者聖人
既濟則拾筏而嬉車輪於峻坂而休於平地而懼
於危波而溺於安流故既濟未尼幸也夫環就知
尋安危和倚禍福相因盛衰相易物之循環孰復
其極聖人處既濟常若未濟故懼以終始夫始復
所以道前定而不窮也

易經句解

雜卦

伍

雜卦傳

乾剛坤柔

乾太剛故至動至靜坤太柔
故至靜至動六子不能也

比樂師憂

樂則歌天保
憂則賦采薇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往以臨民有教思容保之與
來以觀我有省方賓王之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以初為卦主建侯故見盤桓故不失其居見以
下賤居以行正君道也蒙以二為卦主包蒙故雜

亨行故著離者昏昏
諸者昭昭師道也

震起也艮止也

震之始能始動始動不足以名之
艮之止能止動止動不足以名之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之為益益之為損
盛衰之始孰知其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
動有意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以時為萃故聚而不散
以時為升故往而不來

謙輕而豫怠也

謙勞也勞而不伐其心輕
豫逸也逸而鳴豫其志怠

易經句解

雜卦

伍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口之於味也食之无味之味非食也太羹是也
目之於色也飾之无色之色非色也太素是也

兌見而巽伏也

陰外見故舍說
陰內伏故舍入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人者无事謹守而巳說在曹奚之代蕭何也蠱
壞者宜飭與民更始說在漢祖之除秦苛法也

剝爛也復反也

果熟曰爛爛則歸根
主歸曰反反則復性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
而是傷為夜誅一作夜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通上行不求通而通
困剛見排非所遇而遇

咸速也恒久也

心之感也不疾而速
化之成也不息則久

渙離也節止也

渙散則離當求其合
節約則止當防其流

解緩也蹇難也

已出於險利用夫緩寬舒之政也
方在於險當思其難艱難之慮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外者疎之內者親之

否泰反其類也

上下之交不大小
之往來每每相反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方盛而止不恃壯也將衰而
退不蹈危也皆為君子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天下一家何衆如之家視天下何親
如之親以得衆故大有次于同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
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過者踰越之義山高而雷起之動之過常者也
孚者感孚之義澤虛而風感之信之入人者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親寡旅當作旅寡親蘇長公曰豐以盛大而多
旅以寡弱而相親猶雪松曰豐盛則故舊合

則離

離上而坎下也

離雪松曰離女在上坎男在下者陰陽
之精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下而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寡之能畜衆者善用其寡也小畜之四是也柔之
欲展剛者不安於柔者也履之六三是也二卦皆

剛故欲以柔躡剛不處者欲進而躡之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與訟皆以乾遇坎外坎者險在也世途也健以知
險故不進內坎者險在人心也健以爭勝故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

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蘇長公疑其有誤欲改正
之良是但以未濟男之窮結尾稍以未安今再

定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

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

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其說曰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陽者養人者也

卦未養人者也陰者待陽以養者也非能自養也

故女歸待男陰不能自立故賴也漸者女長而男少
於陽得所終者也既濟陰陽得位相與有成故曰

定也柔遇剛柔善媚君子矣夬決也毅然決去不為所惑則

可憂者在君子矣夬決也毅然決去不為所惑則

正道長而小人憂夫小人之憂宜可無以處之天也
 但實得於各得其位焉耳是故內陽而外陰者泰
 也陰陽得位者既濟也聖人益日決小人則小人憂
 矣漸乎而後君子又知君子道長足以不為已甚也則其憂
 必漸乎而後君子扶抑之大權也



易經句解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林欲楫撰欲楫字平庵晉江人萬曆丁未進士
 官至禮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是書乃其子華昌
 所錄其說專主人事以發明義理為主不及象數
 欲楫與楊瞿喙同里同年又同說易而持論各局
 於一偏豈相激而相反歟然瞿喙似探易之本原
 實牽合於易之外欲楫似得易之皮毛猶尋求於
 易之中也

易略三卷

〔明〕陸夢龍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顧懋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畧三卷》
提要

易略序

善易者不言易，非不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說易者將奈何？夫易者，不易而交易，而變易者也。道

陸夢龍

大無不包，神無不存，體質有互連，牽末時物，無一成之功，名或一位之中，人皆可擬議，或虛之地，節，俱可推移，善乎伊川

先生之叙易也曰以一時
而索卦則拘于無變昨易
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
不通昨易也已形已見者
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難

以名求則易當何如哉漢
魏晉宋諸儒或言象數或
言占驗或言卦氣或言理
辭或言圖學以至吞文指
角之家籍補遺之士推

演師說之人以殊學者必
游滇渤止津梁沉然流
轉而固所適從則要略不
精而指歸未定也卧龍觀
書大略宜必白拂字比要

當識其意思所在况易為
神明晉籀性命與府匪有
獨照之匠窺意繫表懸解
之智探旨畫前又烏能規
一以藏萬原始以誦終哉

大明中天易道復興君啓
先生風標河洛之秘潭思
密討其所著述盡屏衆說
交流獨標立象宗旨游冥
挹盈摹遠測深是不見之

陸本中

形抽不抽之緒偶經指示
則上縣天而下淪淵纖入
藏而廣包畛旨務撮其統
宗義必點其隅曲于潔靜
精微之中有廣大悉備之

蘊雖輔嗣清激子瞻曠遠
未之或先也雄之莖玄也
曰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
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
不散不沉則其意不見合

陸本中

數言而易略之經可見矣
訛詁之害易也烈于秦火
是集也成可以一洗訛詁
之陋而闡揚至道之光伏
而惟之使自怡之點而誨

使自究之則易略有功
于天下後世不小也祗友
顧霖調氏夙精易學喜出
以廣惠同人厥念深焉使
讀是略者目指見月得魚

陸本六

忘筌神而明之庶幾夫盡
作者之意乎

崇禎元載嘉平月錢塘陸
鳴勳夢鶴甫題于滴露齋



化生不醇而況於人乎書
不盡言言之精也言不盡
意意之精也信則默默則
成成則明明則神夫是之
謂易略

徐本六

崇禎元年大呂臘月武林
徐如珩題於雲居淨室



劉陸先生易略序

會稽陸景鄴先生以易起家每一義出海內率推為易壇宗匠公愷居堂與仲公著易解臨川湯先生心齋之四方士思快讀而不可得今年夏承從先生湖上遊訪拂手原之會歸而盡貽所作述論次以編則易畧在焉懋獎自少從父

劉序一

兄學易僅窺豹一斑乃今

盡先生之微旨實也先生

饒風怪而尤精於觀象至

自卜商以後京房焦贛馬

融荀爽之十二家言莫不

劉序二

殆盡是而難人讀則補闕

遜其清通奈天機剝康成

讓玄玄秘改使河汾江左

諸賢分席而爭左右袒於

先生茲編常無啗弦矣不

翼

寧惟是先生並文武才厥
施未克隆山水夷程時云
忘

父間禮及親察營兵事家
紀律於象取法師穆冠備

傳序三

於象取法華權荷危疑屹
柱獨立於象取法大過及
盛憤逆瑞唐煥引身先幾
而一無所終也則又於象
取法過然則茲編所約略

為易解也者惟其有之是
以水之歟君家子靜說易
至易之為書也而少遠以

惟深嚴冰希前結衡傲戒
為虞小心翼一謂是道不

傳序四

可須史離也先生生平所
安樂玩固已渾體是易又
何疑夾之親切而有味
哉孔子至易以神化又云
潔靜精微而教也若陸先

生者之為人值乎潔靜精
 游之域而其解易不亦幾
 乎神且化矣乎涉江河光
 靈亟稱至深於易也戊辰長
 至日武林顧懋獎霖調父

顧序五

書于吳山玄對閣



易略

顧懋獎霖調父

會稽陸夢龍君啓者

武林顧懋獎霖調訂

總論

卦變

繫詞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相推卽所謂卦變也。自
 此之彼則標著之變耳。卦立而後凡象立而後動詞
 立而後占豈有以標著用占之變。先取入於立象繫
 詞之中而以爲卦爻所指言者乎。說卦乃云觀變於
 易略總論
 陰陽而立卦則承生著倚數而言所謂標著之變者
 是已。非卦材也。紫陽所取卦變當是彖詞剛來柔來
 語誤之。不知凡爻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往。非
 以自此之彼爲來也。訟乾上坎下坎之中爻從上乾
 之類來曰剛來无妄乾上震下震之初爻從上乾之
 類來曰剛自外來外卦也。尤明著。解震上坎下陽
 在上卦之初畫者復來下卦而居於中畫爲得中而
 擬其辭曰來復渙巽上坎下坎之一陽從上二陽之
 類來曰剛來以其得中故曰不窮以其入於互卦三

陰之中曰渙奔、噬嗑離上震下、離之中爻從下二陰之類而上曰上行、晉離上坤下、離之中爻從下三陰之類而上曰上行、睽離上兌下、離之中爻從下一陰之類而上曰上行、升坤上巽下、上卦初陰從下卦初陰而起曰以時升、鼎離上巽下、離之中陰從巽初陰而起曰柔進而上行、渙巽上坎下、坎之二陰延綿於巽體之中而居四故曰得位乎外、以上自上來者、列位自上也、自下上者、畫卦自下起也、從三陰三陽為來往者、類也、從一畫二畫為來往者、亦類也、卦有小

易略總論

十一

大凡易中言小大者皆卦耳、否泰之大小往來、直以乾坤言之、如加以自歸妹漸而變、則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何所變乎、蠱剛上柔下、直以艮巽言之、大畜之剛上、則直以剛居上而已、何變之有、剛宜上者也、隨以卦、則震剛也而居兌柔之下、以爻、則震一陽居二陰下、兌二陽居一陰下、皆不處於上、而來而下柔者也、賁自初至五、皆為柔所乘而被其文、故亦謂之來、上一陽獨不在柔所文之內、故曰分剛上而文柔、寔惟二陽、陽往上則入于坤、退下則限於艮、皆就

本卦取之、如損益所云損下卦初畫以益上、上卦初畫以益下之類、非從某卦某卦變也、卽如是六十四卦何卦不可變、而必斥某自某某乎、諸卦以剛居上者多矣、而大畜獨揭之、以其不自上、而尚賢也、剛上讀至尚賢為句、

象

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象之為言、約略彷彿而已、何以闢之盡而示之周耶、今夫按質以舉者、方不可以該圓、指名而稱者、甲不可以移

易略總論

三

乙、彼皆有定者也、約略彷彿則無定、無定故無窮焉、如月之光、如水之流、隨人意取、故聖人令人觀象、觀象而易之教行矣、今人置象不講而虛談其義、訓詁牽縛、展轉滯結、直謂某卦為某事、某爻作某人、某位定某分、執鏡刻劍、其與有幾、夫解夢小占、棒籤俗解、猶依傍形似、虛員求擬、而獨使聖人之象、為膠固不通之物、何歟、

易之取象、不員心會之、則象之用不弘、不精心研之、則象之語不確、如馬乾象、坤亦云馬、則云牝馬、又云

利牝馬、明馬之、非坤象也。龍乾象、坤亦云龍、則云謂其嫌于无陽也。故稱焉。明龍之爲陽象也。酒食坎象。卦之有坎者多取焉。困之酒食、濟之飲酒、爲應坎而言。猶坎也。羊兌象、夬之取羊爲應兌、壯之取羊爲似兌。猶兌也。陵五象、同人之升高、陵謂敵五、震之躋九、陵謂趨五、皆五也。壚三象、解之射壚、謂解三、同人之乘壚、謂隔三、皆三也。象陽以日、以七、計象陰以月、以八、計、重言之曰三、極言之曰十。馮陽曰富以馮陰曰不富。以中實爲孚、中虛亦爲孚。二畜臨觀等卦、上下

易略總論

四

各自爲象、否泰損益、既濟未濟等、兩卦相因爲象、蒙師比履、同人大有、豫復明夷等卦、以一爻爲象、乾取龍、漸取鴻、咸艮取身、一也。而逐位爲象、或同爻而異象者、時也。或異爻而同象者、類也。惟此擬之一名、一類、俱有深義。故聖人之意、盡於其中。若將此等一一玩索、節節排對、理自躍然。一部易書、可以意貫。

朱子曰、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畫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象之是也。有只聖人自取象以明此義、

如自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又曰、易之象、其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

易卦四德

余嘗謂文王周公孔子說易各各不同、或申言之、或反之、或更端言之、不可以援合也。或疏言之、則可合證。然此諸例中之一耳。如元亨利貞、在文王明是占辭、孔子引善之長等語、便說理、後又說始而亨等、便說天道。乘龍御天、便說君道。總之易道至變、無所不括。卽夫子所說亦是種種。況欲將姬孔言語、一一印對甚矣。其不知易也。

易略總論

五

洪容齋曰、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惟乾坤爲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惟八卦皆无之、觀剝晉睽

婦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姤猶可強爲之辭。他則不容復擬議矣。

河圖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衍易至明也。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圖授羲。書錫禹。義圖衍易。禹書序疇。而宋儒祖之。宋儒無語不排漢。而獨于此不信經。而信漢儒。何也。惟劉牧緣大傳爲證。而宋儒又以易置圖書。故併疑之。然禮緯合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易略總論

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是又在漢儒前。亦與傳合。今據傳定之無疑也。或援洪範爲漢證。顧範言錫疇。未言錫龜。所列疇範。謂彝倫之種種者。爾卜筮乃其中之一。非如易專爲卜筮設。其曰帝怒天錫意皆假借之詞。蓋推道之大原于天。且承上惟天陰陽下民之問爾。其曰卜筮筮非龜也。曰貞悔貞悔卦也。如疇果外圖而立法。又不必取之卦矣。且洛書一三五七九與二四六八分陰分陽與圖等。今疇初三五也。而何遂兼備五行。次二又止于五行中。派爲五

事何耶。五曰皇極。猶可強解。三四六七八九之爲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福極。奚居。箕子大意謂彝倫本于五行。體于五事。施于八政。通于五紀。倣于庶徵。考于稽疑。要于福極。而惟修三德以建皇極者。爲能不汨且數之。此禹所得于天。以垂于世。非方命圯族者所能徵。倣以爲武王戒。至自一至九。則甲乙條次之詞。偶符于洛書之數。非如生兩生四生八。確然而不可易者也。何見而謂範因于書。與圖分數。且謂因龜起籍。龜用而專屬之卜乎。範既非因書以序圖書。易略總論

之皆以爲易益徵矣。且夫則圖則書。不過聖人仰觀俯察中之一。有因而起。如春秋之感獲麟也。愈推愈分。愈分愈合。理固自通爾。寸寸而規之。節節而比之。一表一裏。一經一緯。如世所云者。彌謬而失聖人之意。彌遠譬如取春秋之年月歲時。侯王君公氏族名字。而節比之曰。是爲麟而作者也。孰爲麟趾。孰爲麟定。其有不掩耳而却聽者乎。何惑乎歐公之不信圖書。而併疑大傳也。

終

易略

會稽陸夢龍君啓著

武林顧懋樊霖調訂

上經

乾元亨利貞

占辭也。文周係易從來只說占。至孔子始流發義理。學問出來。故文言分四德看。○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震起也。巽入也。此八卦之義疏也。天地人物皆有此各樣性情。故象象文言係

易略上經

上

辭或以天言。或以人言。或以物言。始盡乾蘊。曰乾為天。特廣八卦之一耳。而遂以天字認定乾字。可乎。

乾六爻

初九這等一畫純陽。可惜住在這底下。只好潛藏而未發。有惜之之意。至二就好了。他在初之上。出潛離隱。澤及於物。故為見龍。有幸之之意。九三亦是龍德。但重剛不中。是性體稍有未純的。自古聖賢作用。性體必是精純粹美。無些子渣滓。無些子痕迹。所以發出來光瑩粹白。絕無瑕類。上體稍未純白。終是豪

傑作用。不得與焉。臯伊周伯仲矣。此處不容改。九

三乾乾惕若。打點精神。如此磨礪。使一發便自渾

然無迹。粹然天成。做出事業。如青天。如白日。如完璧。

如良金。可以處危而不危矣。○坤德之自然無如二

乾爻之喫力正當三。○三之危。危在居下之上。具瞻

之咎。猶得以進修自完。四之疑。疑在居上之下。乃革

之時。非復人事可及。三重剛而不中。聖人憂其駁而

不能粹也。故欲于德性中煅煉。四重剛而不中。聖人

憂其躁而不能持也。故欲于事幾上煅煉。○傳云見

易略上經

二

羣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為首則吉也。○程子曰。用九

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

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也。○

朱子有云。乾之羣龍無首。即坤之牝馬先迷。此解甚

妙。又云。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恐未然。蓋不

言所利者。乾之神。利永貞者。坤之骨。且坤曰主利。明

已言所利矣。

大明終始 彖

爻有六位。即始終也。六位之始終。即時也。與時俱行。

仰乘龍也。如此乃可以運旋宇內者曰御天。象直以天道解乾卦。並無天道易道之別。○問何以解御天爲運旋宇內。曰看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文勢得之。不然謂時乘六龍者以行乾道也。說得去否。○始終變化俱統四德而言。各正言其變。保合言其化。天地間只此綱縕太和之氣耳。在天爲命。在物爲性。資始流形。物而與之。所謂各正也。但未保合則謂之元亨而已。自變而化。各正者於是保合。乃所謂利貞也。以理氣分性命太和。以利貞分各正保合。俱大謬。

易略止經

三

○傳曰。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

大小象

有息非強。強則不息矣。○道行也。反復重複踐行之意。○造。造就也。猶言陶鑄一世。

文言

元者。生意渾淪。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者也。因是而有裁制。因是而有節文。因是而有分辯。只此一。元統括中耳。與衆支各節條分派別者不同。故曰長。

亨者。曲暢旁通之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許多嘉美。只是將其情之無可致。達其情之不容已。暢其情之無可底而已。只吾不可壅閉。不可底滯之心。而經曲之美已備。若有不備。則亦不得言亨暢矣。故曰嘉之會。○利者。上下大小出入周疏無所不空。無所不順。故曰義之和。然則非義之外有利也。○貞者。殊途同歸。一致百慮。止憑得這箇質幹。所謂正而常者也。若旁蹊曲徑。非塗之所歸。慮之所致者。其得謂之貞乎。貞字與智字不同。故下亦止言貞固。○蔡曰。元亨利貞四字。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乃有四德之說。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生成萬物者言。聖人四德。自統治一世者言。至此所謂四德。又就君子一身所行言也。○林次崖曰。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此乃明義之爲利處。蓋義之體嚴。似嫌於不利。故特變文爲之說曰。利者非他。卽義之和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卽人之利也。

易略止經

四

君子體仁

此節直指君子身上所謂行此四德者也。○疑紫陽嘉其所會。今乃知此語極了然。蓋嘉其所嘉。遂經曲而求之。有合有不合。嘉其所會。從本原上求。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合焉。○因物付物。則分之而愈以合。限之而愈以調。故曰足以和義。○義之和是利。而利非生于義。生于物者也。以義強物。安得利。因物之利。而義固已和矣。○袁了凡云。前言元者善之長。長在理也。此言體仁足以長人。又推理之長。以長天下也。

易略上經

五

亨者嘉之會。以美之所聚爲亨也。嘉會足以合禮。又推合禮之爲美也。利者義之和。是卽義以明利。利物足以和義。是因利以成義也。貞者事之幹。是以立事爲貞。貞固足以幹事。是謂貞能立事也。其理甚精。所當詳玩。○貞固句。方是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貞者事之幹句。只說正。

君子行此四德 節

象曰天行健。行正是健。不健則不行矣。故以行此四德歸之乾。非以君子當乾也。○胡雲峰曰。天行健。天

之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乾也。

龍德而隱

避世無悶。猶易不見是而無悶。更難確乎其不可拔。兼承憂樂。所以爲龍德而隱。不然則偏隱者耳。

龍德而正中

正中與九五之中。正相配。故兩着若德。與諸爻之言。龍德者更不同。○正中言德。非言時也。三重剛而不中。四剛而不中。亢固不中。初亦非中。卦惟二五得之。九五中正。二正中耳。所謂中以該正也。夫同於常人。

易略上經

六

者非聖人也。異於常人者非聖人也。惟中故庸。庸乃以見其中。不表奇異。不露斧鑿。不見名相。信只是信。庸言謹只是謹。庸德二之所以爲中。二之所以善世。所以博化者也。邪者庸之反也。誠者庸之實也。堯舜之經世。孔孟之垂教。惟庸而已。不庸而令人化得乎。○袁云。邪未萌。故可閑。誠本有。故存之而已。以庸言教人。以庸行作人。淑及一世。而吾並不知有纖毫之善及人。故曰善世而不伐。庸言無量。庸行無涯。一身所修。并包六合。而施者不有其力。受者莫知其功。故

曰德博而化

君子進德

誠卽忠信也。一念不誠。萬事瓦解。安所藉以居。吾業者。多言淫辭。輕吻甚口。其精神未有不洩漏于外者。欲誠之立得乎。誠立則一生之作用。萬化之權輿。舉此矣。故不謂之行業。而謂之居業。居猶言統聚也。居業只是立誠。修辭是立誠之實。時說却于修詞處。掉入行。云說這句話。便要幹這件事。後面應用。不出我做過的。若居貨以待沽。則經何不云修詞以立其行。
易略上經

七

耶。且本文止云居業。何曾云居前業以待後業乎。○凡是贊理之淵微處。知至至之。則自粗而精。自顯而微。自有形有象。而達於不睹不聞。故可與几。猶言可與人微妙也。至言道之極處。道之極處。便是人生盡頭路。故曰終。○吳因之曰。忠信而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從此尋向上去。豈有限量止息之期。故曰進德可與几。絕不是知几。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吾胸中之所得。几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

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豈有不進乎

陽氣潛藏

微陽潛藏。愈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

飛龍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乃見天則

則準則。言不過也。假令進而不退。盈而不虛。過剛而不已。則天道母乃爲無準則者乎。傳曰。天爲陽德。猶
易略上經

八

不干時豫之詞。曰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夫用九而不窮于九。所謂不過而不忒者。乃始見之。

乾始能以美

乾元利萬物。而不有。故贊其大。○乾德形容不盡。開健中正純粹精分。七字贊之。

利貞者

解性命。云利貞時始各正。解性情。云利貞時始見。此謬于載大。可噴駭。夫水濺成珠。百千各別。滙歸大海。消散始同。如云元亨時尚未各分性命。則資始流形。

總該混同一片如云雖各而未正則東虧西欠資始
流形却從何處那移補湊得來夫命見于性性見于
情情見于生生見于元亨而反謂收斂歸藏乃見性
情之實不亦陰陽反覆也哉蓋始亨即性情也不待
言而著矣至利貞時節摧殘淡沒似無復始亨之性
情而不知稿其外不稿其內剝其形不剝其神水潤
澤說所謂受生之本吐化之機隱隱躍躍然則始亨
之性情此時猶不能已而後知始固乾始亨亦乾始
利貞亦莫非乾始乾始真統天者也故曰大矣哉

易略上經

九三九四

乾上下皆剛三四皆當上下之交故曰重剛○北齊
史王晞曰殿下今日仰關天時非復人事可及蓋此
等時有不可以人道之常處者所謂中不在人也舊
說謬胡雲峰曰復之六四口中行四居五陰之中也
益之三四皆口中行三與四居六爻之中也乾之三
四亦居六爻之中故以不中稱之○下乾以二為中
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
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

所當疑卒於無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也

夫大人者

余四明曰先天後天此先後字只是形容聖人縱橫
與道合朱子所謂左右參合之意也若曰真有先後
兩事則夫道者先天地而有者也聖人何得有先天
之事乎○先似唱而不應而却天不能違後似追而
不及而却時未嘗失極狀聖人與天為一

坤

乾先天下者也以首先物其有不悔者乎故其貞在
易略上經

善用其健而不恃其首進而知退存而知亡得而知
喪乾之貞也故曰不失其正乾之元亨亨以此耳口
利貞坤後天下者也後而無終坤亦失常矣曰後順
得常曰後得至而有常要見所順者為何事而所主
者為何守耶故其貞在善因其用而不失其職至柔
而能剛至靜而能方無成而末始無終然則坤豈一
於順者哉順而健矣順而健坤之貞也坤之元亨亨
以此耳壯馬純健不可以象其順牝牛純順不可以
象其健故象之以牝馬牝馬陰類而行地無疆則健

矣。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人但見其至柔至靜無成者，而抑知其作用之不可窮盡如此。故曰大終，象蓋以終字解永字也。俗謂永守其柔順為坤之貞，則謂之順可矣。而謂之順而健可乎？曰永守則不變矣，而以解用六之變可乎？如是是無成于始，亦無成于終，終且無之，而謂之曰大終，將焉解哉？○朱子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舊以順利解主利，甚非也。後順得常已

易略上經

十一

盡順利之義，更以解主利，不復乎？陽主義，陰主利，此正是陰陽之別，故乾不言所利，而坤主利焉。六四富家大吉，主利之證也。卦以占言，所謂利，所謂西南無不示也。孔子以義理解占者也。故不復什主利之句矣。所謂罕言利也，得朋而以爲其類，無足道也。喪朋而以爲終有慶也。聖人之不足于陰也，然而豈能強陰之不至利，而類之不在西南也哉？然雖先迷而不可無終，雖主利而不可無義，雖朋在西南而不可不喪順，而以健行，坤之貞也。故必安貞則吉。

象

傳云：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時可因，勢可順，而流不可同，矜可化，意可消，而守不可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以正行其順也。○東北喪朋，傳云：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余嘗謂孔子解經，常有更出已意者，如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意蓋在西南也。而孔子明其見曰：西南得陰之類耳。其於友必非德交，其於人必非義聚。夫朋之爲言，君子不貴也。况其朋又陰類哉？水清霧什，蠅散馬匹，擴然無從，於以見吾心之爲虛。天地之爲大，而家國之爲公，其於修德立事，豈不有慶哉？終有慶言，不妨于喪朋也。

六二

傳云：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

象

地道、坤德也。坤德全以其順，勉強學習，不出自然，即非順。安所見坤德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坤德之渾全昭著，無如二者，故以光贊之。○乾之道莫盛于五，坤之道莫光于二。

六三象

含與括不同，含只是不妄發，槩炫耳，故曰以時發。○既曰可貞矣，而又曰或從王事者，蓋其所含之章，炳灼赫喧，豈能抑閉之哉？故以知光大解之，言非如括之隱潛之勿用者也。○惟知光大者，乃能含藏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五

黃中之色，裳下之飾，總是下此二字，以象其恭儉溫文之德，而象推之曰恭儉溫文，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由美在中耳，則爻所云黃裳，明是暢于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見于外者矣。在中只當得在內字，而註云美在其中，又解黃中過矣。中順是一意，非以中爲能生順也。黃中色，裳下飾，此正訓也。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此統說也。中順二字須認

明，五只是箇中，帶順以爲言者，坤體本順，而五中德故合而言之，非必以中貼黃順貼裳爲象牽也。若曰五有此中順之德，必不自恃其尊謙，沖以爲理云耳。○此元吉之始，元吉與大吉不同，元吉者，大善之吉也，吉有大而未必善者。

用六

胡云：峰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後得主而有常

常，坤之本分也。雖後得爲主，而實不失其職，所謂無成有終者也。雖以含爲德，而其化實光，二語俱是柔而剛，靜而方。○袁曰：有常，卽利矣，斷非缺字，後順得常，豈亦缺字乎？

直其

二云：不習而曰敬義，毋乃習乎？不知敬是人心常惺

本體義是人心時措妙用，自然而然，何習之有？如是則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矣。不習，言其直方大，不假習也不疑其所行，又從其不習者而贊之也。○董云：爻辭曰不習，夫子却就習上說起，所謂由習而不習，我非生而知之之意也。

天地變化

天地變化，而獨言草木蕃者，草木得氣之先，蓋無情者，先通其應也。天地閉，而獨言賢人隱者，賢人見幾明決，蓋有識者預觀其微也。賢人難進而易退，惟其

易略上經

十五

難進，故當其治也，草木既蕃而未出，惟其易退，故當其亂也。草木未凋而先隱，總要括囊之意，謹字不但閉塞時謹，變化時亦謹。

君子黃中通理

通理只是贊中德之妙，中德不偏倚一邊，立于四虛之途，有通如之。○如是，是種種道理皆森然其中，何理如之。

正位居體

此句緊承黃中通理，來中德之人，雖處位得幾而對

帖妥當，不居于首，不止于賁，而居于體，猶語所謂體貼體悉，皆此義耳。

美在其中

四股事業，是言中之可見者，如此其美而皆由在中出之，與色取者不同，故以至贊之。

屯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於氣為始交，於物為始生，始生即有鬱結未暢之意，所謂難生者非平，鬱結即有紛紜屯聚之意，所謂盈者非平，數者皆屯義也。

易略上經

十六

○貞所該者廣，或行或止，一經一綸皆用貞，勿用有攸往，則直戒其無輕動也。○程傳俱指建侯以為輔，夫聚眾則敵多，列藩則內固，分地則自為戰守，立鎮則交相聯絡，故張耳說立六國，子房議王三將，秦隋孤立而易亡，梁魏分孽而更起，建侯之利，何代無之？文王正封建之時，故其言如此，商周世王為王，侯為臣，若自王立者，便不應云侯也，但易無常占，就占者論則無不可，或曰：然則以貴下賤作何解？曰：此解建侯之所以利耳，非鑒定初為自建之侯也。

象

使雷上而雨下動卽宜洩惟雨在雷上一滴不滴故其動也雨意充塞於天地之間此時尚未雨也雨卽爲解矣

初九

貞一也爻戒其輕進故言居象貴其攸往故言行○頭然不進者不謂之盤桓欲進而不得遂遲回却顧莫甚焉故狀之曰盤桓

六二

易略上經

十七

馬陽象乘在其上也二上于初六上于五皆取象焉四于初遠矣然其應也故亦云乘馬

九五

膏不可屯也其于節恩澤塞寵倖小處爲之可耳卽刳敝不忍與人卒以此失天下鹿臺瓊林之積竟何有哉以此爲正而施之大未有不凶者○爻渾言之象直言其不能施

蒙

楊誠齋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

象

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釋而未達曰蒙

蒙亨以亨行 節

胡雲峯曰蒙豈無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爾○以剛中言不徒剛也而且中未發之體無心之機懸以待人聽其自取譬如洪鍾虛懸實叩則應固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也故曰初筮吉

易略上經

十八

九二

二統治群陰俱在所包故曰包蒙納婦又從包蒙出抽出一項言既無所不包則雖極惡不才俱在所納矣

六五

童取其未失赤子之心非言幼也目以點障耳以挖聾混沌以鑿竅疾故有知不如無知漸開不如未發六五之蒙中而且柔純一未發正孩提之不慮類鄙夫之空空希聖希天成佛作祖全在此處故吉○順

以與言如此蒙者方能一心以聽人又言其未離球之體象言其能聽受之妙不得將聽於九二意混入交中

需

虛者必輕浮者必躁外攝者不固強持者不久天下非真實信理安命審勢俟時之心何足以語于需哉需之妙全在乎光言見小欲速蔽他不得亨言計較趨避累他不得如是則得需之正矣三字俱是贊他非以孚與貞對也吉利言其效吉字全利涉者吉中易略上經十九

象

坎中實每以孚言之故以正中一句解需是需之得名全在五非以乾之剛健也剛健之人氣厲志猛本是愁他犯難而此卦却能需而不陷則無困窮之義矣是喜他剛健而不陷非謂剛健故不陷也玩而字語氣可見○他人勢做不得只得需位乎天位可做

在手而不做纔是孚貞○董云此係什卦名義見不陷處方是需若只是不得止不名為需

大象

雷迅風速電閃雨驟在天之卷舒而不迫優揚而不係者惟雲而已故以為需之象註云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夫雲上於天風雨雷電皆從此起是豈無所為者耶陰為腹坎腹中有實多取象于飲食宴樂以言其飲食之安樂猶所謂飲食衍衍者也語云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啄而四顧其為飲食之不宴不樂易略上經二十

也甚矣凡人利害得失迫於其中經營趨避皇皇常若不及一飲一食俱不自得吐食而應當食而嘆忘食而思何等巴急能需之人從容閑靜無營無係朝餐而夕餐胸寬而胃平梁雉嘆其時啄羔羊讚其委蛇其為飲食何宴樂如之以狀其需徐景象耳乃謂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安取義哉

初九

利用恒恐其需不能久也象方言能恒則不失處需之常道

九二

沙雖近水而洒洒脫脫不似沾泥帶水以狀其近險而不陷也。○在中之中非卽剛中之中衍寬意在中國言在此蓋謂之需于沙則不至沾手滯脚豈不寬然于此乎。

九三

九三身試險中帶水拖泥手足汙淖然猶可斟酌擺佈時節與六四身在刀山劒樹搖頭動手不得者不同故猶曰災在外。○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

易略上經

三十一

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過三需于泥則進而逼于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坎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胡雲峰曰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于求進自逼于險。

六四象

順聽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既在險止可如此稍動則傾覆立至矣。

九五

次多取象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解者謂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百責交萃耳此卦亦然位乎天位萬幾百責皆來并至望斟酌者無窮待吞吐者不盡故亦以酒食象之而九五有正中之德次第排當從容咀嚼不見小不欲速不像饑渴之人口若流涎手欲攫取是謂需于酒食。○爻與大象不同爻取五之象言如當酒食而能需象言君子之能需則日用飲食無不自得。○必言貞者恐其有濡首之意。

上六

易略上經

三十二

天下惟至健者不躁亦惟至順者不妄上六以陰居陰是至順象蓋與其位之當也言能敬以待助已者則雖不當位亦必無大失而況六之當位者乎。

訟

以下卦言之。一陽中實而陷于二陰以上下言之坎爲中實而屈于乾剛所爲有孚室也惕中之中卽剛中之中言能戰兢自持而不過也見大人者抑險以從陽入大川者以實而履陷。

象

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矣是訟之道也一出說與蒙象語同

大象

作事謀始是槩說不專指訟○天左旋水東行○項平庵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筋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譚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易略上經

二十三

深切著明乎

九二

舊說三百戶邑之小者以喻自處卑約如此則當云逋於邑人三百戶豈得云逋其邑戶乎邑內地三百戶之富者如所稱奪伯氏駢邑三百戶者言其雄據之心保據之私憑藉之實一切遜謝不敢據以相爭也故得無青上下只是言勢不敵耳非以君臣言君臣無訟也○青過誤也與災字不同○左傳杜註一邑四井是邑最小而今日三百戶則富矣

六三

傳云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而無求則不訟矣○項平庵曰坤六三雖無成而有終但不敢為倡而已訟六三止云無成則始終皆無矣

象

從上正是食舊德處言一切自卑而上人也吉即所謂食舊德終吉與下從王事無干

九四

謂天下事可以人力獲取耳九四居柔故能反其不受命之強項而復就于命淪變也始之欲訟是變其正也復即于命則雖變而不失其正矣○君子安於理小人制於命榮辱得喪利害之交有主之者亦將窮而自止而方其行險尚健之時命亦不足以圍之訟者僥倖而強爭也而幸其居柔故能廢然自反知命之有所制以自歸於正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胡雲峰曰四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於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淪皆知反

易略上經

二十四

經 19-473

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如此

象

雖淪而不失其正是謂淪安貞

九五

九五使民無訟者也變鬻爭之習而化為和平不亦大善而吉乎○董云訟無吉理況得元吉乎此是使民無訟之人故曰元吉

象

師

以中正當有大畏民志處不止聽斷而已

師

能以衆正則可以王矣何等直截添出爲將命將等謬○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則丈人字貞字俱講入矣

大象

地中有水正是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故爲師象人但知選兵練徒補卒蒐乘爲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不使窮于无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而擊刺之法

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寇之氣在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寬不曰用而曰畜窮蹙之情少○宣王料民于太原料謂稽籍戶口欲以補南國之師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蓋猶有先王之意焉商鞅立法盡以比伍編之有衆而無民矣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意與鞅同而文之以先王之教此王伯之別亦伯與強之別

初六

袁云由內而外爲出動於內卦之初故言師出爲師

易略上經

二十六

之始齊師者也故言以律又二爲師主而初乘之有承受節制之象故言以律傳否字作句緊承律字來謂不以律也不以律雖藏亦凶藏謂昧敵

九二

爻意在二言如二之剛中而在師中則吉无咎又言二得五之寵所以展布亦由是也象意在五直言其承天寵也

六三

傳云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義謂輿尸而歸置或

字安在。○袁曰：詩云：誰其尸之。傳曰：與人。之誦。衆主之。什。不爲。无據。若依義。則凶字贅矣。既已。師徒。撓敗。何必。又言。大无功乎。

六四

凡師三宿爲次。兵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以左次爲退舍。四不中无應。本空有咎。今以陰居陰。則柔而不敢輕進。居坤之始。則順而不務勝人。故左次而无咎。

象

古人興師。只欲正人之罪。不欲侵人之疆。則進非得已。退乃其常。

易略上經

二十七

六五

五正對坎。坎爲隱伏。依木負竄。有禽象焉。五坤體。三陰俱開。曠蕩豁除。有田象焉。田之爲事。順時令。蒐害賊。故爲利執言之象。○傳云：執言。奉詞也。明其罪而討之也。○有不祀。則修言。

上六

邵曰：弟子與尸。戒於師始。小人勿用。戒於師終。始無弟子。則終无小人。即使有之。或賞而不封。或封而不

任。不任亦不用也。

比

筮。卜度也。易爲占書。故取筮義。○永貞戒坤者也。下卦坤。上除坎一陽。則幾于純坤矣。故以坤之占辭爲辭。○胡雲峰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初六

缶。坤象。自初至終。則盈缶矣。坎陽橫于坤陰之上。盈缶之象也。○袁云：初六居順之始。當比之先。故有是

易略上經

二十八

象人之相與。貴乎有信。惟孚則无咎矣。缶。瓦器。乃質而無飾者。坤爲土。而中虛。缶象也。有孚盈缶者。誠意滿於質素之中也。五不與初應。而終來比之。所謂有他吉也。

六二

傳云：自內謂由已也。樽人而用。雖在手。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乎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

六四

袁曰：五在四之上。外也。○胡雲峰曰：初六。內也。九五

外也。四空內應初者。內无可比而比乎五。是含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象

徐魯菴曰。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爲上而比之。故獨以分爲言。但所比者五。更爲得人耳。

九五

師以坤對坎。爲田有禽。比以坎對坤。爲失前禽。坤爲土。故云邑人。○胡雲峰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

易略 上經

三九

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象

王者不與民計較之心。便是含逆。非必謂王有逆民也。

小畜

聖人之不與陰也。以陽畜陽。則幸其天衢之亨。以陰畜陽。則幸其密雨之鬱。鬱而未行。雲而下雨。所以止謂之畜。言制陽而尚未剝陽也。故初二皆遂其復。陰陽和則雨。西郊陰方。陰起于陰。未有能用者也。雲下

竄則氣合而雨零。上騰則氣散而未雨。尚往未行。俱指陰。以小人言之。則所謂彼方自營其私。未及害物者也。○袁云。能翕聚則能發散。故畜有亨義。若雨一下。則畜意亡矣。

象

天下有風。風之暢遂而與物遇者也。行于天上。則方蓬勃鬱律。而風之氣勢阻矣。畜之象也。然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所畜者小。

初二

易略 上經

三一

止而又進。則謂之復矣。止而能止。身雖退而道亨。止而不止。聖人恐人之屈其身以伸道也。復而自道。非純陽之德。孰與幾焉。○牽言其爲陰所牽也。王允屈于董卓。溫嶠制于王敦。龜山薦于蔡京。其復也。爲人所牽矣。故不復言以道。君子處亂世。事難朝。常有此等時節。幸其居中。終能不入其黨。以濟國事。故云亦不自失。

九三

乾本志行。而陽不當位。則輿脫其輹。易言輿脫輹者。

二、大畜之二、小畜之三、下皆乾體、志本上行而不能進、故有脫輟之象、志剛而與陰不和、故有爭象、互離爲目、三陽四陰、異體相比、夫妻之象也、本非應也而強爲偶、本非目象也而互爲目、母乃反乎。

上九

自古無術以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于小人、當其時之不利、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卽或決而濡、若不許入而亂羣、夫藏君子之鋒者、幾也、避小人之鋒者、權也、不入小人之黨者、介也、

易略 上經

三十一

不忘小人之間者、本志也、雖曰龍潛變伏、然豈有一時處而不進哉、一謂之曰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故既雨則既處矣、既處而小人之惡乃望矣、譬之黑白同器、不盡黑不已、又如鴻溝之約、項羽既退一步、則沛公必進一步、此處豈容通情放手、夫知壯之凶、而不知和之害者、烏足以當小人哉、○貞常也、言小人以此爲常、未有不厲者、小人豈有正也、舊謬、

履

虎陰類、兌居西方爲虎、未聞乾爲虎也、蹈下曰履、未聞以躡上爲履也、當是柔履剛也、一語誤之、不知兌一陰而躡二陽、是履剛也、一陰當二陽之末、故云虎尾、說而應乾句、是解不啞人、非解履虎尾也、故卦之履虎尾、獨取六三、而四居三上、遂亦以爲履虎尾、可見履虎之取于兌而不取乾矣、○袁云、虎之猛、在首而不在尾、然不善履之、亦或有傷人者、履危而不危、全在說而應處、

初二

易略 上經

三十二

素質素也、所謂質任自然者、○不與物亂、爲獨行願、○二剛中、於履爲履道、言所踐履皆道也、上无應與、而又爲三陰所履、故取象幽人、

六三

袁云、傳義皆以不中不正、什眇跛、分之則眇當屬不正、跛當屬不中、歸妹初爻不中則云跛、二爻不正則云眇、此明証也、三互離有視象、而陰不當位、則眇矣、三爲履象、而位上不中、則跛矣、本眇也、而群陽賴之以矚、有不得不用其明者、此眇之能視也、本跛也、而

群陽不得則不成履，此跛之能履也。卦說以應乾，故履虎尾不咥人，三失位而應上，履其尾而首應之，故咥人，三爲人位，以一陰而五陽之長，本非君才，微而志高，非能履順而達到也。

九四

三之所履者剛，故咥人，四之所履者柔，故終吉。胡曰：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剛不至於強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言咥人也。

易略上經

三十二

上九

吳因之曰：視履考祥，此是聖人實際語，是天地間實際事。蓋善惡禍福總是一箇善惡如火，而禍福如火之焰也。善惡如日月，而禍福則日月之光也。善惡正其所以爲禍福，並沒兩箇，故其旋而元吉便在元吉者，其旋之視聽其旋者元吉之形聲，一時都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團看，常人拋却善惡專論禍福，於是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福，正是考善惡。○董云：觀象言元吉在上，可見爻之

還未說到福慶上，只是論理說箇大善。○履不處也，而卦爻皆以處爲善。

泰

大謂乾，小謂坤，加卦變贅矣。○丘建安曰：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什小大之義。

大衆

疑問云：天地一氣耳，流行磅礴，所以生斯世者，昭然于上下之際，顧其民籲衆莫知，所以用其時，因其利。易略上經
三十四
聖人爲象日月星辰，定之爲四時，因剛柔寒燥，正之爲四方，若堯典日中星鳥，以服啓仲春四段，均剗財成，无非所以輔相其宜，以爲左右斯民之事耳。

九二

天下事能幹之不如能處之，能處之不如能包之，幹之勝物者也，處之調物者也，包之容物者也，德至容而後大業至，容而後弘，容賢非容也，容不肖乃爲容，容尋常非容也，容已甚乃爲容，故包而謂之曰荒，王太之道也，然井井條件又不得贖贖不理，須用馮河

不遺遺朋凶方合中道方得謂之包荒三者是包荒中事故象直云包荒得尚于中行

九三

太道平坦三位傾危則平者將跛矣太體小往三逼乎外則往者將復矣乾之九三正當惕厲安有咎也今惟艱貞可以无咎孚所期之信正謂否太相期之信食享也食福謂可常享乎泰而平者不跛往者不復也

六四

易略上經

三十五

得時爲實失位爲虛泰三陰失位伺間求復乃其本心○翩翩衆鳥下飛而將集也夫惟富乃能用其隣六四陰虛不富而乃能以其隣者三陰皆思下趨而四最近下故一陰降而二陰從之不待告戒而孚信也孚從中起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言孚

六五

周用齋曰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任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无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祉言其福元吉贊其大善以

祉者以此受祉也治以好善爲優德以下賢爲盛若以知臨爲安竭蹶而圖之躬親而濟之雖治定功成然而非有餘之化可繼之理也可謂之元吉乎

否初六

六二

否泰皆取彙茅茅在下者也彙皆牽連其類而進也九二云包君子之領袖也德量同于覆載其器弘六二亦云包小人之魁傑也局面異于尋常其術大

九五象

易略上經

三十六

袁云有德无位安能休否

同人

同人不徒曰亨而又云利涉者乾行也馮河用勇涉川須健

大象

睽異也君子之異出于同同人同也君子之同所以異因其類而類之類固自辨矣因其族而族之族固自辨矣強異者不同善同者不異

初二

二當初前門之闕也。二與五係宗之黨也。諸爻于二非比則應而上獨遠郊之僻也。○二多取宗親之也。五多取陵尊之也。漸九五漸于陵震六二躋于九陵蓋上升則至五矣。同人九三升其高陵欲憑突五也。三多取壙下之高者也。解上六解三為射于壙同人九四憑三為乘壙。○胡雲峰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故三歲不興。

上九

易略上經

同人以同為志于郊登其志哉。爻明無黨之為快樂惜獨立之為窮。

大有

大有而以為害聖人之旨遠矣。初未交本匪有咎然亦必艱乃免。四入上卦交矣。未有彭而不害者也。以明故免。明離體也。上有之極害之叢也。而乃得天祐何哉。德固未有盛于下賢者也。故以信順贊之。而以為天人交助。祐曰自天幸之也。曰在上危之也。

九三

亨傳讀如字言通也。

上九

董二上九只取他任賢故不言所事而但言福其旨微矣。係辭信順于爻无所取不過從下五看出。

謙

有終即亨也。謙之初意只要下人而已而却亨通故曰有終。○刪云天道下濟以下總言謙之亨所謂君子之終也。尊而光與繫辭同又尊又光則雖謙卑而不可踰矣。

易略上經

三十八

大象

本義云損高增卑以趨于平亦謙之意也。最妙大槩皆然不必謂矜已之心當衰下人之念當益也。

初六

利涉大川乾行也利行師剛應也俱非柔之所宜而惟謙不然。蓋謙德最盛助最多。至虛至順利涉用比于乾行人好人服得眾有同于剛應。○袁云用涉與利涉不同此卦原無川象特言用此謙謙者雖涉川亦可。

象

牧字最下得好。牧養也。若牧牛然。調其驕氣。去其矜心。終則純然馴服。并與卑而相忘矣。

六二鳴謙

二處謙謙之上。其道達愈詳。處勞謙之下。其推讓愈至。為鳴謙。言道達其謙也。謙字從言。故二與上皆取鳴義。謙言貞。恐近于佞。言中心得。恐涉于虛。皆因鳴而戒之。

九三

易略上經

三十九

勞不是別處功勞。即對五陰而言。卦惟一陽居上。剛正五陰。皆待之而底績。其勞多矣。有勞不居。是為勞謙。

六四

傳曰。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无不利于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

六五

刪云。富者驕盈之象。不富是去驕去盈。故能以其鄰。

不富。正是謙。非曰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也。

上六

二在謙中。故鳴。上在謙極。故亦云鳴。國邑坤象。以全卦言。三為勞謙。以坤言。九三一陽。亘于國邑之內。既為民所服。則于上為不服矣。故五上皆用征伐。爻是與他象。是原他。謂至德無名。至治無聲。至威無兵。若使吾志大行。萬國咸。言而信。不戒而孚。亦何必曉曉然鳴已之有禮。言而信。不戒而孚。亦何必。

豫

易略上經

四十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而利行師者。師也。以貴下賤。得民而利建侯者。屯也。剛應順動。兼二卦而無其險。何利如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皆順動之效。觀故字可見。

大象

崇德。猶言薦馨。發揚其德。以格神鬼也。○蔡虛齋曰。先王作樂。本非為崇已德而設。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所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

初六

雷出地奮九四之一陽也初應四故取鳴

六二

石土之剛者也坤爲土二居其中而能自守爲介于石上應震震動之速也爲不終日

六三

肝張目而望也

六五

五乘剛又互卦爲坎之上故貞疾○袁云以失位之柔乘得時之剛疾之象也疾自外來疾由中起中无

易略上經

四十一

元氣則外雖強而亦危元氣在中則常有疾而不疾无妄之疾亦在五爻皆乘剛也

隨

隨時之義大而難盡隨人之情偏而易私非大明終始者不能隨時而不膠非含弘光大者不能隨人而不黨隨備四德乃得无咎○天下隨時傳作隨時之義爲是

大象

丘建安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

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向晦晏息皆法雷之靜也

上六

拘係維皆執一不變之義下震動而不定者也而上以說極係之無所復之矣兌西方而六居其上爲西

易略上經

四十二

山五爲君位而天下皆拘係維于六質成之歸孔穎之戴不之商而之周似之

蠱

蠱元亨直言蠱之當亨象有感于蠱之難治也更爲之說曰蠱之時異於他時治之者非補拯可以支持非約略所能振刷直須全注精神盡翻窠臼做得大通方可言治耳故曰元亨而天下治而字有方○治可仍也亂可反也蠱之時外具而內蠱潛解而陰消以必不可仍之時而無可措手以不容不變之勢

相與溺安治而亂亂而復治之難無如蠱者○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之謂蠱人久晏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蠱

彖

上艮剛下巽巽則巽而止矣

初六

蠱以裕爲吝以幹爲貞而以貞爲悔厲者積窳須漸振更化戒太速也然意實承考雖厲何傷有悔非咎

上九

易略上經

蠱者事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下五爻皆任有事之責獨上居事之外而不事其事○士何事曰尚志志可則也正高尚之事

臨

復云及復其道則又數至復矣臨自臨至于八月而以爲從復起何也又謂八月爲觀臨觀反對近之○袁云復至遯朱子本何氏說也漢唐田註俱謂自臨丑月至否申月君子道消故凶

九二象

董云未順命所以用臨若順命并臨字也多了此是象外意

六三

處說之極爲甘說之反爲憂節亦說云甘甘之反爲苦

六五象

獨任偏聽俱是不中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觀

觀以示者也而聖人之觀天下以孚孚在上而顯

易略上經

四十四

在下聖人之設教也神矣設教卽所謂示人以觀也以天下觀一人欲一一而逃之不能以一人爲觀于天下欲一一而示之尤不能上不神下不化盥而薦孚之散于行事者也盥而未薦幽明之誠盡萃于此矣視于冥冥故能使衆視者滌其明聽于無聲故能使衆聽者聳其神顯若言若顯然萃天下之心志也觀而不薦聖人以神道設教也此有見于天之而法之耳故曰觀天之神道惟神故四時不忒非以四時爲神也玩而字可見

上九

崔子鍾曰：上九無進退之疑，無賓主之利，但觀已所爲，蓋憤世嫉邪，其志未平。武王垂拱而天下服，伯夷乃之西山，採薇焉，蠱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二噬初，甚易爲膚，然初剛也，故滅鼻。三五俱噬，九四爲堅剛之物，三位不當，反受其毒。五居尊，稍易，故爲乾肉，而異于腊，得中道爲得黃金。四正噬初，亦噬剛，易略上經。

四十五

爲乾肺。○四居離初，其明尚淺，故未光。○李曰：九四以剛噬，有司執法之公也。六五以柔噬，人君不忍之仁也。胡曰：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者，訟則失矢，獄則失金，訟小獄大，四大小兼理，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故獨曰得黃金。五爲中位，故貞以陰居陽，故厲貞則情法合理，厲則志慮艱危，故无咎。○傳云：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

賁

賁可謂嘉之會矣。不亦亨乎？文之極爲史華之獎，爲靡賁飾者，人情之所樂趨也，往而不返，恣意焉而莫有紀極，則亨斯盡矣。可飾情而不可浮于情，可小往而不可大過者，賁也。故曰：小利有攸往。○傳云：文飾之道，可增其文采，故小利有攸往。

象

傳云：下體本乾，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賁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象分言，易略上經。

四十六

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離中一陰，從上二陰之類而來，艮上一陽，從下二陽分上，文剛文柔，俱所以爲賁，然剛本也，柔末也，從本而生末，滅質以趨文，其可甚乎？故往言其小，象詳言其所以取義，非析爲兩意也。○文剛文柔，自然之文，文明以止，節文之文，可以察時，可以化，成賁之時，用大矣哉。○余四明日：化成，謂變化成就，使人皆相接以禮，各守其分，非謂效也。

大象

傳云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六二象

賁必剛柔交錯而後成二本應五却偶陰不成賁不得不待賁于陽須待也歸妹卦亦以不成歸故云須與此同與上謂三也與謂動而作事也三陽二陰雖非其應附之以與可也

九三

易略上經 四十七
謂謂也濡如猶夫所謂若濡也三居二陰之中如與

二陰相賁則如濡矣故戒云永貞

六四

賁如如與初賁也皤如如不成賁也馬於四无取人白則馬白尤可笑馬所乘也指三賁以柔爲文以剛爲白三剛故云白馬比四爲切故云翰如○翰鳥飛離地也○胡雲峰曰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離皆有婚媾象○匪冠婚媾明三之求四雖出于善意其如四之不顧何

象曰

剛云以陰居陰當位矣當位而有可疑者三間之而未得從初則疑其所應之爲虛初應四而爲三所間則疑所乘之相阻此所以當位疑也初之徒與四之皤皆高節守道之人以陽正應陰正又當相合故終无尤

六五

艮陽爲丘陰當其下平贖爲園卦以離之文明而窮于上之白賁爲束帛

剝

易略上經 四十八

消息盈虛天有是行卦有此象順而止之觀象也○剝之无咎无咎既在三則蔑貞凶明在初二矣○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相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于君子君子得與也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于下則是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矣蓋

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這些陽都剝了。衆小人托這一君子爲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命處。

復

剛云傳。姤七變爲復。故曰七日。義復十一月卦。姤五月卦。則七月來復。非七日矣。論陽則以日計。論陰則以月計。易之通例也。○出入震動者也。朋來一陽基衆陽也。

大象

易略上經

四十九

疑問云。人心之微陽。亦最宜養。清心寡欲。是閉關第一事。

初九

初九于心上做工夫。則過不至見于身矣。曰修身。

六二象

疑問云。忘其貴以求民之瘼。曰下賤。忘其上以師人之德。曰下仁。

六四

剛云上下各二陰。四處其中。是爲中行。

象

大全云。從道六四。惟道是從。不繫于其類也。

六五

大全云。敦復。仍卦名而言之。非失而復也。○剛臨上六處四陰之末。則曰敦臨。復六五處四陰之末。則曰敦復。皆乘坤也。敦有厚意。厚莫如坤。○剛云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從道。皆有待于人者。五非比非應。則不下不從而用中。以自考。

上六

易略上經

五十

剛云。迷復。非迷而不復也。乃迷其復也。坤爲聚衆行師之象。而上爲數之終。以柔暗行師。終當大敗。其敗也。不但喪師。而且以國君凶矣。坤爲國。上尊爲君。又不惟一時凶也。至于十年不克征。則終不能勝矣。坤之體數爲十。而坤義爲年。故曰十年。○張襲東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彖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爲仁之事。初不遠復。緊詞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首敦四獨復。

至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端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无妄

萬善皆主于誠。故无妄。備四德。○朱子曰。史記作无望。有所願望。却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丘建安曰。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于妄。則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微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未免容心于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真實无妄之人。則易略上經

五十一

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辭曰。貞曰。匪曰。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无妄往。一也。初謂其吉。上謂其青。初方來而未窮。王張自我。因應隨時。无妄之正者也。上時過而已極。極而不變。无妄之匪正者也。故象曰。窮之災。象曰。何之。何之言窮也。有之則不窮矣。无妄之正不正。只爭所之之窮不窮。非添出不正而往。為何之也。○陽氣山曰。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為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

矣。

大象

不曰物與資始資生。而曰物與无妄者。蓋性命一有未正。不能強之成。機緘少有未到。不能迫之發。其未與之也。欲襲取之不得。其既與之也。欲假借之不得。欲抑遏之不得。无妄之至也。○對時取于雷行。取于物與。

六二

剛云。若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天下固无此理。如以易略上經

五十二

不耕不菑。為無所為于前。不穫不畬。為無所冀于後。則聖人未嘗戒後穫。而并去先難也。總是不以耕求穫。不以菑求畬耳。與象非計其利而為之之意。五和發。二不菑以求畬。五雖疾而勿藥。因性之行。隨時之宜。惟中順者得之。○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苗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農。始于菑。終于畬。

九四

无妄貴于隨時。不妄。○子曰。可貞。言云可貞。言云下。

之上處轉移之時以九居四具審度之用如此之人貞而不諒可堅持而不傷于義一守而不病于膠矣无咎如上九者亦何可貞

九五象

蔡氏曰所處既當則惟自信而已爻辭止云不必試而象復言不可試者以爲生事者戒

上九

胡雲峰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

少時上至

五十三

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而有肯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日災五日疾上曰吝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肯時當靜而靜也○剛云无妄總是一樣有利而无肯然或信其心之真而不顧其理之順恃其理之是而不顧其時之非則未有不困窮者由前言之初之所謂无妄往吉由後言之象之所謂无妄何之蓋初是有主之心能感應上是固窮之念必信必果二是无妄之福三是无妄

之災三之災五之疾皆因取位不當取義而三居震之極有震驚之義故曰災五居乾之中如坎之所謂心痛者故曰疾无妄之疾聽之以无可奈何无妄之藥教之以不可試

大畜

刪云義以光輝卑承篤實傳雙承乾艮似覺有理乾陽故剛健艮止故篤實剛健而篤實則剛然之內自有輝光不待暴于外而潛修默鍊刮去一分塵垢便增一分輝光故能日新其德也

易略上經

五十四

剛上而尚賢 節

剛上陽在上也艮陽向內尊而能下爲剛上而尚賢與大有上九同上止下健爲能止健○胡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應天只是應乾

九三

乾爲良馬艮未嘗取馬也逐言三陽相逐也畜極而通與二陽並進爲良馬逐艱難也貞正也載衛象所以防二句相應何謂貞貞日閑與衛而攸往卽逐也○上合志方說是與上逐逐以

騁此驥足耳，非以合志爲馬逐也。

四五

舊謂初二以四五爲柔惡，四五以初二爲強梁然，而牛之爲象，斷不在乾，而以指初可乎？畜止也，其於學則銘氣消習，窒欲慙忿，一以爲牯，一以爲犢，皆此意耳。四以陰居陰，又上卦之初，不徒爲牛而且爲童牛。牛言順，童言純，於此而卽畜之，吉孰大焉？五居陽處，尊圭角峻露，猶豕之有牙，而幸其以柔居中，有以犢之類之，則牙非所害矣，故吉。

易略上經

五十五

上九

傳小畜畜之小，故極而處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無有蔽阻也。○刪云：上九如天衢然，何其亨也。何字是文法總貫處？

頤

所以考其善者，觀頤也。于已取之而已矣，自求口實也。口之所實，美惡可以自知，已之所養，得失可以自

考。○傳云：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于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

傳曰：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道，自求口食，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大象

刪云：言語出諸口，則不可復入，故欲慎之。飲食入諸口，則不可復出，故欲節之。皆取止其動爲義。

易略上經

五十六

初九

舍爾觀我，皆自見者言之。全卦象離，甲蟲之象。初剛爲靈龜，朶垂也。垂頤而欲食，動于欲也。震體不能自安，而引于四。

六三

刪云：三居互坤之中，坤數十，故曰十年。

六四

刪云：荀九家艮爲虎，虎惟求物以爲養，故以爲喻。眈眈逐逐，正指其求物之狀，益精神常注于目，故言眈眈。

下者居體于初專者不惑乎上也精神亦注于行好故言欲求者虛心領教繼者求益無窮也施及于民故吉道盡于已故无咎

六五

刪云三妄動以求食則拂其養道之常五不能養人而反待養于人則拂其居尊之體又二五皆居中各有常經可守今皆有求于人故皆曰拂經○以君養民道之經即所謂貞也六五陰柔則拂爲君之正矣故戒之以居貞然以陰柔之才妄求自濟便是涉川易略上經 五十七

故象申之曰所謂居貞只順以從上便了

上九

惟居上者爲能養人況又陽剛故願必由之○初違欲流枕石之心二極乞墮登壠之態初二處下以上交而凶四五處上以下求而善四純陰嗜善之專比于養虎五居陽妄動之戒類於馮河三雖正而凶不善自養者有性養之憂上必厲而吉善養人者不忘猶病之儆養已養人之道備矣

大過

傳云所謂大過時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非常所見者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者故謂之大過于常也朱子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遜世無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的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易略上經 五十八

過底事當小過事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刪云巽爲木而初則其勢微六則其體柔茅之象也又巽爲白故取象白茅○楊亦取巽木也陽過則于楊爲枯于夫爲老陰畫偶在四陽之下似梯在四陽之上似華陽過已極而尚云士夫者不係五之爲士也對上老妻之詞耳○坤以括囊爲義沉光埋迹并譽无之而始全過以隆棟爲能伴食畫諾并其无咎者而可醜矣○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慎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三

五則不利然則易之所謂大過者乃取于无過也

習坎

李隆山曰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丘建安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維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

象

水流而不盈一句已盡取譬行險而不失其信直講易略上經

五十九

坎之心亨○入自入之也二之求為自求初三之入為自入祗既平快之也求小得幸之也未出中中未大惜之也之往也求之求往也枕藉也往來皆坎則枕于坎矣○酒坎象樽簋缶俱坎象貳上下相重象坎為徽纆則約亦坎象矣四虛而近陽爻也缶之義為朴誠牖之義為因明用誠而薦則樽簋亦歆因明而通則約結彌固象謂當坎之時剛柔相濟故其交如此

離

傳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

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于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胡云坎之明在內當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而養之于中也

象柔麗節

項平菴曰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能附順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

易略上經

六十

初九

初趾之象也故云履剛體動明體躁失牝牛之義无止之麗錯然謂雜遘紛紜不馴不順也故以敬戒之

六二

卦以麗為義取二五也而獨二為柔順中正故獨贊之不激不隨不偏不倚麗之最善故稱黃焉

九三

剛云離為日三居下卦之終則過中而易矣日既昃

晚景衰微餘光有幾不能以生爲樂則必以死爲憂
盛衰者時之常哀樂者情之妄爲哀樂動心而失其
常故凶缶瓦器鼓缶而歌隨分安常不必鍾鼓備樂
也耄耋者老之至大耋乃垂死之景嗟者嘆其失圖傷
其垂盡也

九四

無可奈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爲之始聖人教之
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矣徐可繼
明惕可永離矣

象

刪云火生于木而能焚木明生于人而能害人不善
用明者才竭

六五

二五等耳二處離之當得中爲黃五當離之重火炎
爲戚上遇剛明之敵下有突來之凶其能安乎○三
之歌俟命而非樂憂四之涕畏命而非失志

上九

首謂三明夷之大首謂上俱卦之上也離爲甲兵又

麗極而散故用征

易略上經終

易略

會稽陸夢龍若愚著

武林顧懋樊霖調訂

下經

咸

絕感曰灰，感而無應曰孤，感而不應曰睽，感不相當曰乖，妄感曰濫，交通正對曰咸。○二氣相與，綱緼通暢，故取亨義，止而說，則說而不過矣，故取貞義。男下女，故取女吉。○丘建安曰：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

易略 下經

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成感，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惟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天地感

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人也，以心。總是天地萬物之情，閉于睽，見于咸。

大象

傳云：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

非聖人有感必通之理也。

初六

同人六爻皆空曠遠而不空私同，咸六爻皆空靜而不空動。靜者因應而无心，動者憧憧而逐感。初尚未及于往來也，而憧憧之意已動，故曰志在外，足之行不關拇也，而拇有向行之勢，取象最巧。○傳云：初志之動，感乎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九三

易略 下經

咸其股，是執其隨之象。執其隨是咸其股之義。三居艮體之上，以止為德，故往則為吝。

象

亦是惜之詞，所執下，是鄙之之詞。

九四

此爻是一正一反。○咸豈惟要无思，并要无從，无從乃无思之實證，所謂上使中也。○大全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此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

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逐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象

未感害也。言未有感之害。憧憧往來。感之害也。

九五

晦不能咸而曰咸其晦者。從卦名而言也。○爻與其无私。象期其能廣。夫不私人而私已。亦私也。

恒

亨如久照久成化成。无咎如无悔无羞。貞言久于其

易略下經

三

位。利往言雖不振恒。亦不從一。○傳云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于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

象

不以氣語天地。而以道語天地。便是貞處。以道故恒久而不已。○傳云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天地萬物之情。雖變化日新而終始如一。

大象

方矩也。不踰矩爲恒。則非守株爲恒矣。

九二象

有悔中便間斷。悔亡則能久于中矣。舊說久于中故悔。夫既久中矣。何處尋悔來。

九三

剛云九三以陽居陽正矣。而不中居巽之極。而巽爲進退。其究爲躁卦。故有不恒其德之象。德指心言。從不中來。不正而取吝。不足貴也。正而不恒以取吝。其

易略下經

四

罪大矣。○貞不爲吝。貞而不恒。所以爲吝也。

象

巽爲進退不果。而三處其極。本身既剛。承乘皆剛。進不能容于四。退不能容于二也。○躁妄之人。無處可着。

九四

不處其常。雖正亦吝者。三也。處非其位。雖常何益者。四也。震以陽逐陰。有田象焉。巽飛鳥之象爲禽。夫田者奔走以要之。馳逐以取之。震雖好動。而當恒時久

非其位，守株以待，其能獲乎？袁云：脫與之位，則无禽矣。

象

爻傷其久而无得，象申其所以无得。金云：久非其位，謂非中也。非以陽居陰之謂。如以三陽居陽，亦不善。九二居中則悔亡矣。

六五

以貞爲恒，可也。以恒爲貞，則失之矣。○馮文所曰：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而欲持保以爲常，故每依違而

易略下經

五

不能成天下之務，五以陰居陽德不當位，而欲順從以爲常，故多姑息而不能制天下之務。臣喪其功，君損其威，不知變者也。

象

大全曰：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伯姬守禮而不失。孔子取其恭，于此可見。

上六

傳曰：振恒以振爲恒也。振如振衣抖擻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

象

蔡節齋曰：恒含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惟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无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語恒之正，其惟彖乎。

遯

易略下經

六

遯與剝不同。遯者，造化之所以妙其機。君子之所以藏其用也。藏其用，則不窮于用矣。故亨陽爲發舒爲大，陰爲收斂爲小。當遯之時，與時而行，其貞在小。

象

傳曰：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陽剛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致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未必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刪云：亨義全在行處，見之時爲當遯之時，與當遯之時。

而遯易能也。與當遯之時而行，未易能也。○傳曰：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常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楚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肯為也。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是也。○所利之貞為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刪云：時從外遇義，自中裁遯者，收斂而不露形迹之謂。君子終身遯世，易略下經

大也。

六二

傳云：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其交勾固黃

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甚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九三

傳：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故繫者懷臣妾之道也。

九五

當位而應，與時偕行，遯之不至于閉固鬱塞，惟此爻為之嘉亨也。此是亨遯者也。象曰：遯時宜遯而却行，易略下經

非卓然志不可亂，主持世運之人，其不以為營私隨世者幾希。

上九

陰近則收斂之意迫，陰遠故行藏之義寬，此雖以卦名遯而不斤斤于遯者也。故無不利，无不利，豈一于遯之謂哉。

大壯

以卦畫言，大者壯，以卦德言，剛以動則勃然其不可禦矣，亦所以為壯也。○剛動取二德，然加一以字，明

是以剛而動剛以動正是貞下復解貞者上什卦之所具下什占之所宜

大者貞也

卦辭戒其利貞象辭言其本貞互相發○天地豈有不正大者哉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象

傳曰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為強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易略下經

九

初九

有孚解為必未之聞也其孚窮解作其必窮益難矣初在下無應未信于上而妄動以征則凶故欲其積誠以信上也○象曰取象于趾疎遠契濶以語于信上亦窮矣安得不凶

九二

二乾之五君子之領袖豈可以不正處壯哉必貞乃得吉而象申之曰二雖以陽剛當壯時然居柔而處中是不過于壯者也故得貞而吉

九三

九三正對上六而六壯終動極是小人之用壯者也三方陽盛之時看它全不在意所謂用剛則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曰貞厲

九四

刪云四三之藩也三以剛觸剛則羸而不決五四之藩也四以剛觸柔則決而不羸四前二陰畫斷不連藩決之象○一陽承二陰輿輶之象輿行在輶藩決則彼壅已通輶壯則此進甚便兩象微異

易略下經

十

九五

傳云羊群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五以柔居上惟和易以待之則羣羊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

象

傳云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

上六

三以上卦爲藩，六以下卦爲藩，三觸而掛于四，六觸而掛于三，其應正對，其象亦同。

晉

刪云：上明而下順，諸侯承王寵之象也。坤爲國土，又爲安順，故曰康侯。卽考工所謂寧侯。蓋諸侯有安民之功者也。火在地上，晝之日也。日在晝，明顯之象，離數三，故曰三接。以一日而三接，不拘朝見之常期也。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朱漢上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馬煩中躁外，離之象，下離上坤，行于馬上，又馬象也。蕃庶，坤數衆也。○晉與明夷正相反，文王居明夷之時，而思晉之盛，故係辭若此。

晉進也

彖曰：晉，進也。離卦曰晉，晝也。明盛之時，乃進之時也。

大象

袁云：靠講論發揮，非自也。靠博聞充拓，非自也。靠意見窺測，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非有待于

外也。

初六

刪云：未進而若欲進，故曰進如未抑。而若見抑，故曰摧如。方進而卽若摧，慎以自守，而不敢輕進，是以貞而吉也。姚云：識得裕字，減多少躁妄之心，增多多少道義之心。○傳云：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急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故裕則无咎。

易略下經

十一

六三

刪云：初與三皆有應，初居坤始，而順德未彰，故罔孚。三居坤極，而順德已著，故衆允之，則悔亡矣。

九四

四居大明之下，晝伏者也。處坤晦之上，夜動者也。又爲互艮之終，有鼠象。詩所患鼯鼠食黍，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爲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故曰貞厲，曰位不當。

六五

袁云：五本明體而居不正，當晉盛之時，挾長駕遠馭

之意。功利之私，恐所不免。這便是他有悔處。以其明而得中，故又許他失得勿恤，能勿恤，就是亡悔處。若以大明在上下，皆順從而亡其悔，悔原在心，何故就遇上說。

上九

傳曰：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可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可吝。

明夷

彖云：利艱貞，晦其明也。見貞即明，艱難以行之，即所以為晦也。○或以卦德言，或以卦之一爻言。六五近上六，于箕子之義為切。而文明柔順，於文王之德為合。故隨所似而言，其實一晦其明也。○疑問云：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此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

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是艱難之貞。○張婁東曰：文王之難在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

大象

郭白云：夷之為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

初九

不食有言，所如不合之象。飛而垂翼，又不食有言之象。小過內實外虛為飛鳥，離外實內虛則翼垂矣。離為日而數三，曰三日，離象腹而中虛，初進則入于虛。

易略下經

十四

腹矣。曰不食，行去此也。往適彼也。主人四也。四方出門庭以遠去，而初往授之，故无相接之款，而有相拒之言。○傳云：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故行去避之。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主人主我者也。謂初與四爲應也。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馮文所曰。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豐而就約。則庸者怪。未夷而先遜。則愚者疑。況以夷暗之世。忌潔惡正。宐有言也。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

六二

二陰也。爲股。乘初剛。故云壯馬。傷股則須託乘矣。股在脛上。于行不甚切。而左亦非便用者。故云傷而未切。人臣之義務于自靖。初既有往。四復出門。三又南。

易略下經

十五

猷二若坐視而不救。則國家竟託之誰人。而亦安以臣爲。卦惟二五蹇蹇于明夷之中。五害切。艱難以行。正。二害淺。竭蹶而速拯。柔順蒙難則順也者。正處明夷之道。有此順德。故能速于拯而得其則也。

六四

傳曰。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交之深。故得其心于出門庭。既信之于心。而後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于外。○蘇紫溪云。一在外卦。股肱之象。四在內

卦腹心之象。陽左陰右。左股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袁云。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

六五

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之明見夷矣。然而不可息也。故曰利貞。不貞則全。軀避難。苟容之士而已。

易略下經

十六

上六

不明晦。直是晦了。不必云至於晦。

象

大全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繫論。上一爻極暗。爲紂之昏棄。五近暗。爲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爲微子之遜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于暗。爲文王之笑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明夷六爻之義。於此可見矣。○自古公國敗家。極明察才

辯的人起初何嘗不高視遠覽。所謂照四國也。只是失爲君之則究竟成個極情懂的人。本義以位爲照。不然。

家人

剛云論卦則上與下離皆女象也。故不云利男貞而利女貞。論理則男貞者夫之自正其身也。未及于家也。惟女貞則家人正矣。卦名家人故利女貞。○女之正惟順男之正惟威。无才卽是順。六二止于主饋德畏乃爲威。上九專于反身威之過爲嗃嗃順之似爲易略下經

十七

嘻嘻反身之威不用威而似威曰威如。

初九

未有羣居而无悔者也。惟能閑者。凶之故不云无悔而云悔凶。

睽卦頭

睽有三善。何事不可惜哉。其在睽也。然使睽无此善。雖小事其能吉乎。

象

水火之動動而愈乖。二女之居居便異志。○天地萬

物无情。故曰事。男女有情。故曰志。男女盡雌雄牝牡之類。萬物則自男女外言之。如所謂流濕就燥。從龍從虎者也。如指雌雄牝牡爲萬物之睽。則彼豈无情者而云事。又豈非相忌者而止云類哉。○睽者體也。同者用也。體不分則不合。用不同則不行。

大象

掘泥揚波。吾悲其无以異也。礪齒洗耳。吾悲其有以異也。君子豈无以異于人哉。但不以異者異之耳。

初九

易略下經

一八

睽是不好時節。故初與五皆以悔言。馬陽象在下。馬爲人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而遙。則喪馬矣。雖然不可逐也。揭揭然奔而追之。方駭而益遠。靜以聽焉。彼將自至。處睽亦然。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辯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變。姬公不辯。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之以口舌。故自定。況四與初雖句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惡人亦謂四也。以其去而不爲我乘。曰馬喪。以其應而不與我好。曰惡人。交有迫之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

復逆有避之而不可得者欵以折其凶處睽之用復矣

九二

經三陰又經四陽宛委曲折乃得遇五日巷遇

六三

見之爲言三見之也初二二陽上承三陰有與象而三柔不能率之三陰爲牛象九四以陽在前若爲所掣而三不能留之然而初二三四各爲應與初二何會曳三四何會掣三總之三之初心與上相疑徘徊易略下經

十九

而不進故生出許多妄見耳三上兩見字相應上既疑三三亦自疑○六畫卦以三爲人其人御車服牛之人也天去鬚之刑剝去鼻之刑兌爲口而鬚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爲毀折故有是刑

象

位不當言其以陰居陽是個僻錯性情故有許多妄見○惟其遇剛所以終明白得若遇昏柔愚暗之人羣毀其能匹乎

九四

四于初爲惡人居上而臨之其勢凶初于四爲元夫處下而從之其德厚

九五

噬嗑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三四之間必齧而合故曰噬二本其宗齧而即合故曰噬膚○胡云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至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上九

耿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胡雲峰曰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爲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無是理而以爲有矣見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弧疑也後說之弧疑漸什矣匪冠婚媾往遇兩則吉至是則疑盡亡而睽可合矣

二十

蹇

蹇解二卦正反對不獨其義也蹇上坎下艮解下坎上震震艮之畫亦正反對難以陽濟以陰靜蹇之五解之二皆陽也卦俱賴之蹇未出險故喜其往而中

解既出險，故喜其來而中，往得中，言九二一陽，離艮險以入陰，而適據其要，往得衆，言九四一陽，脫坎險以入陰，而多得其朋，總以二陰爲坤體，故皆云西南，又二卦上下畫皆陰，亦坤體也。○坎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爲入坤體，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解坎北方，震東方，既解矣，固无復坎險，亦不願震動，此亦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然止云西南之利，而不復云東北之不利，略下經。

利則又解散之異于蹇難耳。○刪云西南坤地，東北艮山，如蹇足之人，但利行于平地，不利行于山谷。

初六

初六應坎之始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所謂與也。

六二

傳云蹇于蹇，是以蹇難之道，處蹇難之時。

九三

得其所安，是內喜之意，爻意止云來反。

六四象

傳云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實誠與下，故能連合。

九五

蹇以天下，故蹇大朋來，五固喜其得人，朋實志于附翼。

上六

項云：上六之往，猶初九之來，上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爲往耳。初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爲來耳。○往謂其妄動來，謂其不往，已在卦極，往无所之，故蹇然蹇極必解，可觀變以俟之者也。故來碩志在內言，只不妄動，易略下經。

耳，其志豈能一日忘天下哉？或云：天下何以云內，曰內，內卦也。此與臨上六皆處外卦之極，而下頤諸爻，則皆內矣。利見大人，方指五，更以來碩指五，則復矣。傳謂指三，不知六四來連連字，方指三，如以來卽指人，則來譽之來，何指乎？

解

西南一也，蹇得之爲展布之良方，解得之爲休息之妙用。○解則无所往矣，若向有所往，亦以蚤復爲吉。○有功指震，非謂二也，得中有功，是孔子係象時看。

出○大全云不曰得坤而曰得衆分明說近民之爲西南也

初六

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不知所謂柔者以其有剛以運之而柔得聽順故无咎柔不際剛何以解難○方當解之初而曰難既解矣可乎

九二

大全云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故心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易略下經

二十三

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三六三時之小人也○弓矢者器也然須藏器待時不激不露方得中道不徒象矢而又取象于黃故象以得中道解之

六三

王臨川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愚按草昧之時位浮于德者有矣今難之既解公道昭明君子進而小人退彼无德而竊據高位者何所容其身哉雖得之必失之○貞

吝言以正聖揆之无不招尤取羞者

九四

刪云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其爲四之所親也○往得衆者四也故曰朋至

象

四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故拇來附之所謂嬰其小淫色與何見奔也而不解可乎

六五

丘建安曰險難皆小人之爲也小人情狀不一狐以易略下經

二十四

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也聖人于諸爻所以斥六三者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庸君世王固有外迫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開道之如此

上六

上六位上則爵高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以其陰也善藏其用處解之極時至而動而六三恃德致寇竊據高位罪惡貫盈一射而獲解之時用莫利

于此。○張中溪曰：公者大臣之稱，上六也。隼者鷂，害之禽。六三其小人之鷂者乎？三頁且乘竊據高位，乃高墉也。上與三既無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隼云云。

象

胡雲峰曰：諸爻惟六三爲小人之尤，悖之一字其惡著矣。

損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老子曰：去子之驕志與淫色。顏淵曰：願無易略。

下經

二十五

伐善無施勞，皆損之說也。可以養德，可以節用，可以居功，可以處高，損之爲義焉。所不善哉！以元吉无咎，可貞利往許之。然天下固有煦煦其聲色以爲下人，黽黽于節文以爲持已者，可謂之實能損乎？損之妙全在孚。有若无，實若虛，真能下人，真能忘已，非惟无一毫矯飾，并无一毫矜持，所謂損而有孚，乃備此諸美耳。減省者損之用也。孚者損之實也。有此實心，則儀文俱可減省。享祀且然，何況其他？○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爲中，二爲簡。

象

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丟去元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畫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上節其道上行，則因損而有感于損之剝民，其象益也，亦以此意贊之。此是設卦觀象之一義耳，非全卦本意。○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傳註蒙引俱作利歸于上，說以道爲利，恐不通。○看已事遙往等語，便是上行可見象止就卦畫說。

易略 下經

二十六

九二

二前一爻被損了，其勢欲損到二，故利以貞守持之。若一放手，物交情引，何所不損？能貞則弗損矣。○弗益便是損，弗損便是益，損益關頭，莫嚴于二。○中以爲志，有不以彼易此之意。

六三

下卦本乾，三陽同行，忽把六三損去，然損一亦何妨？正可以致一耳。一人行則得其友，從損一人而幸之，也是大槩說義。既以損三爲三，又以得一爲三，則不

盾矣。

六五

居尊而柔順虛中。損而有孚者也。故百凡好處俱是。他受損益二卦。外實內虛。似離也。取龜象十朋盛言之也。○自上祐天之所助者順也。

益

損而不已必益。損之利往也。益而不已必決。益之利往也。懲忿窒慾。損之又損。以至于无。可損損之實也。遷善改過。益而不已。以至于无。不益益之大也。損之易略 下經 二十七

道。獨不利于損下。益之道。初不待于損上。因損而知盈之必虛。聖人不能固其時之去。能為不盈。因益而知虛之必盈。聖人不患其時之不來。患其欲速。○損損已而槩之于損人。則害生。益益人而取足于損已。則惠小。

六三

卦益下。而三居下之上。損上。而三居上之下。四卦之所損也。而三近之。上欲自尊其益者也。而三應之。此其于益豈復有善事哉。然而凶事亦益也。有孚中行。

所以變凶而免咎者也。公謂上也。用圭所以通信。以我之有信。通彼之无恒。可也。

六四

張中溪曰。初本坤體。而上遷于四。有遷國之象。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強。得所依矣。用之遷國。何所不利。蔡曰。國者社稷宗廟之所在。百官萬姓之所居。空乎不遷矣。而至于遷者。要在乎下益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易略 下經 二十八

今六四以益下為心。則可為依以遷國矣。

夬

兌為口舌。故取號。兌與坎皆有孚義。故取孚。乾為乾乾。故取惕。一陰當前似闕。當闕為王庭。一陰伺伏為戎。五陽比居為邑。○傳云。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便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大象

居積聚也。以施為德。以居為忌。

九二

乾爲畫一陰遠伏是有戒而在暮夜也

九三

刪云三居五陽之中本爲君子獨與上應一不決即有所係吝矣故必夬而又夬

九四

處兌之底爲贅兌象羊而處其下似不鞭其後者也爲悔上二爻似坎坎爲耳而九四塞之則不聰矣

九五

易略下經

二十九

以夬連上句讀又云恐其過剛而教之中行可謂極費周折矣且如此象又何以云中行无咎中未光乎竟陸爲句夬夬中行爲句夬之時以能夬爲中言當以夬夬之中行之方得无咎耳然五之中心猶无有係焉而迫于不得已者乎如此則爻暢而象合矣○爻許其中行之夬象原其竟陸之私○中未光故責之以中行

上六

刪云上當兌只宜有號也然同類相助有孚斯號今

黨類已盡无所號矣

姤

傳云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

象曰姤遇也

不可與長也長上聲○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王者陰往而竊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爲王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爲言也

易略下經

三十

天地相遇

胡姚江曰天地相遇謂當純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蓋陰陽升降乃泰之時非姤之時也況相交與相遇不同相交陽感陰應而相遇者非感應之時而卒然相遇者也

剛遇中正

傳云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也

姤之時義

疑問云、姤之時義、分明是天地相遇之義、剛遇中正之義、

九二

傳云、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于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于專一、初之陰柔、群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有所求也、二于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于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包苴之魚、豈能久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易略下經

三十一

九三

傳云、二與初既相遇、三悅初而密比于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無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難進之狀、謂不能遽舍也、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則可以无大咎也、○剛云、夬四之臀无膚、行次且、欲決而不能自決也、此无膚次且、欲遇而不能自遇也、

九四

剛云、其凶在初、自下而升上、故曰起、

九五

虞翻云、凡物必得日之暉、雨露之潤、方能成實、見食于世、杞高蔭大、包此瓜于下、即蔓延、必不實而自潰、此影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逞極切、且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以杞包瓜、使之自潰於取象之中、又深合其時、是周公文字妙處、

萃

易略下經

三十二

人以陽神聚于人、以陰神聚于鬼、坤以陰感、兌以陰說、有鬼道焉、兌前爲闕、坤土爲基、而皆屬陰、有廟象焉、二薦其孚、五踐其位、有格廟之象焉、傳曰、天下萃合人心、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入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姤與陰伏潛于下、爲羸豕、萃兌陰悅暢于上、爲大牲、順天命、猶言順時、○徐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

大象

張曰澤上于地有散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兌于西方爲兵不虞取澤之蕩決也

初六

號亦取兌笑亦取兌一握諸陰也以其初故云无終

六二

禴夏祭以聲爲主祭之薄也○二爲三陰之主故初三俱屬其引以陰居陰不二爲孚○用大牲者時也

易略下

二十三

利用禴者誠也

象

雜則交泛疑則衆離其能相引而不散乎以陰居陰

純一未變故云

九五象

乃位乎天德豈徒萃有位而已乎但曰萃有位豈能光也故匪孚

上六

萃極則散勢之危說極則悲情之變故其所齋者咨

嗟涕泣漣洟而已○象有與他警惕意

升

坤之三陰與之一陰類也入伏于下而乃能出居于上爲升○與東南坤西南皆以南行爲利○刪云以柔下剛者分也柔或進而居上者時也

用見大人

傳云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

初六

易略下

三十四

與主入則初一爻是也天下之入人无如信者允信也初以信而升故二陽與之合志

六四

傳云四柔順之才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享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

六五

傳云五以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

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坤爲土，故曰階。

困

諸卦皆以貞而亨，惟困與需以亨爲貞處險難之道，維心亨乃得之。

初六

株木无枝葉之木，謂二也。初應四而隔于二，三非初應，欲受蔭庇而无從，爲株木之困，則有冥行徑越，日入于深暗而已。坎隱伏爲幽谷，覲向明也。三，甚言之也。

九二

二坎之孚，五說之主，皆以利祀言之。又二象酒食，亦祀之象。

九四

初欲覲四欲來，以其居柔无救焚拯溺之勇，其來徐徐然志在下，故終有與也。

九五

刪云：五居兌體之中，而兌爲毀折，故有剝明之象。○大全云：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遽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易略下經

上六

初遇二以陽剛不相應爲株木，上應三以柔情相引爲葛藟，居二陽之上爲輶輶，兌變則爲震，曰動悔。○未當言以陰應陰爲未當。

井

比以陰爲缶，而陽貫之則盈，井以陽爲甕，而陰裂之則廢，未繙井言至五而遇上也。○大全曰：澤无水爲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

切者莫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迄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迄至不汲井而贏其瓶人之于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是乎。○蔡虛齋曰。無喪不失其舊也。無得亦非有增于其舊也。○夫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無得。而往來井井矣。然敬又爲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勿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非汲之易略下經

无成功乎。

象

巽入也。取水者入乎水而上之也。

大象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以象井之上行。非以木爲汲器也。

九二

初承二下。水下漏之象。德孤于喪朋。業墮于分緒。幾洩于屬耳。思逗于竊潤。谷射甕漏。可不慎乎。

九三

九五寒泉之食王明也。而三越五應上土不能汲。心剛取坎之加憂。

六四

大全云。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潔。潔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潔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井不修則新者亦敝。修則舊者亦新。人能自治。雖功不足以及物。而亦可无咎矣。○丘建安曰。三在內卦。潔井內以易略下經

三十八

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汙。蓋不潔則汙者不潔。不甃則潔者亦汙。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

刪云。剛居剛爲清潔。坎北方爲寒。居互兌之上。正當其口。故食。

革

天下莫安于仍舊。莫美于更新。患莫患于因循。既久而不爲振刷之謀。聖人以蠱幹天下之弊。禍莫禍于瑕釁已萌。而猶爲調停之說。聖人以革掃天下之凶。

然而一規一隨庸人足以諧時三甲三庚聖人不免駭世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欲與衆人同之則利不長不與衆人信之則志不行故革莫重于孚孚也者聖人之所以消懼而免駭以行其志者也孚事先于孚人孚人莫如孚志卦語事故革而后孚二語人故孚而後革三以言孚者也四以志孚者也五之孚志天作之合豈但无就革之言亦豈待改命之志哉蓋未占而已然矣孚而不待其孚則變而不覺其變殺不怨利不庸遷善而不知變革之道于是爲極故以

易略 下經

三十九

虎變之文當龍飛之造均稱大人焉坎離相爲用之水火也故卽不相當止云未濟離兌不相爲用之水火也一上一下則睽矣然相睽之與相息不同相息能无革乎○刪云睽中女在少女上則其分雖顯而其心不同故志不同行革少女在中女上則心既不同而其分又違故志不相得不相得甚于不同行也旣不相得則宜變通故革○程子云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革則一事興无時間斷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蠱云云孚僅而得治睽具四德但

云悔凶甚矣變革之難也○上兌爲孚下離爲巳日○大全云湯武之革命比于寒暑之序聖人何心哉初九于中順无取而在六二中順之下若爲所包裹者故曰鞶用

初九

九四

卦之悔凶凶于事後四之悔凶凶于事先卦當日新之初四在三就之後故耳○刪云信事者孚在事後信心者孚在革先今信其志故悔凶而改命吉也

易略 下經

四十

九五

傳云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由內以達之于外也

上六

刪云上六以正而言則象君子以陰而言又象小人

當其時在君子則處兌之上而順以養離之文居革之極而學以變已之習故爲豹變在小人順則務以悅人革則外變其面上居外居上面之象也革道已窮而前无所往故征凶居陰得正但守其貞可以得吉非謂革面爲極治也

鼎

鼎之器重而任大必元吉然後得亨吉字非衍

大象

項平菴曰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生于上

易略下經

四十一

水至木杪則爲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火氣見于上火至木杪則爲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之亂滋矣

初六象

刪云鼎以應四而顛乃是從上非恃上也故曰未悖否以趾顛而出則應四爲利故曰從貴

九三

革而鼎改命也鼎而革不能凝命也有孚悔亡方可

改命方雨虧悔方能凝命○大全云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舉鼎在耳行道在君

九四

傳云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餽餽鼎實也渥謂報汗也其凶可知

象

刪云如何二字有多少含蓄

六五

易略下經

四十二

黃耳虛中也父象其中之虛象原其中之實總之一中也

上九

李西溪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爲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爲貴也

震

傳云陽生于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主器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

致亨故震有亨道。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安。旋顧周慮。兢兢然也。蠲虎謂之兢兢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震動之大者。莫若雷。驚及百里。人无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喪失。方其酌裸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之吉在初。不在終。震之凶。不于鄰于躬。震之貴。不在行在泥。震

易略下經

四十三

之有喪也。而未嘗无得。震之无喪也。而不可无事。震之笑言在恐懼。震之恐懼在修省。蘇蘇似啞啞而非。矍矍索索似兢兢而非。○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為王祭。此承長子一義。而贊美之與彖傳自不同也。○百里是遠之義。震在彼而懼在此。故曰驚遠而懼邇。

大象

恐懼者修省之因。修省者恐懼之實。變至而恐懼。衆人之所同。恐懼而修省。君子之所獨。

六二

二五之於震均耳。而二近震初。變未極。而動不可妄。二又居柔。善持天下之變。以退為進。以喪為得。委蛇而俟之。遜讓而避之。捐近利以圖遠猷。不斤斤于尺寸之間。以待命之自定。卒之事寬而圓。數極而通者。二也。五處洊震之中。來往皆屬萬火。一生之中。俟无可俟。讓无可讓。變已極。而動不可緩。五又居剛。能破其委靡之私。如陷重圍。入絕地。有進而求生。无退而避成。所謂无喪有事者也。如是則豈徒无喪而已乎。故五云往來厲。二云來厲。二云億喪貝。五云億无喪。

易略下經

四十四

二以勿逐為得。五以有事為中。○二居初四之間。有離象。故云貝升則躋于重陽之上。故云九陵。九重之多也。○刪云。七日復得。爻至六而復。故曰七日。既濟六二七日得。亦此意。

三四

震以動為用。蘇蘇緩散而不震起也。○四之泥與三之行正相反。○雷以陽震。以陰伏。居四為陰。又當四陰之中。則泥而不震矣。

六五

胡雲峰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甚急，必至于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于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又且有事功。

上六

雷之聲入耳不入目，今懼之深，則不但聽之而驚，視之且矍矍然不寧矣。動極而當止，故征凶。○薛氏曰：卦凡四陰爲鄰，皆陽所震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震之義。上六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如此則震之所及者，不于其躬，乃于二三。

易略下經

四十五

五之鄰而已，何咎之有。上之與三，雖非正應，然陰而遠陽，當急于求合者，況震爲長男，當求所伏之長女，猶震來虩虩，又有笑言之啞啞，故不惟有婚媾，而且有笑言也。○夫變至而圖之，則无及；變未至而圖之，則見小者以爲迂遠，苟安者以爲生事，不析則議，固所不免。故震于其鄰者，必婚媾有言，然非所恤也。上與三應婚媾也，三方蘇蘇而上，乃虩虩能无笑言乎。

艮

咸以皆應爲咸，艮以敵應爲艮，二卦俱人身取象，咸

以身感，身感則无心，終日感，未嘗感也。艮以身止，身止則不滅，身終日止，未嘗止也。咸之拇，即艮之趾，戒咸拇者，艮其趾也。二之爲腓一耳，咸固凶矣，艮之而猶不免于不快，何哉？艮惟剛健自主者得之，二柔而隨人者也。艮之隨在二，而咸之隨乃以九三之剛亦不免焉，不亦可羞乎？艮之三以剛止者也，而又以爲厲何也？限屈伸之處也，知止而不知行，亦何足以語于止哉？○咸之妙在止，艮之妙在時，九三上下之際，時行而行者也，而艮之則危。六四重艮之上，時止而

易略下經

四十六

止者也，而艮之則无咎。○人之不能止，有數種妄發，而无序者，輔是也，未卯而求時夜，未彈而思鶚炙，勢未能進而意先動者，趾是也，內无主心，外无定用，隨牽引爲線索，逐時習而波靡，憧憧罔動而不知其所以動，即欲止而又不覺其隨而動，形神之罷役往來之亂營，莫甚于此。故其心不快。○傳曰：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刪云：庭者，堂之前而階之間，正人物交接之地，初爲背，四爲身上爲庭，三爲人，四之

身止于初之背三之人行于上之庭。

艮其止

傳曰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以釋卦名見動靜皆定之善什卦辭見物我兩忘之效○刪云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者論理不論形也凡八純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以明內外各止其所之義也初四不相應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應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易略下經 四十七

无咎

大象

大全云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初六

大全云這個艮兼行止說是聖賢主靜之學做得這工夫愈早愈好故曰无咎愈久愈妙故曰利永貞

六二

腓隨股而動不能自主之定如何艮得定則有隨之

而已矣艮其腓即是不拯其隨之象非兩意○爻是憾他象似原他

六四象

艮其身只是思不亂營官不妄發即從身處止之耳言非稿其身以為害幻其身以為空也夫凝神于身猶凝水于盎未聞盎壞而水凝豈有身亾而神靜哉聖賢之學與佛氏不同全在即身以為止即身為止故時止而時行時行亦止也

上九

易略下經

四十八

刪云上爻除井鼎外鮮有吉者惟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

漸

與女來歸在外而未入艮男上迎方止而甚慎有女歸以漸之象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與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或謂女歸既以進

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

進得位 節

得位以漸而得也以正漸進之利貞也是二意

其位剛

剛中悉卦體之善止與悉卦德之善

初六

胡雲峯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飛以俟之故爲小子厲有言之象○刪云六爻皆取鴻者以其至有時而羣有易略下經

四十七

序得漸之義也又以其終身不重匹於女歸爲切于水涯也艮爲山而初爻之陰則山下之象也初最居下如鴻之漸于水涯不能遽進艮爲小子初進无應故危以艮伏兌爲言之象也

六二

傳云磐安平之石也艮爲山其中爻爲磐石自于之磐又漸進矣衍衍和樂自得之意互坎爲食二變剛成兌爲食二五中正相應不急于進自養以待時故飲食衍衍蓋素位自得者也吉者言其進之不驟也

○于磐象其安也飲食衍衍又于得所安也其和樂委蛇之意○刪云飲食衍衍疑于不事事素飽不知君子隱居求志亦必有事焉不空飽也

九三

進貴漸而不貴驟貴和而不貴九三以陽剛崛起二陰之上躁進妄處其能自安乎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三與上應而皆剛任剛以動所謂好勝者必遇其敵強陽者不得其死是死于敵應也故云夫征而不復婦四也若近而比陰陽說矣然而非其應也故孕而

易略下經

五十

不敢育如后稷子文生而棄之是謂不育○刪云四之位爲腹懷艮男子腹內育也三往四則四來三而艮體壞故不育互坎爲寇艮禦止之能守止之體而不妄動則四位順之而亦能保陽之安所止矣

六四

巽爲木四入與體爲漸木四陰而偶于木爲平何

九五

漸於陵以象五之過高自亢則與二不相感矣四與三非正受其感而不敢應五與二本其應也而未嘗

感此不孕不育之別。○大全云：五以二爲婦，正也；三與四爲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爲夫婦，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爲夫婦，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刪云：艮在下，故不爲山而爲陵，漸于陵者，飛而過其上，也，與爲風，鴻乘風而飛，故漸高，二爲五之正應，婦也，體有少男爲孕，自二至五三爻爲三歲，四塞之二間之故，二與五歷三歲之久，猶未孕育，然中正相應，惟二五然後无有能堪此任者，則正應終必得合，而不

易略 下經

五十一

孕者終將孕也，故吉。

上九

上過于五，而五反言陵者，卦以五爲尊也，上言陸，與三同也，陸非所安上，已過五而不得位之意，然其羽可儀也。○刪云：上與三皆處卦上，故皆言陸，二之陸，履山而得，上之陸，乘風而至，各有自也，儀言羽，翮整肅，羣飛有序，可用爲法程。

象

傳云：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

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歸妹

傳云：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說以動

所字承上大義言，男女之交，本是天地大義，却被說以動，做壞，所以爲歸之妹，妹少女也，言其不莊正老成也。

易略 下經

五十二

位不當也

于婚，則男下女爲當，咸以之吉，女下男爲不當，歸妹以之凶，于事，則柔順剛爲利，家人以之，柔乘剛爲无攸利，歸妹以之。

大象

大全云：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敝，戒其動也。

初九象

以卦言之，則以少女從長男者，三從四也，初无與焉。

以爻言之、以剛中應柔中者二從五也、初九與焉、獨以相應當四、而四又居陽、比三而不復應、于四爲有主、則于三爲娣、而不足以與行矣、然三以說而動、非夫常道之道、而初剛正、雖爲娣之賤、却能以常道、故吉、此所謂跛而能履者也、兌在震動之下、而爲關焉爲跛、初又兌下、又當之、

九二

二本陽剛、却與陰配、又在歸妹卦中、又爲說主、抑制義之能、而處從人之勢、舍丈夫之事、而固闕觀之中、

五十三

雖二有明其與幾何、幾變常矣、處之以幽貞、未變常也、○刪云、二居互離之初、目也、變剛則虧離體、眇之象也、猶以離、故能視、如眇者、視雖不正、不廢能視也、二爲人位、比初爲幽、居柔亦爲幽、故曰幽人、詞氏曰、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兌體而近三者也、履之三、武人爲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君子之幽貞、歸妹之三、爻歸妹以娣、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女子之幽貞、

三四

以說而動、以少女從長男、正三之一爻、三之正謂長男、而說之者四也、然而非其應也、媒妁之不通、求吉之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妄意待之、而匹配言、妄妄待所能定也哉、不得不反而歸于上、上、三之應也、而皆陰、又非以夫婦相敬待者也、蓋一失其節、而巳賤矣、○未當言其所須者四也、豈匹偶之常、婦媚之正哉、○初、四之匹也、而四方與三、以不正相配、三越禮以須四、四愆期以待三、而其如不正何、三既返歸、初亦遲歸、妄窮時至、正交之終不可離也如此、○四

易略下經

五十四

以陽居陰、其志不正、終受初之歸者、時也、欲待三而行者、志也、○初以賢而爲娣、四不應故也、三以不肖而反娣、四妄應故也、愆男女之正期、亂天地之大義、四无所逃罪矣、

六五

傳云、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于二、爲下嫁之象、王姬不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體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與之道、有貴婦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

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
事容飾以說于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也。衣袂
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
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
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于盈
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刪
云。君小君也。一衣二袂。故以偶爲袂。五之偶。小君之
袂也。三之偶。娣之袂也。三近二而五稍遠。故君之袂
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坎爲月。巽爲幾望之月。以震失

易略下經

五十五

象

巽。月幾望焉。六五以柔德居中。雖得尊位。而有謙巽
不敢敵尊之意。如月之幾望。而未至于盛滿也。故吉

上六

傳云。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
上與三相應而皆陰。上似嫁而非承。僅无實。无以成
其婦。三似娶而非刲羊无血。无以成其享。故不曰夫
婦而曰士女。○傳云。古者房中之娣。女當承事。僅僅
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者也。○刪云。

震有虛筐象。兌有羊象。不曰夫婦而曰士女。是未成
婚者。先女而後男。罪在女也。

豐

徒憂无益。聖人无此。一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豐者
憂之萌也。勿禁止也。人无遠慮。必有近憂。能照天下
則憂不禁而自止矣。○照亦日中也。節亦日中也。昃
亦日中也。盈則必虛。息則必消。爲曷以盈處。盈以息
處。息爲節。知盈守虛。知息持消。爲照。○假極也。言惟
王者能極此盛大也。

易略下經

五十六

初九

或一德而咸。有或兩賢以相厄。

六二

傳云。斗昏見者也。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刪云。
二應五爲麗天之目。離之中畫。在二爲照地之日。日
麗天中。而光照地上。故象日中。然二陰敵應。障蔽不
通。豐其蔀也。日暗則星見。三光皆屬離。盛則爲日。微
則爲星。二乘剛爲疾。處離中爲明。明而遇敵。則疑
之。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

以非發發之也。正與豐其詁相反。反疑爲孚。反詁爲發。

象

大全云。大有之信上發。下豐之信下發上。

九三

明夷二陰去上尚遠。夷其進而已云。夷于左股。豐九三正與上對。受害要切。云折其右肱。肱之用急于股右之用要于左。

九四

易略下經

五十七

大全云。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爲我配也。夷等夷之義。與我爲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初見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四以陽居陰。才不足以誘夷。誠不足以動主。固由上暗亦四位不當故耳。二亦純陰。故皆豐詁。

六五

大全云。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

上六

剛云。上陰爲戶。自離望之。爲闕上處。无入之地。故謂靜而无人。以三闕上歷三位。三歲之象也。又震數亦三。三歲而不覲。蔽之甚也。○剛云。非人闕之。而不及乃自已深藏。而與衆相絕也。

旅

旅有亨道。山川足以廣其歷覽。交遊足以增其志識。但羈旅之時。終非大通之境。旅而亨者。雖大亦小也。所貴者。守貞則吉耳。○順剛可以免侮。非柔中者不能。麗明可謂得朋。非專意者不得。

易略下經

五十八

旅

極旅之道而贊之。天地萬物皆寄也。自少至壯皆寓也。因是而有窮通得喪。利害憂喜。寓之寓也。世俗之所營營。賢者以爲鄙。鄙賢者之所譬遣。聖人以爲小。聖人之所隨順。至人猶以爲拘懷土之情。認糞壤爲生命。觀化之達。以天地爲蓬廬。旅之時義。豈不大矣哉。

六二

爲止之主。漸近于安。曰卽次。初與同德。承二之下。相隨而不舍。曰得童僕貞。陰主利。二以陰居陰。曰懷資。

九三

傳以貞字連上爲句。二得童僕貞。三喪童僕貞。正對二既得初。則三喪之矣。三陽初陰。不與同德。故曰喪貞。次承二而言。比火德之離。而應焚巢之上。故取焚象。

九四

處暫處也。不及次矣。艮爲安居。四處其上。則離于次矣。以陽居陰。非其正位。但可言處。資斧資身之斧。取其能斷。四居互巽之上。巽木貫離。兵斧之象也。九雖易略下經 五十九

剛而四則疑。故雖得所以斷。而終躊躇不快。

六五

五文明爲雉。則射雉者。明在諸爻矣。譽自諸爻言。命自五言。觀終以譽命。及上逮等語。豈可謂五射諸爻哉。

上九

大全曰。離爲科上稿。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況于處旅乎。

巽

陰陽不同分。而亨利亦因之。所謂卦有大小也。鼓舞奮迅。用陽而外拓者。亨之大者也。沉潛細密。用陰而深入者。亨之小者也。

象

大全云。夫剛中正。君道也。非所謂大人乎。柔順乎剛。臣道也。民道也。非見大人而利者乎。是以雖小亨而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九二

易略下經 六一

古者尊者坐于牀上。卑者拜跪于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漢書梁松諸葛亮俱云。獨拜牀下是也。人之卑與。固有勢屈意諂。面阿貌恭。用以欺人者。二却用交神者。將之。則牀下不爲虛矣。史祝祀者。巫降神者。紛若多也。言如史之極其道達。巫之極其鼓舞。俱專意致誠之象。

六四

刪云。以陰居陰。則得止。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兼有田獵之獲。三品說者謂下三爻當之。三陽剛在下體。

之上乾豆象初與已應賓客象二應五充君庖之象
初爲武人田爲武事皆以陰也○乾豆腊而乾之以

九五

傳云十干戊巳爲中過中則變張中溪曰蠱言先後
甲而曰終則有始與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也
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
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蠱者
事之始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與者事之權也以

易略下經

六十一

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干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
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上九

巽在牀下與二一樣只因喪其資斧故不與二同吉

耳

象

傳云與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
也

兌

刪云陰說陽而陽亦說陰故咸爲无心之感兌爲言
言之說是兌之說不言而心契者也

剛中

剛中故說而亨非也剛中而柔外則非徒以說爲說
而說以利貞者也明貞字○大全云夫勸民與民自
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

大象

天下相麗者莫若朋友可悅者莫若朋友以文會友
者講也以友輔仁者習也

易略下經

六十二

初九

人只知諧世爲和不知當理乃爲和人只求無疑于
人不知須無疑于已

九二

刪云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真心相孚者其信
在志九二之誠在中固信志不信事者也

六三

抑已而從初二日來上无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已日
引下有可動也和兌之初孚兌之二豈可妄說者哉

則說人之計竊而所求說于人之事違矣故凶五既孚剝四亦費商量故上方引而不言凶

渙

渙正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聚之大无如假廟與下宮室坎亦為宮室與伏坎陷皆非陽居也為廟二三以中實相應應薦孚之義也

王假

王者之格廟也精神聚而不散視聽一而不分在中言其念茲在茲也

易略下經

六十三

初六

易之于初多以為馬蓋動于下者也乘云乘馬應云馬匹極云壯馬明夷之壯馬二乘初而用之也渙之壯馬初自用之也乾象馬以其健坤亦象馬以其順順極則亦健矣初六之吉順也故雖陰而亦謂之壯馬若謂順二為馬豈有以下乘上者乎

六四

初陰二陽三又陰各自為羣四與體有以入其心而散其黨五上在上丘象也不徒下散而又能使之上

聚為有丘

九五

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液于四體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

節

刪云兌本悅苦者悅之反也剛得其正則處險而能通陰失其位則居悅而反苦陰居陽位本得其貞不可貞者不可以之為貞也

易略下經

六十四

大象

澤上有水流行而无泛濫之虞斂聚而无涸漏之苦斟酌而不窳膏潤而自得蓄之中有行行之中有限限之中有和節之妙也○張婁東曰議德行者由德而形之行如隘與不恭之類議之使中中則智愚守道而不失矣○刪云為陂以鍾水曰澤澤上有水小則空增高其陂以限止之大則空量通其陂以趨平之皆所為節也數度者因數而定其度也德行者即德而見之行也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

貴議

初九象

傳云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必知特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

九二

初前遇剛當戶而塞位又居初時止則止則非常通而塞者矣。故贊之二前遇柔門既闢矣。二又居中不應固滯而亦守初之義失時極矣。兩不出皆因節取。易略下經 六十五

義○刪云初前遇陽陽奇故爲戶二前遇陰陰偶故象門二在初之上已離乎隱而九以陽剛居之可以有爲之時也。然居陰乘柔上无正應遂有不出戶庭之象。

六四

大全云下兌澤上坎水六四水澤之交水于此自然受節又上卦本坤坤有安象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于節而自然无勉強者也。故其象爲安其占爲亨。

中孚

豚前仰而貢意象兌之說魚下泳而深潛象巽之伏豚愁而躁陸之无知者无如豚魚蠢而冥水之无知者无如魚。

中孚以利貞

僞而不孚人之小人孚而不貞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也。孚必以貞乃應乎天。○豚魚之孚鶴鳴之積風水之受感者不知應者不知一天之自孚而已。僞妄人也。意必亦人也。

九二

易略下經 六十六

刪云上二句言彼此之交孚下二句言其所以交孚也。鶴陽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爻言二有爵而五靡之爾之靡吾與之也。象言五好德而自和。二五之靡五願之也。

六三

爻言得敵外无賴而冥行象言失當中无主而妄動敵而爲應艮順物而无心應而得敵孚得物而喪已。

六四

傳云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

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于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于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易略下經

六十七

上九

雞本下伏而登于天。決起則有槍榆之虞。過高則有羽化之患。○傳云。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黷。故云。翰音登天。正亦凶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于最上。孚于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于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刪云。鶴有實德。則鳴在陰而遠聞。雞本卑棲。則音登天而无實。○漢書朱博翰音言音飛而實不從也。

小過

陰多于陽。過也。剛之失位。不如柔之得中。亦小者過也。雷起于地。近而震虛。而弘赫然過盛。而乃在山上。其聲小過。皆所以爲小過。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極重。時須損餘。以備闕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亨。過而得亨。豈可復以不正爲過哉。以大小言。小爲貞。以上下言。下爲貞。以順逆言。順爲貞。所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夫子云。寧儉寧固。速朽速貧。進易略下經

六十八

過以利貞

達時則中者。亦過。過時則過者。乃中。中趨時所以宜。過。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大全曰。不可只爭個中不中。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刪云。剛失位而不中。非謂四失位而剛不中也。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

不中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

大象

剛云恭與泰反哀與易反儉與奢反小過之時不過泰易奢而過于恭哀儉不宣上宣下也曰行日喪日用皆見動以象震也曰恭日哀日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

卦象飛鳥取外四陰初與上尤外也故當之初陰物而陽性體卑而志高居下而應上舍順而趨逆何凶易略下經

如之上居過終處動極不徒云飛而云離之則更甚矣○大全云以致也言其自取之也

六二

以家之象言之三爲父四爲祖五高而陰者也則爲妣矣以國之象言之五君也二三四皆比肩而爲臣二與五遇則非惟過三并過四矣爲過祖遇妣之象似乎絕百寮離羣類以當尊然而君之分不可及臣之分不可過二又居中處順雖功高位極而執卑守恭仍與三四等故云遇其臣言无以異于三四之爲

臣也

九三

大全云從之一字有乘間抵隙巧以入人之意

九四

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弗遇而過之者上是也以九居四剛而能柔不矯矯以爲名不悻悻以傷氣則弗過而遇之矣故无咎往過也過則有厲而當戒豈可以爲當易略下經

過之時以過爲貞而永守之哉此卦皆以過爲貞而四離艮而震變動改易獨異于以過爲貞者故云○位有以當而生咎有以不當而適合不當而遇是亦過之義也

六五

密雲陰過也陰以上則澤不得施矣西郊陰方○陰盛而上故震變雷而言雲雲雖密而无雨○五居尊位又當過時陰方自侈澤不下究故勸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

既濟

傳云既濟之時大者已既亨矣小者尚有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彖

大全云國家當極盛時總有好處都只是尋常事以說小者亨不是補偏救弊像未濟了

初吉

易略下經

十一

傳云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初九

坎爲輪于六四尤切初以陽剛上應乎四若倒曳之者坎爲水初爲尾在坎之下爲濡其尾

六二

既濟之時守常謂之養和紛更謂之多事害于行不害于不行奔走而求其來不如安靜而俟其至蔽弗婦所以行而以喪爲得以逐爲戒其不欲行也如此寧靜以處之事固自定從容以聽之福固自久非得

中者不能故象贊之○傳云自古既濟而能用入者鮮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刪云中正之道不容久廢故勿逐而七日自得也震六二亦曰七日得皆自二反覆數之歷七數又得二是二之所以爲中正者固在也

九三

上體象祖小過所謂過其祖謂四也下體爲宗而居其上故取象于高宗坎隱伏爲鬼方三與上應故戒小人○刪云九二居離之上而應坎之外離爲戈兵

易略下經

七十二

而又處其上用兵于遠之象也坎爲艱險而又處其外鬼方之象

六四

四居二陽之中舟虛之象衣袂敗衣以柔而塞坎水之口衣袂之象離爲日離既極爲終日疑猶乾所謂或上下之際也疑故戒

九五

離東坎西牛又離象實又取坎之中實東林殺牛指二西鄰禴祭謂五也孚實則用禴矣二虛而五實二

明盛而五艱忍，是于二爲享多儀，然却不如五之賢誠實受其福，不如西鄰之時也。二盥應有時，既濟之時戒修而與儉。○萃以用大牲爲吉，物之初聚，極其豐，既濟以禴祭爲時，豐之既極，尚其樸。○舊謂五不如二，然二鄰字无着，東西象亦无取，且如謂二勝五，宜有凶咎詞，不應爻象皆贊語。○五突取祭義，有水烹飪薦享爲大陰陽交濟，人鬼斯和也。

未濟

離中柔爲媚爲怯，狐之象，乘坎濟之象，狐尾大，大則易濡濡尾，則不濟矣。離以四爲尾，而比于三，濡尾之象。○傳云：狐能度水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于濟，汔當爲危壯勇之狀。

易略下經

七三

小狐果于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大全云：凡事成于老成練達之才，而多敗于少年剛銳之輩，故小人以小狐象之。○刪云：未者有所待之辭，未濟非不濟也，待時而濟，是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大全云：未出坎中，下過

是說九二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行以未濟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

大象

傳云：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于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于其所也。○大全曰：火在水上，只爭個安頓不着耳，安頓得便是既濟。

初六象

傳云：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易略下經

七十四

刪云：既濟居離初，明足以燭義，未濟居坎初，故爲不智之極。

六三

傳云：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九四

未濟之四、卽既濟之三、然既濟之時、利用靜、三復避剛、故雖克之、而猶憂其德、未濟之時、利用動、四復居柔、故必伐之、而後得其賞、受賞大國、卽承高宗而言、三居下之上、故以爲用、人之人、四居上之下、故以爲受賞、之人、濟天下之險者、非剛健不能、居柔爲不貞、貞者、欲其用剛也、震動之極也、震用伐鬼方、用剛之象、○傳云、古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象、力勤而遠、至于三年、然後成功、受賞、

六五

易略下經

七二五

離文明、光之象、虛中有孚之象、有孚之光、乃爲吉耳、暉者、光之散、語意最妙、被于四表、何吉如之、

上九

酒以合人之歡、成人之事、濟之象也、又坎爲酒、食、上與坎三爻應、故取象焉、未濟之極、理極數窮、又以剛明處之、可以唾手望濟、有孚于飲酒之象、然若遂一无所爲、則過于自信而失其是矣、取象于酒而不兼言食者、三爻坎之陰也、濡其首者、三當坎上、酒之上浸者也、

象

既濟貴養、和平之福、輪欲曳、尾欲濡、弗欲喪是也、然而示御之疑、濡日之厲、不可忘也、所謂戒終止者也、未濟則以震奮爲功、涉川之利、鬼方之伐是也、然而曳輪則貞、濡尾又吝、不可輕也、所謂貴續終者也、未濟之濡尾、不知而冒進也、既濟之濡尾、善藏其用也、上六之濡首、所謂不能也、上九之濡首、剛明而過自信也、未濟之伐鬼方、不震不濟也、既濟之伐鬼方、聖人猶以爲生事也、保治定亂之道、于斯備矣、○飲酒、濡首、言沉湎于酒也、而亦以爲狐涉水、置象語何地、惟未濟象取小狐、若諸爻之濡尾、皆泛言也、

易略下經

七二六

易略下經 終

易略

會稽陸夢龍君

武林顧懋燮霖調訂

繫辭

天尊地卑 全

乾坤陰陽也。易以道陰陽故說箇乾坤。即是易非有在天地與易書之別。天尊地卑。此乾坤之定分也。全在尊卑二字。下云既分尊卑。便別貴賤矣。尊卑定其分。動靜斷其情。類聚言其聚。羣分言其分。或分或聚。易略 繫辭

有類有羣。則相攻相取不相得之感。煩而吉凶生矣。方如辨物居方之方。剛柔即乾坤也。乾坤無對待而不交者。故相摩而相盪。八卦程傳云。八方之氣相摩盪也。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正是摩盪之實。而化功成矣。男乾之爲也。女坤之爲也。總之乾知始。坤作成。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下之久而大者。无如乾坤。以其效法乾坤。故云可大可大。說一易簡。則天下之理已盡。非謂易簡之外。別有理可得也。賢人言賢于人。與下節无兩層。聖人語不遍盡耳。董云。到此地位。只說

得成緣來。只還得人的本等。○乾不必實做其事。只是始物。却像總督大體者。與聞通知而已。故曰知是。知行之知。不得以主字當之。乾坤只是陰陽。其氣性爲剛柔。形質爲男女。功用爲始成。德行爲易簡。八卦摩盪。只是剛柔男女滋育。不出乾坤。天下理得。不過易簡。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不信然。○蔡曰。潮者必動。而動者決由于所性之剛。柔者必靜。而靜者決由于所性之柔。故曰剛柔斷矣。○吳草廬云。震爲雷。離爲電。震即雷也。巽爲風。坎爲雨。今看伏羲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巽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爲寒。邵子曰。日爲暑。月爲寒。一者循環不已之義。○伊繼山曰。制于物者。便不易作于已者。便不簡。乾有專主之柄。不制于物者也。故其知始自易。坤有順成之德。不作于已者也。故其成物自簡。○袁曰。易簡者。无爲之別名。

聖人設 全

象者剛柔也。剛柔雖是畫，却不是成熟物事。是相盪的物事，故足以盡得天下或得或失，可憂可虞的形容。故謂之象。從他相摩盪處活看之，爲變化。是一進一退的光景。從他相摩盪處煞看之，爲剛柔。是一晝一夜的光景。總是剛柔相推，所謂動也。動則形容著，而物空。象三極之道，于是乎見矣。觀象玩詞，正是居安樂玩之實。无兩層。○四象字俱可觀。觀象而繫之以吉凶悔吝之辭者，作易之聖人。觀象而玩其易略繫辭

三

吉凶悔吝之辭者，用易之君子。○進退晝夜，以次而變。憂虞得失，有因而來曰序。○虞度也。能度則可免失。○一云，虞則安肆而不檢，便有吝之理。故悔。○極至也。可以事指，可以方隅者，非理之至也。理之至者，流行而不已，貫通而无間，故惟動足以著之。三極，樂言之。泥初二爲地等語固矣。○居則觀象二句，見用易工夫。无間，不以无事而自遠于易及其謀及尸龜，又不以爲已精已熟，而遂忽于心，所謂悅諸心者研諸慮也。○剛柔相推，畫卦與操著皆然。義云，聖人所

以觀象而繫詞，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最盡。○朱子曰，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

彖者言乎象 全

只一象言乎象，又言乎變。伊盡通章意思，有變則貴賤列矣。有象則小大櫟然齊矣。有貴賤大小之卦位，則有得失小疵補過之情，而非詞孰與辯之。故詞也者，言乎象，言乎變，指其所之而已。○祭虛齋曰，列分布也。位字只以上下爻位言，齊猶類也。蓋大底類作易略繫辭

四

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齊矣。○楊龜山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豈徒辨之，又從而憂之，于其介爲甚危，豈徒憂之，又從而震之，于其悔爲最切。辭之險也何如。○憂是易憂之，震亦是易震之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介于吉凶之間。震无咎者存乎悔，悔遠出于吝之上。○上言觀進退晝夜得失憂虞之象，而繫之以吉凶悔吝之辭，此言吉凶悔吝无咎之辭，言

乎失得小疵補過之象互相發○吳因之曰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只是易書平易通達之教至憂悔吝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也須知此章非徒叙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不險其辭則使天下懈怠而无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使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云云

易與天地準 全

易略繫辭

五

天地極大何物能與之準唯易與之準故能彌綸其道試以易來看何處不通徹何理不周備仰觀俯察兩以字直貫到安土敦乎仁與天地相似一句即是與天地準聖人反覆錯綜言之耳不違正其似也未總頂兩節言由此看起來則易真範圍天地云云至而知乃所謂彌且綸也神易皆贊易也楊龜山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无方天員地方必有體矣易則无體无在而无乎不在无為而无乎不為者也全章並無理性命

易略繫辭

六

分派及添出聖人用易面目○天浮陽上運皆其然可見者故曰文地則形質之中更有脈絡故曰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故言深知之也只觀與察便是深知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只推原其始之所以生摺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則死生之說了矣孫子曰死而更生日月是也古人言生死似不獨專似人○天地間有一等精氣凝結有形有聲的鬼神謂之物太史公曰學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又云類有物憑之者是也有一等肅然淒然隱隱默默游移往來似有奇異此是遊魂非精氣所結可謂之變而已鬼神情狀盡于此兩者若如常說非惟仍是死生抑且情狀二字无着落○知周萬物數句聖人信口說去无一層深一層○樂天知命天者莫之為而為聖人為言之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至謂適遭其際者也莊子曰天地豈欲私貧我哉求其致之者而不得命也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豈必俱當六合只是適逢其會耳故曰莫之致而至○袁日仰觀天文日月顯照而虛空不受其明昏夜幽暗

而虛空不受其幽、幽明之境、自相凌奪、而其故則難陳矣。重故字、俯察地理、通衢顯豁、而地之理不加明、深谷昏暗、而地之理不加幽、是亦必有故矣。生、死、往、來、猶如晝夜、只是始終兩字、形生之初、人知其爲生、而不知死之日、實從此而起頭、人寂之際、人知其爲死、而不知生之事、實于此而結果、原者追之于形骸、未有之先、反者要之于精魄、不到之地、死生之事、甚大、前古聖人、所以講論發明者、必有其說矣。然非實知其理、則難得其說、于我無與、故必原之反之、而後

易略繫辭

七

知其說也。世之儒者、都謂身成、則一无所知矣。不知身雖成、而其真精元氣、有不可磨滅者、則爲物而有形、精氣之靈者、爲覓游者、往來靡定也。條聚條散、條大條小、條有條无、不可測度也。此是天地間自然之理、亦是實有之事。鬼神非无知、故欲知其情、鬼神非无形、故欲知其狀。○吳曰、安土、只是无係累之極、此如太空晴雲、纖翳不染、碧波玉水、纖塵不着、故能敦仁。○袁云、萬物至衆、皆吾所當成就、其根器種種不同、有當順以道之者、有當逆以引之者、有當寬當嚴、

當用意、當无心、有多少、委曲在善者固當培、而惡者亦當受、親者固當教、而冤者亦思成就之、故不遺晝夜、本相反而難通者、以道言之、則境有昏明、理无開蔽、是固可通者也。日而知者、昏明異境、而了了常惺、通塞殊途、而昭昭常覺。

一陰一陽 全

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兩一字、如弄丸、无端、正是不二、故謂之道、若分陰分陽、便是二、二則滯于陰陽、止可謂之器耳、其可謂之道乎、看他一陰一陽、周流无

易略繫辭

八

間、禪續不已、故曰繼、繼者道之本體、渾渾淪淪、至純至粹、更无一毫渣滓夾雜其中、何善如之、禪續不已、物與无妄、隨處凝成、各具此善、這便是有生之理、謂之性、纔說是性、又便不是性、如水着地、便夾雜沙泥、如鏡照着人、便非眞光、仁知偏見、百姓日用、不知非復一陰一陽之道矣、而其繼之者、顯仁藏用、固无不全也、生生卽繼字意、兩諸字、言此道顯于陽而藏于陰也、在物則有清濁微著之殊、在事則有先後占事之異、陰陽變化、生生不窮、可勝旣哉、道見爲器、然不

可以器窺。散爲萬。而不可以萬執。一陰一陽。一陽一陰。无能測摸之者。易不足以形容之。故更着神字。非神而得謂之道乎。○因上文有盛德大業字。故申言之。无根之業。執云大業。富有之謂大業。易置之德。孰云盛德。日新之謂盛德。非有內外交互。如向說。蓋本文元未嘗以藏用爲業。顯仁爲德也。○疑問云。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之說也。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之說也。○伊繼山曰。仁者非惟不知仁。外有知。亦不自知其所見爲仁。知者非惟

易略繫辭

九

不知知外有仁。亦不自知其所見爲知。至於百姓。則日囿於斯道之中。而全无所見。固不知所謂仁。亦不知所謂知也。○張曰。仁知知之而未盡。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者聖人也。聖人之有心。又不若天地之无心。是天地者。聖學之所自出也。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无隱。而所以然之妙用。不可得而測。是以鼓舞萬物。泯然无心。非聖人可得而同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後傳云。天地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二三。已往更无往。老子亦言三

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是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

夫易廣矣大矣 章

夫易廣矣大矣。因言乾坤之廣。生大生如此。而易之廣大。足以配之。生謂生物。非謂乾坤之廣大。從此生也。天包乎地之外。故曰。大地盡容得天之氣。故曰。廣剛柔者。晝夜之象。便是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者。乾坤之至德也。易之易簡。足以配之。○袁曰。當其靜時。

易略繫辭

十

本无分散。何以言專。蓋造化人事。動時紛擾。人皆知之。不知靜時昏默。若无主。張最易。頽惰在造化謂之枯寂。在人事謂之坐馳。今日其靜也。專是于朕兆未萌之時。而生物之意。已專一而不分矣。直者。直遂而无所屈撓也。此理本无委曲。不待回護。而動之所以不直者。惟其靜之不專也。專則任真而出。无所回護。如箭之離弦。不可復回。故直。翕關。倣此翕者。收斂得住。生意不洩也。關者。一受天氣。卽開而出之。无所抑塞也。

易其至矣乎 章

所以二字着實。知崇禮卑，是崇德廣業的實落處。極高明而道中庸，便是效天法地。然聖人所謂崇之卑之者，原不犯手，只是成性不離，而知自崇，禮自卑，如天地設位而易行矣。○崇效天，卽是以易卑法地，卽是以易道義出于成性，比于變化之行于天地，卽是以易。○虛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存而道義出，是聖人德業之盛。

天一地二 章

易略繫辭

十一

一三五七九皆奇，故屬天；二四六八十皆偶，故屬地。只以陰陽之數分天地，並無河圖洛書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而有合。句相得而有合，則不止于天數五，地數五矣。數本于天地，故揲著求卦之法，无不與天地合。分二象兩卦一象三，揲四象四，歸奇象間過揲當期，二篇當萬物頭頭配着，引伸觸類，言就所值卦內推出。无窮義理，非四千九十六卦之謂。一與六，二與八，三與七，九與十，兩兩交配爲相得，以陽數合陽數，以陰數合陰數，積而數之爲有合，一合九

爲十三，合七爲十，加五焉，二十有五矣。二合八爲十，

四合六爲十，加十焉，三十矣。統得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五十有五之數也。凡數節于五，極于十，又加五焉，則極者未極，而節者爲无窮。天地之間，決非渾淪一片所能生成，其清濁微著之酒，所謂數也。數必不能无節，无節則何自分？何自偶？節必不能无極，无極則孰爲之紀？行于何行，止于何止？極而極焉，則有終而无始，而天地之用于是窮，故以五計以十紀，又以有五爲端，而天地功用括于是矣。所爲

易略繫辭

十二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如止云：天數五，地數五，而不合而數之，何以闢造化之蘊乎？○一與四爲五，二與三爲五，數極于五，卽一二三四積之也。數不過五，以五數乘之，卽一二三四已合六七八九矣。○大衍之數五十五，十則方而不員矣，故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全而饒，故多五于五十之外。大衍之數，倣天地而微小，故減一于五十之內。然其以五十爲槩，均也，其以奇零爲用，亦均也。○變化之道，謂數也，法在數之中者耳。○袁云：變化之道，卽是神，纔明此便知彼，非

有二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章

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作易時。擬議形容物。室觀會通典禮。着實用一番氣力。故曰極曰研。辭占象變總只是這個道理。不用分看。但就其難測而謂之深。未判而謂之幾耳。舊以變與數言幾者。謬。○作結繩一章。是制器尚象之事。不是說理之定者。爲器。○抱戶問易。故曰以言下云受命言。卽命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革易略繫辭

十三

之註曰。四時之變。華之大者。天地只是一個變。弄出許多四時日月。昭回燦爛。誠通其變。天文不指掌乎。天下之象。紛紛藉藉。而成有因。毀有故。吉凶皆有定域。善否必无虛徵。總在流行節限之內。所謂數也。極其數。則種種事象。舉不能逃。故曰定數。卽變之定者。通謂不泥。極謂不忒。天地爲變之大。人事在數之中。故以二語分貼。非以三變十八變分也。○疑問。本義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此語殊欠分曉。夫子本意曰。易何以極天下之至精。極天下

之至變。極天下之至神。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深可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這便是神。夫子本意謂聖人極深而研幾。所以至精至變而至神。朱子却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倒了。○幾深總贊之耳。不分貼結云。易有聖云云。言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何爲者也 全

此章聖人文理極深厚。極宏博。蛛絲馬跡。全以是故字。眼暗度過去。讀者須意會之。首節是故聖人以通

易略繫辭

十四

志云云。二節聖人以洗心云云。三節是故聖人以齋戒云云。四節是故乾坤變通象器諸項。俱具于著龜之用。而以神贊之。正見其爲神物也。舊以爲神物之所由生者。謬。五節六節是故有太極至大業。此章原專言卜筮。則說八卦吉凶。而著龜在其中矣。胡雲峰曰。以畫卦。則始分陰陽。謂之兩儀。次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三畫。謂之八卦。以揲蓍。則一揲有兩儀之象。次揲有四象之象。三揲有八卦之象。七節是故著龜功用之大。八節是故聖人則之象之見。他不是。霽空

杜撰造此數法。正上節所謂明于天之道也。九節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正應以通以定以斷等。○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畢竟是甚此也。密也。畢竟是甚。物深思當自得之。○袁云。洗心兼退藏同。患言密。言其點水不漏也。沖漠之中。萬象森然已具。纔是密。猶乾之言保合字面。聖人之患吉凶亦與民同。但其退藏之密。神知炯然不同耳。非以退藏爲靜。同患爲動也。往便是往。不是說理之有定。

易略 繫辭

十五

者。惟往。故下個藏字。卜筮雖爲知來。然知往亦知也。往來大抵槩言之。如告往知來之類。皆不必泥。○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個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謂之器。聖人修明以立敘謂之法。百姓日用謂之神。朱子曰。是如此。○漢上朱氏曰。无闔則无靜。无靜則无動。此歸藏之所以先坤與。○此章爲卜筮言。則乾坤變通象器皆揲着之漸次。所謂制而用之謂之法。○密乃洗心之

實。齋戒者密之候。不密不神。知不齋戒不神明。以此

洗心无以觀其妙。以此齋戒有以觀其竅。洗心无觀

象玩詞之迹。齋戒在觀變玩詞之表。○聰明言其哲

睿。知言其聖。神武言其斷。一樣是贊詞。愛惡相攻。遠

近相取。情偽相感。人生其間。何處不是殺機。惟聰明

睿知神武者。有吉无凶。有利无害。有得无喪。雖替腰

之頑。而不能使舜爲廩上之灰。井中之泥。紂之暴。而

不能使內夷之箕子。外夷之文王。爲獄中之瘦。所謂

神龍不醢。聖人不灰。以極狀其知來藏往之妙。舊謂

易略 繫辭

十六

神武不殺。是喻非直取譬。陡然亦何得于聰明。睿知

句。橫梗此文氣耶。○極至也。易其至矣乎。便是易有

太極。○上言聖人則之以卜筮也。下言聖人則之以

作易也。○則之象之効之。所謂明于天之道。以示以

告以斷。所謂察于民之故。○張南軒曰。著植物也。足

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然天能

生之。而不能與之。

祐者助也 節

六五厥孚信也。柔順順也。上九乘六五而下從之。豈

不是屢藉這個信。思念這個順。人與人以心相與。故曰信。天无心。直順之而已。○總是下從六五也。爲履信。爲思順。又爲尚賢。

立象盡意 章

意是說他含蓄的情。偶又就中析言之。故設卦而後盡。然連下數句。總所謂立象以盡意也。看起來盡情。偶盡言盡利盡神。都只在乾坤兩象裏。可見乾坤成列。而易皆包含于其中。故曰易之緼。下二句反覆言之。假若无此兩象。則許多變化。從何見得。若无以見易略繫辭

十七

此變化。則此兩畫成象。成什麼物事。總以決易之具于乾坤也。蓋乾坤雖只是形。然而形下之器。具有形上之道。故其用不窮。變通事業。皆從此出。而立象之外。真無餘意矣。當初聖人立象繫辭時。原不苟且。費許多察看擬議。是以卦在而天下之賾極。詞在而天下之動鼓。有變而足以爲人之化裁。有通而足以備人之推行耳。這等深意。豈常人易識。故歸之神明默成之人。○林次崖曰。人循性而動者。謂之情。拂性而動者。謂之偽。○變通變字。是聖人立個變法。如老陽

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七八九六之類。通還是此卦。通到那卦上。這便有個變通。有個活動底模樣。有象有卦。有辭。而无變通。則易爲確定之物。不能相通。其不足與適用也明矣。何利之盡。利是便利之利。无適不順也。言隨時變通而適于用也。鼓舞是振作底意思。神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既有象詞以立其體。又有變通以達其用。民之不果于趨避者。因卦得占。皆趨之避之。而不能自己。神妙莫測。无出于此。○胡雲峯曰。乾坤卽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易略繫辭

十八

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上章言易之用。開物成務。百姓皆可以與能。此章言易之妙。神明默成。非聖人不能以盡意。託形下之器見。故立象之利。溥有形上之道存。故盡意之幾微。○義云。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所包蓄言易之所包蓄。在乾坤。非謂有乾坤始有易也。下章易之門。言易之所往來者在乾坤。非謂乾坤能生易也。此處須着意看。立言其附而着也。見言其託而著也。息不行也。幾

息言幾乎不行也。易在天地間變通往來何時可息。而非此二畫爲之體骨則似乎散漫而无所凝着。曰不立似乎滅沒而莫可索摸。曰不見見人見之也。聖人立象以示人而若使人觀象不足以見易則象之用或幾乎窮。易賴乾坤而立乾坤賴神明之人而不息作易之人與用易之人相爲表裏如此天下无會意者亦何足以知聖人之爲盡意也哉。毀對成而言從未始有象而突立此二象曰成從成象之後而設爲若无此二象曰毀乾坤只指二象故爲繼爲門。若

易略繫辭

一九

云凡陰凡陽便是易了。神明之人見易者也。鼓舞之人不見易者也。見易者以有知神不見易者以无知神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八卦成列 章

卦之形體卽象也。六爻卽因重也。往來交錯卽相推也。何所辯異而各云在其中乎。吉凶悔吝必因卦爻之動而始見生乎動亦非見乎動也。象也者像也。得失憂虞之形容不離成列。爻也者效也。有等相雜不當之文物盡貢因重變而通之所謂變也。存乎不可

爲典要之中。鼓之舞之所謂動也。存乎所以告之內。虞翻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詞。動在其中也。未動則已。一動則吉凶悔吝從此生矣。可不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以无失其正乎。動在其中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相照應俱一樣。○天地之所以示人者唯此正而已。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唯此正而已。天下之動止有這個正而已。故順此則吉逆此則凶。一者何。易簡是也。貞勝猶言彼此正相勝。并无中立之理。貞親貞明貞一俱因上貞勝文勢言之耳。確然易簡然簡所明貞一俱因上貞勝文勢言之耳。確然易簡然簡所

易略繫辭

二十

謂貞觀者也。夫正一而已矣。擾攘紛錯多途亂管皆不正也。○爻也者二句正應上文象爻在其中的意。爻雖至變而典禮不愆。象雖至賾而義類不越。爻象豈徒體天地之撰實以摹易簡之德故足以盡聖人之情而貞天下之動。吉凶之生在動動之貞在時不失其貞者趨時而已。○有虛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凶皆正也。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溥天地之生大實之所不及聖人之情見乎辭以並聖人之位。○胡雙湖曰此章首論卦辭有

爻象動變四者其下文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係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生乎動者所以明係詞焉而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變通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一以貞而勝而已大抵易爲人作卦爻詞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爲甚詳也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而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于卦爻之詞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易略繫辭

二十二

行德生于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要之乾坤卽天地也易簡卽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詞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爲斯人而已合兩節而觀一章之旨可見矣

古者包義 章

德云神明言其形而上也萬物之情言其起伏向背隱見之情與體撰不同義曰如雷風山澤之象既云情了如何是象○變通久正是易非是易有窮時○看穴居野處之時何等草野衣裳既設百官濟楚于

朝萬民揖遜于野而文明之治成矣

陽卦多陰 章

君子是言陽明的道理小人是言雜亂晦昏不成個道理猶否言非人道也

天下何思何慮 章

塗隨處而殊慮觸念而異如一水之流自成支流各起波瀾其合莫知其所以合其分莫知其所以分一自然何消思慮試看天地間往來屈伸之妙豈有意者所能爲也往來因九四而言屈信又因往來言

易略繫辭

二十二

之往來卽天地亦不能无但憧憧不可耳精義以致利用以崇德雖无妄思猶屬有意必須過此一節妙不容言知識俱忘神化自至方與明生歲成之運爲一纔可謂之何思何慮耳尺蠖之屈明有求信之情故終日擾擾不離尺寸不得同于龍蛇龍蛇之蟄似猶知守屈之運雖外動已捐而內緣未清亦不得同于造化故以爲下學之喻四以字俱契力以致用以崇德見其非未之或知之委順以求信以存身見其非屈信相感之自然且不足以語于何思何慮之

境界而況于健健者乎。○以精義利用分屈信。又分
內外交養。謬聖人云未之或知。後人云无可用其力
亦謬。

危者安其位 節

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凶者以其存
爲常可保。故凶。亂者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故亂。

知幾其神乎 節

知幾至終日。總言知幾。易曰以下。知幾之由。知微以
下。贊知幾之不可及。神言心之神明。非如鬼神之謂。
易略繫辭 二二三

恭與誦和與漬。分介處便是幾。動以心言。心之發動
一點良心。本是天理。故曰吉之先見。作兼趨避。有興
起意。介如石句極重。下二句言知幾之速。萬夫望言
超出萬夫也。非人望之。知微四知字。便有處之合節
意。

安其身 節

柴中行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
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定。以利相與爲无交。
人懼之也。險陂之心。令人叵測爲懼。

履德之基也 全

盧中菴曰。基與地有別。基是初起手時。地是已成時。
論基則有所據。方于此上積累去。地則德已在我。移
易不得。而凡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之耳。○從謙卑
心發出許多謙卑的禮。故曰制禮如制作之制。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此自知也。○不復爲迷。復則知矣。釋
義行權辨字。行字有別。

爲道也屢遷 章

變動不居。是他出入也。以度言其隨變所適。而有
易略繫辭 二二四

常。○惟變所適。所謂卦變者也。六位本虛。剛柔上下
隨時而易。機出自然。勢非得已。易中所云剛來柔來
外來時升等。指此耳。如云自某卦之某卦。則標著之
變矣。

原始要終 章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亦異。
如乾之取龍一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皆時
也。如漸之取鴻一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
者。亦時也。○姚鳳梧曰。六爻相雜。非是剛柔之位相

間在畫上言如初爻剛居之柔亦居之便是時即六位時成之時剛柔即是物也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

廣大悉備 章

悉備者廣大之實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故必兼而兩之○文不當如或以剛居柔柔居剛而得或以之而失好也是不當處不好也是不當處六爻相雜物相雜迭用柔剛剛柔雜居四語俱謂六虛之位剛居之柔亦居之非謂相間爲雜也

易略繫辭

二十五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章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簡乾坤之德行也知險知阻易簡之能事也大抵靜中知衆動之妄易簡則知艱深紛擾之危故曰剛健而不陷又曰順而止之便是知險知阻不是兩層事天下惟中庸者能不羈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正是他知處下節言人能觀象玩詞觀變玩占把乾坤的道理浹洽諸心研審諸意凡天下變化云爲其祥皆可先見有定言可占未定者可以占而度所謂定吉凶成慶也吉

臺臺俱係之以天下明見得爲天下與能也夫天地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本有這個道理但聖人未立乾坤時節人如何曉得必待聖人成之而後人能說諸心研諸慮四能字相應變動正是剛柔雜居處而吉凶可見矣相攻相取不相得正是變動之情而吉凶以之而遷也○叛惟其將尚有良心故斷誣善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也○徐進齋曰變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

易略繫辭

二十六

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爲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爲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項平菴曰六詞之中吉一而躁叛慚疑誣失居其五猶吉凶悔吝之公吉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

言與實相悖故慚吉者靜躁者動叛者無信是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與者少決智人多驗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于此矣○胡雲峰曰未及六龍則謂非特象爻之詞可以見其情人之詞亦可以占其情使人又由易以知言也○按上繫發陰陽之理下繫多言吉凶之情

順性命之理 節

性命之理既兼而會其全又分之而極其析何順如易略繫辭

二十七

之○林次崖曰有陰有陽然後天道立如有寒无暑有晝无夜如何成個天道有剛有柔然後地道立水火土石南北高深剛柔之顯然易見者有仁有義然後人道立如有慈愛而无斷制有慶賞而无刑威有靜而无動如何成個人道

天地定位 章

語曰天下惟風水金丹爲逆風水不逆則山不向水水不抱山而氣脈不融結矣此山澤通氣之証山澤通氣通以逆也金丹不逆則火不下伏水不上滋背

行絕馳歸于交害此水火相射之証其不逆也造化之妙莫不皆然天左旋地一周日月五星右行藉右行之逆以成交會也天下地上爲泰天上地下爲否藉上行之逆以成下濟也自復而剝自剝而又復周公曰冬日之凍閉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必不茂藉催殘之逆以濟生長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其會在蝕而後行各中焉藉交食之逆以正行也曆法每六十餘年而退一度而後不忒是謂歲差難退減之逆以定歲序也一部易書全是造化造化易略繫辭

二十八

帝出乎震 章

蔡節齋曰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胡雲峰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

見也。坤于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于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楊誠齋曰：坤于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

二十九

神也者妙萬物 章

語其主宰謂之帝，語其妙用謂之神。雷動風散之類，卽所謂變化既成萬物也。然此皆各司其職，似不相爲，何以能成此化功？唯一神妙運于中，故處處關通，節節照應，相逮相通，不相悖，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故字然後字極有力，正見得神妙萬物。○動一物，撓萬物等，俱是着物之用，能爲動，又能爲撓，爲樸，爲說爲潤，時出而不窮，並行而不悖，乃見妙物之神。○

雷動章六子統于乾坤，見乾坤之廣大，此章乾坤寄于六子，見乾坤之易簡。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門，覺尊卑之有序，出震章乾坤錯八卦之內，知變化之无窮。

萃聚而升不來也

吳臨川曰：升上爲往，降下爲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

易略繫辭終

易畧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陸夢龍撰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萬厯庚戌進士
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調陝西進布政司參政分
守固原以奮擊土寇戰歿贈太僕寺卿事迹附見
明史張問達傳是書隨筆標識不載經文頗融會
宋儒之說而參以史事大抵亦推尋文句之學惟
不取河圖洛書之說則頗有卓見

易窺不分卷(一)

〔明〕程玉潤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周易上經

純乾

乾元亨利貞

乾為天坤為地天尊

順則天地之德也

德也統宗渾

曰利堅凝悠久

彰其用合之總曰

天地之氣

家云混元禪

為主宰以元

則為坤元立人則

出於此者想為理宣

闡此一元以立

也

乾元

其利貞

未發

且利於堅

位時成是也玩文王

以守之作一串語

云始而亨性

之言變而不拘

也之陽氣

然氣有升降消長德有潛見躍飛則

易者變易以從時得時則吉失時則

柔中則無不利一時中之道而已

括六十卦之全

之用自天子至庶人若非時乘

性命乎首

來六龍

偕行與

初九潛龍勿

初則

勿用者有德未可自用非德無

居潛修養重心惟自得潛伏孔

躬耕守義縱負管輅

待時之自至耳易以素位而

不獨此一爻然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則士已廷獻委質服官時也

春雷起蟄土膏浮動如士已奮庸立自

時席珍可獻家修可展傾巢啟沃吐

世澤民雲蒸霞會豈不利乎見者身

顯見大人以道而獻天子也以

天之鱗乃得沛時雨之施成生物

人情者

布澤以

望其義

九三、君子終日思事夕惕若也

三則上位大臣六卿率屬是也

大臣非止以一官一職身效靖公

人獨端表率故不在殫股肱之力而

之慮不當漏紛華之想而當惺寤密

講政序業省刑夜以繼日勞心焦思

責下无訛議位雖高危幸免隕越矣

乾者法天健以存心天體一乾心

也惕者內省之密故終日無間夕者

故提醒最嚴厲者神格之警故刮磨

無咎也聖心天心統一不息合為乾

以下之純乾承上之純乾君子將以

德配飛天之龍德其生平策勵倍

此也

九四或躍在

四則格君近臣公孤輔弼是也

百官各效力於一事也六卿率屬是也

至輔弼元臣則總萬幾之揆作一

沃贊襄不在職業之顯而在隱微之

諍之力而在宥密之孚故兢惕不弛

露用意在若舍若吐之交致力在不

內此躍淵之象也淵者聖心之淵泉也

躍者道機之魚躍也一機默鼓直入於

潛格之功在不測人所莫窺如龍當

揚鬚展甲於海底而春雷自發時雨

自降此真不愧輔弼之司不負社稷之

寄者乎次曰无咎

或者量我時之所值而乘機以入在

之所向而迎機以導躍者兢我心之

其誠淵者洞君心之隱以潛格其

苦心致君之妙用也

收之力、策剛健之猛志、為勵精故曰、
蓋此文為上象、純乾之初此說、
之逼近於五、為臣始得效替襄於左、
親信於四、為君始得煥治化於光華、
過合之端、單乃天地更新之會、此躍、
卦之關鍵也、

凡大臣上則歸功於天子、下則分力於有司、故
不必有功可稱、但欲無過可指、蓋功非一長之
可效、而咎則百責之攸歸、點毫忽之疵、傾泰華
之望矣、斷斷休休、渾渾噩噩、大臣之度也、故三
與四、俱以无咎贊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以元德繼天統、以元氣法天行、獨斷、行如飛、
翔之自如、共瞻共仰、如中天之顯赫、乃展潛
之蘊、應現之期、以惕勵紹執中、
時出之施者也、三五以中位相當、以、

並稱利見、一德立成、天地所以成功、
成治、總此一中德之契也、

二以上交為利見、以臣觀君、抒忠獻、
之功也、五以下交為利見、以君親臣、
資格心之助也、前乃大德大位之大君、此乃正
己正物之大臣也、在天者、正以應時雨之期、在
田者、即以沛飛天之澤也、始而在田、漸而在淵、
候而在天、此龍德變化之神聖、不可知、化不可
為、不測之妙、不息之強也、五以統天之德、操御
天之權、此乾元正位過此即亢矣、亢極復養、以
潛、此一亢渾淪之妙也、

上九、亢龍有悔、

純陽不得陰之助、獨立無偶、獨運難、如天時
亢旱、龍亦不能興雲致雨、天未定也、窮時極
但能待時、不可妄動、動則悔、以生為咎、陰生
否極必泰來也、悔乃貽事後之嗟、而、啟更新

之漸融元為和龍德仍環運於不窮矣。一
元者成功宜退之後倦動當禪之期惟生人於
此有時措之宜焉反其偏融其僻消其元以歸
平易雖有悔而終无咎也。不然盈而滿而覆
末力之衰不成乾健矣悔而思返元而復潛惟
潛可以消元之迹惟惕可以惺元之神惟躍可
以通元之變此无首之吉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群龍來雲見其尾不見其首乾元御天見其化
莫測其神群起之六龍乃時乘之妙用无首之
一元則渾合之全體也見者精一之執中也擇
中而用執環中以御无窮動與吉會矣。

乾元之德渾融无朕必用而後始可也。謂於
作用施行處見此龍德時措皆宜變心不測如
環无端如輪不滯執中用權聖不可測之神也
神通天載動合天則何往不吉乎見字頂用字

來有實用方有真見用者舉而措之見者神而
明之非易知之說也。

前各贊龍德分布之一元也此統贊諸德統宗
之會元也合之方成乾元蓋群龍隱此聖心
已發之和隨時應用而未發之中寂若渾涵者
一念不起千古不息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尾此所以混成為一元也九者天之全數能
用天之九必能見元之一者也經中多云元吉

皆以合元之體善九之用者用九用六該易之
全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大哉乾之元德資物生之始而統天之全資
始者理立於氣之先而氣資以運氣運於形之
先而形資以成也統天者統宗為大德統貫為
小德也以資始者統天而翕翳為雲薰蒸為雨

醞釀化機品騰萬物分倫別類群滋並育使各
派於流生生灌注於一脈也各肖於形種種模
範於一函也此皆資始之功統天之用也乾之
統天神化不測如此惟止一大明之德健行
不息以終資始之功大即乾元之大而明則天
之光也益恢恢中无不包涵昭昭中無不照徹
大者毓之為敦化明者析之為川流一元渾為
无終无始之神兩儀妙為成始成終之化就此

始終之間往復之際大為元會運世小為歲月
日時地位出焉時令行焉六龍之位各因其時
以成其德此天以乾元垂象而示則待聖人體
乾調元而贊化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太和乃
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繼天而生應運而出因千載之一時乘一
元之六位此六龍之位天以時而成之聖人亦

以時而乘之惟以聖之時合天之時故六龍惟
所控持乾元所統之天惟所駕馭此皆一元會
心以握之樞而統體皆乾道也以一心之乾道
運六龍之元德與大明相為終始而行不息
之中擬之議之神而明之出為千變萬化使萬
物各正其性循天理而无乖違各正其命盡天
年而无夭札而以其率性順命者保養元神渾
合元氣以釀成宇宙之太和四時不乖其序五
氣不失其調地平天成八安物阜於斯之時乃
見聖人御天之元德覆載无涯而其利甚溥悠
久无疆而其貞永固以乘時之六龍脩體乾道
之四德而聖人之心渾然一乾元矣蓋聖人秉
一元之德以出庶物之上如一身之乾之元
也聖人正萬國之性命使披雲沐雨游泳太和
戴天清而履地寧元之亨利貞也在天為乾元
天命之真體也在聖人為乾道率性之實用也

此乾元无象，聖人乃其象，而畫象作易，使萬世知法聖以法天也。

資始統天，直贊乾元之大，雲行四句，正資始之功，亨利貞皆一元之用，並行而時出，乘龍御天，直合於資始統天，而變化太和，正御天之實，亨利貞皆在一元中出也。末二句，則申贊聖人之體乾也。乾道聖人體乾元以為道，變化聖心變通而化裁，天變地化，總屬一元，各正保合，皆聖心作用也。以乾首為首，而天下快於聖作之，觀以群龍之無首為首，而天下渾於帝力之忘出庶物者，一元統天之尊，寧萬國者，一元御天之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頃刻萬里，此天之形，須臾萬化，此天之神，合此二者，見天之行，天行之健，雖氣機運旋，而太極司其幹，所謂元也，所以君子自強，非徒以耳目

朕肱之用，意氣激發，全在以隱微宥密之功，元神運用，在天為元，在人為心，以純心體一元，方能乘六龍而備四德也。只以天行健三字，代乾字，與後諸卦不同，此極妙。此三字描寫乾字，最的確妥當也。

天以元為運，稍息則元運絕矣。人以天之一元為心，稍息則天機絕矣。自者，自心之體，強者，乾德之健，不息者，一元之運，其實功則終日乾乾

而已。此外豈有別法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勿用者，閉藏不輕發洩，正以養陽氣於純全。見田者，施行漸依次第，乃能暢德澤於溥潤。藏用顯神，總張弛於乾乾之一心者也。乾乾雖發於三爻，不專於一位，自潛迄飛，總此一心貫終徹

始片念稍弛即亢而悔及之矣聖心終日能乾乃終身无亢者也自終日乾乾之外豈別有所謂自強不息者乎終日者苟日又日非一日也乾乾者朝亦乾暮亦乾總一乾也天行之健每日一周君子之心與日並運非反之復之以須臾不離道者乎反之者極而必返復者剝而旋復道機周流不滯心機亦惕勵不弛乾者以吾心體天心道者以人道法天道也

或躍者乘機伺隙而不踴輕舉妄動之躁在淵者潛消默奪而不犯面折廷諍之激不徼功蹟不開罪端此大臣不動聲色天下想聞羊來者也上飛天下躍淵一機扣鼓君臣合德也

乾乾所以惕之於平日而躍淵又所以慎之於始進也進而侍於君側以默效其贊襄進而格於君心以潛通其忠悃冥乎在隱躍之交妙契在淵渚之地與君混合與世渾忘上不猜而下

不忌又何咎焉

大人者以人合天全體乾元之大造者造化造物也握造化之主而天道惟所參贊弘造物之功而資始惟所均調六五之龍德獨會大哉之元德者也

盈不可久者月盈則虧水盈則覆盈滿不可久居此就人之常情天之常數言耳如聖心持盈若虛不息則久此豈情之所能滿教之所可拘

乎惟不亢故不窮以不息之心通不窮之變聖心即天行之健矣

用九者六爻皆以九為用純陽變化與天合德循環无端孰為首乎潛躍而飛亢已涵其神飛亢而潛躍尚兢於慮所謂一念渾全一息並運以成乾元者也

此一節總六爻以發小象之義潛龍以下正自強不息之實也潛則預深其養見則普擴其施

乾乾則密鍊其神、躍淵則精研其慮、飛天則大弘其造、亢悔則善持其盈、合之為天德、而隨時致用、如環无端、此孰非以自強之功、法天行之健、維日孳孳、終身不息者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推文王之卦辭而立言，曰：文言，按周公之象辭而申贊，曰：象贊。

此就乾元本體之全德而繹其義也。一元字，已該乾德之全。亨利貞，皆一元中包涵之衆妙，即所謂善，而元其長之者也。長如君長，統握其綱，如一人馭萬姓，條司其紀，如一心理萬幾，渾為一元，散為萬善，元乃大無不包，尊無與對者也。嘉會者，一元流行，所適當之際會，暢為休嘉之光景，亨之象也。如天運熙明，為嘉辰嘉節，人心文明，為嘉謀嘉猷，盛際昌期，偶逢間值，天道成

章，人文煥采，此其時也。利即乾始之美利也。利為私利，則與義悖；利為通利，則與義和。如刀斧鉞利，則揮霍如意，風帆順利，則駛騁快心。經營妙於斟酌，則物宜適，貿易酌於公平，則人心服。義與利，互調劑而無拂戾，正所云美利利天下，不言利也。貞者，正而固也。正則天地不易之理，立萬緯之經，固則天地不朽之神，綿萬心之脉，如木之根，千枝萬葉，依以立，如車之數千迴萬轉，憑以運事，以一元為權輿，即以元貞為骨幹。資始者之所以成終也。四以元為主，元則必亨。元亨，則所利甚博，可垂永久，脩言之為四德，統言之總歸一元而已。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仁以為質，禮以行之，義以調之，信以成之，即一自強不息之行，兼會仁禮義信之德，此體

乾之真修御天之實用也、

此承上言、乾元四德、總備於君子一心、乾德不可見、而君子體乾之心、正其可見者也、在天為元、在心為仁、仁曰天德、即大哉之乾、仁曰生理、即資始之元也、心至虛、而仁凝為實體、仁至大、而心會為全體、仁風溢於無外、則萬類莫不尊親、仁澤沛於無涯、則萬世永為瞻仰、君子首出之資、政惟有此一腔之仁耳、繼天立極、孰非取

足於此元德者乎、至嘉會本就世運言、而君子之心、運一元之神、以備四時之氣、則一念一息、皆以發天道之光華、一舉一動、皆以扶人生之經緯者、如仕止久速、當其可則品節明、尊卑長幼、調其適、則彞倫叙、履繩蹈矩、聲律身度、動容周旋、中於禮、元德之妙合也、利與義相戾而不相入、而君子不徇人心之利己、惟體天心之利物、以義興利、以利成義、能合二者而調之和、今

人好利不勝好義、而爭利之心盡融、趨義不啻趨利、而畏義之心并化、禹奏平成、稷弘率育、萬世永賴之利、即萬世共由之義、見其和、不見其戾也、此又一元參和之妙用也、至如君子元神完而元精固、其貞直與天地同悠久者、金石不渝之質、何艱鉅之不克擔當、松栢後彫之節、何震蕩之不堪砥柱、浩氣則百折不撓、勁骨則千磨不挫、乾坤原以一元為樞軸、而君子旋乾轉

坤之業、孰非以体元之一點貞心、為支撐者乎、此四者在天地間、原自流行不息、而以不息之心、體之為躬行者、惟君子所謂待其人而後行、君子正其人也、得文王而乾德始明、得君子而乾道始行、惟君子之行、健而不息、斯文王之言信而有徵矣、文豈無故而虛言者乎、四足以與中庸同、淵泉時出之義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避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陽氣初萌、天運未開、聖人尚隱而未現也、不易世、不隨俗也、不成名、不求聞也、无悶、不改節也、自信之深、不以是非淆也、直待君臣合德、與民同樂、方與時偕行、若上下无交、獨抱隱憂、寧違衆特立、此其相幾審而執德堅、不以利害移、不以毀譽動、可以潛則潛、聖之時也、

不易世、不成名、正其避世、而不見是、又其避世之心、所真得也、益人情寡、眇淺陋之遭、擯循分易甘、若純修完詰之見、斥撫心多情、其無意於人之見是者、惟有得於己之真是、抱獨知之契、游樂天之趣也、故可出之以濟天下、亦可卷之以俟萬世、而獨不可拔之使徇一時、不可拔者、其見定、其守堅、天全而性適、若根深而蒂固也、若龍潛、誰能強使見者、直待氣運之回、天時之

至可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居於正位、得其時中也、此庸字、乃萬世不易之經、非平常之謂也、信者、立言垂世、謹者、端軌率物、格去徇時阿世之邪、以存其成己成物之誠、雖致師世淑民之功、毫不改其若无若虛之度、此之德施甚博、如覆載无涯、且神功渾化如天地不測、此不識不知之帝德、乃正己正物之大人、所以匡時致主、代天理物者也、隱則无悶、見則不伐、此聖心純德、冥與天合、非人所測者、徒洗心退藏中來、所全體大極者、此也、天行之不息、時來之變化也、正者、此時正當如此、而不先不後、中者、此心中原如此、而不減不增、益二乃乾之正位、而以九

居之乃乾之中德也。謹言慎行而闢邪，所以守正而致中也。善世者與天下共軌於正，共依於中也。不伐者，无心而自化，无言而自格也。何以能不伐，以其德博而化也。博故如天之不可名，化故如命之不可測。无所見其功，安所容其伐乎？此篤恭平天下之君德也。二非君而將以其正中者格君，則君德已渾具一心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修辭，乃躬行實踐以副其辭，猶踐言也。即上修業之修也。故下言居，不又言修矣。可與幾者，至誠如神，聖心之動，即天機之動也。存義者，幾希獨存，萬世經常，扶植不墜也。因時而惕，酌時中

之用也。

聖人茂日新之盛德，而時不忘進，隆富有之大業，而時不輟修，主忠信以徙義，德所以進之不已也。修身踐言，建於不拔，業所以居之无倦也。洞萬理之根源，以究太始，而此心動念，合天地開先之兆，徹萬化之究竟，以總成功，而此身由義維古今共貫之經，故在上在下，皆進修之實地，不驕不憂，正惕厲之深心。此聖心因時妙用，統體一乾元也。履重剛故危，體一元故无咎。庸言庸行，德也而忠信之心，所以進此者，是推其本以原其始也。善世博化，業也而修立之辭，所以居此者，是窮其末以要其終也。知至知終，又究言之，知至以洞於太極元極之源，知終以徹於兩儀四象之委，修辭如垂精一之訓，立誠如開執中之統。幾者推本窮源，洞三才原始之實理，存義者立極垂化，維萬世不朽之真心。乾

元行健全在日乾夕惕故言之獨詳

知至者知通於天地萬物至極之處即能隨所知以要其至此心與三才共一發源此窮神也知終者知徹於天地萬物終窮之所即緣所知以竟其終此心與三才同一結局此達化也窮神故至誠如神凡天下冥開之兆豫告之微所以洩天變地化之緘者天若不自造而憑我心以造是不獨知幾而此幾之與天默動我實與其權也達化故參天贊化凡天下事理之宜物情之適所以植天經地緯之幹者世不能自存而賴我身以存是不獨由義而此義之與世常存我實與其力也此知至知終君子之心已貫於天之先後至先天後天大人之德即副此知之始終惟抱此涵養乃措此設施總一心也蓋此心終日乾乾已渾合一元之體時而出之有次第而无加損也危者危心竦志危身勵行日

乾夕惕者頃刻不能自安纖毫不敢自逸者然窮神知化希聖合天皆本分修為无凌獵之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和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无常者可貴可賤各隨其時而内不失己无恒者可仕可止獨鈔其權而外不忤世此皆進修之實力頃刻不容懈者上下進退德業攸關惟日孜孜純亦不已及時正自強不息法天健也上如司寇攝相下如委吏乘田進如東周之愿退如臆肉之行不惑知命耳順從心何時而敢忘修何修而敢失時惟及時故成聖之時也躍者天機之活潑淵者天趣之沉涵此時中之妙境无常无恒乃无可无不可之神用也可在天可在田周流變動不滯凡途而非捐名喪節

以希寵可以飛、可以潛、隱現出沒、不膠定轍、而非驚世駭俗、以標奇、總之欲及時耳、時者不先不後、及者无作无輟也、蓋君子進德修業、以終日為工夫、以及時為程候、以惕心為常存之真主、以及時為應用之圓機、時敏遜志、時措皆宜、更何有拂戾之咎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以聲應氣、求雲龍風虎、形容聖作物觀、蓋聖人得理義之同然、以立民極、自然存神過化、乘氣化之當然、以開世運、自然時雍風動、民親聖人、如本支一體、相親民從聖人、如品物各從其類、作者應期啟運、觀者向化傾心、飛龍乘陽氣之方升、聖人乘陽德之方亨也

聖人未作、混沌顛蒙、人方迷於萬古之長夜、聖人既作、昭明於變、人盡耀於大明之中、天眼界忽開心、光全現、注耳目為傾戴、素標準為依歸、故曰萬物覩者、下觀而化也、飛龍乘雲在天、誰不拭目仰觀、聖主乘時在位、誰不引領嚮風、若三皇五帝、至今人心望以為標準、以為準萬世之下、猶然為萬物之觀、皆乘龍以御天者也

乾以八卦統八卦之全、九五以一爻涵六爻之變、故雷風同聲、山澤同氣、離火炎上、坎水潤下、屯雲上天、觀風行地、飛天乾龍、伏地坤虎、聖作者、帝出乎震、物覩者、相見乎離、此九五正當離位也、資生資始者、物之本、聖人盡性以立大本、親上親下者、物之情、聖人洗心以悉群情、夫聖人與民同類、民所親就而樂從也、因心出治、既聯聲氣之孚、繼天革極、又握信從之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莫不尊親而出類之聖、有不為同

類之萬物所雲湧風靡而爭快覩者乎夫龍為神物不同凡物故雲行雨施以資品物聖人若人中龍也龍德能潛能飛能在田能在淵神化不測上下无常不拘一類以陶萬類天地間物非聖人孰定其所從者故飛天者作之所為首出利見者觀之所以咸寧也易以參三才而兩之聖以貫三才而一之此九五一爻統會乾德之元總該易道之全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尹周公代天子行事而非實有其位握天下大權而非實有其民以聖賢居臣子之下位而不得明主无所容我輔相此時非行權而不失其正能无妄動以取悔乎此三句亦舉一端以明亢之光景見聖人當此難處之勢獨有善處之權耳悔者聖心之常惺有過即覺聖心之常

惕知過必改省愆負疚正聖人所以立无過之地游不息之大而又何虞於亢乎聖能回天天不違聖人也

在下位者負庸非君位匹夫非臣位也无輔者冲人无長君衰世无明主也猶云不得所輔耳若曰賢人下隱則盛世无遺賢若曰臣求自輔則人臣无私交恐非聖人所以訓矣

前五龍在聖人或一身備歷或萬世共由皆常位也此亢龍則千古而一值者然非此不足盡龍之變非此不足顯聖之神故并及之以備六位焉蓋德貴望高欲潛而不得也權輕民渙欲飛而不能也處卑下之位不得效輔相之猷介見與躍之交而两无據也惟乾惕一心常可自盡此心在先事則為惕在後事則為悔聖人消沴為和撥亂為治正在此兢業一心非悔不及追之謂也此惟周孔當之千古聖人未有為冲

主之元叔作棄世之匹夫者、鴟鳴之謗、麟足之傷、似若有悔而制作開至治、述作集大成、乃悔中更新、重闢乾坤者也、蓋勢窮多悔、此聖道偶阨之會、天之所以開聖人也、邈世不悔、乃聖心常定之天聖之所以體乾元也、惟於亢龍能以盡乾元之變、又於戰龍有以通坤道之窮、乃獨見其為神龍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節釋六位時成、言六龍各因其所居之位以成當位之德也、潛則當无用之時、安在下之位也、見則當初用之時、酌於用行含藏之位也、乾乾則當大行之時、動於趨事之位也、躍淵則當自靖自獻之時、探微測隱、試於格心之位者、飛天則當極治之時、首出咸寧、宜於在上之位、

者、亢則當窮而將變之時、悔悟改量、以效於捍災之位者、凡此分之為六位、會之為一元、而皆以九之剛德為用、各用其德、以應其時、以素其位、則自天子至庶人、无非德與位宜者、合天下之全德、以成天下之至治、此見群龍之无首而吉也、具乾之元德、始能盡九之妙用、天德圓融、存神過化、以群龍之无首、為庶物之首出而萬國咸寧矣、

乾元用九者、十為天地之全數、而一元為未發之中、貫始澈終、提綱挈紐、乃以體而藏用者、故乾以一為體、九為用、如人以一心為君、而五官四體為效用、以奉心君之令、夫豈有離心而能用五官四體、亦豈有心而降與五官四體同用者乎、如坤則心之意也、意屬脾、居土位、土以五為數、而奉乾之一、以為主、以五加一、所以用六也、一元乃乾所獨有、坤則順而行之者也、大人

則體元而出震調元而贊化君道臣道天道地道總此一元之用也

下者陽居地下氣運未回故須潛以俟之時舍者舍故即新歲功伊始故亟見以乘之潛者抱珠於深藏見者獻珍於盛際皆以隨時而至三陽成泰萬化維新則措諸行事之實矣所行者天行之事所存者天健之心天一息不運則化阻心一念不惕則行弛乾乾者以所存之一心

體天心以所行之萬事代天工也而自是可以自試於君側即以此心肅天威也自是可以佐治於飛天即以此心翊天運也試則自靖自獻已盡展其經天之謨治則為雲為雨已大沛其溥天之澤治定功成則龍德之用全矣繼此尤當防其亢以免於悔焉蓋世道當極治之日下恐民風有侈汰之端上恐君心有怠荒之漸此悔來於時之已極災伏於勢之必窮而大人抒

保治之畧則下有以維風於不敝上有以養德於勿弛心強於健之不息權妙於通之不窮也惟通變不窮以消亢悔乃真能終日乾乾以神一元之用老陽之數可使仍返於初陽乾元環運而无端天下久安而常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節釋聖人時來六龍以御天總以乾惕之心法天行之健也隱居潛修凝神養氣以藏用固天根也修身見世經天緯地以成章發天光也至三則乾體已完全收其用以心之乾合天之乾與天健之時偕不息之行體天撰也於是則乾道成而變化起矣躍者已發之幾時動淵者未發之體時存全天性也時乃革而正君德方隆革故而新世道方泰乾元之用自下而

上自內而外、別開境界、創起經綸、天命新而天運改矣、飛天布澤、雲行雨施、乃居天位、乃具天德、此當乾之正位、得元之中德、以首出之資、溥咸寧之化、以御天之權、立繼天之極、聖功之全、乾道之成也、然此皆天道之常、聖德之經也、過此而亢、則時已極、而道將窮、窮而通之、極而反之、尤其以御天不測之權、維天命不已之運、而乾元愈有无穷之用矣、合而觀之、則一元分為

六龍、變化各正、天之所以行為健也、六龍會為一元、統天元首、天之所以渾為元也、天之示法於聖、統一乾德之元、聖之效法於天、統一乾惕之心、於用九御天、乃可見矣、

聖人乘六御天、又乾元用九、六者陰數之極、九者陽數之全也、蓋陽能率陰以效用、不能離陰以成功、龍雖純陽、其雲從淵躍、不離陰也、故一陽用事、必五陰從之、以至五陽當位、亦一陰附

之、若純陽无陰、則亢而窮矣、試觀龍本陽而雲以陰從之、虎本陰而風以陽從之、此可見二氣每互乘、一元常妙運、故聖人乘六必涵坤元、以存天命未發之中、其用九乃體乾元、以運天行不息之健、六所以成九之用也、故天德无首正、以陰陽環運无端、豈孤陽能自終始乎、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一之神、所以造兩之化也、其旨明矣、

龍之元、與時偕極、聖人之處亢、與時偕通、總之成其與時偕行之乾乾也、蓋乾乾者、一日有一日之乾、其用紛於萬變、而萬古總一日之乾、其體混於一元、故聖人之心、以一念渾涵乾元之全體、以一息互乘六龍之妙用者也、終日間、以寧靜潛潛之神、以圓融酌見之權、以兢業惕惕之慮、以恪勤嚴嚴之幾、以恭默養飛之力、前念後念、乾以繼乾、更何時而亢、更何事而窮乎、故

終日乾乾一心乃所以配天之健而與時偕行
一法真足以會乾之元聖之時乘乘以此而已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元亦稱乾始謂以首出之德妙資始之功也
既為萬物資始自然品物流行是亨即在始之
時而利貞亦即其本然之性自然之情有利而
无利有名而无名渾為一元之大此群龍所以

无首也

此下又以四德合六龍而闡其蘊也謂乾之元
以資始之德開萬物之咸亨而性主剛健情主
發揚故又溥之為无涯之利垂之為不息之貞
蓋萬物无不稟一元之中以成各得之性无不
飲一元之和以調共適之情此即於始而亨者
見之而非有加於元也然則乾元之資始能以
其咸亨永貞之美利大利於天下而天下不能

言其利之所任以其渾於一元圓於无首不貳
不測民无能名也乾元豈不大哉

亨則其利暢於通達貞則其利垂於永久故曰
美利乾元自藏於混沌其資始處則物受其利
稟乾之性以為性故堅強果毅終无屈撓稟乾
之情以為情故發揚舒暢永无鬱抑此萬物得
乾始以亨貞而受其美利也既亨且貞則萬方
咸被萬世永賴故全美也不言所利者不涉名
言不落方所天載无聲百姓日用而不知天造
无涯萬物酌取而莫竭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承上美利不言之大而贊之大哉此資始之乾
乎以剛為德以健為行調剛克柔克之中得進
退存亡之正以於楊之命為不已之純而就其
純乾之德至融粹而无一毫之駁雜至精密而

无一息之粗疎此所以渾而為元圓而无首也
存為一元大明以中立其性發為六爻時成而
旁暢其情發者發舒其蘊興揮者揮霍其才办
通者通達其竅竅是以龍體一而用有六聖人
時而乘之以統天而御天則秉惕躍之神以契
天心布雲雨之施以沛天澤山澤感而出雲陰
陽和而降雨雲興龍會天施地生乾與坤交而
為泰太和調而太平洽矣此雖聖人能用乾而
非乾孰資聖人之用乎御天而天下平則利天
下者美矣乾始之亨而貞者妙不容言矣豈不
大哉

丹言時乘六龍正見隨時致用也若但用見龍
龍龍豈足見聖人之神盡乾元之妙乎惟用潛
以養其神用惕躍以惺其神并用亢以通其不
測之神然後天為我用如憑我控制故為御天
曰不言者神明於變化曰元首者渾歸於一元

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以已成之龍德措之為躬行天性渾全聖
功完備矣此其行日日可見而潛則身方自隱
未得登顯位以聳萬民之觀其見日日可行而
潛則道非大行未能收成功以垂萬世之績此
所以寧藏器以俟時勿炫玉而求售其弗用者

養全鋒以需大用時中之妙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所聚者博則有理煩治劇之能問所辨者精
則有決幾赴竅之斷寬所居者裕則有容民畜
衆之度仁所行者熟則有撫時濟世之思以此
養之為潛即以此發之為見如是得君而行道
豈不能乘時而建功乎曰君德者君代天理物

臣代君治民、具體君德、方能佐成王化、始則弼德於君、究則歸德於君、內聖外王、君子之龍德也、神龍順天時而行、兩人必曰天德、君子體君心而布澤、有不曰君德者乎、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剛之位、層累而上、六卿布列、非中位也、不宅揆以居、殿陛而君命當恪於欽承、不省方以巡阡陌、而民情當深於軫恤、當此之時、倍宜惕勵、故分猷佐理、正己率屬、殫心於端表、勵志於綏釣、繼日待旦、盡瘁鞠躬、以因時之惕、泰及時之功、則不虞巖石之危、克副具瞻之任、危者位高、則勢孤、權尊則責重、動履危機、而心懷懼、府也、雖危无咎、况承安履順乎、此終日乾乾之惕、不可一息弛也、

乾東剛德、陽為尊位、重剛則位愈高、望愈隆矣、

三居士民之上、四居輔弼之尊、履剛之愈難也、六卿專職、無避咎之門、三公總揆、無見功之地、位不中、當合德以共會一中、一心之惕、何隙可弛、衆心之疑、何方可運、總在自強不息而已、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總領之司、危疑之地、以左輔右弼、位亦非中也、非君非民、并不在人者、不在百司九列也、調和變理、无專職、无定權、无勇功、无智名、養望於穆穆、收功於冥冥、大臣之蘊、深沉不測、如重淵、不可涯、洩窺大臣之用、變動不拘、如魚躍、不可踪跡、泥矣、或者其亮天工乎、或者其即田功乎、或者其修人事乎、共疑其何所為、正忘於无能名耳、惟无功可稱、故无過可指、全體乎一元之渾淪、藏用於淵泉之時出也、

四為陰位、故隱而見疑、上何以佐五位、則君心

格於隱微、下何以綏萬姓、則民風渾於熙皞、中何以率百僚、則臣表端於肅穆、天下想望丰采、故疑之、仰止風猷、故不得咎之也、蓋大臣百責攸萃、故群疑畢集、則所以釋疑成信、令上下交孚者、不得不鼓躍其精神、塞淵其思慮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統體乾元之大曰大人、既統乾元、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俱在一元中矣、何不合乎、天以一清地以一寧、日照月臨、春溫秋肅、出鬼入神、有修元悖、開天啟運、而圖書之端緒、繼天立極、而時幾之命、勅天不能違聖人、以天不能外乾元也、而人與鬼神可知已、鬼神者、天地之功用、即運日月而布四時者、无能違之、正以无不合也、體一元而合三才、大哉聖人、非與乾元並大者乎、

大人統體乾元、而乾元無體、即心體為天體耳、一念未起、在鬼神莫知之鄉、是為先天、然已迎於時之所必至、而天地反入我範圍之中、萬化齊彰、布日月四時之序、是為後天、此則合於時之所適、宜而天地總歸我調燮之內、先之後之、莫或違之、若操縱之在手、若進退之從心、而天真為我御矣、況人作品物之靈、在流行之數、鬼神乃陰陽之吏、分雲雨之司者、敢不奉天以歸、

我統御乎、先天即未發之中、此心統體一太極、後天即已發之和、一念各體一太極、聖人立人極、正以其體乾元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上本天之位、九亦陽之極、故曰亢、亢者上而不能下、此天運循環之自然、非龍德偏枯之致然、

也時則進者步无再進而急流方迅誰回勇退之舟存者勢不久存而苞桑乍將孰固其亡之繫得者利无永得而積中未敗誰禦喪牛之驚此凡人處亢常情每如此矣惟聖人先天以燭其幾後天以挽其運知進亦知退而難進易退無失節知存亦知亡而推亡固存有微權善通變化之窮不失性命之正惟聖人有此御天之妙用也如天時亢旱人力已窮惟龍能於頃刻興雲致雨回天濟世此龍之所以為神聖之所以如龍乎

凡天下治屬陽人心喜屬陽亢者世道極盛而將衰人心樂極而憂伏也衆人見其顯聖人見其微衆人與時偕極聖人與時變通權非聖人不能用也知進退而允恭克讓知存亡而深慮遠謀悉合於時中之正曲調於時措之宜環應不窮豈至有悔乎六爻獨此兩贊聖人此方見

聖不可知之謂神陰陽不測者易之神變化各正者聖之神也

雖聖人不能違天故勢窮理極亦有處亢之時惟聖人為能合天故反經合道獨能妙亢之用六爻皆為龍德而處亢必屬聖人蓋若在剛果有為而聖道在精一執中此千古正統易之所以立極也

凡易卦至五位則德已全矣過此上文皆其窮而欲變者乾亢坤戰以及否泰皆然也龍德全盛最後亦有亢之一途聖人并言之以詳慮豫防非如前五之定位也故恒人不知則不能免亢聖人先知則獨能濟亢非亢无所用聖人之權非濟亢无所盡聖德之神先天後天而回天此之謂御天矣

陰陽互消長而太極自如治亂相因革而聖心常在故乾有亢之時而聖人不失德之正乾元

亘萬世而无彊龍德貫千古而不息也廢亢之
龍不失其正常著飛天之變化則在野之龍不
得而戰之常佐在田之文明乾坤永各安其位
矣

純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與乾元並大與乾健俱通而利象牝馬之貞
馬能任載牝尤馴伏柔順貞良行地配飛天也
君子乘之有所攸往必先待陽為倡率以指迷
後從陽共調合以相得知所先後主於亨通順
利此坤之利與馬之貞並為元亨而西南陰位
而有徵如此

西南本鄉離兌二陰卦皆其同類東北艮位坎
震二陽卦各為異群南方離火為土之母西方
兌金為土之子故得朋北方坎水為土之仇東
方震木為土之賊故喪朋得朋固藉為協助喪
朋亦借為參調非喜此惡彼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厚之載與高明之覆合為生生之大德以悠久
成物於無疆所包含最弘載華振海大力所負
而走也所光輝最大山明水秀物華所煥而章
也此所以共成品物之流形使充長而暢茂者
乾以各正闢其始坤以咸亨暢其生坤元咸亨
柔順利貞亦醜乾而全四德矣

牝馬性柔而順與地氣類相從故能任重致遠
蓋坤德以柔從剛以順承健無不通利無不堅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此彖贊一依文以演義也乾以統同之一元包
涵溥遍故曰大坤以其合乾之順德隨乾之所
至亦必至焉無微不至無遠不達周匝懇到更
無滲漏此所以稱至以與大作配也資始者一
神之開兩化資生者二氣之育萬形乃其生皆
順於氣機之所適至承天之施以生者也此博

坤道主順宜後而不宜先蓋以配乾而合德非
能離乾而徑行也故用為率先則為優柔不斷
巽懦不前迷周而失其正惟用以承後則柔以
濟剛寬以綏猛順從而得其常蓋陽唱陰和此
定理也此即无成有終之義上句反言下句正
言以酌坤道之用常處後而不居先以見與乾
合德非謂君子專用坤以致先迷後得也蓋有
勇往方可繼以持重有大膽方可承以小心豈
貞此行地之無疆正以配天行之不息者君子
雖體天行健必以坤順濟之故健以率先順以
持後蓋柔必待剛為導無導則迷柔本與剛相
合得合則順於此有失得之分惟君子能以健
開迷又以順安常也結同道之交親善類以輔
敏行却匪比之交免凶終以延餘慶此安靜之
守貞固之節坤元與乾元合為全吉參天之不
息者亦配地之無疆矣

正坤順之合德於乾斷矣。

凡五行有刑尅方有發生。土居中五生成共資。故東北艮土克坎水以生震巽而春生茂。西南坤土載離火以克兌乾而秋成實。西南坤本位東北其配位合艮土以成乾金也。土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乃以同類相從行於不息之途。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乃以成終開始衍為无疆之慶。蓋土為冲氣相生固藉以調暢天機。相克亦

非健順相成之妙用乎。

得朋如以臣承君一心一德故喜起以相得益彰如聲應氣求之各從其類。喪朋如以臣弼君不阿不黨故泰運以交儆益固如良藥惡石之奏効於終。喪朋乃捐去成心散離黨與不為附和獨效孤忠以匡救為將順所以善終而永慶也。非曰喪失而後得之也。蓋協恭共濟遠衆特立各隨其時順而行之此良臣之合德於明君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清虛為運行一氣旋轉而不息地以凝重為形以淵涵為氣以形氣渾融為勢並天持載而不傾健順之德互相成也。載者兼容并包曲成溥濟也。乾健以自強不敢以一息懈弛斷天命不已之脉坤厚以載物不敢以一念忤刻隘天體兼容之量嚴治已寬接物健以惺其元神厚以蓄其元精兩儀之對立一元之互運也。

賴以包涵生意乾倡始而坤代終二氣相成一元渾合之妙也。

乾之元乃統天坤之元乃順承天總此一天總此一元也。一之神分為兩之化不兩則不能相成兩之化合為一之神不一則不歸共濟一者何太極也。立於兩儀之先則曰極貫於兩儀之內則曰元聖人則與天合德會一元參三才以立極者也。

陰堅凝閉塞成冬矣。馴者狎而任之，致者極而詰之道。即寒暑往來之天道，舉端知末，謹始慮終，用心幽微，用力深遠。此君子先幾之哲，正以體坤德之至也。

馴者順也。陰雖逆萌，然每伏於順境，耳目習之而不知。肘腋安之而不覺，如鳥獸馴擾，方與玩狎，豈防搏噬，直至張牙露爪，禦之且无策矣。此易必以知來之逆，成其順也。至陰之極，曰疑於

不曰地形，不曰地氣，而曰地勢，此一字極妙。兼形氣而語其神也。以形勢則溥博而無所不容，以氣勢則瀰漫而無所不決。以此模寫至哉之元方，為入神而君子會其神，乃所以肖其勢。厚德與地合德，載物與地同功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霜在地而履之，象初陰在下也。馴至上爻則六

如砥平矩正，各有界限。大者博厚而不測也，此皆就作用言。故曰動，坤體主靜，其妙不測。二以柔中效動，其美始可見也。不習者，新新不已，非襲故蹈常，无不利者，恆恆迎窾如游刃運斤，此形其作用之妙。故曰光，惟天有光，地何有之助。天成化，共發其光華也。六二以柔中行，其順德，故質直而无屈撓，端方而无頗僻，其直方且博，大而无涯際，德以順成，不煩學習，德以順布，无陽曰嫌於无陽，此皆馴致以至此者，惟在辨之早辨耳。辨以決其疑，而別其嫌，則可渙其疑而消其堅，陰陽互調於和，天地各安其位，永无戰而離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陰居正位，上交於五，以地承天，故全舉地德，以形聖德。直者如勾出萌達，毫无屈阻，方者

也相時待時不失時此智之妙用光者積厚而流與天同光大者成章而達與天並大也或者正其時所適值從王事者正其章所發抒也無成非無所成就乃讓美歸君不敢自居成功也有終非有所終窮乃矢心報國不敢稍虧晚節也此人臣盡忠竭智光明而正大也

六二以敬義成其大煥其光矣此云智光大以其酌於時之當機調於發之中節者皆智用以

不通利積厚而流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智光大也

六三陰中包陽故含章陽與陰凝故可貞君以此而從王事則不敢以矜誦微功以含章也究必以慎重底結以可貞也凡陰陽錯雜乃成文章此陰居陽位是含陽於中以成章也涵蓄必吐露章美必赫奕故時出時措非終秘而不發

之日故守口如瓶三緘自秘不惟取戾在所不敢即可微名亦所不欲蓋惕履霜之漸禦堅冰之防以一心之慎保萬全之安迺慶消殃弭由來之漸也不害者不及於亂臣賊子之害也彙中有物即所舍之章也括則就所舍者收歛退藏堅閉不出慎之至也既韜秘之甚密何瑕瑜之可指謗毀所不能加揄揚亦無可及此重陰之地害已切身慎以遠之宜如此蓋合於履冰

是乾之四德坤有其三獨不及仁何耶仁主陽德是天所施以啟地之生者推應屬天而此三德則地亦共之以助成天之仁者代終正代仁之終也仁之用陽屬天智之用陰屬地此履霜則先幾之哲也不習則不慮之知也含章括囊通理无非智者坤之以智成仁可見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陰居陰位下與陰交此无用之時正深藏

文割也、三所含之章、四所括之彙、皆坤之至文也、蒙居承之下、以煥一身之文、臣居君之下、以煥一世之文、將美承休、觀光揚烈、吉莫大焉、黃以配天之玄而成文、經綸黼黻之猷也、蒙以承永之覆而守中、鞠恭小心之謹也、文以華國、則事業彪炳、而中非模稜之中、中以範身、則丰裁整飭、而文非粉飾之文、素衷相符、質文雅稱、臣道以此、豈不元吉、元者全體坤元、吉即亨利之戒、而心加惕也、

凡卦三多凶、四多懼、故乾三以惕而四以躍、坤三以含而四以括、蓋上下內外之交、為吉凶悔吝之介、君子所亟用心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九五君之正位、六五以臣承君之正位、故蒙象之黃者、坤土之正德也、以正德居正位、全體坤元而闇然之文、全具於柔德之中、文者以柔而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極陽生、互爭倚勝、有戰象、此正以先迷開後得也、乾龍起蟄、飛潛未定、坤野升闢、洪荒始開、玄者、陰上極而象天之虛、黃者、陽下萌而得土之正也、坤六逼於乾五、故戰、五為坎中、故稱血、剖心瀝血、所以回天、伏尸流血、所以擴地、在天地一點真陽、在人心一腔熱血、此正不已之命、不息之貞、會為乾坤之元者、乾旋坤轉、必此一貞也、中者、柔德居中位也、以柔德之中、文居剛德之中、故經緯以成文、此黃離為文明中位、天下文章之府也、

黃者中德、人心惟中、德无所不包、涵為天下文章之府、故黃者闇然之章、蒙者尚綱之錦也、大臣之度、外象則垂紳委佩、岳鎮山凝、中藏則天經地緯、星輝日麗、此真可會乾坤之元、合鬼神之吉矣、

龍一位以盡聖人達權通變之神而易之用始全蓋乾坤相代運用不窮此云其道窮者窮則變變則通正以開乾始之先啟大通之兆也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陰極陽生窮開通兆此陰陽不測之謂神矣神以通道之窮而乾始圓於無首坤終利於永貞矣

天地間凡陽極而陰伺之必冥滋暗長乘太剛之折而以柔牽故亢龍為自取之悔聖人於此元中運其樞也坎於窮冬破堅冰而啟蟄震於潛伏由見田而飛天玄黃所以肇文明野戰所以寧萬國也天地太和之運永無窮矣

陰以從陽不能抗陽而自行也坤以承乾不能離乾而自立也故陰極即開陽以貞勝之端而坤窮正授乾以全勝之勢此戰之權專屬之乾龍乃已窮之坤徒以曠野資用武之地耳夫六龍皆順於時之常而此獨通於窮之變故設戰

屬陰故乾既以剛德創始坤必以順道代終天施地生君臣合德以成功也究坤之用專於永貞乃能與乾作配也履霜利於嚴先事之防立德利於堅勿疑之守含章利於代王事之成括囊利於甘遯世之晦黃裳利於矢鞠躬之誼孰非以永貞成其大順以全坤德之至者故堅守至哉之坤以要於永乃以合大哉之乾而代其終是非但以至哉終乃并以大哉終也易以小

用潛消默奪之權風告四方順以防其姤也陰極而陽乘之必衝擊掃除斬太柔之蔓而以剛斷故戰龍有于野之窮聖人於此用持危定傾之畧雷出地奮健以開其復也此聖人時乘之妙用也又震為龍為玄黃此絕言坤將為震以成復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用坤之德也凡有為奮發屬陽有守堅密

以動而還靜、正還此坤之靜也。至坤則絕曰利、永貞。此以靜而御動、正馭彼乾之動也。故用九元吉、用六永貞。乾為乾始、坤為有終、成始成終、絕此一元之妙而已。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以柔合健而為順動，則協天行而同剛，以靜合動而為順德，則配天圓而成方。至柔至靜，坤元為陰，大為陽，陽倡陰和，陽生陰成，而陰極必返陽，是以小始者以大終也。安貞之吉，應地無疆，永貞之謂也。

乾健則變動不拘，有常新之光景。利以日乾夕惕，振其不息之神。坤順則凝靜不擾，有常植之根源。利以直內方外，綿其無疆之脉。故乾龍元首者，天樞環轉於無端；坤六永貞者，淵泉時出於不竭也。乾於變化保合之後，方曰乃利貞，此

後合德之常。萬古不易，乾坤所由不毀者也。含萬物者，以地之包涵待天之發育，化光者，以地化之默成顯天光之煥發也。此坤元之道，所以為至順乎。仰承天健，與時偕行，而時中君子法之以攸行者也。此承前乃順承天而申贊之也。蓋生長收藏皆地德，必天時以開之，君子仕止久速效天而法地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天下之惡，莫大焉。此承乾而為之至也。動剛德方，坤厚之載也。以此承乾而為之後，得乾以為之主，以有此健順相承之常道。故含萬物以成其弘，山藏海納，以毓化源。光萬化以成其大，山明水秀，以彰物采。此坤之順德，所以承天合德而乘時行地也。承天者，因施以為生時行者，慶後不為先也。動剛者，河岳負走，天爵勃發，大力能運持也。德方者，廉隅整飭，界限端嚴，大用无偏頗也。此皆乾為之主，坤為之

折得君父之乾剛成臣子之坤順旋乾轉坤全在朝乾夕惕彰往察來辨一念之善否以消逆萌霜消冰解即能辨千載之殃慶以游順境矣積者作之不休餘者飲之不盡漸者習之不覺而由者則事機之所自萌來者則事勢之所必至也其幾在辨尤在早辨不辨何以知其由下早何以禦其來乎蓋人心一念偶昏即為陰私所伏而明不能辨一息稍懈即為陰弱所係而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積善陰德也積不善陰惡也積纖累微隱而不覺陰漸長也積厚盈溢沛若有餘陰乍壯也臣子陰象弑逆陰毒積漸而成陰謀也辨不早辨坤道先迷之陰翳也為君父者以陽明燭其隱以陽剛斬其萌陰融陽渙霜消冰解豈至堅不可破來不可禦乎氣化每以順行挽回必以逆

敬以日惕從義以日新德自此崇而人自此附矣敬則人无不欽義則人无不服此德即中正之龍德博化之君德大與天地合矣豈以德孤無鄰以致疑乎疑者柔之多惑而寡斷不疑者強之中立而不倚也習者鳥迴翔而不決疑之衆也无不利者敬為德之興義為德之輔萬境皆通如駕輕就熟牝馬行地而无彊矣

不習者生知安行率天成之性也无不利者通辨不能早欲辨必灼之以日月之明欲早必決之以風雷之斷此惟知至知終者能之天下寧有舍乾健而成坤順者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以言其心術之純也方以言其行事之端也以敬為直挺伸其內之主宰而立心无邪念以義為方整飭其外之廉隅而立身无妄動則主

不紊則廉隅不缺圓其用乃能方其體也以此
內外交修則敬為德聚无所不包涵義為德施
无所不運用契千聖之統握萬心之符豈孤抱
寸長孤行一意孤立無助無與共謀共斷利鈍
不常危疑不決者乎不孤所以謂之大不疑所
以成其大也

陰雖有美合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徹地達中節之和也不疑所行者方軌直前
沛時措之宜也凡剖斷屬陽遲疑屬陰疑者陰
柔之通病內无疑心則外无疑行疑者先迷不
疑者後得非敬義不能消盡此疑根矣陰疑陽
而戰即此疑之積也

敬者歛心而止直者率性而行而惟敬乃直一
念不弛則萬念不屈端其本乃能直其標也方
者踣矩履繩義者迎機赴節而惟義乃方條理

美不居功有終者分猷効力皆克濟也

乾始之美發揚在外如春花之爛熳每以倡始
開坤順之源坤順之美含蓄在中如秋實之包
藏每以收成結乾健之局故曰弗敢者乃順承
天也曰代有終則德與天合功與天齊可分先
後不可分大小矣末云以大終者非以此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山川靈秀草木光華地之所有也必待天施而
後應之經天緯地譬龍繡虎君子之所有也必
待王事而後從之妻雖有治家之能必唱而後
隨臣雖有經邦之畧必令而後共與地同道以
順為德成者專制而獨斷代終者服勞而効勛
也此萬世不易之經故可貞也

王事王任以事也不敢創作以成始不敢獨決
以成終從者奉令承教幸无罪无成者承休將

持重、戒於輕發、雖具脫穎之鋒、力戒鴟夷之禍、
自既隱居而不仕、言亦隱默而不宣、不危言以
取戾、不巧言以市名、隱者跡深藏而不露、謹者
心嚴束而不弛、蓋以冰兢之慮、堅歲寒之節者
也。

天地千變萬化、而獨言草木、以此乃天地所生
之文章、人所易見也、此但舉一歲春秋之序、乃
其小者、至天地閉、則為千古升降之期矣、夫天

四為否泰初分之介、故以天地言之、天變地化
春生夏長、則坤交乾而為泰、故多士奮庸、如草
木之發其光華、天升地降、秋歛冬藏、則坤不交
乾而為否、故群賢屏跡、如草木之甘於剝落、當
昏濁之世、立猜忌之朝、惟緘口杜舌、謹身避患、
亦順道也、六四重陰不中之位、其象如此、天地
閉其氣化、君子秘其文采、順承天也。

閉者、主心之蒙惑、方錮事幾之窳繁、未開最宜

赤心白意、守其中德、見可知難、精於條理、如棠
之文采不露、絲縷不棼、順之德也、黃中者、就心
中渾涵一元之精粹、敦化之大德也、通理者、就
黃中剖析萬變之條貫、川流之小德也、合之而
在中、為全美、發外皆盡美也。

正其在中之位、不偏曲以從邪、居其為下之體、
不僭踰以越局、如棠之肅然下垂、帖然附體、順
之道也。

地豈有閉時、但人事不修、莫為開天、莫為闢地、
君閉塞而成冬者、賢人正所以經天緯地、為民
之秀、為國之華、而時方无用、亦有卷而懷之以
待時至、謹默自守而已、蓋隱居放言、處士橫議、
皆非順道、惟守口如瓶、默足以容、此所以遠冰
霜之及、待文明之開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之中皆當離明之正位也。元吉者，坤元之吉，合乾元之吉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此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馬，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陽統體一元，但分動靜兩介，其介亦在混沌疑似之交。陰陽互根，非截然兩判，但以屈伸為美在中，含直方大之章也。暢四支，決无不利之行也。發事業，代從王事之終也。於是陰之有美者，如天之變如地之化，如草木之蕃華，含弘光大，坤元之至也。

坤惟二五兩爻全吉，以其中也。二以敬義蓄在中之美，此以事業暢而發之。一則日新之德，一則富有之業也。此以黃裳之臣佐飛龍之君，即九二之天下文明，故云美之至。乾二之變，坤五

離類而稱血，至坤六變為震初，乃出類而戰息矣。

玄者北方水色，黃者中央土色也。天一生水，故玄。地十成土，故黃。此天地之全數，乾坤之定位也。天方生地未成，天以霧霏而混太清，地以塵氛而擾太寧。此玄黃戰而離之，天地莫不易之位。陰陽妙不測之神，亢極而窮戰息而變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黃帝堯舜取乾坤以成剛柔，故此極彼生之際，若疑若嫌，蓋陰已窮而將變，陽乃隱而方潛，渾在一元中也。既曰純陰似已無陽，而不知陰體即陽體，陰極即陽生，陽尊陰卑，故直名曰龍，以陽統陰，從其尊也。陽在陰中，未離陰類，如氣在血中，與血並行，氣一激發，血遂冲湧。此玄黃血戰似混沌將開，乃生天生地生人之景象，正旋乾轉坤御天之作用也。乾五逼坤六而為戰，此尚居坎中男位，故曰未

位歸於安貞之吉矣。位太高則嫌逼，德太盛則見忌，皆疑戰也。順則文因箕奴，變則湯放武伐，皆玄黃也。皆所謂明不可息，以為坤之永貞者也。

玄者晦象，天光尚蒙，黃者正色，地運將復，時乃混沌之運未開，故曰雜消長之端互倚，故曰戰戰則元氣漸回，天久自定，需雲消於天上，震雷奮於地下，長子應期而真王乃出矣。天地晦冥，垂裳之治，其心至今在者也。

嫌於元陽，犯君顏也，未離其類，守臣節也。戰者請劍折檻之爭，血者刎頸剖心之苦，玄黃者黑光摩盪，黃霧四塞之災，陰極元陽道窮則變，陽乘陰後，惟變乃通，聖人能通變於不窮，而戰者綏之於底定，雜者滌之於永清，玄黃者耀之於文明，所以握兩儀之樞，綿一元之統也。坤道先迷後得，迷即玄黃之疑，至戰息之後，則各得本。

坤，其在含章之臣，垂裳之主乎？

乾以坎五戰坤六，故曰血。此雖天地間極陰光景，然乃極好消息，蓋陰疑之極，陽必攻而破之，乃能率而用之，以陽明開陰晦，故玄黃相雜，慶戰一場，陽勝陰伏，乃相合為用矣。如混沌一期，方天地開闢，胞胎十月，方男女誕生，太寒後之陽春，積靈時之雷雨，皆此象也。夫天地間數窮理極之時，昏迷眩瞶之日，此在天下為開天啟混而重闢，雖所傷不小，而乾坤震蕩危而復安，其所全甚大，所云以大終者，非耶？

坤以順承乾，至陰極則戰乎乾，蓋乾德主健，當陰疑之極，必搏擊而始勝之，大亂非戎永弗定也。此五材之用，不能去兵，干戈所以興禮樂，征伐所以開太平，乾坤所以互交而為易也。然則嚴冰霜之辨，以消血戰之疑，振飛天之治，以回戰野之窮，化玄黃之雜，以還天地之正，持乾定。

聖之期、在聖人為旋乾轉坤之會、常人到此、必束手无策、置身无地、聖人處此、則開闢在手、經緯在心、惟拚身捨命一番、始有轉身活命一路、扶陽抑陰、降龍息戰、天清而地寧矣、若天下无此變動、何用聖人、若聖人无此作用、孰成天下、故亢龍戰龍、乃足盡聖人之用、乃足見聖人之神、聖人所以維一元之運、綿萬世之統者、全在此一番妙用、一片苦心、况龍德必能養潛、方能未固、王澤未暢、玉心方惕、故為草昧之象、封建之徵、戡亂方終、圖治伊始、先天天弗違矣、建侯者、初乃長子、為孟侯、五為卦主、此輔之為元侯也、

屯者、陽為陰阻、二氣未和、未暢雷雨之施、未效乾坤之用也、其象草穿地出、此勾萌方始、春之雨露未全滋、夏之雷霆未大發也、盖天地定位、必剝柔合德、乃能效用、故此卦首重陰陽之合

消亢坤順、必能凜履霜之戒、方能杜龍戰之危、循環禪代、此之謂易、易於經首互發之、其旨深矣、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蒸為雲溥遍融洽氣發為雷振作疏通元亨也雲必雨暘時若以均天澤雷必行止中節以蓄天威利貞也雲未降雨雷未發聲尚在深謀持重之介雨為恩澤雷為號令故應施恩更化之推震乃潛龍乍起之初坎乃飛龍將成之會而始交則猶在野戰未寧之日天運甫開天命不合則以四陰阻二陽為屯合則以一陽各率二陰效兩儀之用脩四德之全而屯遠以開泰矣

彖曰屯剝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曰屯曰蒙者天地間荒蕪蔽塞皆形容玄黃戰後之光景也乾坤初變長男中男出而司權陰陽交合之始天地更新之會也一陽萌動二陰

氛方熾豈端拱寧居之日乎故宜分封廣輔以二男相乾坤之職焦勞勵精以一心妙乾坤之用開天啟運任人圖治而不寧者乃萬國咸寧矣

乾健坤順則剝柔交於其際乾亢坤戰則險難動乎其中交故相為用而雷雨作動故互為變而草昧開建侯者安二男各得之位不寧者惺一元妙運之神也

之下而始欲交二陰挾制一陽於中而與為難初欲合五之動五方居險之中此當大變通而可以有為之日又當大守正而不可妄為之時也五以飛龍當位如雨自上零初以奮發冒險如雷從下振此時天地晦冥乾坤震蕩氣數滿而欲更氣機盈而將返蓋天特以亂開治重用一番造作如草莽之方滋昧爽之未旦真主肇興英雄輩出正建藩樹屏之時而積蘊未消餘

坤也

經綸者、扶其大經、而提綱挈紐之有權、沛其明綸、而分條析紀之有序、所以酌滿盈於調遠、煥草昧於文明、代天造為王造、真不寧為求寧也、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猶云柱石、一陽負荷衆陰、以協力於五、如侯邦拱衛一王也、磐、貯而不動、桓、植而不移、皆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本陰而上天、雷本陽而出地、此乾坤互交之始、氣化溟濛之候也、世運初開、太平未洽、正當經營世務、彌綸罅隙、如撥霧以見天、如發震以起蟄、且雲霞班布、如經緯成章、雷震往來、如經畫運用也、陰陽各正其位、為經、互調其施、為綸、縱橫闔闢、操縱張弛、使雲開日現、耀之文明、雷厲風行、神之鼓舞、皆以消屯而撤蒙、旋乾而轉

厲之勇也

志正行者、以初交五、坤靜皆屬其表率也、大得民者、以五合初、坤衆皆入其撫馭也、蓋長男當出、潛之初、雖未來飛天之勢、而勵堅凝之志、奮明作之行、此為儲育元良、以藏器俟時、故恪遵於正義、五位以飛龍之尊、反下求於潛龍之隱、而析圭以崇之、裂土以資之、此為兢惕卑躬、以求賢輔治、故大得乎民心、一處坤下、一居坤上、凝靜鎮重、為阻滯之象、故利居貞、勿輕發喪功、必遜志敏行、以求當於事機、磐措石以支大廈、桓植木以立衆標、皆砥柱支撐為輔弼之象、故利建侯、勿孤立寡助、必虛懷屈體、以廣收乎民望、於險中熟審其變化、則志行愈端、以天子求輔於諸侯、則歸附愈廣、九五拱於全坤之上、一陽振於重陰之下、以雷之奮地欲出、助龍之飛天行雨、上出令、行於流水之源、下徙令、赴以雷

以相生相合東北陽方以相尅相成以主之利
資朋之助所以安寧貞固而吉也吉者地道主
順天心助順以順德安於本位之貞所以成元
亨之吉也

龍飛於天氣能感動為乾象馬行於地力能負
載為坤象古云在天之用莫如龍在地之用莫
如馬龍馬負圖以開易象天命之矣今試之長
途馬惟北者性馴易馭步緊而安聖人之言信
各以一陽率二陰賢侯聖主皆以劉德宜其位
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岐路紆迴駟馬踟躕屯象也避險徐行非欲寇
竊以相傷冒險力行正欲配偶以共濟以勢當
初變一求未可損諧而理有大常久侯自能終
合二不與初合待五乃為正合陰以漸交陽也

凡陰陽相賊則為寇相合則為婚卦中言此不
一此指中男非敢逞坎險之凶乃欲合坤貞之
吉也

不字者陰未肯從陽乃字者陽終能帥陰也十
年者禮云十年以長則兄事之長男中男有十
年之隔也不字長男待中男而乃字則在十年
後矣以柔乘剛力不相副故從容以圖其變以
剛濟柔經久自合卒和睦而反其常常者導婚
媾之常禮效男女之常職合乾坤之常道也
遭如不得徒行孤陰不能自主也班如不得車
行四陰俱未得合也坤為牝馬故四陰為乘馬
牝馬未得行地未得配飛天之龍剛柔欲交難
生險中直待雷兩動而滿盈方得乾坤合而清
寧也

屯者陰阻陽也以二乘初此屯之主而以五合
二則亨屯之主也二惟避初以就五故勢在西

難如累足不進如駕馬不前此其避初非欲抗陽而竊其權乃其就五則欲配陽而成其德也夫以中女配中男為正以配長男非正也守此正道必待中男而後應之去變而反常柔中剝中一德契而屯運開矣男女配合乃陰陽交媾以人道之始代天道之終非此而乾坤何所立乎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鹿陽也鹿千百為群陽先陰後六居三之象也林中者艮下坤中如林麓也陰欲從陽而上下皆為陰所隔則陽不為我倡如无虞人之隱而陰又為我蔽如有深林之迷也君子秉先幾之哲宜斷以知止之義若再為慕利之趨恐不止失禽之悔也蓋吝窮極禽荒之悔莫追焚林之禍將及矣

介於兩陰乘於剝位此動於險中者也上下有兩陽可合前若有可就之功逼近為兩陰所阻中未見當為之義小人或慕利而前君子必見幾而止矣蓋陰每為陽之所動而剝不為柔之所牽故明以決幾斷以從義不妄趨利不輕犯害蓋入林者正陰迷自陷於屯途而幾舍者乃剝斷獨全其亨德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婚戒苟合禮貴及時四居長女之位正長男之配也初陽待合求之篤矣故於四陰並列之中乘二氣協和之候夙駕而前秣馬以赴六禮既脩貞女始行此於禮節昭明舉動光明往就夫家何吉如之以初陽未求四陰往應如明媒正娶何不利焉蓋初為繼體之君不容无助四為近君之佐正可有為以此相合互為明章共襄

二五亨屯之策此天運之全吉天下之大利也初既得伸其雷厲之威四九得奏其雲從之烈而草昧闢為文明矣此明字但言夫婦有別而五常百行如擇玉擇交皆用此明以明倫明義也

中男進為長男中女進為長女則已在十年之後而向之不字者此正反常之日故往无不利也雷雨晦冥及時開霽不且見日光月華天清地朗熙明之景象乎此卦以乾坤初變劉柔始交所重在長男長女之合所以四為明而五未光也明者天光明者天光弘天造而耀之光明屯運不大亨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膏者天澤也雲影迷天雷聲振地而雨澤不零屯象也此時小事以謹守則吉大事以膠執則凶陽為陰阻施設未能光大故利小不利大也

小貞即坤二不字之女貞大貞則乾五大君之劉斷也坤利安貞乾主變化陰宜收歛陽利發舒各率其常互資其用則雷雨交作土膏發而民膏裕萬物化光矣小大即陰陽此言君子當化二之貞以共渙五之膏耳非以五果守貞太過而貶之也

以五之陽交二之陰宜其陰陽和而雨澤降然為二陰所隔屯而未沛有雲雷而無膏雨此如經畫已定而機會未偶儲蓄已充而疏洩未暢也在小事則當畏險而止徐俟其幾在大事則當霆擊而前善通其變豈可一於貞固乎蓋二以中女待年宜以貞靜安其常分五以飛龍當位不宜以拘執失其大權各有當也小如一官一爵之恩波不嫌詳慎大如吊民伐罪之時雨何妨變通以大率小化凶為吉而雨露弘施宇宙光華矣

膏乃時雨、天地之恩澤也。屯乃遲滯、雲雷之虛囂也。小大即陰陽、雲以陰凝、雷以陽振、氣和降雨。此五位亨屯之道也。拘執則屯變通則亨。以陽率陰、以變通化其拘執、則屯為亨矣。故陰主坤、順利於守正。以臣奉君、以婦從夫、此安其小之分則吉。陽主乾、健利於通變。夫不專、家君不制國。此夫其大之權能勿凶乎。治國理家、必經天緯地、旋乾轉坤、大暢設施、振揚光采。下則守分而從令、二以柔德順承、上則革故而鼎新、五以剛中奮發。此正雲行雨施、資生資始、坤靜於安貞之吉。乾妙於變化之神。何屯之不亨乎。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駕馬不能速行，佇班行於布列，泣別不忍遽決。交涕泗於縱橫，屯滯已極，不堪再長。窮而當變之時也。上六以陰合陰，滯而不能自振，必當求助於陽，改而就於亨途，故不利攸往，惟利建侯。

六化其陰，即沛九方之益。三變為陽，遂成既濟之功矣。四陰並列，為乘馬之班。而此又處險之極，值屯之窮，孤而无與，勢難久居。既不可長，即當漸消。陽長陰消，變宜通矣。坎為血，又水從上行，為泣血。此亦悔而思返窮而求通之象。至上下各以二陰從一陽，以及於乾坤之常，則乘馬皆為飛龍之用。雷兩作為草木之蕃解澤暢，而屯運開矣。或云：坎震皆為馬，似無取義。不如牝馬之確，惟三陰爻言馬可見也。屯為世運初開，故建侯以尊王。蒙乃人心乍覺，故發家以啟聖。大之天下，小之一身，皆以混沌闢洪荒，以沕穆肇文明也。內聖外王，以合乾坤之德。作君作師，以代乾坤之職。故此首序及馬、乾坤二卦，立天地不易之位。屯蒙以下，妙陰陽不測之神者也。

坎下
艮上

家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昏蒙無識必資於師必藉於神師必憤而啟悱而發神必信而孚專而格皆利以貞一之志為感通也靜專而後動直體乾之聖功也

人心初念則靈轉念則惑瀆則此心之神已亂何以通在天之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矣

坎中男艮少男皆童也而二陽蔽於四陰如遇山阻水迷道陷津此昏蒙之象惟精思篤志勿

二勿三則師將導之神將通之啟蒙泉入聖域於是高山仰止淵泉時出萬物荷高深之涵育

二男作乾坤之肖子矣

凡卦以五爻為主所云我也二則中男為童蔽於陰為蒙也五為師位則待童蒙之求而應之者也陽主唱陰主和以二求五以陽導陰此正

求教之誠以五應二以柔濟剛此則開蒙之主也二之剛為英明果銳之資五之柔為寬和委婉之教初與二以一陽求一陰以正合也至二與六則陽分為再中則陰雜為三以二男求三女混如瀆倫求者不專應者將何從乎惟以二交五守陰陽之正上下各以二陰從一陽以共守乾坤之正則剛柔相得專求順應開蒙利用所以亨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者鄙夫空如赤子无知此心无先入之見无偏着之私任天而動渾具大人之體率性而行即合時中之道正可亨之時也志應者禮聞來學不往教也剛中者初念果決感通神明以剛健契未發之中也瀆蒙者旁念紛馳汨沒心體

以煩讀滋妄發之蔽也。養正者以師友為陶鑄以諮詢為涵育。從正而勿從邪。斯作聖而不作狂矣。聖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乘六御天與天合德。利見於文明而實托基於蒙養。飛天大人之德。曾有加於顓蒙赤子之心者乎。

艮為山。如天之間。原有一定不移之理。坎為險。如事理內。尤有萬紛難析之幾。仰止雖殷。進修无路。不苦於蒙昧乎。然良知乍起。靈性方全。如

山未升。則无路不可登。水未流。則无方不可導。此正在四通五達。不偏不倚之途。但欲相時而動。擇中而用。二以剏德居柔中。如有上達之銳志。又有中虛之坦懷。高明沉潜。故可教也。五以柔德居剏中。如抱深沉之蘊。遠提鼓舞之權。師嚴道尊。故主應也。養正者。培龍德之中正。聖功者。擴參贊之全功。中男幼男。所以代乾坤之位。高山大海。偏能溥天地之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以一簣而九仞參天。此上達之階。水以一勺而百川行地。此遠到之漸也。初心猛銳。故能果。良心擴充。故能育。原泉時出。盈科於海。行躋深造德集大成矣。

修業如登山。滋水務勇往直前。進德如累土。澹流務積纖成鉅。此所以躋峯造極。窮源竟委。始於蒙而終於聖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啟發童蒙者。醍醒驚覺。宜加夏楚之威。抽闔啟鑰。乍開纏縛之苦。故宜待其來。不宜追其往。與進不與退。不拒亦不追。範之以正教之法也。看往而徇之。則已先不正。何以正人非法矣。發者激發。啟發也。非師嚴道尊。何以激其懦。啟其迷。故利以刑人之法。教人惕以不可犯之威。

禦以不可踰之矩也。威以惺其良心。矩以消其
逸志。可以開積習之錮。可以斷多欲之纏。蓋挫
枯原以懲不正。惟教以養正。可脫也。挫枯者。居
之所以肅官刑。用刑止刑。化邪返正。師之所以
端教法也。刑必有犯而後加之。教必有求而後
施之。皆以志為時中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剛德居柔中，如少年英俊，銳然愚不敢自用，賤
不敢自尊，如婦之隨而不唱，子之述而不作，包
含涵綉以待發舒，奉令承教，以幸無罪，不作聰
明則良知不泯，不露鋒穎則岐見不淆，朴玉可
雕，渾金可斷，吉之道也。納婦者，互震之長男，上
以合五，克家者，長男得中位，代乾父之職也。
一陽為二陰所包，如性真為習氣所蔽，然人欲
未滋，天體自若，受教有地，大成可期，故吉。陽在
陰中，如以男配女，合德以成人倫，陰中有陽，如

以子繼父，代終以昌家道，剛柔交濟，健順相承，
皆吉兆也。

父子為剛柔相繼，夫婦為剛柔相濟，以此交接
互代，始克作述唱隨，蓋上下皆以一陽率二陰，
以二陰從一陽，賢父有令子，良夫得貞妻也。
二以一陽包六衆陰之中，方在蒙時，而以剛居
之，如能自辱，敬以求人之發，故吉。下交於初，如
以夫納婦，上交於五，如以子承家，以剛而率柔，
振刑于之化，以柔而濟剛，敦服勞之節，以一德
交接於上下，所以善用其剛，中合成其養正也。
蓋夫妻父子各正，則乾坤正而天地交，聖功
全在此矣。納婦者，子克家者，子皆主子言，以童
為蒙之正位，與艮坎配成乾之三男，互為震
之初爻，且與互坤之三女為夫婦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此正言蒙之不可教也。包乃初筮之誠，不包則再三之瀆也。逐妄喪心之人，如見利失身之女，六以柔居剛，象童以躁妄踰閭，女以淫奔越閭，彼已逐於邪，不可引以正彼已。刑不可防，以法實不可告往，且必吝矣。弟之從師，女之從夫，皆以順為正行之不順，而尚可取可教乎？蓋以男求女，乃順於夫婦之別，以弟求師，乃順於長幼之序，而不然則皆悖也。六三以柔姿而乘躁位，不順於坤道之常，不軌於蒙養之正，其有害無利，且矣。

乾為金，夫則如之天，六則天之位也。三為互坤之初，為長女，故以乾為夫也。以三上入於如，以女求男，為失身而不順。至以六下三，則又為擊蒙而順矣。陽主求陰，主應陽唱陰和，則為順陽不求而陰往，則為吝。此一卦之大義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困知勉行，且加百倍之功。困心衡慮，宜鼓振作之志。惟困而自安於蒙，則不學而民斯為下。此以陰居陰，既愚頑而乏高明之趨向，又上下皆陰而遠於陽，且怠惰而却師友之漸，永為蒙蔽之民，終無克己之望，困而不學之吝，亦谷乎。

鄙夫空空，必使師積學，可以務實功，臻實詣，若獨任其迷，甘為人下，不肯親賢友善，不思卜筮稽疑，以孤陋自遠於實益，能无谷乎？獨者，離群索居，燕僻廢然，遠者，自畫暴棄，距人千里，實若以陽之實，而虛之以純陰。

與陽相遠，不能小師就正，交於實以。困為陷溺，旁為錮蔽，何吝如之？夫學，糧不憚遠，將則虛往實歸，不難遠到，甘下流而忘上達，易之所深戒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稚之年、宜守顛蒙、自全混沌、寧樸无巧、寧愚
无決、大器晚成、順之道也、習胎教、就師傅、誦詩
舞象、隅坐、隨行、巽之益也、此皆以不瀆之求、
得吉也、順吉、純坤之德、而陰居陽下、

象以作震之、也、童言其年亦于具

蒙言其質、也、渾未彫之、故居

一卦之全吉

童之時、方處於蒙、童之心、自安於蒙、此蒙之正

位也、率孩提之性、任渾樸之真、正後生可貴之

時、孺子可教、也、以此能順聽於師、遜

如朴玉、礪於剡、良材就於、

時中者乎、必能表正而吉矣、

五為發蒙、主以陰下交、二正應童

告之者、專以童蒙為辭、即善學以明善教也、

嚴道尊、故居五位、曲成善誘、故用柔德施之、

悖求之不拂、順也、善達其才、曲成其德、巽也、學

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不交節而施之謂遜、
謂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
也、

擊蒙者、以奮擊、其蒙如攻如戰、

可逆也、蓋、陽以破重陰、

陰以從二陽、則坤之順也、不善於利、利見以

衆人之迷、矜所能以凌人之情、此乃伺人之短、

炫已之長、如草竊行私、賊人而先、賊已為、也、

驕兵取敗、以戈求童蒙也、善教者、以、

而破之、人、往從而振之、

伏以待、如聲、致討正已而後正人、

兵取捷、童易才也、往而求之者逆、

之者順應也、上必迎機以入、則順於、

而師道尊、下必虛已以先、則順於求教、

敬學、篤上之順、在求而後應、下之順、在、

讀此坤之後順而得常即象之利貞而得

陽居上為師象故此發之冠者坎盜之

坤德之順雷破山以奮擊禦陰而為匪

坎中當榮故以發蒙為禦寇凡陰

害為寇所云二莫大於陰陽此也

五已言教不言其所以

第一義以首我非我求之旨也

沉體非迅霆以擊之則不開蒙敵如深溝交

非銳師以擊之則不破而雷必協於蓄洩之

其必言出伐之節所云順也二為大

寇也二求于未而禦也

初純坤協師一吉取象於擊而無

山阻水以集敵則多成功越山背水

每取敗行師當致人而不致於人作師

人而不求人

蒙言養蒙耳而始言用刑終言禦寇蓋蒙

激發不開激發非威嚴不振故鞭撻

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

蒙之具君子果行之也

而儀定位六子也二卦皆中男

在中德也在子中男

王弘教化以男則建

率幼弱為寇而師道

正以發乾元坤元之蘊也六十變之大義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濡滯阻於險而姑待之也。而能翳天待其開，則光明晴霽矣。水能截地，待其濟，則亨通馳騖矣。此惟有勇於求濟之心，以自信於前，有堅於必濟之志，以固守於後，有善於圖濟之權，以妙運於中，以剛健行，雖有濡滯而無陷溺，有光亨而無困窮，此以天一生水之推居乘六御天之位，得龍德之正中，具濟川之舟楫，既能飛天，何難戲海，勇往而收大功者也。

易者，與時偕行，需者，待時之中正也。惟乾德則天行之健，不畏世途之險，跡雖有待，而心能自信，其日月合明之光，能通徹徹遠，驚於亨途，其四時合序之貞，能啟運開天，遂其吉兆，此固乾坤待以旋轉，氣運待以挽回者，濟川之具，固所素蓄，利涉之功，非此孰收哉。蓋大川之涉，必待

風波之便，必恃舟楫之堅，聖人藏器待時，義如此矣。此見文王帝懷明德，已自信於一心，而堅守且節，尤共信於萬世，故有二之服事，是其貞八百之太和，是其吉也。

永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之云須者，所須者時之具，備無不周，相時之明，幾無不燭也。卦以坎居上，曰險在前，開天也。以乾居下，曰以天位，御天也。正中即九五之中，正所以宜此天位者，惟剛健始能守此正中，惟中正乃能用此剛健。龍德正中，與天地合，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天與鬼神所共信，尚何所不孚乎。乎故能亨，能吉，能利涉，能不困窮，此乾德剛健中正，時乘六以御天，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蓋時當太平，即柔和可以守成，時當大險，非剛健

不能創業故需至五之中正方以剛健而立斷之鼓入穴之銳收濟川之功矣

需者以乾剛當坎險所以當需也以前途无可避後陷所當防也剛則不可輕試以持重養全鋒險則不可卒嘗以從容周預備方可免入坎之困消亢悔之窮耳前三爻皆以坎之遠近為備之緩急後三爻則居中守正能出能入濟險之功无不利矣九五中正為位天位已明言文之受天命上六入穴為往有功已先言武之集大統蓋此皆理勢必然天心已定而文猶敢以待之此需之卦為文之至德也

險在前者非謂見險而却步正欲宅險而運奇也濟險尤如乾德蓋天德之剛天行之健有飛天而无隕地豈有困窮之患乎有此實德故有真信以天德居天位而位不虛以天位行天德而德不滯惟其秉大中至正之德所以收光亨

貞吉之功无往不利矣需者聖不違天利者天不違聖乾德之妙用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飲者渴而飲也食者饑而食也宴者動而休也樂者張而弛也此皆有當可之時時至則必需焉若先時而急之後時而緩之皆悖理而拂情也理不容不需情不能不需也需者需九五之中正也君子養用需使天下事皆如渴飲饑食明動晦休先憂後樂之調於遠中合於至正則心之中和何不致而天地何不位乎在凡人則所云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在聖人則所云理義悅心先得同然是也聖人言近以該遠而揖遜征誅皆此義矣如雨暘其期於時若暑雨不免於怨咨水氣漸蒸而雲升雲氣條開而雨霽此皆聽天時自然之候豈人力所能強者以此象需非最彰明者乎

天之雨暘期於時若而雲上則猶未定之時需之候也蓋此時若在積旱則所需在雨矣若在積潦則所需在晴矣君子以定見定力觀未定之大以先天後天待時中之會取此象焉所以非乾德不能也

易貴時中需者以待時也蓋時遠至則君子饑渴以焦心拮据以勞身勵精勇往以赴時幾之會時未至則君子飲食以資生宴樂以怡神從容徐俟以調時措之宜時行時止正此義也此易以飲食宴樂形需之光景也如當文王事紂時則天下民心如渴者之望飲也饑者之望食也疲勞者不得宴也憂苦者不知樂也此文處不得不需之勢也推文王救民之心則飲之以醇蘇焦渴也飽之以德慰愁饑也罷其征伐休之宴安也制其田里貽之樂利也此文切不忿不需之心也然惟紂惡貫盈為周啟民渴者易

為飲饑者易為食勞民易為德此又天假之時以成聖人之需者雲上於天正以從龍之會助飛天之神文則應聖作之期以副物覩之情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乃途之伊始九亦志之方新如乘馬而次於郊外堅壁清野以待寇至先處勝地以待敵來不銳進以陷伏不離伍以失次則不犯輕率之咎不失紀律之常險猶在遠待之最先劉德方銳而善用之者也劉德發輟將行險道夙駕乾馬未涉坎途故為于郊雖啟大行之兆未逞遠行之志也早計遠謀不輕犯險純心一志永守貞常常者君尊臣卑之常分君令臣共之常義也蓋此時紂惡未稔譖口未行文雖怙冒西土澤及郊原然上下相安猶得處之如居恒事之

若平常既无咎端何有失節乎

初九潛龍之位文王在侯服時也郊者近郊易之西郊即西土也需即怙冒懷保行仁以待時也紂播虐於天下文布德於國中所謂陰行善豈有二心哉聖明之戴服事之勤不敢觸暴君之忌惟恐蹈犯上之嫌始終一節又暫一心如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恒以雷風合卦為柔剛互調此以初陽合四陰亦如之用臣道之常以需久道之化慎於犯難祈於免咎萬世不易之經此時方堅守而勿失也純乾象文之純德初爻象文之初志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以剛德而乘陰位如行舟而滯於水濱損兵阻水游衍中途欲前而却以退為進人或議其迂訝其怯稍有後言然我藏機深密握筭持重

如橐沙背水終以取勝蓋以剛居柔如以強示弱以深謀多筭而成功時不專守常已稍為通變也沙者坎水之漸濡言者兌口之清惑終吉者離明善謀乾剛善斷也

二則已在中途與坎漸近如待於水土相雜之處沙中偶語酌量未定以居柔位故也衍在中者游移活潑酌於常與變之中如人行道遙於中途舟行蕩漾於中流不先不後適於可也然惟其以柔而用剛以謀而資斷初若小吝終必大吉矣西郊之雨漸被汝墳在田之澤洋溢江漢雖以此召崇侯之謗終以此開武成之治也乾為言而曰小者小乃陰象小人為陰類二居陰位上之離目不開下之文明亦未耀也

二則文德漸著民心愈歸故以于沙象見田之龍而有言終吉則剛德柔中之妙用所為需也衍者數衍游衍也凡舟車在沙中急之反陷溺

愈深、緩之或阻滯太甚、故徒容數布、斟酌有推
舒徐游泳、推行有序、急以救民之生、緩以避君
之伎、調劑柔而用其中、如馭車者、操縱合法、行
舟者、左右隨宜、內文明而外柔順也、有言者以
劉劭劉微啟諧端終吉者、以柔用劉卒成王業
也、如子房博浪之椎、不能需而驟發、雖幸免而
無功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也。

三以陽來剛、太剛則折、如覆車而陷於泥途、而
坎寇乘之、所謂災也、災在外者、坎將逼近如寇
已臨城、敵方對壘、宜亟為脩禦、致者、用間設伏
引誘餌敵、致人而不致於人、以逸待勞、以主待
客也、敬慎者、先處勝地、特出奇兵、深計遠謀、緩
攻徐戰、動出萬全、有脩无患矣、敵在平時、慎在
臨事、此乾乾之惕勵、坎坎之深防也、以此固中

聖而禦外侮、雖濯淖污泥之中、常立不敗之地
矣、泥者、兌澤之跋涉已深、坎水之衝激將及、上
下之交安危之介也、若黎侯歎式微於泥中、則
敬慎不先而敗不及圖矣、

三則處於澤中、坎已逼矣、雖未涉其波流、已漸
隣於濯染、跋涉泥途、幾遭陷溺、故敬慎則轉敗
為功、怠忽必一敗塗地、所以軍需勿驟也、災在
外者、即坎盜在外卦、勢已相逼、不敗者、乾三惕
若、離初敬之、皆无咎、以勝算常在我也、致者、藏
機於九天、制敵於萬里、此離明之遠照、兌口之
深謀、乾剛之勇斷也、此以自致為主、上以不速
為客、以陽率陰、以陰從陽、如以主待客、以客應
主也、

三以剛居剛、以顯德逢積虐也、名既漸彰、譖且
益甚、幾有沾濡之患、陷溺之危、豈非濯淖污泥
誰能皜然不滓者哉、行仁已深、其忌歎息愈挑

其鋒表里之因實有以致之未矣然禍始於崇侯患成於鄂侯雖有外至之災實无中心之愧且有以致之亦有以禦之敬其不替焉聖明之思慎重不輕致珍奇之獻以朝乾夕惕周濟險之防以離明兌說協禦冠之力預切備轄之虞終免敗轍之戒轉敗為功而泥蟠且天飛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為血卦初為窩穴此已身在險中受傷之地陷於穴內需以謀出文明柔順始履虎尾終脫虎穴以離目之視達坎耳之聽也衆三陽之上如被鋒刃之傷伏一陽之下如覓徑實之便血戰血師衆間得脫以需後舉用柔道以養剛鋒順人情而聽天命也夫血何以言需也蓋或泣血號天以冀昏主之悟或灑血誓師以激將士之憤或軟血申盟以篤同仇之誼或飲血登陣以禦強敵之攻而又能衆機伺隙批亢擣虛出

人不意脫足險塗此皆權以濟變柔以制剛順天聽命不困窮之義也若不能需者橫逞一擊流血伏尸捐軀一試頸血濺地漢王輕犯楚而湧血雕水唐宗急嗣統而蹀血禁門妄行躁動以逆天違命必无幸矣

血者非身被傷也文王憫紂之虐視民如傷觸目皆瘡痍軫念皆痼瘕如伐密誅崇歡黎以至血流漂杵皆是也出自穴者倖免如鑽穴釋幽因而專征伐也紂惡彌天民皆陷溺此獨陰行善為民隱關一生路善行權為天大暢一亨途也以此順福善禍淫之理以聽命於天以此順命德討罪之常以聽令於君王緒漸拓臣節彌恭天鑒一腔之熱水開四海之清此血之所以不能傷穴之所以不能阻也四漸逼於君六自安于下善用柔而深慮險也四以陰爻介在陽中有穴之象出者出潛離隱出谷遷喬出六四

之穴、飛九五之天矣、

穴者、坎也、卦中兩陰爻、皆中虛也、象為險境、總指殷邦出者、賄脫羑里、為天下豫啟清明之路、入者、陳師商郊、與天下偕游浩蕩之天、出以兆其入之機、入以成其出之權、出變入神、聖人先天後天之妙用也、行賂獲免、誅君伐暴、俱非正途、故名為穴、勾踐免會稽而亡吳、子胥脫昭關而謀楚事、亦近之、而德大相遠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者、在險而為避險之植、此豈酒飲侈食時乎、而以此為需、則以其守貞迪吉、執中守正、赴之若饑渴之迫、嗜之若飲食之甘、非泛言酒食已也、蓋凡民不能知飲食之味、聖人則獨嚴飲食之節、禹先旨酒之惡、文躬畚食之勤、其一飲一咏之間、妙不偏不倚之用、皆聖王心法、非細行也、蓋聖心遇難不驚、履危不懼、人見飲食宴樂

如平常、而不知溫恭之儆、樽節之防、兢業之慮、一念不輟、一饋不忘、此正其純亦不已之真境也、故治已則豫賓筵之戒、急民饑之憂、養賢則虔旨酒之衍、除鬻食之饋、事神則肅九獻之儀、嚴庶品之存、享士則廣投醪之惠、溥推食之恩、无念非防危之慮、无事非濟險之謀、此為守貞迪吉、而不露張皇、不弛惕慮、不圖倖免、不溺苟安、此為秉中德、以宜正位、永貞元吉、大中至正、所以默回未定之天、預消无形之險、為需之主也、以日乾夕惕、檢制於兌口、離腹斟酌於坎水之中、象飲食之節也、

前此服事、則方效臣節也、專征亦祇承君命也、至以中男當飛龍之位、如以方伯代天子之植、故正言其宜君之德、與王之本、惟在執中而守正也、蓋中則无偏僻之行、正則无奇詭之跡、其純於肅雍臨保之德、若安於日用飲食之常、涵

和飲醇修德以聽天怡神坦志居易以俟命所謂需於酒食而貞吉也蓋文之所其無逸日晏不遑知稼穡絕將畋不湏於酒不侈於食天下皆含和飲醇醉心飽德以此當酒池肉林淫醺毒痛之世天命有不歸王業有不就乎此文王本無需之心實有需之理易但以明理也貞者聖心之純亦不已吉者聖德之受命有徵中正則以致中調哀樂之節以正心知飲食之味聖躬之時措皆宜也中以建中正以表正此已儼然位天位而文王猶守貞待時所云需者此矣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此上文以需而亨需之成尤妙需之用者蓋前五爻所需總需此一入耳故三方響附已受方國之歸曰不速之來此其所需而自得者王謨玉顯乾德之溥施已遍也三分服事尚凜聖明

之戴曰敬之終吉此其得而猶需者臣節彌恭乾惕之小心益虔也此於飛天之位遜而不居寧甘於亢之悔已具中正之德退處惕躍之地故曰不當位於戰野之勢緩而勿迫曲通其道之窮已值玄黃之難尚仍天地之常故曰未大失蓋現在則且節奏曲以要其終將來則大統究竟以集於終此為終吉皆一敬之用也蓋文心緝熙之敬與不已之命同一乾健所以會易道之全立且道之極者志在明夷道在小畜而此需一卦尤脩駕其苦心者也

九五中正一陽為主內三陽其合德之交是為客也一德潛孚豈待速乎據事則二老與微子俱歸虞芮與昆夷並服皆其驗也乘此為入穴之攻不啻探囊之易而文猶以敬主之遜天位於不居矢且即於不與夫敬德之聚也有何不吉有何大失乎終吉者終其酒食之貞吉始終

一心未失夫者未失其君臣之大常初終一節也蓋最初需郊之心怯於犯難以慎冠警時固并小失而無之即今入穴之便堅於率服以遜王業猶然戒大夫而避之蓋其大統遲集於九年正其大經永維於萬世文德之純周德之至也入穴即明夷之入腹以服事殷正以寬代唐也

從四升五曰出躍龍飛天出潛離隱專征之初寄也居五乘六曰入飛龍行雨傾湫倒岳天討之將行也此時人心朋來已去商而歸周天心協吉已廢商而興周此時不當以正中者儼然位天位乎而猶退安侯服矢志敬共則德高位卑德大位小似嫌於不當者然文王寧處不當之位而不敢忘敬以輕用不速之客則所遜於一統之業者其所失小而所延於一統之緒者其所有大也此文心所自信於有孚而文德所

盡神於利涉者也

凡處險時惟聖人有審時觀變之智亦惟聖人有濟時御變之權智故能脫險而出其外權故能冒險而入其中所云需者出神入變豈束手累足已乎故純乾剝健既能破壘斬關出四之穴而安登九五矣九五中正又能傾巢搗窟入六之穴而善運機權能使三方之人聞風而來不疾而速此其統天之實用也能使已未之客敬以善待動而得吉尤其御天之神用也蓋敬即以乾三之惕厲為敬慎吉即以九五之中正為貞吉也敬於需之初不輕犯難既以開吉之始敬於需之後不急成功尤以善吉之終蓋敬其小心此文生平所為守貞而迪吉者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其王業成於積功累仁需之正而中也其臣節天於懿恭止敬需之貞而吉也文以一敬善一生之需乃其以一敬立萬古之極

省、處亢而不成亢、遇戰而不輕戰、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妙神龍之元首者也。

以六爻合卦辭、則始終一敬、此文心所有、以自信、而敬止緝熙正、所云光而亨也、終吉者、終身守臣節之貞、為黃裳之吉、不為戰野之凶、而統言之、則所謂利涉大川也、川者坎險、而需徐克涉、則乾始之美利也、蓋文事紂真、冒天下極險矣、在乎人非出而不敢濯淖、即入而不免沉溺、惟文王能出能入、能游衍其中、而涉不能漸泥、不能淖、血不能汚、惟以酒食之中正、亨敬慎之終吉、涉孰利於此者乎。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信心自是、執一不通、若能懷刑畏法、反躬內省、猶為吉兆、要之爭者凶德、雖勝不足喜也、俯躬屈體、就上之明斷、故得承尊之義、履危蹈險、涉世之末流、故有胥溺之虞、大人正飛天之乾龍、大川則叢棘之坎窞也、天上浮、水下潤、勢相對而懸、敵然天氣下降、水氣上升、德漸合而交孚、如訟者詞雖偽飾中、必確有真情、始必互爭、究必兩歸信服、在乘乾君子調燮之功、明斷之用而已。

文王演易於幽時、故深悉訟情、探本而深言之、而虞芮質成、文王蹶生、周公并以著興王之本也、有孚、即乾德之剛健中正、內可信於心、而持獨斷外、可信於人、而消險情、此聽訟之本也、上之乾象、聽訟之主、下之坎象、興訟之人也、故外

虛而中實如訟者果敢而窒執其偏見坎以一陽介二陰如訟者傲懼而惕於中心然以二陰陷一陽如涉者迷罔而蹈於危境雖有乾斷之吉終為坎陷之凶見大人就乾而服其斷涉大川入坎而淪於險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以剛德據理折下下以險情飾辭欺上上能獨持其斷下乃可得其平訟之義也健本乾德用之訟則窒矣惕乃乾乾之心省之訟則中矣以惕若惺躍淵之慮斯勿以孚窒陷入窞之危此二五兩陽各以中德居正位利於相見上以此為片言之折下以此為大畏之志也

訟者各以一理自信掩其天明不以兩情相通既於險境惟上以天威之厲天鑒之明創懲警

悟使以乾乾之惕折歸剛德之中此時上明下允化其孚而開其窒可謂吉矣然下有訟不如靡爭上聽訟不如忘言下不可以此成風上不能以此成治也惟中吉故當就見大人以取裁中正望風而自服也惟終凶故勿妄涉末流以悞致沒溺臨深以自惕也此以乾之剛中消坎之孚窒者也內三爻為訟外三爻為聽訟九五為之主而中正則其本也乾為君德故主聽坎為險情故主訟大人即乾大川即坎其曰健曰窒曰惕皆以坎之中爻言之正利見於九五之中正者也入淵者初陰不能合乾四或躍之淵徒自溺於坎窞之入也

上之乾秉剛德方有聽訟之明下之坎多險情不无健訟之習蓋坎以二陰蔽一陽以一陽倡二陰故為勇健為偏信為窒塞而惟乾惕之體涵於柔中尚可化而為吉惟上以剛德來合之

則折而得中、譬而知惕、健者馴乎者化、而窒者達矣、然任刑不如任德、革面不如革心、告王以獄成而下無冤民、何如報王以刑措而民自不冤乎、必純以乾德化之、以中矯其偏僻、使會王極、以正消其反側、使遵王道、乃太古淳風為可尚耳、見大人者、以中男奉乾、斷有一德相成之美、涉大川者、以重剛入坎險、有一敗不振之虞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浮、水下潤、天西流水東注、此為違行、以象訟時、上折下情也、且天光溥照、其離明洞徹、重淵天威健行、其巽風震鼓大海、則天能生水、水必從天、訟情雖險、不能欺天而逆天也、此君子以天謀為人謀、行水為行事也、離巽互象也、陽不降、陰不升、兩情相違、不和致訟、然天澤下沛、水氣上浮、相違者違相成也、象謀事者、心口

相語、以衆謀資獨斷、往還對質、以謹始、兼慮終、此君子內省沉思之自訟、非道旁聚室之聚訟也。

乾之健、欲窮下之隱、坎之險、欲逃上之明、此各行一意、互相違也、君子以此行事、旁探正印、互証交參、如兩造力攻、五辭明辨、則必以善作為善成、善謀為善斷、善始為善終、嚴設險之深防、以收乾始之美利、以惕中之吉、成利涉之功也。

初六、不求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求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方訟之初、陰謀甫試、真情易窺、當迎機乘勢、速為剖決、不可稽案府奸、停囚長智、使險情愈滋、洩風益逞、如禦水者、早塞於涓涓之流、勿長其滔滔之勢、蓋涉險未深、雖不能无言靡爭、猶不過小費詞說、畧加辨析、遂成明允、片言折獄、可化凶為吉也、惟能謀始、故能善終、惟聽以坎耳。

之聰、因辨以離目之明也、所事刑官所司之事、有言、爰書所聽之言、不可長者、惕履霜之戒、慎入甯之防也、

初六陰居下位、小民原有爭心、未能无訟、而四之剛德足以折而服之、故下之旋發旋止、不敢堅執而久爭、上之立斷立消、不至蔓延而貽累、初時紛擾、雖歸咎上之辭、終歸帖服、遂成惕中之吉、蓋訟不可長、惟上剴可以消之、以明辨能服其險情也、小者陰也、陰變則成兌口、故有言也、且合於乾四微陽、乾為言、四應則能躍淵、故終吉也、陰居陽位、悔悟易生、陽蒞陰卑、威嚴克振、炳離明以洞照、扇巽風以下行、乾斷方施、坎甯立窮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青、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欲挾兩陰以交於五、下欲訟於上也、然不能

以孤陽而抗純陽、勢不克遂其欲也、既抗而不克、則剴折而為柔、陽窮而變陰、而坎乃成、坤失、去一陽以成三陰、完其本象、故還於坤之順境、如久客之乍歸、而脫於坎之險途、如奔亡之遠、竄於足得、遂其食邑、而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保所固有、免於削奪、邑者坤為地、戶者坤為衆也、以此反凶而為吉、遂得保邑而免青、青者四面削其地也、大司馬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青之、三百戶者、畜馬乘、無青者、上下二陰、合為全坤、如故也、司馬法、井十為通、通三十家為足、馬、通十為成、成三百家、車一乘、十成為終、三千家、十終為同、三萬家、乃為百乘、方百里、考甫田之詩、則一成、正士大夫家所應有也、夫歸詞犯上、其情甚險、禍患之來、如掇蜂遭螫、撥火就焚、而此獨得无青、以還坤地、撫坤衆、則上之中正、有以開其室而啟其惕、導其歸而速其逋、以訟之

不成得免於終凶也、或云、坎于輿為多眚、今變故無眚、此於字義亦通、而於卦義無取、

二之欲訟、恃剛也、其不克、則五之純剛、尤勝之也、歸者、順天復位、陽明速悔悟也、逋者、脫險深藏、陰晦避陽、剗也、三百戶者、坎險變歸坤、衆三爻為三百也、無眚者、獲免於剗地之罰、得安於坤順之常也、夫分莫嚴於上下、罪莫大於悖逆、以下犯上、則下為莫逃之罪、上為不赦之誅、自取之患、卒然而至、如徒手撻拾、遍體切膚、誰能倖免、此以不克獲免者、則以仰上德而從巽風、啟內悔而開離明、逃坎險而歸坤順、以惕中之吉、避入淵之凶也、虞芮入境而返、讓地息爭、衆此矣、歸者、還坤之舊、逋者、避坎之險、無眚者、坤三爻得全所固有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二既以從五、而化剗為柔、則三亦隨二、而歸坤之舊、坤元之德、生物養人、誰不資之為食者、今二幸保之無眚、故三亦食之不厭、失其舊則備常險患、如旅食之阻饑、還其舊則安享成業、真家食之克飽矣、此一爻在坤之三、既為含章之可貞、合乾之三、又為夕惕之若厲、貞以藏其美、厲以免於危、始以蹈險而凶者、終不以履順而吉乎、夫貞於含章、則不敢輕措一詞、惕於危厲、又何敢冒干一戾、雖三在小臣之位、或屬司寇、或隸士師、或有時從大臣之後、以預於王家、獻決之事、而庭無兩造、案無五辭、曾何有以獄之成、吉於王者乎、從事無成、此正坤三之德、而此仍食其舊也、訟不可成、此無成、故終凶、化為終吉、而以貞厲得之、非所云惕中吉者乎、不言有終者、訟以終凶、方且杜其始、安所遂其終、但無成、乃以從上、中正之尚耳矣、

三陰本為坤象、故坎中之變曰歸、復其舊也、德者坤之順德、食者此三索之陰、為兌口之嘗也、三非與五合、而曰從上、以從二而受變於五也、九五飛天在上、而三與二以從之而獲吉、所謂利見大人者此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以四之陽勝初之陰、陰不敢抗陽而興訟也、陽長陰消、此復之象、而陽制命、陰從命、此為天命之正、不克訟者、去人謀之險、以復天命之常、如即而就之也、渝變也、剛變為柔、坎變為坤、如水之漸靡、消險而為平也、於是坎險失道之凶、化為坤順安貞之吉、安者無言靡爭之相安、貞者上威下畏之各正也、上伸斷決之權、下守服從之義、而無失矣、蓋坎變則上純乾、下純坤、以上臨下、以陽率陰、此命之正、否四爻曰、有命、无咎、

亦此義也、蓋乾君司各正之命、天且不違、而况人乎、

下臨於險、不能化民之爭心、中處於剛、大能惕民之畏志、使民欲訟不克、則大臣妙剛柔之用也、此為中行獨復、以即安於天命、又為洗心滌慮、以永安於正理、蓋以離之明、避坎之險、以巽之順、就乾之革、吉之道也、不克訟者、戢其險志、復即命者、還其真心、渝者易俗移風、貞者久道成化、不失者、上无失斷、下无失辭、不失中、不失正大、臣小民皆安命而吉也、蓋淩於坤位、奉九五乾君之命、以變好訟之俗、共享坤德安貞之吉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維皇建極之地、膺天下朝覲訟獄之歸、德秉其中、位居其正、操決斷之權、端風化之本者也、以陽之剛、攻陰之弱、炳離日而鼓巽風、伸乾

斷以消坎險、則可以平冤白枉、可以鋤暴抑強、
訟无成訟、民皆順民、體一元而受萬福、吉孰大
於此乎、元吉者、乾元坤元合為全吉、此大人之
中正、所以可尚、下之所利見也、文王秉肅雍之
德、立儀刑之準、居方伯之任、專征伐之權、天下
取中而就正、有其德、亦將有其位矣、

秉乾剛之中德、居九五之正位、作飛天之大人、
為天下使民無訟之主、此聽訟之官、所仰而奉

命、興訟之民、所環而嚮風者也、以中而矯人之
偏、以正而繩人之邪、以大人而平小人之爭、下
之所以不克訟者、正此中正之尚、成其惕中之
吉也、甘棠布化、徂莒遏征、南巢之放牧野之師、
一怒而安、垂拱而治、非此孰當之乎、

此正當文王質成之位、天下之訟獄皆歸焉、故
但言訟而不言聽者、以不專恃聽也、中以建極
而偏黨化、正以端範而反側消、健訟者服、則崇

審之降也、欲訟者息、則虞芮之返也、未訟者革
心向化、則江漢之歸、鼠牙雀角之無逞也、王者
受獄之成、不煩聽斷、聖德畏民之志、盡息訟爭、
蓋以中德居中位、以正心行正令、以周德之純、
消商殘之險、聖作物覩、天與人歸、何吉如之、與
需之中正、同作興王之本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歌也、

上居亢而過剛、已過中而失正、故喜怒混淆、刑
賞冒濫、險情偶中、遽錫鞶服、剗斷妄施、屢加褫
奪、如漢唐寵任酷吏、旋就誅戮、彼自以尊居上
位、任意妄行、而民命之傷已多、君威之褻亦甚
矣、鞶帶章服之顯榮者、因妄悅於兇口之上、遂
誤寵為含章之美也、終朝者、陽明愷平旦之覺
三褫者、乾剗申三令之嚴也、聽斷不明、予奪无
當、天下玩而忽之、訟獄者將他歸矣、

以訟受服、指聽訟之臣言、工羅織之詞、以榮君
聽、因冒黼黻之華、以濫君寵也、不足敬、指錫服
之君言、頻笑不知自愛、名器輕以假人、威嚴不
足以肅萬民之志、中正不足以聳天下之觀也、
此溺於險而不能斷、正入於淵而不能出者、不
利大川、此當之矣、

此上九亢龍之悔、剝之過聽之偏、不中而不正
者、如明夷以紂當之、蓋婦言是用、多罪是長、喜
怒予奪之不常、而崇侯其一也、始因文而聽之、
如彼章服之榮、旋釋文而臧之、如遭褫奪之辱、
此溺於險情、悖於剝斷、兇之窮也、後之奪為反
正文、能矯君之邪、前之予為寵奸、紂已失君之
體、雖文之為、且止敬、聖明之仰、而兇德已極、
豈足當天下之敬乎、於是服事之文、不得不
繼以取殘之武矣、

此卦以坎變坤、則成否象、而下三爻、屢言其吉、

何也、蓋聽訟最忌於陰陽、其說上下其手、故無
取泰之交、必使曲直明辨、如陽尊陰卑之不可
移易、勝負迴懸、如天上地下之不可混淆、上伸
乾斷之剝、下漂坤順之服、方為大中至正耳、此
下三爻以變坤而吉也、蓋有孚之室、亦兩情之
否、而以乾馭坤、陰消陽勝、聽訟之大人、與傾否
者同用矣、

需之乾在下、聖德潛也、訟之乾在上、聖化行也、
需險在外、良且濟時艱也、訟險在內、明主察民
隱也、屈五陽以就陰、則需遂可交、而成泰、扶二
陽以抑陰、則訟不至隔、而成否、皆乾德之妙用
也、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以中男統坤衆如以一將馭多士以一陽勝群陰如以一族戡大敵丈人者長人也體仁以長人衆正而能王又何咎焉

惟地能載水如君統民惟水能潤地如民歸君此一人能用衆衆心拱一君也況地得水為險阻水得地為隄防可守可攻亦奇亦正故師衆

焉坤為師而中男其帥之者也

師以內而應外故陽居中以仁而伐暴故陽統陰百戰出奇故險四方響應故順貞者信結一心勢處萬全也丈人衆中之特出者豪傑舉事仗義執言國士登壇先聲制敵有必勝之兆无妄動之尤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徙之吉又何咎矣

兵者以陰謀用險器也統坤之大衆用坤之永貞建極表正王德也撥亂反正王業也剛德居中群陰協應一王正萬邦也除殘伐暴順天應人一怒安天下也毒者亭毒也別貞邪而還之正除殘虐而置之安如造化之亭毒萬物也民應於中而徙其正王道之成也湯武皆剛而人心協應放伐似險而天心助順逆取順守干戈戢而毒痛消民心悅而天命歸矣何吉如之古註亭者品其形權其數毒者成其質量其用天以秋殺啟春生不廢雷霆霜雪之威王者以戡亂為保治能施伍西軍師之制乎

德足以萃渙合離故能用衆力足以除殘去暴故能守正一人能施仁行義天下皆懷德畏威以武止戈如以毒攻疾王者之師若時雨非乎應者以五陰拱一陽順者以衆柔調一剛英謀勇畧剛也緩攻徐戰中也山苞川流險也風徙

響應順也。以步伐之嚴、極水火之困、以雷霆之威、慰雲霓之望。王者無敵於天下、王師不戰而成功、凶器而吉用之、有功而無咎矣。藥有蘊毒、深而收功速者、可以救危拯困、極與兵同、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王度寬弘、象地之博厚、王心塞淵、象水之靜深、有弘度、故能怙冒包涵、而民心戴德、有深心、故能培養蘇息、而民生樂業、如是則尊君親上之民、皆歡懷同仇之衆、伍兩軍師之制、即比閭族黨之法也、保民而王、天下無敵矣。

寓兵於農、如藏水於地、平日不見形、臨時得濟用也、容之有法、使友助敦仁、畜之有方、使柔懷向義、教養之民、皆練習之卒也、此井田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如師之始出、嚴翼則吉、怠玩則凶、行師之本。

也、步伍整肅、號令嚴明、則為百勝之師、旗靡轍亂、過險不整、則失萬全之慮、臧凶者、雖善用兵、不免於凶、如李廣是也、制敵雖尚陰謀之詭、馭下必用陽明之律、使倖取勝、聖王節制之師所不貴也、惕履霜之戒、凜入富之防、乃慎之在初矣、否者、不以律也、即下云失律、不必強解。

師討有罪、奉天以恭、師行有紀、法天之肅、故其賞罰號令、如律度之嚴、凜不可犯、如律呂之調、毫不容紊、未戰養其氣、正行法之始也、若舞智聞捷、欲變法以出奇、矜能賈勇、欲廢法以行詭、縱能善謀善戰、猶凶、而況未必善乎、凡不守常法、必自恃為善用兵者、言臧之凶、見律必不可失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坎者險地、出師之初、必先擇守法之將、履險之始、勿徒騁襲擊之謀、可也、有云坎為律、此指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五音辨之、雖有據而義未全。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若將方主中軍之任、正在險中、當震驚之地也、統軍師之衆、專制閭之權、居帷幄之中、運折衝之畧、取民殘而敵王愾、奉天命以行天討、吉又何咎矣、坤為衆、此以一陽統衆陰、為主將、二則正中軍之位也、三錫命者、臨軒而策之、登壇而誓之、推轂而遣之、叮呼告戒、至再至三、所以

重將權、肅軍政也、蓋王師之出、不但與敵人爭勝負、直與天下係安危、師出萬全、功收一戰、斯萬邦享輯寧之福、堅剏戴之心耳、師以威天下、實以懷天下、惟責以萬邦之綏懷、故重以三命之申錫也、九二、以剛處柔、身當重寄、不辭勇往、以伸雄畧、六五、以柔馭剛、心操勝算、不妨戒懼、以預廟謨、則將无驕兵、君无債將、禦坎險於萬全、弭震驚於百里、以奠坤衆於永貞、三命以成

師中之吉、一怒而貽天下之安矣、

古者帥用卿士、中男之任、而此互象為震初、則所謂長子之帥也、臨軒策遣、分閭授鉞、畀以伍兩、軍師之寄、假以居中制外之權、此其肅將天威、恭行天討、有建牙東鉞之榮、无矯命雄行之咎、寵光極矣、然行兵不嫌過慎、馭將不厭太嚴、王又三錫簡書、以申告誡、如武王三誓、厥師蓋論之以貞、督之以律、務令伐暴以仁、勿使殘民以逞、於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也、下以剏中、獨運專征、上以柔中、深謀遠慮、各以震之恐懼、嚴於坎之設險、善將將、與善將、兵相成、而師乃全吉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三如師臨敵而交兵、慎不虞之備、避无功之罰也、以六之柔、本无駕馭之才、乘三之剏、又有微倖之志、難望成功、易於取敗、或者戒其將然而

未必然之詞、謂此時宜以此為戒也、大无功者、既不能秦凱而歸、又不能全師而返、臣之大罪、國之大辱也、陰居陽位、如辱主臨暴帥、弱將統驕兵、故師出无功、敵民傷國、不剗不中、不能以衆正毒天下而取咎也、坤坎皆為輿、而尸者陰象、三載其上、五載其中也、或解以衆為政、而易中輿字甚多、不必別強解也、

三處極險之位、當血卦之躬、墜重陰之下、又以坎宮之險、合玄黃之戰、遭傷取血、凶之象也、无執訊獲醜之功、有喪師辱國之罰矣、與尸、或主帥敗蹶、偏裨虜辱、不必全師覆沒、如莫敖自縊、連尸被獲、秦人封殽尸、事理甚明、何必紛紛異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如師克敵而退舍、坎險已脫、震行无青、復行地之常也、三宿未行、相機持重、嚴履霜之戒也、

或勝敵而還、或知難而退、自處勝地、觀變俟時、進則有功、退亦无敗、武之善經也、師三宿為次、如師退次於召陵、是也、

六四、陰居柔地、以履霜之戒、防失律之凶、故持重以養全鋒、深謀以處勝地、不倖一擊之功、預握萬全之算者也、成師而出、整旅而入、不為窮寇之追、退舍避敵、歛軍待援、不犯貪兵之戒、既能成功、又能持勝、得常勝之策、立不敗之地矣、用兵貴右而攻左、則退避非進攻也、奇兵貴神而次則遲迴、非速疾也、蓋六本柔安、如謀力之未全、四尤弱地、如機會之未便、故以括囊之智、韜鋒以堅冰之防、避險慮來之坎坎、俟震之蘇、雖怯進勇退、未收克敵之奇功、而見可知難、不失用兵之常法、亦守貞而奉律者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五如師臨敵而制勝、正伐罪之名、程賞功之實也、凡師克敵、如田獲禽、蓋田獵本以習武、執訊獲醜、即田法也、執言者、執其有可伐之罪、應以不得已之兵也、二以震初為主帥、故稱長子、至中男少男、皆曰弟、在乾父坤母、皆曰子、偏師副將、以陰從陽者也、兵難全勝、百戰豈无一劒、將鮮全才、百慮豈无一失、故主將雖勝、如衛青、偏師或敗、如李廣、此當分別功罪、馭之以權、斟酌賞罰、通之以變、若以功掩罪、以罪蔽功、而執一焉、則凶矣、行不中而斟酌寡謀、使不當而指麾失算、皆貞凶也、

中行者、中德居中位、此以柔居剝中、二以剝居柔中、兩德共調於一中也、輿尸者、群陰不助一陽、衆軍不得全勝也、貞凶者、變通之无術、不當者、駕馭之无權也、前以貞為大人之吉、此以貞為長子之凶者、御衆當守萬世之常、臨敵當通

一時之變也、操縱緩急、務調於適之謂中行、勇怯利鈍、用違其才之謂不當、善將兵與善將將行師所必資也、

出師如干田獵、敵如即禽、然佳兵不祥、利在伐義、執言、聲罪、致討、方免不戢之咎耳、且師貴有名、尤貴有制、若長子為帥、既獨秉制命之權、允弟子為副、當共策萬全之算、故偏師劒、即全軍之玷、小卒敗、亦大捷之妨、此惟出奇无窮、可以制勝、若執一不變、不免逢凶矣、出有名之師、尤當擇有謀之將、簡中軍之任、并當慎偏裨之選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衆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六則師叙功而頒賞、申帶礪之盟、永燕貽之澤也、師已成功、王業已定、則正大君之位、而操出令之權、於是封建諸侯、創錫茅土、寵賚勲臣、永

享食邑皆慎選賢才以預邦禎屏斥奸邪以杜亂孽正功正賞功之典也序以正以信賞於一時訓以正以延賞於奕世行師則用丈人以正其始建邦則戒小人以正其終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坤衆為國坎山川以險守國坤婦成家坎中男以予克家故以國家終焉開者血戰以創之承者阻險以守之也開國當善貽孫謀承家當恪遵祖訓衆建諸侯共圖治安力遠小人預防亂始水不溢而地不傾容民畜衆真萬世之王基矣

行師必當信賞罰以明激勵故不惜分茅土以獎有功而將本武夫兵行詭道其中有勇而无謀智而多詐者可使贊其機不可使參國事可使當一面不可使圖萬幾但重賞以報前功勿輕用以貽後患此又不虞之預備遠慮之深心

所為設險以守國永貞以垂利遠叢棘之寘杜玄黃之戰者也

前錫命遣將之命授之兵因授以行兵之法為一時撥亂以返治也此有命賞功之命建之邦因貽以守邦之謀為萬世保治以弭亂也今日封建始開之國即他日帶礪相承之家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勿用者勿付之以政柄假之以兵權也蓋丈人任老成之將也長子擇英雄之師也大君拱神武之主也此共成王業者也若小人則小智小勇每恃才而違律小忠小信尤自用而負凶近之為與尸之弟子遠之為蠹邦之贅賦所當深戒而豫防也屏小人於勿用可以永戢干戈於不用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結交先擇交故比合所以吉者必初合時原從

精擇得之豫知交必有終如卜筮之得吉者則

能光大其德永久其情貞一其志決无咎矣若

心不求其安知之未真不能預保其將來而輕

與納交則後日寧免以凶終乎凶者坎之險而

坤之窮上六之无首而无終是也交難於全始

全終此言原始以要終為全交至論元永貞

者坎水得天一之元坤道利永貞之用也

夫語詞亦歎詞後來之凶正因原筮之非吉耳

水土相須效用相濟成功可合不可離可節不

可過而君臣朋友亦然此比象也坎深入窞之

虞坤首履霜之戒善始乃善終此原筮也

交必卜其始又卜其終故以筮言然古人每事

用筮其納交亦必以此決之者慎擇之一端也

元者德交之大有益也永者道交之久能敬也

貞者心交之深相結也交必精擇遠匪人之傷

擇惟慎始免无首之凶矣以大德相成以久要

相約以正義相弼曰元永貞如此方可寧心結

契善其將來不敗於末路也饑渴寤寐不遑寧

以求永寧旁招遠聘不輕來以善後來也蓋比

得其正則為比輔而相成比失其正則為比昵

而相敗吉凶之兆以筮決之原始以要其終彰

往以察其來六爻備之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天下大一統君道貴獨斷此以一陽得位以統

群陰之協助故吉上能比輔於下下能順從於

上君臣道合上下交和所以吉也夢卜求賢枚

卜定相原筮之吉此可會矣永貞者協前之吉

无咎者杜後之凶也不寧者拊髀側席勞於求

賢方來者、響應景從、天資良弼、上下應者、上下以劉中柔中、一德相應、則兩心相安、將來久契、君不驕而臣不誦、天常清而地永寧、必无虞後日之窮也、此正言戒不寧以慎方來也、蓋不寧者、不溺燕游、不親嬖倖、正以求懷德之寧、方來者、瞻雲就日、附鳳攀龍、永以堅慕德之來也、

五為君位、一陽居之、為英明獨斷之君、全體乾之元、五陰環拱、為群臣夾輔、共效坤之永貞、尤臣道之正也、元者、坤元合乾元、而永貞、則以坤之至、終乾之大者也、君制命、德尚劉中、臣奉命、義主柔順、以此相應、令其各得、則君安心於委任、臣安心於匡弼、乾清坤寧、外謐內寧、何所不寧於方來乎、此始交之慎、預防末路之窮、所以成既濟之功、治泰交之固也、若朋友同心、合志聲應、氣求、則可以諧聚樂而敦久要、劉柔相應、亦與上下一體矣、

輔者、以臣輔君、以友輔仁、而此則專以上下言也、下以坤德之順、上從五位之劉、明良相遇、輔相之得人、也、此以聖君卜相之度、得賢臣元德之輔、聲氣孚而風雲會、腹心契而魚水投、者、以劉中之君、取柔中之臣、成一德之深交、與萬年之寧宇也、上劉下順、相為應合、則將來為元永貞之吉、而泰交之盛、泰寧之祚、豈有窮乎、窮者上六坤道之窮、而此以飛龍得位、賢輔雲從、終无野戰之危矣、以上下應解、不寧方來者、應則上下相安、可以保永寧、可以善後來、卦反言、而此以正解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以一王統萬國、上比下也、地之振海不洩也、以萬國拱一王、下比上也、水之朝宗元外也、以諸侯親附於天子、則腹心享翊戴之安、以諸侯親睦於友邦、則臂指鞏聯絡之固、此比象也、

地得水以滋生、水得地以容受、亦親輔也、故先王衆建交邦、共敦親睦、則上親下、如倚股肱、下親上、如衛頭目、而天下相親如輔車相依、互為唇齒、乾元主之、坤貞助之、聯一統之勢、真百世之安、正所謂元永貞而无後凶者、此封建法也、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坎水有孚、其四用缶、而此以初合四、故亦有孚、而盈缶也、缶為土器、有坤象、而水流盈之、比象也、比者、我與人比、得其夾輔、故有他方成比、而有孚、則比之本也、初六以一德相契、兩情方合、交之善者、選之吉也、下三句、即申上意、謂我之往、以比人者、誠意交孚、如樽酒充滿、使他人斟酌醉心、則人之來、以比我者、有始有終、有施有報、得他心協力之助、以成同心共濟之功、吉而无咎矣、陰性專一、且初爻未變、故有孚、上有衆

陰、以同德為助、故有他、水以行險為信、流而不盈、此行地為原泉、尤不失信而盈科也、缶以象心、莊子云、以二缶鍾惑、此則以鍾信也、推東吐赤、滿腔皆真意、自然感通於他心、如缶中所積充滿、自然傾注於他器、以缶盛水、互相灌輸、亦自他相比之象也、

比者相比、本以己身與他人共言、故以他心合一心為吉也、坤為臣道、故陰爻亦吉、而他則指二與四也、二合五之剝中、如得君之元輔、四亦近君之大臣、而初則始進之次輔也、若下居偏未能獨運、故必以內信於心者、外信於人、上信於君者、旁信於友、乃成比之吉耳、何也、我以真心往、以比人、人亦以真心來、而比我如元輔、衆僚皆與我一德一心、而後我得以自靖自獻、雖不敢居成功、亦庶得免官謗也、二之吉、為不自失初之吉、為有他、初與衆陰、皆從二以交於君、

者二以自而比他、從初始而六為終、此之終、即該六而六之首、即指初也、若統言卦義、則衆陰以一陽為首、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誠意在中、感孚於外、一心有主、群心自合、此以實德之臣、上聯一德之交也、比得其正而吉者、豈為干寵希榮而失身乎、坤之二、居臣之正位、秉臣之中德、柔順內涵、上交五陽、以正合也、不失者、不失初心之有孚、行險而不失信、後順而能得常也、

以柔德居陰位、含章秉美、闇修之內養也、以柔中合剝中、精熙神契、一德之深交也、曰自內則心交而非以迹合、德交而非以情睚、上之顯比非失人、下之上交非失己、有守正之吉、无從邪之悔矣、二交五為比之主、故云自、蓋初之納交在擇人、惟信可孚、二之全交在守己、惟貞為吉、

也、

二交於五、此正比於君者、故以內比為吉、以失身為戒也、內比者、非以虛言飾聽、非以外貌飾觀、非外恃君之眷注殷隆、惟內憑己之精神感格、故將美承休、不為阿旨獻諛、違匡失不為賣重招推、以心格心、以德輔德、其比彌深、其心彌正、不待他人有助而自反已无失矣、二乃比之正位、以柔中合剝中、此比之正道也、二以己之中德、吐心而獻之、故取資自內、四因五之剝德、傾心而佐之、則效力在外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陰合陰、如以邪從邪、故為匪比、敗名喪德、必由之矣、不能无咎、不免有傷、原非筮吉、寧免後凶乎、匪人則終不能有他、而傷則內亦不免自失矣、

三為陰之極、六又險之終、以此相比、如以善柔

便佞之交、共為行險狎邪之計、內必掩其隱、
外必陷於危途、同惡相濟、同敗相傾、身名俱害、
彼此皆傷矣、

坤之末為重陰、本柔之品而居三、又有躁妄
之心、交六、又值凶殘之黨、上不能比、五下不能
比、二以附剛柔之中、而乃與匪人共事、以滋陰
險之禍、能勿傷乎、傷者匪益金之手、則受他來
之傷、匪自內之交、則貽自失之傷也、已過柔不
能自主、乘剛又不能自安、而人或誘以邪謀、引
為逆黨、此不受比之益、惟受比之傷者、以坤之
窮通於坎之險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居近君之位、有進賢之責者、柔以濟柔、如以
外貌之謙虛達其中心之挹遜、俯躬下士、屈已
親賢、五在其上為好賢之主、而此以薦賢為國
之心、仰體而曲從之、吐握皆忠、謨汲引皆抑、俊

矣、以此格供臣職、恪守正誼、豈不與國同休、成
彙征之吉乎、四本外象、率眾陰以合五、故曰外
比、

二為格心致主、內以心比君也、四為虛已下賢
外以身比人也、二之貞所獻於君者、皆正道也、
四之貞所薦於君者、皆正人也、守括彙以體下
柔中之量、率眾柔以從上、剛中之德、集思廣益
和眾濟美、群賢得以抒輔理之謀、一人得以收
輔弼之效、不溺諂邪之險、惟守柔順之貞、吉孰
尚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顯比者、明揚側陋、明試以功、光明正大、人所共
曉、陽明顯著、非陰柔之隱暗也、慎選精擇、如三
驅屏斥眾邪、如失禽、此比之顯道也、舍者與眾

棄之取者與衆共之顯而易見舉措公而民心
服又何煩告誡家諭而戶曉乎正中者正則取
舍之權无旁落中則取舍之衡无偏徇所以舍
逆以却匪人之比取順以來有孚之他失一得
三合内外以調於中共成不戒之孚也

古者取士論於鄉選於司徒升於司馬論定而
官此三驅之象也田必三驅而後合圖逆者背
馳逸去順者馴伏圖中如士樂為主用也不成
材者不取如不成禽者不獻寧失多人務求真
士慎擇如慎交方旌无濫及也古者士出於農
取之甸邑不誡者登明選公輿情共服不煩戶
曉不滋巷議也三驅三次逐之不去者方合而
圖之亦祝網意也法云立四表而三作三坐
操用賢之柄慎明揚之典以剛德之中居上位
而精擇以任柔中之賢至正大中之道也舉直
錯枉與衆共之顯之實也知明選公天下信之

顯之應也使中者於群陰中不偏睚不濫寵取
長棄短度材授任也荒得尚於中行也

九五以陽明之德居照臨之位以一陽統率衆
陰皎如中天之日以群陰歸附一陽昭如拱極
之星蓋以天之顯道心之顯德為比而風雲自
會聲氣自孚則以純剛之主居飛天之正位秉
乾龍之中德也此時與君德合者為順則舍其
逆德者而取之如收祥麟於九族之外招鳴鳳
於群羽之中失庸衆而得英才蓋不爲濫收之
廣不厭精擇之嚴也古者量地以制邑因論士
而非秀而衆著於取舍之公士皆修德以待選
人皆薦賢以備擇不煩告誡顯然共知則以剛
中之君所使皆柔中之士也夫士豈必皆中但
以剛濟柔隨材器使則偏曲皆中矣朝无倖位
野无遺賢公道昭明輿情快暢以共成顯比所
云元永貞者非乎邑人若坤衆不誡者坎之有

孚不失信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首者陽也陰過居一陽之上不與五比以為衆陰之領是有坤腹有坎耳而无乾首也无首者初交不慎如无媒苟合不能慎始安得善終乎蓋上居亢極之位以驕盈而睚邪六處陰極之數以善柔而狎佞荒成野合陽不能為陰之倡是无首也凶終隙末陰不得為陽之助是无終也既无預定之盟亦无久要之誼始於苟合終必敗交不亦凶乎蓋乾元不合坤元而不永不貞故坤朋既喪於先迷坎血益窮於野戰此不寧方未後夫凶也

乾為首在此卦則一陽具乾體之全作衆陰之首也初比以有孚為首內比以正己為首外比以得賢為首顯比以使中為首凡合於剝中皆得乾元為首者六過中而不合五獨於此无一

焉則耽淫昵僻同流合汚臣節隳於匪人之傷君德敗於邑人之議乾為无輔而坤亦喪朋矣蓋陰不從陽乾既不能為之首陽不率陰坤亦无所代其終既不能體乾之元遂并失坤之永貞其何以免後來之凶協原筮之吉乎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審雲不雨，自我西郊。

陽發散陰，翕聚以陰，合陽聚而止之，故一陰為小畜。二陰為大畜，三則交而為泰矣。聚而得合，止乃大行，豈不亨乎？一陰欲上交於陽，如雲方騰，二陽未和於一陰，如雨未降，風起於巽方，雨止於乾位，自徙也。我周也，郊，近地也。天雲而未雨，人行而未遠，且行且止，以乾遇巽之象。小畜之義也。上文變即為水，天需故為審雲，而此猶未成坎雨，雲行雨施，乃乾道統天之用，而藏畜一陰之中，讓王業而守臣節也。

天當將雨之時，若風以散之，必為暫止，止得其正，則為調雨。賜之節止，失其正，則為害陰陽之和小畜者，小為陰，此臣象。畏五位純剛之暴，姑以一陰自畜其純乾之德也。一陰得位，五陽應之時，可大行，澤堪遠被，陽德已鶩於亨途，然致

君澤民，必相其可，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如風氣一隨乎天運，養乾德之純，止且道之正也。陰陽和則雨澤降，陰陽合則物化生，此卦幾為獨陽不生，幸得一陰以保生機，而涵雨意，所為畜也。小畜，小者畜也。一陰畜於五陽中也。上下皆強，陽用事，天澤焦枯，而一陰獨居大臣之位，司調燮之權，承上臨下，以正其中，此西伯以柔順藏文明之象也。其德意已如雲蒸，但未及沛為時雨，止怙冒西土而已。蓋紂以亢陽當位，虐焰方張，文以小心服事，仁恩密布，當迹熄澤竭，焚炙焦枯之日，獨留一綫好生之脉於天地間，以一陰之小養乾元之大，故云小畜。小畜者，大統之所由集也。此卦以一陰為主，且道妻道皆為陰，不必指小人也。西伯陰行善，其巽以行權，皆以陰柔妙用折暴君之剛鋒者也。

永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

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一陰居得其位、五陽合將應之、是陰所藏畜富、以小而畜大也、乾之健遇巽而止、剝居中位、志欲遠行、此陽德方亨、而時猶未便、姑以陰柔自處、善藏其用、故雲騰霧湧、似鼓其勇往之志、健也、郊游野處、未遂其遠行之心、巽也、小畜猶云暫止也、尚往者、乾合陰以興雲、勃然奮勇往之勢、施未行者、乾遇風而阻、雨暫爾滯、大行之期、

西方為物生所歸宿之地、亦為乾君所退避之鄉、止於此、所以為畜也、上下應者、下則民心歸附、四方攸同、上則紂為驅民、帝懷明德也、剝中者、五之剝位、雖中而德則偏、二之剝則以中德宜中位、并合五以成其中者也、

臣道主柔、陰居四得其位也、上使暴君委心、下使疲民懷德、雖乾坤生意、未能大暢、而陰陽滋息、猶得小留、則以龍德健行、能興雲雨、時難直、

遂徐播風聲、此以柔調剝、得龍德之正中也、人樂其柔、不忌其剝、乃得委曲以行其志、雖在險中、已驚乎途矣、密雲者、懷保亟欲遍乎寰中、是其畜也、西郊者、怙冒方近、沾於西土、是其小也、小為陰、為臣道、一陰調眾陽、文之畜有聖德、眾陽會一陰、文之畜成王業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者、美在其中、畜之義也、文德、文明以止、乾之

德也、懿若風華之鮮美、止若天象之森羅、內文明而外柔順、文之所以為文也、

懿文者、博學於文、以成小德、多識者、一以貫之、以成大德、此小畜大畜之旨也、

風行天上者、乾德尚潛於下、而風聲四達、行及高遠、如文之化行江漢是也、凡陰陽交錯、剝柔相濟、方得成文、以巽行健、如以服事振專征之威、以小心暢行仁之志、以武功濟文德、而文德、

始為全美、旋乾轉坤之德、正經天緯地之文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卦為畜、而初二皆為復者、以乾德各還其本位也、初為發軔之始、九有勇往之志、而外為陰阻、不成遠行、知難而退、中道而反、然不以陰兩怨、大、不以抑遏九人、而惟以初之輕出、自荷其躁、率之咎、此於見可知、幾隨時通變、明化裁之義、得進止之宜、矣、不亦吉乎、蓋不合則去、過則歸、已皆臣義之正、此文王自復於潛龍之勿用、以愛遠無悶者也、

初九、龍德方潛、未際樂行之會、巽風初動、適在進退之交、故健行方在就道之初、而巽避即為不遠之復、進而遭挫、退而省愆、此正以初陽受畜於四陰、以柔濟剛、得中而吉、蓋於勇往之志、未伸、於知止之義、則得矣、誤被幽囚、行賂得免、巽復之道也、天王自聖明、臣罪不容誅、荷咎之

義也、蓋文承剪商之緒、可以長駕遠馭、布保民之仁、可以兼容并包、而以遵時養晦、乃反而自安於臣道、負罪引愆、非於天下大義、最為修之吉者乎、初為潛龍、文之遵養時晦也、二為見龍、文之王乎漸成也、皆文王自安於本位、故曰復、紂惡稔於上、周德盛於下、亦復象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之剛、非无遠到之力、而二之柔、尚有牽制之端、然柔可濟剛、則牽我之後、正矯我之偏者也、從其牽而復焉、不以自用自專、過任其剛、而以舍己從人、資益於柔、此純乾之中位、能調於龍德之正中者也、以剛而甘屈於柔、既外不失人、以柔而善成其剛、亦內不失己、不失於躁、而取愆、不失於緩、而及禍、中德之妙如此、此文王再復於見龍之在田、以自節自安者也、

初、正與四合也、三亦與四逼也、皆當受畜於四

也、二居於中、宜與五合、而五非其同德、不得已而亦與兩陽牽連、而受畜於四、此在田之龍、未遂飛天之志也、雖不能化五之剛、以矯君德之偏、亦自能守二之柔、不失臣節之正矣、如文欲諫紂而不得、任諸臣行賂而歸、此非以長君之暴、但以抑己之剛、諸臣不失救主之忠、文亦不失順君之義也、蓋文之初志、欲一往以格君、救民、柰遇譖被囚、既牽纒拂意、行賂受賜、亦牽強違心、以此復歸、殊失初志、但在柔中之臣道、不自失耳、曰不自失者、天王不能垂鑒、天下亦未深知、但此心之自慊也、

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純乾剝德、如大車可以遠行、而獨陽无輔、如輻之方脫、尚止而未成行也、純陽不能獨行、陰且乘而阻之、相持不下、如夫妻反目矣、夫陰能制陽、妻得操專室之權、以陽不勝陰、夫自乖正家

之義、陽不唱、陰不隨、而脫輻之輿、自阻於室中、之闕、此有志而无謀、有才而寡斷者也、若以陽率陰、和以中德、則正身正家、以及天下、何難、長駕遠馭乎、坤為大輿、乾未與交、為脫輹、三四少男、長女非正匹、故反目、中三爻、包離象、故為目也、紂之離目不明、故文之乾德未暢、不得輔之以行、不能相之以正、惟有止而待之而已、

三則已成純乾、若外遇純坤、則交為泰矣、今內外不交、而上阻於四、是乾之良馬、未駕車而行、尚脫輻而止也、陰陽非正合、情不相諧、如夫妻反目、不能正以居室、和以成家、蓋文德雖以刑于教化、而獨夫方以牝鳴索家、則止敬之輿、何所庸其輔、而如燬之室、豈能匡之正乎、文之知幾而止、乃知柔知剝、遵時而養晦也、若无脫輻之明、必有敗輹之悔矣、夫妻不合志、不能正室、君臣不合德、豈能正國、純乾不得坤之合也、所

待於陰之畜者、不已亟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陰交陽、誠意交孚、如夫唱婦隨、志同道合、故曰有孚、有者、有把柄在手、有主宰在心、龍德之神用也、我孚於彼而獲其心、彼孚於我而憑我、用於是、血脈調和、精神鼓鬯、血去者、懲反目之非、戕相夷之迹、撫傷補疚、去逆效順也、惕出者、戒室中之闢、圖門外之功、勵精警惕、出作勤事也、有閨睢和樂之慶、又有鷄鳴交警之勤、陰陽交濟之美、健巽剝中之應也、

有孚者、至德感人、至誠動物、有所以孚之也、上合志者、夫婦相得、如上下交孚、家國一理也、上之剝、以有為立志、下之柔、以中德相合、以巽長女、合乾長男、志相得也、於是野戰之坎血、從風滌去、而外懼消、龍德之乾惕、淵泉時出、而內修密、同德以相成、有功而无咎矣、夫文與紂豈可

稱合志乎、然文能馴其暴、消其伎、借專征之權、以暢修和之澤、此善繼其志、乃天作之合也、

四五、共一有孚、以二氣之交、成一德之契也、五之偏剝、非易孚者、四內挾純乾之德、外修挹巽之儀、秉純心、調和風、以動之、亦不免霽威俯從、披襟樂受、如文於紂、得專征之寵、蓋有道以孚之、非倖合也、血者、坎之象、坤之戰也、巽從坎變、出為密雲、則山川之險、化為陰陽之和、陰與陽合、止為小畜、則玄黃之戰、息為剝、柔之濟、是血去也、惕者、乾三之惕也、夕惕者、厲乾德內純、然孤陽无用、四以陰合、巽風鼓之、始得出而效用、出於潛、漸興雲雨之施、出於田、漸布文明之化、如文純德、必以委曲微推、風動上心、消其疑忌、深其契合、始得出而征伐、出而懷保、以展其小心、日晏之用、密雲之澤、將自西郊而達天下、小為畜者、乃所以大為施而亨也、是惕出也、與需

血出穴意相似也凡卦以五為主此獨四為主
以一陰收五陽之用如文之上獲紂心下得民
心以一心調萬心之和以陰象文王臣道四當
大臣正位故也象為无咎此時文心但祈免咎
豈敢望有攸利乎盖文以乾四躍淵之心慎坤
四括囊之守故云无咎皆其本象實乃合乾坤
而成元吉也

九五有孚孚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孚如不獨富也

五陽四陰交孚合志情孚義駕如學生之不可
解則夫婦和而家道成其富可知且能膽恤里
黨使鄰人懷德而聽命富一家以富一鄉以至
富有天下乾聚金玉風以散之陰陽相合畜散
之得宜也能左右之曰以惠足使人財能役衆
尤德以服之也此有孚乃承上言四既有以孚
五而結為一體乃五亦因以孚四而任其行德
此一卦得力全在有孚惟有以豫孚之本斯有

以得孚之應與明夷之獲心正同盖五位本當
君位此以文之孚紂當之也

兩子並生二股相合皆曰孚而衆陽共合於一
陰亦如之至四與五同一有孚則聯為一體矣
盖初為六州之附二為二老之歸三為四交之
助而六亦退於亢以聽命於是四且代五而專
之權而密雲布為時雨井田世祿之澤鰥寡孤
獨之養使天下引領而歸心德及鄰邦不獨仁
沾面上此正其小中之所畜也文未嘗代紂但
紂之天下不能自用已為文用若已代虐也富
者衆陽充實之象畜之義也以隣者大畏小懷
攸同維翰有二之歸將以開八百之會者也夫
仁恭異心何云孚如盖文之馭紂入其左股使
如右臂真以飛龍之神得履虎之妙者也
五本過剛而四既有以孚之於是與衆陽共孚
於四如紂本暴虐而文德有以孚之亦且與衆

心共乎於文衆附一陰交為之用如一體聯絡而四始得大行其剛健之志以收上下之應其兵力之富財用之富民間生息之富德施充積之富足以綏懷交邦使效臂指招徠屬國今衛腹心蓋出其所畜好行其德以澤及天下不獨厚於西郊也紂以獨富為獨夫文王久已又商政而散財發粟善人是富武王真為善繼志矣鹿臺鉅橋民以此叛九一世祿民以此歸此紂

以侈心肆志洩乾之元氣而為大喪文以卑服小心聚乾之元德而為小畜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仁慕之殊效也有小畜斯有大畜不獨富乃富有四海矣

上九既雨既慶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慶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畜極將通而畜德愈盛疑於凶正以信於吉也陰交於陽雨既降矣密雲布為澤矣陽止

於陰處既安矣西郊復自道矣以此衆陽積為乾德漸躋高尚可以飛天而一陰能承載之使若潛若見自惕自懼正有孚之富所畜為未雨之雲若但陰勝陽而能止之一陰為主衆陽聽命如婦專家柄與夫爭權月升上弦與日爭光若以无德而輕臣以有德而重也此時興亡之大幾已決然君臣之大分猶存故明德已堅於帝懷而小心彌惕於敬止以此堅服事之節則自信其吉以此急征誅之舉則自疑其凶征凶則宜且止以待之故曰小畜行所信不行所疑以服事殷三以天下讓以異而畜健也至王孚成而疑端絕天命集而乾道純始以征誅通揖遜之權風迅掃而天昭回矣稽德載者周之世德積功累仁而文以純德載之其畜德彌厚也

有所疑者周之世業與宅肇基而文以服事承之其蓄疑未決也此皆小心之所畜也

君子征而者、君子之心、以征為凶、此文王心事也、蓋小人急功利、此時必乘勢而前、君子重名節、此心猶畏義而止、以乾惕之心、知進退而不失正也、婦者巽也、長女專權、合於長男、能使衆陽聽命、雷厲風行、然終非室之正、雖心守從一之貞、跡近太剛之厲、如文以貞心效忠、不免備嘗險阻也、月者坎也、亢陽將變、巽且為坎、則為需之雲上於天、直待雲開而月始現、此尚在需之候也、乾方從巽、巽方變需、此非心懷疑而未可運行者乎、疑者小心翼翼、大義凜凜、方以亦臨亦保、自惕未敢以順天應人自信也、此文王率服事殷本心、安陰小之分、以畜德者也、小畜正如女之待字、月之待盈、安人道之當然、聽天心之自定、以柔用剛、化凶為吉、小以守其臣節之正、畜以儲其王業之隆、文之至德、所以匹休克舜、度越湯武者也、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乾龍也、包一陰於中、則呼天嘯為巽風、伏澤烈於離火、故象為虎、其初二爻則似尾也、履尾者、臣侍君、如潛踪躡跡、不犯捋鬚鬬牙之戒也、乾本龍象、但人臣事明君、則為從龍、事暴君、則為從虎、故此卦履者、離目之視地、尾者、巽風之從虎、咥者、兌口之傷人、而說則所以亨也、

虎者、陰涵陽之類、尾者、柔伏剛之象也、五陽如平原曠野、人所共履、而虎伏其中、或誤蹈焉、蹈之而知戒、則免噬而吉、蹈之而忘警、則遭噬而凶、故君子視所履而考其祥也、人臣處危陰之世、事剛暴之君、趨踰進退、顧後瞻前、可勿測沉幾而防隱禍乎、此卦總言世途行選、各有不同、在野在朝、為狂為聖、惟文之以經行推、以凶化吉、勢處其難、德要其至、妙於易之時者也、

履者、統論人生所踐履也、天下无地非履、无、人弗履、然履危蹈險、失足者多矣、惟聖人履規蹈矩、且出變入神、能飛天、能潛地、甚至履及虎尾、不遭其咥、此其純德不已、妙用不測、所以此身无死地、天下皆亨途也、象文王事紂、既能全身、又能濟世、潛消出柙之凶、明退在山之勢、非至神至變、孰與於此、故畜以善藏其用、履以妙運其推、皆文以至德立萬世之極也、此卦下三爻、

言文王不忿忘世而思救世、見兌說委曲之深、心上三爻、言文王善能格君而因格天、見乾道變化之神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者、臣道、剛者、君德、履者、攀龍附鳳、臣近君也、兌主和說、有將美承休之喜、无犯顏觸怒之端、有擾虎之權、无撓虎之害、則以所應者、純乾剛

德之主、執中秉正、无偏邪之癖者、天光下際、臣惟親揚、耿光、天明普照、臣惟翊贊、休明而已、此乃言其常、而文之事紂、則又通其變、以合於常者、天王聖明、豈非以光明事主者乎、此非逢迎為說、亦非安社稷為說、協乾德、以挫剛鋒、真回天力也、

聖人秉剛德、而馭世則專用柔、蓋澤者、天地之血脉、調其脉、而无不通、東漸西清、皆神功也、故心和氣和、而形和、則能擾飛龍、而狎猛虎、何者、藏鋒歛鋸、轉環弄丸、柔以濟剛、而調之中、軌之正、此所以秉乾惕而順帝則、即以代乾君而宜帝位也、文之德及萬方、雖處侯服、實居帝位、光被上下、明並日月、紂之昏德、偏不敵中、邪不勝正、安能掩其光、而遏其明耶、光四方、顯西土、其守臣節、正以立君極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位乎上、澤處乎下、一定之理、最為明辨、君子
衆此為天下別嫌明微、今曉然知事使之經、使
斯民循階歷次、自截然无僭踰之志、蓋君子戴
天履地、致君澤民、以中處之身、建三才之極也、
辨上下者、君子之所履、定民志者、小人之所視
也、履者禮也、君子法天澤而制禮、體之嚴為天
叙天秩、用之和為相親相遜、使民尊而信之、悅
而從之、禮至不爭、則无不定之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无入不得、又何咎焉、君子
正已而不求人、獨行其自得之願也、此下六爻
皆叙士人處境各殊、以表聖人御天獨異也、
初九、陽氣初萌、乾德始茂、天性渾全、人欲未染、
故為素履、渾樸虛融、任真而動也、不蒙淄垢、不
加雕飾、精誠格於鬼神、忠信通於蠻貊、率此以
往、何所咎乎、獨行願者、紛華靡麗、俗情衆好之

所同、淡泊清真、孤修雅尚之所獨也、獨往獨來、
獨清獨醒、歸潔一身、孤行一意、素心人常在白
雲鄉矣、

初則在野之賢、資不逢世、蕭然而獨處者、脫屣
紛華、安心恬淡、清泉白石、泌水衡門、无躋華踐
膴之榮、有餐霞吸露之遠、雖其高風可仰、乃其
雅志得伸、此履於僻境、脫屣世芬者也、往无咎
者、率此以往、一向无咎、終不陷於危地、以初原

未涉險途也、此文王欲為盛世之逸民、以安避
世之潛而不得者也、夫文稱至德、人但歸其恬
冒之仁、欽其服事之節、不知其所歷者、險阻備
嘗之境、所存者、輾轉無奈之心、此一卦蓋曲寫
之者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九二、以剝居柔、位如高士之幽棲也、幽者屋滿

之神、虛室之白、晦而明之義、陽居陰之象也、劉
柔相濟、中道而行、既不以卑汚蹈於傾軋、亦不
以激亢涉於險峻、任運優游、隨緣放曠、以坦乘
而行坦途也、此其外无僻行、由其中有定主、神
情閑暇、夢寐清安、本不逐雲霧之迷、亦不調煙
霞之癖、行之坦坦无奇、中之井井不乱也、士在
心隱、不在身隱、得幽趣而息亂營、金馬朱門皆
坦蕩矣、幽者、考槃永矢、衡門自樂、貞者、正已不
求、逃世不悔、故古若終南捷徑、北山逋客、豈能
吉乎、

二則在朝之賢、道不從昏、浩然而長往者、見幾
而作知、難而退、弋未及而高飛、餌方沉而深逝、
臨阱所不能迷、汚泥所不能染、游曠蕩之途、縱
逍遙之境、自耽幽谷、不樂通朝、有介石之貞、有
嘉遯之吉、此其剖處柔中、確有定見、不激不隨、
不濡不磷、涉亂世之末流、得安身之泰宇、雖見

卓然高蹈、然亦果哉、末難、業已履於險境、以早
避而得全者也、貞吉者、見幾明決、全身遠害、守
此可長吉也、此文王欲為亂世之高蹈、以待有
道之見、而亦不得者也、蓋文王義在世臣、為民
社所賴、生有聖德、為天命所歸、非可以士之常
節、臣之常道自律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左文右武、陰陽之分、為定位也、經文、緯武、剛柔
之合、為全德也、陰居陽位、有武無文、如跛眇之
一偏矣、有所作為、於君側、盲施妄動、觸忌取誅、
冒假虎威、自投虎口、能免凶乎、詩云、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書云、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故並言之、
離為目、震為足、而此爻包離於偏、得震之半、故
為眇跛、合為兌之毀折、又巽二利、武人之貞、此

亦包巽於中、大君則純乾之象也、

僻見邪謀、不足與定天下之大計、偏長曲技、不足與圖天下之大功、陰柔暗懦之資、不當膺耳目之司、任股肱之寄也、度材而任、擇位而居、猶恐不免顛躓、況力小任重、志大謀疎、秉柔姿而踞剛位、冥揣狂趨、以尺撫奮猛虎之擊、有不如妾媵當餓虎之蹊者乎、此武人情態、躁動妄為、抗玩大君、而自用自專者、其志不安於臣道之柔、而欲僭擬於君德之剛、純乾英主、豈能容之、不以專擅誅、必以悖逆戮矣、

三則當事之臣、志欲有為、銳然而妄試者、蓋才未全、德未脩、知一失十、掛一漏萬、任僻見以工揣摩、逞偏長以滋顛蹶、動涉傾危、橫挑猛鷲、專逞武人之習、以冒大君之威、能免凶乎、蓋其質本陰、而位則陽、既有力小任重之艱、資本柔而志則剛、又有志大謀疎之忌、以此冥投蹶步、觸

忌犯嫌、必不免飽猛虎之吻、膏大君之鉞矣、此履於危途、而不知避、不能全者也、此文王欲除崇侯、惡來之暴、猶以惕若避咎、姑以含章待時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為大臣、與五相逼、若已犯君之忌、而惕於虎尾、兢兢自持、深能畏君之威、避其威以免其忌、始雖履危、終能免禍、跡甚遜而志則行矣、蓋能

端其志、无妄念、慎其行、无妄動、故得全於暴君之側、仍得伸其獨行之志也、愬與訴同、訴而復訴者、再四酌量、為逃避之策、百千計議、商捍禦之方也、此遜志以敏行、篤志以力行、故曰志行、可以避凶而得吉矣、

四為臣位、陰為臣象、而居純乾剛主之下、如猛虎在前、身履其後、文之事紂是也、忠有欲效義、无所逃、勢處艱危、時宜委曲、若非通變而達權、

豈得安行而遂志乎。蓋德之剛，既不免觸君之忌，位之柔，又不敢抗上之權。志欲有為，行難直遂。紫當虎口之危，无復之矣。然惟其剛以鼓銳，柔以藏鋒，三思百慮以容其幾，千轉萬變以圖其用，有燭微洞遠之玄覽，而持以深謀，有肩弘荷鉅之全力，而防以慎動，思之又思，謹之又謹，嚴小心之翼翼，戒武夫之悻悻，此一時若自試於不測，而究竟得自全於無礙，蓋志之剛，曲伸於行之柔，而過之凶，達成其修之吉耳。此迥超於素履幽貞，尤絕異於跛行眇視者。此文王堅事殷之節，以行救民之志，正躍龍所以自試乾道之乃革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文之為臣，與紂之為君，兩位適當，君臣大義，无迷天地，則欲避而為初之素，為二之坦，所不能也。逞而效三之武，所不敢也。於是不得不以四

之愬當五之夬，貞不改節，厲不辭難，上以承大君之位，下以共大臣之位，以至正之義，處適當之時，此其履虎之危，乃見飛龍之神耳。凡卦以君當五位，此以文之事君當之，蓋其事商正所以代商者也。

夬者，剛決柔，履者，柔承剛也。夬卦以五剛決一柔，此亦然也。彼以內攻外，此以上凌下，彼乃居于昌而小人危，此乃積暴逞而孤忠惕也。以夬

臨履，是以果決之資，收和說之應，以剛用柔，明君任良臣，文之初心，所望於紂也。以履承夬，是跼天蹐地，鞠躬屏息，以柔承剛，忠臣佐暴君，文之苦心，所效於紂也。貞者，捧盈執玉之虔，專心致志而不懈弛，厲者，臨深履薄之戒，危心竦志而常兢惕，由此以輔君德於中正，翼君道於光明，所以當帝位而履之不疚者，此乾君之正文王所以履聖明之想，而堅服事之節者也。紂已

不堪當五位以事紂之文當之猶明夷之箕子也

九五君位正虎之不易履者履之可變不可貞也曰位正當者四大臣之位與此大君之位正在相當勢无可避義无所逃故明知虎尾不免履之此時若膠執經常必難免厲惟善通權變方可曲全蓋其純剛足以逞暴五位方在專權逆之既恐劇牙順之尤虞投口既為狹路之途

寧受窮山之困於是以曲調直以柔濟剛不局於小貞方免於大厲耳夫此之厲即所云疲乾之惕震之恐也履帝位原非踐祚言步趨君側周旋黼座批鱗不逆將鬚无忌中正之微權光明之妙用文王作三公以事紂時也蓋五以純剛居帝位如虎方負隅若直以二之剛犯之剛擾无方決遭毒焰惟調以四之柔承以兌之說獻地納賄既以塞餓喙而緩之橫吞除炮烙專

吉者脩嘗險阻愬愬益其光明婉轉曲折貞厲還為元吉乃聖人之權也此文王之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以順帝則而蒙帝懷者也

上九正不咥之亨不疚之實也視與履皆聖心實用考與旋皆聖心神用也蓋聖人行事迥出尋常人或疑其險駭其奇而聖心以離明反觀內視以乾惕尺步繩趨以巽風專和聚順所作皆吉祥善事所措皆慈祥美德是以元神活潑

光明之慶矣上九與六三為正合陰陽和而剛柔濟所謂說而應乎乾吉之徵而慶之象也精於所視非眇之偏蔽也慎於所履非跛之偏蹶也視其所履目擊道存履其所視動與道合以此審度務求吉祥非武人偏用佳兵之不祥也如是則周旋曲折動容中禮迂作善之祥逢惠迪之吉豈非帝德之罔愆一人之有慶乎前言素而直往坦而安行皆君子之常此旋而元

征伐，升以杜張牙而滅之狂噬，能入腹而獲其心，故得履尾而免於噬耳。此文王之為臣止敬，即其為君止仁者，調出穴之權，即以如飛天之神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視者精明照察，考者校量稽核也。以此慎於所履，迎作善之祥，避從逆之凶，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任所投足，動與吉會，縱當履虎之危，終享元氣周流，一心環應，如車旋轍轉，規旋矩運，曲順乾元瑞氣之鍾，妙合群龍元首之吉，以作善降祥，為積善餘慶，聿懷多福，兆民咸賴，孰有大於此者乎？虎已渡河，龍乃飛天，九年之統，以此集八百之基，由此定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

泰曰：太平，蓋君尊臣卑，尊者屈體，卑者伸志，始合而通順，兩得其平，泰階垂象，天地之休徵也。泰惟在以君下賢，一人屈體，其往以求之者小，眾賢効力，其來以報之者大，上下之交，先之自上也。百祥集，吉世運光亨矣。

外為陽，內為陰，此卦體也。奇為陽，偶為陰，此文象也。體互合而爻違配，故曰相交，非以乾坤易位也。陽為大，陰為小，長者來消者往，吉者會乾坤之元亨者沛健順之施也。

天上浮，地下奠，此不易之位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此不測之神也。合則開而為泰，不合則隔而為否，而機在賢奸消長，蓋人乃天地之心，而賢則心之最靈，參贊調燮，非致中和，不能有此功用也。故賢隱而天地閉，泰開而宇宙熙。

天地雖以陰陽定位而天能包地地以承天陽能率陰陰以輔陽如君令臣共夫唱婦隨體者相對用不相敵而以君子馭小人尤所以主張天地而代之樞者也故陰之小不敢足陽之大而性情始達於平和泰者平也陰之往不敢阻陽之來而血脉始諧於通順泰者通也然陽光易蝕泰之平不能保其不陂陰沴難消小之往不能阻其不復其昌期開於上下之交而危機伏於天地之際內外消長君子不得辭其參調之責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五以陰為小二以陽為大君往以德下交臣來以德上報也君子小人內者納而用之外者斥而去之長若萌芽之長消如冰雪之消進賢退

奸必以其漸天久自定也取快一時欲速反滯矣志同者不必同於跡惟欲同於志初云志在外四云中心願五云中以行願皆此志也

天地交者天施地生二氣互調上下交者君明臣良一德相合物通者天喬動植氣機无不激也志同者好惡是非良心无不契也而儀對立天地本相成二氣並行陰陽必相合即泰之時君子小人分數亦畧相當雖欲退小人以進君子勢豈能屏其類而空之但內者當推外者退

聽長者昌揚消者屈服耳蓋容納小人乃見君子之量駕馭小人乃見君子之樞收小人資君子之用不至絕小人樹君子之敵乃見君子治世之畧不然使小人懷怨望已不免傷太和致小人逞報復更反使禍太烈矣惟內之君子固彙征效用外之小人亦翺集作隣疏不通以為通合不同以為同方成泰之交也初二爻專言

用君子三四爻、兼言收小人、其義精矣、

天地此云交後、云際交者、剛柔之德、互相調和、此為極盛之時、際者、消長之幾、達當倚伏、此為至危之隙、慶其交、當預防其際、嚴其際、乃能永其交、其權在裁成輔相、參天地之君子矣、

凡泰運之開、雖由於天道之通、未有不成人之心之合、自非君臣合德、以成喜起之交、而天地間安所見太平之象乎、故主泰者君、佐君於泰者君子、君子雖獨操開泰之權、亦不必盡絕小人、使不容於太平之世、惟酌於內外間、以消弭邪孽、使勿長亂萌而已、夫狎邪近佞、固為亂源、立黨分門、尤為禍始、故天地無時不交、而上下之交、或千載而一遇者、豈盡小人之罪、抑君子未悉通以天地之心乎、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施地生、一機相合、以成功、君令臣共、一德相孚、以成治、三才一理也、齊政授時、成其道也、府修事治、相其宜也、左右者、如兩手衛一身、所求无不遂也、凡此必明良合德、始能之也、合而左之、右之、无不宜之矣、

剛柔對立、而成位、謂之道、健順交濟、而達用、謂之宜、財成者、參天地而三才調燮於一中、輔相者、贊化育而萬物保合於太和、以使民蕩蕩乎平、共遵於道、熙熙皞皞、各適其宜、左陽右陰、為立天立地之定理、左提右挈、為參天參地之神功也、

乾資始、坤資生、而以地承天、所生者皆財也、乾為馬、坤為輿、而以馬駕車、所憑者惟輔也、有財而不善用、則源竭流枯、生物无涯之府、墮而天地且空虚矣、有輔而不善持、則輶摧輟折、行地无疆之用、窒而天地且傾陷矣、惟聖王為天下

理財、構節、愛養之有經，而後生長收藏成功，不替。天施地生，各遂其發育之道，為生民置輔，調和燮理之有序，而後扶持匡直，相戢不虧。天高地卑，各安其恰適之宜，以此為民耳目，使左顧右盼，无眩瞽也。為民手足，使左支右應，无顛躓也。為民腹心，使左經右緯，无迷惑也。夫民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民為心，民以聖王為心，則上下之志，何所不同？天地之交，何所不通乎？然則

天地立交以成泰，亦在聖王一心之用而已。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明良喜起，師濟盈，朝泰之象也。泰必自用賢始矣。拔任野之材，連及其同類，合不齊之衆品，入向用之通途，泰交初洽，泰運方開，不亦吉乎？蓋不內信一己之私，而欲外收衆賢之用，不內植一己之黨，而欲外充百職之司，此天地所以始交左右，所由多助也。財成輔相，莫先於此。志在

郊野之外，功乃在朝宁之中矣。乾初爻為震，震為萑葦，為蕃鮮，茅屬也。以一陽統二陽並進，故曰彙。征，初為茹，而二三為彙也。茹乃茅之開花而結實者，象成材之士也。彙乃茅之連類而依叢者，象同道之賢也。征者，茅隨把握而行，如士因提挈而進，此好賢之志，全在外合於四，收不戒之手，以享用賢之效也。

彖云：其志通。又云：外小人，而此云志在外，何也？蓋用人豈能一舉而純得君子，其偏才曲技，亦將兼採博收，如茅之拔，不必盡芝蘭。彙之征，不必皆苓木也。故主於內者，登明選公，慎操簡拔之柄，羅於外者，旁收博採，弘開向用之途。按則以內而招徠於外，征則以外而歸附於內，此外順所以資內健，下志所以皆上通也。達下志以成上志，合異志以諧同志，是在君子網羅天下之志矣。初九為雲雷屯，泰運之初開也。屯象草

穿地而出故以茅言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茅以言其萌芽之秀發英華可採荒以言其材質之輪困斲削可加包者收納而結束之也結束其所拔之茅用之為濟川之具合衆賢為共濟也衆則恐遠有所遺衆則恐偏有所黨又能舉所知及不知而疎逃盡為收羅渙小群成大

群而朋比盡為消化由是偏長曲藝盡入陶鑄纖計小忠縱歸純粹有不得庶幾於中道者乎不忘遠則賢路寬不偏昵則倖門絕以此合衆才於造就得上進於中行乃見大臣之光明而正大也光故有知人之哲而採擇者精大故有容賢之量而收納者廣光以甄拔大以并包二者交為用也蓋國之材如土之茅生於僻陋故須拔之則野无遺賢茅之拔岐於異類故須包

之則世无棄才以彙者引類同升馮河者濟川作楫也蓋初之志在外者抒忠吐赤開誠布公惟顯為經國治民之謀不陰為植黨營私之計此之尚中行者因人器使隨才造就妙運其作興鼓舞之權曲成為參和調劑之遠初乃勤於求賢此尤善於用賢兩相成也在野者无不拔在位者无不包光如天之溥照大若地之兼容合之共效旋乾轉坤之勛此泰運所由昌也

茅曰柔本衆品之雜收此曰荒猶美材之未斲包者包羅衆美亦包容偏曲材非一種用亦非一途也度材效用編茅作楫用為憑藉以助承流以資利涉而且遠不遺於僻陋近不昵於朋儕則良楫錯陳短長互見於是可以斧之削之規之矩之抑其所過引其不及使得馴致於中行之選即偏曲小人皆化為時中君子矣夫使天下皆為君子則世風淳朝廷盡用君子則國

運熾此非日月合明之光何以滌此鑑衡天地
合德之大何以擴此甄陶此其以一心包宇宙
而致其中即以一心調乾坤而開其泰也拓包
荒之偉度握開泰之微權裁成輔相非君子孰
與成我后之德者乎此為允象初爻故以河言
包荒猶緝菁緯蕭也用茅馮河凡江以北有之
或架梁而行或夫釜而渡人所共見若泛言賈
勇直前不承初爻用賢說則字義多難通卦義
尤不協諸說紛紛皆非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陂者上坤地勢之侵削往復者下乾天運之
推遷此陽極陰生之介乾惕坤慎之交正見保
泰之難也惟艱貞僅可免咎而挽回全在任人
惟君子能用小人則人衆可以勝天耳蓋扶植
世運惟君子盡壞世風惟小人而禍機亂始惟

在君子激小人之叛小人害君子之成若君子
開誠布公不惜為小人推心置腹則小人嚮思
飽惠亦且與君子決脰剖胸永杜交爭之禍共
集和衷之美小人醉君子之醇君子食小人之
福矣蓋小人亦可隨材備用如梯桺有時濟饑
君子不惜吐赤弘收即大馬皆當效力我飲彼
以天和彼食我以地德資小益大轉禍為福其
函天蓋地之量正旋乾轉坤之手也此以陽在
陰下而上交故謂之復以地在天上而互交故
謂之際艱貞者君子震行之激勵於食者小
人兌口之充悅也此文君子雖在內不以小人在
外而拒絕之乃為保泰之上謨矣

九三乃君子憂盛危明之心也我內彼外世運
之太平極矣得无陂乎我長彼消現前之往事
美矣得无復乎此陰陽倚伏之端天地轉移之
界左低右昂只爭毫末此消彼長總在斯須此

際失焉、後追何及、所當艱心苦志、砥行飭躬、以正己之節、防禍尤當消疑釋忌、推誠布公、以容人之量、迓福也、時惟平君子之氣、以結小人之心、則可化小人之禍、以成君子之福、蓋小人食君子之德、一飯感恩、君子食小人之報、壺飡得士、不惟无禍、抑且有福、禍日消、福日長、往之必優者、轉為小之大來、而天地之推、常為君子用矣、君子存乾惕、能配命以成王孚、小人效坤順、能生物以資人食、陽極陰生、天變地化、總在此爻、故為際、以交與不交、於此分途、又兌口中渚、震萌始兆、當倍申夕惕之警、冰至之防也、艱者、其難其慎、慮患之深、貞者、勿二勿三、守法之謹、然僅能无咎、保泰之難、有如此者、則以衆君子扶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也、凡君子待小人、界限太明、町畦過峻、有意斥為非類、不屑與之同群、以此互嫉成仇、交爭稔禍、惟君

子不惜屈己從人、不吝推情與物、坦衷以消其伎、誠意以結其心、則小人樂於見己之長、喜於被上之遇、其才技勇力、能為窮兇極惡者、亦能收殊績顯功、少施以恩、大食其報、王明並受其福矣、上以天度包容、雷聲鼓動、下以坤朋效順、兌悅忘勞、此不恤之孚、享于食之福也、夫陰能濟陽之和、以融其亢、小人之食人也、陽能取陰之精、以益其光、君子食于人也、被食則消、得食則長、陰常消而陽常長、泰運不自此保乎、惟天地常懸此際、以待君子之相、惟君子能乘此際、以固天地之交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此言泰之時、小人雖在外、亦必使內合於君子、以互交也、翩翩者、駢飛並集、引類而來、若鳥之就林、以者、能使左右效用也、鄰者、三陰若比隣、

以一率二偕來也。群陰翩飛鼓舞相率以聽命於陽。此所以交為泰也。陽實陰虛不富。夫實者以陽馭陰。直洞其中。局以陰從陽。盡棄其中藏也。蓋君子每懷成心以待小人。小人尤設私心以防君子。或挾護身之符。或伏陷人之阱。滿腔機械。填腹戈矛。惟若素封。森如武庫。茲因君子勿恤推心以孚之。則心激於不忍用。而計窮於无所施。於是捐私去膜。虛衷洞臍。呼儕引伴。飛舞奮揚。以聽君子公平之令。以奉君子遠曠之謨。此不着猜嫌而以孚往。彼不煩告戒而以孚來。小人失其富。君子得其食。非外貌之馴伏。乃中心之嚮化矣。蓋陽居陰下。如君子甘讓小人。故陰從陽後。如小人樂歸君子。此物之通志之同。所以交為泰也。陰還於虛。安其本分。以從陽也。初六巽為鷄。六二離為雉。上六小過為飛鳥。故三陰為翩翩。

不戒以孚。惟不戒乃所以孚也。蓋凡嚴警戒。則多增備禦。達以啟爭。申告戒。則懸設揣摩。尤以觸忌。而惟不滋議論。不涉紛囂。使小人有所藏其短。乃益獻其長。无所虞於退。乃益鼓於進。不追既往。不逆將來。不摘隱疵。不錄細過。惟以誠動之。以義服之。此小人所以盡拚暗室之藏。樂效中心之願也。蓋小人德雖不足。或富有才情。貌雖極恭。然中多狡詐。今曰失實。則奸府蕩為冲襟。曰中願。則傾心深於革面矣。夫既使小人化為君子。則其道日消。以君子并收小人。則其道日長。此正天地之際。善持其際。乃永固其交矣。翩翩者。陰之靜。鼓於陽之動。不富者。陽之實。化為陰之虛。以其隣者。邦交固而震驚消。不戒孚者。說情通而兌口戢也。孚者。兩心相信之深。所云交也。君子无所吝恤。以推心於小人。則小人不待告戒。以歸心於君。

子、泰交不自此洽乎、三以陽象君子、四以陰象小人、此二爻正言交也、內外之界欲明、陰陽之交欲合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雷澤合卦為歸妹、取二五之互象、為陰陽之互交、言乾父坤母之作合、中女中男之效用也、帝乙正當君位、王姬下降、以陰交陽、以貴下賤、並

受其福、吉之大者、泰之極也、男願有室、女願有家、此乾父坤母之心、亦中女中男之志、女子有行、遠諧所願、且剝中柔中、情既互調、德尤相配、以正人倫之始、以開生物之源、豈非福及天下、人心共願者乎、此以唱隨相得、喻明良相遇也、夫婦和而家業茂、君臣合而治道昌、一家為小、君臣兩儀為大夫婦、一言兼二義矣、

歸妹、與虞之於嬪、同但易興於衰世、嘗止言夏

商不及唐虞、帝乙紂之父也、坤五乃中女之位、離中又文明之主、故取象焉、全卦三男三女、俱得配、而長男居剝健之初、少女處柔順之極、尤各得其正、而互調於中者也、

男女兩得其時、剝柔各安其位、故曰中以行願、協人倫之正、遂衆心之公也、上下內外、合而為中、禮以時行、遂室家之願也、夫婦和而家道正、上下交而天下平、同功一體、泰之徵也、承乾代

坤、福之大也、卦以五陰配二陽、有矣、未有以坤之柔中、配乾之剝中者、故帝坤象也、乙陰象也、妹、中女象也、以中女合中男、效六子之用、以坤母交乾父、立兩儀之體、上下互交、剝柔合濟、陰陽和而萬物遂、徒順諧而二氣調、天下祉福、孰大此乎、中者、剝柔俱中、行願者、上下合志、以臣道之中、成君德之中、以臣意之行、承君令之行、以臣輔治之願、遂君求治之願、蓋即二之中

行四之心願使君中以行願所謂上下志同得以永持天地之際常聯天地之交此二五所以為泰之主互震互兌為歸妹之象也乾剛中居陰位坤柔中居陽位陰陽互調此所云天地交泰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者國之外蔽也衆心成城泰之時君子和衷於內共守心城小人一心效力於外以拱衛內之君子尤可壯國之長城而時移事變陰極陽衆或有越畔踰閑窺瑕伺隙將以坤之戰默開姤之端以夫之凶激成剝之勢計欲自外而復於內以小人而竄入君子之群者此必朝廷之上有所制命不足以服其心有寵命遠足以驕其志內啟亂萌以致之也此時若遽攻而擊之適以稔釁而速禍惟亟修內治以禦之乃為澄源

以遏流從都邑中修文以布告修政以申命煥之新猷以令改觀更之敝轍以使杜口如雉堞一新敵人退聽消伏戎之莽寢衆牖之攻外寧而內益安矣斷不可狃治而忘亂以守貞而取吝也蓋保泰利在振作杜否妙在變通故貞雖吉而此時則吝耳初與二言用君子於圖治之初此上六言防小人於久治之後皆保泰之上謨消否之至計告命者兌口宣揚震雷激發乾道各正之命所以破含章之貞者也貞吝者天地必春溫秋肅之迭遷而後萬物常生上下必都俞吁咈之交濟而後一德永固有日新方有久道有乾健乃利坤貞不變易則乾坤毀矣而惟用師則不可蓋泰寧之極君或起好大喜功之心且每進開疆拓土之計太阿之傷金甌之缺恒必由之此正坤六所以稔玄黃之血者聖人保泰深以此為首戒矣

坤德積成高厚如城而復隍則勢極必返城乃平之陂隍乃往之復也夫城以竄而此必版築之不堅城以攻而陷必防護之不密則以乾君政令積久廢弛故坤厚順承陵夷毀敗亂之徵也此時必力返致亂之源亟圖保治之策所戒在用武所急在修文勿輕用伍兩軍師之衆以希域外之功惟申布井邑丘甸之制以正國中

之命蓋弊在於命之亂故救必以命之修也凡

泰極時必整頓紀綱申明制度以布告而施命庶可嚴交警而保永安若守常而不變執故而不通必且悔而吝焉心城不守而泰道將罔終矣戒隍師邑皆坤象惟命則乾君之命言當使乾常制命坤常聽命扶陽抑陰以乾之不息化坤之允貞君子能自固於內小人必自安於外庶乎吝萌消亂機絕而泰運永延矣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純以匪人用事君子不得守其正矣高爵厚祿施不擇人纖計小忠得不償失此大往小來也否者乖戾隔塞之象與泰之吉亨正相反也凡泰之轉為否者其源皆由於匪人之用事其時不利於君子之守正蓋君子矜名節以其正形小人之邪則小人工傾陷必以邪奪君子之正大往小來即陽消陰長君子適值其窮小人方居其勝也文當紂時可謂否極而服事之民懷孔邇之戴是非獨守貞以勵節乃委曲體仁以長人蓋其易暴以仁此貞下起元大人休否之吉也直指否為匪人可見否泰非天生非地造總由人為耳匪人用事之時非君子守貞之日不利守貞豈反利從邪乎蓋此時是非混淆邪正顛

倒大人之福、日往而消、小人之禍、日來而長、若但拱手以聽之、繫身以避之、使小人逞无忌之習、天下受无窮之禍、无為貴君子矣、惟是達權通變、轉日回天、返危為安、而休焉、消戾為和、而傾焉、有乾德之大人、不患有否德之匪人也、不利君子貞、豈非利見大人亨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往來同而大小異、上以剛慢、雁邪下以柔媚、貢諛、迹交心不交也、蠅營蟻集、日就猖獗、龍潛鳳隱、浸至空虛、陰由下而漸升、陽上極而浸反也、此匪人用事、皆由君之親奸遠賢也、內外之權、消長之機、總在君心、君子當見幾而通變、不可守正而膠滯矣、蓋氣運否塞之時、必純用乾健、

大破坤貞、旋乾轉坤、君子之事也、互象為山風、在家幹盜、在國傾否、同一作用、必有衝風振海、疾雷破山、力量方可掃蕩妖氛、發揚正氣、盡利元亨、不可貞而在否、尤可知矣、

萬物不通者、天地閉塞、草木之不蕃也、天下无邦者、紀綱蕩廢、乾坤之幾毀也、此不交之象、正其亡之形、大人所深防而力挽也、君不君、臣不臣、朝堂穢而社稷墟、故曰无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則閉塞而成冬、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則晦蒙而為否、否足以阨君子、亦所以啟大人、以一心妙三才之用也、

否時之君子、於乾則為潛、為躍、於坤則為履、冰為括囊、故其象如此、儉德辟難者、藏其富有而表之冲虛、掩其充實而示之固陋、使小人不忌我之長、不妬我之名、全其身以待有用也、不可

榮以祿者、寧受蓬累之辱、不易三公之介、寧忍採薇之餓、不忍一簞之污、甘鴻冥而鶴饑、恥鷄棲而驚食、潔其志以待有為也。

辟難非止全一身、辭榮非止矜一介也、凡一人被小人之難、必搜朋索黨、蔓无涯之禍、一身沾小人之榮、必汚名玷節、喪无價之珍、故全身并以保全善類、逃榮正以逃脫羶鎖也、蓋不投陷阱、乃得從容觀變、以伺其敗、不就羈紲、乃得縱橫任意、以乘其瑕、此君子遠小人之節、正其制小人之權也。

儉德者、雖有德而韜光秘寶、不屑輕用、如儉嗇也、辟難者、先見遠覽、高舉冥飛、繒繳不能加、網羅不能及也、不可榮以祿者、品高格貴、志潔行芳、如珠玉不可以汚以粉飾、鳳麟不可辱以泰養也、以此禦否、必終能傾否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泰之拔陽也、衆賢進也、否之拔陰也、群邪入也、用人同、而所用之人異也、君子於群小中、能自守貞、不失素志、吉矣、但伸已志、不觸兇鋒、亨矣、初陰與二三、亦以一氣相引而進、故亦拔而及彙、所云同氣相求也、此初爻象坎為叢棘、為蒺藜、險類萌芽之兆也。

泰初征吉、得志行道、將同心以濟世、故曰志在外、否初貞吉、見幾自守、惟矢心以報主、故曰志在君、小人各營其私、君子獨忠於國也、人不足道、政不足問、惟在格君心、以定國、大人之事、備於此志矣。

當小人並進之時、此君子變節之日也、若持正守貞、不變其初志、惟知為君致命而殉職、不隨小人營私而植黨、斯吉而亨矣、此否運方來、未能預反、故猶利以貞為吉、然吉而能亨、政非局

守之孤貞也、

君子當小人競進之初、若紫身而去、是忘君也、若改節而徙、是悖君也、惟是混幽蘭於蓬蒿、雜嘉禾於稂莠、勿矜悻悻之貌、以逢其忌、勿修皎皎之跡、以形其污、而惟是在中之志、則我得自主、小人不得而奪之、故自靖自獻、獨效孤忠、不計此身之安危、不顧小人之喜怒、堅持雅志、致身事君、此君子守貞之吉、不與氣運俱消者也、

貞以端其體、亨以圓其用、傾否之權、始基之矣、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包與泰同、但此乃小人之群、藏頭蒙面、掩垢匿瑕、共希進用耳、承進也、亦繼也、陰柔踞於中位、以邪臣結所拔之茅、聯肩接踵、進於君側、如包茅之貢、入於王府、此小人得志之秋、大人見節之會也、否者、安於否塞、不求通顯也、亨者、善於

通變、不滯膠執也、以孤身立群小之中、而勁節申群邪之上、特立而不懼、入群而不亂也、甘心寡合、自安於否、不立崖異、不貶廉隅、游心坦蕩、自達於亨、不憂淹抑、不受把持、不與小人为敵、豈與小人为黨乎、不驚群駭衆、亦不敗群合汚、此大人惟處否而能亨、終傾否而還泰、惟柔中善藏其用、故剗中妙運其權也、

包則互相容隱、踪跡詭秘、承則交相援引、黨與勾連、如此否時、其小人之群方盛、甘入其群者、無論矣、即不屑同群、飄然遠去、猶硜硜小節也、惟大人度量足以函之、風力足以馭之、入其群而不亢、不阿、如擾虎馴龍、不犯爪牙之忌、入群而不亂、獨清獨醒、如祥麟威鳳、不混羽毛之族、和而不流、群而不黨、完其有不為之介、善藏其在田之文明、以待大有為之時、倏出為飛天之變化、此暫否乃所以終亨、彼小人者、扶人衆以勝

天稔積惡以賈禍、小吉適以貽其大敗也。蓋身混於否之中、德神於否之外、休否傾否、妙用已全、不利君子貞、乃利此大人亨耳。

泰之包荒、以君子大度、包涵所引拔之群才、包羅所畢集之群策、以陽包陰、如以天包地、將其私天施、以發地生者也。否之包承、包羞、以小人私心、包納所同進之邪人、包匿所共為之醜行、以陰包陽、如以人欺天、山雲川霧、漫空障日、地之暫晦、終不勝天之貞明者也。大人如日中天、不却浮雲之往來、亦不受陰賊之虧蝕、滌晦翳而開文明、群星附其末光、兩儀荷其彪炳矣。

六三、包羞、衆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收衆穢、包藏禍心、進其所拔之人、共為羞恥之事、蓋六至於三、小人也、布要津、故結黨肆惡、捐廉滅恥、營窟府奸、納污蒙垢、小人所喜、君子所羞、陰居陽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群邪塞

衆正之途也、德薄位尊、力既有所不勝、罪大惡極、勢亦不可復長矣。

六至於三、陰勢已極、陽氣將回、如小人之罪狀愈彰、而天下之良心漸醒、知此輩皆可羞之人、知舉世皆可羞之事、三綱不振、四維不張、否運極矣、但三則君子尚居下位、只得包含隱忍、以姑待之、小人方互包而工閉藏、君子亦并包而遲撻發、以位不配德、彼方踞當路、我未得當權、未能掃其蕪、而除其穢也、此坤三含章之德、待時而發者也。

已上有云、三包二、二包初者、又云、小人包君子者、夫曰包君子、世安得此有度量的小人、為小人所包、世安得此无氣節的君子、謬甚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離祉、衆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小人雖人力所莫敵、然天命所必誅、君子所恃以无恐也。畴者、物各有畴、以類聚也、畴離者、賢

者之疇各相引避、庶不招結黨之嫌、不犯樹敵之忌、共亨安全之福耳、以居易俟命、合之正已、潔身、咎端消而福徵長也、

疇離猶朋亡而稍異、心密迹疎、如區分界別、避小人之伎也、朋亡、但言君子不私比於小人、而疇離、則并言君子勿昵近於君子、此雖率淡交之常、亦善通世道之變也、賢人聚合、如蘭畹芝田、故曰疇賢者之疇、見國策、

義命自安、不為禍始、抗志不回、行法以俟君子、禦小人、必以志節行誼勝之、非可以意氣智力爭也、九四陽居陰上位、近君側、此其志已有可行之機、有必行之勢、但德剛位柔、尚聽命於天、量時度勢、所當引嫌避迹、消疑釋忌、善藏其用、徐伺其隙耳、時至即行、動與福會、所謂社也、重陰久錮、群小橫行、此輩幾无人心矣、獨不有天命乎、蓋天命流行、循環不已、三陰既極之後、

為一陽未復之期、此君子所修身以俟、小人亦不得逆天而行者也、人不能違天、天定能勝人、既有命之可俟、曾何咎之可虞乎、陰濁自開、陽明自顯、向所入其群而不亂者、今且出其類而遠離、如良疇美種、特秀孤芳、迥別於蓬蒿、遂拔於根莠、小人不得混淆其群、君子始得獨伸其志、向之志在君者、今方盡見之施行矣、屏邪黜佞、恭行天討、无違天之咎、分猷布列、奉行天職、有順天之福、命之所佑、社亦集焉、泰道漸回、而否運將傾矣、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前三爻言小人致否之象、後三爻言大人定否之功、且互象為風、山漸陽以漸長、陰以漸消也、亦為山風蠱、在家幹蠱、在國傾否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安也。心逸日休。以安閑樂紛擾。志豫定也。陽居九五。自當正位。故不與小人爭權。惟以大心謀國。以安靜鎮之。以兢惕勝之。日切危亡之慮。永維社稷之安。大人所以先憂遠慮。匡王定國。秉勞心而得休。置亡地而得存者也。化貞為亨。曰否成泰。乃見大人之用。國不患有小人。惟患无大人耳。大人吉。而小人不復能保其吉矣。休即休休有容也。以休休引納君子。使伸其師。濟之用。以日就於長。以休休也。涵小人使歛其伎。忌之鋒。以日就於消。故曰休否。此大人從容旋轉之力。而泰運有開先之吉也。蓋大人以小心克己。以大度容人。其深慮密防。有馭朽履冰之恐。其端凝坐鎮。有深根固柢之安。不忘兢業。故天心默享。不動聲色。故天下晏如。此大人正已物正。上下蒙休。德與位相當。凝陽命而贊太平之象也。

乾當正位。則陰已退聽。陽得專權。於是小人之紛擾漸有休息之期。君子之樂行已際休明之運。危以安其位。亡以保其存。大人之作用也。蓋大人回天轉運。雖恃大德。全憑小心。況國運當否。氣剝蝕之後。正如綫之脉。國事當小人搖蕩之餘。支將傾之廈。拮据不遑。漂搖可慮。謀深百出。脩極萬全。然後桑桑之陰。益密桑土之防。求固藉奕葉之維。持資本根之蕃茂。天下奠於四維。國祚綿於百結矣。此以飛龍之位。正當利見之時。其乾健足以勝重任。其乾惕足以預遠謀。三陰奉命。不敢上撓其權。三陽合德。无能夾成其業。德以配其位。望重台垣。位以行其德。祚安磐石。向所患大人之否。今乃慶大人之亨矣。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上九。則大人盡伸其用。二陽共濟其功。於是泰運漸開。而否塞之氣。若傾而去之。否時之先憂。

化為後樂矣。否傾而不長，泰開而漸昌也。先否指六二大人之否，後喜則否終之傾也。傾上之亢陽，以復於下，則為風雷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而後喜可知矣。

小人乍合乍離，易盈易覆，无久固之交，有速敗之理，故始於橫行，終於傾廢，而小人之道不可復長，旋就於消。大人方休休，小人已岌岌矣。傾者，山摧風捲，棟折榱崩，一敗塗地，與復隍之潛銷漸隳景象大不同也。否時天升地降，慘若嚴冬，傾之雷動春和，萬物欣欣自樂，此後喜也。

否終者，小人罪大惡極，大人得乘而勝之，否氣消而泰運回，陰慘舒而陽和暢矣。蓋小人包羞之後，已蹈滿覆之危，君子休息之餘，始效定傾之畧，在彼凶終在我福始，惟其不可復長，故能促之使消，然則攻小人固不可太驟，而君子自處亦豈可不萬全乎。

上九陽德渾全，陰氛掃蕩，否運之回，如窮之顛，趾傾出其否而滌除盡矣。傾否者，非否自傾，大人能傾之也。蓋前此包承包羞時，在小人包藏機智，蓄无盡之奸，在君子包容垢穢，留未攻之毒，而至於大人盡伸其用，小人自敗其謀，則窮其伎倆，如傾其囊橐，絕其黨援，如傾其巢窟，小人有支度之難，君子有摧枯之易，向所包羞者，悉傾而去之矣。此時君臣慶於朝，士民慶於野，先為大人之否，今不為天下之喜乎，而非大人疾惡太嚴，以求快於心也。理窮則變，勢滿則傾，小人能欺未定之天，豈能逃不惑之命，始之不正，終之必傾，長極而消，小人之道當然也。小人不復長，則君子不復消，而否還為泰矣。此雖人事，亦由天命，君子所恃以有命而无咎者，恃有此造命之大人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者渾合不岐之性野者曠蕩無隔之途亨者天下共由之達道故利於大川之共涉以同心濟也利於君子之守貞以正道合也天无私覆日月无私照共飲醇和共耀光明此大同之象人心之體也天火中皆人字亦取象也

人者天地之心同者人所同然之心也人稟天地之心以為心本自同然但在思慮未起之初則同在意見萌生之後則異野者虛闊空曠之境洪荒沕穆之源城府未設町畦未辨故欲契人心之同必於此也涉大川者推之四海而皆準印之萬川而皆圓也君子貞者握千聖心源之總管萬世心極之符也人心純一乾體而靈機在一點虛明之竅則離之虛中象之故乾健象心體渾全之初未參岐見離明象心靈乍啟

之始直任良知於此邈人心渾同之脉而以心合心則蕪容并包與天地合德洞幽徹節與日月合明偕天下共游曠遠之途率萬世共遵蕩平之路此于野之亨也乾龍能出潛能躍淵能騰雲以飛天乘震雷鼓巽風以消坎險非所云利涉大川者乎

野者先進之風太古之俗人心顛蒙之始也赤子具大人之量此人之同心大人還赤子之初此心之同人而門其道竅也宗其欲根也莽其和萌塘其理障也於此逐一廓清以調於喜怒之中然後心君握專制之權居常勝之地滿大同之量矣外此有過高之輩絕人逃世自是之徒同流合污乃異而非同同而實異者君子必黜之不使混於聖賢大通之塗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五陽一陰、反以一陰為主、陰居於二、得位之正、得德之中、君子之象也、故能上應九五、合乾之正、如君臣一德、故為同人、有同德之君臣、則有其濟之功、業利大川之涉、而沛決於江河、正以奮天行之健、而流行於晝夜也、夫君不能獨運、以成功、夫不能孤陽以生物、必以文理密察、聰明睿智、與發強剛毅、時出互濟、而後能以中天

之照、妙飛天之神、此非得君子為輔、其將能乎、君子以中合中、而君始得精執中之用、以正合正、而君始能定衆正之衡、正已正物、以正君、惟文明之君子能也、有君子、則以通下志而下不苦九閭之隔、以通上志而上不迷萬里之遠、同君子、勿同小人、斯乾德之妙用乎、

心之乾體本剛、而心靈運用、婉轉曲折、則柔之濟剛也、故剛涵柔為先天、上三爻純乾是也、柔

濟剛為後天、三爻離明是也、二之虛象、心位乎中、居大君之正位、不旁馳也、協未發之大本、不偏著也、以後天質先天、而同體相應、宛一混沌之真、渾一顯象之故、豈非所云同野之亨乎、乾行者、體乾道、乾乾不息之行、為源泉混混、不舍之用、率性而行、敦化之川流也、與時偕行、百川之會海也、二本乾文明之位、而離照當之、則天經地緯、日照月臨、大中至正、剛健為主、柔中為應、此君子重明之麗正、以一心之正印、合於千聖一心之正統者也、非繼往開來之君子、孰能以正心通天下之志者乎、志者心之所之、此正離中之虛、為乾德乍啟之靈竅、大同之真源也、惟精惟一、以執厥中、不識不知、以順帝則、博文約禮、以一心貫萬心、此同人之君子、必先以離明精辨志之功、斯能以乾元握統同之契也、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者、倫類品類、人生性體、本來總為一類、族者、三族九族、人生習尚、究竟各成一族也、蓋良心天性之本同、如麟鳳山海、皆為同類、即聖人與我同類也、君子但出乎其類、而人或流為異類、然凡聖賢愚之互別、如羽毛鱗介、各為一族、惟聖人為我同族也、君子但睦於其族、而人每岐為別族、辨物者於同之中、究其異之端、於異之中、尋其同之脉、化異以歸同、辨異以統同、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乃合之竟其大而無遺、此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而能同人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心初動念而交於物、如身方舉步而出於門、發軔不錯、則遵途永正矣、關門親賢、及門就正、初有剴德、能勇於好善、求多助之益、以圖出門之功、從此交漸廣、功漸崇矣、又何咎乎、堯游康衢、舜闢四門、是也、

同人雖游於廣漠之野、而亦必有始入之門、門者、神明之戶牖、乾坤之闔闢也、此心雖具同體、而苟非明目達聰、抽閑啟鑰、旁通千古、洞徹三才、孰與會博約以窺一貫之宗者乎、於門者、多見多聞、得師得友、即外戶以窺中局、從殊途以覓同歸、此入道必由之路、千聖共遵之塗也、若云同人當直印心宗、以此為支離之迂徑、而咎之、是我不由戶而出、人且不得門而入矣、閉門苟守、孰知有曠野之大觀乎、蓋燕僻孤陋、離群索居、則有足已自封之咎、而出門之交、固有功而无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无于野之量、无出門之交、惟以同心托同姓之宗、此隘於結納、私於親昵、耳目偏望、肘腋生奸、吝矣、以獨陰居二陽之中、柔而自局於交、以純柔處重陰之位、偏而自任其黨、如婦女但私親

黨倚為腹心、呂武之朝所以亂、以谷道也、蓋宗
子雖有維城之固、宗臣亦有足嫡之虞、父為虎
兄為狼、周公之訓、其亦惕於流言之警乎、

心本大同一體、而轉念之妄、過思之惑、即從此
一體而萌生焉、如旁枝如別派、此即我心同體
之宗、亂我心同源之脉者也、倘認妄為真、而
紛岐之見、朋徒之思、漫求合一之源、則求之愈
煩、去之愈遠、自局其曠野之觀、徒役於旁門之

惑、偏離取舍、非同人亨之道也、如信鄉愿為中
行而忘為德、賊此惑於玆族敗群之奸、自取操
戈入室之禍者、二純陰滯於本位、不能上交五
以與眾陽合德也、至五以剝中合柔中、以正相
應、則同人之亨、惟此獨得其宗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眾曰、伏戎于莽、
敵剋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二以陰下伏、欲依草以行竊、三以陽上乘、如登

高以瞰下、高者不便於仰攻、故伏者不敢以輕
發也、安行者待謀之定、安而後行也、

伏而未發、不敢以柔而犯剋也、久而終伏、不敢
以危而撼安也、陽居陽位、與眾陽合德、以勝一
陰、如以大軍殄小醜也、三之陵、四之墉、皆乾剋
也、伏三陽之下、為三歲、卦每爻遍一句、為一歲
也、大凡禦戎攻城、皆必與人同功協力、然旅進
旅退、則皆以義裁之、均所謂惟正能通也、

此伏莽之戒、則心內潛滋暗長之客念也、心惟
一真而衆念之環攻、窺瑕伺隙、紛乘於茅塞之
中、人心之危如此、然我能宅心於真境、以懸燭
此妄幾、有如升高陵以杜伏戎者、三年如一日、
此化欲於未萌也、夫伐性之斧、劇心之刀、如強
敵之堅、乃能逆折其鋒、潛消其銳、且持至三年
守非期月、不幾聖人之无欲而安行者乎、三以
剝居偏位、欲以掩離明而侵乾健、故為戎、且離

為兵戈、巽木為草莽也、高陵者居離之上、伏莽者藏巽之中、三歲者伏乾之下、安行者明以擇其安、健以敏其行、此內淨於同人之體者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為五之外衛、如垣墉、三為伏莽之戎、逼而近之、如欲乘此而上攻五也、然五居正位、不敢上犯、畏義而反於常、知非而軌於法、壯我垣墉之勢、杜彼窺伺之奸、四之所以吉也、陽居陰位、為陰所逼、幾從陰而有異志、然不能勝衆陽、而終與之同、去邪而歸正也、

此乘墉之攻、則心外紛乘恣擾之亂想也、夫心與物交、其突來卒至之誘、爭為啟我竇而抵我隙、而心城高峻、善自護持、使彼有退避而無進攻、此遏欲於方萌也、夫欲方逞其銳、我何以遏其鋒、則我以義制事、彼不得以邪而犯正也、此

但免凶、而云得吉者、何也、則借此困心之助、乃得反於天則之安也、蓋聖心雖生知、亦必千磨百鍊、如困心衡慮、始成不踰之矩耳、故前云安行、而此乃云困、如周公不合之思、文王无射之保、是也、此外融於同人之用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至痛哭泣諫而後相說以解、則哭而從之、蓋離明遠照、深憂苦口、乾剛勇斷、霽顏樂受也、如正兵義旅、對壘交綏、先以執言問罪、而相詰責、後以捐憤釋憾、而還和好、不逞伏莽之奸、不犯乘墉之險、五剛二柔、兩志互調、一中冥契、始之矯偏救敝、如師出以律、繼之承休將美、如師克在和、大師相遇、正同人于野、衆君臣同德于朝也、中直者、柔中剛中、互相弼直、相克者、剛克柔克、

兩相調劑也、

此大師之過、正于野之同也、行師必自却牧而于野也、草竊之奸已清、臨城之寇已却、然後整伍肅隊、成師而出、以主待敵、以暇應卒、此心神凝定、執一御萬之光景也、先號後笑者、二以偏私滯於純陰之慘、五以中德暢於純剛之健也、五行以相尅而相生、二氣以相違而相濟、人心以相規相弼而相孚、故同人之先有陵以設險、而我乃消、有墉以修脩而攻乃寢、此以勉而得安、以困而反則、皆以柔中合剛中、以靜專為動直、化不同以歸同、真能大同者也、始之純陰取吝、如同室操戈、豈免悔泣、今之純陽暢健、旗鼓中原、則談笑却敵、謳歌奏凱、先憂後樂矣、大師遇敵而克之、同心以收同功也、師必三令五申、警戒於先、乃三千一心、凱歌於後、以乾惕恭行天討、而離以兵戈應之、所云上帝臨而无二心、

如火烈而莫敢遏也、夫中則天下共率之中行、直則天下共由之直道、以相克而相成、則天下共適之通途、此非于野之亨、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正此克相遇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衆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國外為郊、郊外為野、于郊者、身已離于朝跡、未深于野也、同人者、北風之同歸、桑間之偕逝也、未得志者、既不得協恭于朝、暢大行之願、又未得偶耕于野、快隱居之求、文明不耀、劍健不決、進退无依、行藏两失者也、純剛雖能免悔、外无忤俗之嫌、亢陽莫與共功、内无信心之實、不中不正而无應也、此未能自得、其志以通天下之志、惟利於反求其志、以守君子之貞者乎、前五、同人之義已完、而此則於同人中、防異端也、蓋却則不于門、不于野、渚於遠近之交、混於異同之界、此半途之廢、他岐之惑也、如卿愿以

同流合污為同人既不隨狂狷以游聖門又不
法充舜以希聖域闕然媚世濫徼衆悅逃非刺
之外托薦信之中此乃狃附近之郊以混稱茫
蒼之野者僅可惑一鄉之心必不能通天下之
志也以彼之志尚未得其真而於天下之志又
豈能得其同乎其以邪冒正則伏莽之戎以偽
亂真則衆庸之攻雖濫結出門之交終不得為
大師之遇者也蓋曰同人則途甚寬而跡易混
故似是而非者或亂之此孔子之惡為萬世嚴
正統之防而文先發之所云利君子之貞正恐
害小人之亂也无悔者正言其居之不疑自以
為是終无悔悟不能返邪以歸正去似以還同
與邈世之不悔大相反也若能戢町畦游曠蕩
不以于宗狃於偏服不以于郊託於和光則文
明中正而通天下之志无不得矣

離乾
上下

大有元亨

離火即日月之久照而中德居乾五飛龍之位
此日月之中天也火在天如以聰明睿智照臨
天下有大德有大位大明乘龍御天非聖人元
德之亨乎大即乾之大而有者措諸事業元亦
乾之元而亨者神於變通全體乾元之大人與
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聖作物覩其大有之謂
乎

君德主剛而兢業小心謙和抑志則柔以濟剛
故下則臣心用亨上則天心默祐成大有之象
此與同人一為以臣事君一為以君御臣一則
明在下明在上而皆以陰率陽臣固守柔
道之正通天下之志以格君君尤調剛德之中
發上下之志以格夫也

大者陽也陽不孤立必陰與交方得有之以為

用此以一陰得位有其衆陽故名大有法衆莫大乎天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八卦兼三大而有之也元亨者乾坤各以中爻統全德而相交天地交而萬物通豈非大哉至哉之元合以成亨嘉之會乎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外陽內陰故為柔以一陰之柔居五位之尊以柔濟剛為允執厥中上為天心所享下為民心所歸為統天應運與時偕行剛德文德合為大德大德受命而祿位名壽无所不有非大有乎非元亨乎

大有以文明柔順之德居飛天乘龍之位以中德居中位合為大中故上則天應之下則臣民應之大順之象有道之徵也卦以五陽德主剛

健而上懸離照止於文明以柔制剛象天之虛以剛合柔體天之健而上下六爻各宜其位得天之時此正應天下文明之運而以時中之德乘龍以御天者故能施大德游大通合之為大有也

卦以一柔為主衆陽為應五得飛龍之位既操獨運之權六秉柔德之中善作均調之主衆陽協應一陰環應統天行地所有大矣乃其所謂大中之德則以乾之剛健合離之文明全體天德而妙合天時也蓋健以濟明而聰明睿智之用益弘明以酌健而容執敬別之施各當教化川流淵泉時出健則應天之春生秋肅明則應天之日照月臨與天合德與時偕行茲其所以元亨者乎

象曰大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明中天則善惡莫逃於鑒以此遏抑未萌之

惡表揚已成之善、以為民勸、天雖福善禍淫、實以降祥為休命、此以君權奉行而順之也、

火在天上、如以大明之德、居至尊之位、君子以此知盛德始宜高位、而精治一心、以合天心、以乾剛奮克復之力、以離明析隱伏之幾、遏未萌之惡於潛消、揚固有之善於充盛、蓋聰明之靈、神聖之資、天實縱君以休命、而以此順之、庶乎不繫天而克配天也、炳離照、勵乾惕、日長矣、

與天同赫赫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則士之修身以則君也、士方潛修、相摩以善、當求善交之益、勿取濫交之害、當資多助之功、勿冒匪彞之咎、上一无字、貫下句言之也、蓋時方全盛、則侈志易萌、上有英君、則細過難掩、兢兢奉法、乾乾日惕、艱以持已、勿肆志而侈心、

艱以接物、勿輕投而苟合、乃可遠交害而却匪咎也、此未上交、故但以下交言之、

曰、大有初九者、大有明主當陽、正士人好修之日、初九龍德方隱、正立身創始之時、故戒之以切勿濫交、以自貽害、害者何也、匪人之比、匪彞之習、有傷身之咎也、而惟艱乃可免、蓋士當熙治、則紛華易動、士方寒素、則寵辱易驚、如或交游不慎、輕信苟合、於是匪人誘之、遂至捐名玷節、惟一味艱貞、知難思懼、焦心苦志、食淡甘枯、利不能歆、害不能惕、則匪比之引、无由入、孤修之繫、无從壞矣、歷試諸艱、可以成就大材、備嘗艱苦、可以承當大任、所云避世无悶、確乎不可拔、履錯之敬、以辟咎、是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二則士之服官以報君也、大車者、乾之良馬所

駕也。士勝大任，如大車然，其中所載則乾之金玉也。度德而處量，力而任，故能致遠，能歷險而收攸往之利，无憤轅，无泛駕，而免中蹶之咎。蓋君能別人才，士能共君令，有道之朝，百僚稱職，无負乘之羞也。中所蓄積，能勝其外所乘載，其大德足以當大任，其全才足以奏全功也。

九二，剝德居，中，素所蓄積，饒有濟時之具，而五以坤之大車，合而載之，所云美在其中也。資遣途世，用不逾時，其大車既足，當引重致遠之任，其車中所載，又能暢合章韞美之施，家修廷獻，積厚流光，何任不勝，何功不濟，豈若輪轅不固者，有中途之蹶，駕馭无法者，有歷險之虞乎，此以中正之德，善乘文明之會者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則大臣之正心以格君也，以乾健之純德居

乾惕之正位，如上公之尊，介天子之側，精白乃心，神明其德，以精誠感通，以祗畏孚格，君鑒其忠，如天享其祀，惟大人能格心也。都兪一堂明，良合德矣。若小人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則不免敗國事，損君德，上害君，下害身矣。

三以乾德之全，上助離明之照，其以備德致君，猶以備物享帝也。蓋其厚養既能將美永休，其精忠又能抒誠吐悃，故和羹調鼎，獻可沃心，令君嘗其五味，飽其一德，故成君之大，拓君之有，成上下之交，无匪比之害也。若小人效其小忠，違以害大，進其邪謀，違以害正，如易牙進亡國之味，梁丘荐不和之羹，豈能效上公明德之譽乎，在初為交害，而至此則害君以害及天下，乾斷所必黜，離明所早辨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四則上臣之得人以致君也，作百僚之表率，操用

人之權、分倫別類、隨材器使、下无遺逸、亦无混
濫、上不阿旨、亦不侵權、无功可稱、亦无過可指、
此以休休之量、成穆穆之風、真盛世之良宰也、
此无咎、正乾龍躍淵之无咎也、

周禮、匪頒之匪作分、正辨析之義、彭多也、分辨
其衆多之類、正離明之照也、火初發而近於下、
如燭如薪、其光明之辨別物類、最能析入於細、
微言、大臣甄別才品、酌量取用、有享君之功、无
過上之嫌也、大有之時、人才輩出、故當分別而
善用、非大人不能矣、

剗故能精勤以率屬、柔故能謙虛以下士、鑑空
衡平、是其明也、燭照數計、是其辨也、精心察之、
虛心體之、故哲入毫芒也、下則分功於庶官、上
則總成於天子、而已不尸焉、但見其无咎、无能
名其功也、此端揆之佐成沕穆者也、

匪其彭、為分別衆類、象辭已明解之矣、蓋四虞

乾之後、既操獨運之權、居離之前、又秉甄別之
鑑、程才量德、固其任也、凡初之所交、二之所載、
三之所享、其間取長棄短、摘瑜恕瑕、既欲廣收
羅、又欲精品叙、而小人混跡其間、恐有大奸似
正大、詐似忠、以淆我鑒、而不及覺者、於此奉天
之明威、承君之明德、以運心之明哲、辨之无不
當之材、哲之无不照之隱、使必當位、任必稱職、
此非上臣以人事君、為國用賢之真作用乎、此
正周公吐握之勤、不敢居功、但云免咎、非大有
之世、不能有此大臣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孚者、二五之交、以明德之君、下孚於純德之臣、
以成泰交之吉也、以柔濟剛、如密交之友、以剗
馭柔、如難犯之威、言推誠與下、以結衆心、又操
權勇斷、以戢衆志、此寬猛相濟、剗柔並用、大德

之君、宜於大位者、故吉、此所以歆大人之享、杜
小人之害、收大車之載、以成富有之大業、作大
有之主也、二、以乾惕之剛德、居柔中、五、以離明
之柔德、居剛中、亘古明良喜起之交、无如此大
有之世者、湯武伊周所以媲美唐虞也

六五、以柔馭剛、天道垂光於下際也、以虛照實、
日月麗明於太空也、俯躬以任衆賢、虛己以聽
冢宰、推心置腹、如肺腑之交、而泯猜嫌、恭默拱

臨、如神明之威、而无褻慢、都兪吁咈、喜起明康、
上信下、以發臣勿欺之志、下信上、以發君有為
之志、上下相信、以發相與有成之志、簡易而无
煩苛、平易而无反側、上不懷疑、以備下、下不引
嫌、以備上、有腹心之契、无形跡之拘、此泰交之
盛、所以昌大有之業也、豈不吉乎

曰厥孚者、直指之辭、此就其上下相孚之素、現
前光景而言也、公享于天子、而天子鑒之、於是

明德感通、精誠契格、上下相信、以成厥孚、就其
孚、如有密交之暱、而腹心聯貫、就其交、又如有
明威之凜、而堂陛森嚴、合之為全吉焉、蓋二五
之孚、以剛濟柔、以柔納剛、一德相成、而非比昵
一中互洽、而无頗僻、乾剛之感觸、推腹格心、而
非貌承、離明之鑒照、傾肝洞腑、而非色受、允情
之歡悅、納惻抒忠、而非佞投、故其相信之深、如
有交情、以相洽、而不誦不讀、又似交而非交、其
相交之雅、如有威嚴、以相惕、而不怒不猛、又有
威而无威、而如字、皆以形容其妙、模寫其微、初
之所戒於交害者、至此始能遠害、以全交也
信以發志者、下信上、則抒忠吐款、發揚其積悃、
无引避之嫌、上信下、則托膽傾肝、發宣其明旨、
无留匿之隱、上下互堅其信、以各伸其志、相結
於一真、以共聯於交也、易而无備者、凡人踈避、
或未忘相猜之忌、而褻狎、恐反開互觸之嫌、既

以孚交、又以威惕、則久而能敬、淡而非甘、禮門寬蕩、何煩邊幅之修、義路坦夷、豈復堤坊之設、始以艱而防交之害、茲以易而得交之吉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臨君之上者、惟天、以大德享大業、惟在格天、大无如則天者、既已宜民宜人、自然受祿於天、自天祐者、君无求於天、天有懷於君也、无不利者、大法小廉、內順外嚴、无事不成、无功不就、愈昌其大有為之業也、盖大人與天合德、與日月合明、而天下嬉游於光天化日之中、總相忘於无名之天而已、

剛柔相得、天助其順、上下相孚、天助其信、屈已下賢、天益其謙、始之君應乎天、而奉行惟時、究之天應乎君、而保定孔固、君德如天、清日朗世、運如日升、月恒、民心如戴天、就日、此君以大德居大位、天以大福祚大德、合之為大有也、

君未有不蒙天之祐、能受命而王者、而獨於上九見之、何也、大有之上、為功成治定之日、為持盈保泰之時、此時君心有懈端、即天下有亂兆、而大有之君、其乾綱惕而不弛、其離明貞而不晦、此非獨君心之能自持、臣力之能協贊、若天陰助之、以保其純、亦不已之德、以延其奕世无疆之祚者、是以修之吉、愈完其德之元、而无不利、彌昌其運之亨也、此應天而天亦應之者也、

此文在繫辭、以黃帝堯舜始足當之、而大有元亨、亦可見矣、

謙亨 君子有終

謙亨 君子有終

體坤之順而无越志安良之止而无妄行山凝地靜謙之象也蓋天下驕盈者必不克終敗德喪功恒必由之惟德愈高心愈下功愈大心愈小則必善始善終克全其美故君子即乾三惕厲之君子合於坤三含章之有終也

謙者无事不宜无人不善天下之通途古今之

達道也凡盛德或敗於滿盈大功每傾於驕縱

惟謙則以蓄德而德愈隆以居功而功愈烈君

子持此為終身可行之法亦恃此為善終如始

之方乾剛以奮始坤順以永終君子之完德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下地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凡驕傲盈溢者

必昏淪窒滯惟謙則文華丰采氣度顯亮人皆

親信而樂就之變猶可通神明可格尊而光如

天道之下濟不可踰如地道之上行法天地之

謙以度其始合天地之德以厚其終君子之亨

不可及矣

謙者自貶其尊自遏其光者也然品望高雅莫

與匹尊威儀喧赫莫與爭光處心平坦置身屈

抑而亢揚者无以踰其尊矜炫者无以踰其光

所以亨也此每在功成名就之後為持盈處滿

之法沒身不替奕世愈光君子之德必以此成

終矣

下濟者乾三居下以盛德處卑躬上行者純坤

居上以小心居高位變者水滿則溢山高則崩

流者百川灌河萬壑歸海至於鬼瞰高明帝懷

欽翼驕盈取忌挹遜多歸无不然者三才貫於

一謙百順聚於一謙謙德之妙如此

君子之終言此乃君子所獨有之終他人不與也蓋人多半塗之廢一貫之虧總以其心易盈易溢耳惟君子自視常不足望道未見見善不及朝乾夕惕遜志敏求此千聖兢業之心法萬古緝熙之道脉歷終身而可行亘終古而不息者故觀君子於始進之時英華果銳人或近之觀君子於終極之地則綿天亘地之神巍天煥地之業所積於太虛之襟容於大受之器者卓乎其不可及矣天下人能效君子之始必不能希君子之終坤以大終艮以成終合成謙德之美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聚其多增益其寡虛已以取人而不自盈也稱量物情平坦交接屈已以下人而不自高也此皆所以善用謙也

君子居心以寡寡心以平寡則視天下无一非

可資之理旁收博採常以若無若虛廣求益无方之量平則視天下无一為可做之人婉承曲體常以不偏不倚持不欲勿施之衡內虛已志外順人情謙之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而又謙兢心惕慮雖履危險决无淪溺此俯躬屈已以蓄德而養福也象為艮初之知止能以卑抑濟坎險也

謙謙者由中及外自始迄終之皆謙也如臨深如履冰諒惕於舉步戰兢於投足則雖當習俗之頹波不能漸雖涉亂世之末流不能溺有險在前无往不濟亨而吉矣

謙謙非謙上加謙也士當潛修素養率其本分之謙以為謙上一謙字指君子下一謙字即卦名耳蓋就士之本分不過抑抑其儀恂恂其度

虛已受善、屈體下人、此即為謙、不能加其外、亦不容歟於中、其謙遠滿謙之分數、遠成君子之品格、曰卑以自牧、非小言之、君子終身、以此為資生之策、養命之源、此已說盡謙德矣、以此形之口為鳴謙、體之身為勞謙、發之事業為撝謙、總此一謙、非有增進、但卦爻依次言之而已、

謙者、可以養身、可以養心、尤可以養德者也、謙以持身、无矜容、无傲氣、則可以消此身不遜之習、謙以存心、无侈志、无驕萌、則可以惺此心不放之神、謙以蓄德、无善不收、无益不受、則可以驚賢聖不息之途、游義理无涯之海、自牧者、如禪家牧牛之喻是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自牧、謙以持身也、鳴、則并以出諸口、而出詞吐氣之皆謙、且堅於自守、終不改節、此真能謙者、故吉、鳴、中心之真得、非外飾之虛辭也、

初猶潛德之君子、二則服官之吉士、而祇畏敬、共、不炫能、不矜功、則謙光外著、謙聞遠達、人盡稱之以鳴其謙、然此正變塞之初、改節之介、必貞以固之、永守其謙、全享其吉、斯有終矣、

凡鳥之鳴、各率其天性之自然、任於真也、偶暢於天機之自然、諧於遠也、故借以形容中心之實得也、鳴、非自道之謂、亦非衆譽之謂也、心、不可見、聽其詞氣、以覘其神情、聆其議論、以卜其躬行、知其所為謙者、一味任真、全、无粉飾、四肢調達、亦非矯強、以此守貞、豈不迪吉、蓋陰柔處於中位、如謙和蘊於中心、而以中居正、能率衆陰而首為唱導、故以發於聲者、徵其心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居艮之上、當坎之中、為勞苦功高之象、而能謙已下人、此不止曲謹於身、虛出諸口、謙德乃愈進矣、功高而上不忌、賞厚而下不嫉、永保

善終豈不吉乎、一人德盛而禮恭、萬民心悅而誠服矣、蓋先人後己、避賢辭榮、能令爭者氣平、傲者心折、忤者愧其坦采、禍者屈其大度、衆口推尊、群情歸服、則山高而不傾、地厚而不洩、坎險而不陷、震厲而不泥、此所以有終也。

三為互坎中爻、勞者勞乎坎也、功高望重、素有成勞、而位高志下、功大小、辭榮避賞、禹之不矜伐也、屈已下人、周之勤吐握也、則天下既推

其功、又欽其德、萬民心服、揚休頌美、垂休奕世、流光千載、此正君子所以有終而亨吉也、蓋一陽率衆陰、若獨任其勞、而良能禦居高之戒、坎能惕履險之防、震能先驚遠之懼、皆謙德也。

三以一陽合衆陰之助、以惕心之勤、奮薰心之厲、故以勞心焦思為謙、而无成有終、正其无施之謙德也、蓋三為大臣、不徒卑屈於儀度、不空貶損於音聲、直以兢業圖治之思、見其抑畏虛

懷之美、禦一夫不獲之惕、嚴六馬朽馭之危、卑躬屈體之盡瘁、俯諷下詢之極恭、則既有實惠、以利民生、又有真心、以結民志、萬民孰不仰謙、光而心服乎、服則一人鑒其靖共、百僚式其肅度、亦可知已、亨而有終、此獨當之以全法地道之卑、仰承下濟之光、勞苦功高、不可踰矣、周公動勞王家、吐握下士、是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不習无不利、此坤道之主利也、處通達順利之時、能撝舒謙德之蘊、謙之至也、四居近君高位、惟驕侈易形、故謙恭尤易著、吐握鞠躬、措諸行事、百僚之表、萬邦之憲也。

危地易矜持也、平居易粉飾也、處无不利之時、則志足意滿、足高氣揚、最難遏抑、而所發揮於舉動者、无非謙道之流形、所云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此謙德之極盛也、動容曲中、默

衆語文入於聖矣

四當民服之後則无功不可奏无事不可行宜其任意發揚侈心恢拓而仍履規蹈矩肅度導憲一舉一動皆以發護德之光展謙衆之蘊此百僚之師表萬世之法程謙至此不可踰矣

鳴謙猶擬議也勞謙猶把持也至於四則下得一陽之合以乘乾健之力上得二陰之助以收坤順之全則以利行而幾於安矣无不利者指

麾之任意舞蹈之從心也以此發舒護德之蘊旁通曲暢遐布遠施心與法會動與天合周旋中禮之盛德也則若不踰之矩不遠者无心之契也人以循規蹈矩多費矜莊此以聲律自度自然符合周之吐握文之臨保其近之矣是諸謙之極者所謂不識不知順帝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柔德之虚心也以其鄰柔中之率衆也侵伐以坤衆拓坤地也无不利坤順之主利也惟謙德服人隣邦用命乃可率其服者以征不服而天下總歸於服何不利乎尊居五位虚心抑畏富有四海卑服恭儉始能得人之心用人之力文惟不大聲色所以侵自阮疆以伐崇墉武惟深戒狎侮所以八百共會三千一心也

挾富生驕世祿滋侈擁貨黷貨足高志揚矣若能重德輕利有散財發粟之仁大畏小懷有衆指從風之義則潛師掠境而不為貪侵阮阻共是也聲罪致討而不為暴伐崇作豐是也蓋君子勞謙已為萬民所服故征不服所以收成勞也連結諸侯兼併小國此近於好大喜功而在盛德服民之主恭行天討肅將天威力推虐燭遠見謙光則罵祐對天帝懷臨汝胥慶悅服以天益之人好之鬼神福之也

六五會前四謙德之成履中位黃裳之吉尊居
民上而心愈卑富有天下而施愈博於是始能
盡謙之用而受謙之益蓋帝則已順民心已服
故雖有財力甲兵之富置之不有而連帥之權
能使鄰邦奉命之恐後專征之柄能使叛國悔
罪之不遑以无不利之德收无不利之功也蓋
萬民皆服則不服者无所復容故征以正之以
我之不遠獨其遠使彼之不法歸於法所以順
天道之虧去人心之惡於是謙尊之光可以建
天地而贊鬼神矣此與上六皆即懲撝謙之功
踐鳴謙之辭效勞謙之實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利
用行師征邑國也

臣以辭崇避寵為謙已所得自行其志也君以
省躬責已為謙則以天下為己任以一夫為己
辜有不得獨行其志而必明告天下以相與共

成之者如湯武誓師皆謙辭也皆以鳴其不得
已之志也天下聞而諒之故可以成取殘伐暴
之功可以動井甸丘牧之衆可以伐崇而作豐
邑可以伐紂而取商國蓋上六處謙道之窮乃
適以見謙德之至乎雖興師動衆天下終不以
為驕放君戮主天下亦不以為僭也志未得者
上又謙道已窮欲謙不可如武王欲承服事之
節不能復得利於率八百以行伐暴之師矣詩
云上帝臨女无貳爾心可見武王原謙讓不逞
而迫於天人交應雖欲守素志不可得也
人情不得其平則鳴如切怙冒之思而商虐未
殄志未得於民也聖聖明之戴而紂惡不悛志
未得於君也予小子其承厥志不得不誓師牧
野作誥武成聲商罪之貫盈揚多方之誕受祗
懼成功謂非謙德之光可乎夫莽操謙恭人疾
其偽湯武放伐人服其誠此鳴謙必以貞而吉

也以中心之得、伸未得之志、則伐人之國而不為貪、用衆之力而不為侈、一鳴驚人、萬民悅服、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乎、

以上皆言謙德之常、而至於聖人又有通變以達謙德之權者、蓋征誅以通揖遜之窮、正謙之發揮於事業、以暢不違之則、拮据於勤勞、以綏萬民之服者也、故上九以乾惕之心、當坤戰之地、其卑躬自牧、豈小節之拘、而中心自得、豈虛

文之飾乎、先鳴其服事之純節、使天下諒其深心、又鳴其恭行之天討、使天下原其苦志、乃率畏威懷德之衆、共征狎侮淫肆之國、蓋其終守臣節之志、不得以翼翼之小心直遂、故於肅將天威之志、乃敢以慄慄之危懼曲成也、蓋秉謙至於成聖人之德、而行謙至於當天下之任、此豈徒效曲士之拘拘、襲哲人之抑抑者、倘局於小節、怯於大義、托於畏天而不奉天之命、托於

下人而不取民之殘、讓而不任、疑而不決、則以謙為一身之益、乃不以謙除萬世之害乎、故文以謙名卦、而周公演其義、至於用師征伐、使天下知伐密伐崇、不礙文之卑服、取殘伐暴、造成武之垂拱、則謙之德始大、謙之用始神、无一事不可以謙濟者、通坤之窮、以息野戰、敦艮之止、以成厚終、君子所以為有終也、

謙者、虛而能容、卑而善下、其曠懷淵度、如地之包山、其抑志坦采、如山之附地、其不可踰、如山高而地厚、其克有終、如地鎮而山疑、故為受益之府、為集福之基、為萬流所歸、為萬民所服、諸卦中、此惟六爻皆吉、甚哉謙德之美也、

豫、利、建、侯、行、師、

如將之行三軍也。

又早也、凡事豫則立、及閒暇而早為計也、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矢哉。

奉天命也。

罰言之

是所謂豫也。上合天地順動。下象建侯行師。蓋

慘舒有候、施生有序、居重馭輕、避實擊虛、皆順於自然之理、動於適然之機者也、

天地順理而動於氣、則晦明寒燠、悉調於候、聖人順情而動於法、則出入重輕、悉準於平、此所以合二氣之中、釀三才之和、而皆一時之用也、因時制義、以義乘時、豫之用不亦大乎、此言用刑而象言作樂、蓋禮樂刑政、皆動民之要、而大順之源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以天地之和、發聲以動萬物、聖人以人心之和、作樂以通神明、惟聲音妙於感通、天地聖人皆用之也、德者、帝德與祖德也、寫之聲樂、致其尊崇、而萃衆心之虔、隆品物之薦、以享於上帝、格天也、配以祖考、尊親也、誠意上通、猶雷聲之上達、神心潜格、如土脉之潜回也、

雷曰出、和氣之宣暢也、地曰奮、生機之勃發也、此時物盡欣欣向榮、人亦熙熙共樂、正與先王作樂衆成時、同一感召、同一光景、蓋樂以宣人心之豫、合天地幽明之豫也、上帝生萬物之德、祖考育萬民之德、民无能名、而聲詩寫之、舞蹈揚之、人乃欽其崇而仰其盛、有不感生成而鼓舞、懷樂利而歡呼者乎、於以通帝慰先靈、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先王之妙於用豫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雷始發聲、欲其及時、人方惟樂、欲其中節、當陰柔初為陽所接引、雖可自慶、尚宜歛藏、而遽大聲以鳴其得意、此志在窮奢極欲、其後將不可繼矣、不亦凶乎、樂戒於淫、宜防其始、以正其終、樂極生憂、窮而難返、悔之晚矣、

初合於四、陰陽乍和、雷始發聲、地方啟蟄、如人情甫得、欣欣悅暢、遂爾叫號呼譁、此必至情溢

而不知節、時、曠而不知惜矣、逸豫滅德、末路困窮、不亦凶乎、九釜雷鳴、聚蚊雷轟、侈心溢志、必至窮困而凶終也、

雷者、天所以鳴、夏、辭者、人所以鳴心、鳴謙則吉、鳴豫則凶、敬肆之幾、宜早決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爻在初爻之後、正動靜相乘之介、吉凶將判之時、所謂幾也、君子於此、靜以徐察其微、有介石之堅、動以速乘其會、无終日之俟、則善謀善斷、能柔能剛、守得其正、兆逢其吉矣、當豫之時、不乘暇而躁率、不狃安而急緩、靜以養未發之中、動以達已發之和、豈非大中至正、合君子時中之德、得坤順安貞之吉者乎、卦中互艮為石、石者陰凝之象、二介其中、宜其膠而不遷、執而不變、而乃化方為圓、挫銳為和、與勢推移、與日

斯邁、蓋融其初之冰堅、以合於五之雷奮、酌於動靜之中、協於剛柔之正、如日晏之所无逸、乃日新之成盛德者、以此處豫、宜其吉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逼於四、有仰視之形、已過乎中、有失時之悔、處位之不當、由見幾之不早也、速則前失尚可追、遲則後悔益无及矣、先見之幾、尚宜速赴、况已失之幾乎、此豫之稍過者也、

豫至於三時、已久矣、樂已極矣、此變通之候、宜迅速改圖、而猶低迴觀望、咨嗟顧惜、此耽於逸豫、顧戀而不忍捨也、蓋以柔資借居剛位、處失其地、用違其才、仰視四而不能從、遠望六而无可合、此時遲而不決、後必悔而无及矣、人當豫時、非亟斷於先幾、孰能免於後患乎、

當豫時而早為計、必有轉石之勇、以力却其所安、必有疾雷之斷、以亟圖其所急、此非剛德不

能一為柔情所牽、晏安自溺、必生憂而貽悔、悔則豫不可復保矣、

盱者、瞻前顧後、无介石之明、遲者、曠節失時、有終日之怠、此悔之媒而豫之賊也、上句言盱則有悔、下句言盱者必遲、所以有悔、柔居剛位、志不能帥氣也、互艮之二、為中止而觀望、互坎之初、為入險而陷溺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暇豫之時、天之所以資我也、我由此時以奮大志、圖大功、為所欲為、得所欲得、勇往果斷、勿以懷安而蓄疑、貴德尊士、悉與彈冠而聚首、以大為之志、乘此可為之時、以大有得之功、酬我大行之志、其志如春霆之擊、无堅不破、其行如地脉之轉、无發不昌、此以剛德振於柔位、乃豫而不溺於豫者、斯豫而永保其豫矣、

得者、一陽之得五陰、盍者、五陰之附一陽也、總髮而簪以貫之、則益堅、得朋而信以維之、則益固、盍聚樂久而彌親、非淫朋狎而易渙、有介石之勿疑、以為之主、自有盍簪之朋來以為之助也、疑者、坤之先迷、震以決之、得者、坤之後得、震以導之、盍簪者、坤之得朋、震以堅之、四以剛應而志行也、

由從也、從此之便、乘此之機、所謂及是時也、決於從事、以乘閒暇之時、猶發為迅雷、以應春和之令、此可以集大事、成大功、建侯行師、无不利矣、然必獨斷以主之、勿疑貳以失事機、眾謀以助之、合朋來以收忠益、斯能大行其志、大得其功、如貴德尊士、及時以明政刑者是也、此四爻獨詳處豫之道、以一陽統眾陰、象所云剛應而志行也、

大者、陽也、一陽為卦主、而五陰皆為其所有、此

非大之所獨得乎、然一陽或孤而易搖、衆陰恐紛而難定、倘一起疑端、將所得者喪矣、必直伸其陽明獨斷之推、盡豁其陰晦交乘之翳、屹如地鎮、迅如霆發、則一陽既專為之主、而衆陰自樂為之助、陽斷陰謀、陽倡陰和、聚精會神、聯盟結契、何大功之不奏、何大志之不行乎、此善成其大有得而能處豫者、豫本疑象、而陰盛則疑於陽、血戰之漸、故君子以扶抑之權深戒之、蓋以震斷坤謀、銳於坎之濟險、酌於艮之時行者也、四乃互坎中爻、互艮上爻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君道以兢業為心法、以康誥為大戒、豫之時不可常、豫之心不可執也、君以豫為貞、則宴安怠惰、必至稔疾上之柔、不能禦下之剛、不相濟、遂相病、強臣僭逼、勁敵侵凌、心疚而身危矣、但五

為中位、以陰居陽、未乖中德、倘善守未亡之中、以曲調所乘之剛、保其恒心、依於常道、則尚可消戾為和、延齡永祚、以憂勤勝逸豫、此圖存之上策也。

六居於五、已非其位、而陽剛太逼、陰柔受挫、此豫之太過、以成不豫、自作孽、不可活、疾之有死道者也、蓋滯於坤之永貞、自取震之未厲、且臨坎之重險、不得剛之用、反受剛之病矣、但以柔乘剛、固失調、而以陽濟陰、猶得中、猶非亢之極、而道之窮、尚可變而通通、而久者、化其貞以調於中、以法天地不已之運、以希聖人久道之化、則尚可起死回生、以震保豫、蓋震之恐懼修省、正豫時對病之藥、以雷厲合風行、恒久不已、猶可全生而保命也、五為豫之主、聖人不言久安長治之慶、而警以却疾免死之危、蓋以嚴君心、敬怠之幾、防世運往復之漸、故以坤之安貞啟

其後得以坎之心疾惕其險心以震之无喪恒之不已督其危行蓋逸豫戚德懷安敗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逸主所宜早戒作易者之深心也五變陰則互象為巽故合震為恒

上六其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其豫在土何可長也

陰處其極柔過乎中此則其頑无知惟耽逸樂雖已成之功有將壞之漸矣目前雖尚无患日後必且有憂宴安耽毒豈可久懷漸靡銷鑠寧復滋長乎狙於无咎以貽厥咎此冥之不悟者也樂極生憂道窮則變惟幾先之哲可以破此冥耳陰變為陽則離明照地而豫之昏冥反為晉之光明變之所以无咎也

冥昧昏庸不知憂不知懼而惟逸豫是耽此尚可居上位而保久安乎凡人情窮則必悔天運極則必返冥頑高亢已成一將變之形必无再可長之理矣如長夜昏黑之必曉如窮冬閉塞

之必開已成之勢可來將變之幾可俟不長之漸可回方將有功又何咎乎蓋此時或君心乍醒可以效匡救之謨或國運維新可以施挽回之力如楚莊奮於三年齊威振於九載桓文繫亂而成伯湯武革昏而返明皆因有渝而得无咎者易之所以尚變通也

凡人當憂虞則知覺悟思警惕惟豫時則心迷志逸神眩氣昏始於初之鳴終於上之冥所以銷磨一身之精力耗盡天下之紀綱者常在此時必主以介石之守協以益賢之助庶窮凶可免貞疾可愈冥可破而渝可砥平雷厲不至於遂泥坤寧不窮於戰野矣然返於已極不如戒於方盛上之或有渝三之所以遲有悔也建侯以圖安行師以戡亂可不早計而豫防乎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四德不必兼全不必並用但時措皆宜故无咎此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正隨時之義也以少女之至柔從長男之至剛故相隨不拂亦相安无咎乾宜倡始坤宜代終男女效職剛柔得位此所以會兩儀之全德也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震為長男兌為少女陽德來下就陰柔德感動而悅此夫唱婦隨之義率天地之常經代乾坤於合德家道可成咎端全哉而君令臣共上帥下從皆此象也和而不唱與時偕行和而不流與時偕止先天天不違後天奉天時皆隨也慕悅樂從人情共便故禮用貴和為天下之達道發必中節始得流故和必守正尤萬世之定

軌隨可逐於風靡不維之以艮乎艮巽皆此中互象而未稱西山則指艮也

天下隨時言天下只此隨時之一道陽倡陰從所以體乾坤之元也情暢為亨闢天下之通塗義駕為貞遵天下之正路以大亨貞為无咎植兩儀不易之經立萬世共由之準則以喜樂之中會帝王精一之執中而元德純以中節之和醱宇宙熙皞之太和而四德備齊家治國平天下无餘事矣因時制中適時為和此謂隨時允指讓征誅仕正久遠无非此義不亦大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以盈科而進雷以應侯而發此天地之隨時而君子法之何事不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亦隨時也小而起居大而出處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上六以艮終之

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君子之神不凝

靜則不能致遠、太露則洩、太用則竭、故法澤雷之隨時、以豫為緇、歛深自閉、藏位向明、而神向晦、反觀內照、常在不見不聞之地也、身出作而神入息、凝淡合漠、常游不識不知之天也、蓋已發之和、雖與時偕行、而未發之中、常與時偕止、故得所隨、在出門納交之後、慎所隨、在嚮晦宴息之前、極隨以艮、旨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事之所主曰官、在一身則五官、在天下則百官、一身運動、隨事變通、天下經綸、隨機變化、惟調於時之中、斯合於理之正、所以貞而吉也、以此出而效用、凡上交君、下交民、平交友、皆可及時建功、不廢時失事也、

震為長男、以家督主家政、是為官、以一陽倡二陰、震動不常、故有變、惟以變得其正、為吉耳、出

門納交、如起家出仕、正官之始、變之端也、明目達聰、隨材效用、乘機進會、隨事奏功、能從正而不從邪、且隨時而不失時、何不吉乎、心之官則思、故通微達變、男服事乎外、故出門有功、作聖之功、在家養之正、發軔之步、為上達之階也、官者、心官也、心在靜存、猶得自主、纔萌動念、便有所隨而去矣、於此便有漸靡消蝕之端矣、如此身幼學家修、志端守正、一涉世途、即變化不可知矣、惟以不息之貞、完吾未發之體、始為修吉、不為悖凶、凡出而與外交、皆有奏功而无逢害、則以從正不從邪、心之所隨、不失其所自主也、不失者、思則得之、不至舍則失之也、心官得職、五官各效其職、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動則中、禮、從此以往、孰非以養正收作聖之功者乎、隨以盡功、必在正始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措足得其正途、何高不可登、何遠不可到乎、

此為震初爻、豫乃震上爻、而皆言有渝、何也、震者動也、吉凶悔吝之所生也、雷出地而草木蕃、雷入澤而魚龍躍、皆天地所以開變化之端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與也、

蒙養方急、聖功伊始、豈敢舍小學而兼大學、故係心弟子之職、失習大夫之事、各隨其時、不敢驟也、弗與、正謂專心於幼學、與者、干預、未敢侵軼於成人也、小以成小、象陰以居陰、而專隨於

初之陽、故係而弗與也、六二為互艮、初爻以陰居長男之次、有小子之象也、

係者、一心專係於此、正隨之義也、凡人心專用則精、善用則紛、故係一失、一官始不渝、二三皆以陰從一陽、心无兩用、隨之正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居陽位、震象已全、故為丈夫、則當以大學圖

大業、而小學幼儀、置之若失矣、且近於四、與陽易交、故隨其所求、即有所得、家修即得庭獻、委質即得服官、皆丈夫本分、但當自守其正、壯行勿負其幼學耳、德業漸進於高明、志趣愈離於卑下矣、蓋既專上達之志、則舍下學之功、以深造而自得、以大成而兼善、知命知天、无暇親洒掃之職、致君澤民、不復拘應對之節也、六三為互巽、初爻於長女為丈夫之足、全震末爻於長

男當丈夫之位也、

震為長男、在初猶誕生也、二為小子、三為丈夫、二方成童、三已成人、皆男位也、隨者隨時、時在小子、則專心幼學、不敢越而冒大人之功、時在丈夫、則奮志壯行、不暇退而拘弟子之職、係一失一、各隨其時、此人生定序、天道常經、皆隨之從正不失者也、

隨求得者、希聖希天、從心所欲、有為者亦若是

也、利居貞者、不厭不倦、勿廢半途、有志者事竟成也、弗與者、分有常職、未暇分心、學有定序、不敢躁進、志舍下者、志在遠圖、舍小趨大、志期精進、舍舊從新、皆所以防有渝而收有功也、

隨有求得者、所隨既正、則求皆正己之求、而非妄求、得皆本分之得、而非倖得、從此舍下而達上、希賢希聖而希天、皆此志也、不當居之无倦、貞之不息、為春雷之發百昌、原泉之放四海者、乎、前所有、猶出門之功、此所得、乃入室之詣矣、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獲者、上得君心、下得人心、以詭隨得之、非大臣之義也、隨有求而得之、在筮仕為遇合之偶、在居尊為結納之工、若執一而久用之、則為小人之術、若變通而偶用之、則為聖人之權、盖有真心、有善道、有大功、一時委曲之跡、若晦、萬世昭

彰之效、大明、義似凶而實无咎也、四、合初、二、陽俱實、故有獲、兩剛偏執、故貞凶、然一德互契、同道相成、其出門之功甚明、從官之正不渝矣、

四、以陽居陰、若尊居高位、而貶節從時者、以依阿結主心、以迎合收衆望、凡所追隨、皆得投契、守此為隨時之義、幾於凶矣、惟能格心以誠、結同德之契、宅揆以道、建明作之功、則上報君恩、下酬衆志、功既昭於日月、心可質於天地、天下方賴其功、此身豈罹於咎乎、以明者、用陽明、不用陰晦、青天白日之心事、轟天烈日之行徑也、周勃之安劉、狄仁傑之返唐、幾近之矣、

立朝雖以正直為本、而時有違值、不得不委蛇、婉曲、以濟事者、此以隨時之權、冒倖功之跡、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常也、若守此為常、則玷名喪節、凶可知矣、若果以忠君愛國之心為感、乎、以通微達變之道為作用、以彰明顯著之功為

報稱則天下諒其心、服其道、感其功、其隨為妙、用而非詭術、其獲為永賴、而非迎利、權不離正、又何咎乎、義本凶、能化凶為吉、孚有道、又以道建功、此隨之反經、以合道者、尹五就、孔三仕、聖之事也、初之正為擇主之明、二之係為從師之篤、三之貞為致身之義、四之孚為格心之誠、皆因時而善隨者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亨者、嘉之會也、臣之有孚在道、而君即與道相孚、此君臣道合之時、明良喜起之慶、天下之嘉會也、不己吉乎、君以剛中居正位、臣以誠意格君心、相調以中、相弼以正、都俞吁咈之美、與逢迎阿順不同、隨莫善於此矣、

二有柔嘉之則、三有貞嘉之守、四有亨嘉之道、而五以剛中孚之則、共成都俞之美、而上下皆有嘉德、以居正位而秉中德也、正故有專權、能

弘揀納之途、中故无僻志、能杜逢迎之實、虛已納沃心之益、俯躬收陳善之功、三四以臣隨君、而此以君隨臣、共成泰之交、以得隨之美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言文王值隨之窮、通隨之變、以還隨之正、而隨之義始盡也、夫義莫大於臣之隨君、隨莫恭於文之事紂、至因譖被幽、則傷於兌口、惕於震驚、幾於臨大澤而不能脫、委祭器而不能守、矣、五以陽勝陰、逼而拘之、三以陰合陰、牽而係之、廷尉望山頭、不己窮於无措乎、此時若抗志不回、束手无策、則上稔毒痛之惡、違聖明之戴、下乖保身之智、孤救民之仁、值亢位而處窮途、非所當變而通之者乎、於是乃從而納賄、從而獻地、從而得專征、乃者悉心而轉計、從者反經、以從權也、不惟身脫拘係之外、反使彼入維繫、

之中、懸腹心以結其歡、靡手足以戢其暴、王手漸成於西伯、王祀復舉於西山、文乃得用兌之說、消震之恐、且安於艮之止矣、夫文微柔懿恭、其於紂、固始終以說為隨者、始之率服事殷、以卑承尊、猶推推於東帝、以當祭主、如少女奉長男、恪共常職、此隨之極順者也、終之行賂受賜、以寬代虐、遂專制於西土、以行王祀、如少女歸少男、還還本位、尤隨之最正者也、此文之純德、獨妙於隨時者也、蓋作威之君、不能匡之以義、甚至逢之以利、惟紂之時則然、止敬之臣、不得直行其志、甚至曲全其身、惟文之時則然、以配帝之殷、為新命之周、侯王易位、山澤效靈、惟紂與文之時則然、天下隨時、文非百世師也乎、亨者、後除自新之意、齊戒以神明其德也、西者、兌之位也、山者、艮之象也、少女原以少男為正配、大澤必以高山為隄防、捨其動以說者、就其

靜以止者、抑之以情、維之以義、此為變化以通乎神明、轉禍為福、故云用享、蓋宅西山、乃文之本位、享西山、乃文之常職、其得幸脫拘係、虔修國典、則隨之妙用也、艮之六二云、不極其隨、其心不快、蓋救隨莫若以艮、而文乃先得之矣、上以陰合陰、柔情係戀、相隨不解、如拘且係、以少女隨長男、為慕悅妄徒、以少女隨長女、又同居志睽、則末流必不可繼、而正路將不可通、此窮而當變時也、窮則變、變則通、化彼拘係、就我防維、遏澤之流、依山之止、杜少女之妄說、息長男之妄動、可以主祭、可以致福、故以王亨西山象之、蓋艮之時行時止、乃變通隨時之正義也、以互巽之長女、配長男、以互艮之少男、匹少女、一變通間、兩得其正、有此變以通隨之窮、乃知隨非拘於一轍、係於一途、當用微權以維持其末路、於是隨之用始神而隨時之義真大矣、

凡以陰從陽皆為係如二與三皆是也而此居衆陽之上值六陰之窮上者不能返而下窮者所宜變而通也故近之逼合於兩陽若挾而拘之遠之懸合於初陽若遙而繫之三陽皆非正偶不得不別求所當隨矣君艮之少男非承以少女隨少男隨孰正於此者山止水而震遂泥長子失權少男復位知所止而得所隨綱維正而拘係解矣夫王者主山川之祀則享西山以

修國典正西伯之常職女子順乾坤之義則從少男以尸室奠正少女之定分王修其職女安其分皆隨時之義故舉一明二以悉卦辭未備之旨也全卦以至柔配至剛以陰之從陽立隨之大義安於天地定位之常上爻以少女歸少男以止之節說杜隨之末流還於山澤通氣之正常故元亨正故利貞惟上不窮乃永无咎矣

巽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如木蠹壞幹必用陽剋故取象甲木而以幹言之蠱為巽宮卦俱屬木也元亨與別不同言蠱壞已極必大為通變始得反亂為治也涉大川大有為也幹蠱之時衝波冒險褰裳濡足勇往以求濟也甲木屬陽質尤堅勁能勝楨幹故取此以明幹之義先三後三則艮巽之位也

舊以先後為丁辛而丁寧更新其言近鑿不知易但以道陰陽耳辛陰金也丁陰火也陰子象也以陰金剋陽木如子能去父之惡以陽木生陰火如父乃錫子之光一先一後而甲木居中為之幹故特取焉木受辛金之剋以成其材如父因蠱以啟其子於有為也木生丁火之盛以揚其輝如子能幹蠱以光厥考於有譽也以六甲言之似无取義

甲東方之木也、後天圖正在艮巽之間、先天圖則先後隔三而遇艮巽、巽在甲先、艮在甲後、是居中以為之幹也、追蓋前愆、懲艮之偏、奠高山於不傾、力圖後效、起巽之懦、鼓頽風於再振、此正言幹之事也、辛苦也、金味苦寒、卧薪嘗膽之勤也、丁盛也、火光熾盛、顯謨承烈之光也、否極開泰、剥極必復、故曰終則有始、蓋愆之終、邁迹之始、事父之能代終、乃立身之能善始、甲木居

東方震位、故取為子象也、

彖曰、蠱、剝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剝上者、父有躁妄之愆、柔下者、子工婉順之策、緩計曲圖、補偏救敝、消其積蠹、歸之大通、雖天下可撥亂為治、而況家乎、但存心欲巽而用力、又欲剝、雖大險當前、豈容退避、必沒頂過涉、深

謀遠慮、擬身前往、奮勇圖功、先則追悔其前失、後則豫審其速算、以此厚父之終、正以此虔子之始、父居成功之退、子效及時之職、父消既往之愆、子繼將來之美、如春和化窮冬之悴、秋爽蕪盛衰之炎、法天運於不息也、曰天行、是明以十干運行、明先後始終之義、无別解矣、

山已孤危於上、風又摧突於下、以剝壓柔、以柔消剝、如敗屢將傾、朽木將撥、勢方潰壞、力難支撐、蠱之象也、此必用風之柔、以委婉周旋、用山之止、以堅忍維植、幹之義也、當蠱之時、力為幹旋、以大為通變、則无不可更之化、无不可回之天、不但承家嗣國、即天下撥亂反治、亦此道也、蓋此卦三陰三陽、上爻變、即成泰、故家不可无幹、蠱之子、國不可无傾否之艮、顯世寧邦、同一作用機樞也、然此非若蒙安襲治、可以坐而收功、必且改弦易轍、利於往而興事、防深備險、援

滿極危、潰冒衝突、務求必濟、此人事也、亂以開治、危以肇安、有比族之誅、斯有蓋愆之績、有暴虐之主、斯有放伐之功、此天運也、幹、蠱者、盡人以合天、事親亦事天也、正象以少男率長女、互象以少女從長男、皆子道也、風雷山澤、所以效乾坤之用者、全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有險阻之形、風有奮勵之象、故君子以振作民行、易俗移風、涵育已德、徙義遷善、蓋民風革故而作新、德行釋回而增美、皆幹蠱之義也、山以象峻聳之精神、風以象激發之意氣、以此振民、則可剏風靡之習、使望高山、以端仰止之標、以此育德、則能鼓風馳之勇、務竟為山、以躋上達之極、皆以回蠱壞於純全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為父位、陰為子象、意承者、潛移密諭、底豫允若、以順不以拂、以柔不以剛、亦陰也、厲者、奮發有為、似逆而順、從治命、不從亂命、釋回而增之美、掩瑕而錫之光也、始雖冒改革之嫌、終乃成繼述之善、不亦吉乎、以陰居初者、父多隱隱、子不敢顯暴其短、明示已長、惟於意向間、默為補救、每於承順處、曲為挽回也、

意者、委曲思惟、以意逆志、通其心、不必襲其迹、更其轍、正以慰其衷、始能克蓋前愆、貽父令名也、以拂逆為將順、以補救為顯揚、調停迎合、達孝之苦心、胼胝焦勞、曲成之妙用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母之蠱、每溺於柔、子之幹、宜濟以剛、非以意承、直以力矯、庶乎得中、宜慰凱風之心、勿設黃泉之誓、則居柔中、事母之道、當然也、母子之愛情、難遽傷、陰柔之僻、勢須力挽、此時承顏順志之

正理不可復拘、惟補偏矯枉之中道、乃為獨得
二為母位、其柔惡非劉德不能振也、

父之行事雖偶錯、而丈夫之志、初意必善、故雖
變通其迹、實以將順其意、克蓋猶克肖也、若母
則事有所僻、而意亦有所偏、僻者或大違於天
道、偏者每過拂於人情、則當大為變通、曲為補
救、不可執故、不可膠常、母有徙子之義、子无專
命之嫌也、故初用柔、二用剛、剛以濟柔、而矯其

偏、融其僻、此遠得時中之道也、若父而非意、母
而可貞、則為濟美、不為幹蠱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九三、剛居陽位、此處勢更難、而用力尤倍、若父
若大有過、子必小有悔矣、蓋或盡更故步、悉改
遺謀、則有嫌於忍、而傷於悖者、究之於父、雖發
一時之隱、而實以全萬世之令名、於已雖冒一

時之愆、而實以成終身之大孝、始雖有悔、終則
何咎乎、夫幹蠱者、非甘犯小有悔之迹、必難收
終无咎之功、此非九三劉德、不能勝其任也、

子代父受惡、如臣為君殉難、業已付死生於度
外、豈復置毀譽於胸中、故雖有悔於始、非所避
也、雖无咎於終、非所覲也、聖人以有悔危之旋
以无咎慰之、蓋曲體人子之心、以力鼓其幹蠱
之勇耳、非謂子心、着此思量計較也、故以純剛
之位當之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蠱者、如拯溺救焚、必有精嚴果毅之力、方有
振作更張之用、若寬分綽兮、以悠緩當之、有生
觀其敗、立視其傾耳、雖欲往而圖之心、撓意阻
其可得乎、此避小悔而滋大咎者也、此爻當震
之二、兌之三、激發振勵之志、微、怠緩悅從之意
勝也、往未得者、不能往而有事、豈得巽而止蠱

既无拔山之力、必无濟川之功矣、

裕非必忍於卸責、甘於助惡也、忍以急切傷情、以矯枉害義、曲為兩全之計、旁起三思之惑、當斷不斷、畏首畏尾、能无吝乎、蠱如大木將顛危、石欲隕、非悠裕所克濟也、風衰於末力、山敗於垂成、以求其幹、必不得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蠱者、承父之意、必能成父之德、承父之德、方

能揚父之譽、蓋或原其隱志、以消其顯惡、或追其初美、以掩其末敗、或未過中之仁、或申事後之悔、則匿瑕以表瑜、遂反毀以成譽矣、承以意者、幹之方用力、承以德者、幹之收成績也、君云、彰父之惡、沽己之名、能免大咎乎、

父既曰蠱、則行事之僻、必且叢天下之毀矣、君但稍融其僻、僅消其毀、豈足謂之幹乎、必用力、用勞、善繼善述、使父始蒙天下之不韙者、究且

亨天下之盛譽、然後可、而譽非可虛獵也、必崇修德行、弘暢德施、易暴而擴之以仁、掩狂而蓋之以聖、以世德揚親之世澤、以令德錫親之令名、可也、此非藉偏才小智、可以沽名、必承以盛德大業、方能永譽、如萬世永賴之功、方可振九載弗成之績、禹之明德、幹蠱者所宜法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從來世風蠱壞、皆王之不度、侯之不軌、以作之

孽、至於禮義風微、廉耻道喪、則非聖人不能以身振之、故人盡隨波逐流、與草木同腐、我獨守貞抗志、與日月爭光、砥柱狂瀾、維植名教、是能幹天下之蠱者、其志潔、其行芳、雖事不可及、而志猶可則也、上漂高山、令人仰止、下肅清風、令人興起、所幹旋世教、匪淺鮮矣、錄所云往有事、即有此高尚之事、以成天下元亨之治也、父子天合、家事不容他諉、君臣義合、國事不可

獨支、故子以幹、蠱為孝、士以避亂為高、偕王竊侯、豈忍與之同事、以稔世風之蠱乎、然聖人之用、无窮、不以隱現為顯晦也、獨清獨醒、能潛能飛、抗一時之節、正以植萬世之幹、待聖王之作、正以洗暴君之污、以无事為事、以不用為用、以避世為救世、傲王侯、以消天下勢利之心、秉高尚、以振百世激昂之志、獨於經世濟時之外、別有撐天鎮地之功、如長女以陰教、助天子不言之化、少男以幼學、抗世子无為之法、而乾父坤母之蠱、獨操其幹之樞矣、

則者、則其志、不必襲其事、師其心、不必泥其跡、禹顏不嫌同道、夷尹不妨並聖也、蓋事或千古一值、而志乃萬古不磨、巢由隨光、以及夷齊、誰不聞風興起者、其以幹旋世道、挽大川之波、瓊為砥柱、挺歲寒之松柏、為棟梁、豈淺鮮乎、

聖賢乃天地植幹也、出而用世、固能撥亂興衰、

濟一時之變、退而遯世、尤能維風振俗、植萬世之經、當紂之時、主德昏淪、崇禎助虐、三綱數五常毀、世道之蠱極矣、非北海清風、西山峻節、孰為萬世康頑、立懦者乎、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王侯之事、不以為事、若无益天下成敗之數、而獨以高尚之志為其事、乃以峻天下廉耻之防、建天下剴常之表、後之人雖不必踐其跡而行其事、然皆可繼其志以守其則也、蓋事功僅濟一時之用、志行直為百世之師、有不期之八百、有一心之三千、可无叩馬之二士乎、彼救一時水火、以蘇民命、此禦萬世霜雪、以醒人心、則遯世者、幹蠱之功、更倍於用世矣、如風於雨露外、殊无顯功、而非此何以消炎暢鬱、快天下之襟、山於宇宙中、多為曠土、而非此何以建防樹表、聳天下之望、聖人立象以盡意、不可玩乎、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以兌變乾即為泰觀以巽變乾即為否惟此

二卦居乾坤之交開否泰之漸聖人喜將然之泰而尤憂未然之否故於臨之吉豫防觀之凶焉觀主八月與臨互交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陽之剛漸長逼四陰而今消此時陽方欣欣向榮兌之說也陰亦帖然聽命坤之順也二以剛中上與五應以陽德之方亨與陰交於正位遠得天道之常也陽以長為常陰以消為常天於將泰之時最為安常獨不虞往之必復泰之兆否乎陽盛極則消陰乘極則長理勢必然故七月否猶陰陽相半也八月則四陰矣九月剝十月坤陽且消盡不能久存此凶之可慮也當

陽長之初豫切陽消之慮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如此

卦以二陽向進是復業已就剝禍全消矣君子幸免刻剝之害欣泰恢復之功高處照臨之位此時意氣昌揚或開小人以伎忘之隙勲猷赫烈或啟小人以嫉妬之端雖泰運之方隆實否機之潛伏也故聖人贊之以元亨勗之以利貞惕之以有凶蓋必體乾之元用坤之貞嚴震之懼抑兌之說庶可化凶為吉久安而長治矣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悅安強教澤被無窮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水行地中澤旁流也地振河海量兼容也教曰思者教訓有成法而一設曲成善誘之心思與天無極保曰容者保護有深恩而一腔兼容并包之度量與地無涯寬裕溫柔文理密察正以成聰明睿智之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同也初與二同德協力以承上四陰之臨故並曰咸臨凡陽一陰二為正以二陽當四陰適得正數其力足以敵之其德尤足以率之以此立志則志向端以此制行則行誼飭君子之道漸長君子之修自吉矣

初九之陽生未已踰月矣其志已堅其行已成而陽居陽位適得其正若堅守其正以立身於不敗之地禦人以不猛之威助二之剷攻陰之柔何志不可伸何行不可遂乎故吉

凡陽德君子窮居之日无不侃侃勃勃思以攻邪而反正者惟恐後之改節變塞耳若果能守貞始終一軌志不少屈行不少回正已以正物則必能與正人協心以正君正國其能咸可卜矣豈不吉乎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之咸乃協力於二助之外交如居中堅為內應援故但曰貞吉以正自守也九二之咸內協初之正外逼三與四而又以剷中上交於五其勢如出而禦敵進而仰攻故其事五位以剷弼柔抗顏逆旨率衆陰以正闢邪驅讒屏佞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未肯俯伏以聽命於上之臨者方且挾二陽之方長以乘四陰於將消三與四俱屏躬聽命人順我而我豈順人以大勇助成大智明良合德也正中既有妙運之推合初又憑方長之勢不聽命且能造命將變三為陽以開泰運天地交而萬物通吉又何不利矣

二本當聽命於五而順從之者但順者坤之德而陰之性也彼陰此陽方將以剷濟柔而矯其偏以中合中而成其美以匡拂開其大智以弼直佐其機宜此利於君利於民亦利於身矣豈忍以剷勁之資甘為阿旨順意不為面折廷諍

者乎、蓋二與初、為咸臨、正汲引法家弼士、格君
利國、以共扶陽、長陰消之運者、故上有智臨之
君、方肯惟其所命、一德相成、而原其事、君初志
固未敢以順為正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性本柔、逼近二陽、以漸消之勢、當方長之威、
不得不順以從之、媚以悅之、其交甘如醴矣、此
乃遜避之形、豈復望進取之利乎、進之已无利、
益之望、退之必有憂危之惕、然既能退而自憂、
不至抗而取咎也、蓋陰順從陽、故以兌之和說
而甘、陰怯畏陽、又以震之恐懼而憂、然既能畏
長男方來之厲、以抑少女妄說之情、則兇鋒戢
而咎端消矣、

甘臨、如呂后之媚陳平、武后之敬仁傑、其詞太
甘、其中必苦、僭居高位、心懷隱憂、以陰臨陽之

象如此、坤順之性、本多柔情、兌悅之口、尤工獻
諂、震恐之心、不无懷憂、坤貞之吉、終可免咎、以
一陰逼二陽、不能享其利、以柔德居剛位、適足
檢其憂也、

陰居陽而失位、則其權不能制人、反為人所制
矣、故中情怯、必有甘詞以媚於人、而外貌恭、必
有隱憂以惕於己、憂者、憂人之日逼、己之日消、
進无利而退有害也、甘者、雖其設計之奸、而憂
者、猶其用心之正、憂陽之長而甘讓之、不至犯
剛鋒而挑釁、憂陰之消而甘就之、不至逞柔奸
而檢惡勢、固將消咎亦不長、蓋處非其地、現在
不能无咎、而殷憂足以消之、則二陽攻擊匡弼
之助、以震驚恐懼而致福、以坤順先迷而終慶
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坤元之至也、四以坤

之初爻、下交於初九、以至德居臨下之位、又何咎乎、以柔從剛、以陰交陽、中心好賢、昵切懇至、以弼成泰交之象、此不孤師表之任、不負端揆之望者、故曰位當也、

大臣惟尚容賢之量、若斷斷休休、實能有容、即為至德、不虛股肱之寄、大君獨握用賢之權、必擇中用中、精察果斷、方為大智、克亶聰明之用、四之至五之智、各有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以柔中下應剛中、以君之明、用臣之直也、尊賢不惑、敬臣不眩、聰明睿智、以臨天下、宜君而宜王矣、好問好察、執中用中、是曰行中、五本臨民正位、而以虛心大智居之、此允宜而不疚者、惟智能擇中、而明辨篤行、宜在高位也、知者坤二不習之利、離五重麗之明、吉者黃離黃裳、皆元吉也、

以聰明睿智、行其剛柔之中、則張弛舉措、悉協機宜、調劑運用、皆成便宜、鑒臨宜於配天、照臨宜於長世、一中允執、萬變皆宜、大智之神、非但如大臣與位相當已也、一心秉時中之德、天下皆時措之宜矣、五於離炳日月照臨之明、於坤正黃中通理之位、故云、

上六、敦臨、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坤厚載物、其德主敦、至上六則坤德已全、四陰居二陽之上、積厚極矣、安土敦仁、故能愛敦、厚崇禮故不驕、以此臨下、則必世後仁、久道成化、其畜神厚、其延脉遠、志惟俟三之變陽、與之合德、資其內助、共成泰運、不亦吉而无咎乎、以純坤合純乾、以至德輔大德、深藏厚蓄、包天亘地、敦孰尚焉、

敦臨者、篤恭而天下平、博厚而萬物載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外忘聲色、中存敬信、是志專於

潛修遂養、反求諸內、將待三之化陰為陽、相資互濟、以成其純德之厚也、吉孰尚焉、陰變為陽、即敦艮之吉也、下比於五、又敦漫之吉也、教思无窮、容保无疆、損上益下、有孚元吉、在此志矣、志在內者、內合初二之陽、以化三之陰、以維泰道、與泰初之志在外、互相成耳、

五作當推之主、陽明煥於外、沛川流之用也、六居退聽之時、陰美涵於中、蓄敦化之源也、以沉潛養高明、以翕聚資發散、未發之中、存以渾全、則已發之和、暢於通達、上六深居端拱、疑淡合漠、正以握中之本體、預臨之全神也、世主昏庸喪志、固以德薄而祚衰、即聰明之主、匪以沉潛克之、或以振作太發洩其英氣、反以刻削漸耗蝕其元神、智拂其宜行、失其中、溺敦臨之旨矣、

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洗未祭之初、內有明信之孚、外有端嚴之象、人之疑神歛志、修容飭貌、无有如祭時者、此形容觀象而有孚則其本也、初二爻以下觀上三、四爻以臣觀君、五六爻以君觀民、下各以二陰從一陽、上則以二陽率四陰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者、陽也、以陽剛之德、端中正之範、以聳天下之望、此謂大觀、可以君動民之觀、至於下觀上德、而從風向化、乃以民則君之觀、

大觀如天之垂象、天下所拭目而仰觀也、此必有順德以格其心、志必有和風以浹其肌膚、而後能成大觀以聳其耳目、故內秉中正之德、端

其本也、外儼顯若之儀、肅其範也、上樹風聲、下成風化、而觀乃大矣、其惟合天之聖人乎、蓋陰陽不測之謂神、聖不可知之謂神、天道聖道、同一神也、在天之神、莫如風、春溫夏燠、秋涼冬凜、而生長收藏、奉令不惑、在人之神、莫如心、聖人洗心退藏、審其神於莫或知之地、而法天德、以振民風、禮樂刑罰、皆以天之神道設施、非以人之私心強作、故上之存神過化、如應候之風、下之神動天隨、如從風之草、聖德如天、民之戴聖人如戴天、日照月臨、春和秋肅、民之信君如信四時、聖與天同一大觀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五方之風氣、觀民間之風俗、而以神道設教、樹之風聲、以矯其氣之所偏、裁其俗之所弊、懋建皇極、表正用中、使觀而化焉、上自朝廷、旁迄海宇、一吹而萬品息、一作而萬竅號、率土行而

四方動矣、方者、坤土之分邑、教者、巽風之出令、觀民者、俯察地而順從風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省察觀考、隨俗設教、補偏救弊、一道同風也、物生於地、雖高卑燥濕異宜、而風以鼓之、則隨地可以成材、民逐於方、雖強弱貞淫異族、而教以齊之、則隨方可以成化、此聖人配天之功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稚嬉遊在野、女子咏歌在室、皆風教所闕、故省觀者、首及焉、如康衢塗室是也、卦中互艮、少男為童、坤二離為中女也、

童推狙眉睫之近、亦有知覺之良、故童謠牧唱、觀風者所必採也、然芻蕘獻悃、在小人則可取、孩童比謀、在君子則可羞、初以陰居陽位、為童、二以陰居陰位、為女、故云小人、以位言也、

童觀者、耕男收豎、見小不見大也、知初寒暑雨之嗟、不辨四時之序、知出作入息之便、不識終歲之謀、此在小人游沕穆之風、率顛蒙之性、以此為常道、則可耳、若君子當通夫徹地、貫古、該今、以曠六合之觀、而可作三尺之見乎、項橐甘羅、縱片言之偶中、終為通識之所鄙也、小人之道、非聖人設教之神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婦人无外事、窺觀非正也、戶牖之竊窺、簾帷之潛伺、多以啟誨淫之端、開踰闔之竇、故能守其正、則利、稍失其正、則醜矣、女德貞淫、風化伊始、故先王揅淫風、以垂戒、亦觀民一端也、如節曼決楚師之敗、遠彰主德之昏、定姜知衛君之亡、徒見時謀之闇、不可醜乎、无非无儀、斯女德之貞矣、離為目、艮為門闕、故曰闕、闕觀者、拘儒曲士、見偏不見全也、舉一廢百、掛

一漏萬、如管窺豹、牖窺日、井窺天、倘出其偏見、必惑世而誣民、效其淺謀、必欺君而誤國、此在女子、務專中饋、職備內官、猶之可耳、若以丈夫而操巾幗之筭、以達士而效鑽隙之窺、豈不作襟弁之羞、貽纓冕之辱耶、牝鳴索冢、女謁亂國、君子有以觀其兆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巽為進退、又坤四、為天地啟閉之交、賢人隱現之介、故先於此觀之、蓋賢奸進退、治亂所由生也、觀我之所遇、果與賢同進、以生治乎、抑與奸同進、以生亂乎、以此決進退之幾、則進固不失其時、退亦不失其節、各合於道、而仕止久速、咸當可矣、以姿柔既能從容、以觀變、而乘剛又能果決、以赴幾、其於奉聖人之神道、未全失也、陰之柔、本怯退之資、三之位、有躁進之漸、則進退之衡、不可不熟觀而審定也、必就我以觀吉

凶悔吝之生、勿輕進以逢凶、毋急退以取吝、蓋以柔居剛而酌於中、以陰合陽而裁於正、其於中正之道、可以守而勿失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九五、君有中正之德、合二國有文明之象、朝章巍煥、世運熙和、有道者所樂觀也、上有賓且之王、我有匡王之具、資逢逢世道、可濟時、於是赴賓興之盛典、膺賓筵之禮遇、賢有得主之歡、國有得賢之慶、國之所尚不虛、我之所觀益快矣、蓋以四近五、如星辰依日月之光、以柔濟剛、如賓師居調羹之任也、

四乃率下以共觀於上者也、以風動地、則草木發宇宙之光華、以地從風、則人文煥邦家之光彩、四者以巽之申命、發坤之含章者也、王者剝中之君、大觀之主也、以陰從陽、如以賓配主、以陽率陰、如以主迎賓、主賓合德、以柔文剛、天下

文章孰大於此、則安得不多儀享之上位尊之尚德尚齒、以觀天下、使拭目泰交之盛、快觀盛德之光乎、此天下所由化而服者、國之大利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心之順逆、民風之淑慝、皆自君身而生、君如風下民如草、所當降心體察、以觀風化之源也、觀民之生共、則知君德之謹、觀民之生慢、則知君德之渝、外觀民心、即以内觀君德、因我所生、以慎我所自生、立教本而端化樞、此省方之實用、設教之真源、以艮山立坤邑之表、以巽風鼓大地之和、君子所由免咎也、上二陽處將消之勢、不敢進而圖功、惟思退而避咎、防危慮變、修省蓋汲汲矣、

五為卦主、故曰我、九五秉德之中、居位之正、此中正以觀天下者、乃觀天下、不但以身率民、尤且以心察民、觀民之中、必自我之中而生、民之

正必自我之正而生。如是省躬之審責已之周。則有乎不敢一念弛。顯者不敢一息懈。咎端不盡消。觀型不益肅乎。大觀之化全在此。反觀之神矣。民者初為民位。恐初陰漸進。以逼陽消。故觀其所自生。以早杜而力防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者。將然之詞。當陽德上極。陰萌下伏之時。恐治極之生亂。樂極之生憂。而觀察朕兆。危心竦志。扶陽抑陰。以早戒預防也。五陽位。專恐陽極之生陰。此陰位。專恐陰生之侵陽。凡上交俱從五位進一步而深言之也。

五之觀我生。觀現在之民風。上之觀其生。觀將來之國運。其者。通指下四陰而言。四陰再生一。則二陽必去一矣。故五之觀。乃防我陽德之衰。以啟陰之盛。此之觀。乃慮彼陰萌之長。以逼陽之消。一以正己率民。延治脉。一以危心竦志。窒

亂源。皆有乎之實心。顯者之實用。君子所以觀天下者。故皆曰。君子无咎。

剛德居尊位。而能以實心觀察幾微。網繆早計。常以勵精苦志。防危慮險。未敢以狃乎弛戒。肆志侈心。此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身安而國家可保。終无咎也。九五觀民風。此乃設教以維風於不敝。聖人觀神道。此尤畏天以游神於无窮。省方之道斯全。天下之服求固矣。

志未平者。堯舜之兢業。禹湯之危懼。文武之小心執競也。聖賢本以惕厲為心法。帝王尤以憂勤為治本。未有自視為時平世泰。可以安心而肆志者。惟見禍亂萌生。惟日孜孜。懼馭朽而慄深淵。致治保治。總此一省躬責已之心。故並云。君子无咎。不見有功之可居。惟知有咎之難運也。此乾健不息。正天之神道。而所其无逸。以申巽命。以永坤貞。乃聖人所設神道之教矣。

噬嗑亨利用獄

震下
離上

人各有口實則互相爭訟然曲直必有定理則
剖斷自有亨途故利用決之杜其口而折其辨
開其室而會之通上明而下服矣

以離明之照用震擊之威酌柔中而行直道用
法當而執法嚴折獄精矣然屢云无咎不能全
吉豈非聽訟不如无訟乎

彖曰順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此卦本山雷之順但四以一陽居中則有物之
象也有物必囓而去之而口始得合故云噬嗑
訟者之口各執一詞似有物然理直必氣壯情
虛必中餒其剛柔自分也因其曲直而善通之
聽斷剖分消其口實息其口辨人暢於震動情
照於離明矣有雷厲之威有電燭之光合而用

之明斷並行則其精研深究如追琢之章條分
縷析如經緯之章以柔用剛五與二兩得其中
下民之獄情與下位聽獄之情惟明克允俱得
行於上矣不當位者柔居剛位雖非君德之正
而實能折獄情之中蓋折獄必平衷坦度弱志
虚心深求曲體緩究深研以天地之量運日月
之明以雨露之濡成雷電之決此以柔馭剛遠
調於中以中用柔獨宜於獄君德本以剛為主
而用於此時必以柔為利此易之時中也章如
漢約法三章蓋定為法律頒為條例所謂刑章
此矣

獄情每隱顯互消折獄必剛柔並用故以三陰
三陽象之震以一陽上破二陰窮幽而察隱也
離以一陰中調二陽虛中而遠照也以柔德居
剛位以剛德決柔情民心下服而君法上行斯
可副長男主器之司居離明麗天之位矣在訟

獄則剗為正氣之昌、柔為中情之怯、於兩造宜決之使分、在斷獄則剗為暴戾之專決、柔為委婉之曲體、惟柔中乃用之獨利也、

剗柔分、如曲直之判、是非之剖也、雷以動之、五刑激其兇頑、火以明之、五辭洞其幽隱、明斷互施、如雷電之交作、以成天道之章明、則以離柔得其中位、而二之柔中、亦得合於上以共行、不既亨乎、雖以陰居陽、若未當於居位、而剗柔之用、隨時制中、此以虛衷聽之、以繼照察之、以雷厲電燭、合而斷之、用以折獄、无不利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激發有聲、電閃爍无定、此如小人肆无情之辨、雷迅擊灌耳、電昭灼奪目、此如先王用不測之威、故取象焉、明罰者、无縱无濫、而精於用罰、如畏天之明威、勅法者、有倫有要、而嚴於執法、如奉天之勅命、雷奮而无停案、電照而无匿情、

皆折獄之要也、豐以雷電皆至、折獄致刑、與此互相發也、

噬嗑之象、在訟者為掀唇掉舌、逞吸髓之奸雷、電之閃爍也、在聽訟者、為杜口捫舌、懸洞腑之鑒、雷電之激烈也、明罰者、肅天威以靖兇頑、使知懲前、所以斬其後蔓、勅法者、奉天令以垂經制、使知惡後、所以杜其前萌、明者辨之精、萬民慊服於不枉之辭、勅者斷之決、萬世恪遵於不刊之典、所云動而明、合而章者、此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以木械足、猶屬輕刑、足力不全、惡心自息、因小謹而免大戾、此所謂小懲大誡者也、

震為足、其初爻陽方萌動、如足之能行、而一陽為二陰所壓、不得自伸、如足方帶杻、埋沒足脛、不能行動、此以小罪而加小罰、以懲妄行之過、以聞知止之明、用刑之平也、陽剗不稽於小罰、

陽明不枉於隱情、何咎焉、

六二、噬膚臧鼻、无咎、象曰、噬膚臧鼻、柔剛也、

聽獄之初情、若噬肉方在皮膚之淺、而刻意精研、有噬而沒入其鼻之形、二爻互艮為鼻、二為中位、鼻為中象也、以我之柔破彼之剛、折而得中矣、人身骨陽肉陰、而皮膚外露近陽、故取象焉、

噬膚、察表而及其裏、臧鼻、潛心以伺其息、蓋陰居陰位、情偽幽深、且下乘於陽、奇奸巧辨、故竭力研求、務窮陰惡、以協柔中、折獄之精、可免咎矣、初以陽包陰為膚、二以陰攻陽為噬、以二合初、則互艮之形、隱而不現、此沒鼻之象也、

純陰之資、雖不能片言立斷、而能刻意深求、以二之柔乘初之剛、如兩造堅執互爭、不得不察外貌、以及其中情、庶乎洞隱匿而得平允也、二以柔居中位、中能矯偏、柔能勝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經久藏畜、如停囚長智、獄久而情深也、遇毒者、為其險情所中、詭詞所欺也、三以陰居陽、如以愚懦之才、當艱難之任、才不勝任、故有此吝、然知吝而速解其毒、亦无咎矣、此言獄之當明慎也、卦中互坎為毒、互艮為吝、而合於上以為章、故无咎、

三居陽位、如奸頑恃強不服、腊肉之堅也、六以陰柔、其明決未能立斷、噬肉之難也、幾為險情所中、幾被陰盛所傷、以柔資不應乘剛斷之權、陰晦不能勝陽明之任也、然能噬之、則究得其平、雖有小失、終免大咎矣、小吝者、稍為牽係、不能立決、无咎者、終歸平允、不至受欺、毒者、陰毒、坤之雜而坎之險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天、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肺、切肉也。此正順中之物，乾則陽剗之象，堅實難於盡決也。象獄情之煩瑣者，勿輕聽之，必待金矢既入，先嚴其罰，乃察其情，艱苦以深求，堅固以執法，庶可得情以服衆耳。以獄情隱匿，每費精研，而離照熹微，尚須徐糴，未遽以光明燭也。明慎用刑，此其時也。大臣折獄，上恐傷君德，下恐鬱民情，以剗德居柔位，利在持重而守正也。

四本陰而居高，如獄之情深而法重者，象乾肺之堅紉，故必嚴鉤金束矢之入，勿長健訟之風。東畏難守正之心，勿恃折獄之捷，則豐蔀必察覆盆必照，未光者悉糴於光明而吉矣。

金矢之入，在將聽獄之先，金為贖鍰，在已成獄之後，金以銳於決斷，矢以伸其挺直，獄之堅確不移，平正不枉，應象此也。離初為乾中之金，坎中為弓上之矢，艱貞者，歷坎之險敦艮之止也。

未光者，離明之初糴，阻於坎陷之方深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乾肉，聽已成之獄也。五當君位，此獄成告於王時也。明正其罪，收其賄金，而聽訟之事畢，然必貞以執法，毋輕反獄，厲以威斷，毋久留獄，斯為无咎。此王與三公大司寇總刑之成者，其位當如是也。五有獨制之權，六有虛中之照，則法无旁撓，情无下徇，利在堅執勇斷，方无愧於君德之剗也。金作贖刑，入賄而刑畢矣。得當者，刑當其罪，法正而人服，德當其位，威行而仁溥也。以柔順之資，處陽中之位，如以謹惕之心，用明決之才，故立訊而獄有成案，如乾肉之易決也。收賄而獄无稽牘，見黃金之易入也。此惟守正而不休回，冒險而不避忌，故得當而免咎耳。五為黃離之爻，為中央之位，又化陽，即為乾卦之

金故云黃金黃協於中金致其決也、貞厲者、以
艮止之貞、運震來之厲、以濟離明之照、所謂動
而明、雷電合章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位、勢能凌尊、罪已滿貫、故以重罰懲之、以顯
戮警之、項帶枷而沒及耳、塞其聰而掩其明、使
受之者知懼、示於人而標於衆、使見之者知警、
雷以動之而聰斷明、電以合之而法紀章矣、

視曰明、聰曰聰、然惟聰而不謀於所聞、斯能明
而不迷於所往、惟作聰以掩明、乃積惡以賈罪、
故特以滅耳之刑加之、塞其坎耳、以懲險之極、
欲聞其離目、以啟明之實也、此在下為犯刑之
極、在上為用刑之極、極則必反、則威之乃所以
恩之、而凶之終、正言之始矣、前五俱言聰訟、此
言訟者、以大奸受大罰、用以懲頑習而清訟源、
此先王明罰勅法之本意也、

聰不明者、凡奸頑健訟之人、响附風聞、專伺屬
垣之耳、飾聲炫聰、巧逞如簧之舌、每恃其聰以
欺人不聰、而至於是非倒置、則蔽於本心之明、
禍福失料、則昏於先見之明、是有聰而无明也、
蓋聰作謀、明作哲、彼工於造事之謀、而畱於觀
理之哲、故其聰遠足以滋奸長偽、自矜罪端、而
不明尤以冥揣瞽趨、自投法網、先王知其造惡
之源、加以懲惡之法、因罪制刑、如應病與藥、雷
以發其聰、電以燦其明、使勿逞坎耳之聰、以滋
重險之習、勿障離目之明、以弛履錯之敬、則震
能知懼、艮能知止、民志大畏、訟端永息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離乃虛中而照，將於大通，艮每待時而行，遵於正路，故曰亨。小利攸往，小者陰也。柔來文剛，以陰為文，故往以就陽，則文質互調，天人交煥，文治光華，流輝千載，如日月照臨，无息非往，豈非萬世无窮之利乎。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主剛，文主柔，質為主，文為輔。柔來文剛，以文濟質，剛上文柔，以質受文，皆以剛為質，而柔以文之，以質為主，而文以輔之，如雕鏤加於金玉，丹堊被於土木，是也。離之文明，艮以止之，日光月華，以林巒草木為附麗，故曰文明以止，文止配質，不使勝質，渾淳返朴，乃成至文，天之所以

畫象，人之所以成章，皆以質立文之幹，又以質節文之流，故天光煥發，星纏燦列，俱有常度，變化生焉，而人亦不能違天也。察時變者，五辰以凝庶績，七政以釐百工，隨時通變，因此以施獎理之權，化成天下者，監商俗之靡靡，調周文之郁郁，化民成俗，因此以奏雍熙之治，聖人測經窺度，修人事以應天，制禮作樂，法天道以治人，斯文正統，所以繼往開來也。有本之文，星輝日麗，與天不朽，與世无極，故利有攸往，小者陰柔，即文也。質為教化之大德，文乃川流之小德，逝者如斯，文在茲乎。天之經緯，時運，聖之制作，日新，皆往也。分剛者，三陽分位如三才，而柔自上及中間，錯成文象，天文人文並煥，天下之觀也。或云：往字下脫剛柔交錯四字，於理亦通。王者以人法天，全在以文成化，蓋經天緯地，无非文之用也。人文盛衰，為天地晦明之象，故六

文皆以賢才進退言之、蓋君主劉、臣主桑、劉桑
交濟、太和道調、明良相得、太平有象、堯煥文章、
禹敷文命、皆所謂人文之化成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文明之治、尚德緩刑、化成之時、刑措不用、故於
庶政極其明備、而不敢專恃折獄之能、蓋禮樂
興而刑罰自中、經制定而訟爭自息、先其本也、
欲明庶政、非用多賢、不可矣、

明者、講求經理、酌緩急輕重之宜、无敢有兢惕
哀矜、絕逞臆炫竒之態、蓋凡事皆欲以文來成
章、惟獄不可以文飾成案、古人戒深文、崇典文
而尚文无害、合此義矣、

无敢折獄、非棄之不屑、置之不理也、但去其敢
之一念、則慈祥豈弟、懇婉周悉、辭必簡孚、法有
倫要、善用其文明之止、止以良而慎重持平、明
以離而精察曲當、不為武斷之粗率、亦不為文

致之致鍊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士方隱居、匹夫徒步、惟以道德為榮華、耻以軒
冕為湍垢、故其文隱於中、藏而不外炫、如蔽於
下體而未上彰、故初爻之象、為賁趾者、履繩蹈
矩、馳王驟帝、周旋曲中、步武成文、擔登蹻僂、勝
於金根玉輅之華矣、互震為足、此初陽即成震
體、互坎為車、此初爻未入坎中也、蓋寧躬行實
踐、篤於闇修、不屑駕空凌虛、驚於浮習、去奢從
儉、抑文崇質、當震足發軔之初、已嚴畏趾出位
之防矣、

賁其趾者、舍章於下、藏美於中、卑而不自高、隱
而不自炫、此龍潛育德、豹隱成文之日也、學未
成章、未肯出仕、舍棄乘車之大夫、寧為徒步之
庶人、安其蓬纍之素、避其負乘之羞、嚴一介不
取之節、堅千駟弗視之操、所尚在道德之華、不

在軒冕之榮、賁趾者、離屨之錯然、徒行者、艮位之不出、艮初為趾也、此隱居求志、人文之所始、而抱朴懷瑜、早已得人文之所止矣、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者、待也、僕御之屬、所待以應役者、歸妹以須、即此也、士既起家而仕、則得時而駕矣、故飾其儀衛、備其物采、所云車騎雍容甚都、是也、此蓋文采上彰、弓旌已及、得與賓興之典、適當利見

之期、不嫌示黼黻之華、壯邦家之色矣、二居離中、為文明正位、及時興起、則從前蘊蓄、於此發舒、向後經綸、由此展布、三之濡、四之皤、五之束帛、皆以此賓興、開其兆、即以此賁、須者、暢其美也、以柔居柔、與兩剛相濟、此謂以柔文剛、以心之文明出、而為天下之文明、此所謂人文也、二當離明中位、以陰居柔、在西陽之間、如賤之介於尊、以二合五、配兩位之中、如下之從於上、賁

者、離目之輝煌、興者、離火之昌熾也、

須者、女須、此中女之位、以盛飾入朝、象士之言、足以興也、蓋士之文辭、如女之華飾、雖其用之所必須、非其品之所獨重、女重在女貞、而飾但以備周身之章、士重在士節、而文但以資進身之具、故賁、須非炫玉之求售、乃懷珍之待聘也、初尚家修、此將廷獻、即外貌以表中藏、正以一柔文二剛、中德之妙也、

九三、賁如、皤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則成章已久、建功已新、膏脂可潤、波流易溺、此時得无以紛華之想、啟濡染之端乎、於此而永守其節、不改其素、堅持雅素之清修、不涉世芬之漸染、斯為實光輝、養之愈盛、人文之粹品也、此文明之止於內者、培實德、勵高節、不徒尚虛文也、

陵者、陵夷也、九三、一濡、一皤、則堤坊漸毀、崖岸

漸削、始於高明、究於污下、如高陵夷為深谷矣、
今既絕濡染之端、永固貞潔之操、則直躋上達、
永免下流、豈復有陵夷之漸乎、艮止不犯衝波、
之激、則坎水必無集陵之患矣、

資極者、雖洗沐之甚工、亦漸染之可慮、上之恐、
啟陵逼之端、下之恐開陵替之漸、惟以正永持、
之而、寧朴毋巧、寧實毋浮、庶不以脂粉汚其本、
質、不以紛華掩其太素、焉實光輝、章而能闇、若

予所以不可及也、濡者、坎水之沾濕、求貞者、震、
厲之堅守、莫陵者、艮山之敦止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如、文采之貌、積厚而流光也、皤如、皓首之形、
年高而德劬也、翰如者、白駒往來、或在場、或在、
谷、如鳥飛翔、隱見之未定也、此時非希世而有、
竊祿盜位之心、乃俟時而有席珍待聘之志、蓋

以離之重明麗正、合於艮之時止時行者也、陰、
每喜藏忌露、多疑少決、故有老成持重之標、有、
高飛遠舉之意、无躁進苟合之思、蓋耆耄黃髮、
國之重望、道遙嘉客、士之高節、皆資象也、但以、
居於純陰、不能獨斷而有疑、以合於初陽、終得、
正道而无尤耳、馬者、互震之象、寇者、互坎之盜、
婚則初與四之合也、白駒之詩曰、賁然來思、此、
之謂矣、

四於五、既有兩陰姤合之迹、於三、又有相逼苟、
合之嫌、故曰、當位疑也、始於三五、君以陰附陽、
成坎盜之象、寃於初上、皆以柔文剛、煥賁采之、
光、故曰、終无尤也、疑者、遲回見可、揖讓之成文、
无尤者、歸潔其身、丰采之煥發、皆賁也、

六四、陰居陰位、身在進退之交、故迴翔顧慮、未、
即決者、嚴難進之節也、然柔與剛合、中蘊文明、
之實、故光華粹美、无能尤者、善時行之義也、士

君子文采固欲其昭彰、而踪跡不嫌於緇秘、勿輕於始進、所以无玷於終身也、匪冠婚婦者、不敢近合於三、共兩陰而成坎盜、惟欲下合於初、以長女而配長男也、此卦以少男娶中女、原非正、正惟以四合初、乃為得之、六禮備而貞女行、夫婦和而家道正、如士人避苟合之疑、慎交擇、主遠夫身之尤、矜名砥節、皆以人文之盛、止諸躬者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處士映為少微、賢聚現為星瑞、韜光抱璞、如玉韞山輝、故曰賁于丘園、此正以人文安文明之止者、賢士每一丘自遠、淮園密娛、而盛德輝煌、才華烜赫、如龍潛豹隱、彪天炳地、安得不發明王之夢、求聖主之求乎、丘園乃艮山之高隱、束帛則離網之旁羅、行幣聘之典、聯喜起之交、君

所以成文明之化也、始吝者、野有遺賢、終吉者、朝有盛典、所以當五位而為賁主也、

又委積貌、鮮明貌、蓋束則禮儀稠疊、帛則文采鮮明、禮聘之隆如此、丘園起而朝宁矣、隱而乍出、若有改節之嫌、用之則行、終合時中之道、喜者、樂則行之、君臣相說、朝野共慶也、五為君位、故以隆禮下賢、如聘莘訪渭、為千古盛典、為兩間嘉會、協天文之垂象、煥人文之成化、此文明之止於外者也、

士人甘寂守素、棲蓬偃華、豈希望束帛以為光華、而玄纁下頒、旁招遠聘、以山林屈廟堂之節、以幣帛賄黼黻之猷、則君人禮賢之盛典、生丘園之色、正以煥國家之光者也、此時君若有屈己之嫌、士若有希榮之忌、且上下兩柔相合、似以文事之盛、勝武備之衰、故為吝、然而君喜得士、士喜得君、天下共喜於君之得賢、寔且作明

良之合、賡喜起之歌、以文明之佐、翊文明之運、以禮聘之輝煌、成風猷之烜赫、始之小吝、不為終之大吉乎、此於泰為小往大來、卦辭所云、小利攸往者、是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賢者應聘而出、以居上位、恐其皎皎之易汚、察察之受汶、冒改節之嫌、滋失身之咎也、仍以晦然不滓之操、居其煥然有成之業、發丘園之秘

生海宇之色、文稱其質、雕反於朴、不混夙心、不滯素行、則自隱居求志之日、所為天志、於清修尚志於潔已、惟願與日月爭光、與嵩喬比峻者、今於功成論定之日、果得之、而不負初心矣、蓋真心不昧、常惺繼照之明、有志竟成、卓立高山之仰、文明至此、始得所止、以人而合天者也、涅而不淄、泥而不滓、君子生平雅志也、已居上位、而終守其素節、不為世芬所點、不為俗塵所

汚、以果得伸其素志、正所謂文明以止、止於至善、无以尚之者也、上得此賢、則白可以敦忠質、賁可以興禮樂、天下化成、而志亦何不得乎、白賁、以白為賁也、夫白何以為賁哉、蓋白固受

米之基也、宇宙間、千變萬化、皆涵於太始之一脉、帝王來、百經千曲、皆肇於太素之一心、初至五言、文者備矣、至上文、返本還源、完淳抱朴、極人文之終、以遡天文之始、孰非一混沌之真、純白之體乎、此中无雕琢之可觀、又何瑕疵之可指、故云无咎、渾朴難名、清虛絕滓也、志者、誠心質意、文之所自出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則志在文之先尚矣、今去文崇質、則是挽末流以還之太、上而本來素志、人以浮誇而失之者、我以淳素而得之也、此志即夫子未逮之志、從先好古、所以繼未喪之文者也、

天下惟文之末流、為奢為僭、最難堤坊、故極盛

每虞其鮮終、前云終莫陵、終无尤、終吉、皆以幸
其有終、而此上九正其終也、當位高望重之時、
功成名遂之日、而猶然不淄雅素、不染紛華、仍
抱純白之操、以生虛白之色、是生平玉潔冰清、
凌霄爍日之志、至此果能得之、真可保其莫陵
无尤而終吉矣、此白賁在天為先天未啟之文、
運植千古時變之經、在人為先進未雕之文德、
立百世化成之本、賁則小利於往、而白賁其大
利於止者乎

坤下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以陰附陰、則相和而不剥矣、惟一陽獨存於衆
陰之上、則孤危既不能自固、而高亢又不能自
隱、必為衆陰所深疾而力攻、故上九如碩果獨
存、一陽受群陰之剥也、

剥之時、非君子趨利避害之時、正君子持危定
傾之日、但小人不可輕與交爭、事機每以速而
取敗、故往以犯小人之鋒、則恐失利、退以修君
子之備、乃為萬全、堅守孤陽、以養全鋒、俟衆
陰以候滿貫、待天行時至、而亟往乘之、幾不利
矣、故曰順而止之、順者坤象、藏機於九地之密、
止者艮象、摧抑於泰山之堅也、

彖曰、剥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
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剥者剥蝕、使全者漸虧、剥者剝削、使厚者浸薄、

如虫蝕木、如水侵堤、故曰柔變剝、陰反勝陽、非常之變、小人侵君子之象也、夫小人挾方長之勢、以橫侵君子、處就消之時、以被侵、勝負可懸斷矣、縱不能禁彼之來、獨不當慎我之往乎、往以逆犯兇鋒、孰與順而察天時之變、往以動履危境、孰與止而酌地利之安、苟外之觀甚明、幾先之備甚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而勝勢始在我矣、蓋小人每爭人謀、君子獨憑天道、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於此觀之、審而以息來消、以盈敵虛、則小人必坐觀其敗、君子必樂觀其成、天行如四時不忒、君子乃萬全必勝矣、

一陽為剝、二陽為觀、觀以五為卦主、柔變為剝、則剝德居中、大觀在上、旁觀可以燭利害之衡、靜觀可以定往來之準、可以遏小人之長而化其凶、可以策君子之往而收其利、觀象成而剝運回矣、然必效坤之順、灼於先速後得之幾、敦

艮之止、堅以時行、時止之守、法天之行、協於消息盈虛之理、包涵如地、鎮重如山、惟以不利攸往為戒、乃所以一往而收全利者乎、小人以逆天而犯天誅、君子以奉天而蒙天祐也、

小人侵君子、則為剝床、潛傷密刺、銷骨鑄肌、驚之使卧不帖席、惕之使睡難高枕、此小人陰毒之態也、君子誅小人、則為剝廬、發奸露醜、掃逆除兇、傾巢而空狡兔之窟、赭地而絕妖狐之竇、

此小人酷烈之禍也、蓋黑夜之隱、不能逃日月之照、暗室之險、不能避雷霆之誅、始而抗陽、終不能勝陽、始而謀陰、乃卒能制陰、人不勝天、天能勝人、天道往復之運、正君子扶抑之權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居附於民、猶山附于地、必地靜而不震、斯山高而不崩、故君以深仁渥澤為撫綏、而逮下者厚、斯民以輸忠報德為擁護、而宅中者安、率土懷

仁、具瞻未鎮矣、蓋剥上以厚下則安、剥民以奉
君則危、此所以取象於剥也、剥以損上、如削高
山以培平地而地愈厚、剥以益下、如積廣土以
奠高山而山愈安、

剥上以厚下、非必散財發粟、蠲租罷稅已也、凡
忍嗜遏欲、疲筋瘁志、割已所便、就民所安、皆是
故上恤下、如地之博厚、溥為載納、下依上、如山
之奠安、未為承藉、剥非美名、而惟利用於君之
克已、亦孤寡自稱意也、若君子抑志貶躬、屈小
人之下、使彼厚其毒、我厚其德、則能自處於安
漸乘其危、先處高山、先擇勝地、計出萬全、亦象
此矣、

初六、剥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滅下也、
下四爻皆言小人剥君子、群陰剥孤陽也、剥床
以足者、奪其股肱之用、使无佇立之區、開以傾
陷之端、使多輾轉之慮、如發其陰私、誣以隱匿、

令无所容身、不能安寢、是也不敢以明攻顯伐、
上而遏君子之光、惟思以深機陷阱、下而滅君
子之跡、陰消陽之象也、此時君子必履繩蹈矩、
頃步不移、岳峙山凝、特立不懼、舉足一錯、立遭
兇害、蔑貞之戒嚴矣、床乃人所休息、養安、喻君
子平日所託身之位、後日所歸宿之所、小人必
於此施傾陷也、

貞者、坤之未貞也、貞下起元、此陰返為陽、靜極
而動、易之定理、故剥之時、群陰逼一陽之消、至
危矣、然一變而復、丹變而臨、天運乘除、可坐觀
徐俟也、君子必當貞以堅靜守之節、自處萬全
以待陽之漸回、不可蔑以逞躁動之端、偶致一
蹶、以中陰之積毒、此初與二、嚴蔑貞之戒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與也、
小人之剝削君子、必從隱匿、漸及昭彰、密謀暗
陷、侵而蝕之、故始以足、毀其下所憑依、使机而

不安、繼以辨撤其中所蔽護、使孤而无助、此在
君子、惟堅守其正、嚴以禦之、力杜可攻之隙、常
立不敗之地、庶不為所傾陷、若无守貞之志、自
然隄防、示之瑕隙、未有不逢其凶者也、與助也
為彼所剝、失我之助也、大臣則剪其僚屬、小臣
則傾其僚偶、是也、辨者床之四圍屏障、所以辨
別內外、相與助成觀美者、故曰與、

小人剝君子、其謀甚工、其鋒亦厲、然亦在君子
自守何如耳、如堅處萬全之地、挺立萬仞之崖
彼又安能蝕无瑕之隄、撼有根之石哉、惟我稍
有遷移、彼即大為傾陷、故初二皆以蔑貞而凶、
此力戒君子之疎、非盡畏小人之剝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陰方長、陽方消、彼方侵我、我且被侵、故外雖有
交之迹、內實皆剝之心、但以交為剝、雖非以真
情相界、未至以顯罪相加、若與上下群黨相失、

以專與我相得者、迹密而心疎、志苦而言甘、是
也、三六之交、非深交、不得恃援而暫弛其防、上
下之失、非真失、未可求機而輕挑其釁也、无咎
者、言小人未肆明攻、君子尚得暫免、此正當永
貞自守、不可恃為永安忘戒也、

五陰皆小人剝君子者、但三與六合、陰與陽交
如在衆小人中、獨以結納為陰攻、若自離其上
下、兩陰之交、以獨交於我者、善馭之以收其用、
優待之以殺其兇、尚可免咎、如陳寔與張讓是
也、凡小人交於君子、若拂之必遭攔、噬、若睚之
必受污濁、故其致嫉於我、與結惟於我、總之不
受其益、皆受其剝者、待以不惡而嚴、可也、无咎
者、彼无所得罪於我、我亦无所取罪於彼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既不能守初二之貞、又不能免六三之咎、則小
人之惡愈肆、君子之禍愈迫、卧不安席、患且切

身若剥床而及膚、欲避其凶、烏能免乎、蓋足猶下體也、辨猶外護也、膚則剝肌銷骨、酷烈難堪、蓋率三陰為同惡之濟、又秉純陰為極惡之資、故禍尤慘切、君子所以貴先事之防、尚保身之哲也、

切者、閔切痛癢情、不可堪、近者、逼近肘腋、勢不可却、災者、焦灼靡爛、敗不可救也、此雖小人攻之太迫、亦由君子避之不早、蓋在初已當惕履霜之戒、況至四尚不知堅括囊之守、能无及此患乎、殺身不足以成仁、捐軀適足以妨智、此君子避鋒必之傷、預高泉石之卧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五為君位、此坤五配乾君、后妃之象也、陰盛陽微、則女謁足以虧主德、嬖倖足以妨朝政、女子小人、不同為剥象乎、但此居五之中正、則秉貞

淑之姿、近上之陽、剝則被肅雍之化、故統率群陰、以交一陽、義之正也、仰奉一陽、以逮群陰、德之均也、乃以貫魚、承寵象之、魚為陰類、象宮人鱗集、貫者、四陰一貫、五以一尊統之、寵者、陽德之輝、錫以光榮也、夫宮人、不過希寵於君、恩波序及、照絡有法、則不競昭陽之妬、不泣團扇之捐、宮闈自此和睦矣、小人亦不過干寵於時、名位次及、甄叙有經、則不啟僥倖之爭、不滋遺佚之怨、朝廷自此寧靜矣、如是、則不必以激亢往、犯小人之觸、不必以阿徇往、溺小人之波、但順其固然、止於當然、既无攸往、又何不利乎、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正此象也、正已不尤人、處剝之善道也、

君子禦小人、王者御宮人、皆以陽尊、蓋陰卑也、貫則我握其統領之綱、以則我操其指麾之柄、寵則我副其仰望之情、於是此波流末品、入我

罷終而不敢抗衡、觀我恩澤而不敢反噬、且伏床而靜聽矣、我不滿同床之愛、彼安所肆剝床之毒乎、凡女子小人、陰慘成性、逆之必激為仇讐、順之必馴為嬖倖、故利於順而止之、不利於往而敵之也、順則君子甘暫屈以讓小人、人見優容太過、必竊議而尤之、而終乃知坤之有慶、艮之无敵、回剝運而開復機、共稱君子妙用、无復有後言矣、前言小人剝君子、惟思專罷、不辭肆惡、此言君子禦小人、不以修怨、但以推恩、其用心之不同如此、

五陰序進、如官人貫列、若將爭內柄而蓋居心、一陽上臨、如英君駕馭、乃以助陰教而昌國祚、貫以行列、辨之有義、寵以優渥、遇之有恩、不思踰越、不懷怨望、故膠木蠡斯、全享其利、白華綠水、永杜其尤、剝德无偏、睚之私、柔中協刑于之化、一陽勝群陰、不受其剝矣、夫陰數至五、小人

得勢猖蹶已極、而五承六陽、終以天定勝之、此消息盈虛、變而返常、君子以尚德體天而行、以觀衆順天而止者乎、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衆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碩果勢不獨存、中涵生意、陰極陽回之象也、在君子危極而安、如行者得大車之逸、在小人滿極而覆、如居者受入室之攻、蓋撥亂之君子、人必傾心戴之、稔禍之小人、人必操戈逐之矣、艮為果、為門、為闕、似君子種德成實、小人避禍无門、又乾為木、為果、君子獨全陽德、坤為大輿、君子獨履安貞也、五陰爻、互衆皆坤、則三初爻皆民衆也、

碩果孤高獨立、在君子為士林之豪傑、人所拭目歸仰、在小人為奸黨之渠魁、人所指名攻擊、蓋君子能自全於剝極之後、其力量必超群小、

人至橫行於剝極之時、則罪惡已滿貫矣、故安
危迥異、勢極必返、在君子山凝地鎮、以厚德載
物、享大輿之安、在小人山崩地裂、以積惡殞身
无佇足之所、蓋至上及則、坤德已全、而野戰无
迫、君子收安貞之吉、小人逢斬艾之凶矣、

得者、得所本无、我不求而人歸之也、剝者、夫所
固有、彼方據而人奪之也、君子功高望重、八方
藉為承載、故爭奉大車以迎之、小人罪大惡極、
人且亟為屏黜、故并毀私室而逐之、一陽當振、
群陰掃迹矣、剥廬者、隱隱昭彰、暴天露日、險情
窮感、倒穴傾巢、一敗塗地、較剥床而尤甚也、

小人方用之初、人猶未知其害、至終於不戢自
焚、傾家敗國、罪狀昭彰、奸謀顯露、方知其果不
可用也、剝以小人剝君子、而究言小人之危、不
如君子之安、蓋陰太盛、則流毒必深、而陽乍回、
則生機必暢、此剝之所以旋為復也、消息盈虛、

天行也、

小人剝君子、狼吞虎噬、其欲飽味之以斬其根、
久矣、而碩果獨存、則陽氣不容滅、善類不容泯
也、處汲汲垂絕之時、亟生生不已之脉、從此而
復機啟、從此而剝運回、豈非天行之數乎、然非
艮止、不能靜觀而徐俟也、惟艮止以果足、乃坤
順而得輿、輿則載无涯之事業、輿則驚不息之
程途、小人不可用、而君子乃大伸其用、君子享
泰山之安、小人敗冰山之渙矣、夫得輿已成純
坤之象、食果亦當十月之時、而非此不轉一陽
之復、不開三陽之泰、非碩果孰與按茹彙之萃、
非得輿孰與固苞桑之係、是靜極而動、固天所
以開君子、乃時止而行、非君子所以善承天者
乎、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者、陰已衰、陽方長、亨之道也。但氣序推遷、舒徐以漸、此時進君子、退小人、正當詳慎、不可急疾。故曰出入无疾、出入者、抑陰使消、扶陽使長。彼出此入、將使內君子而外小人也。

初以一陽上攻衆陰、獨力未支、當徐以俟之。陽氣漸壯、同德相孚、如朋來協助、乃可動无凶咎。又而復於以陽率陰之常道矣。天行有漸、此至七日、氣候一周、陰數既極、陽氣自萌、此時復勢漸成、方可往而圖功、以陽抑陰、以長乘消、所向无前矣。

復者、撥亂為治、轉敗為功、必沉思審慮、英斷勇謀、迎其機之所來、量其時之所遠、故初則失未遠而亟追之、无慮也。二則消已逼而安俟之、无

勞也。至三陽於二陰、則力煩於再用、徒義不憚屢遷、厲志不辭百折也。四介於重陰之中、則獨斷獨行、方能合道。五奮於積陰之後、則駕行焉志、乃能用中。若六之遠而愈遠、柔以濟柔、則不燭於幾、不精於筭、以迷用罔、必一發不振、百敗无成矣。然則欲圖其復、先破其迷、欲厚其終、先銳其始。善乘七日之運、必灼見天地之心者乎。永曰、復亨、剝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剝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所以亨者、以剝德漸反於下而上升、可以勝陰柔而克之也。此時不動、則蹈常襲故、積弊愈滋、必不能復。不順則更張太驟、欲速不達、亦不能復。故以震之動、合坤之順、无疾以俟朋來。七日以待天行、盡人事以聽天。俟天定、以勝人。反亂為治之權、必由此矣。陽出而用事、陰入而

退藏曰出入、陰數極於六、故七則陽復也、陽為君子之類、同氣相求、故為朋也、朋來我往、我長彼消、故无咎、陽德方生之始、剝健充長之時、乘此勇往直前、必收功得利、故利往在剝長也、順天行也、

天地間、剝復互相循環、乃氣化流行妙用、蓋有殺、始得以遂其常生、有亂、始得以開其大治、有小人、始得以成就君子、剝以啟復、天地之心如此、見天地之心、始能合天地之德也、

復見天心、非以復為心也、蓋天以好生為德、生生不息、是其本心、使物有生而无殺、世有治而无亂、人有君子而无小人、此天地之本心也、但氣化推遷、不聚則不散、不極則不反、秋冬之肅、欽正、以成春夏之溫舒、陰慘之摧殘、適以啟陽和之暢茂、此又天地之苦心也、故剝極之時、人或致疑天道、不知其何心者、至於復而始知剝

以開復之端、方得明見天之本心、此時不惟見復之心、并見其剝以啟復之心也、天地循環往復、生生不息、原止一心、但人不能知天、惟復時為易見耳、見天心、方能自見本心、扶陽抑陰、存理遏欲、此心常與天地合德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泰微陽以待其復、勿輕發以洩其機、至日閉關、正出入无疾之象、后不省方、正反復其道之功、陽氣雖以動而生、亦以靜而長、當此潛藏之初、確堅避世之節、乃完蓄飛天之神也、

在人心、則至日為天機乍萌之候、閉關為退藏密守之防、商旅不行、為客私退聽、絕攘往熙來之擾、后不省方、為天居玄寂、澄疑淡合、漠之神歸根復命之學、克己復禮之功也、閉關者、以闔戶之坤、迎闢戶之乾、坤為方而不省、震為塗而

不行、皆以慎潛龍於勿用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復者、天運之循環、交乘不息、不遠者、天機之綿
密、相續不斷、此剎復之閑、所當力持、而遠近之
幾、尤當早辨者也、遠則敗不及圖、乃貽後悔、不
遠則乍迷旋悟、彌勵精修、有過必知、則心惕於
日省、知過必改、則德粹於日新、以此修身、於以
養潛德、而消亢悔、獨會不息之元、常履无首之
吉矣、祗者止也、凡人知過不改、但有悔悟而无
修復、則始悔固无益、後悔將何及乎、惟有不遠
之復、始无不及之悔、省躬克己之真修也、

陽剝於上、旋復於下、如前念偶迷、後念即覺、良
心之不爽、與元陽之不滅、循環无間、周流不息、
天行也、聖心體天之行、法天之健、念念伺七日
之幾、時時鼓迅雷之勇、迷途不遠、悟境常惺、反
之身有完修、省之心何遺悔乎、陽明日長、陰濁

日消、貞下起元、動與吉會矣、

凡言修者、整其舊、補其缺也、此身非朝乾夕惕
日就月將、曷謂之修、惟不遠復、則念念提醒、事
事更新、警戒密而心機常惕、磨礪切而心體愈
純、速洗前愆、自安末路、每增後美、何至中慚、心
无餘悔、身无遺修、而德有全吉矣、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陰居陽後、柔將變剛、甘心退聽、徐圖遷改、此安
而慮慮而得者、休休然從容自復、屈已從人、虛
心受善、奉仁為標、而坦衷抑志、以依之、以強仁
而幾於安仁者也、吉可知矣、

凡復者、必儆惕而不安於心、竦厲而不安於身、
此其常也、惟二則陰近於陽、尚迷途未遠、柔居
於正、尤中道可安陽、將自長陰、且自消、一任天
運之旋、不勞人力之挽、不亦休乎、仁為天德之
元、一元來復、如惻隱乍萌、仁之端也、休者坦心

以迎之、卑躬以就之、樂與之休、甘為之下、始與
仁同過、今與仁同功矣、仁為安宅、復則返其故
處、休則得其安居也、

初為震始、有乾健惕厲之危、二為柔中、有坤順
安貞之吉、蓋剝復之閑、初念必力戰以勝之、次
念只謹守以備之而已、故休復者、以下之初爻
獨當創始之難、已奮力行近仁之勇、今至此中
爻、現享守成之易、遂得中心安仁之適、可見克
復為仁、其得力全在初念、一日用力、欲仁仁至
作德心逸日休、无荒艮士休休、此君子必以內
省之功、策發軔之志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速於初陽、隔於二陰、未能一蹴而返、必須再舉
而成、故為頻復之象、此不早戒於事先、又不速
懲於過後、直至屢蹶再躓、方思易轍改弦、乃急
玩之尤、愚柔之甚者也、必深磨歷練、用困勉百

倍之功、鍊心危志、收忠信徙義之益、不厭煩賣
不辭勞瘁、斯可變剛而免咎耳、休則為仁之寬
和、頻則為義之激烈、用各有攸當矣、

初不速、圖之早也、二之休、反之速也、用雖休勿
休之功、綿一復永復之脉、豈至頻乎、頻者、一失
於迷途之已遠、再失於休息之太過、即其求復
之頻、知其受剝者屢矣、尚可以優游處之乎、必
力鼓震氣、蘇蘇之急、仍用終日乾乾之惕、庶可
贖既往之愆、免再來之咎乎、厲者、屢危以求安
義者、返邪以歸正、以頻視休、雖勞逸之稍殊、以
義合仁、終安勉之一致、總所以修身而從道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上下各二陰、行於中也、下交於初陽、復於獨也
不為群陰所牽係、樂就一陽為依歸、此乃自拔
流俗、擇善而從、不求外助、不受旁撓、棄陰晦之
私、以從陽明之道、克己而復禮者也、

仁者心逸而休也、義者心激而厲也、曰道則獨
調寬猛之用、兼收仁義之全矣、六四何以為從
道乎、以四之陰、交初之陽、則為酌剛柔於互濟
而德會於中、是為中行、以六之柔、不溺於四之
弱、則為絕牽纏以孤詣、而力擅其獨、是為獨復
中、則不偏不倚、游蕩平之途、獨則勿二勿三、專
精一之執矣、不謂從道而何、

復機萌於隱微、惟己之所獨覺、復體成於振厲、

惟己之所獨斷、為仁由己、見義必為、其要在謹
獨耳、獨非必尸居僻處、雖衆緣膠擾、辟陰牽引
之介、於中一念乍惺、已獨醒獨清、獨往獨來、失
從道者、去不誠、以復於誠、盡人道以合天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衆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深心篤志、積行累功、徐徐三陰之消、以就一陽
之復、此以柔中自克於剛中、而力考其成、必欲
證實績而收明驗者、雖費前功、終獲後效、又何

悔焉、敦以求復、以乾剝破坤迷之厚、中以自考
以乾惕體黃裳之元也、

六五曰敦者、陰數至於四、其過端之積、已厚重
而不可損、四、五欲返於初、其用力之深、亦懇篤
而非徒淺試、必欲去自欺而求自慊、贖前愆以
免後悔、深心審意、沉潛篤實、其敦如此、乃以居
中之位、用執中之權、力矯柔中之偏、勉就剛中
之克、歷試艱辛、務求證驗、若以考成之法、自考
也、此則仁熟義精、身有完修、道无遺蘊矣、
敦復者、聚精專而凝神遠、蓄德厚而積功深也、
君有過、則天下同其禍、君改過、則天下共其福、
故克復則成大德、恢復則成大業、矯偏以復於
中、豈止淺收功而薄奏效者、非敦厚敦仁敦化
孰與致此者乎、

復以一念之惺、造帝王之業、迴天地之運、如精
一執中、去人心以復天心、為千古相沿之脉、為

千聖共毓之真其儲精豈不淵邃其澄神豈不
深懇乎故謂之敦者君心之化源也无悔者仰
不愧俯不怍前不謬後不惑正敦之積驗也中
以自考者此心一以中道為衡凡心內幾微頗
僻反照錙銖洞晰即矯不中以復於中不敢狙
偏而徇僻也倘悔端有一毫尚存即復機有一
分未厚中道有一毫未協即復體有一念未懇
於此潛提默印冥化密移此小臣所不及糾大
臣所不能輔惟君心所自精於考核者也一日
二日之兢業日新又新之惕厲純亦不已之緝
熙皆是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告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非迷而不復迷於所以復坤為迷也蓋六居
四陰之後欲復於一陽其途遠其力艱此非可
損返之勢非可嘗試之時明於理習於事者必

徐計緩圖寧遲勿速以陰積未消陽微无力如
國延一綫未可遽圖恢復圖之必大敗矣昏迷
茫昧妄動輕發不審天時不量兵力不見敗徵
不知凶兆取敗一時禍延累世此昧君道而反
悖之者也惟其逆於天行所以悖於君道

上違天運故召災而致肯下失人和故鋌師而
禍國姜維西平之出桓玄枋頭之敗張浚符離
之潰數年之力不能復其一朝之所喪以其君

凶此之謂也十者地數之全行師者坤戰之象
大敗者陽有勝勢則陰有敗徵十年不克征者
陽雖至九其數已極而此將消之陰終无復長
之漸也十者地數已周十年者天干一遍乾旋
而坤亦轉復之一大候也

復莫大於興象撥亂迷莫甚於好大喜功凡迷
必自智其謀自勇其斷者曰反君道則欲速而
反遲欲成而反敗矣君道尚精明迷則反之君

舉貴萬全，敗則反之。反者，悖而去之。復者，歸而
來之。復正以復其所反，故曰反復其道。又曰以
從道也。

克復仁者之大德，恢復王者之大業，然必至健
致其決，至明察其幾，此所以尚五之敦，戒六之
迷也。敦者，積功累仁，厚蓄徐發，迷者，盲嘗，執
迷而取災，其成敗迥異也。與時偕行，斯真見天
地之心者乎。

坤道先迷後得，必待陽唱而從之。六遠於初，未
得陽為倡導，是正在昏迷中也。既迷於所以復，
則不能亨安貞之吉而凶矣。不能邀得朋之慶，
而災眚集矣。不能慎玄黃之野戰，而行師失利
矣。大敗者，陰不抗陽，消不敵長，窮陰能退不能
進，陰之小為陽之大所敗也。以君凶者，王事不
能代終，黃裳不能正位，失且道而誤君國也。十
年不克征者，師徒撓敗，不耐征伐，井邑蕭條，不

堪征賦十年休養，不能復故也。滯此迷途，元龍
救敗姑俟。地數已終之後，天行更始之時，震氣
初發，長子用事，庶可開迷為悟，轉敗為功，消災
育之凶來，恐懼之福，以百里之驚，成七日之復
乎。夫坤乃臣道，先迷失道，禍貽於國，遂至并君
道而失之。此使倖之臣，不可輕用，成敗之幾，必
先明審。君必中以自考，乃可惺迷而善復也。克
已用賢，抑陰扶陽，則喪朋之凶，轉為朋來之无

咎矣。